猿飛佐助
大展書系 15 《劍俠叢書》
柴田錬三郎 著
蘇燕謀 譯

大展書系⑮《劍俠叢書》猿飛佐助

德書局

大展書系⑮《劍俠叢書》

封面設計／繪圖／傅耀生

猿飛佐助

柴田鍊三郎著／蘇燕謀著

明德書局

劍俠叢書

猿飛佐助

柴田錬三郎 著
蘇燕謀 譯

猿飛佐助

天正十年三月十一日（距今約八百多年前的日本戰國時代），群雄之一的武田勝賴，在天目山麓的一個村落—田野，遭到織田信忠所率領的五千大軍圍攻，最後竟致全軍覆沒，自此雄霸一方的武田世家，即告完全覆亡。

當勝賴目覩大勢已經敗退至無法挽回時，曾自嘆著：

「該來的時刻已經來了！也罷！」

隨即，凝重肅穆地轉向身旁的重臣點頭示意。

重臣意會主公的決心，於是，立即行近繪有「不動明王」畫像的朱紅色大鼓開始敲擊，連續敲擊了四十九響。此大鼓是昔日割據各地的群雄之中，唯一篤信佛教的武田信玄於參拜曹洞禪寺之際，獲致信濃龍雲寺住持—北高全祝饋贈，而世代相傳為武田家的家寶。

武田信玄一向尊敬北高全祝為師，因此經常將大鼓放置於身旁，並以敲擊之鼓聲占卜運勢之吉凶。同時，依照各種不同的目的，而各有一定的敲擊法。例如：列陣迎敵時，則敲擊七響以激勵士氣。而班師凱旋舉行慶功宴時，則連續敲擊十三響、此外，並以輕重緩急之鼓聲區分各種不同的情況。

信玄在臨終時，曾經留下遺言：

「若有一日武田家族面臨覆滅，必須連續將大鼓敲擊四十九響。」

是時，正是敲擊大鼓的時刻。

鼓聲每響一上，環繞著勝賴屋宇的柵欄裡，立即有人豎立起一面絳紅色的旗幟。配合著鼓聲，不消片刻勝賴屋宇即在一片火紅的旗海之中。

圍攻的織田大軍聞知此是武田一門投降的訊號，於是，立即停止射矢，而且不再吶喊進攻。頓時四周一片靜寂無聲。

勝賴焦急地向重臣詢問：「你如何安排拙荊呢？」

重臣向前俯跪道：「夫人攜同兩個婢女前往惠林寺避難了。」

勝賴聞知妻子不曾返回小田原的娘家，而逕自前往禪寺避難，甚覺滿意。是時，其妻身懷六甲即將臨盆，因此行動極為不便。而蘭溪—勝賴之妻曾經至甲斐的惠林寺參拜，並師事快川和尚參禪伴佛。快川和尚即是信玄所招聘的高僧，後來，快川觸怒了織田信長而遭到燒寺的厄運，但是，快川卻凜然地站立於烈火之中高呼：

「若能滅絕心頭煩怨，則烈火亦覺涼快矣！」

而從容就義，最後即活活被燒死於烈火中。因此，勝賴竊喜其妻在惠林寺必能獲致保護，而安然地分娩。同時，在勝賴的心裡一直有著預感，認為蘭溪將來一定會生男孩，而日後必定能夠再度重整武田世家的聲威。

是時，勝賴的長子，年僅十六歲的信勝，雖然端坐在他的身旁，但是，信勝自幼即羸弱多病，性情極為懦弱而無大丈夫氣概，所以，勝賴已決意令其與已一齊自盡。

「那麼，我們該去了！」

年僅三十七歲的勝賴，是時卻好似六十多歲的老者一般，以遲緩的動作將短劍慢慢自鞘中拔出，然後對著信勝說道：

「孩子！跟著父親的方法做！」

原本垂頭喪氣的信勝，頓時面無血色地恐懼萬分。

「父親！孩兒……不願意…死……讓我活下去吧！」

信勝無力地跪伏於勝賴之前，同時並急促地喊著。

勝賴甚為氣惱欲加以一番叱責，但是，當他看見了信勝的白皙頸項，立即隱忍住說詞。

整日埋首於書堆中的信勝，具有一流學者的聰明智慧，但是，他生長於武將之家，根本就是一項錯誤。

是時，站立一旁的重臣，眼見勝賴陷於躊躇難決的困境中，於是急切地喊著：

「主公—」

「末將有解救公子的辦法。」

「有救嗎？」勝賴流露著一個遲疑無措父親的表情。

於是，重臣立即取出身上所攜帶的一支筒子，放在口邊用力吹出一種銳利金屬的響聲，瞬間，有一個身影無聲無息地閃進屋裡。

那個人穿著一身的黑衣，他沒有左手和右腳，而裝置著發出黑色光澤的義肢。

「這是數年前我所招聘的忍者—戶澤白雲齋，他的忍術超群非凡，因此，囑咐他照料公子應當是毫無問題的。」

重臣對於協助膽小懦弱的信勝逃脫，並不十分熱切，因此他只是冷漠地說著。

2

在片刻之間，四十九支絳紅色的旗幟，同時無聲無響地仆倒於地面。

「啊——武田勝賴已經切腹自盡了。」

原本肅穆寂然的包圍陣，頓時又譁然起哄，隨即他們穿越過柵欄，而群湧至勝賴的屋宇。

那裡即是慘烈悲壯的死亡世界。

大約有二百名武士，為了維護武田世家的威名，而作神聖莊嚴的集體犧牲。

織田信忠在檢查勝賴的屍體之後，突然大聲喊道：「為什麼沒有信勝的屍體！」

那是相當奇怪的事，因為當時並沒有人突破包圍逃脫；而且，在範圍並不寬廣的廳堂裡，經過一番詳細的搜尋之後，並不曾看見任何的倖存者。

「再仔細地搜查一次！」織田大聲地喝叱著。

信勝這位少年一縷輕烟似地憑空消逝了。

於是，織田的部將和士卒即攜帶著武器，立刻向四面八方再度展開搜查的工作。

未幾，他們在儲存木炭的小屋裡，發現一隻大白犬正仆伏於稻草堆上打盹。而牠的腹部下方依偎著數隻剛出生的幼犬，牠們正半瞇著眼地蠢動不停。

當大白犬發現群湧而至的士卒們，即驚覺地挺起身體護衛幼犬，並昂著首狂烈猛吠。

「好哇！你這個無知的畜牲，你的主人已經戰敗自盡了，而你還悠閒地在這裡生產六隻小犬！」

但是，這種和平的光景，並沒有造成緩和那些殘暴士卒的效果。

旋即，他們將勝賴的廳堂付之一炬，而火焰極快速地蔓延至群犬休憩的小屋。是時，大白犬即挺身撇開幼犬們，而立刻變形。

瞬間，小屋出現了忍者—戶澤白雲齋。

他快速地踢開稻草，將安置於穴底的鎧甲櫃打開，而拉出幾乎窒斃於其中的信勝。

但是——。

在織田的一方，亦擁有忍術超群的一流忍者。

那位忍者即是地獄百鬼。他是織田信長親自前往木曾山中的忍谷，而自所有的忍者當中所挑選出的最優秀者。

他似乎是個天生的忍者。

他木訥冷漠而殘暴無人性。他的行徑一向總是詭譎難測。但是，他的體力和耐性超乎尋常，即使深負重傷，亦能隱忍不露痕跡。

是時，地獄百鬼正臥躺於戰陣附近的草堆上，遠遠地仰望著在烈火之中燃燒的勝賴屋宇，以及被火勢蔓延至的小屋。但是，當時聽見陸續返回士卒的交談之後，即霍然起身。

士卒們說道：「武田信勝似輕烟一般地消失了，而儲放木炭的小屋裡，卻有一隻大白犬生產了數隻幼犬。」

於是，地獄百鬼的全部神經立即為之抖擻。

旋即，百鬼的身影即自草堆上消失了。

次日，中午時分，戶澤白雲齋輕輕地背負著信勝，沿著翁鬱的天目山山徑，急速地向上攀爬。

戶澤白雲齋雖然只有單足，但是，他的黑色義足卻是相當的靈活。而且，他攀爬山徑的速度，較之普通人更爲快速。

途中較爲平坦之處，濃密的林木密遮著整個的天空，春日的和煦陽光在密林之上暖洋洋地照射著，而間道裡卻終年得不到絲毫的陽光照射。四周一片黑暗，不僅沒有輕悅的鳥鳴聲，而且，瀰漫著寂然索漠的陰森氣氛。

白雲齋繼續不斷地向前行，突然他止住了腳步。

無數的白色顆粒，自空中像小花凋落般地掉落在他的面前。

白雲齋定睛一看，原來是無數的米粒。

瞬間，米粒卽在地面上排列成字體。

「死」——

但是，白雲齋只是埋著首，毫不遲疑地退至丈二遠的地方，然後放下信勝。

「你留在此地，不要輕舉妄動。」

白雲齋面色凝重地囑咐著信勝。隨卽，從容不迫地大步行至「死」字上面。

白雲齋卽自腰間的皮帶裡取出小珠，而毫不費力地輕輕拋至天空。

頓時，一溜白煙在天空中擴散，而緊跟著卽出現了一個年輕貌美的裸女。但是，瞬間，裸女卽告消失而變成一個字體。

「生」——

白雲齋心裡非常明白，原先自空中撒下米粒寫成「死」字的人，卽是織田一方的忍者—地獄百鬼。所以，他立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未幾，在前方丈二遠處，卽出現了一個黑影。

白雲齋微笑地等待著。他許久未曾與忍術的强勁對手較量，所以，對於百鬼的挑戰甚感興趣。

來者向前踏出了兩步。

「戶澤白雲齋——你膽敢變成大白犬，而幫助武田小子逃脫。今日，我地獄百鬼誓必取下武田小子頸上的人頭！」百鬼氣勢凌人地忘形放言。

而白雲齋只是靜默地待機於原地。

——喔！這傢伙眞年輕！

白雲齋發現百鬼的年紀，只不過二十歲左右，心裡暗自驚奇。而其時的白雲齋已是五十餘歲的老者。

白雲齋自忖著，若與如此年輕力壯的對手正面鬥法，必將難以力敵。

突然間，白雲齋大喝一聲。

「你怕什麼！百鬼小子！」

「什麼?!你說什麼！誰怕誰！」

「你以爲我不明白嗎？你想使用飛躍一招，對吧！有膽量你就儘管飛過來吧！」

白雲齋像隻狡猾精明老狐狸，他早已看出百鬼欲使用飛躍一招。同時，百鬼向前行走四步，而霎那間流露出迷惘，以致稍微停頓的這些情形，都完全落入了白雲齋精明的眼裡。

「嗯——」

但是，地獄百鬼亦非等閑之輩，他不會輕易地受到百雲齋的誘騙。瞬間，百鬼的右手急速旋回，而出現了一面網。伴隨著一陣咻咻聲，網卽自百鬼的掌心如疾矢般地，向著白雲齋射去。

那面網非比尋常，而是數千支利針所特別製成的一種凶器。

針網的攻擊部位指向白雲齋的頸部，一但頸部被它所纏繞，立卽有無數的利針刺入，而瞬間勝負卽告分曉。白雲齋機敏地高舉義手招架。

片刻之間，針網卽似毒蛇一般地緊纏著義手，而站於遠處的百鬼則使勁地將它拉成一直線。

百鬼使出渾身的力量，將針網緊緊地拉著。白雲齋在短期間內，尚能招架此種强勁的力量。

「……嗯…嗯！」白雲齋用力地扭轉右半身。

瞬間——義手卽自左肩脫落，而被針網纏捲著飛上天空。出乎意料地，白雲齋的左肩處露出一支閃亮的白刄。

原來，白雲齋的義手裡裝有一支一尺五寸的利劍。

百鬼將纏繞著義手的針網，在天空中作急速的旋轉，發出一陣陣淒厲的摩嘎聲，然後，像疾矢般地再度射向白雲齋。白雲齋快速地擧起手劍，橫向天空斬斷針網。

旋卽，白雲齋卽自地面一蹴而縱身至天空。

當白雲齋蹴地時，他的義足又自膝部脫落，而露出一支二尺長的利劍。

數年前，白雲齋不幸地變成單手單足的殘廢者，但他積極地利用著殘缺的身體，而裝配了義肢。同時，並在義肢之內暗藏利刄。

當白雲齋縱飛至百鬼的頭頂處時，卽閃電般地刺出手劍和足劍，同時，並斬向百鬼頸部。白雲齋神速地使出此一快招——。

但是，身手矯健的百鬼卻敏捷地避開了利劍。而且，未見他拔刀的姿勢，而腰際的利刄卻已出鞘。隨卽，百鬼俯身躲過了白雲齋的快劍，而將利刄斜裡刺出，幾乎將白

雲齋的足劍劊成兩斷。但是，很不幸地，百鬼卻沒有躲過手劍的鋒芒，而一逕地砍向他的臉部。

很快地，白雲齋和百鬼卽告分開，白雲齋落在一丈遠的地方，而百鬼同時也飛落至遠處。

「糟了！」白雲齋焦急地喊道。

原來，白雲齋曾經囑咐不可妄動的信勝，此時，卻由於看見地面上排列成的「死」字而恐懼萬分，因此，當白雲齋飛落地面，信勝卽匆忙地跑近。

滿臉淌著鮮血的百鬼，立卽轉身縱起，似一陣强勁的旋風，挾帶著刀劍交鳴的響聲，自信勝的身旁疾劃而過。

瞬間，信勝的頸項卽飛上天空，百鬼立卽縱身跳起托住，然後挾在腋下，揚長而去。這片刻之間的光景，對於白雲齋而言，卻好似作了一場白日夢。

百鬼雖然喪失了右眼，但是，他成功地取走了信勝的頸項。

是時，白雲齋已無力再追趕百鬼。卽使尚有餘力，但是，對於身首離異的信勝，亦是於事無補。

「唉！我已經老了！」

白雲齋收拾好手、足劍，而邊走邊自語著。他神情漠然地自忖著，倘若在五年前，必定不致被百鬼砍落信勝的頭顱。

當忍者自覺已經老邁無用時，是極其可悲的一件事。

3

被地獄百鬼强行奪走信勝首級的白雲齋，此時，他尚負有一項未完成的任務。

卽是，重臣曾經託負白雲齋，護衞武田勝賴夫人安然地分娩。

勝賴夫人原是北條氏康的六女。天正五年時，年僅十五歲的蘭溪卽嫁與勝賴作繼室，此時，蘭溪爲二十歲。勝賴的先室是織田信長的養女，於生產長子信勝之後，不久卽病逝。

起初，北條氏政將么妹—蘭溪許配與勝賴，原是爲了抑制延伸至關東地區的上杉方勢力，因此與勝賴聯姻結盟——是一種政略。

未料，蘭溪自嫁與勝賴之後，夫妻恩愛異常。而聯姻的翌年，勝賴與其兄氏政卽告不和，並且公然地與之對敵。蘭溪謹遵妻室之德，因此，小田原的娘家數度催其歸寧，皆未應允。

蘭溪的行徑，正是戰國武將夫人的典範。

當勝賴的屬地—信州高遠城遭到織田信忠攻陷，而世代蒙恩的武田家臣又變節背叛時，勝賴迫於情勢，唯有捨

棄新府城。是時，他規勸夫人返回小田原避難。而且，向夫人表示，將來若產下男嬰，冀望夫人能夠善加培育，以期日後重振武田一門的聲威。但是，夫人並未答允，而逕自前往惠林寺避難。

重臣於囑咐夫人之事時，曾經冷酷地對百雲齋說了一番話：

「在夫人平安分娩之後，夫人必須爲主公殉節，相信夫人也應該有此覺悟。倘若，夫人目覩幼兒而稍有猶豫時，立刻將她殺之。倘若所產下者是女嬰，可以視作平民撫育。倘若是男嬰，請你盡心養育。當幼兒長至三歲時，心性已可瞭若指掌，倘若性情過於柔弱，卽不必再予以撫育，而將他殺之。」

白雲齋恭謹地允諾了。所以，白雲齋對於不曾實現救助信勝的承諾，並不感到十分遺憾。

經過兩晝夜的奔趕之後，白雲齋抵達了惠林寺。但是，寺院和方丈已完全付之一炬，徒留下一片猶有餘燼的廢墟。白雲齋目覩此種淒涼的景象，不由得怒火中燒。

那麼，氣質高雅，國色天香的勝賴夫人呢？

白雲齋焦急地穿逡於廢墟裡，檢視著地面上的殘骸。

未幾，他發現本堂須彌壇前，有一座合掌盤坐的焦黑屍體。而附近刻著：

「若能滅絕心頭煩怨，則烈火之中亦覺涼快矣！」

白雲齋思忖道，此可能卽是當年遭到焚身厄運而圓寂的快川和尚。非常奇怪地，快川和尚所盤坐之處，大約有二坪寬的壇所，卻不曾有絲毫的焚損。

走近了廢墟，當白雲齋正欲穿越通往墓園的小徑時，突然間，他瞧見一處新墳前方的松樹上，掛著隨風飛舞的短簡。

白雲齋頓時明白了，新墳裡所埋的，必是不堪亂世艱險而香消玉殞的勝賴夫人。

沒錯！新墳必是自盡的勝賴夫人所埋之處。

白雲齋肯定地自忖著。他對於勝賴夫人白皙美麗的肌膚，未曾遭到烈火的肆虐，而暗自慶幸著。美麗的勝賴夫人，此時正安睡在奧津城裡，這對於白雲齋而言，無異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原來，白雲齋曾經一度愛慕過勝賴夫人。此種行徑是忍者所不可犯的戒律，但是，百雲齋並未嚴責自己，相反地，卻責怪夫人不應當生得如此貌美迷人。

白雲齋在墓前，默禱了許久，隨後，將短簡塞入懷中，而正欲啟步離開時，突然間——

——慢著！

一道亮光閃入了白雲齋的胸際。

——夫人可能聽從了方丈的勸告，而於敵人尚未攻至前，卽逃往別處了。自盡可能是事先安排的！

「嗯！」白雲齋自信地點著頭，隨卽，以銳利的眼光，向四周掃射。

——那個柔弱的女子，可能尚未逃遠！

忍者皆擅長於觀察地形，因此逃亡者所選擇的方向，他們都能正確地加以判斷，而一路追踪尾隨。自然，白雲齋亦是具有此種特異的能力。白雲齋經過一番巡視之後，立卽似飛鳥般地向前疾奔。

——太陽已經隱入山裡了。

此時，陰曆十三的圓月已悄然地昇至山頂，白雲齋埋著首，步履蹣跚地走在山中的間道上。原來，白雲齋於半日之間，已奔行了二十里的遠路。而且，那漫長的二十里路，並非行走在平坦的道路上，而是翻越過峻嶺，行經過深邃的溪谷，並穿越過荆棘叢生的密林區。無怪乎！此時的白雲齋已疲憊至極。

白雲齋雖急欲繼續向前趕路，怎奈此時他的義足卻痛楚難堪。於是，白雲齋頹然地仆倒在山徑上。

4

在很久以前，白雲齋卽喪失了左臂和右腿。而砍掉他手足的是上泉伊勢守。

當光源院將軍（足利義暉）駐守在本國寺時，白雲齋企圖取其首級。因此，他暗中潛入本國寺。但是，相當不幸地；當夜，足利義暉卻准許一個監軍—上泉伊勢守留宿在本國寺。當白雲齋侵入時，無意中驚醒了上泉伊勢守。

於是，在黑暗中展開了一場決鬥。在白雲齋尚未施展忍術之前，瞬間，他卽被一陣旋風似的利刃砍到。

事情是這樣的。

在黑暗中目光銳利的白雲齋，沿著走廊小心地潛行，當他接近內院時，突然前方不遠處，閃出一道人影。但是，白雲齋並未察覺對方帶著一股濃烈的殺氣。相反地，白雲齋卻認爲自己的眼睛發生錯覺，而誤以爲前方有人。

黑影無聲無息地佇立於前方。

突然一聲大喝，使得專注於潛行的白雲齋爲之一驚。定睛看去，前方一片漆黑，而在黑暗中有一個黑影悄然地佇立著。

令白雲齋疑惑不解的是，他曾經在黑暗中與無數的敵對忍者對峙。但是，此時對方無聲無息的靜止狀態，卻與昔時的敵手完全異樣。日後，當白雲齋年紀較長時，方始明白，在威嚴的神祇前，必會產生自繩自縛的情形。

終於——年輕的白雲齋，無法再繼續忍受此種沈默對

峙的壓迫感。

他用力一蹴而躍上天井，然後，像蜘蛛一般地匍匐前進，同時，並對著黑影展開攻勢。

在一陣銳利刀刃的呼嘯聲中，白雲齋的左臂和右腿卽被斬斷。旋踵，白雲齋狼狽地掉落至長廊上。白雲齋羞愧萬分，他哀傷地認爲自己已經喪失了作爲忍者的資格。白雲齋絕望地陷入了昏迷之中。

「你若是一個眞正的忍者，此時只剩下殘存的二肢，應該知道如何脫逃。快滾吧！」

在一片死寂之中，倘若對方不曾冒出此話，白雲齋很可能就此昏迷不醒了。

後來，當白雲齋聽到，上泉伊勢守信綱在光源院將軍府第，高舉「兵法新陰軍法軍配天下第一」旗幟的傳說時，方明白是夜斬落他手足者的身分。

當時，白雲齋立誓向伊勢守復讐。因此，他在義肢裡安裝上鋒利的刀刃。然後，矢志復讐的白雲齋，卽日以繼夜地勤加修練，冀望能夠早日達成心願。

但是，白雲齋卻始終沒有獲致復讐的機會，因爲上泉伊勢守早已過世了。所以，白雲齋唯有遺憾終生。

——老邁的貓在預知自己的死期之後，尚知道隱避於偏僻之處，以免屍體爲人所見。更何況老殘狼狽的忍者，又怎能在陽光下暴露呢？

此時的白雲齋，對於自己的蹣跚老態，以及被年輕隱者奪去信勝的首級，並奔行了半日的路程尋找昔日戀人的狼狽像，而自嘲不已。

正在此時。

白雲齋哭然猛一擡頭。

原來，附近傳來一陣陣女人痛苦的呻吟聲。

但是，那種呻吟聲非比尋常，而是一種極度悲切的痛吟聲，白雲齋感到一陣異樣的戰慄。

白雲齋立卽向林間掃視一番。忽然，他發現林中有一間矮小的柴屋。白雲齋縱身飛奔至屋前。

一腳踢開破門，但是，白雲齋所看到的卻是一幕原始的淫靡景象。

數個蠻狠的山賊，正對著一個全裸的女子施暴。

白雲齋大喝一聲。

在暴怒中的白雲齋，瞬間，神速地縱身躍入。頓時，四個殘暴貪淫的山賊呆若木雞。

手劍迅疾地砍落拉著下肢的山賊頭顱。同時，足劍並刺入匍伏者的背部。

然後，右手拔出刀快速揮落玩弄女胸的兩個山賊首級。

不消片刻——。

四具身首離異的屍骸，横於柴屋內。白雲齋踢開屍體望著血泊中的白皙裸女，心中一片茫然。

她——即是勝賴夫人。

曾經被自已視作菩薩和女神一般崇慕的美女，竟如此地遭到蹂躪！

——這可能嗎？

白雲齋不勝唏嘘地自語著。

白雲齋注視著女人微微伏起的腹部，突然感到一陣嫌噁，對他而言，昔日聖潔的胴體，如今已是一具醜陋不潔淨的軀體。

如今，唯有在黑暗中尚可辨識的挺直鼻樑，猶有些微的高貴氣質。

……突然間，百雲齋自沈思中清醒了。原來，他看到婦人隆起的腹部，正微微地顫動著。於是，白雲齋立刻替夫人把脈，量計她的脈搏次數；同時，並撥開她的眼皮檢視瞳孔。

「糟糕！」

白雲齋急喊著。隨即，絲毫不猶疑地舉起手劍剖開夫人的腹部。

腹肌被利刃劃開了，流出像棉絮般的白厚脂肪。而此時的白雲齋，立刻將右手插入其中。

隨著一陣陣微弱的哭泣聲，白雲齋取出了一個瘦弱的男嬰——此即是日後的猿飛佐助。

5

光陰似箭，倏忽已過了十五年的歲月。

天下的情勢已歷經一番巨變。而隱居在大和國葛城金剛山山中的忍者，也都似枯木般地衰萎了。

白雲齋之所以選擇葛城作為終老之地，實是由於，在山顛的金剛山寺，供奉著法起菩薩、不動明王，以及藏王權現等三尊神像。

法起菩薩即是修道者的最高偶像。亦是忍者的守護神。祂來自中國，而在葛城山中傳授呪術。

某日，祂對著一言主神施展呪術，表演不動縛，而觸怒了一言主神。一言主神懷恨於心，於是伺機向文武帝進讒。

「優婆塞即將謀反。」一言主神啟奏道。

文武帝大為震怒，於是，下令將祂予以逮捕。然而，當衆兵將欲逮捕優婆塞時，他立即縱身騰起，而飛至空中。

衆兵將於苦無良策之際，突然心生一計，立即將其母予以逮捕。

是時，優婆塞迫於情勢不得不現身。最後，終於被流放至配所伊豆的大島上。而祂在該地驅使衆小鬼汲水劈薪。

不久之後，祂的神通即遠傳至各地。於是，魑魅和忍者為了習得此種玄妙的呪術，即紛紛潛入深山之中，進行刻苦的修練。

白雲齋為了避開魑魅的騷擾，因此將他所居住的茅庵，搭建於篠峯與葛城之間的水越嶺深處。

自茅庵可以俯視大和與河內之間的古老通道。此一古道，即是楠木正成通往吉野的一條羊腸小徑。

十五年——自從白雲齋剖開勝賴夫人的腹部，取出嬰兒之後，一直非常專注地予以撫育。

誠然，此種撫育非比尋常。是以培育隱者為目的的一種强迫性嚴苛修業。

在幼兒尚未滿三歲之前，白雲齋恁其自由發育，而不曾予以管束。但是，在他三歲生日的那天，白雲齋放出自己所飼養的一條蝮蛇，令其前往咬嚙幼兒的足指。

然而，幼兒非但不曾哭喊，反而抓住蝮蛇，欲强行將其拉開。而在他無力掙脫時，即趨前取一長棒，猛擊蝮蛇。蝮蛇遭到一陣亂棒之後，即迅疾地逃開。而幼兒卻只是微笑著舔其傷口。

白雲齋於遠處目覩了一切的經過情形。於是，他決意將其收養為徒。

被命名為佐助的少年，有一雙烏黑的大眼，兩頰各有一處酒窩。天生一副惹人憐愛的模樣。但是，卻由於其父母的悲慘遭遇，而致使其背有一處隆起的贅瘤。

此少年對於白雲齋嚴苛的强迫性修業，皆能予以忍受。同時，他還具有驚人的天賦，對於任何事物，皆能立即心領神會。

面對著終於長大成人的佐助，此時白雲齋已無可傳之物。

是日 白雲齋於囑咐佐助一項任務之後，即自行攀登茅庵上方的一塊巨巖，而在陽光之中盤坐於其上。白雲齋於終日裡，除了盤坐之外，時而默然地注視著爐火。

被暖和春風所誘惑，而攀登巨巖的白雲齋，儼然是一介古稀之老者，他的霜白髮鬚在微風中輕輕地飄起。

此時，他的義手義足皆已卸下，而仰仗著木杖行走。

放眼望去，晴空萬里，僅在西海上方的天際，猶有一抹雲彩。整個的大和、河內、攝津諸國，皆在視野之內。

當夕陽西沈時，白雲齋微闔著的眼裡，突然映入了，正自古道往上攀爬的佐助身影。

在他的懷中，放著孕婦的陰毛。

「你必須潛入千石以上的武將家，將初度懷孕婦女的陰毛取回。」

在去年春天的某夜，白雲齋以淡然的語氣，命令佐助如此做。自那時起，佐助每夜必下山搜尋。至今他已收集了百餘根陰毛。

此或許是白雲齋一生從未接觸過女性，而導致的一種變態心裡。同時，抑或是爲了磨鍊佐助的忍術，而採用的特異方法。

初度懷孕的年輕婦女，無論是處於何種家庭，通常都會受到良好的照料。更何況千石以上的武將家，尤其熱切地盼望著接續香煙的子嗣。在此種情形，那些孕婦必定受到相當嚴密的保護。因此，欲前往竊取陰毛，實在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

於潛入之前，首先必須探知何處有初度懷孕的婦女，此種探查的工作已是相當艱難。更何況，素以保密見稱的武將家，欲探知其事，尤其困難。

但是，佐助卻在短短的一年之間，即收集了百餘根，此種成績甚爲驚人。

當年，在白雲齋二十歲時，也曾作過此事。但是，他在一年之內僅收集了三十根。

可是，白雲齋卻從未誇讚過佐助。

一直默默地注視著佐助的白雲齋，於目覩小猿迎接佐助，而互相歡愉嬉弄的情景時，即使勁射出身邊的木杖。

「啊！」

佐助敏捷地蹲下身，同時，並反手將飛矢般射過來的木杖一握，旋即，朝著飛來的方向反擲回去。

白雲齋眼見木杖向著自己疾射過來，立即以手劍將其擊落。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地，掉落於腳旁的並非木杖，而是一條蛇。原來，佐助於握住木杖之際，即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它變成蛇，而反射向白雲齋。

正跪坐於白雲齋面前的佐助，雙手恭謹的放於膝上。

是夜，師徒兩人用過晚飯之後，白雲齋即對佐助說道：「佐助，師父的死期將要到了！」

一聽到此話，立即瞪大雙眼，驚愕地望著白雲齋。

「你是武田勝賴的遺腹子，關於這一點，我先前已經告訴過你啦！但是，你的氣量尚不足爲一國一城之主，而且，你連作爲一個大名旗本的資格也沒有，所以，根本無法談及重振武田家聲威的事。」

「……」

「何以你沒有資格擔當，你知道嗎？」

白雲齋冷漠的眼光掃視著佐助。他不曾對佐助展露過笑顏。

「弟子不知道。」佐助回答道。

「你的祖父武田信玄，表面上是一個虔敬的佛教徒，而事實上，他卻是一個亙古未有的奸佞惡霸。不過，你並未繼承他的一滴血。你對於祖父的信仰全然不關心，而且，你的天性太過於善良，善良得幾近於癡傻。」

「……」

「將來，你必須投至廉潔名將的麾下，你的善良天性，方能獲致賞識。」

「……」

「依師父看來，你應該前往投奔的人，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

6

三日後，佐助即告別了生長十五年的茅庵，而且，他下定決心，絕對不再返回。

但是，佐助於辭別師父時，並沒有流露出綣戀難捨的離情。

佐助向著默然坐於爐旁的白雲齋，作一長揖，然後說道：「弟子拜別師父！」

「嗯——」白雲齋輕輕頷首應聲道，視線仍然投注於燃燒著的爐火。

佐助即轉身走出茅庵，而俯身躍下斜坡。站定之後，又再度回頭默默作一長揖。此時，忽然有一捲軸斜裡疾射而至。

「帶著它！」

但是，白雲齋對於捲軸內的東西，並未加以說明。

「弟子遵命！」

佐助毫不遲疑地將捲軸塞入懷中。旋即轉身開始下山。

但是，佐助的心中，突然卻爲一股難以名狀的哀傷離愁所充塞，頓時哽咽難忍，而頻頻回首。

佐助以爲回頭必可望見庵上巨巖的師父身影，但是，他的期望卻落空了，白雲齋並未離開茅庵目送佐助。

自金剛山向西而下可至水分社。這是唯一的通路。途中有一段長達六十里的斜坡。

倘若向西南方斜下，行經三十里的路程，即可抵達千草村。此是一條捷徑，而當地的村民稱之爲正成道。

佐助選擇了正成道作爲下山的路。於是，佐助縱身躍落至道路上，然後回頭朝向茅庵大聲喊著：

「再見！」

如此地連續喊了三回。

然後頭也不抬地一路向前奔去。

佐助於奔行了半里路之後，方遇見過路者。

然而，來人並非普通的過路者。他穿著筒袖和寬袴，打扮成一個鄉紳的模樣。但是，他的面貌極爲醜陋，右眼已經失明，而背後斜插著一把四尺餘長的寶劍。那種模樣令人感到一陣陰森恐怖的戰慄。

當佐助與他交錯而過時，瞬間，一道稱厲的冷光斜掃過佐助。佐助頓時感到一陣難以名狀的嫌惡感，同時，並引起了一陣寒慄。

佐助於錯過身之後，又步行了十數步遠，而回頭望向怪人，但是，不約而同地，對方也回頭斜視著佐助。頓時，佐助的身體又引起了一陣無以名狀的寒顫。

——祖父的長相或許也是如此地令人嫌惡？

佐助一邊走著一邊自忖道。

突然，佐助的胸中閃現一絲不祥的預兆。當時他已行至千草村。

於是，佐助在村中的路口停住了腳步。

——他或許是前往尋找師父的？

佐助瞪著大大的黑瞳，朝上猛然一看。

旋即，佐助即翻身躍起，似一陣旋風般地沿著原路疾奔而回。

不幸被佐助預料中了。

雖然，白雲齋仍然盤坐於爐旁。但是，臉頰和前胸已爲一片鮮血所染紅。

白雲齋緊閉著雙眼，但是，他已經察覺了返回的佐助，而發出一陣微弱的沙啞聲責怪道：

「佐助，你爲什麼回來？」

「師父！師父！是誰傷害了您？他！他在哪裡呢？」

但是，白雲齋並未立即回答。半晌，才徐徐說道：

「你還不是地獄百鬼的對手。」

「師父，我能！我要去找地獄百鬼報讐！………師父！他……他到哪裡去了？請您快告訴我吧！」

「佐助——」

「是，師父！」

「你若要擊敗地獄百鬼，就必須使用師父曾經教過你的一招。……猿飛。」

聽到此言，佐助不禁又瞪大了眼睛。

「地獄百鬼可能還停留在山頂上。也許正在開山堂裡，向忍者祖師像秉告他的戰勝經過。」

佐助聆聽至此，立即挺身躍起，似飛鳥般迅疾地取下掛於壁上的兩支忍者戰戟。

「師父！請您稍候片刻。」

瞬間，佐助已穿越過密林，而抵達了金剛山寺前。若

以今日的時間計算，大約不及五分鐘的時間。

——啊！有了！

佐助瞧見開山堂前，有一個背負著四尺餘長寶劍的巨大身軀。頓時，心頭重石爲之一卸。

乍現之際，地獄百鬼並未察覺佐助的敵意。但是，稍頃之後，由於忍者所特異的敏感神經，致使地獄百鬼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警覺。

但是，轉瞬之間，佐助又自山門外迅疾閃逝。

於是，百鬼緩緩轉身預備離開——瞬間。

「地獄百鬼！」

一聲充滿著勇氣的宏亮喊叫，自開山堂的屋頂上傳來。百鬼聞聲立即佇足而轉身。

「猿飛佐助，特此討教！」

佐助一邊喊著，一邊彎身用力一蹴，飛躍至陽光亮麗的空中。

在他的雙足上各綁著一支忍者戟，而雙臂像翅膀般地高展（好像滑雪者躍起的姿勢）。

「喔！」

瞬間，百鬼即閃電般地退躍至丈二遠的地方。旋即並拔出背上的長劍。

但是，佐助早已預料到，百鬼必定會退躍至該距離之外。因此，佐助待百鬼飛落之際，即迅疾出招。

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兩支忍者戟，如疾矢般地飛向百鬼。銳利的亮光筆直射來，那是百鬼在世界上，最後一次所看見的亮光。

一戟被百鬼用長劍架開，而另一戟卻刺中了他僅有的寶貴眼睛。

同時——。

佐助躍過百鬼的頭頂，在丈二遠的前方落地。

「好！來吧！」

百鬼將長戟自眼內用力抽出，頓時鮮血淋漓，但是，他只微晃一下，就立即握住長劍猛然大吼。

——倘若世上果眞有阿修羅，想必即是此等模樣。

佐助稍微往後退了數步，而一邊想著。

——作爲一個忍者，一旦雙目失明，已無甚用處。

少年並未將雙目失明的落敗忍者予以解決，此對於戰國時代的鬪士而言，是一件極其遺憾的事。

白雲齋十分瞭解少年的善良天性，故而認爲他無法成爲一國一城之主。

「慢著！你想逃嗎？」

佐助雖然聽見了百鬼的怒吼，但是，他仍然朝著師父的茅奄急奔而去。

但是——

爐旁的白雲齋已不見了。而在爐裡以柴薪掛成一個字樣，「無」，而且，柴薪正不斷地燃燒著。

望著正在燃燒的「無」字，佐助頓時感到一陣茫然。少頃，他突然思及臨別時師父所拋至的捲軸，而匆忙將其自懷中取出。

仔細一看，是佐助才能看懂的忍法極意四十八式。每一招式，皆以圖形繪之。但是，非一般之筆繪，而是以佐助所收集之初妊婦陰毛所貼成的。

片刻後——。

佐助已踏上了正成道。

而目送著他離開的這座山，是一個小忍者的生長之地。在經過了十數年的歲月之後，它又將長大成人的年輕忍者送走，而回復許久以前所原有的寧靜。

霧隱才藏

1

慶長五年九月一日。

眞田安房守昌幸，正在信州上田城本丸前的廣場上，從容地練習射箭。

當時，上田城已被德川秀忠所率領的三萬八千大軍所包圍。

石田三成爲了擊退德川家康的軍隊，而隨同眞田昌幸的次子—左衞門佐幸村，前往投奔至大阪。

而在沼田城的長子信之，却投靠於德川門下。信之曾經受過家康的恩惠，而且，他的妻子是本多忠勝的女兒，亦即是家康的曾孫。所以，信之於家康府內任職。

昌幸對於石田三成並沒有好感，但是，他對於德川家康却更爲痛恨。

是時，昌幸的任務是將秀忠的大軍引至上田城。所以，當城被團團圍住時，他仍然泰然自若。雖然，上田城卽將遭受數萬大軍的攻擊，但是，他却絲毫未感到懼怕。相反地，他具有相當的自信，認爲只要城門一敵，他自有疾如勁風的反擊策略，而且對之成竹在胸。

安在強弩上的利箭，隨著昌幸的信心，在秋天澄明的陽光中發出一陣呼嘯聲，而筆直地向著標靶疾射過去，絲毫未有偏差地中靶。

設置於前方六十丈遠處的標靶，此時已有十數支利箭深中其靶。

當最後一支箭已安放於強弩上，而將其拉緊預備射出時，突然間，昌幸有一種預感，認爲該箭可能無法中靶。而且，該箭如果未中，則眞田家卽將覆滅，此種不祥的陰影，頓時籠罩在昌幸的心頭。對於任何一位智謀天下的武將而言，認爲射箭無法中的，是一種極爲不祥的預兆，因此，此時的昌幸暗自懊惱著。

「八幡！」昌幸猛然一叫，隨卽將箭射出。

利矢疾如陣風般地朝向空中飛去，不幸正如昌幸所預料的，它並未射中標靶。

因爲不知自何處突然飛來一個紅色物體，正巧阻擋了疾矢的去路。

箭雖未中靶，但是，該物却被完全射穿。原來是一個熟透的紅柿。

而令昌幸更爲驚訝的是，於箭掉落之際，瞬間，有一短小的身影，疾如陣風般地飛出將其接住。

「啊！是他。」

昌幸肯定地認為丟出紅柿的人，必是眼前的矮小人物。同時，昌幸對於來人矯健的身手，更是讚歎不已。

但是，面對著昌幸跪拜而奉上箭的，却是一個矮小的駝子。在昌幸尚未發問之前，他一直垂首跪伏著，儼然一介武士的風範。

昌幸認為眼前的矮小駝者，竟然左右了眞田家的命運。因此，他感到非常地氣惱。

「你是德川所派來的忍者嗎？」

「不，我只是一個四處漂泊的流浪漢。」

「抬起頭來！」

當昌幸瞥見來者抬起頭的容貌之後，即不再感到憎惡。原來此矮小駝者，有一副惹人憐愛的相貌，因此，昌幸翹起之硬鬍，亦為之柔軟鬆弛。而來者所具有的魅力，大部份是得自其烏黑慧黠的雙眼。昌幸從未見過如此清澄無邪的眸子，似乎他自出生以來，從未作出欺瞞和虛偽的邪惡行為。而且，他的年齡尚不滿二十歲。

「你叫什麼名字？」

「在下是猿飛佐助。」

「你是故意來搗亂的嗎？」

「不，在下特來拜見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大人。方才在下略施小技，原是期望您能夠收留我，尙請大人見諒而予以接納。」

——他可能沒有表露眞正的身份，而欲潛伏於眞田家，伺機予以顚覆。

昌幸的心中不斷地思忖著。

惡魔的使者經常是化作善良者的外形，而出現於所欲毀滅者的身旁。

——我絕對不能答應他，而讓他在幸村的手下任職！

昌幸反覆地思考著。

「我就是本城的城主——眞田安房守。」

「是嗎？那太好了！」佐助眨一眨慧黠的雙眼，一副天眞無邪的模樣。

「佐助——」

「在！」

「倘若你決意投效眞田家，作一名家臣，那麼，你方才所施展的江湖秘術，並不足以証明你的眞實本領。事實上，必須於實地的爭戰中，獲致眞正的功績，方有資格成為眞田的家臣。」

「是！」

「倘若你能遵照我的吩咐，我自會推薦你前往幸村手下任職。」

「在下特此謝過城主！您儘管吩咐吧！」

佐助再度向著昌幸跪拜。

「佈營於附近的先鋒石川玄蕃，其麾下有一名年輕的勇猛武士，名字叫山田仁左衞門長政。你必須前往與他決鬥，而將他生擒回城。但是，於決鬥之時，你絕對不可使用任何的武器，而必須徒手將他生擒。你明白嗎？」

「是，我明白了！」

佐助立即頷首會意道。

2

昌幸之所以指定該年輕武士，作為佐助決鬥的對象，實有此後所要敘述的一段軼聞。

先鋒石川玄蕃雖於冠嶽佈陣，但是，上田城的防備甚為堅強。因此，秀忠欲於二、三日之內將其攻下，而參與關原合戰的計劃，已屬不可能實現之事。故而秀忠自其部衆之中遴選勇猛的山田仁左衞門長政，前往主陣通報。

是時，仁左衞門長政方二十初頭，但是，却有昂長魁梧的六尺之軀。他的強勁腕臂可抵擋上百之兵衆。在過去的無數戰役中，他曾經發揮其銳不可擋的勇猛威勢，而屢建奇功。

長政於接奉秀忠的令諭之後，即快馬加鞭地朝著蘆草叢生的荒徑上奔馳。但是，他對於附近的地勢並不十分清楚，故而不久之後，長政即在蘆草中迷失了方向。

於是，他緩緩地策馬走上臺地，縱觀四周以辨視方位。最後，他終於看見了，在密林的另一端，微露出上田城天守閣的一角。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該向何處行去。

「好吧！」

旋即，長政鞭策著馬，似疾矢般地朝著上田城的方向飛馳。

不消片刻，長政即抵達了城門前。然後，他向著城上大聲喊道。

「報告！我是附近先鋒石川玄蕃麾下的山田仁左衞門長政。我有要事於身，必須儘速趕回主君江戶中納言的本陣。而我對於此處的地勢非常生疏，所以，如果我再繼續自行摸索去路，必會延誤時間。倘若貴城能施以武士之仁義，准許區區通過城中，那麼，至貴城的另一端，區區必可自行尋得前往本陣的去路，於此尙請貴城能夠予以通融！」長政如此說道。

這是一種極其狡猾的請求。於雙方對陣之際，要通過敵城前往主君的本陣，實是極其不尋常之事。

昌幸於城內聞聽此言，隨即縱聲大笑，而登上城旁的石壘。

「山田仁左衞門長政，你有如此的膽量和勇氣，實在值得喝采。好吧！你通過吧！」

「山田特此謝過城主！不過，我尚有一個請求，當我折返時，希望城主能夠允許我再度通過貴城。」

「好，本城主答應你！」

於是，長政在昌幸和城兵的監視之下，從容不迫地策馬通過上田城。

是日深夜時分，長政即再度出現於上田城的彼端，同時並猛叩城門，要求守城的士兵予以通報。

昌幸於接獲通報之後，即派遣大將前往迎請長政至正廳晤談。昌幸認爲長政於上田城內往復通行，必定存有刺探城內要塞的念頭，因此，攻城時長政必定搶先而至。昌幸微笑著詢問道：

「倘若本城主有意將你如此勇猛的人，收歸爲已用，那麼，本城主應當如何作呢？」

長政聞言，隨即笑著回答道：

「城主可以將在下生擒活捉，若貴城之將有此能耐，那麼，雖是一頭凶悍的猛虎，亦必溫馴服從。」

片刻之後，昌幸佇立在城壘上，目送著自敞開城門策馬緩步走入月光下的長政。

——即使以幸村的智慧，如欲生擒長政，已屬不可能之事。

昌幸暗自思忖著。

昌幸於囑咐佐助之後，突然想到自己竟然要求自稱是猿飛佐助的年輕駝者，前往履行該項任務，不禁暗自覺得可笑。

3

是時，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正值三十之齡。

眞田家素以美丈夫見稱。當幸村之祖幸隆於主家—武田世家任職時，即經常遭到衆侍女的包圍。此一傳說雖稍具誇張性，然而其祖的美貌，已可想見一般。

幸村之伯信綱和昌輝，於長篠合戰時雙雙陣亡，其時，信綱和昌輝的侍女中，各有三人爲之殉節。幸村之父昌幸和兄信之，亦是衆所皆知的美丈夫。然而，却仍不及幸村之俊美。

俊秀一詞似是專爲幸村而創的。自幼，幸村的氣質即高雅異常，而且容貌非常俊美。十六歲時，即被寄養於越後上杉景勝的家裡，景勝目睹其俊美的容顏，不禁將他視作高府的貴公子一般對待。所以於說話之際，總是非常地恭敬。日後，景勝對於自己的行徑，亦甚覺可笑。

——但是，幸村對於自己的俊美容顏，却從不引以爲傲。

反而下定決心，日後必娶天下第一醜之女子爲妻。而後來，他果眞成爲大谷吉繼的女婿。

大谷吉繼不僅是天下第一醜男子，同時，他還患有痲瘋病，自他壯年以後，全身即告潰爛，以致經常躲藏於絲綢袋中。而且，當他與人交談時，其間亦必須隔著一道紙門。所以，欲娶一個面貌如其父一般醜陋的女子爲妻，實需極大的勇氣。幸村即以此種方法，而制止其他窮纏不捨的女子。

是時，幸村自結婚以來，已有七年的時光。但是，他從未有娶妾的存念。而且，是一個體貼入微的好丈夫。

幸村自從離開上田城之後，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而且，一向是深居簡出，將終日的時間，完全投注於閱讀書籍和修養心性。

父昌幸偶而亦至幸村的居室，與之研討有關作戰、謀略、軍陣、兵事、虛實、九變等方面的問題，同時，並徵詢幸村的意見，以資參考之用。

此時，已是深更時分，而幸村猶在研讀孫子兵法。

突然間，他感到背後似乎有人。於是，幸村立即回首一看。

黑暗中，赫然有一黑影靜坐於下方。

幸村凝視著黑影徐徐詢問道：

「尊駕可是猿飛佐助？」

事實上，幸村早已自其父昌幸身旁的忍者處，獲悉晝間所發生之事。

佐助默然地俯身跪拜。

「大約在四年前，你的師父戶澤白雲齋曾經來函。函中曾經提及你的本性過於善良。」幸村莞爾說道。

「可是我並非如女子一般溫馴。」佐助微感不明地辯稱道。

「好！非常好！你有如此善良的本性，必可保持長壽。你果眞願意服侍我幸村菩薩嗎？倘若你眞有此意，那麼，你就前往活捉山田仁左衞門長政回來吧！」

「不過，在此我必須提醒你，長政可是一位六尺之餘的巨漢，他的強勁腕臂足以抵擋上百人之力。你是否有把握徒手將之生擒呢？」

「有！我有！」佐助毫不思索地立即答道。

「不過，在下有一個請求，尚請大人見諒。我必須借用城中第一美女。」佐助旋即又說道。

二日之後的淸晨，山田仁左衞門長政獨自騎著馬，朝著上田城的城門緩步行近。

在長政的懷中，放著一封昌幸的親筆函。

『明日一早，請尊駕單騎至大手門。本城主為了生擒尊駕以為己用，故而派出一位勇者於該處候教。』

此書於昨日夜裡，被昌幸的部將送至長政的營區。

「可惡！竟然想生擒我長政以為其用！」

長政接獲昌幸的書函之後，氣憤填膺。

是夜，長政未曾闔眼地等待著黎明到來。當東方微白之際，長政立即策馬出營。

遠遠望去，上田城在薄霧之中，顯得迷濛而森寂。

未幾，長政即抵達了城門外。他朝著城上大聲喊，告知守城的士兵他已到達。

瞬間，城門開始發出陣陣的嘎嘎聲，而慢慢地朝著左右開啟。

不知是否受到長政的凜烈鬪志，或是受到城門內殺氣的威逼，頓時，長政的坐騎不安地懸蹄長嘶。

「看招！」

長政突然於馬背上射出一長戟。

未料——。

一陣馬蹄聲突然響起，未幾，即有一匹馬疾奔而出。

長政定睛一看，頓時為之瞠目咋舌。

原來在衝出的栗色駿馬上，有一長髮披垂的裸女。

由於長政是一個極單純的年輕人，故而，一時尚能自持，不過，由於他的臂力過人，因此，他本能的性慾，亦極强烈。他為了發洩自己强烈的性慾，故而，每夜都作自猥的行為。

雪白柔軟的肌膚，在秋冷的天氣下，迅疾地接近長政。片刻間，長政並未慮及來者可能是一個陷阱，而枉自呑嚥著唾涎驚呆於馬背上。

披垂著烏黑長髮的美麗容顏，是如此的迷人。故而，長政的魂魄頓時為之顛倒。

而馬背上雪白肌膚的柔美曲線，更令長政的雙眼為之迷醉昏亂。

霎那間，疾馳之栗色駿馬即將撞上長政的坐騎。幸而只是微一錯肩地自旁衝過。當錯肩疾衝之際，長政即不加思索地伸出猿臂，猛然將飛騎上的裸女抱過身來。

而似壁虎般匍貼於馬腹下的黑影，瞬間已移至長政的馬腹下。這瞬間的變化，長政並未察覺。

「這是我長政生平所獲得的最佳禮物，我就不客氣啦！」

長政一邊喊著，一邊掉轉馬首。

霎那——一把冰冷的利刃已抵在長政的頸上。

「不要動！請隨我入城。」

猛然間長政方回復意識，而察覺事情的不妙。

長政對於自己如此輕易地被俘，感到十分地羞愧，故而，全身頓時為之怒脹不已。

長政雖然對於自己引誘敵人近身，而感到惱怒和困惑。但是，他並未採取無謀的反抗行動。

佐助終於成功地徒手將長政擒回。

片刻之後，長政即被引至昌幸的面前，而他的臂中猶緊抱著該裸女，好似行竊的少年，於被擒住之時，猶緊握著偸來之物不放一般。

4

自此，長政即被留在上田城內。

是年，十月上旬，秀忠即率領著大久保鄰、本多正信、仙石忠俊等的部隊，離開了上田城的附近地區，而一路向西疾行。但是，當他抵達關原時，已是十月十七日，亦即是決死合戰結束後的翌日。

最後，天下的大權，完全掌握於德川家康的手裡。而昌幸父子自此即喪失了固守已久的上田城。

德川家康將上田城和城內疲乏已極的兵衆，完全交與沼田城的昌幸長子—信之。而昌幸和幸村父子二人，以及十數名貼身侍衛，於寒冬的某夜，即悄然地離開了上田城。

此一行人，是在德川家康的命令下，欲前往高野山落籍。

在該一行人中，有二人極其突出，即是殿後的一高大巨漢，和一矮小駝者。該二人相形之下，成一絕對强烈的比照。

當他們行近京都時，昌幸突然對著長政說道：

「你並非眞田家的家臣，所以，你可自謀發展，而不必隨我前往高野。」

「可是，我並無其他之處可去。」長政悵然地說道。

昌幸突然憶及，長政原是為了裸女而被擒住。對於長政而言，實是一種奇耻大辱，故而，天下雖大，却沒有可立之地。

「你魁梧的身軀，對於日本國而言，似嫌過於巨大。不過，你可以乘朱印船前往海之彼方，而一展長才。」

昌幸勸慰地對著長政說道。

「是嗎？那正是我期待已久的事。」

長政聞言，頓時，臉上現出光彩。

「據說，數年前觸怒太閤殿下，而不幸家道沒落的商人—呂宋助左衞門，此時正住於東埔寨。我將會親筆書函

推薦你前去。」

「是嗎？那太感激您了！可是，柬埔寨距離此處，究竟有多遠？」

「大約在一千八百里的對岸。」

「一千八百里！」

長政愕然地瞪著大眼叫道。

但是，旋即長政又莞爾頷首，表示願意前往一試。

「越過一千八百里的波濤，而抵達該國時，倘若你幸運的話，或許可成爲一個首領。」

昌幸再度對長政說道，同時，並轉身望著佐助。

「如何呢？佐助！你可願意與長政一齊前往？」

昌幸如此鼓勵著佐助。

但是，佐助却默然地搖首示意。

呂宋助左衞門是自海盜而搖身變成貿易商人的一代奇傑。

助左衞門之所以搖身變爲巨萬富豪，乃是由於其有呂宋之壺的大宗交易所致。

其時，由於千宗易的出現，故而，崇尚飲茶即蔚爲盛極一時的風氣。而影響所及，武將們即紛紛將其所收藏之珍奇茶具，視作值得誇炫之物。其中，尤以高麗碗和呂宋壺，最爲衆人所喜愛。而助左衞門正巧擁有大量的該種物品，故而，一時衆武將爭相選購，大有應接不暇之勢。

此外，太閤秀吉更將呂宋之壺視作國寶，而向助左衞門悉數收購。故而，助左衞門所獲致之巨利，足以供養六千萬石大名的所有兵將。

助左衞門將他所獲之財，任意地花費。他不僅大事興建聚樂的宅邸，同時，並修築一座足可媲美桃山城的華麗城堡。而且，他於日常的飲食起居方面，亦是窮奢極侈。

故而，此位富豪獲致官界人士的重視，而又受到一般人妒嫉，自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後來，助左衞門由於觸怒了秀吉，以致被判定刑罰。但是，他於處刑之前，即將家人安置於大安寺，同時，他將全部的家產，分與鄉里之人。然後，他即截然一身地離開了故國山河，而前往一無所知的異邦。

眞田昌幸於助左衞門尚未引進呂宋壺之前，即與之有相當的交情。

當助左衞門獲致巨富時，曾經笑著對昌幸說：

「此壺於呂宋的露天市集上，被堆積成山地予以賤賣。而且是呂宋人放置於房內的便壺，通常於破舊之後，即將之拋棄。……我自此種便壺獲取巨利，實是一種無可饒恕的罪過，日後，我或許會招致一番懲罰。」

其時，處於財富之最顛峯的助左衞門，早已預知日後必致沒落之噩運。

於是，山田仁左衞門長政即帶著昌幸的親筆函，自碼頭搭乘朱印船前往柬埔寨。同時，他並下定決心，不再返回日本國。

5

自眞田昌幸和幸村父子搬至高野後，昌幸即自號爲一翁閑雪，而幸村自稱爲傳心月叟。他們父子二人，隱居於山麓北谷的九度山，至今已有二年餘了。

該地——是一個碼頭。如今，碼頭上充滿著濃厚的異國色彩。而且，四處一片繁榮熱鬧的景象。

德川家康雖然承繼了秀吉的政策，嚴格執行切支丹的禁制，但是，對於朱印船開往海外之事，却相當地寬容。

春日的某天，於異邦人經常出入的市小路上，出現了一個矮小的人物。那位矮小的駝者，即是猿飛佐助。他在市小路上漫不經心地走著。

市集上擾嚷的人群中，並沒有人注意到該矮小駝背的年輕人。

最近，碼頭上的大商賈納屋衆，他的宅邸內一再地發生大判函（金條）被盜取的事。倘若說此矮小駝者，即是盜取大判函的怪客，似乎沒有人會相信。

納屋衆是當時的第一大富豪，即使是王侯貴族，亦不敢對之侮慢。納屋衆於市小路、甲斐町、林木町、牛浜等處，都建有數千坪的大宅邸。同時，他並供養了千餘名的浪士，以備不時之需。而且，他又擁有數十艘朱印船。此外，納屋衆自織田信長時代，即擁有極大的權勢，故而，經常欺壓當地的居民。

後來，左衞門佐幸村獲悉德川家康企圖滅亡豐臣家，而將天下傳與自己的子孫。因此，爲了籌備德川出兵時迎戰的軍費，即派遣佐助深入納屋衆的宅邸，以見機盜取藏金。

是時，佐助已盜取了二十餘大判函，而且，將之悉數運至九度山。

穿過市小路，即可抵達海邊。

此時，正有許多來自安南、呂宋、暹羅、柬埔寨的朱印船，停泊於港灣內。

雖是一些南蠻船，但都是長十八丈，寬五丈四，約可容納四百人至五百人的巨船。於船首處掛有八幡大菩薩的旗幟。帆柱上或高懸著代表家號的旗幟，或懸掛著太陽旗。

佐助每日必定至海邊觀賞海景。當海風習習吹向佐助

時，他總是感到無比的舒暢愉悅。佐助非常喜愛海的氣息，通常他只是靜靜地佇立於海邊，聆聽海潮的聲音。

倘若佐助不曾立誓服侍幸村父子，他極可能也跟隨著長政越過百頃的波濤，前往東埔寨另謀發展。

對於佐助而言，一望無際的遼濶海洋，是與悠久高聳的山容一般地靈秀。而且，可以將他的慾念淨化至澄明無虛的境界。故而，海洋對於佐助，永遠有無比的吸引力。

突然——。

佐助澄明的心境被前方的景象所擾亂了。

原來，方停泊於碼頭的一艘朱印船上，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影，同時，該人並向著天空高聲長嘯。

佐助聞其聲，全身不禁爲之悚然。

那是一種極其不尋常的聲音，即使於一、二里之外的遠處，任何人亦可清楚地聽見。

究竟是天生的宏亮聲音呢？還是久經鍛鍊成的聲音？

佐助不禁暗自思忖著。

突然，佐助於東方天際處，發現一逐漸移近之黑點。定睛望去，原來是一隻巨鷲。

牠高展的雙翅發出一陣巨大的聲響，就好似正拍打著草蓆一般。倏忽，巨鷲即飛落於船上。而站立於船舷上的人影，即迅疾地躍向巨鷲，同時，緊緊地抓住其足。

旋即，巨鷲即懸著該人，展翅朝向陸地飛來。

該人於丈八高的空中，即放開鷲足，而輕輕地飄落於沙地上。原來，是一個六尺餘的魁梧壯漢。

巨漢穿著一件虎皮背心，儼然一介武士的裝扮。但是，出乎意料地，他的頭髮顏色却與一般人不同，而是一種褐色。同時，他的鼻樑非常地高挺。顯然，毫無疑問地，該人必是一個異邦的人物。

佐助目不轉睛地看著巨漢，而暗自思忖與自己的年歲相彷彿。

——紅毛人竟然裝扮成武士！

佐助頗不以爲然地自忖著。但是，他並未前往探知究竟，而只是默然地目送著巨漢的背影，逐漸地朝向市小路走遠。

未幾，佐助的目光，又被猶盤旋於空中的巨鷲所吸引了。他一邊仰視著巨鷲，一邊思忖著。

——牠可能是紅毛人所飼養的巨鷲。

佐助可說是一個相當奇怪的年輕人。他對於任何事都不會產生好奇的心理，而且，他也從未存有與人競爭的念頭。但是，對於師父或主人所命令之事，他總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由於佐助沒有個人的希望和慾求，故而，他自身的行動意欲非常淡薄。

一般的年輕武士，對於懷有異樣絕技的異邦年輕人，通常都會產生好奇心和競爭心理。但是，佐助絲毫不爲其所動，而只是默默地目送該異邦人走遠。

不過，那位年輕的異邦人，對於佐助而言，事實上正是他一生中所遭遇的最强勁敵；而且，也是命中所註定的一種機遇。

佐助再度看見該異邦人，是三日後的深更時分，亦即是佐助潛伏於甲斐町納屋衆助四郎的宏壯宅邸時。

是夜，佐助計劃盜取二、三個大判函。

因此，晝間佐助即潛藏於納物衆宅邸內的天井上，縱觀宅邸內部的構造、人數，以及主人納物衆的起居室，而一直等待至黑夜來臨，正想斜倚在樑上休憩。當佐助微闔雙目養神時，突然他感到下方有一股冷風吹來，佐助立即機警地挺直身體。

在佐助隱藏的下方，正是家主人納屋衆的寢室。

佐助自樑間往下望去，頓時爲之一怔。原來，數日前他所看見的異邦年輕人，竟然站在那裡。

此時，在六曲屏風隔著的那一端，主人助四郎和他的妻子正熟睡著。

那位異邦的年輕人靜立片刻之後，即緩緩地繞過屏風，向床頭走近，俯視著助四郎夫妻的睡姿。突然，他一腳踢開助四郎的枕頭。

正如前述所言，助四郎並非一介普通商人。

他爲了防備睡中遭遇暗算，故而，於被褥中經常藏著一把刀。

倏地，助四郎迅疾地握住刀，但是，他並沒有機會拔出刀。

因爲，在他握住刀的瞬間，他的鼻尖已被侵入者的利刀所抵住了。

來者所持之利器，絕非一般尋常刀劍，乃是一種尖端似針，類似長戟的雙刄刀。

在燭光微晃的濃翳中，依稀可辨識出，是一個異邦人的輪廓。助四郎目睹來者的奇異容貌，不禁爲之愕然。

突然，助四郎的妻子發出一陣恐懼的尖叫聲。原來，助四郎和侵入者的急遽動作，將她自熟睡中驚醒了。她渾身不住地戰慄著，而且，緊緊地縮藏於丈夫的背後。

「你就是納屋衆助四郎吧？」

那個年輕的異邦人，以清晰的國語說著。

「你究竟要作什麼？」

「我是特地自東埔寨來取你的性命！」

「什……什麼？」

「事情是怎樣的。……我是東埔寨的呂宋助左衞門

所扶養長大的棄兒。當我十歲時，助左衞門於路邊將我拾回扶養。助左衞期望我長大之後，能夠前來日本國打敗太閤秀吉，以宏揚武名。現在秀吉已病歿，這雖是一件相當遺憾的事，但是，你曾經協助秀吉擊敗助左衞門，而且，將助左衞門的妻子和大部份的財寶奪去。所以，今日我特地來取你的性命！」

「……………」

助四郎聞言，頓時爲之愕然，半響不曾發出聲音。

突然，年輕人向後退了一步之遠。

「站起來！納物助四郎！拔刀吧！」

年輕人微笑著向助四郎挑戰。

於是，助四郎猛然推開妻子站起。

但是，助四郎拔出刀之後，並未向該年輕人刺去，而轉身向外逃跑。

「啊！」

助四郎發出一聲驚呼。

瞬間，年輕人似疾風般地躍向助四郎，同時，並用雙刄刀斜裡砍向助四郎的頸項。

旋卽，助四郎的頭顱卽飛落至呂宋壺之旁。

爾後，年輕的異邦人，卽轉而走向呆若木雞的女人，動手將其衣物剝去。當完全剝盡之餘，助四郎手下的浪士方群湧而至。

但是，年輕的異邦人仍然從容不迫地將裸女挾在腋下，而冷漠地注視著湧近的敵群。

是時，自天井上往下窺視的佐助，看見濃翳中異邦人所閃射出的藍色精光，和嘴角的殘忍線條，全身不禁引起一陣寒慄。

群湧而至的浪士們，發現主人已被怪異的侵入者所殺。片刻之間，竟然愕於原處不動。

「怕什麼？他只不過是一個紅毛人！」

最後趕至的浪士之首，猛然大聲喝叱。頓時，其他的浪士奮然振起，齊向著紅毛怪客揮動長刀。

由於內室和門廊極爲寬敞！且天井亦頗高，故而雙方於格鬥之際，可毫不受拘束地各展所能。

因爲群浪士都是久經戰陣的驍勇悍者，瞬間，立卽引起一場激戰。

「南無三寶！」

「小子！」

「青豎子！」

霎時，內室裡響起一片辱罵聲。而旋踵，他們卽如野獸發現獵物般地自四方衝向紅毛年輕人。

但是，那位異邦的年輕人，只是再度地牽動嘴角，露

出冷漠的微笑。

當該一年輕人於興起殺人的殘忍快感時，在他的臉上，卽自然地流露出一種奇特的笑容。

突然，該年輕人向前跨出一步。

在他跨出一步的霎那間，有一個浪士大聲吼道：

「殺！」

旋卽，揮舞長刀猛向異邦年輕人砍去。

隨著橫掃而至的刀風，紅毛人的雙刄刀光，迅疾地閃現了一下。霎時，攻擊者的頭顱，卽如助四郎般地，向上高彈飛起。

於此瞬間，紅毛怪客的詭異秘技，卽開始展開了。

他將雙刄刀舉至齊眉處，而迅疾地旋轉橫掃四周。當然，他的魁梧身軀，亦隨著雙刄刀疾速地旋轉。（卽如溜冰者，原地旋轉般的姿勢。）

未幾，該年輕人卽挾著裸女，似陀螺般地自內室疾旋而至門廊。他旋轉移行的速度，與普通人疾跑的速度一般迅捷。

自刄所發出的閃光，以及緊裹黑衣的頎長身軀，和白皙纖柔的裸女，在疾速的旋轉之下，渾然成爲一體。同時，並在幽暗的門廊上，造成一種絕妙而美麗的景象。在轉瞬間，旋轉的身影卽消失於門廊的盡頭。

四周頓時陷入一片靜寂之中，而方才激戰的結果，只徒留下內室裡的四個頭顱，以及散落於門廊上的兩個圓顱。

6

卽是如此這般地——異邦的年輕武士，卽自納物衆的深宅裡，輕易地躍過院落，來到了路上。

「……………」

他的嘴裡發出一連串類似咒文般的異國語言，彳亍在深夜無人的街道上，極像似出現於黑夜裡的一個魔鬼。

片刻之後，他已來到濤聲四起的海邊。

當他在海邊站定之後，卽放鬆手臂，而將挾於腋下的裸女，隨意地拋棄於沙地上。然後，仰起頭朝向遠處的天空高聲長嘯。

呼畢之後，就轉而注視著橫臥於沙地上的裸女。

一輪明月下，該裸女的豐滿曲線，完全畢露無遺，頓時，挑動了年輕異邦人的慾念。

於是，當巨鷲在他的頭上方出現時，他卽迅速地抱起沙地上的裸女，緊緊摟著發洩一番。

昏迷中的纖柔裸女，受到强勁的壓力，頓時呻吟著清醒過來。當她發現自己正遭受到蠻橫巨漢的蹂躪時，卽發

出悲痛的呻吟，再度昏死過去。

是時。巨鷲正在沙地上的高空盤旋著等待。

少頃之後，年輕的異邦人，又猛然地將懷中的裸女再度拋棄於沙地上，他轉身發出一聲長嘯。

瞬間，巨鷲即疾轉直下，攫住該裸女的雙足，而振翅高飛。

在朦朧的月光下，被巨鷲倒懸高飛的裸女軀體，呈現出幻影般的一種絕美景象。

是時，沙灘上除了年輕的異邦人之外，另有一矮小人影，立於該異邦人身後約丈八遠的地方。原來，不知在何時，猿飛佐助已追趕而至。

因此，當巨鷲逐漸飛遠，而自朦朧的月光中消失時，年輕的異邦人於恍惚之際，突然察覺後方有人。異邦人即轉身面對著佐助。

片刻——如以今日的時間計算，大約是十秒鐘的時間，雙方默默地對峙著。

突然，異邦的年輕人開口說話了。

「尊駕想必即是猿飛佐助吧！」

「你何以知道我？」

「前往投奔呂宋助左衞門的山田仁左衞門長政，曾經向我提起有關你的事，而且，他希望我至日本後，與你一較高下。同時，他也將你的容貌特徵詳細地加以一番描述。白天，當你在海邊休息時，我自瞭望鏡中曾經看過你。所以，方才我看見你時，立即明白叫做猿飛佐助的人必是你。」

年輕的異邦人說畢之後，即呼喚巨鷲前來，同時，還命令巨鷲於空中不斷地盤旋，企圖嚇阻佐助。

佐助只是頻頻地眨著眼，並未曾流露恐懼之色。

「仁左衞門先生於柬埔寨身居何職？」

「長政已經離開柬埔寨了。」

「那麼，他前往何處去了呢？」

「他到暹羅王國去了。當暹羅國主愛加沙達特的大臣奧克雅奈瓦欲篡奪王位時，長政即認為是他的大好時機，而搭乘八幡船趕赴暹羅王國。……相信不久之後，暹羅王國將會成為以山田長政為首的日本軍隊。」

「是嗎？那麼，仁左衞門先生將來必定會成為一個國王。」

佐助聽畢異邦人的話後，即非常高興地說著。

年輕的異邦人打量著佐助的矮駝身軀，在臉上流露出輕蔑的表情。

「猿飛佐助，此時此地不正是你我一決勝負的最佳時間、地點嗎？」

佐助聞言，僅微微地搖著頭，稍爾，他才徐徐地說道：

「我在此地尚有未完成的任務，因此，我不願意任意地玩弄生命。而且，此種毫無理由的決戰，更屬無意義的事，故而，我不願意輕易地嘗試。」

「哼！恐怕你是看見我的功夫，而害怕了吧！」

「不！你我一決勝負的事，用不著急於一時。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機會終究是會來的！」

「既然如此，也罷！」

「不過，你必須記住！日本雖大，但能夠取你人頭的，除了我之外，並沒有第二人。」佐助不甘示弱的說，又好奇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呂宋助左衞門將我命名為霧隱才藏。」

「喔！原來是霧隱才藏啊！我會牢牢地記住的！」

佐助說畢，即轉身慢慢離開。

尚未離開五步遠距離時，突然，佐助向右閃開了一下。

瞬間，緊跟著一聲尖銳的呼嘯聲，一把鋒利的短刀疾射而至。

但是，佐助並不曾回過頭看。他只是從容不迫地，再度回至路中央繼續向前行。

約走了五步之遠時，突然，佐助又向左邊躲閃了一下。

第二把短刀又呼嘯而過。

而同樣地，佐助依然神色自如地回到路中央，繼續向前行去。

「小子！可惡！」

霧隱才藏咒罵著。然後，他又射出第三把短刀。

瞬間——佐助將疾飛而至的短刀，朝著飛來的方向反回擲過去。

但是，非常奇怪地，短刀於回程之際，却迸裂出一陣鮮明的火花，在空中擴散開來。

旋即，自擴散開的火花中，又噴出數道白煙。霎時，火花和白煙在月光下混成一片。而未幾，即在夜空中逐漸形成字。

「傻瓜！」

霧隱才藏目睹空中所化成的兩個字，他十分氣惱地吼道：

「可惡！小子！你竟然敢罵我？」

旋即，才藏對準空中的二字，用勁地射出飛刀。

正在此時，

佐助的身影，突然消失於前方。

才藏見狀急忙追趕過去，但是，早已不見了佐助的踪

影。才藏失望地搔頭嘆氣：

「唉！」

突然，才藏瞪大了眼睛。

原來，沙灘上不知何時他所脫掉的虎皮背心上，赫然有一把方才所射出的飛刀插著。

三好清海入道

1

當大阪城高達八層的宏偉天守閣峻工之時，正是天正十一年的某一個秋日。

是日，空中一絲雲影也沒有，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港灣裡，有兩百艘剛駛入的運石船，正在繼續不斷地卸貨。而碼頭上，是時有一對賣藝的父子，正在表演雜耍。

該對賣藝的父子，父親是一個六尺餘的魁梧巨漢，而兒子，只不過是一個約莫十一、二歲的孩童。

父子二人的頭上，都裹著幾乎遮掩了眼睛的紫色頭巾。當他們於看見金飾雕樑之際時，眼睛裡都閃爍著一種異樣的光彩。

此座天下無雙的大城廓—天守閣，是秀吉動用三十餘國的築城工人，不分晝夜地辛勤趕工，係歷經三月餘的時間所修築成的。

此城的構造相當宏偉。最上層裝飾有鶴和虎。在五重處有一迴廊，而迴廊的兩邊都裝有鮮艷奪目的朱欄。二重以下，是藤鼠色和一種高雅紫色的塗籠（妾室居住之處）。且每一層的牆壁，都以金色眩目的金屬薄片裝飾著。可稱得上是一座金殿紫閣。

其中——鴟尾和棟瓦，以及鯱，也都以金箔貼附於其上，可說是極盡豪華。

「清太——」

父親的賣藝者，以一種低沈的聲音呼喚兒子。

「那兩尾鯱的眼珠，就是皮球一般大的翡翠。任何人只要擁有其中的一個，就足以供養一萬個士兵。」

兒子聽見父親的話，立即睜大了眼睛。

「秀吉於佔有天下之後，將所有收藏的珍奇寶物，完全取出裝飾天守閣。如果我們前去盜取天守閣的裝飾寶玉，即等於在太歲爺頭上動土。」

當父親說畢時，一群搬運巨石的工人，行近了他們的身旁。

「走開！走開！雜耍的趕快讓開！」

不斷地吆喝驅趕。於是，父子二人只好離開該處。

當他們行至無人之處時，小童即開口說道：

「父親！如何才能盜得那個翡翠眼珠呢？」

「嗯！我心中已經擬好了一個計劃。清太！這個計劃必須由你去進行。明白地說，你必須施展一種飛的奇特功

夫。」

「是何種飛的功夫？在空中飛嗎？」

孩子有點訝然的問著父親。

「不錯！像鳥一般地在空中飛。」

巨漢於說畢之後，突然縱聲大笑。

此一巨漢，即是聞名於天下的第一大盜—石川五右衞門。但這一位天下第一大盜的神出鬼沒行動，主要的目的，並非於金銀財寶之類的物品。

舉一例子說明——。

天正元年八月，淺井長政於江北的小谷城遭到織田信長的包圍，情勢完全孤立。

而後，木下藤吉郎將長政的本陣和其父所佔的京極曲輪之間，完全予以隔斷。

是夜，當藤吉郎在營陣裡休息時，突然，有一個黑影悄然地來到他的面前。

「我是天下第一大盜石川五右衞門。」

怪漢先行自我介紹一番，然後，即把來意加以說明。

「在小谷城本陣的長政夫人阿市，是衆所皆知的絕世美女。而且，她又是信長公的嫡親妹妹。若要將她殺死，未免過於可惜。如果閣下願意的話，本大盜可以輕易地將她盜出。閣下之意如何呢？」

藤吉郎面無表情地問道：

「你的報酬是什麼？」

「據我所知，閣下早已有意打敗信長公，而將天下據爲已有。假如事情能成功，閣下應該向我報恩。」

怪漢以一種銳利的眼光，注視著藤吉郎，然後，冷漠地說道。但是，藤吉郎在他的凝視下，卻微笑著頷首示意。

「倘若，阿市果眞能夠成爲我的妻子，那麼，當我擁有天下之後，我將會分與你四個府城統治。」

藤吉郎向怪漢作此一承諾。

根據戰史，信長派遣不破河內守爲使者，而前往規勸長政投降。但是，長政並無投降之意。他只願意將妻子阿市和三位女兒（長女查查、次女阿初、三女小督）送至信長處。

事實上，經過的情形並非是如此。

長政派遣藤掛三河守永勝擔任護轎的侍衞。而在二十餘名侍女陪同隨行的四個轎內，各潛伏著前往刺殺信長的刺客。但是，行至途中時，事機即告敗露。於是，該四名刺客，即在虎御前山的陣地，與信長的千餘名武士，展開一場激戰。最後，四名刺客皆壯烈地犧牲了。

長政一向非常痛恨信長如禽獸般地殘暴性情，故而，

他完全無意將阿市還給信長。而且，長政非常綣戀美麗的妻子。每當他思及死後妻子落入信長部將懷中的種種情形時，心中即痛楚難忍。

所以，當小谷城被圍困時，長政就計劃將妻子和女兒關入大廳內，放火焚燒。

九月一日，當最後決戰的時刻，即將來臨時，長政即命令五名侍臣放火燒廳堂。然後，長政命士兵打開城門，而率領二百餘騎出城迎戰。

當整個大廳完全被火焰包圍住時，阿市和她的三個女兒，即被人自華麗的活地獄裡救了出來。

阿市和她的三個女兒，對於何以能夠獲救的原因百思不解。當她們自昏迷中甦醒時，發現自己是躺於城後的雜木林中。所以，事情的經過如何，她們毫不知情。

日暮時分，藤吉郎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帶領數名家將，趕至雜木林中。

果然阿市就在該處。隨即，藤吉郎強制阿市躺下，却發現她的體毛已被剔去。

此是石川五右衞門達成任務的一種證明，是事先與藤吉郎互相約定的。

阿市不曾成爲秀吉的妻子，她改嫁給柴田勝家。而且，在該年的春天，與丈夫於北莊雙亡。

當秀吉包圍北莊，而在足羽山對陣之夜，石川五右衞門又再度出現於秀吉的面前。

「閣下可有意救出阿市？」石川五右衞門向秀吉問道。

秀吉聞五右衞門如此說，立即笑著說道：

「阿市雖然是天下第一美女，但是，如今已有三十七歲。而且，她曾二度嫁與人爲妻，所以，她臉上的皺紋必然增加不少。……長女查查方十五歲，正値年輕貌美之時，我有意娶她爲妻。倘若你有把握的話，那麼，前去將她偸來吧！」

「好！」

五右衞門又再度將三姊妹，自燃燒中的北莊成功地救出。

但是，自此以後，五右衞門對秀吉却產生了無比的怨恨。原來——

當五右衞門將三姊妹安置於足羽山山麓的林中時，突然，有十數名忍者向他展開攻擊。那些忍者暗殺他的理由，他完全不明白。若要向對方詢問，亦屬多餘之舉，因爲那些忍者僅是奉命行事罷了。

而唯一能解釋的理由，即是秀吉不願意向一位盜賊報恩。為了杜絕後患，他命令忍者暗算五右衛門。

在一陣激烈的格鬥之後，五右衛門終於寡不敵眾地重傷逃遁。自此以後，五右衛門即喪失了右耳和左手的三指。

五右衛門逃離該地之後，就立誓日後必定向秀吉報仇。

故而，當五右衛門聞知秀吉興建大阪城的天守閣，將印度總督獻與信長的巨大翡翠切割為四，而裝飾天守閣上兩尾鯱的眼睛時，即認為自己報仇的時機已至。

——喔！正是此物！

五右衛門暗自高興著。

五右衛門有一個十二歲的兒子，名叫清太郎。

當五右衛門潛入南都法隆寺中的斑鳩御所（中宮寺）時，發現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尼。頓時，五右衛門的心中激起一陣強烈的情慾，於是，強行逼迫女尼與己同行。後來，女尼即產下清太郎。該女尼原是桃華御殿（一條家）之女。當她產下清太郎之後，即自五右衛門的身邊逃走了。

五右衛門在清太郎尚未懂事之前，就施以一種嚴苛的訓練，以期清太郎日後能成為一名威震天下的大盜。因此，自清太郎開始作案以來，無論是何等戒備森嚴的地方，他都不曾失手過，或是感到驚懼不安。

是夜——。

父子二人返回伏見北方大龜谷的隱密家裡後。五右衛門遂傳授其子盜取翡翠之法。清太郎眉宇未動地聆聽著父親的指示，稍爾，即頷首表示會意。五右衛門目睹兒子的聰敏，心中感到非常地滿意。

七日後之深更時分——。

一場季節性悶熱所引起的暴風雨，侵襲著整個的大阪城，由於風雨甚為兇猛，致使路上的行人無法立足。

突然——。

趁著暴風雨的強勁風勢，一隻巨大的風箏，朝向大阪城的天守閣飛去，那風箏上緊縛著一個小童。

此一人造鳥於飛翔之中，數度遭到大風雨的吹覆而起伏不定。但是，由於小童熟稔的操縱技巧，終於使得風箏順利地抵達了天守閣的頂端。

當小童解開身上的繩索之後，即把風箏繫在鯱尾上，而伸手觸摸翡翠眼珠。

倘若當夜停泊於港灣裡的二百艘運石船，不曾遭到暴風雨的吹覆，大盜的計劃必定能夠成功。

秀吉聞聽船隻沈沒的消息後，即命令部將於港口處堆

柴起火。然後，他自己儘速地跑上天守閣的頂端。在秀吉後面緊跟著七個人，他們是威震武林的賤嶽七長戟，加藤虎之助、平野三十郎、腋坂甚內、加藤左馬之助、戶田三郎四郎、福島市松、糟谷內膳，是跟隨在秀吉身邊的年輕武士高手。

秀吉是於鄉野間長大的一名私生子，故而，他在風雨中，毫不畏懼地跑至五重的迴廊上。

遙遠處雖然已生起柴火，但是，由於受到暴風雨的阻礙，以致在火光中仍然看不清運石船沈沒的情形。

此時，站於一旁的腋坂甚內遞上瞭望鏡，秀吉立即伸手拿起，瞇著單眼隔筒望去。旋即，秀吉憤然將瞭望鏡放下。

「沒用！」

說完，秀吉即轉身走向裡面。驀地，他發現沿著地上至閣頂處，有一條繩子。

此對於正在偷取翡翠鯱目的小童而言，真是太不幸了。

最後，身手矯健的小童，在天守閣頂端七老長戟的追捕下，終於無路可逃，而遭致擒獲。

第二天，暴風雨過去了，港口裡又恢復了平靜，天氣一片晴朗。於是，秀吉命人將小盜賊帶至天守閣前的廣場上。

「喔！」

秀吉定睛一看，不禁睜大了眼睛。

原來小盜賊雖是一個小童，但非比尋常之孩童。即使是在秀吉的姓氏裡，亦不曾有過如此眉目清秀的幼童。小童的眉目間和嘴邊，都流露出一種聰穎機伶的氣質。

「你是有姓氏人家的孩子嗎？」秀吉問道。

小童聽到秀吉的問話後，立即挺胸昂然地說道：

「我就是大盜—石川五右衛門的兒子。」

「呀！你是石川五右衛門的兒子——」秀吉驚訝地喊道。但是，秀吉喊到一半時，突然就啞住了。

稍爾，他才又開口說話。

「要自己的兒子繼承衣缽，而從事盜賊之業，真是太愚蠢了！」

秀吉一邊緩緩說著，一邊即暗自思忖，倘若五右衛門將他的兒子託負於我，將來他的兒子，必定能夠成為一個一城之主。

「處斬！」

秀吉大聲地下達命令後，即步入廳內。

正在此時——。

自二丸的方向，傳來了一陣騷動聲。

「石川五右衛門特此參見秀吉殿下！」

驀地，傳來一聲高喊。

「看來，盜賊也有父子親情。」

於是，秀吉命令加藤虎之助，將石川五右衛門帶至廳內。

五右衛門穿著武士的衣服，第一次以一個武士的魁梧容貌參見秀吉。

當五右衛門被帶至秀吉面前時——

「我曾經有恩於您，現在我要向您索回。」五右衛門從容不迫地說道。

秀吉聞言，立即冷笑道：

「你想向我求情，以保全兒子的性命嗎？果眞如此的話，那麼，身爲天下第一大盜的你，也未免太過於懦弱了。」

「只要您肯饒過小犬，我五右衛門的身體任憑您處置，無論是用煮或是用燒，我都願意承受。」

「用煮？用燒？」

秀吉聞言，即瞪視著五右衛門。

「可以煮，可以燒嗎？」

「我石川五右衛門，是天下的第一大盜，所以，您應該給予我一個最後光榮死的機會。」五右衛門凜然地回答道。於是，秀吉頷首說道。

「好吧！處刑的方法，我秀吉自會作一個適當的決定。」

「但是你的兒子要如何安置呢？」

「我準備將他送去高野山當和尚。」

「依我看，此種安排，恐怕是希望將來他能夠報父仇吧！」

五右衛門聞言，不曾予以作答，而豪爽地大笑數聲。

終於——三日後。

五右衛門在數千名圍觀者的緊張注視下，於尼崎入口處大物浦的廣場上，被放入油鍋處刑。

據目擊者所言，五右衛門的雙手被緊縛於背後，而被秀吉的部將帶至油鍋前。當他被放入油鍋時，不曾唸佛退縮，反而站立在油鍋中，高聲地宣佈自己過去的罪狀。

「第一，永祿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我在將軍家普請落成的筵席上，偷取了伊勢國司北畠中將的薪餉。

第二，元龜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我在建立於宇治眞木島上的將軍家，盜取了足利家傳家之寶一盔甲。

第三，天正九年歲暮，我曾經侵入安土城，而盜取走信長公最喜愛的長戟。」

即是如此地依次說出。五右衛門在滾燙的油鍋裡，强

自忍住高熱燒灼的痛苦，而勇敢地站著。

最後，他的體力和魂魄幾近殆盡時——

「第四，天正十一年霜月，我欲盜取大阪城天守閣的鯱目寶玉，而告失敗。今日，天下第一大盜石川五右衛門於此處亡。」

突然，石川五右衛門如此大叫著。倏忽間，沈入了滾沸的油鍋中。

3

慶長三年五月，太閤秀吉交納年貢的日期已屆。

當秀吉舉行華麗壯盛的醍醐賞花宴之後，即罹患一種痢病，而臥倒於伏見。自由直瀨養安院派來的侍醫，於診斷秀吉之後，以爲只是一種輕微的痢病。但是，日復一日地，秀吉却逐漸呈現衰敗老醜的氣色。於是，秀吉的家臣即至京師召請諸名醫來醫治秀吉。

諸名醫於診斷秀吉之後，皆束手無策。

秀吉雖然明白自己的病勢不輕，但是，他並不認爲自己的死期即將來臨。而且，在他的心中，一直存有一種不能死的强烈意志。因爲，在他的嗣子秀賴尚不滿十五歲時，他無法將天下交與秀賴管理。所以，他一直强自壓抑不使死亡的陰影浮現在心頭。

於是，秀吉不想死的强烈意志，和肉體上的嚴重病症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鬥。秀吉一面與疾病奮戰，一面即竭盡心思地想出許多保護秀賴的措施。秀吉本已虛弱不堪的身體，經此勞瘁費心，於是，更加速接近了死期。

當秀吉自知復元無望時，遂召喚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宇喜多秀家等，前來病榻旁，並囑咐他們執行五大老的職制。而後，秀吉又將石田三成、長束正家、前田玄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召喚至身邊，任命他們爲五奉行。同時，又囑咐他們和五大老共同建立一個健全的執政機構，以輔助秀賴治理天下。此外，秀吉又要求五奉行和五大老，以血書立誓，以表明他們盡忠豐臣家的心志。但是，秀吉作了這些安排後，仍然無法安心。因此，他又囑咐五奉行必須互相結親，以確保豐臣家的威勢。

隨著日子的消逝，秀吉的身體也愈見衰弱。

於是，某夜深更時分，秀吉即遣開所有的看護者，他掙扎著起床草擬遺書的大略內容。

秀賴正值成長之中，對於治理豐臣家事務，尚嫌不足。故而，有關秀賴之事，以及日後輔助秀賴維護我豐臣家聲威之事，皆有賴於諸位的衷心扶持。

八月五日　　太閤

家康
利家
輝元
景勝
秀家

秀吉於此再三囑咐諸位的，即是有關秀賴之事，完全有勞諸位悉心協助。

秀吉擬畢，即頹然地倒向枕頭的另一邊，而陷入了昏迷狀態。

隔了許久之後，有一個曲直瀨養安院新近所派遣來的年輕醫生，拿著一碗湯藥行至秀吉的榻前。當他看見昏迷的秀吉時，即連續喊了數聲。

秀吉逐漸地醒轉過來。

那位年輕俊秀的醫生見狀，即放低聲音說道：

「殿下，我是不久之前自葡萄牙返國的醫生。根據我觀察的結果，殿下之所以一直不曾好轉的原因，是由於所服用的藥方和治療的方法不當。我之所以如此說，實非有意毀謗諸名醫……，而是由於我曾經於葡萄牙治癒如殿下一般的痾病——。」

他說話的態度和語調具有相當的魅力，因此，立即吸引了秀吉的注意力。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三好清海。」

秀吉以熱潤的眼睛，注視著對方端正的眉目。突然，他覺得年輕人的容貌，好似曾經見過般的熟稔。

「那麼，你想用何種方法治療呢？」

「首先——。」

年輕的醫生微笑地看著秀吉。

「熱水——？」

「我需要一些熱水。」

諸名醫一向禁止秀吉用熱水擦拭身體，故而，秀吉聞言，頗爲驚愕。

「你說我可以洗澡，而一點也不礙事？」

「清淨身體之後，殿下的心情自然會爽快舒暢。」

「那是當然的。但是，醫生們不允許我如此作。」

「如果殿下願意的話，我已經準備好。我將會好好地侍候殿下。」

於是，自稱是三好清海的年輕醫生，即抱起骨瘦如柴的天下人，避過豐臣家人的耳目，似一陣疾風般地奔至浴室。

然後，動手脫去秀吉的衣服。當秀吉像枯木般的老軀被放在浴室的地板上時，年輕醫生的態度立即轉變了。

「太閤殿下，你可還認得我？」

「……？」

「殿下可是久病昏瞶，以致想不起來嗎？」

「你……你是誰？」

本已臨近垂死邊緣的秀吉，在對方似利刃般的眼光注視下，骨瘦如柴的裸露身軀，頓時無法動彈。

「我是十五年前被放入油鍋煮的大盜—石川五右衛門的獨子。雖然，我被送至高野山當和尚。但是，青蛙子終究還是會變成青蛙的。所以，我立誓成爲比父親更高超的大盜之後，首先所要做的事，即是取你天下人—太閤殿下的性命，以報不共戴天的父讎。今日，我來此的目的，即是殺你，以完成宿願——。」

接著，他又說道：

「同時，我也要秀賴的身體。我要將他賣與德川內府。」

秀吉聽到年輕人的話後，立即感到一陣目眩。

「請您高抬貴手吧！請您千萬不要如此作……。」

秀吉雙手合掌地懇求著。

「貴爲太閤殿下的你，竟然也有求人的一日。」

「不！不——」秀吉頻頻搖頭喊道。

然後，秀吉又急切地說道：

「我願意將軍費完全送給你。」

「軍費？眞的嗎？」

「是我隱藏於某處的軍費，足以養活三百匹荷馱。……我對於內府、大納言（利家），以及老一輩的五奉行，都無法完全信任。因此，有關軍費的隱藏處，他們之中並無人知曉。」

「你隱藏於何處？」

「倘若你果眞是大盜的話，那麼，你自己去找出來。……我過去曾自戰功中，獲致忠義旗本（武士的第一級）賞賜一百把正宗的武士刀。而這一百把刀，都附有相同的護手。任何人只要割開護手，即可知道軍費的隱藏處。…這個秘密，我只在交待給秀賴的遺書上提及。我原本是希望秀賴在十五歲時，將那一百把刀送還給一百名的旗本。然後，要秀賴將那一筆軍費挖出來。……我說的都是實話。倘若你能夠搶先奪到護手，那麼，軍費就完全屬於你。……請您高抬貴手！不要將秀賴賣於內府吧！」

秀吉匍伏在三好清海的腳跟前哀求著。

「好吧！秀賴之事我答應你。……但是，父親被你用油鍋煮的債，我還是要向你討還的。」

三好清海說畢此話，立即抱起秀吉，將他丟入檜木做成的浴槽內。然後，將秀吉的身體用力按在冷水中。

半刻之後，失去知覺的秀吉，又躺在原來的被褥上。

自此夜起，秀吉卽一直昏睡著。偶而秀吉也會稍微清醒一下。但是，清醒時，僅是胡亂地說著一些毫無意義的話。

五日後——八月十八日丑時，此位一代的英傑，僅說了一句「……誓文」，卽結束了他六十三歲的生命，而變爲地獄裡的不歸之客。

4

在關原決戰不久之後，石田山城卽被擊敗。於是，天下完全歸於德川家康。而和平的時刻也跟著來臨了。隱居在高野山麓北谷九度山的眞田昌幸和幸村父子，也過著平靜安穩的日子。

原已離散的一族—郞黨，此時雖然又再度出現，而且已擁有數十名的家眷。但是，他們並沒有練兵備戰的迹象。所有的人都忙著從事於幸村所發明的一種結繩工作。此種結繩非常堅實，故而，一時四方的訂單群湧而至，以致造成一種供不應求的現象。此種結繩卽是一直流傳至今的眞田繩。

某日，有一個武將至昌幸父子的隱宅拜訪。他騎著一匹白馬，而後面跟隨著一名郞黨，模樣非常地威風。他就是宇善多秀家的謀臣明石掃部助全登。

於關原之役時，宇善多秀家爲西軍的首腦之一。但是，他的所有戰略，都是明石掃部助全登一手策劃的。

自備前美作發兵，與石田三成的軍隊會合，攻陷了伏見城。爾後，佔據伊勢，再向關原展開攻擊。當先鋒部隊於福田畷與東軍的勇將中村一榮作戰時，出奇策擊敗對方的，卽是掃部助全登。而後來，宇喜多秀家的軍隊，能夠擊退驍將福島正則的兵馬，也是歸功於掃部助全登優越的才幹。

當西軍被擊退之後，主君秀家有意前往攻擊，曾經背叛他的小早川秀秋爪牙時，掃部助全登嚴加勸阻，他忠告主君秀家從長計議，以力圖富強爲要務。同時，並安排主君秀家前往岡山避難。

送老主君之後，掃部助全登遂與數十名士兵，共同抵擋追殺而至的敵軍。直待主君一行人的身影，消失於遠處的山蔭下時，掃部助全登方另尋生路，而衝破重圍逃走。

當掃部助全登偸偸潛回備前時，發現四周的景物，已是一片蕭條淒涼。原來，守候於備前的士兵，於發現主君秀家的行踪不明後，卽失望地離散了。於是，掃部助全登卽離開備前，而趕往岡山城。但是，整個的岡山城內，已經遭受過一場刼掠。在不久之前，有一群土寇攻入岡山城

，將倉庫裡的金銀、穀物，以及所有的器皿雜物，都全部奪走，致使整個岡山城變成一座空城。

自此以後，掃部助全登卽潛居於備中的足守。

在當時有如天上繁星之多的武將中，他們所擁有的軍師，只有三個人有超群的智略。他們卽是上杉景勝的家臣直江山城守兼續、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明石掃部助全登。他們都是屬於西軍方面的軍師，經常出奇略打擊德川的勢力。

西軍敗退之後，由於上杉景勝只是遭到德川取消封號，被送往米澤的地方，故而他的家臣直江兼續也沒有受到懲罰。而且，相反地，德川還賜予直江兼續五萬石的封位。但是，其餘的兩位，却沒有直江兼續的好運氣，而變成四處流浪的人。

於是久別重逢的掃部助和幸村，卽促膝長談。當他們聊及四方山的事情時，無意中說道：

「據說在數日之內，江戶中納言（德川秀忠）卽將成秀賴公之舅……」

幸村聽到掃部助的話後，僅默默地注視著掃部助。因爲有關此項傳說，他早已知曉了。

是年春天，德川家康前往拜謁征夷大將軍。於是，源氏長者遂擔任了淳和院和獎學院的職務，同時，並獲致使用牛車兵仗的特權。

從此，德川家康卽成爲名符其實的天下人。

進而德川卽利用此種機會，將秀忠之女千姬許配與豐臣秀賴。

是時，秀賴方十一歲，而千姬僅七歲。

「姬君於今、明兩日內，自江戶抵達伏見。然後，再乘船前往大阪。而擔任姬君遠行的護衞，卽是黑田長政和大久保忠鄰。他們帶著三百件的弓、戟、鐵砲——」

「……」

「你認爲如何呢？左衞門佐先生。我有意於途中將姬君綁架——」

掃部助絲毫不加掩飾地說出。

幸村聞言，思索了片刻，才緩緩說道：

「企圖阻礙他們的婚事，實無多大之意義。」

「綁架姬君不僅能夠使內府難堪，而且，也能夠使大阪城的片桐市正驚恐。有此結果，還說無意義嗎？」

掃部助的嘴邊雖然掛著微笑，但是他的眼睛裡，並沒有流露出笑意。

「卽使今日再使天下大亂，也無法使破敗離散的豐臣家，回復至從前太閤時代的局面。」

「不錯——大阪內城如今已無能人。但是，在野尙有

心人。」

「譬如說——？」

「在此地的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和明石掃部助全登！」

掃部助一邊如此說著，一邊卽以銳利的眼光注視幸村。

幸村看到掃部助臉上所流露出凜然氣勢，不禁由衷地感到欽佩。但是，他警惕著自已，絕對不能如此輕易地被掃部助的話動搖。

對於德川家康的心性和爲人，掃部助和幸村是最爲淸楚的。

家康是一個六親不認的殘酷人物。他爲了奉迎織田信長，而將自己的兒子秀康殺死。而且，他又爲了與秀吉謀合，將自己的女婿北條氏直殺害。

家康之所以要將孫女許配與秀賴，目的是使大阪城疏於防備，是一種政略性的手段。

而掃部助企圖阻礙此門親事的主要目的，卽是打擊老謀深算的德川家康。同時，亦可振奮在野曾經受過豐臣家恩惠的人。

對幸村而言，倘若他冒險從事此項綁架計劃，那麼，他在九度山製造眞田繩之事，卽可看出，並非毫無企圖。而且，幸村一旦參與，他的所有實力，將會完全暴露。

掃部助目睹幸村不爲所動，卽不再勉强幸村參與綁架千姬之事，而改變話題說道：

「你以爲在野有人，而缺乏軍費是嗎？」

「那麼，你有資金的來源嗎？」

幸村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掃部助。

「有！」掃部助胸有成竹地頷首說道。

「自從關原大捷之後，內府（家康）於九月二十七日，進入大阪城拜謁秀賴公，而且一直逗留於西丸。家康逗留於西丸的目的，是誇炫自己出動天下大名，而搶奪太閤權勢之事。非僅如此，同時還企圖搜索故太閤暗藏於大阪城內的大筆軍費。」

「……」

「但是，內府始終沒有發現軍費，此對於大阪而言，實是一件相當幸運的事。……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聽說太閤的軍費，是隱藏於一百把正宗武士刀當中的一把。那一百把刀是太閤生前受到各旗本獎賞戰功之物。所以，我認爲太閤交與秀賴的遺書上，一定有提及此事。……相信不久之後，軍費必定能夠成爲我們的。」

掃部助的一番話，對於幸村而言，是他初次聽見的大消息。

於是，幸村暗自思忖著。

——太閤臨死之前，對於如何保護他的兒子秀賴，一定有所安排，因此，軍費之事，極可能卽是太閤保護秀賴的方法之一。

換言之，卽是——。

爲了不使驍勇的旗本們離開秀賴的身邊，因此答應在秀賴長大之後，將一百把的正宗武士刀送還給他們。

接著，掃部助又說道：

「在那一百把刀之中，隱藏著軍費的秘密。所以，要秀賴在成年之後，檢查一百把刀。」

於是，幸村不禁又想到。

——太閤所隱藏的軍費，可能數目相當可觀。而且，此一百把正宗的武士刀，具有極大的連鎖作用，使一百名聚集於秀賴之下的驍勇旗本，發揮極大的力量。

「本來，我對於此事只是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但是，最近我相信此事是完全可靠的……近半年來，有一名類似和尚的海盜，徘徊於大阪城中，他對每一位旗本加以襲擊，盜取他們的佩刀。所以，我突然想到，那名盜賊的目的，可能是盜取那筆軍費。」

「……」

「左衞門佐先生，如果此事是事實的話，你有何打算？」

「……」

掃部助再度以銳利的眼光凝視著幸村。但是，幸村仍然是一副溫和平靜的神色。對於掃部助的話，也不曾再予以作答。

當掃部助辭別幸村之後，未幾，自幸村的寢室內突然響起一陣金鈴的淸脆聲音。

旋卽，猿飛佐助的身影卽出現於庭院裡。

佐助緩緩地走近寢室的旁邊。

「大人，您叫我嗎？」佐助出聲問道。

於是，自映著斑駁樹影的紙門內傳出幸村的聲音。

「最近，你是否聽說過，大阪市中出現一個僧賊，專門搶奪豐臣家旗本的佩刀？」

「我聽說過了。」

「那麼，你前往將他生擒回來吧！」

「是！遵命！」

佐助毫不遲疑地一口應允。然後向幸村作一鞠躬，而慢慢地向外走去。

5

自從掃部助至九度山拜訪幸村後，又經過了數天的時間，九度山依舊如昔日一般地平靜。但是，某夜——

將近三更時分，在大阪城北面的追手門旁，出現了一個戴著斗笠的武士，佇立片刻之後，即朝著天王寺的方向行去。

該名武士是一個魁梧的大漢，但是，行走時却不曾發出任何的聲響。在皎潔的月光下，只見他的寬大斗笠在空中迅疾地向前滑行，而不曾看見他大步疾走的身軀。

以行家的眼光看來，該名大漢所使用的步法，必是一流兵法者經過長年修練而學成的一種步法。學成此種步法者，可以晝夜不休地，以同樣的步速，行走於任何險峻的山坡。而且，以此種步法行走，可以使體力的消耗量，減至最低的限度。

此種步法，是上半身挺直不動的一種移行方法。

因此，該名武士於行進之中，他的斗笠不曾動搖過。

未幾，他來到了寺院的圍牆邊。

瞬間——。

一個白影自右側的山門上躍下，在該名武士前方丈二遠之處站定。

在月光下，只見躍落之人，打扮成從前叡山僧兵的模樣，以袈裟裹著頭，一隻手握著大薙刀，脚穿著一雙單跟的高木屐。

但是，非常奇怪地，該名不速之客脚上所穿的木屐，與一般的木屐有著極大的差別。他的高跟木屐不僅只有單跟，而且跟的方向也與普通木屐的跟方向不同。

「參見！」他高聲大喊一聲，然後，將大薙刀豎起。

「我要你腰部的大刀。」怪客如此對著武士說道。

武士聞言，即自斗笠中說道：

「聽說你已搶了十七把大刀。」

出乎意料地，自斗笠中傳出的聲音非常地清晰。

「凡是豐臣家百騎旗本的大刀，我全部都要！」

「你的口氣未免太狂妄了吧！不過，我手上的大刀，你是無法奪走的。」

「你走著瞧！」

「我並非百騎旗本之一，我是片桐市正且元大人派遣來的兵法者，是專程來阻止你搶刼的人。」

「我是天下的大盜，我並不怕受人僱用的兵法者。……趕快報名來吧！」

「一刀齋伊藤景久。」

「嗯！原來你就是伊藤一刀齋。很好！來吧！」

說罷，僧賊將左脚跨出一大步，然後，在頭上揮舞著大薙刀。

伊藤一刀齋見狀，只將斗笠緩緩地摘掉，而不曾拔出刀來。

伊藤一刀齋注視著僧賊的架勢。

——嗯！可能會使出飛翔之術。

由於伊藤一刀齋察覺對方將使出飛翔術，故而不曾拔刀。飛翔之術，即是舉刀自頭上飛過砍下。

「看招！」

僧賊大喝一聲，旋即，將大薙刀拿起，像揮舞麻莖般地輕輕耍弄著。企圖嚇阻伊藤一刀齋。

但是，伊藤一刀齋並不怕此種威嚇。

伊藤一刀齋仍然沒有拔出大刀，而只是冷靜地等待著。

一刀齋此時正值四十之齡的壯年期，他已經修練成了無想神妙的刀法。

三年前，當一刀齋尚在京師時，曾參與木劍比賽，他將一名叫作坂田的兵法者擊敗，同時，並奪去了坂田的一隻眼睛。

坂田於比賽之前，曾經與一刀齋約定，一旦落敗，他必定拜一刀齋爲師。但是，坂田在落敗之後，却懷恨在心。而且，一直伺機向一刀齋報仇。

一刀齋於別宅置有一位美妾，深受一刀齋的寵愛。不僅容貌姣好，而且，氣質也非常的高雅。一刀齋經常去找愛妾，在一刀齋的心裡，時刻都惦記著愛妾。

但是，愛妾却被坂田所誘惑，而背叛了伊藤一刀齋。一夜，愛妾在坂田的嗾使下，用計將一刀齋灌醉，然後，將一刀齋所使用的大小刀藏起。一切安排妥當之後，坂田即帶領著七、八名夥伴，前往暗算一刀齋。

是時，正值炎夏之期，故而，一刀齋掛著蚊帳睡覺。

於是，坂田一行人潛近一刀齋的床前時，即先行砍落蚊帳。一刀齋立即驚覺地伸手摸向枕邊，但是，枕旁的大小刀已經不見了。

因此，當敵人自前後左右砍殺而至時，醉薰薰的一刀齋只有拚命地躲閃。最後，他極不容易地躲出了蚊帳，而隨手抓起酒杯和碗盤向著敵人丟去。然後，又趁機自敵人的手裡，奪過一把利刄，快速地將敵人全部消滅。

一刀齋得到此次的寶貴經驗後，即創出一種極意無想刀法。此種刀法，即是人體本是無刀，而與敵人對陣時，亦不曾帶刀，以身體爲刀應付對方的攻擊。同時，並以無刀架開對方所砍殺而至的利刄。此外，此種刀法還有一點極爲重要，倘若對方是一流的高手時，無力是無法防範對方的利刄，而且，心理必須認定自己是無刀。

人天賦具有防範災害來臨的本能，雖是夢寐之際，足癢亦不致伸手搔首。當足癢時，必定是伸手搔足，而首癢時，則搔首。此是人的一種天賦本能。

因此，當敵人來襲時，自然會反射性地伸手拔出腰際的佩刀防範。換言之，無論自己是否有刀，會立即下意識地伸手取刀。不過，一般人於臨敵之際，都忽略了本身具有的防範天賦，以致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而一刀齋所創的無想刀，即是利用此種本能迅速拔出無形刀。

故而，當僧賊和一刀齋對陣時，一刀齋只須如嬰孩般無心地等待著對方攻擊。而且，在此種等待的情勢下，一刀齋的刀雖然還在刀鞘裡，但是，一刀齋已經佔了優勢。

一刀齋的無想刀法，對於一般的一流兵法者而言，仍是一種極不容易對付的刀法。但是，面對著一刀齋的僧賊，對於自己的飛翔之術，却有著絕對的信心。

因爲——。

他的單跟木屐卽是刀刃。平時，在跟刀的外部附有鐵鞘，以便利於行走。在對敵時，於使出飛翔術之際，用力一蹴地面，鐵鞘卽自行脫落，而兩足上之木屐頓時變成凶器。然後，將手上所握住之大薙刀猛向對方砍去。

於此之際，對方必然忙於招架他所砍下的大薙刀。可是，在砍下的瞬間，高木屐下的跟刀，同時亦迅疾地朝向對方的臉、喉、肩、胸等部位，展開猛烈的攻擊。

砍下的大薙刀，以及左右高木屐下的跟刀——此三種凶器一併攻擊時，無論是如何高超的兵法者，亦無法躲開。因此，伊藤一刀齋雖有極意無想刀法，但是，亦可能無法防備此種凌厲的攻勢。

「一刀齋！如何！」

僧賊以一種勝利的姿態向一刀齋大聲喊著，旋卽，又將雙足就地一蹴，把身體騰上空中。

此時，僧賊雙足上的高跟木屐，已經脫掉了跟刀上的鐵鞘。

伊藤一刀齋見狀，立將身體迅速地跟著移動。

瞬間，勝負卽告分曉。————

僧賊自六尺高空中砍下的大薙刀，已經自護手的部位被砍成兩半。同時，另有兩把刀、七寸長的大反刄急遽地跳彈上高空。

而在一刀齋前方六尺遠的僧賊，此時雙足上的高木屐已經不見了，僧賊赤著雙足站在該處。………在他的手上，還握著被砍成兩半的刀柄………。

反觀另一方的一刀齋，在他的脚旁赫然躺著僧賊的一雙高木屐。而且，非常奇怪地，兩隻木屐竟然互相嵌夾著。換言之，卽是木屐下的兩把跟刀互相插入左右的木屐—。

此是一刀齋出神入化的刀法所致。原來，一刀齋目睹僧賊於空中飛翔的一雙高跟木屐，變成二把利刄時，立卽

拔出刀迎戰。當在他右手拔刀之際，同時，左手也取下刀鞘。然後，一刀齋以右手上的刀砍斷大薙刀，而且迅疾地揮落僧賊的一雙高跟木屐，並使之互相嵌住。這些動作只在一瞬間，卽被完全使出。

一刀齋冷漠地瞪著前方抖顫不已的僧賊，而說道：

「三好清海入道，想不到你也有今日的下場吧！」

僧賊握著折斷的刀柄悶哼一聲：

「……嗯！」

旋卽，卽倒在地上，而揚起了一片灰塵。僧賊倒地之後又呻吟著向後爬了一步。

一刀齋見狀，立卽向前行近一步。

正在此時——。

自山門上突然拋出無數的繩索，它互相交錯成一張紡緶的大網，將一刀齋緊緊地包圍住。

於是，一刀齋立卽發揮他的無言氣功，頓時，白刄急速地旋轉起來，不消片刻，所有的繩索卽被全部砍斷。但是，繩索被砍斷之後，自切口處却噴出白煙，而很快地將一刀齋困住了，不過，一刀齋在此種情形下，並沒有露出驚慌之色。而且，也不曾企圖跳躍至煙霧之外，因爲他認爲自己的頭上，或許正有敵人等待著攻擊。故而，他只是鎭定地閉上雙眼，屏住呼吸，靜待煙霧的消散。

片刻之後，煙霧卽逐漸消散。於是，一刀齋緩緩地睜開雙目。但是，僧賊已經不見了。

黑夜過去了，當東方剛剛露出魚肚白時，在一座寺院內的一棵杉樹下，綁著僧賊三好清海入道。而站在他面前的是猿飛佐助。

「你想要對我做什麼？」清海入道怒目吼道。

「不做什麼。我要帶你去見我的主人。」

佐助看到三好清海入道如此兇惡，不禁感到一陣困惑，而不斷地眨著眼。

「你的主人是誰？」

「我的主人，就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先生。………如何呢？清海入道，你想不想作他的部下？」

「呸！作夢！」

清海入道氣憤地向著佐助吐口水。

「我是天下第一大盜石川五右衞門的獨子！眞田幸村算是什麼東西！竟然敢要我作他的部下，呸！他小子也配？作夢！」

佐助聽到三好清海入道如此惡狠侮罵的話，心裡非常不高興。

「你說什麼？你竟然敢罵我的主人是小子！」

佐助說罷，順手賞了清海入道一記耳光。但是，立即他就察覺自己過於激動了，於是不自在地皺皺眉頭。

「只要你見過我的主人之後，你就會知道他是不是小子！」

原來，佐助在擒回三好清海入道後，看見他俊秀非凡的儀表，內心裡一直存有相形見絀的自卑感，因此，他對於自己由於過度激動以致失態的行爲，感到非常羞慚。

柳生新三郎

1

慶長三年秋——。

當太閤秀吉在伏見城，即將結束他波濤萬丈的六十三年生涯時，在大和國神戶的小柳生城內，同時也發生了一件極其不幸的事。

城主柳生石舟齋宗嚴之女志摩，於舉行婚禮的兩三天前自殺了。

志摩是經由數年前在德川家康任職的兄長又右衞門宗矩作媒，而預備嫁與秀忠的一位家臣。

是晨，志摩即將自小柳生城出發，而前往京都紫竹村鷹峰的德川家康陣屋，舉行結婚的儀式。

當石舟齋正站在沐浴於朝曦裡的山寨上，向著遠處眺望時，突然他的部下前來通報，於是，石舟齋儘速地奔回志摩的房間。

石舟齋進入志摩的房內後，立即發現志摩早已氣絕。志摩以自己的懷劍，對準喉嚨刺入，而趴伏於書案上。

但是，書案上並沒有任何的遺書。

當石舟齋抱起志摩時，突然間楞住了，原來，在志摩的臉上，呈現出一種極其痛苦的表情。通常決定自絕的人，於死後所呈現的臉容，是不應該如此痛苦悲慘的。所以，石舟齋在看到志摩的死狀時，不禁爲之愕然。

稍頃，石舟齋才想起手上仍然抱著的志摩，於是，預備將她移至床上。但是，此時，石舟齋又發現了一件可疑的事。原來，自志摩衣服的下擺處，散發出些微的臭氣。

於是，石舟齋將志摩放入床中之後，即示意其他隨同趕來的部下離開。然後，將手伸入志摩的腿間，而沈思了片刻。

爾後，石舟齋即轉身向著門外擊掌。未幾，門廊處即出現了一個侍女。石舟齋立刻囑咐該女，前往叫喚次男新三郎正嚴。

片刻之後，新三郎即悄然地來到了志摩的門外。新三郎雖然長得極爲俊挺，但是，却給予人一種陰沈的印象。因爲，在這一位二十八歲的年輕兵法者臉上，無論是額、眉、雙眸、鼻樑、嘴角、都流露出一種類似霜刃般冰冷的氣質。

新三郎在門廊上默默地注視著石舟齋。於是，石舟齋先行開口說道：

「本來，我以爲在柳生家的血統裡，沒有任何作惡的

孽種。想不到你竟然是一個狂肆之徒！」

新三郎聞言，並沒有作聲。

「自從你生下來之後，處處都表現出一種驕傲放縱的特質。所以，我一向認為你將來長大後，必定能夠成大器。如今看來，我這個作為父親的人，當初眞是錯看你了。……你竟然連自己的妹妹也加以侵犯，眞是成何體統！而且，你在侵犯自己的妹妹後，又將她安排成自殺的模樣，而加以殺害。你的心性眞是禽獸不如，天下再也沒有比你更為暴虐殘忍的人了！」

石舟齋之所以認定新三郎是殺害志摩的兇手，並非沒有根據。一個月前，石舟齋曾經親自目擊了一件事——

某日，石舟齋於行經新三郎的房外時，無意間聽到房內有志摩的哭泣聲。於是，石舟齋立即自窗戶的間隙向裡窺視。是時，天色已不早了。但是，房內的情形，仍然能夠看淸。只見新三郎沈默地盤坐著，而志摩俯伏在他的前面。石舟齋看見此種情形，心中頗為困惑。於是，他再度仔細向裡瞧，志摩的模樣頗為凌亂，似乎非尋常之態，因此，石舟齋覺得事有蹊蹺。

正當石舟齋在窗外窺視之際，新三郎同時也察覺了窗外有人。於是，新三郎以冷冽的眼光投向窗戶。石舟齋在新三郎發覺自己之後，即悄然地離開了。但是，自此之後，一種難以名狀的不快感，即一直停留在石舟齋的心中，而不曾消失過。

因此，石舟齋在檢視過志摩之後，立刻聯想起當時所看見的光景，而恍然大悟地明白了，一個月前自己所見到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石舟齋雖然嚴厲地叱責新三郎。但是，另一方面，他對於自己也深責不已。因為，他認為志摩之事，一半是由於自己的疏忽所致。

去年的春天，新三郎突然向石舟齋表示，要將妹妹志摩帶至攝家服務一年，以學習迎接應對的禮節。石舟齋當時由於沒有反對的理由，因此就答應了新三郎的要求。新三郎將志摩送往京師後數日，即自行返回小柳生城。他告訴石舟齋，自己已經將志摩寄放在鷹司家的楊梅御殿。石舟齋聽到新三郎的報告後，並不曾有所懷疑。

一個月前，新三郎將志摩接回小柳生城。但不久之後，即發生女兒志摩在新三郎面前哭泣的事。

石舟齋的腦海裡，不斷地湧現過去的許多事情。於是，他開始對於志摩在楊梅御殿服務之事，感到相當地懷疑。他認為志摩或許不是在楊梅御殿服務，而是新三郎的另一種安排。

但是，無論如何，一切都太遲了。

「新三郎！你的惡行既然被我知道了，那麼，你就應該自行作一個解決！」

「你是要我自絕嗎？」

新三郎蒼白的臉頰上，露出一抹冷酷的微笑。

「你作了禽獸不如的事情，難道還想苟活於世上嗎？」

石舟齋憤怒地瞪視著新三郎。

「作為父親的人，並沒有強迫兒子自絕的權利。」

「你說什麼？」

「這件事你一直毫不知情，因此，你也是有責任的！」

「………」

石舟齋聽到新三郎的話後，立即臉色變得極為難看。但是，新三郎在目睹石舟齋的神色後，却冷酷地說道：

「我們兄妹四人，沒有一個人繼承有柳生家的血統！」

2

石舟齋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嫡男新次郎嚴勝，雖然具有出類拔萃的天賦資質，但是，十五歲時，即被備前的宇喜田秀家要求前往服侍主君。翌年，新次郎初次參加作戰，不幸腰部被鐵砲擊中，以致變成殘廢。自此以後，新次郎的前途即告終結了。

次男新三男和三男又右衛門宗矩，一直生長於小柳生城。兄弟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而且，他們的性情也相當地懸殊。在冷酷無比的新三郎面前，溫和敦厚的又右衛門，即好似一個經常受欺負的孩童一般，絲毫不敢加以反抗，或是加以還擊。

數年前，當德川家康招聘石舟齋為嫡子秀忠的兵法教練時，石舟齋即推薦三男又右衛門宗矩前往擔任。石舟齋之所以不推薦天資超群的新三郎前往，而推薦平庸的又右衛門，是有著極大的原因。因為石舟齋認為新三郎冷酷無比的個性，必無法勝任兵法教練的職務，而溫和敦厚的又右衛門，正是兵法教練的最佳人選。而且，石舟齋計劃讓又右衛門將來參加政治活動，因此，極力推薦又右衛門。

以上三個兒子，是石舟齋與由利女所生的。由利女即是石舟齋尚為新介宗嚴時，作為質子的筒井順昭，自大和生駒郡城所攜帶來的女兒。

女兒志摩，是由利女死後，石舟齋與一貧窮農女所生的。

但是——。

新三郎却說他們兄妹四人，無人繼承有柳生家的血統。

不過，這也是事實——。

柳生家的血統，在石舟齋這一代，即告終結了。

以下所要敘述的，即是柳生家繁瑣的譜系　。

柳生家的遠祖是大膳永家春日神社的神職。在後醍醐帝時，由於奸細的顛覆，以致喪失了小柳生莊的領地。而流亡於國外。同時，這一族的庶子，在遭受到變故之後，即進入大和國笠置寺作和尚。而不久之後，他們即加入了衆徒的行列，變成為中坊。

元弘元年，當後醍醐帝受到北條高時的攻擊時，曾經至笠置寺避難。其間，後醍醐帝曾經向寺中的和尚詢問，該地是否有足以勝任守護的武將。中坊聞言，立即走出說道：「在河內國金剛山山麓，有一個名字叫作楠木多聞兵衞正成的人，是一個著名的智將。」後醍醐帝聞言，立即召來楠木多聞兵衞正成，任命他為將帥。由於中坊推薦智將有功，因此，後醍醐帝賜與他小柳生的領土。可是，中坊並無還俗之意，所以，將小柳生之地讓與其兄。

其兄素與一群野武士結交，故而武術極高。因此，其兄後來即變成為柳生永珍播磨守，而且活至一百歲之高齡。他的兒子備前守家重活至八十歲。家重的兒子三河守道永活至七十歲。道永的兒子家實，不僅容貌威武英挺，而且，武藝亦出類拔萃，是一名驍勇的悍將。家實曾經歷經三十餘場戰役，並殺死五百多名的武士。

家實的兒子光家，光家的兒子因幡守重家，重家的兒子美作守家嚴，都是膽識臂力雙全的著名勇將。

美作守家嚴的兒子，即是石舟齋但馬守宗嚴。

石舟齋但馬守宗嚴的前半生，時運最為不濟。

當宗嚴十六歲時，宿敵大和生駒郡的筒井學舜房法印順昭，率領麾下二十萬石的精兵，將還不足七千名的小柳生莊山城團團圍住。於是，新介完嚴帶領二十餘騎前往夜襲忍辱山的順昭本陣，不幸事機敗露被俘。

新介宗嚴被俘虜後的十年間，一直在筒井城作質子。其間，新介宗嚴備受順昭嫡子順慶的百般侮辱。但是，他一直强自克制住心中的怒火，而不曾予以反擊。

後來，新介宗嚴得以釋放。而他在自筒井邊返回小柳生城時，身邊已有妻子同行。他的妻子即是順慶之妹由利女。新介宗嚴返回之後，被稱作但馬守。他矢志向順慶復讐。

永祿二年，筒井順昭病逝，於是，宗嚴與信貴山城的松永彈正久秀互相呼應，而向筒井勢力正式公開挑戰。

永祿八年夏天，松永彈正和三好義繼兩人聯手放火燒

二條御所。然後，兩人又弑逆將軍義輝。宗嚴目睹兩人的胡作非為，心裡非常不滿。因此，立誓己之寶劍不得用於作亂之途。而且，自此以後，他即不曾離開過孤城。

宗嚴將城門關閉之後，即專心致力於修練劍術，對於天下的亂事，完全不予理睬。

是時，宗嚴與其妻由利女之間，尚未有子。據柳生家侍從口中所言，宗嚴和宿敵筒井順慶之妹由利女，僅是表面上的夫妻，而未曾有過夫妻之實。

後來，宗嚴經由南都寶藏院覺禪法師胤榮的介紹，而在自己的山城迎接被稱為劍聖的上泉伊勢守秀綱。是時，宗嚴三十九歲。——永祿十年。

柳生但馬守宗嚴和上泉伊勢守秀綱之間的比武，是所有想要成為兵法者的人，皆知曉的一件事。

宗嚴與伊勢守三次對陣，三次皆落敗。

是時，伊勢守已經是五十八歲之高齡。但是，宗嚴的劍沒有一次擊到他。而且，相反地，宗嚴的木劍反而被伊勢守擊落。

第二次的比武，仍然是在山城舉行。而最後第三次的比武，是宗嚴前往寶藏院的道場，向返回的上泉伊勢守討教。

宗嚴與伊勢守之間的三次比武，宗嚴的木劍三次都是被伊勢守同樣的手法擊落。不過，在第二次的比武之後，宗嚴才感到氣憤懊惱。因為，他認為自己未免太過於疏忽了，竟然兩回都被對方以同樣的手法，擊落自己的木劍。所以，在第二次落敗之後，苦思一夜的時間，想找出自己的缺失之處，以期改進劍法。翌日，宗嚴認為自己已有十成的把握，於是，跑至寶藏院向伊勢守作第三次的挑戰。但是，宗嚴的木劍，又遭到同樣的手法擊落。

宗嚴在第三次落敗之後，即捐棄小我而心甘情願地要求伊勢守，希望伊勢守能夠收他為徒。伊勢守本欲前往西國旅遊。但是，受到宗嚴的一再懇求，因此，只有改變主意，而隨宗嚴前往小柳生城。

伊勢守在小柳生城逗留了一年半的長時間。在那段期間內，伊勢守將他的新陰流奧義，完全傳授與宗嚴。

當伊勢守預備離開小柳生城時，曾經對宗嚴說道：

「劍的極意，是在於無刀。兵法以持劍應付為主，由於持劍，所以必須仰仗劍。持劍時要看劍——換言之，即是持劍者必須處於無刀的心境下。我本人對於此種無刀的理法，亦尚未完全澈底領悟，因此，尚不足以稱為一流之兵法者。如今，我已步入老年。所以，我不再存有希望練臻該種境界。你較我年輕二十歲，正值壯盛之期。而且，柳生家歷代素有長生之名。因此，我希望你能夠專心潛修

，以期日後能宏揚柳生家的永世威名。」

伊勢守說罷，卽與宗嚴約定兩年後再重聚。而後，伊勢守卽離開了小柳生城。

兩年後，伊勢守果然遵照約定，再度前來柳生谷。

於是，宗嚴在伊勢守的面前，展露出兩年苦心修練的成果——無刀致勝的武道深奧，以及神妙劍法。

伊勢守觀看過宗嚴的演練後，立卽讚賞地說道：

「如今你的劍法，可以稱得上是天下無雙的第一流劍法。卽使是我本人，亦無法和你相比。此後，此種兵法可以稱之爲柳生流。」

於是，自此之後，此種兵法只限於一國一人繼承的新陰流正統，卽讓給了小柳生城的宗嚴。

伊勢守又在小柳生城逗留了二個月的時間，然後才離開宗嚴前往他處。

前述的事情，凡是兵法者皆知曉。而且，也是柳生新陰流創造的由來。是一段極爲有名的軼聞。

3

「父親——」新三郎目光冰冷地注視著父親說道。

「父親在四十歲以前，一直沒有兒子。後來，你招聘上泉伊勢守秀綱前來小柳生城，供給他一年半的生活，尊他爲師父，朝夕以弟子之禮相見。是時，母親卽生下嫡男，而不久，又懷有次男。試想，一個志在得到伊勢守神技的劍鬼，怎麼會有時間連續地使妻子懷孕？這不是一件十分令人費解的事嗎？而且，在經過了兩年的時間後，當伊勢守再度出現，他逗留兩個月後，母親又再度懷孕，生下又右衞門。……這些事情應當如何解釋呢？父親！你爲了逢迎伊勢守，而將自己的妻子送給他。你的目的，是爲了想得到伊勢守的眞傳。……對了！還有一點最主要的原因。當父親在筒井順昭城作爲質子時，就已經喪失了作爲男人的資格！」

「……」

石舟齋聽到新三郎的一番話後，臉上頓時起了一陣的痙攣。

「所以，志摩也不是父親所生的女兒。因此，卽使我眞的冒犯她，也不是禽獸不如的罪行。……志摩不願意嫁給德川家的旗本，她一直企圖尋死。由於志摩不斷哀求我，所以，後來我就成全了她的願望。如果說我作錯了，那就是我的同情心給錯了！」

「……」

石舟齋的心裡不禁激動不已，有許多話已衝至嘴邊，但是，最後，他還是强自忍住了。

經過一陣令人窒息的沈默後，石舟齋終於開口說話了。他以一種喑啞的聲音說道：

「你到道場去等我！」

新三郎聞言，立卽作一長揖，而轉身離開了石舟齋。

石舟齋在新三郎離開之後，卽無限感慨地長歎一聲。

——新三郎的話，句句是眞！事實正是如此！

新次郎嚴勝、新三郎正嚴，以及又右衞門宗矩，都是上泉伊勢守秀綱的兒子。

十六歲被綁架至筒井城的宗嚴，於被俘的當日，卽遭受到腐刑，而喪失了男性的能力。原來，筒井順昭企圖使歷代以智勇無雙享負盛名的柳生家血統，至石舟齋一代卽告終結。因此，他對年輕的石舟齋作了殘酷的腐刑。

宗嚴對於自己的遭遇，感到非常地氣惱。宗嚴爲了永遠隱瞞此項無人知曉的秘密，同時，也爲了維護柳生家的名望。所以，他一直設法養育成器的兒子。

於是，當劍聖上泉伊勢守出現時，宗嚴立卽下定決心。伊勢守原本不肯答應，但是，在看到宗嚴的誠摯懇求後，卽非常同情地答應了宗嚴，替他達成不尋常的願望。於是，由利女三十六歲的處女之身，卽獻給了伊勢守。

此項秘密，只有由利女的一個年老侍女知道。

該名侍女在深更時分，將由利女送至伊勢守的房內。而在天亮之前，再將她秘密地接回。

將猶是處女之身的妻子，送給自己的師父，這對於一個失去男性能力的人而言，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

凡是人，在此種情況下，必然會產生嫉妬難忍的心情，宗嚴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宗嚴爲了克服此種難以堪忍的迷亂情緒，遂將全部的精神完全投注於修練劍法。由於宗嚴是爲了壓抑自己的妬火，以致修練時所流露出的强烈霸氣，使得他的侍從們害怕不已。

至於知道秘密的老侍女，後來，當伊勢守再度逗留柳生家，爾後又離開時，宗嚴就派人將她殺掉了。

——新三郎爲什麼會知道秘密呢？

石舟齋對於新三郎知道秘密之事，感到非常地困惑。

繼承伊勢守血緣的三子，雖然，是在柳生谷內長大成人。但是，他們却不曾與天下的局勢脫離過關係。

當曾經與宗嚴並肩作戰的松永彈正，遭到足利義昭的滅亡後，宗嚴卽失去了扶持。而不久之後，柳生家的領土，也遭到足利義暉的佔據。

後來，宗嚴受到織田信長的招聘，而投在他的麾下。

可是，不久之後，信長卽在本能寺的兵亂中死去了。因此，宗嚴只有遠投九州的大友宗麟。大友宗麟贈與宗嚴三千石的扶持。但是，數年之後，大友家遭到島津氏的侵略，

於是，宗嚴的扶持又告中斷。

爾後，豐臣秀吉的異父弟大和大納言秀長進入大和，將宗嚴的領土完全予以沒收，致使宗嚴變成一個平民，只有住在他所唯一留下的山城裡，當時，宗嚴的大部分家臣都離開了他的身邊。唯獨有一族郎黨留下來開墾山林，過著非常貧窮的自給自足生活。

自此，宗嚴所剩下的唯一寶物，即是自己的兒子。嫡男新次郎已經不知去向。而次男新三郎和三男又右衞門，在劍法方面，都表現出特別突出的天賦，因此，宗嚴的內心裡，感到相當的滿意。這也是他唯一能夠獲得的安慰。後來，又右衞門擔任德川秀忠的兵法教練，受到五百石之封位。於是，宗嚴即趁此機會，改名爲石舟齋。

宗嚴之所以改名爲石舟齋，是因爲自己三度失去領土，他對於自己處理事情的不高明，感到非常羞慚的一種諷喻。他認爲自己雖掌握著兵法之舵，但是，却是無法渡過世上波瀾的石舟。而且，他又認爲兵法雖然遭致沈淪，但仍舊是極爲寶貴的。所以，自己雖是無法渡過世上波濤的石舟，但終究是一艘永世不滅的石舟。

石舟齋目睹新三郎和又右衞門的兵法天賦後，即暗自認爲，將來柳生家的武勇威名，必定能夠重振。

．於是，已是七十高齡的石舟齋，所唯一剩下的一件事，即是傳授給新三郎「柳生流印可」，以及上泉伊勢守傳給自己的「新陰流相傳之書」，和「新陰繪目錄」。

然而，此時的石舟齋却遭到了嚴重的打擊。因此，他在不自覺間，又回憶起自己過去的不幸遭遇。

在森嚴寂寥的廣大道場中央，新三郎靜靜地等待著。但是，不久之後，出現在他面前的，却不是石舟齋，而是高弟中的俊傑田邊三十郎。

田邊三十郎與御堂達也，同時被稱爲柳生谷的龍虎俊傑。田邊三十郎是時方二十三歲，可說是一條年輕的龍。十年來，新三郎皆以田邊三十郎，作爲練劍的對象。所以，他知道田邊三十郎勤練的功夫。而今日，他們即將在道場上以眞劍作一較量。

田邊三十郎在離開新三郎前方丈二遠的地方，跪坐了下來，然後，他說道：

「我奉命前來與公子作眞劍的比武。」

田邊三十郎在說話時，臉上的表情，異常地僵硬。

新三郎在聽完田邊三十郎的話後，即無言地頷首地站起。田邊三十郎見狀，亦立即站起身來。

「抱歉！」

田邊三十郎說罷，即先行拔出佩刀。此是屬下對於長

上的一種禮貌。

新三郎注視著田邊三十郎的架勢，緩緩地說道：

「你用不著對我客氣，三十郎——」

說罷，立即將腰際的長劍取下，然後以左手握住。

田邊三十郎在看見新三郎刀刃向下的架勢後，眉間立即微微縐起。稍爾，田邊三十郎喊道：

「公子！手下留情是一種侮辱！」

「我才不會手下留情的！」

新三郎說罷，微微一笑。

正在此時——。

御堂達也悄然地來到了新三郎的背後，他在離開新三郎約莫六尺遠的地方站定。

新三郎對於背後的動靜，不曾予以絲毫的理會，而立即採取左半身的姿勢。他將握在左手的劍，保持劍口朝下的姿勢。然後他瞇起雙眼，而靜靜地佇立於原地。

田邊三十郎見狀，立即以抬身的姿勢，將劍口稍微抬起。

田邊三十郎雖然聽見新三郎說他不會手下留情，但是，他在看到新三郎的劍口朝下時，立即認爲新三郎有意對自己手下留情。因此，他不便先行動手，而只有靜待新三郎先行攻擊自己。

另一方面——。

由於石舟齋的命令，是將新三郎殺掉。因此，名義上是新三郎與田邊三十郎的眞劍比武。而事實上，御堂達也却奉命於背後伺機襲擊新三郎。

石舟齋認爲新三郎的劍法雖然超群非凡，但是，在柳生谷龍虎俊傑的前後夾殺下，必然難以逃生。

在比劍之前，田邊三十郎和御堂達也，在石舟齋的面前，各自抽了一張籤，以決定夾殺的前後位置。其中，自正面攻擊新三郎的人，他的死亡機會較大。

換言之，田邊三十郎必須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換取御堂達也自新三郎背後成功刺殺的機會。

但是，未料新三郎却擺出了手下留情的姿勢，以致田邊三十郎不便先行動手。

……此種對峙，持續了半小時之久。

在新三郎背後的御堂達也，突然向前跨近了一步。

由於御堂達也他不曾看見新三郎劍口朝下的姿勢。因此，當他看到田邊三十郎一直不出手時，立即就緊張起來，而沈不住氣地逼近新三郎，預備向新三郎的背部偸襲。

霎那間——新三郎的右手，迅疾地動了一下。

而在御堂達也砍殺近身的同時，新三郎保持身體不動的姿勢，迅速將長劍反手刺出。

旋即，新三郎又迅疾地使出逆刄，迎向前面拿著長劍揮砍而至的田邊三十郎。

田邊三十郎在新三郎反手刺出之際，稍微遲疑了一下。這是因爲，他認爲御堂達也自背後襲擊，有失光明正大。因此，在新三郎出招之際，他故意禮貌地慢了一下，以便讓新三郎有從容應付御堂達也的機會。

御堂達也的胸部，被新三郎的逆刄刺得很深，他痛苦萬分地拄住長劍。但是，不久之後，他即無法支持地呻吟著倒地。而田邊三十郎，自下顎至額頭處，被新三郎的逆刀劈成兩半，橫臥在一片血泊中。

新三郎以陰沈的眼睛，漠然地注視著橫躺在地下的龍虎，稍爾之後，他才緩緩地步出道場。

新三郎自此之後，即不曾再返回柳生谷。而且，當他離開山城時，亦不曾回過頭看。

4

自此以後，新三郎正嚴卽音訊杳然。

後來，有一項傳言。據說在金吾中納言秀秋的小早川家，有一個自稱是小柳生五郎右衞門的兵法者寄食著。而那位兵法者所使出的「逆風大刀」，不僅非常怪異，而且，相當地厲害。凡是見過的人，都咋舌不已。石舟齋聽到這個消息後，心中暗自思忖著。

——難道會是他？

石舟齋雖然如此想，但是，他却不曾派人前往探查。

慶長五年九月十五日，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終於在關原展開了決定天下的殊死戰。

是日，柳生又右衞門宗矩和年老的父親石舟齋，一齊率領著二百兵馬參加戰鬪的行列。

這場戰事，德川家康有絕對的勝負。——

因爲，在松尾山佈陣的小早川秀秋，與他早已有了約定。小早川秀秋答應背叛西軍，以協助自己的一方。

於是，此場一分天下的決死戰，在淸晨八點時分展開了。雙方的兵馬，在尚未消散的晨霧中，猛烈地嘶殺吶喊著。根據太田和泉守的記錄。——

「敵我雙方在鐵砲箭矢疾如陣雨之下，衝鋒陷陣。頓時地動天驚，漫天黑烟。當雙方互相逼近時，各執干戈胡亂嘶殺吶喊。而後，又互相放火。整個戰場於是陷於一片火海之中。而日本國卽在此種紊亂的激戰中分成兩半。」

時間已過了午時。

然而，佈陣於松尾山的小早川秀秋，仍然一直按兵不動。

石田三成眼見時機已至，卽按照約定，命令部下放火

。但是，部下在天滿山放火之後，却一直沒有發現秀秋方面出示任何的旗色。而大谷吉繼和小西行長，立刻派遣急使前往松尾山，也沒有得到任何的結果。

但是，秀秋對於德川方面，也絲毫沒有履行約定的迹象。

因此，本來相當沈著冷靜的德川家康，到了中午的時候，也有一點沈不住氣了。當侍衞久留島孫兵衞前來報告道：

「金吾中納言的旗色十分可疑，可能有違背約定的意思。」

家康聞言，立卽不自覺地頻頻嚙咬著拇指的指甲。這是家康自從年輕時代，卽養成的一種習慣。每當在危險的關頭時，他的拇指卽不由自主地伸至嘴邊嚙咬。

事實上，金吾中納言秀秋之所以不曾對西軍或東軍表示旗色，是有著極大的原因。

因爲，金吾中納言秀秋在自已的營地內被制住了。

在半年以前，投靠在秀秋門下的兵法者—小柳生五郎右衞門，以自刄自背部抵住秀秋的頸部，致使秀秋立卽動彈不得。秀秋驚恐地詢問小柳生五郎右衞門的眞正身分，但是，他却回答說自己並不屬於任何的一方。爾後，他又對著秀秋說道：

「你爲了治部少輔（三成），而按兵不動，企圖對德川家康（內府）違約背信，你此種卑劣的根性，實在令人難以原諒！」

於是，自此以後，秀秋和他的重臣及侍衞，卽一步也無法動彈地，在小柳生五郎右衞門的控制之下。

當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雙方的戰況非常激烈時，秀秋卽對小柳生五郎右衞門請示道：

「現在，請您將喜愛的一方旗色出示，好嗎？」

小柳生五郎右衞門聞言，立卽冷笑著反問道：

「那麼，你認爲我應該舉那一方的旗幟呢？」

另一方面——。

焦急的德川家康，終於派遣鐵砲頭布施孫兵衞，前往松尾山探查究竟。

而在松尾山秀秋的營地裡，小柳生五郎右衞門一直不曾指示秀秋出示任何一方的旗色。

不久之後，一個佩戴著兩把劍的武士，自東軍的營地奔馳至松尾山。

「我是德川大人所派遣來的使者—柳生又右衞門宗矩。戰況如此激烈，而且，一直不曾分出勝負。戰前，中納言大人曾經與我家德川大人有約，但是，至今中納言大人，一直不曾履行約定，實在令人感到懷疑。倘若，中納言

大人果眞違背約定的話，那麼，弓矢八幡卽將加諸於大人的身上！」來人在陣地外面大聲喊道。

站在秀秋身旁的小柳生五郎右衞門，聞聽此言後，立卽放下擱在秀秋頸間的利刄。然後，木然地自語道：

「我不能永遠背負著背叛的罪名！」

語畢，他卽離開了秀秋的身邊。秀秋在行動恢復自由後，卽召集諸侍衞隊長前來，而下達了背叛的命令。於是，不久之後，以平岡、稻葉兩隊爲左右先鋒的秀秋軍，卽一路向著西軍的陣地吶喊攻去。而那位自稱是小柳生五郎右衞門的兵法者，是時，坐在一棵巨松的頂端處，自樹枝間居高臨下地觀看著卽將分出勝負的天下爭霸戰。儘管戰況是那樣地激烈，但是，這位兵法者的臉上却不曾有過一絲的緊張或激動，而只看見他的兩道冰冷目光，直視著前方的漫天戰火。

5

話說回來——。

在明石掃部助全登至九度山訪問眞田幸村不久之後，猿飛佐助卽潛入名實具符的天下人—德川家康的府第內，企圖窺探德川家康的動靜。

但是——。

一個多月以來，每夜潛入德川府第的佐助，却一直沒有發現任何値得向主人報告的事。而相反地，佐助在潛伏之中，竟然得以目擊德川的私生活。

——今夜，或許也只能看到內府抱著年增後家。

佐助在心中暗自思忖著。但是，他還是和往日一般地潛伏在內府館內的天井上。

家康的癖好與一般人大相逕庭。他對於二十歲左右的美貌女子，並無絲毫的興趣。他所感到興趣的，是身分卑微的家臣妻子，或是外出途中所遇到的商人妻和農婦。非但如此，而且，每當他瞥見時，卽立刻毫不加以掩飾地說道：

「你的妻子能不能借給我？」

通常，他的要求都能獲致答允。但是，偶而他也會遭到拒絕。不過，他在遭到拒絕時，僅是頷首說道：

「是嗎？」

然後，他卽轉身離開，而不再作進一步的追求。

有時，女子的丈夫會答允道：

「如果大人只借二、三日的話，我可以借給大人。」

而德川在聞言後，卽立刻說道：

「那麼，借給我吧！」

因此，潛藏在天井上的佐助，經常看見德川家康與他

人的年輕妻子，同衾共枕的情形。

但是，家康每當在看到了女子的身體之後，立卽又會喊道：

「糟糕！我以爲你與糕餅一樣，是可以吃的，所以，向你的丈夫借。但是，沒有想到，你竟然是如此黝黑！」

然後，他就爬起擊掌，示意侍衞前來。

「我將此女借給你四天的時間，你可以儘量享受！」

侍衞來到他的面前後，德川卽態度自若地如此說。由於德川的態度非常地自然，因此，佐助目睹之，亦不曾覺得反感。

是夜，原來並不曾抱有多大期望的佐助，在隱藏於天井上之際，照樣地又目睹了德川遣走該名年輕女子。但是，未幾，德川却召喚柳生但馬守宗矩前來。佐助於乍見此種情形之際，頓時全身爲之緊張起來。

關原大戰以後，宗矩於論功行賞之時，被德川封爲柳生本領二千名，而且，又加封千石。

後來，宗矩於就任但馬守之際，同時又擔任將軍家的兵法教練。此時，宗矩正値三十一歲之壯年。

當宗矩來至家康面前時，家康正在吃餅，而且，好似正在沈思何事般地有些失神。半響，他才緩緩說道：

「最近，千姬將會被送往大阪城。」

「是的，我聽說過了。」

「這是我和太閤之間的一項約定。將千姬許配給秀賴。」

「那眞是太恭喜了！」

「這件事一點也不値得賀喜！」

宗矩聞言，立卽驚訝地望著主君。

家康手中的餅，此時已經吃完了。只見他毫無意識地又伸手取餅，然後又沈思著說道：

「我之所以不願意將千姬許配給秀賴，並非由於秀賴本人不好，而是因爲他的母親不好。秀賴的母親不是一個尋常的善良女性，倘若以她作爲千姬的婆婆，無異是將千姬送入夜叉的手裡，千姬必定會遭到她的百般凌虐。」

家康和秀賴之母淀君之間，早已互相交惡。家康一向遠遠地迴避著淀君，而淀君也深深地恨著家康。

此事宗矩也略知一二。但是，宗矩在聽完家康的話後，却認爲是主君自己的過於憂慮。

因爲，秀忠的妻子卽是淀君的妹妹，所以，千姬是淀君的甥女。而且，此時千姬年僅五歲，正値活潑可愛年齡，故而，千姬必定能夠博得淀君的喜愛。

「但馬！」

「在——」

「我想以另外一個女孩代替千姬嫁給秀賴。」

「…………？」

「全大阪城的人，包括淀君在內，都不曾見過千姬的面貌，所以，以別人替代千姬，也不會被發覺。但馬！你是否能夠找得到足以和秀賴相配的女孩？」

「這——」宗矩頗感爲難地說道。

千姬在江戶城出世後，由於家康極欲看見自己的長孫，因此就派了一位奶娘至伏見城，將千姬抱回自己的身邊撫養。故而，千姬從不曾見過自己的父母，而一直跟隨在家康的身邊。

自出生卽不曾見過父母的千姬，自然以祖父家康爲撒嬌的對象，因此家康對於千姬的疼愛，更是與日俱增。而如今千姬却要遠嫁大阪城的秀賴，所以，在家康的內心裡，感到十分地難捨。

宗矩對於主君的此種心情十分瞭解，但是，他也不能因爲同情主君，而尋找一個替身矇騙天下人之一的秀賴。所以，當他聽完家康的話後，感到十分地躊躇不安。

可是，這是主君的命令。

——這也是不得已的！

宗矩終於還是答應了家康的要求。

是時，潛藏在天井上的年輕忍者，看到此種情形，心裡感到十分地氣憤。

——我不能允許你們如此輕易地矇騙秀賴公，我一定要阻止你們尋找千姬替身的鄙事！

片刻之後，但馬守宗矩騎著馬，出了伏見城的乾門。

在滿月皎明夜空下，宗矩的栗色駿馬向前奔馳著，馬蹄在靜寂的小路上發出得得的響聲。突然——

馬蹄聲停止了。原來，當宗矩抵達醍醐三寶院門前時，發現前方的路上，有白刄的閃光。因此，宗矩立卽勒住馬轡停了下來。

——有兩個黑影夾擊一個黑影，夾擊的兩個人已拔出利利刄，而被夾擊的人高舉著雙手。在月光下，依稀可看出該兩名攻擊者是浪人。

突然，坐在馬背上注視著黑影的宗矩，大爲震驚地動了一下。同時，在心裡並忍不住地叫了一聲。

——哥哥！

原來，在月光下，宗矩看到被夾擊者的瘦長身影後，卽立刻認出是自己的哥哥新三郎。

「殺！」

站在新三郎前方的敵人，揮舞著長刀威嚇地吼著。

而新三郎背後的敵人，聳起肩膀變成貓背的樣子，然後刀口朝下地逼近新三郎。

旋卽，宗矩看到新三郎的左手，已握著佩刀在慢慢地運轉迴旋。

——逆風大刀！

宗矩頓時緊張起來了。

不過，宗矩並非唯一的目擊者。在宗矩的後方，還有另一個目擊者站著。他就是自伏見城以六無迅足尾追而來的猿飛佐助。

「呀！」

「喔！」

在新三郎前，後方的敵人，同時運氣躍起。

瞬間——隨著二道白刄的閃光，新三郎腰際的刀已刺出。同時又以瘦身爲軸，作一圓圈的疾轉。

只見新三郎前、後方的敵人猛然地向後疾退。

旋卽，刀光畢歛。但是，正面一人已被新三郎的利刄自下顎至額頭劈成兩半。而背面一人，自頭頂至下顎之處，也已經被劈成兩半。

新三郎以他一閃的迴旋刀，於轉瞬之際，卽殺死了前後夾殺他的兩個敵人。

「哥哥！你眞了不起！」

在後面觀看的宗矩，情不自禁地高聲喊出。

而宗矩後方的佐助，只是一聲不響地，伏身於地面上，靜觀前方的動靜。

6

宗矩和新三郎兩人，已經有六年的時間不曾見過面。但是，新三郎於見到宗矩之際，却絲毫不予理睬地大步離開了。

「哥哥！你住在京都嗎？」宗矩在後面追問道。

但是，新三郎只冷漠地頷首示意，而不曾表示要宗矩隨行。不過，宗矩還是情不自禁地跟著新三郎走。

自幼兄弟二人，從不曾促膝長談過。新三郎總是喜歡孤獨自處，而且，從不與人交談。而宗矩對於冷酷卓越的新三郎，也一直抱著自卑感，以致無法和他深談。

如今，兄長落魄成一個牢人，而弟弟却是但馬守兼將軍家的兵法教練。

因此，宗矩雖然自方才的殺陣裡，看見新三郎的功夫仍然和昔日一般地厲害。但是，在他的心中，已不再存有相形見絀的自卑感。而另一方面的新三郎，於見到宗矩之際，仍然一如往昔般地木無表情。而且，他沉默冷僻的個性，亦不曾有過絲毫的改變。

兄弟二人沿著寺院的圍牆走，在經過了無數道圍牆後，他們終於轉彎走上一條小路。而不久之後，他們在一間

簡陋的茅屋前停了下來。

「就是這裡！」新三郎冷漠地示意道。宗矩看到新三郎的住處，竟是如此地破敗簡陋，不禁感慨萬千。他發覺到兄長和自己，是生活於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裡。

突然，茅屋的小門開了，一個古稀老嫗走出來，向著新三郎鞠躬迎接。

於是，新三郎領著宗矩踏入茅屋內。屋內約莫只有兩坪大小，而且沒有任何的陳設。唯獨地上擺著一個燭台，那暗淡的燭光，却使得屋內看起來更爲簡陋骯髒。

在屋內的一角，有一個破損不堪的屏風被擱棄著。而在屏風的下方，有一條陳舊的棉被隨意地放著。

兄弟兩人交談了兩三句之後，宗矩突然說道：

「哥哥！你還是回來柳生谷吧！父親年紀已大了。」

宗矩明白新三郎由於志摩自殺之事，而與父親發生衝突。後來，新三郎殺死奉命殺他的龍虎兄弟，而負氣出走，因此，宗矩試圖勸解新三郎回心轉意。

「像你如此有名的人，住在這種鄙陋的茅屋裡生活，實在是不太適合的！」

但是，新三郎却冷然地回答道：

「像我這樣的人，本來就應該過這種生活。」

「哥哥！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宗矩話未說畢，突然停住了。原來，他發現屏風下有一個人爬起。究竟是誰在那裡睡覺呢？

宗矩正在思忖之際，只見眼前出現了一個四、五歲的幼女。她對著說話的兩人眨一眨可愛的黑睛，然後，就一逕走向新三郎，而在新三郎的膝上坐下。

該名幼女可愛嬌柔的容貌，與新三郎陰沈冷漠的臉容，構成一種强烈的對比。

「這是哥哥你的——？」

「不，是志摩生的……」

「是志摩生的！……志摩她有男人嗎？你爲什麼不早說！」

宗矩知道妹妹志摩，曾經在鷹司家的楊梅御殿服侍一年。因此，宗矩認爲該名幼女可能是志摩和鷹司家裡的人所生的。故而，宗矩笑著對幼女說道：

「我是你的舅父。……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千草。」

「千草，是嗎？眞是一個好名字！」

宗矩對千草憐愛地說著。突然，宗矩的心中，閃現過一個念頭。

——這個小女孩，具有如此清純可愛的特殊氣質，以她作爲豐臣秀賴的夫人，應該是極爲相配的！

於是，宗矩立刻轉向新三郎徵求道：

「哥哥！我有一個請求。」

停頓了一下，然後，接著又說道：

「這個小女孩，可以讓我帶走嗎？」

「……」

「我想將她帶到大阪城，許配給秀賴公作爲妻子。」

宗矩開門見山地直接說道。

新三郎聽到宗矩的話後，眉宇間立即流露出困惑之色。

「你這是什麼意思——？」

「事情是這樣的……」

宗矩立即向新三郎，詳細說明家康的心意。

新三郎在聆聽宗矩敍述之際，臉上的表情，流露出一種異常的激動。但是，在宗矩說完畢時，新三郎激動的神色却已隱去，而代之以一抹淒冷的微笑。宗矩對於新三郎何以微笑的原因，絲毫不明白。

「好！我答應你！」新三郎突然說道。

宗矩聽到新三郎的允諾，心中非常高興。於是，立即熱切地說道：

「好！既然哥哥你答應了。那麼，我立刻帶千草去伏見城見德川大人。」

「不——」

但是，新三郎却搖頭反對著，然後，他說道：

「今夜帶千草去伏見城，將會有危險發生。」

「哥哥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有人一直跟踪在你的後面，而你却絲毫沒有察覺到。眞不知道你這個將軍家的兵法教練是怎麼當的！」

「……」

「明天早上，我親自將她帶到伏見城。」

新三郎一面說著，一面撫摸著千草的可愛秀髮。

「你將要成爲秀賴夫人了——。貴賤在於天命，一個人的命運，在他出生時早已註定了。因此，別人即使能勉强裝作，但是，最後還是脫離不了他既定的命運。」

新三郎在撫摸千草的柔髮時，突然如此說。這些話非常奇怪，但是，宗矩並沒有發覺怪異之處。不過——

倘若宗矩當時明白新三郎話中的含意，他必定會感到十分寒心。

7

根據當時的記載——。

慶長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將軍孫女與大阪秀賴舉行婚禮。秀賴夫人是自伏見城乘船至大阪城的秀忠公之

女。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

千姬所乘坐的船，足可載重五百石。但是，德川為千姬所準備的嫁粧，由於過於沈重，以致船上只裝載了一部分。是時，岸邊有自西國大名伴隨花轎前來的大久保相模守忠隣警戒著。而且，還有黑田筑前守長政，率領弓槍鐵砲手各三百名，守護於河岸。此外，又由堀尾信濃守帶領三百人先行開路。倘若在航行途中，船隻碰到障礙物無法通過時，該三百名水夫可以進行清理水道的工作。

至於大阪城方面，自千姬將要行經的大手橋開始，至大阪城的城門為止，一路上都舖有白綢，以表示歡迎之意。

可是，船並沒有按照預定的時間，抵達大手橋。而一直延遲至翌日的傍晚時分，才看見船隻慢慢駛近。

原來，千姬的船不知是何種原因，竟然在駛離伏見城尚未至一里之處，停頓了下來。

是時，只看見面如死灰的焦急使者，在船和伏見城之間，往復奔跑了三、四回。而岸邊的警備人員見狀，知道必然發生了何種變故，因此，每個人也都惶恐不安地守著。原來——。

乘坐於船上的柳生但馬守宗矩，在船開出不久之後，即發現原本留在伏見城內的眞正千姬，竟然不知在何時，被人帶到了船上。而預備代替千姬出嫁的千草，却似一陣煙霧般地憑空消逝了。

以替身代嫁之事，由於是一項秘密進行的計劃。因此知道詳情的並不多，只有家康、宗矩，以及侍候千姬的兩名老婢。但是，著手掉包眞假千姬的兩名老婢，却不知在何時，即被綑綁於放置衣服的房內，而遭到殺害了。至於其他的侍女，由於只知道千姬即將上船，故而，都忙於各人分內的工作。

於是，當只有五歲稚齡的小新娘—千姬，穿著雪白的絲綢衣服，頭上戴著綿紗帽，整個臉部都被遮掩住地走出時，家康也以為她就是千姬的替身—千草。

由於此事是暗中秘密進行的，因此，當事情發生變化後，自然不便命令衆多的家臣進行追查。於是，追查的工作，只有由唯一知道內情的但馬守宗矩去做。可是，宗矩馬不停蹄四處搜索的結果，仍然沒有發現千草的踪影。

最後，宗矩只有徒勞而返。

家康面對著跪在地下的宗矩，只是頻頻嚙咬拇指指甲，而保持長久的沈默。

「已經沒有辦法了！看來千姬註定是要成為秀賴的妻子。立刻將船隻開到大阪去吧！」

一段時間後，家康終於打破了沈默的氣氛，無可奈何地如此說。

事實上——。

在千姬所乘坐的船開出伏見城時，猿飛佐助也正背著綁架來的千草，前往醍醐的茅屋。

當佐助背著千草到達茅屋前時，他不曾先行敲門，即自行推開木門進入屋內。

是時，枕著雙手仰臥在屋角的新三郎，乍見有人進入，立即警覺地躍起。旋即，他瞪大了眼睛，凝視著佐助。

佐助在新三郎的凝視之下，只是眨著眼說道：

「我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屬下—猿飛佐助。」

說罷，佐助即放下背瘤上的千草。

「告辭了！」

佐助放下千草後，立即作一鞠躬，想轉身告辭。

「慢著！」新三郎厲聲喊道。然後，接著又問道：

「是幸村指使你去奪回孩子的嗎？」

「不——這是我猿飛佐助自己的意思。雖然這個女孩長得極可愛清純，但是，假的終究是假的，即使坐上了玉轎，也是不會幸福的！……所以，我認為應該將眞正的千姬送至大阪城！」

「忍者！」

新三郎喊了一聲，旋即臉上流露出一抹詭秘的微笑。然後，他接著說道：

「如果此女是眞正的千姬，而在伏見城長大的是冒牌的千姬，你將如何呢？」

佐助聞言，額頭頓時皺起，而眉毛也皺成八字形。他困惑地望著新三郎，他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了？

「你好好地聽著！忍者！……有一男子，原先以為自己的妹妹與自己是同胞的手足，後來他才發現妹妹竟是外人。於是，他情不自禁地動了慾情，而冒犯了她。而且，竟然使她懷了孩子。為了避免他人知道，所以，他就將那個女人送至大津的農家偷偷生產。是時，伏見的將軍家要將江戶中納言的女兒接回，正需一位乳母。於是，那個女人就作了將軍孫女的乳母。而那個男人，在看到同樣吸吮著乳水的兩個女嬰，竟然有著天淵之別的命運時，不禁興起了一陣惡念，於是決定將兩個女嬰加以調換。……最後，終於成功地調換了兩個女孩。」

「……」

「在經過了五年的歲月後，如今假的已變成了眞的，而眞的却變成為假的，這不是很可笑嗎？忍者！——最近，我突然認為眞的應該走眞的的路，所以，我就將她送還

給伏見城。可是，由於你這個忍者的好管閒事，竟然又將眞的送回，而將假的送去大阪城。……哈！哈！」

新三郎說罷，一反常態地高聲大笑。但是，瞬間，他却止住了笑聲，而拔出佩刀。佐助見狀，立即像飛馬般地躍起。

「啊！」

隨著一聲喊叫，佐助的瘦小身軀，卽好似飛鳥般地振翅飛出門外。旋卽，消失得無影無踪。

片刻之後，只見佐助一邊療治著額上的輕傷，一邊卽神情索漠地走在伏見城的街道上。

新三郎所說的話，究竟是眞的？還是假的？佐助的心中一直存疑著。

——如果新三郎的話是事實……。

佐助的嘴不禁鼓了起來。

——那麼，一切的罪過都在我！但是……。

佐助抬頭朝向陽光絢麗的藍空看了一下。然後，自言自語道：

「我是武田勝賴之子的事實，對於如今在此走著的我，並沒有什麼好處！」

一邊說著，一邊佐助卽走向城外。在一片廣濶的野地裡，和無盡的蒼穹下，佐助矮貶的緩慢身影，更顯得渺小，幾乎只是存在於天地之間的一微毫。

百百地三太夫

1

春日的午後，九度山麓的草庵一片寧靜和詳。

草庵裡，左衞門佐幸村正陪同孫子，一齊抬頭觀賞正盛開的一株八重櫻樹。

樹齡已經很大，是一株老的櫻樹。但是，它盛開的模樣，卻使得原本好似在睡眠中一般平靜的鄉野景色。在經過一夜的時間後，竟然現變得極爲壯觀。

幸村注視著盛開的老櫻樹，不禁對它不曾呈現衰敗之色，而感到讚賞。同時，在他的腦海裡，也浮現了一個年老忍者的身影。

突然——幸村發覺茅庵頂上有人。

但是，幸村仍然將銳利的眼光，投注於前方的櫻花樹上，而不動聲色地等待著侵入者的行動。

在此種無言的靜默中，幸村感到一陣冷肅的殺意，自茅庵頂上穿透了過來，全身不禁爲之緊張起來。

瞬間，幸村看見持著兩支忍者戟的佐助，飛騰至櫻樹上兩、三丈高的地方。旋卽，將兩支長戟迅疾地刺入樹幹裡。同時，並盤起身軀，而隱入了花冠之中。

幸村看見花冠搖晃得極爲劇烈，立卽將佩刀的鞘口打開，而緊張地等待著。

花冠在經過一陣劇烈地晃動後，無數的花瓣，卽好似遭到暴風吹襲般地紛紛落下。不久，櫻樹上又恢復了平靜。

突然間——

自花冠中放下一根繩子，繩子上緊縛著一個反手被綁的男人。幸村看到此種情形，不禁莞爾。

但是，當被綁著的人卽將接近地面時，他卻突然猛烈地晃動著，似乎企圖將身體靠近樹幹。幸村見狀，全身不禁爲之緊張起來。旋卽，幸村卽霍然站起。——

原來，那個被縛者自嘴中吐出一種黑色的東西，然後，以頭部猛撞樹幹。因此，幸村大感震驚地立起。

是時，佐助自花冠裡瞧見了，立卽快速地躍下。然後，將仆倒在地下的男人翻轉過身，使他面朝上地仰臥。

「糟糕！」佐助喊道。

該名男子的臉部已經完全潰爛了，原來，方才他將隱藏在假牙內的毒液吐在樹幹上，然後，拚命地將臉在樹幹上塗抹，致使毒液侵蝕整個臉部，而告面目全非。

佐助朝著地上的屍體頻頻眨眼，這是佐助的一種習慣

動作，每當遭遇突變時，他的雙眼卽不自覺地迅速眨動。稍爾，佐助卽抱著氣絕的侵入者，而慢慢地走到站在門廊處的幸村面前。然後，放下手中的屍體，而向著幸村請罪道：

「屬下無能，以致無法將他活捉。請大人原諒！」

說罷，佐助卽自行解開死者的衣服。因爲——。

大部分忍者的背部，都有觀世音菩薩的紋身，只要看到菩薩的面貌，卽可明白其所屬之黨族。所以，佐助未經佐幸村的同意，卽剝去死者的衣服查看。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地，該名忍者背部的紋身，並非觀世音菩薩的像，而是一種非常奇特的人面牛身像。

幸村於乍見該名忍者的奇異紋身之際，並不知道他是屬於何種黨族的忍者。因爲那種特異的紋身，他從不曾看見過。但是，旋卽他的腦海中，又重現方才欣賞櫻樹時，所曾經聯想起的年老忍者。而且，他認爲該名年老忍者，與眼前刺著人面牛身的忍者，可能有連帶的關係。

「佐助，你將他埋好後，來我房裡一趟。」

幸村對著佐助如此命令。然後，卽自行返回屋內。幸村沈思地步至書案前，然後取下書架上的一本畫帖，他翻開來仔細觀看。該本畫帖，是經過詳細調查，而繪成的地圖。

最後，幸村的視線，終於落在地圖上標示著伊豆國的地方。而不久之後，佐助也來到了房內。

此座茅庵，坐落於距離一族製作眞田繩之地，約莫二百公尺遠的地方。是喜愛沈思孤坐的幸村，他所隱居的地方。佐助一直跟隨在幸村的身邊保護，而從不曾讓幸村離開自己的視線。是日，有忍者侵入此座隱僻的茅庵，可說是幸村隱居此處以來，首次發生的事。

幸村知道佐助已經來了。但是，他仍然沈默地注視著地圖上的伊豆國。稍頃，才緩緩問道：

「佐助，你聽過一個叫做百百地三太夫的忍者嗎？」

「恕屬下寡聞，屬下不曾聽說過此人。」

「百百地三太夫已有七十之高齡。他曾經與你的師父白雲齋，爭奪天下無雙的忍術盛名，而最後兩人平分秋色。」

「……」

「他隱居在伊豆的修禪寺，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時間。近年來，他鑽研於易學，而且已經有了成就。據說，他只要觀看人的面貌，卽可知道該人的死期。不過，究竟是不是事實，我也不敢確定。我又聽說，他已經栽培了數名忍者，繼承他的特異忍術，或許今日你所抓到的忍者，就是百百地三太夫的傳人之一。以百百地三太夫的作爲而言，

他是很可能會讓他的傳人，作此種怪異的紋身！」

「……」

「倘若事情果眞如我所料的話，那麼，百百地三太夫很可能已經受了德川內府的邀請。……如此一來，事態就十分嚴重了！」

「……」

「因此，必須將百百地三太夫，轉移至我方來。」

「……」

「佐助，這項任務全仰仗你去完成啦！」

幸村說罷，卽凝視著矮小駝背的佐助。

「如果我無法辦成的話，那麼，我應該如何作呢？」

佐助微微低下頭地反問著幸村。

「我知道你是最怕殺人的！」

幸村說罷，卽輕輕地笑了起來。

「百百地三太夫雖然年事已高，但是，他仍然是一個高強的忍者。你若想刺殺他，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你可裝扮成看相的人，而伺機智取。」

「大人！」

佐助突然挺起胸膛如此喊了一聲。

「我一定將百百地三太夫的性命奪回來。」

「可能辦到嗎？」

「可以！我可以發誓！」

佐助十分自信地對著幸村高聲說。

「佐助——」

但是，幸村卻嚴肅地叫了一聲。然後，接著又說道：

「百百地三太夫殺死你的祖父武田信玄。接著，又殺死上杉謙信。然後，他又襲擊本能寺的織田信長。同時，並將明智光秀殺害。他可說是一個相當厲害的忍者。」

「……」

佐助聞言，啞然地看著幸村。因爲——。

佐助認爲以一個忍者的力量，竟然能夠威赫一時的四名武將，連續地加以殺害。因此，他感到十分地難以置信。但是，主人一向是不會說謊的。故而，主人所說的話應該是可以相信的。那麼，百百地三太夫的功夫，豈不是太厲害了嗎？佐助暗自吃驚著，以致一時竟無話以對。

「佐助，你不相信我的話嗎？」

幸村看到佐助一句話也沒有說，不禁如此問。然後，接著，他又說道：

「我所說的都是事實！是經過我詳細調查的結果。天下的局勢，完全由於有百百地三太夫此渺小忍者的介入，才導致了極大的變化。」

佐助仔細地聆聽著幸村的話。然後，卽不曾再說話。

2

百百地三太夫，並非出生於尋常的家庭。

他的先祖是那須五郎。那須五郎即是，元曆時，在源平屋島戰役中，射中敵人扇子，而威名永傳的與一宗高後裔。是屬於足利尊氏的年輕勇猛武士。

正平十年正月，足利尊氏的長子直冬背叛，直冬與一族中的高經氏和山名時氏，一齊興兵進犯京師。尊氏駕車急奔叡山，同時，並將勢力朝向東山伸延。然後，又進攻高經。

但是，高經的防備森嚴，無法輕易攻陷，而且，高經常發動夜襲，對尊氏的性命，造成極大的威脅。

因此，尊氏派遣急使通知那須五郎，要他儘速討伐高經。

是時，是一個父子相鬪，兄弟相鬩的紊亂時代。

那須五郎目覩時局紊亂，於是，慨然地下定決心：

「苟活於此種亂世中，必徒然地污損自家的聲名。如今，應該是作一決戰的時候了！」

然後，他即騎著馬奔回故鄉，預備向母親辭別。

母親看到那須五郎的神色，立即明白那須五郎的決意。

根據史書上的記載，當時那須五郎的母親，曾經對兒子那須五郎說了一下面的一段話：

「自古以來，生長於武士家的人，皆珍視自己的名譽，而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在他們的心中，時常抱存著守義的信念。只要是人，誰不愛自己的父母妻子，誰不留戀自己的父母妻子。但是，想到家門的恥辱和父祖的聲名。那麼，死實輕於鴻毛。我雖是一個婦人，但還懂得義理二字。如果你戰死了，我也會覺得光榮驕傲的！」

說罷，五郎母親，即取出一件淡紅色的衣服，交給五郎披上。據說，那件衣服是五郎先祖——與一宗高，騎馬射中平家宮女扇子的獎賞。因此，五郎的母親要他披著上戰場，爲那須家爭取榮譽。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母親於看見五郎的神色後，即瞪著眼說道：

「如果你戰死了，那須家就絕嗣了。這樣對那須家豈不是十分遺憾嗎？」

「母親！您可以收養一個健壯的年輕人，來繼承那須家——」

母親聞言，立即流露出不贊成的神色。

「繼承那須家的人，一定要有那須家的血統才可！」

五郎聽母親如此說，感到十分地困惑。因爲，五郎的

弟弟早已戰死在沙場上了。

母親看到五郎臉上的困惑之色後，立即說道：

「你的兒子就由母親來生吧！」

五郎聞言，頓時楞住了。他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了。但是，仔細觀察母親的神色，卻不似戲言。在母親的臉上流露出一種冰冷的決意感。那麼，是真的了。五郎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十日後的深夜，五郎留下臥房內的母親（妻子），而獨自一人走到庭院裡。然後，他敲破了池上的層冰，而跳入池水中。同時，並高聲地朗誦經文。是時，在臥房內裸身仰臥的母親（妻子），聽見外面的經聲，立即相信自己已經懷孕了。

於是，全身武裝的五郎，沒有携帶任何的隨從，而單人獨騎地在寒月皓皓的淒冷街道上，疾如陣風般地朝向京師奔馳。

不久，尊氏的使者急奔至五郎的故鄉，告知五郎的母親，有關那須五郎戰死的噩訊。但是，五郎的母親聞訊，卻依然保持著泰然自若的神態。因爲，她已懷有那須家的孩子。而且，五郎的戰死，已是預料中的事，故而，她不曾表現出痛心疾首，以致茫然失態的舉動。

十個月後，繼承著那須家血統的孩子，終於呱呱落地了。

當五郎的母親，知道自己所生的是女孩時，立即自產褥上爬起，企圖將女兒揑死。在五郎母親身旁服侍的女婢，見狀大聲驚呼。

是時，隔隣的一座古老禪寺中，正有一位老和尚雲水在閉目養神，他被女婢的驚叫聲所吵醒。於是，他循著聲音的方向，而趕到了五郎母親的臥房。在聽完五郎母親的咒罵之後，立即說道：

「既然你不要這個孩子。那麼，孩子就交給貧僧吧！」

說罷，立即轉身離去。

該名女嬰，即是百百地三太夫的曾祖母。

百百地三太夫，究竟住在何處？究竟靠什麼爲生？這是沒有人知道的。

不過，當他出現在織田信長的面前時，全身已是刀傷纍纍，是一個全身充滿妖氣的忍者。

信長於瞥見百百地三太夫時，即非常賞識。

「你施展一下你的忍術吧！」

信長對著百百地三太夫如此要求。但是，百百地三太夫冷淡地說道：

「我已經施展過了。」

「你已經露過了嗎？」

信長一邊說著，一邊臉色即變得極爲難看。因爲，百百地三太夫入座以來，不過才經過三、四秒鐘的時間。

「你露過什麼了？」

「你的佩刀——」

「佩刀如何了呢？」

信長一邊說著，一邊即拔出佩刀來查看。但是，佩刀並不曾變成木杖成竹條。

「怎麼樣呢！」

「你看一看吧！」

說罷，信長將白刃丟至百百地三太夫的膝前。

瞬間，百百地三太夫抓起長刀，筆直地逼指在信長的鼻前。然後，開口說道：

「我要你的命！」

面對著百百地三太夫的可怕眼光，信長不由得全身起了一陣寒顫。

站在遠處的侍衛，發覺情形不對，立即群湧而至，百百地三太夫見狀，即放下長刀。然後，從容不迫地返回自己的座位。坐定後，三太夫即開口說道：

「你要我露一手忍術，我說已經露過了，此種騙人的話，也是忍術中的一種。忍術不但要修練隱身（五遁），飛躍、氣合、攀登、速步、潛伏、不眠、禁食等等。同時，還要學虛實轉換和臨機應變的心意——是對付人的一種巧妙方法，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種忍術。方才你如同孩童般地受到我的詐騙，可說是過於粗心大意了。……此外，忍術完全不同於武道。而且，也不像武道一樣地可以公開演練。忍術的眞正極意，即是外表看去，並沒有絲毫的異象。」

說罷，三太夫即示意一名侍衛走近，請他在大廳和走廊之間走五步。

在該名侍衛依言行走五步後，三太夫說道：

「忍術的極意，就在此處。」

「你在玩什麼花樣？」

信長完全不明白三太夫的意思，因此，他感到十分地懊惱。

「如果大廳是絕壁與絕壁之間的空處，這些侍衛能夠如此從容不迫地走嗎？我所要說的，就是這一點。在大廳上迅疾地奔走，是不需要任何的修練，但是，在數十丈高的絕壁上，就不同了。在越過深潭急流的上方時，一般人都會頭昏目眩，而且害怕得寸步難行。但是，忍者就不會有如此的現象，他可以像剛才侍衛在大廳上行走一般地從

容越過。忍者和一般人的差異處即在此。所以，極意就是沒有其他含意的行動。更進一步地說，如果你自己認爲是蓋世無雙的信長公，那麼，別人自然怕你三分。如果你自己認爲是一個殘忍粗暴的人，那麼，別人必然不至於怕你。」

「嗯！」

信長頗感贊成地頷首應聲。然後，信長即命令所有的侍衛退走。

在侍衛全部退去後，信長即向百百地三太夫命令道：

「你去把武田信玄公和上杉謙信殺掉吧！」

3

武田信玄在天正元年四月十一日，逝世於信州下伊那波合的駒馬。據說死亡的原因是喀血。但是，事實上，武田信玄是遭到百百地三太夫毒殺致死的。

「還大底他肌骨好，不塗紅粉自風流」，這是山縣昌景在守護信玄靈柩之夜，曾經說出的一句偈語。

倘若武田信玄不曾遭到百百地三太夫的毒殺，而再繼續活二十年的話，天下將會演變成何種形勢，雖是無法預知。但是，終究是不至於成爲信玄的天下。

信長的殘忍心性，在戰國武將中，是首屈一指的。凡是他所憎恨的人，必然會受到他的殘忍重刑。全天下的人，都明白信長殘暴的惡行。但是，武田信玄卻較之信長更爲殘暴。武田信玄爲了滿足自己的野心，於是不擇手段地進行誅殺。他不僅將父親趕走，而且，將自己的兒子殺死。後來，他又殺害自己的義父，而去攻擊女婿，奪取姪兒的領土。倘若，他不曾遭到百百地三太夫的毒殺，或許他的殘忍和野心，會延伸至京師之地。進而推翻足利幕府。自己登上天皇的寶座，這也是未可預知的事。

在信玄被毒殺後的第五年，即天正六年五月九日。上杉謙信在正午時分，於越後春日城卒然逝世了。上杉謙信在如廁時，突然腦中風而倒地不起。這是史書上所記載的。但是，事實上，謙信是如廁時，遭到百百地三太夫的暗殺致死的。

當時亦有人說，謙信是受到柿崎和泉守寃魂困擾，才縮短了他的生命。這完全是由於謙信一生無惡不作，人們才會如此說的。人們認爲謙信之死，完全是由於罪惡貫盈所招致的末日。

倘若上杉謙信再活十年的話，毫無疑問地，信長一定會被他所消滅。

前年——天正五年，謙信於平定越中，加賀、能登之

後，卽決心上京。是時，他曾派遣使者送一封信給信長。

「明春三月十五日，閣下一定要離開越後上京，屆時，我將在上京的路上等候。是時，將是你我兩家興亡的一大決戰。」

信中，謙信十分自信地威脅著信長。

信長於接到謙信的信後，立卽也回了一封。

「上杉閣下，你的箭術是得自摩利支天的眞傳，所以，閣下的箭術堪稱日本第一，閣下是天下無雙的神箭手。至於明春閣下約我上京之事，我一定照辦。屆時，你將可發現，我僅是單槍匹馬地前往。在腰際間挿著一把摺扇，態度自若地在路上迎接閣下。而且，我將接受閣下的投降。」

謙信挾著擊敗北條氏政的餘威，趁勢想移師京洛。所以，早已準備好了出師的兵馬。——但是，此時，他卻遭到了百百地三太夫的毒手。是時，他才四十九歲。

倘若謙信不曾遭到百百地三太夫的毒手，他必定能夠將信長打敗，而納天下於自己的掌中。關於此點，是可想而知的。因爲，謙信是戰國武將中，實力最雄厚的一人。

深夜裡，信長被無聲無息進入寢室的百百地三太夫所吵醒。三太夫於信長醒後，卽報告已經將謙信殺死了。

「你幹掉謙信啦！」

信長說罷，立卽自床上躍起，而高聲喊道：

「天下已經屬於我信長的了！」

三太夫在黑暗中，靜靜地注視著興奮歡欣的信長。

「那麼，我要告辭了！」

爲了謀刺武田信玄，花費了半年的時間，後來，爲了刺殺上杉謙信，更是花費了漫長的五年歲月。儘管耗費了如此長久的時間，但是，終究還是完成了任務。既然任務已經完成了，那麼，此時正是離開的時候了。

忍者是不會成爲任何武將的部下。通常只是爲了完成某項任務，才爲人所僱用的。所以，只要任務完成了，就應該離去。而且，離開之後，或許立卽爲另一個武將所僱用，而前去對付前日僱用自己的武將，取前日僱主的性命。他不僅不會受到主從的束縛，而且也不會顧慮到人情禮義。他只不過是出賣自己的優異忍術，而替人完成難以置信，近似奇蹟般的困難工作，然後，自其中獲致無限的快感。

「三太夫你可願意留下來？將來我得到天下後，我可以給你十萬石的報酬。」

信長聽到三太夫要告辭後，立卽如此說。

「謝了！我不要！」

但是，三太夫只是冷漠地予以拒絕。

「你可是嫌十萬石太少？」

信長面對此名絕世的高強忍者，不僅願意給予十萬石的高額報酬。而且，如果對方索價三十萬石，他也會毫不遲疑地答應。這是信長求才若渴的一種心理。

雖然，信長對於任何犯錯的人，無論時間經過了五年或十年，無論是大人物或小人物，只要是小怨細恨，他都會耿耿於懷，而且，時常存著報復的心理。但是，信長同時又具有一種優點。他對於任何有才能的人，總是趨之若鶩。而且，立卽決意將他收歸爲己用。

「十萬石是我作夢也沒想過的大獎賞。」

「那麼，你爲什麼要拒絕！」

「如果我說出來的話，希望你不要生氣。」

「不要緊，你儘管說吧！」

於是，三太夫作了一個長呼吸後，說道：

「根據我觀相的結果，你的面貌上呈現出凶兆。不久，你將有大凶臨頭。」

「大凶？你是說我將遭到暗殺嗎？」

「或許……」

「三太夫！你沒聽說過嗎？人在星運亨通的時候，不僅可以使鬼推磨。而且，還可以化水爲冰。以我信長的強大勢力，誰敢動我！」

「你在中原逐鹿的龐大勢力，轉瞬卽將消逝了！這是我在你的面貌上所看出的徵兆，我相信自己觀相的結果，是不會錯的！」

「住口！」

信長聞言，立卽大聲喝叱。旋卽，並憤怒地抽出枕邊的佩刀。

「我不許你胡言亂語！」

說罷，正要逼近百百地三太夫，卻發現三太夫早已不在方才的地方。突然，三太夫的聲音自遠處傳來，遙遠得好似自二、三公尺遠的地方傳來。

「俗語說，一寸之前卽是黑暗。織田信長你的氣數將盡了。再過數年，天下就沒有你信長公了！」

三太夫留下此話後，卽不曾再出現於織田信長的面前。

4

天正十年春——

音訊杳然的百百地三太夫，突然出現在正忙於水攻備中高松城的秀吉營陣。

無庸置疑地，百百地三太夫一定是在爐火盡熄的深更時分，前去吵醒熟睡中的羽柴筑前守秀吉。

秀吉醒後，發現床前立著一個全身充滿妖氣的忍者。立即他就明白了，該人即是暗殺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的忍者。

「三太夫！你究竟躲到哪裡去了？」

秀吉感到十分興趣地看著三太夫。

三太夫在秀吉的注視下，一直默默不作聲。稍爾，他才徐徐地說道：

「天運已向著你來了！所以，我今夜才來此地。」

過去，三太夫曾經仔細觀看過秀吉的不尋常面貌。而且，曾經對秀吉說：

「你具有天下人的面相。」

秀吉對於百百地三太夫所說的這句話，一直牢記在心中，而不曾忘掉。

「你說天運已朝著我來啦！可是，我並不認爲它已來了！」

的確是如此——。

織田信長家的諸將中，以羽柴秀吉的分量爲最重。秀吉在江北長浜有根據地。他不僅曾經擔任征伐中國的總督。而且，在數年前，曾經攻陷播磨、但馬、因幡、伯耆等地。是年，他又進攻山陽道。並且，迅速地將總帥小早川隆景所率領的備中諸城主，各個擊敗。然後，又進逼清水長左衞門宗治；致使宗治孤立於高松城內。

在織田家最早出頭的柴田勝家，曾經爲了對抗上杉景勝，而奉命監守北國。那時，移駐於越前的北莊。但是，柴田勝家的勢力，是時卻不及秀吉勢力的龐大。

雖是如此，但是，羽柴秀吉卻一直是在天下人——織田信長手下任職的一名家臣。

因此，百百地三太夫雖然斷定秀吉成爲天下人的時運已至。但是，只要織田信長活著的一天，秀吉成爲天下人的可能性就沒有了。

同時，羽柴秀吉的心中，亦不曾存有以下犯上的心理。因爲，秀吉非常明白，以謀叛而得到的天下，是不會持久的。而且，他認爲倘若要獲取天下，就必須是衆望所歸地一致擁護，才能榮獲天下人的盛名，而長久地保有天下。

此外，秀吉並認爲，倘若自己產生叛心而討伐信長的話，柴田勝家、明智光秀、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佐佐成政、佐久間盛政等人，一定會聯手攻擊自己。是時，面對如此龐大的聯軍，自己必然是毫無勝算的可能性了。

故而，秀吉雖然將百百地三太夫所說的「天運已朝向自己」此話，一直牢記在心。但是，他卻不敢有所妄想。

三太夫在看到秀吉的茫然神情後，立即冷笑說道：

「你一直注視著浸在泥水中的高松城，你的心裡究竟在作什麼打算？」

「我倒要聽你說說看，究竟我的心裡在作什麼盤算？」

「倘若信長公現在向北國出兵的話，上杉景勝一定會潰敗。在上杉景勝倒下後，必可全力進行壓制毛利的計劃。倘若信長公攜同柴田勝家，一齊進攻中國的話，那麼，筑前守秀吉的立場，將會如何呢？倘若征討毛利之事，由信長公親自出馬的話，那麼，勝家和其他的諸將，必然會平分功績。如此一來，你這位筑前守秀吉的功績，必然只有數年前攻陷鳥羽城的功績而已。這樣豈不是太沒有意義了嗎？」

「…………」

「在信長公出馬北國討伐上杉景勝的這段期間，你這位羽柴秀吉，必然會將自己所最討厭的明智光秀，遠調至中國對抗毛利。雖然，你這位羽柴秀吉，的確是受到信長公的恩澤。但是，事實上，信長公對於你這位秀吉，卻沒有特別地信賴和寵愛。」

「……」

「再說，信長公生下來即是大名的公子。雖然，他曾經顛沛過。但是，仍然免不了具有貴族的習氣。因此，他對於身分卑賤的人，總是十分地輕視。你這位羽柴秀吉雖然極有才幹，但是，你是出生於一個平民的家庭。所以，信長公一向不曾將你與德川家康、明智光秀等，同樣地看待。……此外，雖然外表上看來，信長公好似不太喜歡明智光秀。但是，事實上，在信長公的心裡，絕沒有嫌惡明智光秀的意思。而且，明智光秀在此戰國之世，是具有最高知識的人。所以，信長公絕對不會輕蔑視之。不過，信長公在看到德川家康和明智光秀兩個有知識者，彼此極爲相投時，即起了警惕心。而至於明智光秀這一方面呢？信長公過去爲了宴請德川家康，而將宴客之事，完全交與明智光秀籌備。但是，由於信長公心存警惕，因此，宴客之日突然變卦，不要明智光秀負責招待。明智光秀對於此事極爲憤慨，認爲有傷顏面。於是，在盛怒下的光秀，將原本已經準備好的餐具和酒菜，一併丟入城溝內。照這種情形看來，難道他不會起異心嗎？……以一名小卒晉陞的你這位羽柴秀吉，與被視作是一個人材的明智光秀相較，究竟誰是生下來即是貴族的信長公所應該相信的人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相信你這位秀吉的心裡，必定十分明白。你的心裡是不是如此想呢？」

三太夫果然說中了秀吉的心事。

——好厲害的傢伙！

秀吉在三太夫如刀刃般銳利的眼光注視下，不禁全身起了一陣的寒顫。

所有的人都以為秀吉把一切都奉獻給了信長公，只要是信長公的吩咐，秀吉一定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但是，秀吉此種取信所有的人，包括信長公在內，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秀吉為了作到這一點，他所付出的代價是相當大的。更何況信長公是一位極其不容易伺候的主人。

下面所要引述的，即是有關信長公難以服侍的軼聞。

某日，信長公喊道：

「來人啦！」

侍衛聞聽召喚，立即趨前待命。但是，信長公一直不曾向該名侍衛下達命令。稍爾，信長公卻說道：

「沒事，你下去吧！」

不久之後，信長公又再度喊道：

「來人啦！」

立刻又有一名侍衛趕來待命。但是，信長公卻和第一次一樣地，仍然沒有作任何的吩咐。而不久之後，即命令該名侍衛退下。

隔了一段時間後，信長公又喊「來人」。在第三位侍衛匆忙趕至後，信長公依然沒有下達任何的命令。而且，沈默片刻後，又再度地搖首示意其退下。該名侍衛在告退鞠躬之際，隨手將地上的塵土拾起，而放入袖中。信長公看到這種情形後，立即頷首讚許道：

「嗯！你的眼力不錯！作為一個武士，必須心氣並用。作戰時，無論是進攻或是退守，都要配合適當的時間，充分地發揮心氣並用的效果。所以，你現在退去的方式，是很好的！」

信長對於自己所使用的人，具有相當的控制能力。而且，對於每一位部將的要求，都是十分的嚴格。所以，他的所有部將，每一個人都不敢有絲毫的大意。

「那麼，三太夫！你的意思是要我如何？」

秀吉直視著百百地三太夫如此問。

「你可曾聽說過混水摸魚此話？」

「嗯！——」

「倘若你想成為天下人的話，那麼，你秀吉的頭上就不能有人。所以，目前之計，即是殺掉信長公！」

「……」

「但是，不是由你親自動手除去信長公。若由你秀吉親自下手的話，是不聰明的作法。通常以下剋上的最佳辦法，是請別人代勞，而自己坐享漁利。」

「你的意思可是要日向守（光秀）去作嗎？」

「是！不錯！要讓光秀這位有知識的人去殺信長。」

「要如何進行呢？」

「首先必須利用上杉景勝。只要你肯全權讓我處理的話，我有把握可以使明智光秀前去謀刺信長，而且，我敢保證，一定讓明智光秀刺殺成功。」

說罷，三太夫微微一笑。但是，秀吉卻沈默了。三太夫見秀吉不曾出聲，立即又接著說道：

「你只要等著光秀去討伐信長回來，屆時，我一定向你飛奔急報。你在得到我的報告後，立刻放棄高松城，勒轉馬頭回程將光秀殺掉。你明白嗎？可以吧！光秀的話，絕對不可落在別人的手中，一定要由你親自動手。這是你成為天下人的第一步。」

「三太夫！」

秀吉狠狠地瞪著百百地三太夫。

「你為什麼如今殷勤地勸我取得天下？」

三太夫聞言，只是冷冷地回視著秀吉。

「五年前，我曾經對信長說過，他的天運在近年內將會喪失。由於我曾經作過如此的預言，所以，我一定要使它應驗。至今已經過了數年的時間，但是信長公仍然還沒有敗亡。所以，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只因為這個理由，才要我去謀反主君嗎？難道沒有其他更充分的理由嗎？」

「不錯！就只有這個理由！」

三太夫冷漠地回答秀吉的問話。

六月一日夜，明智日向守光秀率領五萬兵眾，向老之山出發。

右方的道路，是朝向山崎天神馬場和攝津國街道的通路。而左方的道路，則是前往京師的唯一通路。因此，如果想要前往中國的話，就必須選擇右方的道路前進。但是，奉命前往中國的明智光秀，卻命令部將向著左方的道路前進。

在前鋒部隊的一位士卒，在聽到光秀的命令後，立即詫異地請示光秀。光秀以一種低沈的聲音回答道：

「敵人在本能寺。」

光秀之所以決心討伐信長，是由於一封密書的緣故。

原來，不久前，有一個名字叫作高野聖的人，渾身是血地來到明智左馬助身旁，他交給明智左馬助一卷經文。該卷經文即是上杉景勝寫給明智光秀的親筆函。

自上杉景勝雄據一方以來，織田信長和上杉景勝之間的政治交涉，都經由高野聖的傳達。數日前，高野聖和另一名僧侶，各人攜帶一卷相同的經文，自上杉景勝的府第出發，一路朝向明智光秀的陣地奔去。但是，在途中的時

候，遭遇到柴田勝家的手下攔截。另一名僧侶遇害，經文被奪。高野聖僥倖得以逃脫，於是，一路上奔趕而至左馬助的營地。這些經過情形，是高野聖對左馬助說的。

於是，明智左馬助立刻將經文交與龜山城的光秀。

光秀接到親筆函後，感到十分地困惑。因爲過去他和上杉景勝之間，並無任何的書信來往。所以，他對於上杉景勝的親筆書信十分懷疑。光秀匆忙地打開來看，該卷經文是用梵文寫的，光秀無法看懂。於是派人召喚眞言宗的僧侶，前來解讀經文的內容。經僧侶解讀的結果，該封書信的內容十分驚人。

自該封書信的大意看來。似乎明智光秀和上杉景勝之間，一向卽是氣脈相通。而且，雙方早已互相約定，一齊討伐織田信長。同時，雙方也都一致認爲討伐信長的時機已成熟，是時正是發兵進攻信長的最佳時刻。

類似這樣的書信，是不可能由上杉景勝親筆書寫的。而且，很明顯地，該封書信一定是他人假手書寫的密書。

光秀在知曉了書信的內容後，立卽斷定該封書信是他人假冒的。但是，事情並非如此就解決了。因爲，另一封假冒的書信，已落入柴田勝家的手裡。柴田勝家在請人解讀之後，必然會送至信長那裡。而信長在看過經文後，究竟能不能識破是上杉景勝的一種陰謀呢？光秀對於這個問題，感到十分地困擾。

經過再三的考慮後，光秀思及自己處境的凶險。而且，過去信長對於自己的態度，是何等的惡劣。於是下定決心背叛信長。

黎明——光秀率領五萬兵衆，將信長所宿的本能寺團團包圍住。並下令攻進寺內。

有關信長在兵亂中死去的經過情形，「信長公記」一書上，有詳盡的描述。

當光秀的部下攻入本能寺時，信長起先是拉著強弓射擊。在射出兩、三支箭之後，強弓的弦竟告拆斷。於是，信長改用長戟對抗。但是，不久之後，信長握住長戟的手，不幸遭到叛兵的砍傷，信長只有忍痛敗退。是時，信長的身邊有一女子陪伴著，該名女子在亂陣中，並未受到傷害。信長眼見自己一方的情勢極其危急，就命令該名女子自行逃生。在該名女子離開後，信長才帶著重傷預備逃離。但是，整個本能寺已經被烈火包圍住了。在失望之餘，信長只有返回寺中的佛殿內，舉刀切腹靜待火焰蔓延至身。

是時——穿著寢衣手握佩刀，已經切腹完畢的信長，奄奄一息地躺在殿內的地上。

突然，背後響起一個聲音。

「百百地三太夫來成全你啦！」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信長，在聽到此句話後，立卽睜開眼回頭一瞪。

「你胆敢無禮！」

三太夫在信長惡狠的眼光注視下，只是木無表情地說道：

「我並沒有錯看你的面相！」

信長聞言，頓時，心中產生一種直感。旋卽，大聲喊道：

「三太夫！原來是你搞的詭計！是你挑撥日向守來殺我信長的嗎？」

「不錯！正是——」

三太夫冷漠地頷首承認。

「你這個忍者！單憑你一個人的力量，竟然扭轉了整個的局勢！」信長自嘲著說道。

「好！你砍吧！」

信長慨然地允諾了。

在三太夫亮出百刄的一閃之下，信長的頸項卽被砍斷了。三太夫在砍斷了信長的脖子後，卽自言自語道：

「如今應該是百年戰火結束的時候了！以後的天下，就全看猿面冠者了！」

信長死後，大權雖爲秀吉所掌握。但是，秀吉在數年後卽病逝。不久，石田三成也被滅亡。於是，天下大權完全歸於德川家康的掌握。

天下的形勢如此地演變著。而百百地三太夫這位當年扭轉局勢的忍者，只是隱僻在伊豆國的一個小角落裡，默默地注視著……。

5

猿飛佐助對主君幸村發誓「誓必將百百地三太夫誘離德川家康；否則，他也要取百百地三太夫的性命回來。」之後，卽起程離開了高野山麓。三天以後，佐助矮貶的身影，卽出現在伊豆國的狩野川畔。

是時，春天早已過完了。原野在強烈的陽光照射下，是一片碧綠的景色。

越過狩野川，再走過原野中的一條小路。片刻之後，佐助卽爬上了一個丘陵地。自丘陵上向下望去，佐助看見斜下方有一處長滿紅、黃、紫鮮艷花朵的花圃，頓時，佐助的精神爲之一振。不過，繼而，佐助卽暗自思忖——。

栽培這些毒花的人，一定不是尋常人！

然後，佐助抬起頭眺望向桐園的另一方，在那兒有十數戶的人家。佐助立刻認爲那兒卽是百百地三太夫和屬下

居住的地方。

稍爾，佐助即走下斜前方的花圃旁，隨手並摘下一朵鮮艷的紅色花朵，然後，舉至鼻前聞一聞。花朵的濃馥香氣，一經吸入鼻內，佐助的胸部頓時感到一陣不舒暢，於是，佐助立即拋掉手中的紅花，而繼續向前行。

未走至十步遠，佐助感到兩鬢之處，微微發出鳴聲，而且，有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佐助即警覺地對自己命令道：

「不能睡！」

說罷，立即用力一蹴，躍至丈二遠的地方。

佐助躍落在一處爲青桐木所包圍的空地間。在他躍落站定之際，突然，全身不由自主地起了一陣寒顫。因爲，不知何種原因，四周竟然有一種殺氣騰騰的感覺。所以，佐助感到一陣戰慄。佐助克制住自己的驚顫後，立即局四周環視一番。但是，他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迹象。

四周所有的景物，只是以一定間隔整齊排列的無數桐木。桐木的軀幹非常纖細，細得有如竹竿一般。或許是這些細如竹竿整齊排列的青桐木所引起的一種錯覺吧！——佐助不禁如此地自我安慰一番。

然後，佐助即不再理會四周的肅殺之氣，而一逕地穿過桐園。走至桐園的盡頭處，佐助看見有一條清澈的小河流，正潺潺地流著。

佐助走了許久的路，正感到全身塵垢。因此，在見到溪水後，即立刻蹲下預備清洗一番。但是，在他蹲下身體捧起水來時，卻突然停住了。

原來，水底下正沈著數個骷髏。

——南無！

佐助暗自喊了一聲。旋即，佐助即站起身來，注視著前方的人家。

在前方的空地上，坐落著數間房舍，看起來只不過是一般的貧窮人家。每間房舍的建造方式，以及庭院的栽植佈置，都是相同的。其中，並沒有類似首領居住的較特殊建築物。整個地方在一片靜寂之中。

若說眼前的這些景物，值得令人懷疑的話，那就是在這些房舍之間，不曾看見過任何的人影。或許所有的人，都前往遠處的田地裡工作了。倘若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麼，這種靜寂無人的景象，就不足爲怪了。

但是，佐助在預備越過溪流時，卻流露出些微的猶豫之色。佐助一向是非常小心謹愼的，他對於任何不尋常的景象，從不敢掉以輕心。所以，他在目覩該處靜寂無人的景象後，立即提高了警覺。

佐助在溪流前遲疑了片刻之後，最後，終於慢慢地沿

著溪流走了。

是時，太陽已經偏西了，佐助的身影在斜陽的照射下，顯得極爲修長。因此，佐助雖然沿著溪流的一邊走，但是，他的身影卻延伸至了溪流的對岸。

在黃昏的暮靄下，一群發出低啞啼聲的烏鴉，不斷地在天際盤旋。牠們是此片靜寂景色中，唯一迎接佐助的生物。

未幾，佐助即走至一座獨木橋前。他在獨木橋前佇足，然後，望向橋的對岸。

在獨木橋的另一端，有一株高可參天的蓊鬱橡樹。佐助注視了片刻之後，即舉步跨上獨木橋的圓木。

瞬間——。

「幹什麼？」

自高大的橡樹中，突然傳出一聲喝叱。

佐助聞聲，立即抬頭望去。但是，在樹葉間，並沒有發現任何的踪影。

「我是前來拜見百百地三太夫老前輩的。」

佐助挺起胸朝著橡樹如此說。

「你從哪裡來的？」

「我來自高野山麓。我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屬下猿飛佐助。」

佐助報完名後，對方即不再出聲，保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沈默。不過，佐助此時已知道對方是隱藏於何處。

此株巨大的橡樹，似乎曾經遭受過雷電的打擊。所以，橡樹的頂端處，斷落成非常尖突的樣子。同時，由於橡樹極爲高聳。因此，自下面仰首看去，橡樹的尖端，好似已刺入了天庭。佐助注視了片刻之後，即明白了橡樹的尖突部分是僞裝的物體，而對方也就是隱藏在該處。

佐助既然已經知道了對方的隱身處，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打破了彼此之間的沈默之勢。

「我要渡過去啦！」

說罷，即舉步行過獨木橋。

走至獨木橋的盡頭處時，佐助停了下來。然後，他抬頭仰視巨樹的尖頂。此時，樹的尖端處，露出了一個白髮皤皤的頭。稍爾，即看見一個年老的忍者，一隻手拄著一根木杖，慢慢地在樹枝間作三十度傾斜的降下之勢。

按理說來，通常任何忍者，以此種三十度傾斜的降下姿勢，應該是極其迅速地抵達地面。但是該名年老的忍者，卻好似在平地上緩慢地行走。此種控制自如的慢功夫，究竟是如何修練成的？究竟是屬於哪一派的功夫？佐助不禁暗自感到吃驚。

當該名年老忍者輕如氣泡般的瘦弱身軀，逐漸接近地

面時，佐助立卽認定他就是百百地三太夫。

該名年老忍者，在抵達地面後，立卽面對著佐助站立。同時，並自凹陷的雙眼裡，射出銳利的精光，筆直地投注在佐助的臉上。

「你是戶澤白雲齋的徒弟吧！」

稍爾，年老忍者如此問。

佐助聞言，立卽頷首承認。

「我曾經在江州遇見你的師父戶澤白雲齋。那時，白雲齋正背著尙在襁褓中的你，當時，我看見你的背上有一個瘤。因此，我勸你的師父不要收養你。當時，你的師父白雲齋非常生氣。……如今你已經長大了。」

「……」

「你的氣質雖然較爲文弱些，不過你還是相當地討人喜愛，這是很好的。」

如此說罷，三太夫卽轉身離開了樹下。

雖然，三太夫不曾示意佐助跟著走。但是，佐助見三太夫朝著房舍走去，他也立卽跟在三太夫後方約兩步的地方走。走了不久之後，突然，自草叢中跳出數條蝮蛇，佐助急忙跳閃躲避。而三太夫仍然是泰然自若地走著，毫無疑問地，這些蝮蛇必是他所飼養的。所以，他用不著躲閃蝮蛇的噛咬。

蝮蛇不僅不咬三太夫！而且，當中有一條，好似是討好三太夫般地，沿著木杖爬上他的手背，而不斷地舔著。但是，三太夫卻覺得相當地厭惡。因此，他皺著眉用力將蝮蛇甩開。然後，繼續朝著房舍走去。

最後，三太夫在最靠邊的一間房子前停了下來，佐助也跟著停下來。三太夫推開木門，然後，示意佐助跟著進去。

屋內任何陳設都沒有，而且，相當地窄小，似乎只有兩坪大小的空間，是時，屋內已是一片陰暗。

三太夫在佐助跟進之後，卽示意佐助在他的面前坐下，然後，他開口說道：

「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招待你！」

佐助聞言，並未出聲，只是不斷地環視著四周。在此種靜寂的氣氛中，令人有一種冷肅的感覺。三太夫見佐助不曾說話，立卽又接著說道：

「這裡已經沒有別的人住了。」

「你是說？」

「這裡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其他的人都離開了這裡。……我也和白雲齋收養你一樣地，養育了十五個嬰兒。但是，他們卻背叛我，離我而去！」

「……」

三太夫眼睛望著屋外的闃黑庭院。稍爾，他又說道：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是一個英明的武將，可是，他命令你前來此地，眞是太不聰明了！」

三太夫對於佐助前來的目的，似乎早已知道了。

「百百地三太夫前輩！」

佐助愕然地看著百百地三太夫。

「你必須站在豐臣家這一方，否則，我要取你的首級！」

稍爾，佐助如此說。但是，三太夫聞言，卻不曾有所反應。半響之後，才緩緩說道：

「左衞門佐幸村，眞是愚蠢！」

「你竟敢如此說！我的主人是古今無雙的智慧者！」

「對於卽將倒下的豐臣家，還拚命地去支撐。這種人還能算是古今無雙的智慧者嗎？」

「你怎麼知道豐臣家卽將滅亡？」

佐助立卽氣憤地反問百百地三太夫。

「德川家康是一個眞正厲害的人物。左衞門佐幸村對於家康的瞭解，仍然還是不夠清楚。」

「如果家康企圖滅亡豐臣家的話，那麼，我先去殺掉家康！」

佐助如此放肆地對百百地三太夫說。

「佐助！」

三太夫聞言，立卽嚴肅地喊了一聲。隨卽，將視線自庭院外收回，而轉投在佐助的臉上。然後，說道：

「我所收養的十五個徒弟，如今全部背叛了我。你可知道是誰幹的嗎？是家康！家康原先是想僱用我，但是，我不肯答應。所以，家康就另外想了一個辦法，他利用利誘的方式，使得我的十五個徒弟背叛我而離開此地。……………」

話未說完，三太夫的視線，又再度投入外面的黑暗庭院裡。半响，然後接著說道：

「那些蠢材受到家康的嗾使，竟然想奪取如親人般養育他們長大的人的性命！」

佐助跟著三太夫的視線向外看去。但是，他並沒有發現任何的動靜。接著，三太夫又說道：

「佐助！你今天來這裡，我非常明白你的來意。我一向對於自己的面相十分留意，我一直在等待自己面上呈現死亡凶兆的一日。今天早上，我正要洗臉時，發現自己映現在水裡的面容，已經呈現了死亡的凶兆。當時，我心想自己的末日到了。果眞，不久之後，你就來到了此地。而且，聲言要取我的性命。……那些蠢材，今天晚上恐怕也會來刺殺我！」

佐助聽罷，立即說道：

「前輩！我願意助你一臂之力！」

「用不著如此做！這種徒勞無益的事，你還是不要插手吧！」

說罷，三太夫立即站起身來。

是時，佐助突然發現，在桐園的另一方，出現了許多的黑影。但是，三太夫卻仍然不動聲色地站著。

稍爾，三太夫才以平穩的步伐走向門口，站定之後，突然回首對跟著而來的佐助說道：

「你不要再前進一步！我不需要你的幫助！如果，你硬要出手幫助的話，最後，也只不過是白費心機罷了！但是——。」

話說至此，突然三太夫將手上的木杖交給佐助。然後，接著說道：

「當你看到那株槐樹上，出現了一顆星星時，你立刻將這根木杖對準星星射過去。」

說罷，三太夫就朝著黑暗中走去。

佐助目送著百百地三太夫佝僂的背影，逐漸地隱入了黑暗之中。

當年老忍者的背影渡過獨木橋後，佐助即再也看不見他的踪影了。

佐助抬頭望向漆黑如墨的天際。是時，天空裡一顆星星也沒有。

於是，佐助立刻將全部的精神，完全投注在觀察前方的動靜。在前方的黑暗處，雖然沒有任何的打鬥聲音，但是，佐助在聽到一陣陣沙沙的桐葉聲後，立即知道了，桐園裡的打鬥已經展開了。

正在此時——。

佐助看到槐樹的前上方，出現了一顆微微發光的星星。

「八幡！」

佐助立刻大喊一聲。旋即，將手中的木杖用力向星星射過去。

佐助在射出木杖後，立即轉身返回屋內睡覺。翌日清晨，佐助醒來後，即走出屋外。

在一片濃霧之中，佐助走到了桐園。

四周一片死寂，但是——

地上到處散佈著許多忍者打扮的屍骸。

在那些死去的忍者身上，胸部的地方都深刺著一根尖銳的青桐枝。佐助伸手拔起，刺在其中一人胸上的青桐枝。經過仔細的觀察之後，佐助發現桐枝的末稍，附著一支

兩寸長的利刃。

原來，此種致命的青桐枝，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一種歹毒凶器，而不是真正的青桐枝。

屍體有十五具。不，還有一具——在稍遠的草叢裡，另有一具屍體橫躺著。——

那是百百地三太夫的屍體。

在百百地三太夫的胸上，正刺著一根長長的木杖。而那根木杖，就是佐助用力向星星射去的木杖，木杖深深地刺中了百百地三太夫的胸部。

在那根木杖上，纏捲著一條蝮蛇。蝮蛇似乎對主人的死亡，感到非常地哀傷，所以一直緊纏著木杖，而不肯離開。

豐臣小太郎

1

慶長十年三月，德川秀忠自其父家康手裡，繼承了征夷大將軍的封號後，即率領數萬兵衆，自江戶出發前往京都。

德川秀忠上京的禮節，是以很早以前，右大將源賴朝以園山次郎重忠爲先鋒，而離開鎌倉入京時的禮節爲例。由於德川家康熟讀「東鑑」此書，所以，懂得許多上京的禮節。而且，時常加以演練。故而，秀忠對於上京的細節，亦頗爲熟悉。

德川秀忠或許是爲了向大阪城的豐臣秀賴示威。——

進入伏見城的秀忠，在休息了八天的時間後，於天氣晴朗的三月二十九日那天早晨，自四足門浩浩蕩蕩地進入參參內。

在清涼殿西間拜謁主上之後，秀忠將御太刀、御馬、銀子二百枚、綿千疋等一併獻給主上。同時，並贈與親王無數的禮物。

而全日本的諸大名，也都奉獻禮物給米澤中納言景勝、京極宰相，伊達少將政宗、毛利右近少將，池田三左衞門少將。這些人都是德川秀忠手下的大將。

即是如此這般地——。

權大納言秀忠不僅獲得了征夷大將軍的榮銜，而且，陞至內大臣正二位，並兼淳和院遞補的職位。除此之外，他並且獲准持有牛車兵杖的使用權。

於是，備受榮寵的德川秀忠，神采飛揚地退出了御所。而不久之後，秀忠和數萬兵衆，即浩浩蕩蕩地離開了禁闕。

當此一行列行經京畿西方，正預備通過五條橋，返回伏見城時，突然，前方的路上，發生了不尋常的事。——

該條道路，通常被稱作御幸路。是住在伏見城的太閤秀吉，過去朝參主上所走的路。世人爲了敬太閤秀吉，於是，模仿院宮內通路的稱呼，而美稱此路爲御幸路。

此一浩蕩的陣容，剛抵達五條橋附近時，自東南方廣寺的方向，突然，傳來一陣騷動的聲音。

是時，沿道和周圍的地區，都擠滿了圍觀的人群，而且，有許多的警衞人員正執行任務。

「有刺客！」

突然，傳來一聲驚呼。於是，整個行列頓時爲之緊張起來。繼而，行列中的人以爲前方警衞陣慌亂的原因，可

能是歹徒群起騷擾的結果。

但是，前方的騷動聲音，很快地停止了。而且，也沒有任何人趕來作緊急的報告。

因此，走在行列最前方的彥根城主井伊直勝，爲了謹愼起見，立即騎馬趨前查看。

天正十四年，太閤秀吉眼見寧樂、鎌倉兩地皆有大佛，而唯獨京師沒有大佛。同時，他本身對於大袈裟亦頗有興趣。故而，他命人以木頭建造高達十六丈的華嚴說法方廣佛。於是，方廣寺遂成爲衆所皆知的大寺院。

但是，慶長元年七月的大地震，使得偌大的方廣寺爲之崩塌，而方廣大佛也遭到仆倒毀損的刼難。但是，由於太閤秀吉的病逝，所以，方廣大佛一直不曾再重新修造，徒留下周圍的石垣和山門。

在建造方廣寺時，太閤秀吉鑑於當時是佛法破滅的時代，故而，特別選用巨大的石塊作爲材料，以防止石垣遭到竊賊的盜取。同時，爲了使方廣寺更加穩固壯觀，太閤秀吉特別派遣部下，至二十一國招聘技術高超的築寺工人。因此，方廣寺的壯觀，是京師其他寺院所無法匹敵的。而且，它的香客更是整日地絡繹不絕。

但是，昔日香火鼎盛的方廣寺，如今卻徒留下巨大石垣，猶沐浴於陽光之中。除此之外，四周所有的只是一片淒涼靜寂，而不見任何的人影。

當井伊直勝策馬奔馳至山門前的路口時。——

「啊！」

突然，井伊直勝驚呼一聲。而且，立即勒住馬韁。

原來，路口的地面上，正橫七豎八地躺著數十具屍體，而那些死者，即是該地的警衞。

「怎麼回事？」

井伊直勝愕然地自語著。

方才雖然有一陣騷動的聲音，但是，在短暫的時間內，所有的警衞，卻全部遭到殺害。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井伊直勝困惑地注視著地上的屍體，同時，在四周一片死寂的氣氛中，他感到全身非常地不自在。

正在此時——。

自山門內傳出一陣馬蹄聲。旋踵，有一個騎著馬的武士出現在該處。

「啟稟井伊直勝大人，我們不是謀叛的黨徒。我們是專程來慶賀大將軍秀忠閣下新就任征夷大將軍的隊伍。」

該名武士出現山門處時，立即如此通報。

「你是誰？」

井伊直勝剛說完此話，突然，自山門內走出一列非常

整齊的隊伍。該列隊伍的軍勢頗爲壯大，令人精神爲之抖擻。井伊直勝見狀，不禁楞了一下。

該列隊伍所呈現的壯大軍勢，非比尋常。——

隊伍不僅擁有黃母衣十數騎，金旗數支，吹貫旗數十支，梨地柄金丸貫鞘的薙刀十數把，虎皮鞘的鑓十數支，拔身的太刀數十把。而且，每一個人都騎著唐織馬衣的高大駿馬。

而在該列隊伍的中央，有一個極像似故大閤秀吉打扮的大將，在前後左右的武士護衞下前進。

該名大將戴著唐冠甲；穿著全禮緋成鎧；佩戴著附有熨斗標幟的太刀，以及插著一支征矢的金箭套。同時，手上並握著朱紅的重籐弓，而騎在附有金瓔珞馬鎧的白色駿馬上。

井伊直勝曾經見過太閤秀吉如此打扮。當年，秀吉卽是如此威儀地上京拜謁主上。而如今，卻好似昔日的景象又重現在眼前。因此，井伊直勝困惑地望著該名大將。

不過，有一點不相同的地方。那就是盔下的面貌，不似秀吉般地滿臉皺紋，而是年輕英俊的美顏。

井伊直勝驚愕地差一點叫出聲來，但是，喉頭部緊縮著發不出聲音。因此，井伊直勝此時所能作的，只是調轉馬頭返回自己的行列。

可是，當井伊直勝預備返回自己的行列時，對方的龐大軍陣，卻越過了直勝的坐騎；而且，好似引導直勝般地一路疾馳趨前。

2

是日，猿飛佐助奉了主人的命令，前往圍觀新征夷大將軍的威風；因此，他也來到了京都。

佐助擠在沿道的群衆裡，觀看行將走近的龐大隊伍。

不過，當方廣寺的方面傳來騷擾的聲音時，佐助立卽自人群中消失了踪影。

但是，當來路不明的軍陣，以整齊華麗的行裝通過，而阻攔了新征夷大將車的行列時，佐助卻穩坐在一棵巨松上觀看。該棵巨松是大和大路上，歷經無數戰火，而僅存的一棵巨樹，佐助穩坐在巨松的高處。向下注視著前方路上的兩個隊伍。

新征夷大將軍的行列，立卽迅速地採取了應戰的陣形。所有的鐵砲組、弓組、鑓組，都熟練地排成整齊的隊形，沒有絲毫的慌亂表現。

至於該列來路不明的軍陣，不過是二百騎的數目而已。但是，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軍勢，卻相當地壯大。

伊達政宗受到德川秀忠的囑咐，於是，立卽策馬至最

前方。然後，高聲向對方喊話。

立卽，打扮成太閤秀吉模樣的年輕大將，也騎著馬應聲前來。

「我是豐臣小太郎秀松。我有事告知新征夷大將軍！」

該名年輕大將，以一種清脆悅耳的聲音，對伊達政宗如此報名。他的聲音就好似男高音一般地清亮。

但是，誰也沒有聽說過豐臣小太郎秀松這個名字。因此。伊達政宗瞪視著對方說道：

「豐臣小太郎秀松算什麼東西！恐怕只是一個冒充天下人子嗣的大胆盜賊！」

「我的確是太閤秀吉的後裔，我可以在神明的面前發誓，我絕對沒有冒充騙人的意思。……我現在將詳情稟報就任征夷大將軍職的右大將閣下知道。不過，我希望右大將閣下能夠相信我的話。……我知道不久的將來，德川家將會攻擊大阪城，企圖殺害秀賴和其母淀君。我希望當時機來臨時，右大將閣下能夠准許我豐臣小太郎秀松打頭陣。屆時，我一定會全力以赴，幫助將軍完成心願！」

「簡直是胡說！如果你是故太閤的後裔，那麼，你就是大阪城秀賴的兄長。作爲兄長的人，怎麼可能會去殺害自己的胞弟呢？」

「不！我會那樣作的。因爲，我要報仇！」

「報仇？……報什麼仇？」

「德川家的事情，你仍然有所不知。現在我重複再說一次，你好好地聽清楚！新將軍家有一天，將會率領全日本的士兵，前往圍攻大阪城，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屆時，我豐臣小太郎秀松，誓必以此把太刀砍揮秀賴母子的首級，消除我歷年來的積怨！」

如此說罷，該名年輕大將卽調轉馬頭，返回自己的行陣裡。然後，華麗的軍陣，立卽將主人護擁起來，而一絲不亂地退往方廣寺的方向。

當對方的軍陣，逐漸退遠之際，德川方面的士兵卻只是靜靜地目送著，並不曾發射過一矢。這是由於他們的主將伊達政宗本身，也只是沈默地目送著對方，而不曾發出任何的射擊命令。所以，偌大的兵陣，只有任憑對方從容地離去。

後來，新征夷大將軍的行列，返回伏見城後；德川家康聞聽此事，立卽追問伊達政宗何以不曾下達射擊命令。

伊達政宗愧疚地低著默不作聲。稍爾，才微微抬起頭說道：

「我也曾經想要對付他。可是，那個年輕武士的打扮，和故太閤完仝一模一樣。所以，我引不起射箭的念頭，

而任憑他那樣輕易地逃掉了。」

另一方面——。

猿飛佐助在目覩雙方行列所發生的情形後，立即像陣風般地迅疾奔回九度小麓，向主人報告一切的經過情形。左衞門佐事村十分感到興趣地靜靜聽著。當佐助說完時，他才開口說道：

「是豐臣小太郎秀松嗎？——嗯！巒像是後裔的名字。佐助！你看他有多大的年紀？」

「嗯！大約十四、十五歲左右。」

佐助眨著眼如此回答。

「佐助，你該不會讓那個來路不明的軍陣，就那樣輕易地消失於方廣寺內吧！我想你應該不會只是站在一旁，目送著他們離開吧！」

幸村笑著如此詢問佐助。

佐助聞言，略感羞慚地看著主人。

「屬下慚愧！屬下並沒有再繼續追查。」

說罷，佐助的頭就低垂了下去。

事實上，佐助已經目覩過底細不明的強敵，非比尋常的猛烈戰鬪。而且，去追趕該列強勁軍陣的人，也並非只有佐助一人。

除了佐助之外，還有暗中保護新將軍的伊賀和甲賀的忍者十數名，他們都奉命追踪該列軍陣。

但是，該列軍陣也是早已暗伏忍者群，待來人追趕來時，那些忍者即群起迎擊。

由於是忍者群的互相交戰，故而，在方廣室山門前所展開的戰鬪，只是影子交錯地飛舞。而在悄然無聲之中，影子一個接著一個地仆倒，瞬間，山門前遍地盡是忍者的屍體。是一場如惡夢般快速的劇烈戰鬪。

佐助一人趁隙躲入方廣寺山內。山內還存有二十丈高的祠堂，和十六丈高的方廣大佛。該二百人的奇異軍陣，即在此處如輕煙般地憑空消失了。

山內東西長七十八丈，南北長八十二丈，面積相當廣濶。在中央之處，橫臥著昔日大佛殿的殘骸。由於當初動用了二千名的工人，花費了二千日的時間，所以大佛殿如今雖然已經仆倒了，但是，它的殘骸較之建造於北方的假山還要高。

佐助在潛入山內之後，立即快速地朝著巨大殘骸跑過去。但是，在他飛奔之際，突然，自橫樑和木材堆的暗處裡，拋出十數條鳥黐繩。旋即，那些鳥黐繩就像網一般地在空中架住，企圖將佐助的矮小身軀網住。

「啊！」

佐助見狀，立即快速地拔出腰際的佩力，而急轉身軀，將所有的鳥黐繩全部砍斷。旋即，他又像猿猴般敏捷地，在重重疊疊的木材堆上跳躍。

佐助在木材堆上一邊跳躍，一邊用手上的刀將疾射而來的飛箭擊落。

當佐助跳躍至木材之間，大佛五指突出之處，他立即跳下，預備作爲藏身之所。但是，瞬間，發出一陣巨大的爆爆炸響聲，同時，大佛的五指也都爆裂開來，而噴出熊熊的火焰，於是，佐助就掉到了木材堆的底下。

那像旋渦般急湧噴出的濃煙，瀰漫著整個木堆底部時，佐助以爲自己一定沒命了。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地，佐助並沒有被燒死。原來，佐助在落下之際，見情形不對，即本能地運用自己的高超技術，挽救了自己的生命。不過，他對於自己僥倖逃生，仍然有些困惑，因此，楞楞地站在原地，望著在熊熊烈火中燃燒著的巨大殘骸。

佐助在濃煙中茫茫然地站立了片刻的時間，稍爾，才猛然醒悟，而作勢預備離開。

正在此時——。

「你很幸運沒有死，猿飛佐助！」

突然，傳來一陣略含嘲諷意味的聲音。

佐助立即沿著傳來聲音的方向，仔細望過去。頓時，佐助愕然地瞪著大眼。

原來，在假山上一棵像惡龍般匍伏的松樹幹上，赫然坐著褐髮、藍眼、高鼻，而傲氣十足的異邦年輕人。

該人即是呂宋助左衞門命名爲霧隱才藏的年輕人，是自東埔寨渡海而來的兵法者。

「你就是伏兵嗎？」

佐助重新振作起鬪志，如此詢問霧隱才藏。

「不！讓你吃苦頭的並不是我。我只不過是一個觀衆罷了。剛才我欣賞到了一幕極爲精彩的好戲。」

說罷，霧隱才藏大笑數聲。

佐助見對方並無敵意，因此，立即默默地走開了。

「佐助！」

——怎麼如此無禮，竟然沒有稱呼，而指名叫喊。

佐助心裡如此思忖著，因此，不悅地逕自向前行去。

「佐助！你聽著！我要投靠到豐臣小太郎秀松那兒。我誓必輔助秀松取得天下，而且，我自己將來也一定會變成百萬石的大名！你等著瞧吧！——」

——胡扯些什麼？

佐助暗自忖著，然後，一言不發地搖著頭走遠。

3

「年輕人說他要報仇是嗎？」

幸村經過一番沈思之後，如此沈吟著說。

「主人！您想他是不是假冒的？」

佐助心有疑慮的問道。

「嗯！可能是假冒的！也可能是眞的！但是，無論如何，他活著對豐臣家是極爲不利的……」

幸村望著天空，若有所思地說。

「現在暫且不管是眞是假？看看情形再說。……佐助！」

「是！屬下在！」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叫作伴天連風呂石的人，曾經在具樂第，對關白大人（秀次）講解吉利支丹宗門法。後來，在關原大戰時，聽說他仍然健在，隱居在洛北的一個小庵裡。……你去把他找來好嗎？」

「是！屬下遵命！」

於是，佐助在當天夜裡，就趕到了京都。

六天以後，佐助帶著老邁的伴天連，返回了主人的身邊。

幸村對於視力幾近完全喪明，又纏病在身必須仰賴木杖步行的伴天連，非常地禮遇。他命令佐助扶著衰老的伴天連坐下奉茶後，即委婉恭謹地請敎他，有關從前所發生的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地，老邁的伴天連，對於前事的記憶猶新，他將以前所發生的事，娓娓道來。

當伴天連風呂石受到秀次的邀請，自葡萄牙渡海至日本的具樂第時，秀次已是一個世人所懼怕的殺生關白。

秀次是三好武藏守一路的長子。秀次的母親是豐臣秀吉的異母姊瑞童院日秀。

秀次生於永祿十一年。他曾經被宮部繼潤收養爲養子。後來，又被阿波的三好康長所收養，改稱爲三好孫七郎。天正十九年十一月，又成爲秀吉的養子，晉陞內大臣，並兼任關白職，而住在具樂第的華貴宅邸裡。是時，秀次年方二十四歲。

不過，在風呂石進入具樂第時，秀次已是三十之壯齡。身軀健碩頎長，長臉白膚，豐頰尖顎，月眉小瞳，鼻樑筆挺，雙唇緊抿，前額略突，看去模樣十分俊帥。

當他就任關白職時，完全沒有武人的氣息，秀次不僅模樣十分優雅文儒，而且相當有才思，有見地；對於文事尤其嗜好。據說，當代無出其右者。故而，獲得天下的秀吉，竭誠邀請他，參預興建太平盛世的計劃。

秀次在參與秀吉的理想計劃後，立即邀請奈良的僧徒，前來共同撰寫源氏物語。同時，他並經常地邀請歌道名匠，舉行詩歌的吟唱會。他所著的一本書，內容是描述尊圓親王的一切言行境遇。書中運筆之妙，獨具一裁。他的詩歌辭藻極其優美，充分表露出他的天才橫溢。同時，他對於古人的墨跡，也是非常地珍視。

昔時，京都金蓮寺的開山祖素眼和尚，是尊圓親王的御直門流，他的墨跡受到世人的珍愛。秀次於聽到金蓮寺素眼和尚的墨跡，流落於一間當舖裡時，立即前往購回，然後，以素紙加以修補，並加蓋朱印。而後，再送還給金蓮寺收藏。

將謠曲的文辭，以解釋的觀點來看，首推秀次一人，謠曲雖是足利時代的文學，但是，世人只是諷誦詞曲，訴之舞容而已。從不曾有人對它加以解釋或批評。唯獨秀次一人，抱著解釋、批評的態度，去研究謠曲的內涵。他命令五山僧徒，有職家、神道家、歌人、記衆等人，作謠曲百番的校正注釋工作。

是時，爲戰亂百年的混亂時代，文學只靠著五山的僧徒，維持一線微弱的命脈。是時，竟連公卿大家，都放棄了講究傳統的家學，學術衰頽至無可挽回之境。可說是自古以來文學最爲式微的一個時代。

關白秀次於當時，以二十餘之齡，即懷有挽回一般學術衰微之勢的遠大抱負，實在是難能可貴。

但是，如此優雅文弱的秀次，卻突然放棄了他的文學抱負。而且，他的優美氣質，也突然變得非常凶殘，成爲衆所皆知的殺生關白。

他的暴行，是在一次出遊時開始展開的。

是日，他前往北野遊山時，於途中，看見一個座頭（盲人四官的最下品）；於是，他命令該名座頭取酒來。但是，當那名座頭將酒杯捧與他時，他卻突然地揮刀砍落座頭的右臂。此即是秀次首次展開的暴行。

座頭在右臂被砍落後，即驚叫著拚命逃避躲閃。但是，秀次對於座頭的恐懼哀叫聲，卻視同未聞。他只是冷酷地看著座頭的驚慌無措，然後，冷漠地將血刀交給站在身旁的侍從熊谷大膳亮，而命令道：

「把他的左臂也砍掉！」

終於，座頭的雙臂完全被砍掉了。失去雙臂的座頭，在桔梗花中，拚命地掙扎；但是，在一陣陣斷斷續續的咀咒聲後，座頭就倒地不動了。不過，秀次後來在夢中，經常被當時座頭的咒罵聲所驚醒。

當伴天連風呂石到達具樂第的翌日，曾經陪同秀次，前往粟田口的刑場。

在高台的周圍有土牆圍著，中央處有一塊大俎板。在

大姐板上有一個仰臥著的死刑犯，他的四肢被綑綁成一個大字形，正在等待著受刑的時刻。

秀次進入刑場後，即拔出佩刀大步走向刑台。

「我關白秀次，親自來引渡你去西方，你應該銘感五腑！」

秀次在刑台前站定，而如此對著死囚說。

說罷，秀次即慢慢地展開了他的宰割工作。

首先，他將白刃對準死囚的咽喉，輕輕地割開，同時，並說道：

「怎麼樣？痛嗎？苦嗎？還要再深一點嗎？現在這樣可以嗎？」

他用佩刀的尖端，一寸一寸地割著死囚的咽喉。而在此種過程中，他獲得一種殘忍的快感。他凝視著喉頭不斷湧出鮮血，而臉色逐漸變得蒼白的死囚，絲毫不曾有所動容，相反地，還有一絲滿足的得意之色。

第二天——。

「伴天連先生！今天我要露一手生殺自在的神技，讓你開一開眼界。我要證明給你看，證明你所說過的，我的神技是勝過上天的妙力，並沒有說錯！」

說罷，即轉而對著近侍中的一人命令道：

「把那個女人帶到院子裡來！」

那名女子是秀次的侍女之一，由於與茶坊主私通，而被關起來，是時，已是大腹便便，即將臨盆了。

秀次在那名女子被帶至面前後，即拔出佩刀質問：

「你一直堅稱肚子裡的嬰孩，是我秀次的。而不肯承認是茶坊主與你私通所暗結的孽種，是嗎？」

女人以微弱的聲音回答道：

「是的……」

「我再問一次，你肚子裡的嬰孩，是我秀次的嗎？是不是？」

「是……」

「好吧！那麼，我關白秀次要親自看一看孩子是不是我的？」

說罷，秀次即命令部下，將女人的衣服剝去，然後壓住她的四肢。

女人哭喊著哀求秀次，但是，秀次只是冷笑著舉起佩刀說道：

「要求情，去向神佛和你死去的爹娘求吧！」

如此冷酷無情地說罷，即自女人的肚臍附近挿入佩刀。佩刀一直深入到女人的腹部裡，然後，再往下腹割開。

「來人啦！把胎兒拉出來！」

對著左右的人如此命令。然後，接著又問道：

「有沒有女人在？嬰兒要出世了！趕快燒一些熱水吧！你們看一看，究竟是像我關白，還是像茶坊主！」

伴天連一直低俯著頭，不敢正視此種殘忍的場面。而其他的人，雖然，在戰場上經歷過無數的搏殺經驗，但是，他們也都很緊張恐懼地低著頭不敢看。

4

秀次對於受刑人的殘忍手段，並不能滿足他的殘忍心性；因此，他對於無辜的百姓，也加以暴虐的濫殺。

他時常走至北野的郊外，只要見到路上的行人，或是在田地裡工作的農夫，他就胡亂地射矢傷人。如果有逃遁走避者，即策馬追殺之。此種恣意殺人的行徑，似乎已成為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甚至於——。

經常命令他的侍衞們，彼此作眞劍的比武。而且，故意挑選平日私交友好，感情深摯的侍衞，命令他們彼此決一生死戰。

於是，平日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夥伴，在上司的命令之下，迫不得已地以白刃相向。當他們舉著白刃互相對峙之際，彼此間的深厚情誼，在死亡陰影的脅逼下，也逐漸變成為重重的殺氣。最後，彼此之間的友誼，在濃厚的殺意掩蓋下，終於化為烏有，而各自舉起手上的白刃，盡其所能地血戰肉搏。此種景象是非常殘忍不仁道的。但是，秀次卻非常欣賞此種殘忍的場面。他每回目覩此種景象後，心中即感到一陣的痛快。

風呂石看到年輕忠義的武士，相繼地喪命於主人的面前，心中感到非常的不忍。於是，他極力地規勸秀次。但是，秀次聽風呂石的勸告後，卻扭曲著嘴角苦笑地說道：

「我對於親子的慈愛，夫婦的情愛、朋友的情誼，已經看得很多了，我覺得它們都是不可靠的東西。世界上只有自己的一顆心，才是最可靠的……」

事實上，秀次的此種虛無精神，早在他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萌芽了。

是時，秀次參與小牧之役，在長久手與家康作戰，最後，遭到挫敗。於是，秀次只有匆匆撤退部隊。在返回營陣後，秀次即命令秀吉的部下木下助左衞門、木下勘解由兩人，以眞劍作生死決戰，秀吉後來聞聽此事，即痛責秀次的錯誤行徑。秀吉曾經親筆書寫一封信給秀次，信中有一段文詞，是有關該次戰敗的譴責詞。

「目前，我方之人雖性命得以保全，但內部實屬空虛之態。此番我方遭到敗績，是秀次我外甥的錯誤，秀吉如今顏面盡失，我將會設法予以解決！」

但是——。

該次戰敗的原因，並非是秀次犯錯所致的。

事實上，是池田勝入提供給秀吉的作戰計劃錯誤，才導致小牧之役的潰敗。

池田勝入向秀吉建議道：

「德川的勢力，如今都集中在小牧山的總陣：因此，對對於三河本城岡崎的防備，勢必較爲單薄。我們可以利用此種機會，趁虛發動攻擊。我方的兵馬，只要沿著間道攻下岡崎的根城，那麼，集中於小牧的德川勢力，自然會崩潰無存。」

按照道理說來，池田勝入的建議，是一個相當好的戰略。因此，秀吉對於此項作戰計劃，也相當地贊成。

但是，家康並非等閒之輩，他早已籌畫了一套應付對方奇策的萬全準備。

當伊賀的忍者服部平六在探知秀吉一方，以池田勝入爲先鋒，以三好孫七郎秀次爲後衞，出動一萬數千名士兵，向著柏井方面移動的消息後，立即急報家康。家康接獲緊急報告後，立刻明白對方的目的，是針對岡崎城而去的；因此，立即調遣六千精兵，自小牧的陣營出發，一路潛行於敵軍的右側，經過莊內川，然後進入小幡城。

但是，秀吉的軍隊完全不知道對方的動態。所以，殿後的秀次，絲毫沒有警戒地，在小幡城東南一里的小丘上紮營，等待黎明來臨。

即是如此地——

大須賀康高、丹羽氏次、水野忠重、岡部長盛等人，一齊攻入秀次的營地。

接著，神原康政又自秀次營地的背部，以淩厲的攻勢加以襲擊。

頓時，殺的殺，逃的逃，不知有多少——於是，秀次的部衆四處竄逃，而潰不成陣。

秀次在亂陣中，與自己的坐騎也沖散了；因此，他只有徒步奔逃。在奔逃之時，他看見自己的部下可兒才藏吉長，鎧甲上已經中了三箭，而仍然騎著馬狂奔。

於是，秀次急忙大聲喊道：

「把馬借給我！」

但是，可兒才藏吉長，並不知道他就是秀次。

「在下雨的前夕，我怎麼可能把傘借給你！」

因此，他抛下這一句話後，又繼續向前奔逃。

「我是秀次！我是大將秀次啊！」

秀次見可兒才藏不肯理會，立刻焦急地狂喊著。

但是，可兒才藏已經跑遠了。

正在此時——。

秀次的另一個部下木下助左衞門，看到徒步拚命奔逃的秀次，後面有敵兵追趕；而且，敵兵不斷地射出箭矢，企圖殺害秀次。於是，立即策馬奔前，阻擋在秀次的背後，作爲秀次的擋箭牌。然後，又舉起手中的大太刀，以蜘蛛手十文字的刀法，架開疾射而至的飛箭。但是，最後他的額頭被射中了一箭，而自馬背上仆跌了下來。

秀次一面奔逃，一面回顧木下助左衞門應戰的情形。當他目覩木下助左衞門倒地後，心裡已是十分擔憂。繼而，他又聽見山下傳來數百兵馬的嘶喊聲。於是，秀次失望地覺悟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

正在此時，突然有一個武士騎著馬，如疾風般地奔馳而至，他在秀次的面前勒馬停住，然後，焦急地說道：

「大人！您趕快騎這匹馬回去吧！」

說罷，即躍下馬背，去幫助秀次騎上馬離開。該名武士，即秀次的侍衞木下勘解由。他在敵兵的追擊下，鎧甲上已經中了數箭。他吐出的氣息，如火燄般地熾熱。他已經是在死亡的邊緣了。

「八幡！勘解由一切看你的了！」

秀次如此大聲喊罷，即一蹴馬腹狂奔離開。

秀次奔馳了一段路後，又回頭望向後方的遠處，只見勘解由，已經完全陷入了敵兵之中。

長久手此陣，遭到戰敗的結果，並不能歸咎於秀次。追究原因，是由於作戰的策略被對方識破，才會遭到意想不到的淩厲攻擊。是鬼神也無法挽救的結局。而且，此次被家康趁著不備攻擊的責任，應該由總大將秀吉承擔。

因此，秀次在受到秀吉的嚴厲斥責後，心中感到非常不平，他認爲錯不在己，而是秀吉本身估算錯誤。但是，其他的人，卻沒有發出任何牢騷。

5

秀次邀請風呂石至居室裡，講解吉利支丹宗門法，是在風呂石到達具樂第一個月後的事。

是日，極爲不尋常地，秀次以沈鬱孤寂的心情，一個人靜坐在居室裡。當風呂石被人帶至時，秀次以一種極爲低沈的聲音說道：

「很早以前，我從黑田如水和小西攝津那裡，就聽說過你有一套宗門法的事情。當時，由於我認爲自己沒有皈依的信心，即使聽了你的宗門法，也是沒有用的，所以，我一直不曾請你解說。……不過，今天我很想聽一聽。你可願意說說看！」

風呂石自來到具樂第後，即一直盼望這一天的來臨。

因此，他聽見秀次願意聽宗門法，心裡非常高興。他微笑著開始說道：

「根據吉利支丹宗門法的說法，世界上是有所謂靈魂的存在。而靈魂在來世的時候，會受到天主的審判。在審判的時候，天主會判定來世的痛苦和歡樂。關於這種說法，你可能會不相信，而懷疑它是否眞的？」

「事實上，一點都不錯，當人的肉體寂滅後，靈魂仍然不變地存在，而上帝對靈魂的審判，以及判定痛苦，歡樂之事，也都是眞的。所以，人在世的時候，應該儘快地接受洗禮，誠心地信仰耶穌基督的教誨，否則，將會落入萬刼不復的黑暗地獄，遭到永無止境的災難。趁著在世的時候，趕快悔悟吧！一旦身死之後，再想悔悟，是來不及的。所以，大人您恣意殺人，日夜邪淫的荒誕行徑，不僅今生會受到天主的譴責；而且，來生也將受到應得的報應。大人您一旦受到天主的譴責，那麼，所有的天主恩寵，您就無法得到了。到了那個時候，即使決心接受洗禮，也是無濟於事。所以，大人您從今以後，一定要走正路做好事！」

風呂石賭著性命，向秀次直言苦諫。

「你似乎是賭著性命說這些話！」

「自從我離開祖國前來此地後，我早已將自己的性命置之腦後。」

「你這話可是由衷之言？」

「是的！的確是眞的！」

風呂石面不改色地頷首回答。

──突然，秀次拔出背後的佩刀！旋即，將刀尖指著風呂石的鼻子。

「我要你的命！」

然後，以充血的眼睛瞪視著風呂石如此說。

「如果大人要我的命，我願意給大人。我要用自己的血，來爲大人您洗禮！」

風呂石泰然自若地回答，旋即，在嘴裡誦念著聖母瑪利亞。

秀次見狀，猛然地將手中的佩刀扔掉。然後，對著風呂石說道：

「你說吧！」

風呂石聞言，立即接著說道：

「人類的始祖，是亞當和夏娃。由於觸犯了天主的戒律；因此，被趕離波羅伊曾，而墮落到了苦界。亞當和夏娃之所以會觸犯戒律，是由於他們太過於怠慢的緣故。亞當和夏娃對於生離死別的痛苦，完全不知道，所以，他們逐漸就忘記了天主的戒律，而產生了怠慢的心理。在怠慢

之下，他們就不自覺地觸犯了天條。結果，爲人類帶來今日的所有災難禍害。」

說罷，風呂石又引述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例子，加以詳細解說。君士坦丁大帝在睡覺的時候，得到耶穌基督的託夢。於是，他帶領軍隊，舉著附有十字架的旗幟，前往作戰。結果，得到大勝利。而君士坦丁大帝，自此以後，就統一了羅馬帝國。而且，將吉利支丹法推行於全國。

秀次一直靜默地聆聽著風呂石的話，當風呂石說罷時，他才開口問道：

「好！我現在要問你一件事。在吉利支丹宗門裡，當爲人妻子不忠時，應該如何處置？」

「關於這種事嘛！一切由天主自行作決定！」

「那麼，我再問你。妻子不忠，作丈夫的人應該如何呢？」

「這……。在耶穌基督未降生以前，對於不守婦道的女人，是以石頭將她打死。那是當時人民的一種習慣作風……」

「用石頭打死！嗯！」

風呂石見秀次如此自語，即繼續加以解說。他將耶穌基督嚴禁人們作姦犯科的教誨，向秀次說明。但是，秀次卻是充耳不聞。

是時，秀次的面容，就好似雲間的陽光一樣，一時照射著大地，而瞬間又被濃雲遮蓋住地沈鬱了下去。稍爾，他冷漠地說道：

「我告訴你──。有一個妻子，在丈夫不在家的時候，受到丈夫的義父邀請，前往住宿了一夜。當時，那個妻子應該加以拒絕，抵死不從。但是，她卻應邀前往住宿，而遭到丈夫義父的玷污。不僅如此，而且還在丈夫的面前，裝作沒有那一回事的樣子。像這種女人，是不是應該用石頭打死！」

「那個女人，是否作出姦淫的事──，只有當事的兩個人，和天主才會知道。所以，應該由天主去決定她的受罰與否！……」

秀次沈默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在沈默之中，他不曾理會坐在對面的異邦出家人。後來，他才好似想起何事般地，拿著茶几上的金鈴搖一搖。

隨即，一個侍女進入了他的居室。

「把笹香帶到庭院裡，我要在夫人的面前懲罰她！」

秀次對著進來的侍女，如此命令著。

笹香原是秀次的侍妾之一，但是，她和秀次的一名侍衞發生姦情。該名侍衞早已被秀次親手處決了。

在近冬的寒空下，笹香全身赤裸地被綁在高麗燈籠上。

不久，秀次就走到了院子裡。然後，對著在院子裡的夫人阿末冷酷地說道：

「我對於親手用刀懲罰的事，已經作膩了。現在，我要你代替我懲罰她！」

他說話的時候，眼睛和嘴角，都露出一種異樣的冷澁表情。

聽到秀次的命令後，阿末卽驚恐地搖首說不敢。

「你想救笹香嗎？你對於這種不守婦道的人，還不恨嗎？」

「我對於姦淫的事，雖然十分痛恨。可是，笹香和我一向友好！所以，她雖然作錯了事，我還是不討厭她……。」

「簡直是推託之辭！」

秀次憤怒地說罷，卽撿起院子裡，如拳頭般大的石頭，對準被吊在高麗燈籠上的白皙裸體，用力擲去。

「啊！」

笹香發出一聲慘叫。原來，秀次用力投出的石頭，正好擊中笹香的胸部。

「南蠻對於不忠者的懲罰，就是這樣！」

說罷，他又彎身撿起另一塊石頭，交給夫人阿末，然後，冷酷地說道：

「你投一個看看！」

未等阿末回話，他又拿起第二個石頭，再度用力向笹香擲去。

又是一聲慘叫，這一次剛好擊中笹香的心窩處。笹香在遭到此種劇痛後，全身的毛髮都聳了起來，而且顫抖不已。

但是，秀次對於笹香的痛苦神色，卻視若無睹，而繼續不斷地，對著笹香猛投石塊。

沒有多久，笹香白嫩的肌膚——自乳房到下腹部，已是一片青腫。每當石塊擊中她的身體時，她卽伸直下肢，緊縮頸部，強自忍住劇痛。但是，她強自壓抑的痛苦，是無法忍受長久的。所以，不久之後，她再也無法伸直身體了，而全身疼痛得弓了起來。

正在此時——。

一直垂著頭，不敢正視的夫人阿末，突然，挺直身體跑至笹香的身旁；然後，拔出懷中的短劍。

「原諒我！笹香！」

說罷，卽用力將懷劍刺入笹香的胸部。然後，脫掉自己的衣服，將已是鮮血淋漓的赤裸身體，完全遮蓋住。

旋卽，轉身面對著秀次。

「……這種殘忍的懲罰方式，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她有些歇斯底里的喊著。

喊罷，阿末卽氣悶地倒在地上。

但是，秀次只是冷漠地注視著，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阿末，沒有半點扶起她的意思。

「這是當然的！你一定無法正視這種懲罰，哈哈哈………」

笑罷，卽轉身返回堂屋內。

風呂石目送著，秀次似魔鬼般的背影，逐漸離去，他終於明白了，秀次原本溫文優雅的性情，何以會變成如此殘暴的原因。

6

「關白大人的妻子，是在什麼時候，被太閤殿下邀請至府邸，你可曾聽說過！」

幸村注視著年老的異邦出家人而如此問。

「聽說是……秀次大人前往奧州作戰時……」

正好是十五年前所發生的事。

是時，阿末受到秀吉的邀請，而前往伏見城接受茶點的款待。阿末在伏見城住了十天的時間。

秀吉的好色，是衆所皆知的事；而且，他的嗜色情形，也是非比尋常的。他只要看見容貌姣好的人，卽懇請對方在他的府邸裡過夜。雖然事情是在秘密中進行，但是，卻無人不知他的此種行徑。

當秀次自奧州返回之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聽到了阿末應邀至秀吉府邸的事。

事實上，阿末至秀吉的府邸，並未受到玷污。只是作爲舅舅的秀吉，疼愛阿末，而留她在伏見城住了十天。對於此事，阿末曾經在秀次的面前立過誓文，表示自己的清白貞守，依照阿末平日的貞節操守看來，她所立下的誓文，應該是可以相信的。因此，在無眞憑實據之下，秀次自然無法懲罰阿末。

可是，秀次對阿末的懷疑，自此卽無法消除了。

秀次一向是非常疼愛自己的妻子，在戰國武將之中，他是一個罕有的例子。他的潔癖是衆所皆知的事，他專心一意地對待自己的妻子。除了妻子之外，他從不曾對其他的女人，有過不軌的行爲。

由於，他對於妻子的專情，所以，他對於阿末前往秀吉府邸之事，非常地介意。自從他知道事情之後，他對於阿末的懷疑，是與日俱增。在強烈的懷疑之下，他覺得自己的一切都破滅了，前途再也不會有光明的景象了，橫在

他眼前的，只是一片廣濶無垠的黑暗，生活對他而言，已是沒有多大的意義了。

「阿末在十個月之後，是不是就生下了小公子呢？」

幸村接著又問風呂石。

「對！一點都不錯！小公子生下後，立卽接受了洗禮；而且，被命名爲滿疆。」

老伴天連風呂石低垂著眼睛如此說。

自從叫作小太丸的小公子出生後，秀次從不曾抱過他。

在文祿四年七月的時候，秀次因叛逆罪，在高野山被處以死刑。

秀吉一向對於自己沒有子嗣，感到十分的遺憾，不過，在經過數年的失望之後，在他五十八歲的時候，夫人淀君終於生下了秀賴。自從秀賴出世後，秀吉對於秀次的存在，總覺得多所羈絆。

石田三成非常明白秀吉的心意。於是，他爲了取悅於秀吉，就利用種種的手段，陷害秀次於不義。而且，又將許多罪名加在秀次的身上，最後，更以叛逆的罪名判定秀次的死刑。

伊達政宗的叔父伊達成實，曾經作了下面的記載。

當秀吉公出征期間，夫人生下小公子。於是，秀吉對於給予秀次具樂第之事，頗有後悔之意。故而，命令石田三城抉一良策解決之。

後來，當秀吉聞聽秀次有反叛之異心時，卽命令石田三城，增田長盛兩人，前往具樂第詰問秀次。

於是，秀次手書七張誓文，力陳自己絕無異心。但是，秀吉在看過誓文後，仍然不肯相信；而且，不肯原諒秀次。

在石田三城，增田長盛兩人返回覆命後五日，秀吉又派遣前田玄以，前往具樂第召回秀次。

是時，秀次卽察覺了事態的嚴重性；而且，預感到自己的性命卽將不保。所以，他向風呂石作了最後的告別。

後來，秀次前往伏見城，要求晉見秀吉。但是，秀吉不肯接見他，而且，將他的一切封位，全部予以撤消。然後，又命令高野山的木食上人，嚴密地監視他的行動。不僅如此，而且，還把他軟禁在青巖寺裡。

秀次在遭受到此種侮辱後，卽與山本主殿、山田三十郎、不破萬作、東福寺隆西堂等忠心的部屬，一齊切腹自殺身亡。

但是，秀吉對於自殺的秀次，仍然是不肯原諒。他將秀次的妻子阿末以及三個子女，和三十多個寵妾，裝在車上。然後，讓車子在京師中作遊行。待遊行完畢之後，在

三條河原，將數車的秀次眷屬斬首示衆。

是日，在三條河原方廣十二丈的四方，挖掘有深深的濠溝。而且，在四面都築有圍牆。而橋下的南方，築有丈八高的墳墓。在墳墓上，秀次的首級朝向西方擺著。這是爲了讓秀次的妻兒和寵妾祭拜，才故意如此放置的。

老伴天連回憶著當日的情景，心裡感到非常地痛苦，所以，他一直沒有再開口說話。而且，他也不願意再繼續說下去。

「我再請敎您一件事。在三條河原的眷屬大屠殺時，小太丸公子是不是在裡面？」

「…………」

「當時被斬首的小太丸公子，是不是事先安排的替身？」

「…………」

「以別的小孩，代替眞的小太丸公子被斬首，是不是您所作的安排？」

幸村一連串地追問下去。風呂石在幸村的追問下，終於抬起頭，注視著幸村。

可是——。

他卻一直沒有開口說話。

經過一段長久的沈默之後，他才緩緩說道：

「我要告辭！——」

說罷，卽低著頭站起身預備離開。

幸村見狀，卽不再加以勉強追問。而禮貌地將風呂石送至駕籠。在送走風呂石之後，幸村卽呼喚佐助前來。

「佐助，豐臣小太郎秀松是假冒的！」

「…………？」

佐助聞言，立卽困惑地眨著眼睛。他對於主人話中的意思，完全不明白。所以，只有默不作聲。

幸村見佐助未答腔，立卽接著說道：

「你去跟蹤他！你只要跟蹤伴天連，就可知道他的隱藏處。」

7

阿彌陀峰——。

是東山的一峰，海拔大約有四百公尺。

在山頂上，建造有一座豪華壯麗的秀吉神廟。該座神廟，已經建造了許多年的時間。

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秀吉老衰而逝。但是，他的死訊，並沒有立卽對外發佈，而隱藏了一段的時間。因爲，當時是在出師征韓期間，故而，他的近臣將他的遺骸，秘密地安葬在阿彌陀峰。

翌年二月，秀吉的近臣，才對外發布了他的死訊。同時，並決定秀吉墳塋的地點。在一切計劃完成之後，豐臣家即動員群力，大事修築秀吉的墳墓。然後，又在墳上建造秀吉的神廟。同時，在嶺西之處，亦建造了本殿，回廊、拜殿、三門、中門、神饌所、神樂舍、馬舍等建築物。故而，竣工之後，是全日本最大規模的神廟。

不僅如此，他的元勳近臣也都在神廟的附近，建造有房舍，朝夕為秀吉供花獻燈。

在關原之役後，天下大權完全落入了德川家康的掌握之中。因此，當時的人民，都不敢公然地前往秀吉的神廟祭拜。即使有人敢前去參拜捻香，也只是在暗地裡秘密地前往。這是當時的實際情形。如此一來，秀吉神廟的香火，即將遭到斷絕的命運。

佐助在接奉了幸村的指示後，即一路追踪伴天連風呂石。

當佐助行至人煙斷絕的參詣道時，已是將近傍晚的時分。佐助獨自一人自參詣道的下方往上攀登。是時，在他的四周是一片靜寂。整個山林裡，不曾聽到任何的鳥鳴聲。而且，四周的樹木，也是悄然地林立著。唯一有動靜的，只是佐助頭頂上，被夕陽餘暉輝映得酡紅的山櫻，在微微地晚風中，輕輕地搖曳著。真是一個靜寂的時刻。

走了一段路後，佐助發現對面的地方，有一道神廟的高門聳立著，於是，他停下腳步來觀看。

突然，他悄然無聲地一蹴地面，接著即縱身躍至空中。只見他矮小的身軀，瞬間消逝在濃密遮天的風致樹高處。原來，佐助是想利用高聳的風致樹頂端，作為前往社殿附近的路徑，因此，他躍至高空處的風致樹頂。

豐臣小太郎和他的黨羽，出乎意料之外地，竟然隱藏在豐國廟。

佐助發現自方廣寺至阿彌陀峰頂上，有一條隱密的隧道相通。雖然，不知道是為了何種原因而修造的，但是，毫無疑問地，一定是秀吉命人挖掘的。

越過第一道高門，第二道高門之後，再稍微往上爬，即可抵達太閤坦。而該處設有一個拜殿。在拜殿的後側，有一段高聳冲天的陡直石階，一共有四百八十九級。走完石階後，即可到達唐門。自唐門再往上攀登一百七十餘級石階之後，才能抵達秀吉的廟墓。

而該條隧道，即是一直通到秀吉的廟墓。

佐助一口氣在風致樹頂上，作了數個飛躍的動作後，即到達了唐門的上空。

突然——頂上的廟墓附近，傳來一陣淒厲的喊叫。

同時，自佐助隱藏地方附近的一棵巨樹頂上，發出一

陣巨大的響聲。旋即，一隻巨鷲出現在高空。

——來啦！

佐助睜大了眼睛。

瞬間，佐助又發現一個人影，出現在一百七十餘級的石階上。該人穿著虎皮背心，正自石階上往下輕鬆地跑著。佐助定睛一看，原來是昔日對陣過的霧隱才藏。

不僅如此——

他還是和從前在港口的時候一樣，懷中抱著一個全身赤裸白皙女子。

佐助見狀，立即躍過丈二遠的距離，而到達了唐門的屋頂上。佐助站定之後，即大聲問道：

「霧隱才藏！你這是什麼態度？」

是時，霧隱才藏已跑至離石階末端約十餘級的地方。他聽見佐助的喊叫後，立即停住了腳步。然後，他抬起頭來，仰視著佐助說道：

「猿飛佐助！我們上當了。」

說罷，巨鷲即似一陣風般地，盤旋而下。然後，以它的兩隻巨爪，攫住該名裸女兩條腿，而高飛上空。

「佐助！豐臣小太郎是一個女子！」

「什麼!?」

「我本來想投靠他，幫助他取得天下。誰知道！我一來才發現他是女子喬裝打扮的。簡直是莫名其妙！我一氣之下，就將她賞給巨鷲作食物了。」

說罷，即自腰際拔出大小兩支佩刀，然後，回旋六尺長軀，面對著自上面追趕下來的數十名敵人。在他的臉上，佈滿著冷肅的殺意。

「……哈哈哈！」

幸村聽完佐助的報告後，突然發出一陣笑聲。

佐助見狀，大惑不解地望著主人。

「佐助！野盜之群竟然也會聯合石田三成的餘黨，以及一些忍者，夢想奪取天下。他們盜取收藏於豐國廟的故太閤遺物，然後，又利用一名女子喬裝打扮成大將的模樣。這實在是一個巧妙的計策。」

如此說罷，旋即，幸村又正色說道：

「果真是如此的話，或許在別處，另有真正的豐臣小太郎存在！」

淀君

1

夜半的風，在皎明的月光下，呼嘯地刮著。

是時，正當陰曆二月的寒冷季節。自鄉里至此處的山中，以獵人的脚程算來，大約需二日的時間。山中仍然殘存著積雪。當陽光照射在積雪上，山中的寒氣，更顯得凜冽。生物在嚴寒的空氣之下，幾乎無法呼吸生存。

山中的一間小木屋裡，由於自間隙裡不斷地吹入寒風；因此，小木屋裡，整夜不停地燃燒著柴火。

但是，屋內所生起的柴火，火勢非常微弱，似乎並不能取暖。柴火在屋主前方三尺之處，微弱地振作著飛舞。由於柴火的微勢，使得整個屋內，仍然是相當地陰冷。而它微晃的火光，在漆黑的屋內，即好似鬼火般地陰森恐怖。

這不是普通燒火用的薪柴。

屋主靜坐在柴火前，欣賞著怪異而美麗的藍色火燄。火燄所發出的藍光，即好似翡翠經過燃燒般的美麗色彩。而自藍色的火燄中，更不斷地飄出縷縷淡淡地幽香。

像神仙般的白髮屋主，終日端坐在火爐前，欣賞著詭異的火燄，同時，並嗅聞它的香氣。

事實上，此位年齡已超過八十餘的白髮屋主，即是當年劍名威震天下的塚原卜傳。他早已與塵世隔絕，而隱居在此座山中的一間矮小木屋裡，安享他的餘年。他終日所等待的，只是前往西方極樂世界的日子趕快來臨。

卜傳的名字叫高幹。他是鹿島神宮祠官卜部覺賢的次子。是塚原土佐守的養嗣子，他跟隨養父學習劍法，而得到飯篠長威齋的秘傳。後來，他在鹿島神宮作祈願的千日裡，得到神明的託夢，而領悟了一字形太刀的妙理。當時，他是三十之壯齡。

後來，他受到足利將軍義暉、義昭的招聘，擔任劍法教練。而後，他前往伊勢出遊時，曾經傳授北園劍法。在甲斐的時候，他曾經傳授武田信玄一字形的太刀法。

在他未退隱之前，曾經與人作過十九次的眞劍比賽；而且，曾經上過戰場三十七次，而從不曾失敗過。在他的身上，沒有留下任何的刀疤，僅是有六處的箭傷。此外，他又曾經親手殺死敵人二百一十二名。

但是，當時風靡天下的威赫劍名，如今卻似泡沫般地，自塵世中消逝了。在天正的世界裡，塚原卜傳的威名，早已變成爲一種遙遠的傳說。

而如枯木般的老軀，對於世間的一切雜念，也都完全摒除了。在終日的時間裡，老朽的卜傳，只是沈湎於寂然的無我之中。

突然——。

藍色的火燄急遽上升至三尺高；而且搖晃得非常厲害。旋即，火燄向著蒼老的卜傳逼了過去。

原來，是小木屋的矮門，被山裡的強勁夜風吹倒了。

卜傳瞇起眼睛，向著門口處看去。在門口的地方，赫然站著一個黑影。

黑影的背後，襯著一片皎潔的月色，看去好似鬼魅般地充滿著妖氣。

「……」

卜傳默然地注視著黑影。稍爾，黑影對著卜傳說道：

「彥四郎，現在回來啦！」

卜傳聞言，並未答腔，而只是默然地看著他。

彥四郎忠光——。

是卜傳六十歲時，才獲得的兒子。忠光賦有異常的天稟。他在二十歲以前，即殺死了十二名兵法者。

但是，卜傳對於彥四郎的再三請求，都不肯答應傳授一字形太刀秘法予他。因爲，卜傳認爲彥四郎的劍法中，帶有一種妖邪之氣，不適合練成一字形太刀法。

一夜，正當卜傳在庭院裡賞月時，突然，彥四郎舉著太刀，面朝向卜傳站著。

「父親！我要看你的一字形太刀法！」

忠光以威脅的口氣對著卜傳說。

是時，卜傳的腰間，並沒有佩戴著刀。

卜傳看見兒子的架勢非比尋常；但是，他仍然不動聲色的看著彥四郎。而且，好似在思索何事般地，就地端坐。然後，慢慢地以一隻手，輕撫著自己的雪白鬍子。

「把它砍斷吧！」

稍爾，對著彥四郎如此說。

彥四郎對於父親的神態，感到非常地困惑。

卜傳見彥四郎遲疑未動，即微笑著說道：

「像你這樣的人！怎麼可能以那種不熟練的刀法，砍斷爲父的這把鬍子呢！」

卜傳如此揶揄著彥四郎。

彥四郎聞言，立即氣憤地集中精神，全力向著卜傳的腦袋砍下。

彥四郎在砍下之際，隱約覺得好似砍中了何物。但是，卜傳的腦袋，仍然是毫髮未損；而且，不見任何的血跡。更令人驚訝的，是卜傳竟然態度自若地，安坐在原處。

彥四郎啞然地收回太刀。突然，他楞住了。

原來，在收回的太刀刄上，嵌著一塊小石頭。

小石頭是卜傳在撫弄鬍鬚之際，神不知鬼不覺地，順勢放在頭髮中。

卜傳神態自若地，自地上站起身來。

「彥四郎！你連一塊小石頭，都無法砍斷。這種差勁的劍法，怎麼能學會一字形太刀法的極意呢？」

然後，對著發楞的彥四郎如此說。

說罷，卽伸出手取過彥四郎手中的太刀，將太刀刄上的石頭去掉。

「你仔細瞧一瞧！」

隨卽，輕易自如地順手砍下擱在一旁的臉盆，臉盆瞬間斷裂成兩半，而各自倒向一邊。

是夜，彥四郎離開了卜傳，遠走他方。

——這是四年前的事。卜傳在事情發生不久之後，卽在山中隱居了下來。

彥四郎自從離開卜傳後的四年間，對自己的劍法下了一番的苦功。卜傳看著彥四郎的立姿，立卽明白兒子四年來的苦心修練。

「父親！我希望今天我們能作一個眞劍的比武。」

「你已經有勝過我的把握嗎？」

「如果我敗了，我再也沒有臉活在世上！」

彥四郎肅穆地對著卜傳說。

卜傳聞言後，卽自火爐中，取出一支猶燃燒著藍色火燄的薪柴。

今夜，月亮高掛在天空中。

一對父子在似下過雪般的銀白空地上，互相對峙著。

彥四郎採取刀口朝下的姿勢站著。而他的父親卜傳只是一隻手拿著燃燒的薪柴。

「彥四郎！你是不是學過忍術？」

「是——我是學過忍術！」

「在劍道上學習忍術，有什麼用處？」

「我先得罪了！」

說罷，彥四郎卽慢慢舉起原本朝下的太刀，然後，作圓圈的揮舞動作。隨著圓圈次數的增加，旋轉的速度也愈見加快。

後來，他的刀尖觸及了卜傳的薪柴，於是形成一個圓形的光輪，在光輪的籠罩下，彥四郎的臉部，好似溶化在其中。

瞬間——。

光輪飛向空中；旋卽，並發出巨大的響聲，向著卜傳的頭上飛落下來。

但是，卜傳對於彥四郎的劇烈動作，卻仍然是無動於

衷，他不曾採取任何的架勢。

當光輪已經迫進他的頭頂時，他才輕鬆自在地隨手舉起薪柴，架開飛落而下的光輪。

薪柴橫裡架開光輪後，它的前端卽斷裂成兩半。旋卽，火燄高飛至空中。

然後，彥四郎卽縱身一躍，躍過卜傳的頭上，而落在前方六尺之處。

「如何？父親！」

站定之後，卽得意地對著卜傳如此大叫。

卜傳滿臉盡是同情之色。稍爾，歎聲道：

「你的這種修業，根本是沒有用的！——」

「什麼！」

彥四郎聞言，立卽惡聲大喊。旋卽，採取上身直立的姿勢，向著卜傳滑行逼近。

「退下！彥四郎！」

卜傳第一次用嚴厲的語氣，朝向彥四郎說話。

「爲什麼我應該退下！」

彥四郎理直氣壯地回答。旋卽，將鬪志一振，而大叫著殺向卜傳。

但是，他撲了一個空。

——突然，彥四郎感到自己的右耳，受到一陣劇烈的衝擊；而且，身體立卽搖晃不已地無法站穩。他傾斜著上半身，悶哼一聲。

「嗯！」

旋卽，本能地舉起太刀快速地揮舞。此時，彥四郎又感到自己的左耳，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他媽的！」

彥四郎憤怒地吼叫。

然後，又繼續揮舞手上的的太刀。

隨卽，彥四郎遭到了第三次的衝擊，部位是在右眼的地方。而緊跟著左眼也遭到第四次的衝擊。

短短的幾分鐘後，卜傳與彥四郎之間的打鬪，卽告結束了。

卜傳利用彥四郎回旋揮舞的利刄，使得自己手上的薪柴尖端，削成銳利的鋒口，然後，再以尖銳的薪柴削落彥四郎的雙耳，以及刺傷彥四郎的雙眼。

卜傳望著遭受到自己殘忍刑罰，而昏倒在地上的兒子。不禁悲哀地自言自語道：

「我應該成全你，才算是慈悲的表現……」

語罷，卽踏著蹣跚的脚步，返回自己的小木屋。

翌日，當朝陽初昇時，彥四郎才恢復了神志。他甦醒之後，卽呻吟著站起身來。

是時，卜傳猶端坐在火爐旁。但是，他已經溘然長逝了。

爐中以往翡翠色的美麗火燄，是時，已被一種血紅色的火燄所代替了。而且，自燃燒著的火燄之中，不斷地飄出陣陣難以名狀的惡臭。是一種劇毒的臭味。卜傳即是長時間吸入此種毒氣，而致命的。

2

自是日起的十年間，塚原彥四郎即音訊杳然。而且，也沒有聽說過任何大名僱用彥四郎的消息。

天正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夜，奉豐臣秀吉之命，預備進行切腹的日本第一茶博士千利休，在位於港口的住宅裡，將辭世的語句，刻在茶杓上的時候。——

突然，前方悄然無聲地出現了塚原彥四郎。

塚原彥四郎的雙耳盡失，右眼完全失明。不過，相當幸運地，他的左眼恢復了視力。

自慚面貌殘缺醜陋的彥四郎，白天裡一向是避免在人口衆多的公共場所出現。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他與千利休成了莫逆之交。自從他與千利休成了知已之後，他非常折服於千利休的人品。在千利休的感召之下，他收起自己稱厲無比的殺人劍，而隱居在無人知曉的大和山中草庵，專心於研究茶道，如今已經過了數年的時間。

「宗易先生！據說關白賜你死，是眞的嗎？」

彥四郎自他的獨眼裡，射出銳利的光，筆直地注視著前方的千利休。

千利休聞言，不曾予以作答，只是沈默地將茶杓遞給彥四郎看。茶杓內刻著：

此把太刀是我所得意的道具。此時此刻，我要將它朝天拋去。

「聽說你是由於受到關白的寵遇才得以晉陞名流的。而你在獲得身分地位後，即仗勢擅自作威作福，所以關白賜你死。一般人都是這樣想。不過，我彥四郎對於此事，是最爲清楚的。我知道你的獲罪，是最不成理由的，你是憑白地蒙寃屈的！」

「由於我千利休茶道的聲名太大了，所以才會遭忌。彥四郎先生！我雖然只不過是一個住在港口的普通老百姓，但是，所有的大名，一向都敬我三分。我的名聲雖大，但我一向不曾驕傲或怠慢他人。不過，有些人卻嫉妒我的聲名，而對我產生敵視的心理。我爲洗清自己的罪嫌，我一定不能失去秀吉公賜死的機會，我必須利用此種機會，以死表明自己的心意。」

千利休滔滔不絕地對著彥四郎說。

由於秀吉酷愛茶道，因此全日本掀起一陣飲茶的風潮。只要秀吉的茶道師父千利休的一句話，茶器的身價，立即提高至萬金。爲了請千利休評定茶器的品質，所以，茶器商人絡繹不絕地前往千利休的宅邸。一時，千利休家門庭若市，而且，商人贈送的禮物堆積如山。由於，千利休的身分地位日漸提高，因此，千利休對於自己的服飾和行爲，也稍加嚴整，以便配合身分地位。

千利休雖然頗有才氣，但是，絕非縱情嗜慾之徒。

千利休的茶道，是得自武野紹鷗的眞傳。

某日清晨，紹鷗爲了試探千利休的才氣，而命令他掃除庭院。當千利休走至庭院時，發現地面上除了一層白砂之外，是一塵不染。於是，千利休行近松樹下，猛烈地搖晃松樹幹。立即，枯萎的松葉，紛紛地掉落在覆蓋著白砂的地面上。紹鷗看見千利休非比尋常的行爲，感到十分地佩服。他認爲千利休，果眞是一個奇才。於是，將他苦心鑽研的茶道秘訣，完全傳授予千利休。

又有一回——。

織田信長向千利休收購肩衝的茶器。是時，千利休的手邊，正巧沒有該種貨色。於是，他告訴織田信長，住吉屋宗久收藏有許多上等的美好茶器，或許他那兒有肩衝的茶器。平日，千利休與住吉屋宗久兩人，一向是不十分友好。但是，千利休是一個公私分明的人。他認爲介紹茶器是公事，所以，不能與平素的私怨，混成一談。基於此種處事的態度，故而，千利休坦然地推薦住吉屋宗久。

「宗易先生！我認爲關白賜你死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曾經想得到你的女兒阿吟，而你卻加以拒絕了。是不是這樣呢？——」

彥四郎對著千利休如此問。

但是，千利休聞言，卻沒有回答。

千利休的獨生女阿吟，不僅貌美；而且，氣質非常的高雅。千利休將她許配與港口上的一個鳥商爲妻。但是，非常不幸地，沒有多久丈夫即死去，而告寡居。

某日，秀吉至東山賞花，於無意中瞧見阿吟的姣好容貌。秀吉立即對阿吟產生了迷戀的心理；而且，極欲得到阿吟。於是，秀吉派遣東條行長，前去向千利休提親。

但是，千利休卻冷淡地加以拒絕了。

「一個人若敢奪取他人的城堡，而且，敢強奪他人已出嫁的妹妹，或是女兒。那麼，他所作的事，一定不是好事。像我們這種拿茶杓的人，是不敢高攀的！」

千利休在拒絕婚事後，又對著東條行長如此說。

東條行長聞言，立即警告千利休，如果不肯答應，必將遭致嚴重的後果。

但是，千利休毫不畏懼地笑著說道：

「我不怕會有什麼不利的後果，充其量只不過是失掉腦袋罷了！」

一邊如此說著，一邊用手敲敲自己的腦袋。

於是，東條行長不得要領地，返回稟報秀吉，秀吉聽完報告後，大爲震怒。

在去年的時候，阿吟已經自殺身亡了。

「宗易先生！你不應該就這樣地切腹！」

彥四郎好心勸著千利休。

但是，千利休卻表示不同意地說道：

「不！——反抗是沒有用的！反抗的結果，只會使我過去竭力倡導茶道本旨的宗易人格，徒然地遭受損害。……再說，彥四郎先生！關白是因爲自己的兒子死去，才導致心理的不正常。因此，爲人父親的關白，是值得同情的！」

一個月前，淀君爲秀吉生下的唯一兒子鶴松，年僅三歲卽死去了。鶴松是秀吉在五十四歲的時候，才獲得的唯一兒子，因此，自鶴松生下後，秀吉卽興奮異常。他對於稚齡的鶴松，抱有極大的期望。但是，非常不幸地，鶴松卻僅活了三年的生命，因此，秀吉喪子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故而，秀吉賜千利休死的原因，很可能卽是由於絕望心理所導致的一種宣洩。

「像豐臣秀吉這樣的人物，也會因爲喪失幼兒而發狂！」

彥四郎以嘲笑的口吻如此說。說罷，立卽又頷首發出一聲。

「嗯！」

「宗易先生！你的仇，我彥四郎會替你報的！」

「彥四郎先生！我不希望關白的首級供奉在我的墳前！」

「什麼！這是茶博士的仇！不過，你放心好了，我會乾淨俐落地爲你報仇，我會讓你含笑九泉的！」

彥四郎砍下千利休的頭顱後，卽好似一陣煙般地溜走了。

自此，又經過了數年的歲月。但是，彥四郎卻一直沒有再出現過。

3

慶長三年三月十五日，在醍醐寺所舉行的賞花會，好像是太閤秀吉自知該年的夏天，卽是自己生命的最末期，而竭其所能地大事舖張佈置。可說是一次盛況空前的賞花會。秀吉本來只是喜歡欣賞櫻花而已，但是，當時他卻親

自熱心地策劃準備賞花會場的佈置。

在二月開始籌備時，秀吉卽前往醍醐寺察看，他自堂宇、小座敷、常御所、台所等地，依次地加以巡視。察看之後，卽命令工人修理塔婆、二天門兩處。

不久，秀吉又出發前往作第二次的察看。當時，又命令工人興建寢殿，擴大櫻花的場地。同時，並吩咐工人重建金堂。後來，當秀吉第三度前往醍醐寺巡視時，又命令工人在櫻花場地的中央處，挖掘丈八長的濠溝。同時，並命人在池泉的中島，興建護摩堂。然後，又建造一座橋，和二道自高處飛落的瀑布。此外，又命令工人，將已經修建成的二天門，遷移至櫻花的場地。

秀吉如此熱心地佈置賞花會場，任何人只要看見了，都會覺得極不尋常。

當進入三月時，秀吉的熱心更加熱烈了。他曾經五度前往醍醐寺巡視。

只要秀吉前往醍醐寺，立卽，醍醐寺卽會獲得無數的好處。因此，醍醐寺不僅拜領領知千石。同時，又獲得秀吉的親口應允，重建舍堂、講堂、食堂、鐘樓、經藏、塔、湯屋、三門、塔婆等處。而且，興建門跡寢殿和舞台樂屋。

在秀吉擇定賞花的十五日前一天，他又匆匆忙忙地臨時趕往醍醐寺，作最後一次的巡視。他對於所有的佈置，是否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以及是否已經完全準備妥當，都加以審愼的察看。是日，不僅風勢強勁，而且雨勢也很大。但是，秀吉對於惡劣的天氣，卻一點兒也不擔心。

當他察看後，在返回伏見城的途中，仍然得意地自言自語道：

「好極了！明天我可以讓秀賴看到天下第一的賞花盛會。哈哈哈……明天，一定是日本最晴朗的日子！」

秀吉的家臣，沒有一個人，認爲明天會是一個晴朗的好日子。但是，秀吉卻好似他的意志可以左右天氣般地，充滿著十足的自信心。

秀吉在失去鶴松後，一度非常地傷心失望。幸而，三年之後，淀君又爲他生下秀賴。

當淀君生下秀賴時，秀吉在極度的得意之中，竟然忘記動員全日本的總兵力，前往征伐朝鮮的事情。而且，他爲了疼愛秀賴，將自己的大宅邸建造在京都。

醍醐的賞花會，也是秀吉專爲秀賴而舉行的。

——是日。

老天也好似爲秀吉的熱心所感動了。天上竟然連一片雲也沒有，是一個晴空萬里的好天氣。

自上醍醐至下醍醐，寬廣一千八百丈四方的廣濶地方

，卽是整個的觀賞櫻花場所。在山上有二十三處，佈置著弓槍鐵砲手，個個都是精壯的武士。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嚴密地警備著。同時，自伏見城至下醍醐的沿途，也有許多的小姓衆，和騎馬巡邏的士兵，嚴密地警戒著。

自伏見城行出的行列，前後大約有三百六十丈長。北政所坐在第一轎裡；第二轎坐的是淀君；第三轎是京極局；第四轎是三條局；第五轎是加賀局；第六轎裡，坐的是抱著秀賴的秀吉。

當行列行至下醍醐時，道路的兩旁，盛開著嬌姸的櫻花。這是秀吉特地命人移植的。

秀吉掀開轎簾，大聲對著懷中的秀賴說道：

「秀賴！你看！這是父親特地命人栽種的櫻花。好看嗎？」

是時，山上山下滿溢著春光，萬千花朵競相爭姸，空氣中飄著濃馥的花香和衣香。太閤一代的榮華，可說完全縮小在是日的光景中。

自仙洞、公家、武家、城都奈良港進貢而來的無數禮物，以尼高麗的珍品、國下的菓子、天野奈良酒，加賀菊酒，關東江川酒等各式各樣的貢品，都被盛在金銀的器皿上，而有條不紊地排列在豪華的宴席上。

在經過第一家茶屋後，卽開始上坡。在坡路的左右兩旁，都掛著紅白色幔幕。

秀吉拉著秀賴的小手，慢慢地走著。

第二家的茶屋，是新莊道齋所建的，在岩淵出水之處，養殖著鯉魚、鮒魚。第三家茶屋，是長谷川宗仁法眼所建的，在南破風口設有一座台子，台子上繪有繫馬的畫，別有一番高雅的風味。第四家茶屋，是增田右衞門尉所建造的，是一座非常豪華的館子。

在每一家的茶屋裡，都準備有全日本最上等的珍酒佳肴。茶屋一共有六間。

行過六間茶屋後，是一處由櫻樹所包圍的台地。台地的中央，鋪有緋紅的毛氈，可以供人作詩吟唱。

秀吉被秀賴拉著手走到毛氈上時，情不自禁地，唱出少年時代自己所唱的一首鄙歌，同時，用手打著拍子。

是時，淀君正在櫻樹底下休息，她微笑著看著前方的熱鬧光景。當她身上所穿的，金銀彩絲打掛的前襟，被掀開時，她還以爲是風吹開的，而一點也不介意。

穿著灰色衣裳，包著灰色頭巾的一個人影，自開滿櫻花的樹梢上，像飛鳥般地，疾速降下。旋卽，隱入淀君的打掛中。淀君的衣裳，自腰帶以下至裙擺處，立卽被銳利的刀刄所割破。但是，她仍然沒有察覺。

來人的利刄，將淀君的內衣，也都完全割開了。隨卽

，自內衣被割開的間隙裡，伸入一隻手。當侵入者的手碰到淀君的豐臀時，淀君頓時驚駭得發不出聲來。

「不許出聲！你如果敢喊叫，我立刻要你的命！」

一陣低沈的沙啞聲，自淀君的背部，傳到淀君的耳裡。

「你要繼續微笑！」

來人如此說罷。立即，伸入的手指，又在淀君的臀間滑動。稍爾，他又說道：

「淀君！你記得七年前夏季的某天夜晚嗎？那時，你就是這樣地，被一個侵入的歹人所侵犯。」

隱藏在淀君背後的歹人如此說。

淀君聞言，立即明白背後的歹人，即是七年前的某個夏夜，侵入打掛中，對她加以非禮的同一個男人。

4

七年前——。

淀君在征伐朝鮮的大本營肥前名護屋城。

秀吉在喪失唯一的兒子鶴松時，曾經陷入了無可自拔的悲痛之中。但是，由於征伐朝鮮的壯舉，所以，喪子的悲痛，得以沖淡忘懷。

秀吉在征伐朝鮮時，首先在臺岐和對馬的地方，設置陣營；然後，才進一步地攻向朝鮮。在征伐朝鮮的同時，秀吉並計劃將大軍朝向中國侵進。

不久之後，日本的強大軍勢，即襲捲了整個的朝鮮王國。朝鮮王棄城而逃。於是，日本大軍即佔領朝鮮王城。

秀吉得到前方的捷報後，即意氣高昂地，向著自己的部將宣佈，即將渡海前進。

是時，秀吉的母親大政所，已是八十之高齡。秀吉聞聽母親在京都的具樂第病危時，立即動身前往京都。

於是，淀君獨自留在肥前名護屋城。

是時，正值盛夏之期，南國的酷暑，極其難以忍受。在白天的時候，任何人都無法忍受戶外的炎熱暑氣。

在此種酷熱的天氣下，淀君每當在夕陽西下時，必定行至設置在行館南端的舞台上，享受習習吹來的傍晚涼風。

名護屋位於肥前國東松浦郡北方突出的一個小半島上，在它的前方，有加部島橫阻著。而且，隔著名護屋浦的港灣，與呼子之地銜接。

館裡，有一處可以眺望一哩長波戶岬的台地。每當夕陽沈下地平線之際，在猶有晚霞餘暉的襯托下，海岬的景色，確是相當的美麗。

是日，傍晚時分，淀君和往常一樣地，站在舞台的一

端，看著海岬以及海灘，在落日餘暉的照射下，所呈現的絕妙美景。淀君出神地望著前方的美麗景色。

突然，不知自何處冒出一個忍者打扮的怪異男子。該名男子出現後，即悄然無聲地行近淀君的背後。旋即，他自淀君的肩膀處，拉開打掛；然後，迅速地隱入其中。

但是，非常奇怪地，淀君卻沒有察覺到絲毫的異樣。

當該名怪異的男子，伸出手摸向淀君的豐臀時，淀君頓時驚駭地想叫出聲音。但是，瞬間，她覺得背肌上，受到一股強勁的壓力，因此，她叫不出聲音。

「不要喊叫！你如果敢大聲喊叫，我就不客氣地要你的命！」

蹲在打掛中的男子，發出聲音威脅淀君。在他講話的時候，淀君感到他的手指，在自己的臀上蠢動著。

「淀君！我並非在戲弄你。……太閤在失去他世上唯一的兒子後，感到非常的悲痛。太閤爲了排除自己的憂悶，所以計劃征伐朝鮮；企圖成爲大明的皇帝，以解除自己胸中的鬱悶。太閤在失去掌中明珠時，所受到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所以，不得不借著征伐的壯舉，而加以宣洩。但是，即使他眞的進入大明，成爲大明的皇帝；他的喪子之痛，還是無法消除的！太閤眞正所期望的，不是佔有朝鮮，或是進入大明；而是擁有他自己的親生兒子！」

「………」

淀君全身感到非常地不自在。但是，她對於對方伸在自己大腿間的一隻手，又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刺激。

「可惜太閤已經沒有生孩子的能力了！雖然——，他每天晚上都抱著你。而且，每隔十天，即作一次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夠將自己的精氣完全排出。但是，無論他如何地努力，終究還是無法使你懷孕。……我非常明白，你年輕的身體，一直希望能夠再度生子；所以，你也一直焦急地盼望著懷孕。你的這種期望，我可以輕易地讓你實現！趁現在太閤前往京都，探視病危老母，而不在名護屋的時候。……只要你願意利用像現在如此涼快，而且沒有任何人在附近的傍晚，和我共處十日，我可以讓你立即懷孕，而使太閤秀吉狂喜！」

淀君對於替老邁的覇者生子，早已認爲是一件不可能實現的事。所以，在不知名的陌生男子，似惡魔般地戲弄下，淀君有些動容了。

因爲自己所要生的孩子，並非一定要是秀吉的兒子。而且，以秀吉的年紀看來，他是不可能再有生殖的能力了。如果，自己懷孕之事，能在絕對秘密的情況下進行；那麼，陌生男子的建議，不妨可以加以一番考慮。再說，爲老邁的秀吉生一個兒子，秀吉一定會非常高興。

——女人在完全秘密的情況下，無論是如何大胆可怕的行爲，她都敢冒險去作，這是千古不易的金言。

「你！你是誰？」

淀君對著在自己臂間蠢動的男人，顫慄地出聲問道：

「你知道我的名字，是沒有用的！你只要知道，我是代替太閤，讓你生子的男人，就可以了！」

「你……你要什麼報酬？」

「我什麼都不要！我只要你這位天下美女，感激我使你懷孕——」

「………」

於是，淀君閉上雙眼，而兩手緊抓著欄杆。

旋卽，淀君感到自己的下肢，在衣裳下被張開了。

當秀吉返回名護屋時，已是晚秋的時節。

淀君在見到秀吉時，卽難爲情地告知秀吉，她已經懷孕的事情。秀吉聽到消息後，心中異常地欣喜。

現在——。

秀吉面對著六歲的秀賴，完全忘記自己是天下的絕對權威者。他高興地拍著手，大聲唱出幼年時所熟知的鄙歌。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秀賴不是自己的親骨肉。

「淀君！恭喜你！這實在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場面！」

與七年前一樣地進入她打掛中的秀賴生父如此說。停頓了一下，他又繼續說道：

「今天的盛會，可以說是你和我所生的孩子，卽將成爲天下人的慶祝會！」

「你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出現？」

淀君拚命地裝出微笑的樣子。同時，盡量不使嘴唇牽動地問道：

「你仔細觀察太閤的臉色！太閤的臉上已呈現出死亡的凶兆。最快，在夏天的時候，他可能就會死去。最遲，也只能拖延到秋天的時候！」

「………」

淀君聞言，全身不禁起了陣戰慄。

「秀賴馬上就要成爲關白；而且將繼任太閤的榮銜。所以，今天我要告訴你，秀賴親生父親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兵法者塚原彥四郎忠光！」

「………」

此時——。

秀吉拉著秀賴的手，朝向淀君走來。

秀賴在看到母親時，立卽掙開秀吉的手，而撒開小脚，向著母親淀君跑來。

正在此時。

淀君感到放在自己臂上的手，已經離開了。

「在舉行秀賴成爲天下人的盛會時，我會第三度前來。再見！」

彥四郎留下這句話後，卽自打掛中消失了。

未幾，秀賴卽跑到了淀君的面前。淀君彎下身，抱起秀賴親吻他的臉頰。然後，她對秀賴笑著說道：

「秀賴你是太閤殿下的兒子！嘻嘻嘻………」

淀君如此說罷，卽放肆地發出笑聲。

5

十年的歲月似流水般地消逝了。

此時，豐臣秀賴已經長大成人了。而且，是一個年輕勇猛的武士。

在秀賴接受成人典禮的那一天，大阪城內，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祝賀宴會。是時，凡是受到豐臣家恩寵的大名，都在宴會上祝賀秀賴。他們像綺羅星般地排列著。加藤清正、堀尾吉晴、池田輝政、前田利長、淺野幸長………。

在盛宴中，淀君突然感到十分地不安。

因爲，淀君突然想起，塚原彥四郎曾經說過，他在秀賴舉行成人典禮的時候，將會第三度出現。

淀君以爲自己的打掛裡，隨時會出現塚原彥四郎，因此，她一直緊張地注意著。

但是，那一天，塚原彥四郎並沒有出現。——

一個月後，在城內的梅林，舉行賞梅的盛宴時。

淀君突然發現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原來，秀賴看著千姬的眼光，已不是單純的小孩眼光，而是一種丈夫看妻子的柔情眼色。千姬在秀賴的注視下，也將視線投向秀賴，在她的眼中，有一種祈求丈夫愛情的柔光。淀君將這一切情形，完全看在眼裡，她很敏感地發覺事情的異樣。

秀賴與千姬定親的時候，秀賴七歲，千姬五歲。但是，淀君一直沒有將千姬視作是秀賴妻子一般地對待。她只將千姬當作是德川家送來作人質的人。淀君一向嚴禁秀賴和千姬在一起相處。每當秀賴和千姬必須共席的時候，淀君一定在場。

因此，秀賴和千姬彼此眉目傳情，是淀君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

淀君早已下定決心，絕對不允許秀賴和千姬，成爲眞正的夫妻。

——這是怎麼一回事？

淀君不禁暗自緊張起來。

事實上，在瞞著母親的情況下，秀賴與千姬之間，早已作過夫妻之交。

是夜，淀君板著臉孔，未經敲門，就逕自走進秀賴的房內。

「你瞞著母親，潛進千姬的館裡，是嗎？」

然後，嚴厲地問秀賴。

秀賴看到母親的神色，立即不自在地低下頭。

「千姬雖是你的妻子，丈夫與妻子同衾，原本是非常平常的事。但是，你應該知道，千姬是德川家的人，是內府的孫女。她更是我豐臣家仇敵的女兒。所以，我一直將千姬當作是人質。我的意思，你應該是相當地明白。想不到，你竟然敢瞞著我，偷偷地到千姬的住處。你這種行為，實在是無法讓人原諒。你為什麼會這樣作呢？我倒要聽你說說看！」

淀君見秀賴未出聲，立即又如此逼問秀賴。

秀賴在母親的嚴厲逼迫下，不得已只有老老實實地全部說出。

但是，秀賴將事情的經過說出後，淀君卻驚愕地說不出話來。

原來——。

成人盛宴的那天晚上，在深更時分，秀賴被一個忍者打扮的怪人吵醒。怪人命令他與千姬作夫妻之交。怪人向秀賴說道：

「我是故太閤殿下的一個隱武者，我的名字是塚原彥四郎忠光。」

怪人自己報名後，即勸告秀賴，保持豐臣家安泰的唯一辦法，只有秀賴與千姬，作名副其實的夫妻，生下可愛的嬰兒。

怪人說罷，即帶領秀賴，前往千姬的住處。

彥四郎在蚊帳的角落處，看見十五歲的少年和十三歲的少女，作過夫妻之交後，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踪。

所以，淀君在聽完秀賴的告白後，無話以對。她只有在心裡，暗自惱怒著彥四郎。淀君心想，彥四郎那天果然是照著約定前來，但是，他卻作出這種事，實在令人難以原諒。

於是，翌日，淀君就派遣急使，前往九度山麓，召請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前來。

當眞田左衞門佐幸村趕至她的面前時，她立即命令道：

「去找到兵法者塚原彥四郎忠光，然後，把他殺掉——。

幸村接奉命令後，原本想要訊問理由。但是，淀君滿臉盡是嚴厲之色；因此，幸村知道，追問也是沒有用的，而默默地退出。

戴著寬邊斗笠，將臉遮掩住的幸村，在走出大阪城後，即在春意泱然的街道上，漫步地躑躅著。

猿飛佐助在幸村後方約六尺之處跟隨著前進。

「佐助——」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沈默後，幸村出聲呼喚佐助。

「在！大人有何吩咐——？」

「你聽說過叫作塚原彥四郎的兵法者嗎？」

「沒有——」

「我奉命去找到他，然後，把他殺掉！」

「喔……」

「我曾經請問過秀賴殿下，究竟塚原彥四郎作了何事，以致淀君會如此憤怒，要我去殺掉他。後來，我才知道，塚原彥四郎是因為作了千姬與秀賴殿下成為夫妻的月下老人，而使得淀君震怒。秀賴殿下與千姬，成為眞正的夫妻，對淀君而言，是一件無法忍受的事情。……不過，我覺得非常地奇怪，塚原彥四郎何以會那樣作呢？而且，在故太閤的隱武者當中，從來都沒有聽說過塚原彥四郎這個人的名字！」

「……」

「佐助！你去找到塚原彥四郎；然後，把他帶來我的面前。」

6

瓶原——。

是距離狛里東方一里之處，在泉河的北岸。布當川起源於和東山中；然後，經過瓶原，而與泉河會合。自木津沿著河川左邊延伸的路，即是前往笠置山的路。北方是海住山寺的山。而南方則濱臨木津川。

昔日，此處有一條通往北國的間道，凡是負有任務，需要秘密進行的武士，都利用夜間的時候，以此條間道為過往之路。由於此處地勢偏遠險峻，故而，野盜亂賊也利用此處為活躍的地域。是一個危機四伏的險地。

古時，此處叫作三香原。自元明帝以來，即設置有一座離宮。在聖武帝興建恭仁京時，亦修築太極殿於此處。

但是，現在僅能憑著推測去想像當時的殿舍。因為那些殿舍的遺跡，已經是蕩然無存了。

某日午後，猿飛佐助在通往瓶原的路上，向著下坡處行去。

佐助所走的那條路，是僅可容納一人行走的狹窄間道。佐助在走完間道後，就踏入了一片美麗的桃樹林，四周盛開著嬌艷欲滴的美麗桃花，使得四周的景色令人陶醉不已。

塚原彥四郎這位兵法者，卽是此座桃園的主人。這是佐助經過一番苦心所調查出來的結果。

由於幸村曾經告訴佐助，塚原彥四郎可能是具有塚原卜傳血統的兵法者。所以，佐助很小心地將忍者戟扛在肩上。

佐助在走到香氣四溢的桃園裡不到十步的地方，就停住了腳步。

因爲在一棵桃樹的根部。蹲著一個人。

佐助發現那個人，穿著筒袖的衣服和寬大的褲子。而且，臉頰的地方，用灰色的布條包著。看去，似乎是一個看守桃園的工人。

不過，該人的眞實身分，還是逃不過佐助一雙厲害的眼睛。

佐助輕輕地將忍者戟插在地上。

此時，對方的視線也投向佐助的方向。他的右眼雖然已經失明了；但是，自左眼中射出的光芒，仍然是非常地强烈。

「我有話對塚原彥四郎先生說。我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部下猿飛佐助，我是奉命來請敎塚原彥四郎先生的！」

「你不用說我也知道！」

彥四郎如此說罷，卽站起身來。

「你想要用長戟刺入我的胸部嗎？」

彥四郎站起後，繼續問猿飛佐助。

「不——」

佐助搖著頭發出一聲。稍爾，接著說道：

「我的主人，一向不願意作暗殺的事。我的主人眞田左衞門佐幸村，要我前來請敎你，前番你在大阪城的作爲，究竟是什麼意思？」

佐助說罷，停頓了一下；然後，接著說道：

「如果你不肯說的話，我就要取你的性命！」

彥四郎聞言，苦笑著回答道：

「你回去稟報幸村先生，說我塚原彥四郎生來就是極爲瘋狂的人。由於我向自己的父親塚原卜傳挑戰，和他作眞劍的比武，以致今天變成這種殘缺不全的怪模樣。……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原本瘋狂的性情，已經有了極大的轉變。如今，我懂得如何施予人慈悲。我深入大阪城所做的事，也就是這種目的！我隱居在這裡，對於經過間道，企圖前往京都的凶惡盜賊，都不曾放過，我在這個坡上，已經殺死過無數的惡賊！」

「……」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證明給你看。你再稍等片

刻的時間，會發現有一批販賣女人的商人，來到此處。」

果然，如塚原彥四郎所說的，坡道上有七八個鄉下女人，排成一列地走下來。後面有一頂轎子跟著，轎裡坐著一個肥胖的商人，他好似非常舒服地在打著瞌睡。

彥四郎目睹行列走下來，立卽，向佐助借用忍者戟，然後，行近坡道上站定。

走在最前方的女人，看見彥四郎單眼裡所射出的冷冽光芒，不禁驚愕地停住了腳步。

「姑娘！我是來救你們的！你們把腿張開！」

彥四郎向著女人們如此命令。

是時，抬轎的人，將轎子放下後，立卽就躲閃開了。因爲，他們都是塚原彥四郎所僱用的人。

「張開！」

塚原彥四郎大叫一聲。旋卽，那些女人們，卽下意識地，同時張開雙腿。

轎內的買主，被外面的聲音所吵醒，他揉揉眼睛，向前方的女人問道：

「什麼事？」

瞬間——。

塚原彥四郎將右手上的忍者戟，射了過去。長戟迅疾地穿過那些女人的雙腿間。

「啊！」

突然，自轎內傳出一聲慘叫。

原來，彥四郎所射出的忍者戟，穿過七名女子的雙腿間，而深深地刺入了買主的胸部。

隨卽，彥四郎卽返回桃園，而對著佐助說道：

「二十日那天，我可能會去拜見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現在我和你這樣約定。我希望你回去後，將我的意思，轉告給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知道——」

7

是月二十日——卽是秀賴上京的日子。

在是日之前，德川曾經許多次催他上京。

卽是千姬進入大阪城的時候；秀賴就任爲右大臣的時候；德川秀忠自江戶上京，繼承父親家康征夷大將軍榮銜的時候。

但是，秀賴一直沒有上京。因爲，淀君一直不答應讓他上京。淀君認爲秀賴如果上京，在途中，一定會遭到襲擊；或是在二條城的地方，遭到毒殺。

更何況——。

德川家卽使榮膺征夷大將軍的職位，終究仍是豐臣家臣之一。所以，家康和秀忠，想親自見秀賴，應該前來大

阪城才是。淀君認爲，家康和秀忠，以豐臣家臣的身分，要秀賴前去，實在是不成體統。因此，她嚴加禁止秀賴上京。

但是，已經長大成人的秀賴，前往禁裏去答禮，實在是一件絕對必要的事情。而且，上京途中，要秀賴順道去拜見岳父秀忠，和祖父家康，也並非是一件有傷豐臣家顏面的事情。

淀君在加藤清正、福島正則、淺野幸長等人的勸說下，終於勉强地答應秀賴上京。

在秀賴上京的前一日，片桐且元暗地裡邀請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前來會晤。在見過幸村後，且元問道：

「你認爲如何？」

幸村聞言，立卽回答道：

「大御所（家康）大概不會使出什麼奸策！他邀請秀賴公至二條城的目的，只是要讓天下的人知道，德川家已不是豐臣家的下臣罷了！」

「果眞是這樣的話，那不得已，只有讓秀賴公上京了。但願，秀賴公一路上，能夠平安無事——」

「不過，我認爲秀賴公這一路上，可能不會很安全！」

「爲什麼？」

片桐且元聞言，立卽皺著眉頭如此問。

「在京中和京外之地，有數萬名浪士散居著。他們當中，有的人懷有立功投靠德川家的野心。那些野心的浪士，彼此勾結成黨。他們只要聽到秀賴公上京的消息，必然會在路上埋伏，企圖襲擊秀賴公，取下秀賴公的首級；而前往邀功。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

「既然是這樣；那麼，事態就嚴重了！我們必須阻止秀賴公上京的計劃。」

「你放心好了！有我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在旁邊保護，那些不肖之徒，絕對無法走近秀賴公的身邊！我一定好好保護秀賴公，絕對不會讓他受到絲毫的損傷！」

說罷，幸村又叮嚀片桐且元，絕對不要將秀賴公上京會遭到危險的事情，告訴加藤清正、福島正則、淺野幸長諸將。

二十日清晨，豐臣秀賴率領二百精壯武士，騎著馬自大阪城出發。在鳥羽搭乘長達九十尺的河船，向著淀川的上游，逆流前進，最後的目的地是淀。

隨行的行列，騎著馬在淀堤和山崎街道，沿著河川的兩岸，並行前進。

幸村騎著馬在淀堤的行列中走著。

當秀賴所坐的船隻，卽將抵達淀時。——

猿飛佐助像陣風般地，疾奔至幸村的坐騎前。由於佐助像陣風般地迅捷，以致行列中的其他人，都沒有看到他。佐助氣急地向幸村報告道：

「主人！那些野黨果然在路上埋伏著！他們大約有一百七十，或一百八十騎——」

「嗯！」

幸村神色不改地，輕輕頷首應聲。

「主人！是不是需要去聯絡六文錢組前來？」

佐助立卽又如此徵詢幸村。

六文錢組是幸村在九度山麓隱居時，於製作眞田繩之暇，暗中訓練編組的一群武士，他們具有以一當千的能力，如今已訓練成一百名的精壯武士，而編組成一支强勁的隊伍。

幸村命令六文錢組的一百名武士，裝扮成農夫和商人的模樣，作爲保護秀賴公上京的護衞陣。

「慢著！你不要輕舉妄動！那些野盜一定會先攻來，當他們採取攻勢後，六文錢組才迎頭痛擊！」

佐助聽完幸村囑咐後，立卽，就自行列中消失了。

是時，自南方一里外，叫作姿不見山的小丘陵上，已經有一群浪士湧了過來。他們騎著馬，排成鵬翼陣，像洶湧的海浪般，朝著行列的方向逼近。

他們在蒼茫的曠野裡，大約跑了一百八十丈遠的時候，突然收起鵬翼，陣形爲之一變。旋卽，兇猛地衝入丘陵下方，一片廣濶無垠的松林中。

但是，松林中，正有一個握著長劍的人在等候著。

最先衝入松林裡的坐騎，發出一陣狂嘶，同時，前蹄高舉地挺立起來。

瞬間——。

高高舉起的前蹄，被利刄削落了一隻。

旋卽，全身裹著黑衣的蒙面劍士，像旋風般地，自騎馬行列的旁邊，飛奔而過。

當該名黑衣劍士，飛奔過騎馬行列時，所有的坐騎，都發狂似地高舉前蹄，而站立了起來。

在所有的坐騎，受到驚駭，高舉前蹄之際，黑衣劍士的長劍，迅疾地橫掃過。旋卽，所有坐騎的一隻前蹄，已被砍斷，而飛落至枯枝間。

「小子！」

騎馬陣中，傳出一聲怒吼。

在野黨坐騎的前蹄，未被砍落前，自行列旁迅疾飛奔過，使得坐騎全部挺立起來的人，以魔神般凌厲迅疾的手法，在坐騎挺立之際，揮舞手中的利劍，閃電般地將騎士們，逐一砍倒。

當第二批騎馬陣，衝入松林時，所有的騎士，都立卽向左右的方向躍落；然後拔出腰際的大刀。

但是，第一批騎馬陣四處飛噴的鮮血，卻使得進入松林內的坐騎，驚駭得狂嘶亂動。這種情形，使得拿著長劍的黑衣劍士，佔到極大的優勢。

黑衣劍士利用馬群驚狂之際，使出神出鬼沒的絕招，霎那間，所有的騎士，都被他的劍風所掃到了，由於他的劍招，迅疾如閃電，以致那些騎士，絲毫沒有防備的機會，而全部遭到殺害了。

有的，被自馬腹下刺入的劍，刺中了胸部。有的，被自馬背上橫掃而過的劍刃，砍成兩半。整個松林裡，一片血肉橫飛的景象。

再過去，在一處險峻的斜坡和松林之間，也有一大群野黨。由於他們的人數太多，以致在狹路行進時，自己的太刃反而成了嚴重的阻礙物。

在黑衣劍士的劍風掃過後，有的被砍傷身體，左右不穩地跌撞著自己人，而且，正當他們已是步履不穩，左右顛仆時，卻又遭到再度的砍傷。有的被砍傷後，拚命想逃走躲避，但是，驚狂的馬群，卻不斷地踢著他們。有的雖然一時倖免於受傷；但是，當他們舉起太刀向著黑衣劍士砍去時，卻砍中了自己的坐騎，而立卽人仰馬翻地跌落在亂陣中。那些狼狽不堪的騎士，有的在落地後，又企圖騎上馬攻擊，但是，瞬間，他們卻已是身首異處了。

片刻之間，遍地盡是傷亡的騎士。

但是，挾帶著鮮血的旋風，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地，繼續在白刃林中，迅速突襲。

黑衣劍士此種阿修羅的激戰方式，對方必然沒有任何人可以僥倖保全性命。

可是——。

一個人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

全身染滿鮮血而不斷地跳躍——手的動作和雙足的移動，已經被敵人看得很清楚了。所以，黑衣劍士揮過去的太刀，已無法像從前般地快速準確；而且，還有數次曾經落空。

「沒力氣了！」

「趁這個機會我們可以反攻！殺！」

敵群中有人如此喊著。旋卽，他們利用黑衣劍士攻勢停止的霎那間，自四方殺向黑衣劍士。

只有在此霎那間，那群野黨才發揮了他們凌厲的劍技，他們的劍一齊砍向黑衣劍士揮舞著的白刃之輪。

但是，白刃之輪立卽採取了攻防之勢。在敵群砍至之際，白刃之輪突然擴展開來。而旋卽又收縮復原。他不斷

地重覆這種動作，最後，那些砍殺而至的敵群，終於無法力敵。而黑衣劍士此時也氣竭地，拄著手中的長劍，停止在原地不動。

在斜坡，在林中——草木似乎在晃動。

突然，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百騎出現了。旋卽，向著浪士群奮勇地砍殺過去。

在戰鬪結束後，幸村策馬前來此處的修羅場查看。他看到握著長劍獨力殺死四十餘騎的黑衣劍士，已經橫臥在地上，氣絕多時了。

於是，幸村命令佐助，將黑衣劍士臉上的包布拉開。

——兩隻耳朵早已沒有了，而有一個眼睛是失明的。

但是，他的臉上是一片安詳之色。

幸村在看過他的面容後，卽好似想起何事般地，微微頷著首。

原來，該名劍士的面貌，與什麼事都不知道，而正要前往二條城的秀賴，極其相似。

岩見重太郎

1

「喂——駝背的！」

沿著小川畔，正在摘採松葉的猿飛佐助，突然聽到有人在呼喚。於是，他停止摘採的動作，而回頭望去——遠處正有一個高大的巨漢，朝向著自己走來。

當該名巨漢走近佐助時，佐助看清楚了他的容貌。

——簡直是怪物！

佐助暗自思忖著。

來人的身軀，可能超過七尺之長。不僅身材高大，而且肌肉也相當地結實。是一個非常強壯的大漢。臉上盡是濃密粗硬的短髭，穿著一身破爛的衣服。雖然，看去頗爲蹣跚，但是，他的腰際，卻佩戴著一把三尺餘長的寶劍，而手中還執持著一支長戟。同時，他的背後好似背負著東西般地隆起一塊。

但是，非常奇怪地，在他兩邊的耳垂上，都鑽有小孔，而小孔上掛著金鎖鍊所貫串的琥珀寶玉。走路時不斷搖晃的寶玉，和他炯炯發光的雙眼，以及濃密粗硬的鬍鬚，形成一副非常不相稱的模樣。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大人的家，是在那裏？」

巨漢在佐助面前站定後，發出如破鐘般難聽的聲音如此問。

「在丘陵的那一邊。」

「你帶路吧！」

「你有什麼事？」

「你說什麼？」

巨漢斜睨著佐助，不高興地大聲吼著，旋卽，又說道：

「我岩見重太郎先生，是日本的第一豪傑！我千里迢迢來到此處訪問，我的目的，你應該很清楚才對。你這個小子，不要這樣囉嗦！你根本沒有資格向我問話！快帶路吧！」

佐助聞言，卽不再出聲，而背起放滿桑葉的竹簍，逕自向前行去。岩見重太郎見狀，立卽邁開脚步跟隨著佐助前進。他走路時，地面發出一陣巨大的響聲。同時地面也好似在震動一般。

「怎麼這裡的山、木、川，都好似小孩玩耍庭院的佈置一般地小？」

「這裡叫作睡猫里。」

「左衞門佐大人在這裡隱居，想必身心必會變得極爲遲鈍！」

如此說罷，岩見重太郎原本已經瞪大的雙眼，突然，又張得更大了；而且，還嚥了一下口水。

原來——。

自佐助背負著的桑籠裡，突然，出現了一條蝮蛇。而該條蝮蛇，向著岩見重太郎，伸出它的紅舌。

「駝……駝背的！」

「什麼事？」

佐助的聲音，仍然是非常地悠閒平靜。

「你的桑籠裡，有一條蝮蛇！」

「是嗎？那麼，麻煩您將它拿掉！」

「你說什麼？你趕快把桑籠去掉吧！」

「嗬！」

於是，佐助頭也不回地，伸出一隻手，對著背後的蝮蛇頸部捏去；然後，迅速地將蝮蛇，丟向草叢。

岩見重太郎重重地吐了一口氣。

「你就是左衞門佐大人的家臣嗎？」

「是的！我叫猿飛佐助。」

「左衞門佐大人，有幾個像你這樣的家臣？」

「我在左衞門佐大人家臣中，是敬陪末座的一人。只要我家主人，在膝蓋上一拍，立卽，就會有二千九百的家臣集合起來——」

這是佐助難得的一次吹牛。

「那麼，每一個人都可以一騎當千了！」

「在眞田六文錢組裡，我是大家公認爲最懦弱的人。」

岩見重太郎聞言，不禁大吃一驚。

2

幸村在離開住處頗遠的一座茅亭裡，對著火爐添加香木，燃煮茶點。

「主人！我帶了一個自稱是岩見重太郎的日本第一豪傑回來，您要不要見他？」

自華燈窗的方向，傳來佐助的聲音，這是佐助考慮到，萬一主人不願意接見來人，來人可能會硬闖；所以，他採取一種拒客的準備，他故意在離主人頗遠的地方，向主人高聲請示。

「長得什麼樣子？」

「有七尺多高，滿臉鬍子，渾身都是塵垢和虱子。看起來，人品頗爲單純質樸。不過，有一點夜郎自大。他對於自己的臂力，極爲自豪。」

幸村稍微思考了一陣子之後，說道：

「帶進來！」

岩見重太郎被佐助引導至幸村的面前後，即隔著火爐，像巖石般地坐了下來。在他還未完全坐下的時候，好像生怕得罪幸村二千九百名精壯武士般地，向著幸村恭敬地行了一個禮。

幸村一雙清澈的眸子，筆直地注視著岩見重太郎，稍爾，才緩緩問道：

「你是慕名而來的嗎？」

「是的。我要將我像關羽張飛般的力量，借助您這位有如孔明般神算妙謀的智將，來大大地發揮。所以，我今天專程來拜訪您。」

「你的胆力和臂力，究竟有多大？你可不可當場表演一下？」

幸村以溫和的口吻要求岩見重太郎。

「好！」

岩見重太郎爽快地答應了。隨即，向著左右顧盼了一下。然後，頷首發出一聲。

「嗯！」

旋即，將火爐上以自在鈎吊著大茶鍋，像松幹般粗大的兩條猿臂，完全拉直。

然後，又將微微發出沸騰聲的大茶鍋，用巨大的雙掌托起，而脫離兩邊的自在鈎。而後，慢慢地將沸騰的大茶鍋放在火爐旁。

如果是一般人的手掌，必然無法像岩見重太郎般地捧起沸騰的茶鍋，必定會遭到嚴重的燙傷，因此，岩見重太郎此種手上的功夫，實在是極不尋常的。

岩見重太郎放下茶鍋後，又將自在鈎弄直。

自在鈎是一種較之槍柄更爲粗大的鐵鈎，它的前端是一個蛭環，可以吊起茶鍋燒煮。

岩見重太郎將右手的拇指壓在鐵鈎上，然後，使出渾身的力氣。

「嗯！」

如此發出一聲後，蛭環即好似飴糕般地被壓平了。

隨即，岩見重太郎又將它復原；然後，掛到火爐上。

在自在鈎掛妥之後，岩見重太郎又再度將沸騰的茶鍋端起，而吊在火爐上。

做完這些動作後，岩見重太郎滿臉具是得意之色。

但是，幸村卻沒有說出任何讚美的話。稍爾，以很平靜的表情問道：

「你是從那裏來的？」

「我來自伊予灘的八幡島！」

岩見重太郎挺起胸膛，聳了聳肩膀，一副非常神氣的樣子。然後，他又迫不及待地繼續說道：

「安芸、周防、備後、伊予，以及豐前、壹岐、對馬等地的海盜，都在我們八幡大菩薩的旗下，向朝鮮以及中國沿海延伸勢力，甚至，自台灣至南洋諸島，沿途加以征伐的海盜大將藤原朝臣河野刑部大輔教通，就是我的祖宗。」

「喔！原來你是伊予海盜頭目的後裔。」

幸村微笑著說。

伊予海盜的名字，在古代史上是相當著名的。

伊予之國，前方濱臨瀨戶內海。東方隔著播磨灘，與武庫之浦遙遙相對。西部可經豐後水道，與九州之地連接。是瀨戶內海航路的一個要衝。

由於伊予的前方有大島、來島、因島、屋代島，忽那島、日振島等，無數的大小島嶼散佈著；因此，海潮急湧的地方相當多。由於伊予前方具有此種地理因素，所以，要在瀨戶內海航行的人，必須精通水理；否則，將無法通過此水域。此種險峻的地理位置，對於精通水理的海盜而言，當然是他們活躍的最佳場所。

遠在奈良朝的時候，伊予海盜就已經出現了。在平安時代，藤原純友是伊予的一個官吏，他奉命前往海盜出沒的地區，鎮壓時常騷擾沿岸的海盜群，後來，由於治事不力，而被免除官職。

藤原純友遭到免職之後，即投入海盜群，搖身變成海盜之一。自此以後，他的聲名即遠傳各地。

當時，伊予海盜有伊予本土越智氏（河野氏）部下的水師——他的部將村上氏擁有村上水軍。——還有以忽那島爲中心的忽那氏水師，和以北宇和島的日振島爲根據地的佐伯水師。

藤原純友將這些水師統一起來，而自己當了水師群的總師。他將所有的海盜船，編組成千餘艘兵船；同時，命令每一艘船，都升起叛旗，將豐後水道中往來的船舶，全部加以襲擊，而掠奪所有的官物私財。

當時，東國下總猿島的平將門，正大事舉兵發動戰爭。

藤原純及趁著朝臣周章狼狽不堪的時候，舉兵攻至安芸，周防兩國；然後，向著驥足侵進，佔領讚岐，燒掉國府。

備前介（國家次官）藤原子高，想要將海盜橫行叛亂的事情告知朝廷；所以，自陸路前往京師。但是，藤原純友早已得到消息，而派遣部將在途中須岐驛埋伏。因此，藤原子高就遭到襲擊，而被殺掉了。

當藤原子高被殺的消息，傳到東國時，平將門認爲實在是太過於暴虐了。所以，藤原一門感到極度的不安和恐懼。

後來，藤原純友果眞遭到慘敗，而被捕入獄。最後，藤原純友終於在獄中死去。

藤原純友之所以會被捕致死，是由於越智郡的押領使越智好方，和投靠新居郡大島的村上一族，叛離了純友，受到聖旨的請示，參與討伐純友之擧。

藤原純友死後，河野和村上兩海盜的勢力，愈見龐大。其中，尤其是河野氏；由於自古代以來，卽是一個豪門大族，所以，在伊予國，擁有絕大的實權。到了源平時代，他們更將所有的伊予海賊，納入自己的麾下。

但是，在源賴朝擧兵時，河野氏卻無法力敵。雖然，河野氏的首領通淸，曾經親筆書寫一封密書，向他的長子通信求援。但是，最後，終究還是投降了。

投降在源賴朝白旗下的河野氏，在平家滅亡後，被任命爲伊予國道後七郡的守護職官。

在元寇之戰時，河野六郎通有的奮戰，是非常有名的。

當元軍舳艫相銜地出現在博多灣頭志賀島附近時，河野六郎通有立卽率領兩艘輕舸，前往夜襲元軍。通有冒著敵方不斷射出石弩的危險，將自己一方的帆柱砍倒，而傾覆在敵艦上。然後，利用著混亂的時刻，和一族郎黨，一齊勇敢地跳至敵艦上，將敵將俘虜回船。

在應仁大亂之後，作爲溫泉郡湯築城主的河野敎通，認爲日本太過於狹小了；因此，他自稱爲倭寇，而決意前往侵襲海另一方的國家。

成爲倭寇後的河野敎通，率領麾下水軍活躍的情形，可自朝鮮高麗朝的滅亡，而想見一般。

這名怪異的巨漢，卽是河野敎通的後裔。

在豐臣秀吉得到天下後，河野氏的勢力卽告衰頹了。代之而起的統率者，是來島通之。但是，來島通之在朝鮮之役時，卻戰死了。於是，伊予海盜自此以後，卽解散了。

現在——。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聽說，自從德川家康取得天下大權後，伊予的海盜，已逐漸地變成爲普通的船伕。

但是，岩見重太郎將秉卻不甘伊予海盜就此除名，他懷著雄心壯志，希望能夠回復昔日伊予海盜剽悍無比的奮鬪。

因此，當德川家康發佈命令，不允許瀨戶內海，有任何的海盜活動時，岩見重太郎將秉感到十分地憤怒。

憤怒的岩見重太郎將秉，不久之後，卽單身自八幡島（興居島）動身，前來參加眞田左衞門佐幸村討伐德川家康的戰爭行列。他希望自己在討伐德川家康後，能夠成爲數十萬石的大名，而衣錦榮歸。

岩見重太郎將秉，不知道是根據何種原因，竟然確信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日後一定會滅亡德川家康。

3

「岩見重太郎將秉，現在跪在這裡，請求您答應我，讓我參加您眞田一黨！」

岩見重太郎將秉雙手伏地，似蛤蟆般地跪伏著懇求幸村。幸村注視著眼前跪著請求的巨漢，半响沒有說出一句話。稍爾，才向著佐助呼喚道。

「佐助——」

佐助立卽應聲，而快速地來到幸村的面前。

「你現在立刻到伏見城，去看一看德川家康在鎌倉由比濱所建造的軍船，是不是造好了？」

「是！遵命！」

佐助奉命後，立卽像陣風般地離開了。

在佐助離開後，幸村卽示意岩見重太郎，至館內任擇一室，稍事休息一下。

——嗯！我的眼睛沒有看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正是將來滅亡德川家康的唯一智將。

對於幸村莊嚴的儀表和嚴謹正直的品格，岩見重太郎感到非常地滿意。他在得到幸村的允許後，卽步出茶亭。

岩見重太郎在行近內館時，覺得十分奇怪。因爲，在他的想像中，眞田一族的內館，必定是極其堂皇壯麗。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地——。

幸村的內館附近，不僅沒有濠溝，而且，也沒有其他的建築物。至於內館，只不過是茅草所搭蓋成的屋子。而且，只有一扇非常矮小的門，門柱也已經傾斜著將要倒下。庭院雖然極爲寬廣，但是，早已成爲一片梅林。

岩見重太郎在門前站定，大聲向屋內喊道：

「裡面有人在嗎？」

但是，沒有人應聲。

此時，有一個正在擦拭著臉上汗水的僕人，自背後走了過來。於是，岩見重太郎向他請問，來人說道：

「不要拘束，你可以隨便地走進去！」

說罷，卽自行向裡走去。

「猿飛佐助這個小子，居然騙我說，眞田先生擁有二千九百名精壯武士，簡直是胡扯——下回碰到他，我一定要讓他好看！」

岩見重太郎自言自語著走進門內。

岩見重太郎沈重的步伐，走在走廊上，發出一陣陣巨大的響聲。走完長廊後，即到達了臥房的地方。他將左右臥房的槍門，依次地打開瞧一瞧。每間房內，都沒有任何値錢的貴重東西。但是，有一點卻非常不尋常，那就是，每間房內都清掃得非常乾淨，可說是一塵不染。

最後，岩見重太郎走到一間舖有一百張榻榻米的大房間。他看到房內只有一個類似和尙的男人，用手枕著頭部，側臥在榻榻米上。

「抱歉！我要打擾了！」

岩見重太郎高聲朝向躺著的人說。

但是，對方並沒有應聲，而且，也沒動過。

「你是聾子嗎？」

岩見重太郎見對方不聞不問，立即不高興地大聲喊。喊罷，即逕自在一根柱子旁坐了下來。

是時，他突然發現，和尙的眼睛並沒閉著，而筆直地望著門外的庭院。

「喂！和尙！」

岩見重太郎忍不住又大聲叫。

「猿飛佐助那個駝子，說這裡有二千九百名精壯武士，每個人都是以一當千的好漢，這是眞的嗎？」

和尙的視線，仍然還是投注在外面的庭院。稍爾，冷漠地回答道：

「在後面的工場裡製作繩子。」

「繩子？」

「由於此處所製作成的繩子，既便宜又堅固，因此，一向是供不應求。你也是明天起，要參加製造繩子的人嗎？」

「這是什麼話！你爲什麼在這裡偷懶？」

「我不願意工作！」

「你擺什麼架子！」

岩見重太郎瞪著眼前側臥著的和尙，憤憤地說。

——試試他！

突然，岩見重太郎的心裡，閃過這個念頭。

「喂！我是伊予海盜首領河野敎通的么孫——岩見重太郎將兼。你既然閒著沒事幹；那麼，我們來比劃比劃如何？」

和尙聞言，立卽抬起頭來，而將視線轉投向岩見重太郎。此時，岩見重太郎才看清了和尙的面貌。

不過，岩見重太郎感到一陣的失望。

——好一個美男子！

岩見重太郎暗自叫了一聲。

岩見重太郎之所以會感到失望，並非是毫無理由的，因爲，對方竟是面如敷粉，一副公卿般溫文端麗的面容。所以，岩見重太郎認爲和他比劃，必是興味索然。

這個和尙，就是三好清海入道。

自榻上爬起的三好清海入道，伸著懶腰說道：

「我整天躺著，也實在是太無聊了！雖然，幸村先生嚴禁此地的人私鬪；但是，我們可以適可而止地試試看！」

「好吧！既然你願意的話；那麼，我們就到外面比劃比劃吧！再說，對付你這種人，只要用薙刀就足夠了！」

說罷，岩見重太郎即站起身，向外走去。

比武的場所，被選定在距離門前稍遠處，一處略微下斜的空地上。

該處，在最初的時候，原是一條河流。後來，由於河流乾涸，所以被闢成一片松林。但是，卻由於受到松喰蟲的侵襲，致使松樹竟然全部枯死。枯死的松樹，多半已被砍伐掉了。不過，尙有少數的幾棵枯松，還未遭到砍伐。

清海入道和岩見重太郎兩人，在該處比武時，只須注意到，不要被枯松絆倒。比武之事，定可順利進行。因爲，該地覆有一層白砂，是一處絕佳的比武場所。

清海入道站在白砂上，仍然採取和從前一樣的姿勢，將手中的大薙刀高擧在頭上。同時，脚上也是同樣穿著，獨特的直向單跟木箕。他高擧在頭上的二尺七寸長大薙刀，發出眩目的閃光，煞是威風。

站在三好清海入道對面的岩見重太郎將兼，則拔出腰際的三尺長劍，以及背後的三尺四、五寸陣太刀。然後，將它們分別握在兩手中，而朝著左右的方向伸直。旋卽，又將雙手中的刀，朝斜上方的方向伸出，使兩把刀在半空中相互交叉。而後，發揮他足可匹敵五十人的強勁臂力，將兩把利刄，似風車般地疾速旋轉。

雖然，彼此言明是一次功夫的較量；但是，旁邊卻沒有可以判決勝負的第三者。所以，他們只有互相約定，有任何一方倒下，比武就必須立刻停止。

在未出招之前，三好清海入道事先向岩見重太郎，提出一番警告。告訴他，自己脚上所穿著的單跟木箕，是兩把鋒利的凶器。而且，自己過去與名聞天下的第一流兵法者——伊藤一刀齋對陣時，曾經施展過一連串的快速動作。不僅將伊藤一刀齋的長劍夾住；而且，還將大薙刀和護手一併砍斷。

三好清海入道之所以會預先警告岩見重太郎，乃是由於，他認爲岩見重太郎，雖然堪稱是一位豪傑，但是，卻

不是特異的兵法者。所以，他將自己的秘密武器，事先告知岩見重太郎，讓他有所提防。在警告過岩見重太郎之後，三好清海入道又追問一次，問重太郎是否有胆量比武。

但是，岩見重太郎卻毫不畏懼地答道：

「把木箕當作武器，雖然是一個絕妙的設計。但是，我岩見重太郎將兼，有一把削金如泥的寶劍，我有什麼好怕的！我可以用它，把你的一雙腿，像砍馬腿般輕易地砍斷。」

三好清海入道，看見岩見重太郎，滿臉盡是平靜之色；因此，他也就不再多說了。

於是，兩個人距離著丈二遠，而互相對峙起來。由於雙方都不是特加修練的兵法者；所以，彼此都沒有長久保持對峙姿勢的耐心。

「看招！」

岩見重太郎將兼，首先沈不住氣地大叫一聲。

「來吧！」

緊跟著，三好清海入道也不甘示弱地喊了一聲。

旋即，岩見重太郎將兼，將手中的兩把利刄，更加迅疾地旋轉著。利刄在快速的旋轉之下，發出一陣陣尖銳的響聲。煞是刺耳。

由於岩見重太郎雙手旋轉利刄的速度，相當地迅疾；因此，只能看見，他的頭上方，有一圈急旋的閃光，而看不見兩把利刄的影子。

倘若岩見重太郎，只具有尋常人的體力；那麼，三好清海入道，只要等到他精疲力盡的時候，再加以反擊即可。但是，岩見重太郎的精力，卻好似用不盡般地，愈舞愈猛。半刻或一刻的短暫旋轉，對於他的充沛體力，根本絲毫無礙。因此，即使他的體力有衰減的時候，三好清海入道也必然等不及了。

「嗯！」

突然，三好清海入道發出一聲。旋即，原本白皙的臉龐轉為赤紅色。然後，用力一蹴白砂，而縱身騰起空中。這是三好清海入道的一種示威動作。

三好清海入道在騰至空中後，又使勁躍過岩見重太郎的頭上方，而落在他背後約莫六尺遠的白砂上。

在白砂上站定後，三好清海入道又再發出一聲。

「嗯！」

另一方面——。

岩見重太郎在清海入道飛上空中之際，立即，將自己旋轉不休的白刄，跟隨著清海入道的遠影，迅速地移動（即好似不斷發射出微波的回轉雷達一般）。

在三好清海入道降落至地面後，岩見重太郎手中的兩

把利刄，依然是旋轉不休。

三好清海入道眼見岩見重太郎此種運轉的招式，自知即使再無數次飛躍重太郎的頭上方，也將是徒勞無功。而且，自己如果在飛躍的時候，將手中的大薙刀砍下；那麼，兩尺七寸長的大反刄，一定會被砍碎。

好！

三好清海入道沈思了一陣子之後，終於想出一個好計策。他認為岩見重太郎，是一個思想單純的人，應該不會有臨機應變的意外招式出現。所以，只要找到他的弱點，全力反擊就可以穩操勝券了。

「覺悟吧！岩見重太郎將兼！」

三好清海入道趾高氣昂地喊著。

「和尚！覺悟的人，應該是你！」

旋即，三好清海入道再度縱身騰起空中。

當三好清海入道，正巧飛至岩見重太郎的頭上方時，瞬間——。

「我勝利了！」

自三好清海入道的口中，喊出一聲。

原來，岩見重太郎一直旋轉不休的兩把利刄，突然，直立著不動。

而兩劍的尖端上，赫然立著如蜻蜓般的三好清海入道。

清海入道的計策，果然有所突破；他使得岩見重太郎的旋轉利刄停了下來。

但是，清海入道同時也犯了一項重大的錯誤。

那就是。

清海入道的大薙刀，根本無法砍到岩見重太郎。

由於岩見重太郎的身軀，超過七尺以上；所以，清海入道站在他向上伸直的兩把長刄上，顯得極為渺小。看去，就好似高空中的一個小人。

站在高處的三好清海入道，用力將大薙刀砍下時。

「啊！」

突然，發出一聲失望的喊叫。同時，手中的大薙刀也停止了動作。

因為，他發現到，立在自己脚下的岩見重太郎，根本就無法砍到。即使自己盡量向下垂直砍去，也只是在空中白劃一個半圓形而已。而在自己砍下的時候，岩見重太郎的太刀，同時必會砍向自己的雙腿。

當清海入道正暗自懊悔著自己的失算時。

「和尚！你眞的贏了嗎？」

站在清海入道下方的岩見重太郎，以一種輕蔑的語氣如此說。

三好清海入道聞言，立卽迅捷地脫落雙足上的直向單跟木箕，而縱身躍向遠方。

「慢著！」

在清海入道躍向遠方的同時，岩見重太郎夾著兩隻直向單跟木箕的雙刄，也迅速地逼近清海入道。

岩見重太郎挾著像一陣疾風般的威勢，緊緊地逼近清海入道。清海入道見狀，不禁焦急地疾速旋轉手中的大薙刀，形成一面保護網。

勝敗終於決定了。

誰都沒有贏。但是，卻兩敗俱傷。

因爲——。

三好清海入道在岩見重太郎逼近時，猛然揮出的大薙刀，竟然誤砍中該處殘存的枯幹。枯幹立卽斷裂成兩半，而高高彈起。逼近的岩見重太郎，一時收不住脚勢，整個重達二百公斤的巨大身軀，正好踩在斷裂的枯幹上。而瞬間，自枯幹的缺口處，迸出一縷白煙；同時，被岩見重太郎巨大身軀踏入地底的枯幹，也突然冒出一縷黑煙。

白煙是會傷害人眼睛的毒煙；而黑煙，則是使人窒息致死的劇毒。因此，比武的兩個人，都受到毒氣的傷害。

換言之，三好清海入道與岩見重太郎將兼，認定爲最佳比武的場所，竟然是最爲危險的區域。

不，或許在眞田館附近，選擇任何地方比武，都會發生同樣的情形。

4

六天以後，岩見重太郎將兼與猿飛佐助，動身離開了高野山麓北谷的九度山。

岩見重太郎將兼，穿著一身華麗的衣裳，打扮成一個喪失家祿的勇猛牢士，正要前往投靠其他的大名，以後發揮所具有的長才。而猿飛佐助，則裝扮成岩見重太郎將兼的隨從，手中拿著主人長達一丈八的寶貴長戟。他們是按照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指示，而裝扮成此種模樣。

他們所要前往的目的地是鎌倉。而所負有的任務，是摧毀德川家康在由比濱所建造的巨大軍船。

在數日之前，佐助奉幸村的命令，侵入伏見城，盜取此艘名字叫做江戶丸的軍船構造圖。非常幸運地，佐助果然成功盜取回該船的構造圖。

根據構造圖看來，該艘軍船是有始以來，日本最大的一艘軍船。過去，日本最大的軍船，是朝鮮之役時，豐臣秀吉命令鳥羽城主九鬼嘉隆，傾全力督造成的日本丸。日本丸可以載重一千五百石；長達一百二十尺，寬廣三十九尺；可容納一百八十人，搖櫓有一百支。

但是，江戶丸的船身卻比日本丸更大。可以載重一千八百石；長達一百五十公尺，寬廣四十八尺；可容納二百八十人，搖櫓有一百二十支。

而且，在建造江戶丸之初，德川家康鑑於日本水軍，曾經遭受名將李舜臣所率領的朝鮮水軍擊敗。因此，命令造船者，仿傚朝鮮船的規模建造。以鐵板製造船體，船內裝置水車。同時，在作爲司令塔的樓閣後方，設有二層甲板，和七門大砲的精良設備。

幸村在看過江戶丸的構造圖後，說道：

「如果江戶丸率領數十艘龜甲船和打櫂船，出現在大阪附近的海面。大阪城的士氣，必定會被扼殺，而一蹶不振。」

幸村的顧慮一點都沒錯。

因爲，只要江戶丸出動，立卽就會帶來一支三千名的龐大軍勢。而且，德川家康自從取得天下大權後，一向嚴禁諸大名，建造五百石以上的大船。所以，如今德川家康擁有此艘江戶丸的超級巨船，諸大名根本無法力敵。

幸村經過一番愼思熟慮，終於下定決心，一定要把江戶丸燒燬。而且，認爲伊予海賊後裔的岩見重太郎將兼，一定能夠勝任該項任務。

於是，幸村命人召喚岩見重太郎前來，問他是否願意去執行該項任務。岩見重太郎聞言，立卽爽快地答應了。

但是，由於在比武的時候，受到毒煙的傷害；所以，爲了療傷，而就擱了數日的時間。

由於情勢的緊迫，所以，岩見重太郎在傷處未痊癒之前就動身了。但是，走至伊勢路上時，岩見重太郎早已是滿眼的眼眵；而且，還不停地咳嗽。

「這樣不行！」

終於，在抵達鳥羽時，岩見重太郎忍不住地吟呻著說。然後，又向佐助抱怨道：

「佐助！你拿給我的藥，根本沒有用！」

「你不要這樣沒有耐心。只要到了鎌倉，你的眼睛自然會痊癒的！」

「我實在沒有辦法再等下去了！這樣一直流眼眵，而且，又不停地咳嗽，我眞的無法忍受下去了！佐助，我求求你，你去幫我找來我要的東西好嗎？」

「什麼東西？」

「是年輕女子的白液！」

「白液？」

「你眞笨！就是女人被男人摟抱，就會流出來的那種東西啦！」

「喔！那種東西有效嗎？」

「把它溶在清水裡；然後，用來清洗眼睛，眼眵立刻就會沒有。把它冲在熱水裡；然後，拿來飲用，咳嗽立刻就會停止。」

「我怎麼從來都沒有聽說過這種事……」

「你只不過是一隻小山猿，當然是不知道的！海賊一向都把那種東西，裝在印籠（盒子的一種）裡。你趕快幫我尋找一個身體結實，皮膚白晳的年輕女人來吧！」

「你要親自抱著她，使她流出那種東西是嗎？」

「是的！一點都不錯！」

岩見重太郎將兼如此說罷，臉上卽露出一種不耐煩的表情。好似在責怪佐助的多言。

佐助滿臉具是嚴肅之色。

「那是不可以的！」

「爲什麼不可以？」

「你既然已經加入了眞田一族，就絕對不可再去冒犯任何無辜的女子！」

「住口！我只是想要儘快醫好毒傷而已。」

「既然是要醫好毒傷；那麼，又何必一定要侵犯無辜的年輕女子呢？」

「可是女人如果不被男人抱，那種東西就不會流出來！！」

「不！我看未必見得。或許不需被抱，她就會流出那種東西！」

「胡扯！簡直是胡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你強行抱住一個在害怕中的女人，她怎麼可能會分泌出那種東西呢？我覺得，倒不如請一個年輕女人，讓她自動分泌出那種東西。」

「她肯答應這樣作嗎？」

「我想辦法試試看。你不是說過嗎？只要能夠治好你的毒傷就可以了！是不是？」

「是！一點都沒錯！」

岩見重太郎將兼非常不情願地頷首說。

「好！那麼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5

鳥羽爲五萬石大城，城主是九鬼長門守守隆。

九鬼家自守隆之父嘉隆開始，才名震天下。

九鬼氏起源於紀伊國國熊野八莊司。九鬼是封地的名稱。南北朝時，武將九鬼隆良進攻志州；同時，又四處討伐。到了他的曾孫泰隆時，不僅將志摩一帶完來征服；而且，又侵入伊勢；協助北園家，與山田的神官作戰。最後，得到一見七鄉。

至第七代時，九鬼嘉隆建造了鳥羽城。然後，與遠在尾張的織田信長互相締結。後來，當織田信長前往征伐北園家時，嘉隆卽自南方攻北園，幫助織田完成討伐。

志州是一個半島，紀伊面臨著大海。在此種海上交通較之陸路交通，更爲便利的自然地勢下，造就出九鬼嘉隆出沒於激流怒濤之間的特殊才能。由於身具異禀；因此，能夠輕易地將該地不畏生死，勇猛純樸的漁夫，組織成一支強勁的水軍，而在海上活躍揚名。

天正六年，當織田信長前往攻打攝州石山時，曾經率領大小兵船，前往紀伊的熊野浦，奪取雜賀的兵船。而且，又攻入了木津浦，將四國的兵船六百餘艘，完全予以摧毀。後來，又把自四國九州前往大阪援助者的通路，加以阻塞，使得大阪城無法獲得援兵。

在織田信長死後，嘉隆就與豐臣秀吉相通，背叛了北園信雄。在小牧之戰時，嘉隆隨著瀧川一益前往攻打尾州蟹江和大野。不料。卻被德川家康打敗。不過，豐臣秀吉對於嘉隆的行動，深深表示嘉許。所以，雖然遭到德川的擊敗，秀吉還是賞給嘉隆志摩一國。

豐臣秀吉後來爲了征伐朝鮮；所以，將全國的大樹全部列成記錄。然後，選擇最堅硬的上好大木，作爲建造巨船「日本丸」的材料。這一點，前面已經說過了。

在慶長五年的關原之役時，嘉隆由於不滿德川家康的作爲，所以投效於石田三成。

是時，嘉隆已經將他的職位讓給兒子長門守守隆，自己則退隱閑居。不過，當他聽見守隆投效德川時，卽憤然地糾合熊野的海盜和漁夫，攻至守隆的居城鳥羽城，進行刼掠的行動。同時，又前往攻下多年來的仇敵——勢州度會的領主稻葉藏人道通的居城岩手城。

由於，嘉隆所率領的部衆，是一群凶悍無比的海盜和漁夫。所以，他們在東海道上，四處橫行。不僅肆意刼掠糧食，而且，還胡亂強暴無辜女子，任意燒燬城市。

是時，長門守守隆原本是隨同德川家康，前往上杉進行討伐。當他聽到父親率領部衆，肆意橫行的消息後，就急速返國，要他的父親嘉隆投降。但是，嘉隆執意不肯投降。

守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只有攻擊自己的居城。

關原之戰，石田三成終於打敗了。

因此，嘉隆迫不得已只有開啟鳥羽城的大門，將鳥羽城的大權，再度歸還守隆。而被放逐紀州的新宮。

守隆在父親投降後，就想以自己的勳功，向德川家康請求赦免父親的罪。家康由於十分愛惜嘉隆的高超水軍訓練技術；所以，在守隆的要求下，他終於答應赦免嘉隆的

罪。

但是，當守隆急速奔至紀州的新宮時，已經是太遲了，嘉隆早已自殺身亡了。

原來，以率領剽悍勇猛水軍，威震天下的海盜統帥；海上王者的第一武將——嘉隆，在投降於守隆之後，即獨自前往面臨著萬丈波濤的熊野灘，爬上千仞之高的斷崖上。然後，以自己的長劍砍斷脖子。於是，一代豪傑嘉隆的頭顱，就筆直地掉落至斷崖下，怒濤中的岩縫裡。

某夜，猿飛佐助侵入了武名威震天下的九鬼守隆居城鳥羽城。

城主九鬼長門守守隆，爲了前往拜謁征夷大將軍，而跟隨著德川秀忠上京。

猿飛佐助就是利用著城主長門守守隆不在居城的時候，偷偷地潛入了夫人美音的臥房。

城主長門守守隆的夫人美音，是天下有名的美女。是鎌倉以來，九州名門伊東氏的女兒。

佐助自屏風的間隙裡，朝向躺在床上的夫人美音望去。在一盞小燈的微弱光暈下，夫人沈睡著的臉龐，是那樣地美麗，佐助忍不住地嚥了一下口水。

佐助雖然早已聽說過夫人美音是一個絕世美女；但是，他沒有想到夫人的肌膚，竟是那般地玲瓏剔透，而且，眉宇之間，竟是那般地靈秀。

——如果世上果眞有仙女存在的話，一定就是夫人這種模樣。

佐助一邊看著夫人的美麗臉龐，一邊暗自思忖著。

自佐助出生以來，這是第一次他看見美女會嚥口水。可見，夫人美音是多麼的美麗。

自屏風間隙裡，窺視了一會兒之後，佐助就走到屏風內，而朝向夫人美音沈睡著的美麗臉龐，再度出神地望去。

或許是由於受到矮小醜陋忍者，筆直投射的眼光所刺激，夫人美麗的雙眉間，竟微微地動了一下。

佐助出神地看了一會兒之後，就悄然無聲地行至床邊。然後，蹲在棉被的末端處，將棉被輕輕地掀開。而動手將夫人緊束住腰部的皮帶鬆開。作完這些動作後，佐助就迅速地爬到棉被裡，——。

他將帶在身上的印籠取出，然後，輕輕地放在夫人伸得筆直的下肢下方。而後，又動手拉住棉被，使棉被沒有半點兒空隙般地密蓋著。

在十五歲時，佐助曾經遵照師父白雲齋的命令，潛入千石以上的武將宅邸，設法拔取第一次懷孕年輕女子的陰

毛。佐助曾經拔取了一百根以上。

深入戒備森嚴的千石武將家，拔取首度懷胎女子的陰毛，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佐助卻從來沒有失手過。

佐助之所以能夠每次都成功，那是由於現在已放入棉被裡，被密封在印籠裡的幻夢香所致。

佐助輕輕地趴在夫人的身體上，使夫人在夢幻中，產生一種渴求的情慾，而下肢自動地伸開來；同時，在她的私處，也引起一陣輕輕地痙攣。

不但如此，佐助的幻夢香，還有一種催眠的作用。先使夫人平常的思維力喪失，然後，再使她回復意識後，按照自己的指示，作各種的動作。

佐助像一尊石頭做的地藏王，一動也不動地蹲在棉被的下方。

不久，佐助聽到一陣呻吟聲，而棉被也開始動了。於是，佐助立即將棉被掀開。

掀開棉被之後，佐助就絲毫不動地蹲在原處。稍爾，以一種催促的語調朝夫人叫道：

「夫人！請醒來——」

夫人聞聲，立即緩緩地張開雙眼。她的雙眸裡，有一種濕潤的水光，好似仍然還陶醉在夢幻裡一般地朦朦朧朧。

佐助見夫人張開了眼睛，就以一種威嚴的語調，向夫人問道：

「請問夫人，妳是不是住在五十鈴川河畔的皇女之森天狗？」

佐助如此說罷，又再度注視著夫人滿是睡意的姣好面龐。

夫人並沒有回答，只是看著天花板上的一點。她的雙眼裡，仍然還是漾著一片模模糊糊的光。一副沈醉在幻夢香門造成的夢幻裡，是那樣地薰薰然。

佐助看到夫人的薰然神態，不禁又失神了片刻。

——天狗！嗯！這個名字可眞絕！簡直是胡謅，可是都已經說出口了，算了！就這樣說好了。

稍爾，佐助突然覺得自己用天狗二字，似乎有些離譜，而暗自思忖了一會兒。

思忖過後，佐助又開口向夫人問道：

「皇女之森的由來，你知道嗎？」

夫人聞言，點了一點頭，仍然沒有說話。

「雄略大帝的第二皇女栲幡皇女在伊勢神宮的齋宮裡，一個阿閉之臣，名字叫作國見，由於十分愛慕她，所以數度誘惑她；但是，皇女之森的態度十分冷淡，完全不理全國見大臣的誘惑之言。國見目覩皇女之森絲毫不爲所

動，心裡十分生氣。於是，他將皇女與廬城部武彥私通，已經懷孕之事，禀明朝廷。皇女之森深怕受到皇帝的責罰。於是，自己抱著御鏡，在森林中上吊身亡。皇帝聞聽皇女之森在森林中自盡身亡，就命令朝臣找回皇女之森的屍體，而剖開她的腹部檢查。可是，在剖腹之後，卻發現只有一塊像冰石般透明的東西——」

稍微停頓了一下，佐助又接著說道：

「關原之役結束時，你的公公九鬼嘉隆，將鳥羽城的城門打開，向你的丈夫九鬼守隆投降。嘉隆在前往放逐地——熊野灘的新宮途中，希望至伊勢宮參拜，所以，就到了皇女之森的面前。嘉隆站在撫慰皇女御靈，以石頭雕刻成曼陀羅童女的雕像前，作了一番祈禱，祈禱文的內容是——我的兒子守隆，雖然頗有才智，但是，卻沒有武將的豪放氣慨，他一點兒也不像我。我嘉隆在西葡的大艦上訓練水軍，原是要實現我去征伐朝鮮；討伐出沒於山東省與福建間的倭寇；甚至於前往征討台灣、呂宋、暹羅的大志。但是，我的時運不濟，所有的遠大抱負，都已經被粉碎了。原來，我想讓繼承我血統的兒子守隆，幫助我完成多年來的心願。但是，我的兒子守隆，卻沒有那份能耐，他一定沒有辦法完成我的理想抱負。我現在只有寄望於守隆的妻子美音，能夠在夢裡受胎，日後爲我九鬼家生下全日本最勇敢的男子。——嘉隆的祈禱，被栲幡皇女聽到了。於是，栲幡皇女依照嘉隆的願望，將他差遣至當城，讓他達成願望……」

「今天晚上，在二見浦裡的乳母石上，龍神將會現身。龍神曾經表示，夫人必須懷孕。所以，請夫人遵照龍神的旨意。」

佐助滔滔不絕地說完這番話，這是佐助有生以來，最大的一次謊言。

夫人在佐助說完後，就輕輕地點著頭答應。

「好！那我就動手囉！」

「請——」

在夫人輕輕發出一聲後，佐助就靠近夫人，用一條黑布蒙住她的眼睛。然後，輕輕背起夫人的柔軟身軀。

在二見浦的海面上，有一處叫作垢離場的水域。是由粗大草繩圍著聳立於海中的左右兩塊大石所形成的地方。由於是兩塊大石聳立於海中所形成的地方，所以，又被叫作立石崎。在垢離場裡，用海草刷洗身上的污垢，然後，再入寺廟裡參拜，是當地人的一種風俗習慣。

時當破曉時分，太陽尚未升起，海風裡挾著陣陣的寒意——。

爲草繩所圍著的兩塊大石頭前方，是一處平坦的沙灘。沙灘上，正站著一個矮小的駝子，和一個剛剛被駝子放在沙地上的天下美女。這兩個人不是別人，正是佐助和鳥羽城城主守隆的夫人美音。突然——。

「請稍等一下！」

佐助朝著地上的夫人如此說。

說罷，即走至夫人的背後。然後，抱起夫人坐了下來。夫人就好似小孩般地，坐在佐助的膝上，而眼光模模糊糊地望著前方草繩所圍起的兩塊大石頭。

不久之後——

東方天際處，一片通紅，就好似燃燒般的火紅。

旋即，一輪紅日慢慢地自地平線升起。

「趕快合掌！龍神快要出現了！」

佐助輕輕搖著夫人的身體，而如此說。

夫人聞言，立即順從地合起雙掌。

是時，海面上被陽光照射得金光閃閃；因此，合著雙掌直視著前方的夫人，不禁瞇起了眼睛。

正在此時——。

前方圍著繩的石頭上，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影。

這是佐助事先所安排好的。

岩見重太郎將秉按照佐助事先的指示，頭上包著白色的頭巾，穿著一身的白色衣褲，儼然一副龍神的模樣。他一直隱藏在大石頭後面。佐助曾經囑咐過他，當太陽升起時，他就必須現身。所以，現在他依照吩咐，爬上了大石頭，裝作是龍神自海中出現。

站在大石頭上的岩見重太郎將秉，手中拿著御幣（金銀色紙張所作成的祭神物），在頭上不斷地揮舞。

這是事先所約定的一種訊號。

佐助見狀，立即將夫人的衣服掀開；同時，讓她的下肢張開。然後，佐助對夫人說道：

「龍神就要施展神力，讓你懷孕了。所以，你的心和你的身體，都要全部奉獻出來！」

佐助一邊說，一邊伸出左手摸向夫人的酥胸，同時，又將右手伸到夫人的大腿間。

作此種事，對佐助而言，可說是有生以來頭一回。幸虧他過去曾經無數次侵入諸武將的城館，而親自目擊許多閨房內的秘戲。所以，並沒有感到不自在。

站在前方大石頭上的岩見重太郎將秉，看到這種情形，心裡非常焦急，而眼睛睜得似銅鈴般大。

——可惡！佐助這小子！

岩見重太郎將秉覺得自己被佐助欺騙了；所以，心裡非常地生氣。他感到自己的怒火，不斷地在上昇。

事先，佐助只是囑咐他，打扮成此種模樣；然後，在太陽升起時，爬上大石頭。至於如此作的目的和效果，都不曾加以說明。也沒有想到，竟然是這種情形。所以，感到十分地氣憤。

岩見重太郎將兼站在大石頭，將一切情形看得十分清楚。他看見佐助自背後抱住一個天下美女；而且，好似非常快樂般地撫弄著女人的酥胸和私處。

陽光照射在女人白皙柔嫩的年輕肌膚上，呈現出一種誘人的色澤，站在對面的岩見重太郎將兼，不禁感到一陣飢渴，他有一種衝上前的慾望。

但是，他卻不能離開岩石一步。

「無論我作什麼，你都不能離開石頭一步。這一點你一定要答應我，否則，我就不幫你去燒掉江戶丸！」

這是佐助事前與他鄭重約定的。

——可惡！這小子！

岩見重太郎將兼的胸部，像一只風箱般地劇烈起伏著，他感到自己的呼吸非常急促；急促得快要受不了，於是，他氣憤地跺著腳；好似要把腳下石頭踩碎般地，發洩著胸中的怒氣。

這位龍神胸中所燃燒著的慾火，將近無法控制了。但是，全然無知的鳥羽城主夫人；以及自背後伸出雙手，全神貫注於撫弄夫人胸部和私處，想要達到刺激女性官能至最高度的猿飛佐助，卻是渾然未覺。

夫人美如天仙的嬌艷臉龐，與矮小醜陋的猿飛佐助面貌，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按理說，能夠抱著一個天下的美女撫弄，應該是一件極其快樂的事。但是，佐助並不感到快樂。他只是為了治好岩見重太郎的毒傷，才不得已這樣作的。他對自己必須這樣作，感到十分地難過。

「……啊啊……啊……」

突然，夫人閉起眼睛，微抬臉龐，而身體弓起，好似十分興奮地發出一陣抖顫的聲音。

「佐助！」

目覩此情的岩見重太郎將兼，終於忍不住地大聲叫出。

「停！停下來！不要再作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可是，岩見重太郎此種急促的喊聲，對於已在忘我之中的夫人，是沒有用的；她已經全然聽不見任何的聲音了。

突然，佐助將兩手縮回，而扶住已是軟綿綿的夫人。此時，自夫人的下體處，開始流出了白色的汁液。

「佐助！你這個混球！」

岩見重太郎將兼終於忍不住地，自石頭上跳下來。然

後，快速地奔跑至沙灘上的佐助身邊。只見沙灘上有一個小盒子，盒子裡裝著一點點的女人白液。

岩見重太郎將兼看到那個盒子，立即順手抓起，氣憤地想投向遠方的石堆。

——慢著！

當他高舉起盒子，作勢要丟出時，突然，退一步往回想。盒子內的東西，畢竟是佐助辛辛苦苦得來的，丟掉的話，未免太過於可惜。而且，佐助如此完成任務，也實在是令人不得不佩服。所以，岩見重太郎終於忍住了胸中的不快，而不再存有丟掉盒子的念頭。

6

二十日後，在鎌倉由比濱內，正等待著舉行下水典禮的一千八百石巨船——江戶丸，突然冒出一陣怪火。於是，在一夜之間，巨大的船體，就化為烏有了。

當東方微微發白時，有一艘小船，在片瀨的海面上，緩緩地向前行駛。

坐在船中划著槳的人，就是岩見重太郎將兼。

而另外一個人只是滿臉蒼白地蹲坐著。他不是別人，正是岩見重太郎稱之為山猿的猿飛佐助。由於自小在山中長大；因此，佐助此時正在暈船。

岩見重太郎很得意地看著臉色蒼白的佐助說道：

「佐助！如果我們走陸路的話，在箱根和駿河兩處，就必須與追來的敵兵大戰一場。我想，為了減少麻煩起見，我們就一直坐船到上游去如何？」

「開什麼玩笑？」

佐助急切地搖著頭喊；突然，一陣嘔吐感湧上心頭，於是，他將脖子伸到船外。

「你要下船嗎？佐助！」

「嗯！……你是知道的，我一向最怕海！」

「好！那麼，我們就在大磯靠岸吧！」

「好！一切拜託你了！」

「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條件？什麼條件？」

「現在起，凡是我在船上作任何事，你都不能干涉，如何？」

「………？」

「好不好？佐助！而且，返回九度山後，你也不能告訴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先生。」

「你到底想作什麼？」

「你等一下看到了，就會知道！」

說罷，岩見重太郎就停止了划船。然後，將船上放著

的一個鎧櫃打開。此鎧櫃原是裝著源賴朝的鎧甲，而被收藏在鎌倉的某個寺院內。是岩見重太郎至鎌倉執行燒船任務時，順手盜取來的。

岩見重太郎將兼在打開鎧櫃後，就彎身抱起一個像死人般的年輕女子。

自該名女子身上所穿著的衣服看來，可以知道，她一定是身分極高的武將女眷。她的臉龐十分美麗，皮膚非常白皙柔嫩。而在衣服下的身軀，也是非常地豐滿姣好。

「你從哪裡把她綁架來的！」

佐助看到這種情形，很不高興地問岩見重太郎。

「你不要管她是從哪裡來的！反正她是德川家臣的女兒，這是不會錯的！」

說罷，岩見重太郎將兼就抱著女人坐了下來。

「你靜靜地看吧！」

岩見重太郎將女人放在大腿上，然後，緊緊地抱著洩慾。這是岩見重太郎對於佐助在二見浦所作之事的一種報復行爲，他想讓佐助覺得難堪和無奈。

「佐助！我對於美麗的女人，一向都是很衝動的。所以，等一會兒船身會搖晃得很厲害，你要好好的忍耐！」

佐助聞言，正待說些什麼。突然，又是一陣暈眩；同時，並湧起一陣嘔吐感。於是，他伸出頭，向著船外吐了一口水。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哈哈哈……。白天能夠在海上抱著這樣美麗的女人，對海盜來說，實在是一件挺得意的事。龍神一定也會同意我這樣作的！」

說罷，岩見重太郎就把女人的腰帶解開，然後掀開她的衣服，自她的胸部一直撫摸至下腹部。

「你看！那不是敵人追來了嗎？」

聽到遠處海濱上傳來一陣馬蹄聲的佐助，如此喊著。

「不要管那些！我現在要作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說罷，岩見重太郎又哈哈大笑。由於笑聲過於劇烈，船身又搖晃得非常厲害。佐助在搖晃中，不禁又感到一陣暈眩，而伸出頭，向船外吐著口水。

眞田大助

1

一日午後，猿飛佐助被召喚至草庵的茶室。當他步入茶室內時，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正好看完一封信，而將它捲起。

「佐助！如果你父親還在世上的話，你要不要見他？」

佐助對幸村如此突如其來的問話，感到一陣困惑；因此，他眨眨眼睛，而沒有回答。

自幼，佐助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的父母，因爲，他從來沒有看過他們，所以，根本就無從想起。

「怎麼樣？」

「是……？」

佐助歪著腦袋發出一聲後，就沒有再說下去。因爲這是一件相當令人困惑的事。而且，對於自己的父母，他必須重新建立起一種印象。

「你不會不想見他吧！」

「是！」

佐助終於肯定地回答幸村的話。

幸村在佐助回話後，就把手中已經捲好的信，丟到火爐裡。而以一種很感慨的眼光，注視著火爐中正在燃燒的信。

「或許在京大阪的市中，有一個長得很像我的少年，在那裡徘徊。你前去幫我留意看一看！」

「是！遵命！」

佐助注視著主人的側面，而如此回答。

「他的氣象可能不像我。由於他曾經修練過忍術，所以，看起來大概和你差不多。你如果碰到他，他可能會對你施展忍術。」

「……」

「或許你可以擊敗他。不過，你也有可能被他打敗……」

「好！我一定把他帶回月叟庵！」

「是的！如果他肯來的話，就這麼辦吧！」

說罷，幸村的眼光，又筆直地望著火爐中，快要被燃燒成灰的書信。佐助見狀，就悄然地離開了。

十七年前——。

農曆三月的一個佳日，在上田城任官，而成爲左衞門

佐的幸村，與大谷刑部少輔吉繼之女阿次，舉行結婚典禮。是天下第一美男子與天下第一醜女的結婚典禮。此種出乎意料之外的結親，完全出自於幸村的意思。

當時，凡是知道幸村的年輕女子，對於此樁婚事，都感到極度的失望和憤怒。尤其是大阪城內諸將的女兒，更是無法平靜下來。她們之中，有的人參加連署，將阻止結婚的意思，向淀君稟明。而有的人，就激動地單身前往信州，企圖闖入幸村的宅邸，但是，卻由於被守衛發現，而羞慚地發狂。

幸村在二十歲以前，一直在大阪城內作質子。由於，他是一個氣質高雅，風度翩翩的美男子；所以，諸將的女兒，只要是看過他，都私心愛慕他。因此，當她們聽到幸村要與天下第一醜女結婚的消息後，就不顧一切地加以阻止。

當淀君接到諸女連署的請願書後，就派遣一名急使前往勸告幸村。急使在抵達上田城後，就轉達淀君要他放棄娶患有癩病的大谷刑部少輔女兒爲妻的計劃。但是，幸村只是笑著婉拒了淀君的善意勸告。

在當代的衆武將中，幸村一向是最崇敬大谷刑部少輔。

當豐臣秀吉發兵征伐中國，將大軍進攻至姬路時，大谷刑部少輔方自遙遠的豐後國前來秀吉的陣營。是時，大谷刑部少輔年方十六。但是，對於秀吉質問征伐毛利之事，卻回答得頭頭是道。秀吉見他如此年輕，竟然對作戰之事相當熟稔，不由得感到一陣佩服，而頓時無言以對。

於是，秀吉立即賜給他一百五十石的俸祿。數年之後，當他二十歲時，又蒙秀吉封爲越前敦賀五萬石的大名。對於使用人材，一向以果斷著稱的秀吉，對於年輕的大谷吉繼，能夠如此迅速地予以提拔至高位，亦是前所未有的事。可見大谷吉繼是多麼地被秀吉看重。

但是，很不幸地，由於大谷吉繼身具一種癩病的血統；所以，到了壯年的時候，面貌即開始糜爛；而且，眼睛失明，四肢不便行動。雖然，他的身體產生了急遽的變化，但是，他仍然一直關心著當時的政局。秀吉以及他周圍的人，都是由衷地佩服他的聰穎才智和公忠體國的情操。因此，他在衆人中的評價相當高。

由於大谷吉繼認爲自己的癩病是會遺傳的，所以自己的子女，將來一定也會和自己一樣地全身糜爛。基於此點，所以，當幸村向他提出與長女阿次結婚的請求時，他一直嚴加拒絕。

但是，身爲武士的幸村，既然已經提出與阿次結婚的請求，自然是不能再收回的。所以，幸村一直跪在隔著紙

門的吉繼前方，而不肯離去。

吉繼見幸村一直不肯離去。於是，就自紙門內走了出來，將自己已經糜爛不堪的醜陋面貌，展現在幸村的面前。然後，對著幸村問道：

「我的女兒，將來也會是這個樣子。這種女人，你還敢要嗎？」

幸村聞言，神色不改地回答道：

「如果，我在戰場上失去了眼睛、鼻子、四肢；那麼，令千金對於我的愛情，是不是也會變呢？」

吉繼聞言，立即淚流滿面地跪坐在榻榻米上。然後，感慨萬千地說道：

「阿次，眞是一個幸福的人！」

當時——應仁之亂以後，即使是身分地位很高的豪門大家，對於婚禮的舉行儀式，也都是相當地簡單。當時，即使新娘所要嫁的對象，是高祿的武士。新娘也只是穿著麻布衣，而被背著前往夫家。

結婚當日，大谷家就按照婚禮的正式儀則進行。新娘穿著菱紋的白羽二重小袖；小袖上織有袿衣，胸部掛有護身符，而一路被扶著上了花轎。當花轎啟程時，大谷家又在城門燃燒門火，而隆重的送走花轎。

除了花轎之外，行列中還有新娘的陪嫁物及貝桶（結婚時，新娘一定要帶至夫家的裝飾物），和新娘換穿的衣服。陪嫁物有厨子棚，擔唐櫃、屏風、行器等等，此外，還有七名年輕武士騎馬隨行。

在新娘即將經過的道路上，左右都站滿了想目覩新娘面貌的人群。但是，新娘的臉部，爲一張精美的面具所遮住，而看不見她的臉孔。

——這是一支十分莊嚴隆重的隊伍。

認識大谷刑部少輔吉繼的武士，都十分地佩服。

花轎一路平安地進入了上田的領地。然後，又抵達了位於城彼方，面臨千曲川的眞田家菩提寺。

是夜，有一個穿著一身輕便衣裳的年輕女子，騎著馬出現在山門處，然後朝著山門射了一箭。

箭頭上有一封信，信上說道：

「請記住！今夜四更，我將要前來騷動。」

騷動就是，自平安朝末季以來，一直沿襲未改的一種陋習。

武家與妻子仳離後的一個月內，如果再度迎娶新妻，那麼，在迎娶之日，前妻必定前去騷擾新妻。此種前妻鬧事的行爲，叫作騷動。

換言之，當前妻知道舊夫將要迎娶新妻時，就在自己的親族和知己裡，挑選出一名臂力強勁的女子。然後，又

糾集一百人，拿著木刀和木棍，前往襲擊新房。

通常的情形，是新妻派遣一位使者，前往傳話：「我雖然很驚訝！但是，尚請你多多原諒！」；同時，又命人送去一些金銀財寶。不過，有的新妻卻不如此作；而裝出一副剛強不畏懼的模樣回答道：「好！我恭候你的指教！」在這種情況發生時，男方通常是不介入其中的。

於是，在迎娶新妻之日，前妻就坐在轎子裡，而帶領著一群女子前往新房，那些女子，有的穿著袴，有的頭上包著頭巾，有的披散著頭髮，打扮成一副極為兇猛的模樣。

於是，以前妻為首的娘子軍，在闖入新房後，就任意地破壞屋內的器具，以及牆壁和門戶。屋內雖然被惡意地胡亂破壞，但是，新妻是不能反抗的。在娘子軍恣意破壞了一陣子後，新妻的媒人就找一個適當的時機現身，作雙方的和事佬，規勸前妻及娘子軍退走。

自大谷家護送花轎前來上田城的年輕七騎，雖然早已預測到，途中或許有人會襲擊花轎。但是，卻沒有想到，會有一個女騎士射來一張箭文。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曾經娶過妻子。

於是，七騎當中的一人，立即快馬加鞭地奔入上田城，向眞田左衞門佐幸村詢問究竟。幸村聞聽箭文之事後，立即告訴大谷家的武士，他在迎娶大谷家千金的前夕，曾經遣走一位原本是流浪者女兒的侍妾，所以，箭文之事，可能是那位侍妾所策劃的鬧事第一步。

是夜，四更時分，果眞有一群娘子軍湧向上田城，人數大約有一百多個，聲勢頗為壯大。當她們湧到山門前的時候，突然，全部都安靜了下來。

原來，山門下，正有一個全身穿著白色衣服的女子站著。她手上握著一把薙刀，靜靜地等在那兒。

在皎潔的月光下，她的容貌顯得分外地美麗。

不過，仔細一看，就知道那是戴著假面具的臉孔。

「你們聽著！」

自假面具裡面，發出一陣嚴厲的聲音。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大人，曾經娶過妻子。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事。據我所說，策劃此次騷動的人，可能就是不久前被幸村大人所遣走的侍妾。所以，你們要前去新房騷擾的行為，是不對的！如果，你們執意前去的話，就和一般的土匪野盜沒有兩樣。那麼，我就要收拾你們，作為我進入左衞門佐家的最好禮物。有種的話，你們就來吧！」

那群娘子軍看到她的凜然威儀，不禁屏住了呼吸。而且，覺得自己的行徑，實在是太罪過了。

2

婚禮的儀式，簡單又莊嚴。這是古今不易的典則。

上田城的大手門前，燃燒起了門火，而穿著正規禮服的家臣，左右整齊地排列著迎接花轎。

新娘在一名侍女的攙扶下，走到婚儀的席位上就位。在舉行婚禮儀式的寬廣房間中央，有一對鴛鴦的飾物。而地上所放置著的立花，也在瓶中盛開著。

新郎幸村，以及其父昌幸，和眞田家的重臣，全部都穿著白小袖就位。

於是，婚禮在一片莊重的氣氛中進行完畢。

在舉行婚禮的當天晚上，新郎和新娘，必須各別睡覺。連續有三天的時間，新娘和新郎，必須穿著白小袖，分房而睡。直到第三天晚上，新娘和新郎才能夠同房睡覺。而翌晨，新娘必須換穿別種顏色的衣服，參加祝賀的儀式，與新郎的雙親和族人行對面禮。這是平安時代以來的一種遺風。

幸村在第三天晚上——聽到三更的鼓聲敲起了，就走出自己的房間，前往新娘的臥房。

廊下，不知是誰所精心佈置的，竟然遍洒著該時節花朵中，香氣最濃郁的花朵瓣兒。

而新娘就端坐在，從娘家所帶來的茶棚前，等待著幸村的來臨。

茶棚裡的茶鍋，焙爐，茶杓、茶碗、碗、果盤——都是極其名貴的器具。

幸村走到茶棚的前方後，就默默地在新娘的面前坐了下來。然後，注視著茶棚裡的各種器皿。

是時，茶道已經有一套既定的法式；而且，對於秘事的傳授，也是相當地嚴格，如果不諳茶道的法式，就無法喝到茶。但是，幸村完全不理會茶道的既定法式。

因此，當新娘捧著茶碗遞給幸村的時候，幸村只是順手接過，而一口氣地喝下去。然後，再把空的茶碗還給新娘。在新娘接過茶碗後，幸村就伸一伸懶腰，打著呵欠說道：

「我們睡覺吧！」

說罷，幸村就脫掉身上的白小袖，而裸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然後，逕自走入隔壁的房間裡。

稍頃之後，新娘也跟著走進了隔壁的房內，她穿著絲綢所作成的紅梅內心，而腰間繫著一條絲綢腰帶。

進入房內的新娘，一聲不響地對著幸村行了一個禮，然後，跪坐在棉被上。她的臉上帶著一張假面具，遮蓋了她原有的面龐。於是，幸村對她說道：

「你的面具可以取下來了！」

但是，新娘卻以一種細小的聲音回答道：

「請您原諒！在明天早上舉行祝賀儀式之前，我絕對不能脫掉面具！」

幸村聞言，以爲新娘是因爲自己容貌醜陋，怕引起丈夫對自己的情慾減退，所以才會拒絕脫掉面具。

於是，幸村不再提起脫掉面具之事，而伸出雙手抱起新娘的身體。幸村感到新娘結實而有彈性的身體，起了一陣羞澀的顫動，這是新嫁娘的一種自然反應。所以，幸村不理會她的顫動，而伸手解開她的腰帶。然後，又掀開她前面的衣服。

幸村看著呈現在眼前的白皙肌膚，而自言自語道：

「這就是要生我兒子的身體，我應該好好愛惜！」

說罷，就很溫柔地撫弄著新娘的柔軟身軀。

在夫妻相交的初夜，新娘的秘門，總是難以開展的。所以，不知道從什麼時代開始，武士對於新婚的妻子，在同房睡覺的當天夜裡，必須對新娘作三次。而新娘對於丈夫施予在身體上的痛苦，也必須忍受，而不發出半點呻吟的聲音。

此種夫妻相交的事，並不是一件淫穢的行爲。作爲武士的人，不僅平時必須尊重一切禮儀。就是在夫妻相交之時，也必須遵照既定的法式進行。

人的成人之禮，是自衣服、飲食、起居開始。而人在身體上的動靜，也是各有其道。所以，不能顧此失彼，此就是尊重冠禮的原因所在。婚禮是撮合兩家，以便將來傳宗接代，代替父母行事的一種儀式。

這是武士道教誨裡所記載的。

夫妻同衾的目的，在於傳宗接代，素以剛直情操爲本的武士，在平時，必讀克制住自己的情慾。但是，爲了傳宗接代；所以，在與妻子同衾的時候，必須發揮自己的高度精力。不過，在完成夫婦之交後，武士必須自被褥中爬出，整飭自己的衣服和容貌，保持武士的威儀。

幸村按照著武士道的傳統教誨，在二刻的時間內，與新娘作了三次的交媾。

作完三次後，幸村強壯的身體，終於也感到一陣疲倦，而且，有一點兒昏昏欲睡的感覺。

……突然，幸村的意識，好似迅速被拔出的白刃一樣，變得十分地銳利和清醒。

原來，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棉被，而跪坐在床上的新娘，已經取下了假面具。假面具就放在她的膝蓋上。

而除掉了假面具的面貌，並不是天下第一醜女的模樣。相反地，卻是一張十分嬌艷的臉蛋。臉蛋上嵌著一雙烏

黑的大眼，鼻子十分高挺，而嘴唇像蓮花瓣一樣地嬌美。但是，在她的嘴角處。卻隱約浮現著一絲異樣的冷漠。她的整個臉龐，幾乎找不出一點兒缺陷，就好似是經過一番造作般地，完美無瑕。

「你是誰？」

幸村在控制住瞬間的驚愕後，就如此問。

「我是受到大阪城內衆女房委託，而前來的人。」

「你是忍者吧！」

「是的——」

原來，大阪城內的年輕女性，無法忍受幸村與天下第一醜女結婚。所以，僱用此位女忍者，前來奪取幸村初夜的精力。

幸村對於大阪城年輕女性，僱用女忍者前來之事，雖然十分地生氣。但是，他對於這位受僱的女忍者，卻產生了一種微妙的情感。

根據剛才的經驗，幸村知道這位女忍者，是一個純潔無瑕的年輕女子。

雖然，作爲忍者的人，都是很無情的。但是，她卻肯將自己潔白無瑕的身體，完全獻給一個男人。這是一件非比尋常的事。

而且，剛才她在被抱著的時候，曾經還羞澀地發抖了一陣，這可以證明她是一個純潔的年輕女子。

在一陣令人窒息的沈默之後，幸村以一種平靜的語調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女忍者聞言，並沒有回答，只是用手指在榻上寫出「眉花」二字。

這個名字，與她嬌艷的容貌，實在是十分地相配。

「好！我會記住的！……退下！」

幸村在沈思了片刻之後，就對女忍者如此說。

女忍者聞言，立即抬起頭來，而正視著幸村說道：

「你爲什麼連一句責備的話也沒有？」

「責備又有什麼用呢？」

「我破壞了你的神聖婚禮，還不應該責備嗎？」

「我可以和阿次重新再作，可是，你的貞操已經被我破壞了！」

「你不必感到歉疚，數年前，我就一直愛慕著你。」

「退下！」

這一次幸村以一種很嚴厲的聲音命令她退下。

女忍者聞言，立即朝幸村行了一個禮；然後，就悄然無聲地消失了。

現在——。

幸村放入火爐中燃燒的信，就是十七年來，行踪不明的女忍者眉花，派人所送來的第一封信。也可以說是最後一封信。

3

離開上田城的眉花，並沒有返回大阪城。

她直接地回到了木曾的寢覺之床。

木曾風景最美的地方——寢覺之床，就是眉花的故鄉。

寢覺之床，位於木曾川畔最狹窄之處；所以，自上急沖而下的瀑布，足以讓人眼花撩亂，而不知道水流究竟有多深。在瀑布下的巨巖，東西聳立著，好似一道天然的屏風。瀑布的寬度，約有一丈二至一丈八的距離。急沖而下的瀑布，落在木曾川裡，它的水色，看起來是一種富有神秘色彩的深湛色澤。

在激流上，有一座用繩網作成的吊橋。

在瀑布之下的岩石，叫作上藺岩。而河中有叫作板石的四角岩。河岸有巨大的岩石聳立著，叫作屏風岩。在屏風岩附近，有疊石、烏帽子岩、平岩、象岩等，都是非常奇怪的岩石。

剛生下來，未滿三月的眉花，就是被丟棄在這些岩石間。幸而被山裡的一個人發現，而將她自岩石間抱起。自岩間往上爬，有一處叫作寢覺山臨川寺的地方。那個人就把眉花抱到那兒，想請禪寺內的住持代為撫養。

如果是男棄嬰的話，禪寺住持自然是義不容辭地予以撫養。但是，眉花是個女棄嬰，在全是男人的山寺裡長大，實在是極不方便。所以，寺內的住持，就告知附近的人，希望有意撫養女嬰的人，前來領取。

不久，在某夜深更時分，寢覺山臨川寺內突然出現了一個人。

來人自稱是前面山中隱居的忍者木曾三郎，他向寢覺山臨川寺住持良仙請求抱養女嬰。

住持良仙聞聽來人的名號後，心中感到欣慰。因為，他曾經聽說過木曾家的威名。過去，一直與甲州武田信玄、織田信長對抗，而不曾敗過的木曾肥前守義康，就是這名自稱是木曾三郎的兄長。木曾三郎很早就離開了俗世，而隱居在前面的山裡，修練忍者的忍術，所以，他很放心地將女嬰交給他撫養。

不過，住持良仙在交給他眉花的時候，禁不住地叮嚀道：

「她是一個女孩，還是不要讓她成為忍者吧！」

木曾三郎聞言，卻笑著回答道：

「我就是想要訓練她成為一個女忍者，所以才來抱養她的！」

從此十五年的漫長時間，良仙一直沒有再見過眉花。

某日清晨，良仙正站在方丈之庭，向下眺望寢覺之床時，突然看到一個背上背著白色物體的人，在山澗裡的繩網吊橋上走著。來人的步履，好似在平地行走般地輕鬆自如。來人很快地自岩間爬了上來，而出現在寺前的空地上。旋即，走到良仙的面前。

肩上披著一頭烏黑的秀髮，睜著一雙水汪汪的明亮眼睛，是一個十分秀麗的年輕女子。

她向良仙行了一個禮之後，就把背上的白色物體放下。原來，那個白色物體，是用白布所包裹著的一具屍骸。

「木曾三郎先生過世了！我遵照他的遺言，將他的屍體，帶到這裡來安葬。」

該名年輕女子，如此對良仙說。

良仙聞言，立即明白眼前的年輕女子，就是十五年前，他取名為眉花的女棄嬰。良仙看著已經長大成人的眉花，心裡不禁十分地感慨。

在埋葬好木曾三郎之後，良仙就留眉花在山寺裡過夜。是夜，當眉花與良仙對坐著的時候，良仙問眉花，過去十數年來，她是如何被養大的，是如何被訓練的。但是，眉花一直都沒有回答。

後來，良仙又問她，是不是學過忍術。眉花才開口回答道：「練過一點點。」

良仙雖然暫時將眉花留在山寺內，但是，終究不是長久之策。所以，良仙對於眉花的將來，十分地焦急。他不斷地設法安排眉花的去處。

福島城是時已經不是木曾氏的根據地。

木曾義康的長子右馬頭義昌，是比父親還要厲害的一個智勇武將。他的妻子，就是武田信玄的女兒。在武田信玄過世後，他與勝賴發生糾葛，而與織田信長和好。勝賴聞訊，十分震怒。所以，在天正十年的時候，派遣典廄信豐，前去討伐義昌，義昌輕易地擊敗了典廄信豐的軍隊。於是，勝賴又命令今福筑前守為先鋒，攻至鳥井嶺，再度討伐義昌。但是，又被義昌輕易地擊退了。

在武田家滅亡後，義昌受到信長的賞賜，信長增封他筑摩、安曇二郡的封地。後來，在豐臣秀吉取得天下時，由於木曾義昌的威勢極其盛大，所以秀吉感到十分忌諱。於是，秀吉將義昌左遷至下總國。義昌在下總蘆戶，僅受到一萬石的俸祿。永祿四年，義昌卒，其子仙三郎義流落予州，而後，就告行踪不明了。

良仙認爲眉花最適合於作壯勇武士的妻子。但是，他一直找不到適合眉花的好對象，所以，他勸眉花前往大阪城作侍女，而服務於豐臣家。

良仙之所以會勸告眉花前去大阪城，乃是由於他認爲由木曾三郎所訓練出來的眉花，以她高超的忍術，一定能夠找到發揮的機會。一旦，眉花有機會施展絕技，那麼，她就有機會成爲名武將的妻子。

於是，眉花就接受了良仙的勸告，進入大阪城作爲一個身分很低的侍女。

眉花的絕技得到發揮的機會，是她進入大阪城三年以後的事。

一個亂性的大兵鬚武者，闖入柳營內。一個女房爲了阻止他，就想要奪取他手中的大薙刀。於是，引起一陣很大的騷動聲。眉花聞聲，立即跑向前去，徒手與鬚武者搏鬪。

鬚武者見眉花橫加阻攔，立即怒吼著將大薙刀砍向眉花。

是時，在旁邊觀看的女房，都閉起了眼睛，不敢看眉花被大薙刀砍中，而鮮血四噴的悲慘景象。

但是，眉花卻沒有被砍中。相反地，還好似蝴蝶般輕盈地飛起，而站在大薙刀上。然後，又用自己的手刀，對著鬚武者的額際砍去。

瞬間，鬚武者發出一聲慘叫。旋即，就倒了下去，而停止了呼吸。

事後，眉花被召喚至淀君的面前。蒙淀君的提携，她成爲白小袖的侍女。

淀君問她，是在何處練成那種驚人的功夫，眉花沒有回答。稍後，淀君又要求她，當場表演一下功夫，她也不肯答應。所以，眉花從此以後，在大阪城內，也只是當一名不十分引人注目的侍女。

當眞田左衞門佐幸村要與大谷吉繼的女兒結婚時，大阪城內的衆女房，十分地氣憤。所以，她們僱請眉花，利用她的本事，對付眞田左衞門佐幸村。

衆女房要求眉花，在眞田左衞門佐幸村與大谷吉繼女兒成婚之夜，前去頂替新娘，奪取幸村的身體。眉花在接受衆女房的請求之前，是經過一番愼重考慮的。由於，眉花自身，也和衆女房一樣地，偷偷愛慕著幸村；所以，她最後才答應了衆女房的請託。

4

返回到寢覺之床的眉花，在養父木曾三郎和住持良仙的墳前跪拜了很久。

然後，她走上橫跨於碧潭上，已有五年未曾走過的吊橋。在走過吊橋後，眉花就消失在檜、樅、梅、松茂密的山中。而且，從此不再出現在鄉人的眼前。

十個月的漫長時間過去了。

在深秋的某日。

離開寢之床五里，在一處草原裡的一條狹窄道路上，有一個武士，正慢慢地走著。

他是在草原下方二里處的三富野城山設館的曾義仲後裔，他的名字，叫三富野兵庫助。他是前往福島辦事，而在返家的途中。

木曾的路，都是開闢於深山幽谷間的路，而且都是蜿蜒險阻的羊腸小道。

其中，自草原至三富野之間的道路，更是險阻難行。沿著木曾川急湍上斷崖前進的路，都是岩石與岩石間舖上圓木；或是，用藤條搭起的棧橋。由於，山腹的地方，似屏風般地陡直。而自屏風處，又有巨巖突出。山路於是橫遭阻絕，而形成一道絕壁。所以，必須架設棧橋，以利於通行。

在棧橋上慢慢走著的兵庫助，突然看到下方水流激急的山谷裡，似乎有些異樣。

——啊！

當他定神一看，禁不住叫了一聲。

原來，在激急的水流中，在一處兩塊黑色巨巖並立的地方，隨著急湧噴出的水泡，正有一個奇怪的東西，在那兒載沈載浮著。

「那是什麼？」

兵庫助驚訝地自言自語著。

稍爾，他終於看清楚了。原來，是一個剛生下來的赤裸嬰兒，在那兒浮著。

兵庫助看到嬰兒的手足，還在微微地動著。他認爲，或許還有救。於是，他立即脫下衣服。然後，將腰帶和繫刀的帶子，連結起來，而綁在棧橋的藤木上。而後，沿著絕壁爬了下去。

自岸岩下到水中的岩石，大約有六尺長的距離。兵庫助迅速地爬下了絕壁。然後，他朝著男嬰浮沈的岩間跳去。

只見該名男嬰全身赤裸地，躺在一張貂鼠皮上。

兵庫助在十分滑溜的岩石上，小心翼翼地接近男嬰。然後，費了一番功夫，才將男嬰救起。

嬰兒的全身已是冷冰冰的，而且，連哭的力量，也都沒有了。他的四肢微微地抽動著。

——或許救不了他了……。

兵庫助不禁失望地搖搖頭。

在太陽已經隱入了山間的時候——。

兵庫助抱著奄奄一息的男嬰，返回了三富野的城館。

「我在河裡撿到這個男孩！」

見到妻子的兵庫助，立即如此說明。

說罷，就將手中被貂鼠皮包裹著的男嬰，遞給了妻子。

兵庫助的妻子，在接過男嬰後，立即吩咐婢女蒸糕。然後，將蒸好的糯米糕，用力壓擠汁液，來餵食懷中的男嬰。

男嬰用力地吸吮著糕汁。

兵庫助見狀，立即欣慰地微笑著說道：

「這或許是御嶽權現同情我們沒有孩子，才特地賜給我們這個男孩，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地撫養他！」

不久，三富野館主人在木曾川急湍中，撿到一名赤裸男嬰的事，立即經由旅人口中，而傳遍了岐阜和鹽尻的地區。

而兵庫助夫婦，對於拾得該名男嬰，更是欣喜若狂。

但是，在撿回男嬰，未滿一個月的某夜——。

一向懷抱男嬰睡覺的兵庫助夫人，在深夜裡，突然自沈睡中驚醒。原來，她感到自己懷中的男嬰，已經不在了。於是，她立即在房內四處找尋。但是，都沒有男嬰的蹤影。最後，她在枕頭旁，發現了一封信。是一是一封筆迹非常秀麗的信。信中說道：

『生男的狼怕尪，生女的鼠怕虎……。猛虎生子後，將幼子拋下千仞的斷崖。但是，在幼子尚活著的時候，你把他撿了回來，當作是自己的繼承者。我將自己的兒子，拋下千仞斷崖，雖是一種非人道的作法，和一種無母性愛的表現。但是，如果他是一個武士的兒子，他是會經得起考驗的。由於，作為母親的我，不斷地向神明祈禱，所以，我的兒子，能夠幸運地通過考驗，而被你們夫婦撿到。我兒子的父親，是名震天下的明智武將。鳳凰尚在卵中的時候，就已經有了突破的力量。這一點，使得作母親的，感到十分地驕傲。你們夫婦撿到我兒子的恩情，我會永遠記住的！最後，我要再度謝謝你們！』

原來，將初生嬰兒拋棄在木曾川中的，就是眉花。

眉花雖然與幸村只發生過一夜的關係。但是，眉花卻深信，自己一定會懷幸村的孩子。後來，當她發現自己果眞懷孕時，她就一直虔誠地向神祈禱，希望自己能夠生一個男孩。十個月後，眉花果眞生下了一個男孩。在狂喜中的眉花，立即作了一個特殊的決定。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兒子，一定要具備有武勇的

身心。

眉花在取回兒子後，就將他命名為大助。而且，立誓將大助訓練成一個比養父木曾三郎還要厲害的忍者。

於是，作為母親的眉花，按照大助眼睛看得見；手腳會爬動；雙足能站起走路等各個程度，專心一意地訓練著大助。幾乎是晝夜不休地，全神貫注於訓練兒子。

所以，在滿三歲的時候，大助已經能夠拿著小太刀，與小熊搏鬪。

在進行忍術的修業時，是不允許稍有姑息的。由於，忍術的極意，在於將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的事；所以，必須嚴格進行修練。在此種嚴苛的修業過程中，如果無法忍受，就會吐血而死。反之，能夠忍受全部訓練課程的，必可成為一流的忍者。

基於此點，所以眉花必須嚴苛訓練大助。

忍術修練的科目，是相當地多。包括：劍術、居合、水馬水練、變裝、隱身（五遁之術）、催眠、氣合、飛躍、攀登、速步、潛伏、斷食、不眠、睡眠調節、療法、鳥獸鳴聲，虛實轉換之術等等。

而且，要學會任何一個科目，都是極其不容易的。

例如：隱身一項，就必須做到三無（無色、無臭、無聲）。所謂無聲，就是呼吸的時候，不能發出絲毫的聲音；而且，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走路都不能發出聲音，而讓旁邊的人聽到。

至於調息的修練，是在鼻頭上掛著一根鴻毛，而呼吸的時候，不得讓鴻毛有絲毫的晃動。此種方法，就是所謂的丹田呼吸法；不用嘴巴或鼻孔呼吸，而是靠肚臍呼吸。古時中國的道術家，在調息的時候，是將注意力集中於腳跟，而使神氣鎭定，在神氣完全鎭定後，調息的修練方可進行。

整步的修練，是在唐紙上面，貼附一張潮濕的薄紙。然後，修練的輕步走過紙面。必須練至紙張不會破損的地步。

全身的關節，必須練至分合自如的地步。無論受到任何嚴密的束縛，都能絲毫不感到痛苦地，輕易解脫。

奔行的速度，必須達到每日平均四十里至五十里的程度；同時，奔行時，不能發出任何的聲音。

將自己的身體，自高達一丈八的地方，像一塊破布般地，向下摔去。摔下之後，全身必須沒有半點兒傷痕。

不但如此，匍伏在地上的時候，即使是長達半天之久的時間，也不能稍有蠢動。

口中啣著竹筒，然後，身體像石塊般地沈在水底。此種潛水的功夫，必須持續一晝夜的時間。

自己對自己作催眠術，使全身的感覺完全喪失。例如，手指受到火傷，卻絲毫不感到疼痛。

還有訓練自己的耳朶、眼睛，至最靈敏銳利的地步；就好似兔耳和鷹眼。

除了以上種種修練的過程外，尚有許多繁複的細節。如果，要繼續說下去的話，眞不知道要說到什麼時候。

由於，眉花對大助的寄望很高，所以，有關忍術的種種修練，她都不曾對大助有所姑息。

大助對於母親加在自己身上的嚴苛修練，都逐項地忍受了。而且，他修練的成績，樣樣都非常優良。

到了大助十五歲的時候，眉花已身所知道的秘奧之術，已經完全傳授給了大助。

5

在大助十五歲生日的那天，眉花準備了一桌酒菜，慶賀大助的長成。

大助在與母親對飲之際，就向母親請示道：

「母親！我所學會的秘傳，是不是足以和一流的兵法者對抗？我很想知道自己的能力。所以，我能不能找一個一流的兵法者試試看？」

眉花聞聽大助如此說，立卽就答應了。

第二天早晨，大助就動身上路了。

眉花將大助送出寢覺之床，在卽將分別之際。

「你千萬不要使用劍！」

如此對大助嚴肅地加以叮嚀。

因爲，眉花認爲勝過大助劍法的兵法者，大有人在。所以，只要大助不使用劍，那麼，在臨危的時候，大助就可以逃走。而大助一旦使用劍與人爭鬪，那麼，在危險的時候，就不能逃遁。

一個月過去了。

某日，傍晚時分，當眉花打了一隻鹿回來的時候，發現大助已經返回來，而端坐在火爐旁。

眉花在看到大助的瞬間，突然，發現兒子和從前已是不一樣了。在眉花的印象中，兒子只不過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但是，如今，眉花卻發覺兒子竟然已長成爲一個健壯的「男人」。因此，她感到一陣地暈眩。

母子兩人，雖然有一個月的時間未見過面。但是，彼此卻沒有熱絡地打招呼。

「你到哪裡去了！」

稍爾，眉花才冷淡地問大助。

「我到伊賀去了！」

母子之間的對話，在這一問一答之後，就宣告結束了。

眉花在知道大助去過伊賀後，並沒有詢問大助，究竟是和哪一位兵法者競爭。而大助也沒有自動向母親稟明。

第二天，眉花在整理大助所帶回來的行李時，發現行李中，有一顆牙齒。眉花立卽明白，該顆牙齒，一定是大助打敗對方後，所拔取而回的戰利品。

十天之後，大助又再度離家出外。

而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後，大助又和上回一樣地悄悄返回。

眉花在天快要亮的時候，突然聽見後面傳來一陣水聲。於是，她立卽自床上爬起，而自門縫裡向外看。只見大助赤裸著身體，站在井旁，正用井水冲洗著身體。在天剛要發白的微曦中，大助強壯結實的赤裸身體，帶給了眉花一種異樣的感覺。眉花的身體，瞬間起了一陣難以名狀的戰慄。

在克制自己的悸動後，眉花就悄然無聲地回到了床上。但是，閉著眼睛，躺在床上的眉花，眼前卻還是浮現著兒子的赤裸身影。

後來，當大助進入房內的時候，裝著在假睡的眉花，差一點都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慾火。

在吃早飯的時候，眉花問道：

「你到哪裡去了？」

「我到甲賀去了！」

大助聞言，只是冷淡地回答。

後來，眉花又在大助的行李中，發現人的牙齒。不過，這一回是二顆牙齒。

雖然，母子之間很少說話的生活，又再度地持續下去。但是，兒子卻作夢也沒有想到，母親在送走自己的這段時間內，心理上已經有了劇烈的轉變，而且，一直對自己的意識感到十分地困擾。

——在看到兒子已經長成爲一個強壯的「男人」，十五年來一直非常平靜的眉花，突然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女人」。

不過，眉花對於自己有此種意識，並不感到羞恥。她也不在乎，如果別人知道了，會作何種想法。她只要強自克制住這種念頭，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

每當夜裡，和兒子並睡在床上時，眉花總是感到一陣可怕的衝動。而且，有時候，幾乎要克制不住那種衝動。

眉花雖然不知道大助是否已經察覺。但是，看大助的模樣，卻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過了許久，大助一直沒有再度出外的迹象。

於是，在一個秋日的早上，眉花忍不住地問道：

「你是不是不再出去了？」

「嗯！」大助冷笑一聲後，又接著說道：

「天下已經沒有能夠勝過我的人了！上次我去伊賀的時候，只用一隻手指，對準伊賀衆首領神後月雲齋的咽喉刺去，立卽就把他刺死了。後來，我到甲賀去的時候，用兩隻手指，同時，將甲賀的龍虎——仙場半平太和曲淵太郎兩人的眼睛，挖了出來。……所以，我的武術，已經是天下無敵了。」

「你不要太自大！」

眉花以一種非常嚴厲的語調對大助說。

「天下還有很多忍者，能夠打敗你！」

「在哪裡？」

「譬如在伊豆——」

「在伊豆！是誰？」

「相馬玄夢齋。」

眉花不加思索地立卽回答。

相馬玄夢齋，原是服務於小田原北條家的總帥。

天正十八年正月，豐臣秀吉率領水陸兩軍四十餘萬，前往討伐小田原。是時，相馬玄夢齋奉北條家智將北條氏規的命令，在氏規的居城伊豆韮山城守備。

相馬玄夢齋之所以被認爲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厲害人物，可自下面所引述的一段軼聞，得到一個明確的證實。

當豐臣秀吉以強大的軍勢，攻佔伊豆一國，和小田原城的時候，唯獨韮山城仍然牢不可破。

是時，前往攻擊韮山城的強大軍勢，是以織田信雄爲總大將的四萬四千大軍。而對抗此強大軍勢的韮山城，卻僅僅是兩千的兵衆。

在開戰之初，由於北條氏政認爲韮山城是伊豆防禦陣營的中心。所以，擔憂地對氏規說道：

「二千之兵，未免太單薄了吧！」

但是，氏規聞言，卻笑著回答道：

「以相馬玄夢齋爲統帥的韮山城，只要有五百名兵士，就足以守備了。」

果然正如氏規所說的，豐臣秀吉的強大軍勢，在進攻韮山城時，僅是襲擊了城南的出丸天狗峰，和燒掉兵營而已。而且，所佔領的營地，也僅是維持了一天的時間，而立卽遭到相馬玄夢齋的手下擊退。

由於相馬玄夢齋不是一個普通的忍者，所以，他使用各種高超的忍術守備韮山城。同時，又去奇襲秀吉的包圍軍。而殺死了六千餘衆。

現在已經年老的相馬玄夢齋，隱居在伊豆附近的崎岩殿山中。雖然，他的年紀很大了；但是，他的高超忍術，

仍然未衰退；還是和以前一樣地厲害。

眉花將這位絕世的高強忍者，向兒子大助指出了。

「好！我立刻去找他！」

於是，大助在當天就出發前往伊豆了。

眉花在目送大助離開後，心中突然感到一陣極度的不安；而且，有一種向神明祈求的念頭。

6

秋天很快地就過去了。

壓在屋頂上的石頭，每日都遭到冰雨的侵襲；而且，是一直持續不斷地遭到打擊。

在這種寒冷的日子裡，眉花整日都坐在火爐旁取暖。木曾路山中的寒氣，是非常厲害的。山中所有的竹、茶，都禁不住嚴寒的侵襲，而全部枯萎了。

自板壁的間隙裡，吹進來的山風，更是異常地刺骨。在此種寒氣的嚴逼下，平常出沒於山林間的野鹿，也在升有火爐的門外徘徊。

當冰雨已轉變爲下雪的時候，眉花打開窗子望向屋外的野地，在她的心中，有一種深深的懊悔。她非常後悔，自己竟然對兒子說伊豆高強忍者的事，而使得兒子離家前去與他較量。

半夜裡——。

沒有蓋棉被，而在火爐旁睡著的眉花，突然驚起。

她迅速地走至門口，將大門打開——。

門外，赫然倒著全身是雪的大助。

眉花看到大助的額頭、下顎、手腕等處，都有纍纍的刀傷。

眉花立卽伸出雙手，想要扶起倒在門旁的大助。但是，大助卻揮開了她的手，而強自站起來，搖搖晃晃地走入屋內。

大助在進入屋內後，就立卽在火爐旁躺了下去。

眉花看到躺在爐旁的大助，一臉具是疲憊相。於是，她厲聲問道：

「你是不是用劍了？」

「如果我不用劍，我就敗給了那個老人！」

大助漠然地回答母親。

滿臉全是傷痕的大助，看起來好似變了一個人，是一種陰慘的模樣。

眉花看見大助全身都濕透了，就想伸手去脫掉他的濕衣服。但是，大助又急急地揮掉她的手。

所以，眉花對於大助拒絕脫掉衣服的行徑，感到十分困惑。

大助在母親的注視下，立即將視線投向別處。但是，他的鬢旁卻好似痙攣般地跳動得很厲害。

「不錯！我是勝了……」

稍爾，他如此喃喃自語著。

語罷，卽慢慢自爐旁爬起，而自行脫掉衣服。

當眉花看到年輕結實的赤裸身體時，瞬間，她愣然地屏住了呼吸。

原來，自股間至大腿處，有一道極深的刀傷。而他的男根，已經完全被砍掉了。

母子兩人，就像兩塊石頭般地動也未動過。

在片刻的靜默後——。

眉花站起身來，走向一個角落，而拿出一個紅色的盒子。盒子裡所裝的，是自大熊身上所採煉的黑色油膏。

眉花默默地將黑色油膏塗在自己的掌心，然後，用塗滿油膏的手掌，在兒子的受傷肌膚上塗敷。

閉著眼睛，任憑母親塗抹的大助，突然開口說道：

「母親！」

聲音非常地冷厲。

眉花聞聲，立卽停下塗抹的手，而看著滿臉痛苦神色的大助。

「……」

「母親！過去，你爲什麼不讓我接近女人的身體？」

「……」

眉花聞言，感到一陣的驚訝。

原來，大助早已察覺到母親心理上的變化。

如果，過去眉花在衝動的時候，曾經對大助有所表示的話，大助年輕強壯的身體，立刻會答應母親的要求。

「……從今以後，我再也無法接近女人了！」

大助悲痛地喊出。

眉花在聽到大助的悲痛喊聲後，五臟內腑立卽感到一陣刺痛。

不過，眉花還是沈默地將油膏，自大助的上身，一直塗至脚跟。在塗完大助的全身後，眉花就放下油膏盒，而動手脫掉自己的衣服。然後，全身赤裸地躺了下去。

「我的身體，隨便你怎麼作吧！」

眉花示意大助躺在自己的身邊後，就以一種很低的聲音，對大助如此說。

躺在大助身旁的眉花，此時，臉上帶著一張很精美的面具。該張面具，就是當初她將自己的貞操，獻給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時，所帶在臉上的面具。

……眉花寫一封信，叫大助送至幸村面前，是此事發生後數日的事。

「你把這封信，送到高野山麓的九度山！」

大助聞言，立卽以一種困惑的眼光看著母親。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大人，就是你的生身父親！」

「……」

眉花終於說出了大助的身世。

現在——。

默念而又看著信紙在爐中已燒成灰的幸村，正想像著，眉花在送走大助之後，以平靜的心情自殺的景象。

眉花原以爲大助在見過父親之後，一定能夠有所轉變。

但是，大助卻將眉花交給他的信，委託另外一個人，送去給九度山的幸村。所以，幸村並沒有見到大助。

大助可能還在京都、大阪附近徬徨。

因爲，一個具有神妙秘術的年輕忍者，在失去男性的資格後，一定會感到十分地徬徨空虛。他一定會前往地獄去療治自己的創傷。

如果，佐助能夠制服他，把他帶回來，那就好了！

幸村不禁暗自祈禱著。

後藤又兵衛

1

慶長十一年早春。

夕陽西沈之際，後藤又兵衛基次的居城——筑前小隈城之前，一匹駿馬流星般地馳入城內。

來人雙足尚未及馬鐙，是一名十二、三歲的少年，後藤又兵衛之子左門基則。

三年前，後藤又兵衛應主君黑田長政之請，遣其爲福岡城之扈從。

福岡城與小隈城相距五里。

一路飛奔而歸的左門基則，仍具有凜然之姿，流露出必死之氣慨。行至城門前，勒住繮繩，高叫：

「開門！」

家臣們早由城垣間認出左門，大驚之下，急忙開門。左門長趨直入，直奔天守閣。上得樓來，打開門板，兩手貼膝，跪拜說道：

「孩兒左門回來了。」

昂昂六尺七寸之軀，盤坐於地，觀讀孫武太古七十戰之實錄的又兵衛，慢慢地抬起頭，望著滿身塵埃的愛子。

然後，用很平穩的語氣說：

「不告而別，是嗎？」

「是的！」

「爲什麼？」

「主君自京都徵召金剛大夫，學能樂。命我爲其擊節小鼓，我不願爲奏能樂者，執此賤役，故要求主君，免我之職。主君大怒，以性命相脅，迫我服從。無奈之下，我勉強奏和。一曲後，就因氣忿難平，而拋棄是役，寅夜出城，飛奔回來。」

「是嗎？好的。」

又兵衛不斷地點頭稱是。

武名滿天下的豪傑，能得子若此，已足自慰。雖年僅十二歲，然已知恥尚勇。

然而，左門不顧一切，逃離福岡城之舉，已助其父達成重大決意，而其幼小心靈，卻渾然不覺。

又兵衛內心不勝感慨。

——終於要與黑田一家永別了。

他下定了決心。

與主君長政之間，多年來之暗爭，終因孩子之舉，而表面化。

然而，又兵衛一句話也未提及。

「可以下去了。」

命令左門。

左門步出天守閣時，悄悄地用手拭去眼角的淚珠。

進入行館，沒有任何動靜，母親已於一年前仙逝了。

左門端坐於母親房內，房內微微的薰香，勾起左門無盡的思念，忽然，他深吸一口氣，拔出身藏之懷劍，褪卻身上的衣裳。

就在劍尖將觸及腹部的霎那間，背後揚起一柄鐵扇，將懷劍打落。

「愚蠢，命只有一條，竟不知道珍惜。」

又兵衛不知何時進入房內，走到左門面前，盤膝而坐，慢聲說道：

「唉！左門，當死期來臨時，爲父必會告知。」

「是的。」

左門垂首不語。

「君不君，則臣不臣。我，後藤又兵衛，少年時，被如水軒樣（黑田孝高）所帶領，與世子長政大人一起長大，此情比山還高，比海還深。因而直至今日，爲黑田家獻出了我的一生。余願足矣。……一萬六千石陪臣的位置，可以拋卻了。左門，明日就退出小隈城吧！今後天下的山林，就是你我的歸宿了。」

又兵衛說著說著，不禁縱聲狂笑起來。

2

後藤又兵衛原來並非黑田家的家臣。

其父新左衛門基國，與被稱爲小寺官兵衛的黑田孝高，同是小寺政職麾下的武士。基國病歿，黑田將其獨子又兵衛帶入家門，與親子松壽（長政）如兄弟般扶植成人。所以，又兵衛並無絲毫長政家臣之意識。

又長政深感父親過於偏愛又兵衛，故對又兵衛，暗藏忿恨之心。

豐臣秀吉平定九州，封黑田孝高豐前十八萬石之高官。

九州雖在豐臣治下，然各地土豪割據，擁地爲王，毫無歸順之意。

其中，宇都宮中務少輔鎮房之土豪，盤據城井谷之險要，聲勢猖狂。

黑田長政，無視父親孝高之制令，領兵千餘，進攻城井谷。

然而七度攻擊，非但未能攻破山中城堡，反而於嵐夜，遭受奇襲。長政兵力大潰，殘存二十餘名士兵，不得不

退出山谷。

誇下海口，堂堂出兵進擊卻狼狽而退之長政，自覺無顏面對父親，遂剪去髮髻，入古寺內隱居。

生還之部屬，皆剪去髮髻，仿效幼君。

此聞傳入中津城，衆人紛紛議論如何消除長政之自責。

是時，後藤又兵衛卻張開大嘴，哈哈大笑起來。

「基次大人，有什麼可笑？」

一位重臣，帶著責備的語氣詰問道。

又兵衛，以渺視的神情道：

「勝敗乃兵家常事，有何特別？今日負，明日勝即可。將今日之負視爲一次教訓，牢記於心，當下次征戰時，勿犯相同之誤即是。若只因一次見負，即剃度隱居，則就武將而言，未免過於輕率。」

孝高聞言，對其頷首示意，狀表嘉許。然而此話傳入長政耳中，卻是極端憤怒。

「哼！又兵衛只會要小聰明。」

從此對又兵衛更加憎惡。

天正十七年，黑田如水軒秀高隱居，讓位於其子長政。又兵衛自然仕事於長政之下，然並未執家臣之禮。

文祿時代，太閤秀吉進兵朝鮮，又兵衛爲黑田軍之先鋒，勢如破竹，軍聲卓越。尤以攻略晉州城爲最，又兵衛奔馳於全軍之前，攻入城門。其勇猛威武，連加藤清正亦爲之感嘆不已。

又兵衛武名益高，爲其主君之長政，益感到自己之渺小，不覺十分生氣。

此外——。

長政深感自己之將才，無法與又兵衛之武略相比。

是當稷山之戰開始時。

與明之將軍解生所率數萬大軍相抗之長政，只有兵力三千，雖個個勇猛善戰，但也無法與之對敵。最後，爲敵方所圍攻。

此時，附近山間，突然傳來吶喊聲與刀槍聲。

解生以爲日本軍必有埋伏在此，故命大軍急速退下。

長政得此良機，順勢反攻，將明之大軍擊潰。

事實上，是又兵衛選派士兵五十名，隱入山中，搖旗吶喊，使其錯認有大軍埋伏於此。

又——。

黑田君的前衛，迂迴至前方之山端，立即遭逢敵軍，喊聲響徹雲霄，傳遍四野。

又兵衛側耳凝神傾聽片刻。——

「糟了！我軍敗了！」

長政聞言，斥責道：

「未見實情，何言兵敗？」

又兵衛道：

「若勝而前進，則喊殺聲必遠。今喊殺聲已近，恐必敗無疑。」

話聲未了，山麓已然出現數名傷兵。

又當某次戰事時——。

長政站在丘陵上，遠眺前軍之攻防，搖頭歎道：

「我軍出師不利！」

在其旁之又兵衛，問他何以如此肯定。

「看到了嗎？敵軍方面已揚起了塵土。」

「哈哈…，那是我軍勝利的證據啊！」

「你說什麼？」

「採攻勢之敵軍，其塵土必黑且濃，退卻之敵軍，其塵土必白且淡。今敵軍之塵土既白且淡，正是我方追散敵軍，取得勝利之明證啊！」

事實正是如此。

可以說黑田長政在關原大戰之後，能被封爲筑前五十二萬三千石之太守，全是仰仗曠世豪傑後藤又兵衛從旁輔助之功。

長政並非愚昧之武將，其勇猛遠過其父。然立於又兵衛之前，自不免相形慚愧。爲此十分不悅。

一山難容二虎。

又兵衛自長政身旁離去。

3

長政對又兵衛，表露出明顯不滿之事。

朝鮮之役中，嘉山之戰時，一日，敵軍強渡大河，猛襲黑田、小西兩軍。

此次戰事非常猛烈，長政和敵方猛將李應理相搏，雙雙落入水中。

兩人身陷水中，忽上忽下，不易分出勝負。

偶爾，可見長政頭戴之盔飾，掠過水中。

又兵衛從容地退卻敵軍，正在休息之際，小西軍將士策馬來報。

「大人主君，與敵軍水中肉搏，請前去相助吧！」

又兵衛悠然揮扇道：

「我的主人不會輕易爲敵軍所傷。」

他紋風不動。

此時，水面冒出紅血，不斷散擴。

武士渡邊平吉，正想跳下水去救長政，卻見長政安然浮起。

長政嘴裡雖不說氣憤之語，然而內心着實恨透了手握搖扇，高坐觀戰的又兵衛。

長政對又兵衛表露出明顯的反感，即在關原之役後。

當長政對黑田一家說出要投靠德川家時，又兵衛道：

「尊父曾說切莫投靠那一方——。」

長政瞧也不瞧又兵衛道：

「只有德川內府，才是我們最崇敬，古今唯一之人。」

又兵衛不得不起身揚長而去。

然而關原之戰時，頭戴銀色天盔，身披黑幌，駕著一匹白馬的又兵衛，仍勇猛地帶兵於戰車前。

關原之役結束，長政被封爲筑前五十二萬三千石，在赴任途中，行經舊時封地豐前之中津，拜見父親如水軒孝高，並自誇道：

「此次內府公深深賞識我的軍功，並與我握手。」

以武將而言，此爲至高無上之榮譽。

然而，衰老的武士，卻面無表情：

「是用右手？還是左手？」

長政思索父親爲何如此一問？只好照實回答：

「是左手。」

如水微微的一笑。

「那時，你的右手在那裡？」

「右手嗎——放在膝蓋上。」

「嗯——。」

如水目光直視遠處。

「如果是我，一定和內府公握右手。」

「爲什麼呢？」

「總是要防止對方用右手拔出腋下的劍來刺殺自己。……內府公想必是會看人的。」

如水轉向坐於長政後方之又兵衛說道：

「又兵衛，辛苦你了！如果我是當今之主，必會與你十萬石之官職。」

長政只封又兵衛一萬六千石，然而又兵衛從未發出不服之語。

「敬啓者，於高譽之下，久居不易。此番拋卻所賜之物，明無功受祿之禍，束心爲鄉里野老。雖不知命，亦不怨天，雖不明己，亦不尤人，只知退身而保義。棄官並無風流之心，如若窮賤，亦無卑恭屈膝之理，請大人寬心。望允野老終天年於山林間，則野老感激無任。」

又兵衛坦然地寫了一封書信，送與長政。決心選擇一個春光和煦之佳日，離城而去。

長政目睹此信，胸中怒火高漲。

「不能讓基次離去，有誰願去阻止他？」

長政高聲問了幾次，卻得不到回答，無人願接受此一任務。

心性急燥的長政，怒道：

「好吧！你們都不去，我長政自己去，我帶著武器和他做一場決鬥吧！」

說罷，突然起身。

「慢著，大人，切莫輕率行事。」

一邊叫著，一邊起身的是黑田藩一方的侍大將，野口一成。他是無邊無極流槍道的名手，在戰場上，是先鋒大將後藤又兵衛之得力助手，具有超群的武藝。

無邊無極流之槍法，重在奮力一擊，以刺穿敵人的咽喉。槍柄長爲十七尺，周徑三寸，常人之手，難以柄持。野口一成可輕易揮舞這柄巨槍，而且據說在與敵相抗時，這柄巨槍脫手擲去可達十二尺之遠。

此外，戰國時代之槍，不僅可直刺亦可橫劈，以取敵方項上人頭，或亦可自上而下，以劈斷敵方之頭盔。

加藤清正之鎌槍；福島上則的家臣，可兒才藏之十文字月槍；與野口一成之火焰槍，均爲名聞天下之好槍。

野口一成更以丹朱塗其槍柄。

每每黑田軍進擊時，陣前必有手執血紅槍柄，氣宇軒昂之野口一成。

慶長五年，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之爭發軔，黑田長政、田中兵部少輔吉政，與藤堂佐渡守高虎等三路人馬，討入尾張，朝美濃之岐阜邁進。過了合渡川，與石田三成、島津兵庫頭義弘對陣。

是日，合渡川因連日豪雨，致使川內水位高漲，濁浪滾滾。

諸將紛議是否應渡此洪流，過岸進兵，抑是坐待敵襲？爭論不休。

後藤又兵衛端坐於長政後方，閉目不語。頃刻間四周私語均定，一片死寂時，又兵衛睜開雙眼：

「凡兵事，欲判勝負，須明此地爲最後之地，抱定沈舟破釜之心，而辨輸贏。若問利否，則制敵機先，爲不變之理。余先帶兵一隊，渡過此川，與敵相抗，如若全軍覆沒亦不足惜。且依此計，再做定奪——。」

說完，立刻步出陣營，高喚野口一成。

「請你犧牲吧！」

「是的。」

野口一成微微一笑，豎立起朱紅色的長槍。

秋陽入西之際，合渡川邊，現出異樣之景色。

百餘馬騎，並肩橫排，自馬上武士之頭部冒出熊熊的

烈火，迅速地躍入河流中。

馬上之武士，爲稻草製成的假人。

只有中央的一位，是位活人。

右手所執之朱槍，映入對岸西軍眼底。

挾火焰之威，五十軍兵，以狂飇落葉之勢，大舉渡過急流。

先鋒軍無比之氣勢，挑起東軍的意志。

野口一成，生而爲戰場之武者。

偶遇某一流兵法者的挑釁，他也故意將朱槍拋去，以木刀相抗。

敵方猛然擊來，他以鋼鐵般的左腕相迎，再以另手掃其脚跟。

兵法者右膝粉碎，呻吟著說：「好大的腕力劍法。」

一成自具足櫃（註：日本武士裝武器之物）內取出護手，鐵製護手上殘存無數刀痕。

「此爲在下致勝之法。自此之後，切莫與戰場武者相抗，以保自身安全。」

一成說完，爲其療傷。

黑田軍中，與後藤又兵衞惺惺相惜之野口一成，接負此一重任後，面色凝重，慢慢起身，大步地走出去。

4

調查後藤又兵衞何日何時離開小限城的野口一成，當日離開長政後，即腰繫長槍，一路奔馳至小限城。

城門已開。

野口一成的身影孤獨地樹立在霧氣氤氳的野地中，憶起昔日與後藤又兵衞並肩作戰的情景，不禁感慨萬千。

不久——，

城門內出現了人影。

只有兩個人。

是又兵衞基次與其獨子左門基則——。

又兵衞的面容枯槁，其神態不像是位曾名滿天下的豪傑。沒有羽織，只有一件沒有家徽的灰色木綿小袖，背上背著具足櫃。就連具足櫃與所携之槍也用草布包起。

認定他會率領家臣，堂堂離城的一成，目睹此景，不覺大吃一驚。

城門口一片靜寂，亦無送別之人。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滿腹疑問的一成，策馬入城。

「參見隱岐大人！」

又兵衞面向說話的一成，微笑著：

「我早就料到你會來。」

「遵奉主命，阻止豪傑他走。」

一成話聲未了，將十七尺之巨槍，高舉於頂。

「一成，你不會爲主君做出無意義的事吧！」

又兵衞微笑著說。

「假如你帶著我的首級回去，則長政大人的生命也危在旦夕。」

「此話怎說？」

「此話怎講？」

「城中一千二百名兵士，無視於我的禁令，昨晚已全部消失踪影，以便應付萬一的情況。如果福岡城派出軍隊來阻止我，他們就會現身襲擊武士，或者他們會潛入福岡城，摘下長政大人的頭顱，或者一擧引爆武器彈藥庫……等等。自昨日起，我已與他們脫離主從關係，他們之所作所爲，我也無能爲力了。……一成，沒想到今日你卻要與我決鬥，取我首級。」

「……。」

一直目不轉睛，直視又兵衞的一成，忽地綻出微笑：

「不知何處再見，但祝一路平安，再見！」

說完，掉轉馬頭，揚塵而去。

目送一成遠走的又兵衞暗忖道：

「他違背了主君的命令，希望不致釀下大禍。」

一路奔回福岡城的一成，伏地跪拜於長政面前：

「後藤隱岐基次，只帶了獨子左門基則，平安地退出小限城。」

長政臉上現出怒容，斥道：

「平安？難道你是爲了要送走又兵衞，而到小限城去的嗎？一成，少騙我！」

長政怒吼著，抓起侍從所佩之刀。

一成面對著擧刀欲砍的長政，迅速地拔出鐵扇，發出一聲淒厲的長嘯，預備迎敵。

長政爲其氣勢所嚇，木立在原地。

一成悠然起身，抓起置於廊下的朱槍，適意地站著說

「主君在武界的成就高，亦爲黑田筑前守之武將，卻不知已身已爲風中之燭，猶要身經百戰的後藤又兵衞之首級，可謂愚不可及。」

「我的生命猶如風中之燭？一成，這太可笑了！」

「可笑的是主君，這就是證據。」

話聲未了，一成迅速擧起長槍，用盡全身的力量，飛也似地快速旋轉，脫手擲去。

天花板上的木板掉了下來。長政眼前的榻榻米也被掀起，將整個廳堂隔爲兩截。

一瞬間——。

自天井內，床鋪下，屏風後，各衝出兩名黑衣武士，將長政團團圍住。

「主君，還有什麼話好說？這些武士至昨日爲止，尚誓言效忠後藤基次。如果我帶回一顆又兵衛的首級，則主君的性命難保。又兵衛並無反叛主君之意，昨日他已與部屬脫離了主從關係，只攜獨子一人，悵然而去，今一千二百名士兵，因恐主君對又兵衛不利，才出此下策，他們仍可主君效力。……主君若不明鑑往知來道理，就無君主之資，請三思而行。」

正義凜冽的語，使長政說不出話來。

長政非治平明盛世之君，其崇尚霸權，且好逞血氣之勇。每每枉顧家臣的功勳，而動輒相咎，事後亦無反悔，爲一名尚血腥的戰國武將。

長政自忖，採受忠言，豈非懦弱之行爲？

十日後，野口一成在城內進食，不久感到胸口氣悶，吐血而亡。

將死之時，說道：

「……又兵衛啊！該走之時已走！」

然而，圍觀者中，無人能明白他的話中含意。

5

而後，黑田長政繼續不斷地追查後藤又兵衛的行踪。

又兵衛自小隈城出走後，圖寄身於豐前三十六萬石，細川越中守忠興之小倉城。

越過國境，細川軍的重臣，騎士與槍隊數百人已然前來相迎。

又兵衛想到昨日之部屬，已預先通報其家。

——唉！做了不該做之事。

又兵衛無奈地苦笑著。

到達小倉城後，細川忠興以客卿之禮相待又兵衛，並給他合力米五千石。

消息傳至福岡城，長政立遣使者前去議論。

「後藤隱岐爲自主家任意離去之人，主家尚未允許，請速將其放逐。」

細川家則言：

「非任用又兵衛爲屬，實乃以客卿相待，請萬勿見責爲是——。」

長政再度迫道：

「當今之世，各地早已風聞貴家任用隱岐，是故我必與之對抗。」

而細川家則以「不論世上之風言，我無納其爲屬」之由，斷然拒絕放逐又兵衛。

兩家各不讓步，是否將會發生戰火呢？於是幕府很快地自駿府派出代表家康之山口主水，與自江戶派出代表將軍秀忠之赤井五郎作。在幕府的調解下，兩家終於和解。

又兵衛決意離開小倉城的前夜，細川忠興於數案屋內，設宴惜別。

酒酣耳熱之際，細川忠興無意中說：

「若黑田家與我家發生戰事，則依君之見，何方會勝呢？」

又兵衛稍加思索，毫不考慮的說：

「貴家毫無勝算。」

「以封土之大小，軍旅之多寡觀之，則誠如先生所言，然爭戰以策略爲重，願聞其詳。」

又兵衛沈默了片刻，說道：

「感君之恩，今授君一必勝之計。筑前守長政爲一悍將，每戰必立於軍前。因而一旦戰爭開始，只需選鳥銃妙手四、五十人，編成一隊，命其至兩軍相接，槍林彈雨之際，襲擊先頭之數名騎馬武士，其中必有筑前守吧！」

又兵衛離開小倉城後，船行至安芸之嚴島，在此盤桓數日。

此消息已然傳至廣島城，城主福島左衞門大夫正則，召集了老臣福島丹波、尾關石見、長尾隼人等人道：「主家意欲任用後藤基次，請將此意轉知與他。」

三人面面相覷，諫言道又兵衛之任用，已然造成黑田、細川二家的爭執，幕府公適才平定此事，若今日再加任用，恐更會招致兩家之爭，茲事體大，必需三思而行。

然而，正則已下定決心，絕不退縮。

福島丹波於不得已之情形下，來到客棧，拜見又兵衛。

又兵衛考慮片刻。

「如果給我三萬石的話，倒還可以考慮。」

福島丹波、尾關石見、長尾隼人等這些老臣，均爲二萬石。

又兵衛想，如果比他們還多要求一萬石的話，正則應會猶豫不決吧！

又兵衛如今已無再次跟隨主家的意願了。

丹波歸城覆命，正則道：

「三萬石亦可，召其前來。」

「主君已採納貴公之願。主君說你在黑田家不到二萬石，如今卻要求三萬石，是否過多了呢？好好地爲主君盡

忠吧！」

丹波故示主君恩情之寬。

這正是丹波狡猾之處。

於是，又兵衞言道：

「福島大人若認爲我要求的三萬石是過多的話，想必福島大人將又兵衞的器度視爲三萬石之下。大人既如此看輕於我，則三萬石不要也罷！」

又兵衞義正嚴辭地加以拒絕。

又兵衞的話語，正中下懷，丹波內心暗笑著。

正則聞此言，不覺怒目道：

「眞不是東西，他對自身的武略太過自負，連三萬石也看不在眼裡，好吧！五千石也不給他，叫他來，我要好好地羞辱與他。」

翌日，使者來請又兵衞，引用迎諸侯正式之禮。

當然，又兵衞亦以其禮應付。正則認爲又兵衞風塵僕僕，必定只穿一件破衣，若其拒絕接受招待，則正表示其無三萬石諸侯之資格。

正則正可依此譏笑於他。

然而，又兵衞未加拒絕。

自粗布包起的具足櫃內，取出禮服，穿在身上，尺度雍容，表現出大將的氣派。

登城後，於書院行主客之禮，而後桌上排行精美之食物。

然而，桌上未置筷子。

又兵衞面色不變，要求借觀正則所佩之小刀。

侍童遞與他，又兵衞拔出小刀內的割笄，代替筷子，開始進食。

——多麼令人憎惡的舉動啊！

正則又氣又急。

「對不起，今日較冷，請原諒我的無禮。」

正則自懷中取出頭巾，戴在頭上。

這是太閤秀吉，與將軍家康，對臣下的態度。

又兵衞沈吟半響道：

「我的肩膀也很酸，對不起，失禮了。」

說著，解下肩衣。

——這是幹什麼？

正則不動聲色，微笑道：

「你的舊主筑前守，雖貴爲五十二萬三千石之太守，家內卻無一名寫字之能手。」

說著，將自己所著之書，拋至又兵衞膝前。長政在三百諸侯之中，字體最爲拙劣，正則故諷刺其請家臣代筆。

又兵衞聞言，緩慢地說道：

「黑田家中，各方能手，多如牛毛。而於書道一事，能筆者亦如過江之鯽。因此，若與他家往來書信，就視對方主人之能筆與否，再尋恰當人選以相回覆。若對家主人字跡拙劣，而以能筆者相覆，無異給與羞辱，主家顧慮週全，故遣字跡拙劣者相覆。」

正則亦爲字跡拙劣之人。

又兵衞離去後，正則慨然嘆道：

「不愧爲人中之龍，與其五萬石，亦無過甚。」

6

又兵衞離開安藝國，來至京都。

天下第一豪雄的出現，立刻成爲首都的話題。據聞又兵衞於三條大橋時，爲長政所遣之四名刺客圍攻，他仍泰然自若，如巨石般佇立原地，不發一語，那種「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氣度，無形中瓦解刺客之攻勢。此事爲人所津津樂道，終於傳入上京之諸侯耳中。

在又兵衞的旅程中，不斷出現奉有主命的特使，前來拜訪。

加賀之前田中納言利長，越前之結城宰相秀康，與播州之池田少將輝政等赫赫有名之士，也多方爭取又兵衞。

黑田家之刺客，屢屢狙擊。

又兵衞毫不爲其所動。

獨子左門，暗中居於舊家臣之家內。

春盡，暑氣襲人。

又兵衞遷於人煙罕至之伏見一隅內，獨住在一所簡陋的茅屋中。一日暮夜，又兵衞燃起蚊香，撫拭著無名之愛刀。

遠處雷聲漸近，夜樹搖曳。

忽然——。

又兵衞的視線，投注庭院一隅。

黑影如風而至。

又兵衞凝目無語，黑影亦保持沈默，動也不動。

霎那間——雷光閃耀，庭院亮如白晝。

來者爲一十七、八歲，面白如紙之年輕人。

青年人神情陰側，殺氣如霜。

「刺客嗎？閣下！」

面對黑暗中的來者，又兵衞發話了。

「雖爲刺客之身，然卻無法如此對待貴公。」

「那麼，去吧！」

「也好。」

來者欺前二步，又沈聲道：

「在下擒獲貴公愛子左門基則，監禁於黑田軍之大阪

屋內。」

又兵衞聞言，依然佇立不語。

年輕人急切地說道：

「貴公難道枉顧愛子之命，而不屈於黑田長政嗎？」

「你爲何如此問？」

「我只是想明瞭父子之情爲何。」

此時，雷光再度大作，又天崩地裂般震盪。

又兵衞見年輕人的臉上，異樣地扭曲著。

「你難道不了解父子之情嗎？」

「是的。」

「想要了解嗎？」

「正是。」

「報上名來。」

「眞田大助幸綱。」

「眞田？是眞田左衞門佐大人一門？」

「在下爲幸村獨子，然幸村不知在下尚在人世，我們從未謀面。」

雷光三度大作，霹靂一聲，轟然落於茅屋上。

庭中之眞田大助，直覺地屈膝半跪。

霎時，又兵衞拔起愛刀，大喝一聲，運氣砍去打下來的雷光，聲震四野，狀若天神。

大助喘了一口大氣，慢慢起身，眼見又兵衞手上的刀，刀身已黑，刀刃亦斷爲兩截，不禁大爲驚嘆。

又兵衞穩穩地納刀入鞘。

「回去告訴左門，疾風知勁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可有辱父名——」

眞田大助默然頷首後，消失如煙。

十日後，夜半。

月明星稀，眞田大助翩然而至。

又兵衞在庭院內，削木爲刀。

「左門基則自聽貴公訓誡後，自翌日起自行絕食，至今日止，粒米未進，滴水未沾，命在旦夕。爲父者，有何所感？」

又兵衞徐徐起身，至灶下取出黑碗。

毫不猶豫地用小刀自大腿上剜起一塊肉，裝入碗內。

「用這些煮給左門吃吧！」

「……。」

大助目睹此狀，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又兵衞無視於傷口，而微笑道：

「這就是落拓的武士，對待孩子之情，你現在了解了嗎？」

天亮時，骨瘦如柴的左門，被棄置於家門口。

7

不久後，眞田大助，應猿飛佐助之請，來到高野山麓北谷之九度山，與父幸村相見，正式承認子嗣的名份。

幸村後由大助口中，得知是因後藤又兵衞之行，而改其心性，故而內心十分感激，思有朝一日，務必報答此情。

慶長十九年九月，後藤又兵衞旅居於距奈良不遠之郡山，接獲豐臣右府秀賴之書簡後，慨然應允出力。

然而，十年之流浪生涯，雖不致使又兵衞疏於武技，卻令其無法爲散居各地之百餘家臣，備置甲冑。

故太閣殿下之後嗣，欲擧兵對抗德川家康。而後藤又兵衞基次自願擔當一方大將，與佐野源左衞門相同，爲其效忠。然又兵衞對其舊主黑田家與諸侯間之傳聞，仍有所顧忌。更欲備置百餘甲冑，率衆家臣，堂堂入城。

大戰將始，京橋筋各道之武具屋，皆出具甲冑刀槍於屋前。

價格較平時高出數倍。

又兵衞佇足於掛起幃帳之武具屋前。

屋前陳列著數百具精粗之甲冑。

又兵衞徘徊其前，深深歎息之際，店內緩緩走出一人。

是名背脊高聳的矮小男子，微笑道：

「想必是後藤又兵衞基次先生吧！不知要購買幾具甲冑呢？」

又兵衞不知眼前之人，即是曠世忍者猿飛佐助。

「可惜並無欲購之金，所以——。」

又兵衞苦笑著說。

「欲購之金，待先生自大阪城凱歌而歸後，再與小老兒便是。」

「啊——這怎麼可以呢？」

又兵衞不禁感激萬分。

事實上，此屋是眞田幸村爲欲入大阪城，而苦無甲冑之浪人所開設的。

三日後——。

後藤又兵衞基次足蹬華鞍，身騎駿馬，率領鐵騎銀盔之百餘家臣，威風八面地馳入城中。

旁觀者無不慨嘆，雖經十年之飄泊，然干戈一動，仍如此威武，眞不愧爲天下第一豪傑。

木村重成

慶長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豐臣秀賴帶著織田有樂、片桐且元、同主膳、大野修理、木村重成等人，進入二條城，會見德川家康。

是日辰時。

家康至庭內迎秀賴，秀賴亦殷殷回禮。

年近七十之老者，與年方十九之少年，進入御成齋，揖次坐定，話說四方。

鄰間，肩負秀賴安危之加藤肥後守清正，與淺野紀伊守幸長，端坐於其中，靜待萬變。

老者與少年相談甚歡，若無嫌隙。

是時，家康順口喊道：

「小少爺啊——」

一面微笑，一面親切地喊著秀賴幼時的暱稱。

「近來聽說你很熱中於武藝，應該大有進步了吧！」

秀賴聞言道：

「不過喜好觀看而已，並無習練。」

彼時，一行人步出大阪城，乘船過淀川時，暗中護衛秀賴之眞田佐衞門佐幸村，曾現身言道：

「此去與內府大人晤面，談笑中內府大人或會問起大阪城內是否擁有衆多高手，斯時閣下之對答，萬請依在下之言爲是。」

教他對答之言。

此爲幸村之預謀。

家康頷首道：

「願觀其技。」

秀賴自忖，此爲大好良機，適足以言幸村所教。

「方才，兵法者伊藤一刀齋，於入城之際，提及一人使用其所未聞之異樣刀法，此人爲內府君之食客，名爲夢想只四郎，今日逢此大好良機，望允拜見夢想只四郎，一觀其技。」

家康聞言，故做不解道：

「是嗎？有如此之兵法者，入門爲食客嗎？」

秀賴面露微笑，暗忖道：

「好狡猾的老狐狸，雖然每日均有一流高手，入府賜招，以致你無法一一叫出名號，然而此爲你府中上客，怎會不記得呢？……」

幸村早已告知秀賴，家康必會矯飾，是以再出言相激

。

「木村長門守重成爲吾扈從，斯人近來習得無刀之技，是否可與夢想只四郎放手一搏？」

秀賴之養兄弟，秀麗容姿，冠古絕今，氣宇軒昂，文治武功，無不精深。擧止從容有度，若宮中之人——齊集男子氣慨於一身之木村長門守重成，可謂無人不知，誰人不曉。

家康與重成之父木村常陸介重茲，堪稱世交。常陸介重茲屬江州佐佐木一派，於太閤尚爲筑前守之時，卽已出仕，征戰各地，卓建功勳，領十二萬石。至關白秀次掌政時，其勢可與石田治部少輔三成匹敵。而當秀次被滅，他亦退守攝州茨木之大門寺，自裁而亡。

因此，常陸介可謂豐臣家之逆臣。其時，重臣年方三歲，生母携其逃至本國近江，潛匿於蒲生郡之馬淵，於世交江州太守佐佐木義鄉之庇佑下，得以安然成長。

未久，石田三成大敗於關原之役，於三条河原被斬首，重成得與生母齊被召出大阪城。

生母被封爲宮內卿，命爲秀賴乳母，故重成得以爲秀賴之扈從。

重成與秀賴年歲相若，秀賴於慶長十年出任右大臣，而重成得列諸大夫，並打破常例，出任長門守。時年十九歲，而食祿三千石，且佔大阪城內重臣之位。

然而木村重成雖氣度寬宏，於文武之道，無一不精，卻並非一流之兵法者，亦不知無刀之技。蓋無刀之技，尚需一流之兵法者再接再厲，達神奇之名人境域，方可習得。

像上泉伊勢守、塚原卜傳、或柳生石舟齋等達人，方可以空手制敵，衆生凡人，不過空思妄想罷了！性好武藝，亦非平庸之資的家康，自然對秀賴之大言，嗤之以鼻。

「木村重成已習得無刀之技了嗎？果眞如此，閣下是否親眼所見？」

「至今尙未見過，故欲在城內觀之。」

此時，家康若有所思，擊膝叫道：

「啊！正是。月餘前，有位名喚夢想只四郎的武者，造訪柳生宗矩，據聞目前仍盤桓於此。」

「很好，明朝令他們相抗吧！」

「太好了，這是件大事，明朝木村重成無刀之技一出，必使城市婦女花容失色吧！哈哈哈……」

家康不斷引吭高笑。

二条城之女性，傳聞秀賴上京所言之事，無不爭相目睹重成容姿，是以滿城風雨，路爲之塞。

秀賴等人於會見完畢，參詣過阿彌陀峰之豐國大明神後，馬不停蹄，回到大阪城。

較預期之日爲晚，秀賴等夜宿於加藤清正之伏見行館內。

全國百餘諸侯內，敢於公然留宿秀賴的，惟加藤清正一人。

清正曾言，只要一息尙存，絕不容家康進犯秀賴，且毅然將此決心，表之於外。

狡獪的家康，始終待清正優渥有加，未敢稍有逾越。雖清正之聲望與勢力，非昔日石田三成之敵，然若與秀賴聯手，聲討家康，則天下之局，必如關原混亂之際相同，一分爲二。且清正若三成，亦爲一生戎馬倥偬之武將，至生死決戰之時，必可發揮大將之才，萬夫莫敵之勇以相頡抗，家康念此，亦不得不退讓三分。

清正將秀賴帶入公館後，一人進入內室，取出懷中短劍，凝望良久。末了，長嘆一聲，納劍入鞘，俯首落淚。

——清正有幸，可得天神相助，以報故太閤殿下之隆恩。然而今日若大人於二条城內，遭遇不測，則清正必將懷中之劍，揷入德川內府胸中，請明察吾昭然大志，亦不負故太閤殿下於九泉之下……。

胸中湧起無限感慨。

此柄短劍，爲昔日被稱爲「虎之助」的清正，於津嶽之戰時，立下大功，而爲秀吉所賜之珍品。

是時，秀賴步入上賓之房，立卽呼喚木村重成。

「重成，無刀之技是否已有把握？」

重成遭此意外之問，訝然道：

「我非刀法精進之兵法者，從何而得此至極之技？」

秀賴啞然無語。

「眞田左衞門佐告知我，你已習得無刀之技，且可對內府明言，故……。」

重成聞言，噤若寒蟬。

「幸村大人怎會……。」

眞田幸村爲何等人物，因何會對秀賴出此狂言？且要其轉知與家康呢？

「重成，我已對內府明言，明朝令你與兵法者夢想只四郞對敵，以觀無刀之技……此事應如何處置？」

秀賴面色鐵青，愴惶問道。

重成閉目沈思，忽然擧目展眉，臉沒笑意，啞然道：

「幸村大人必另有用意。若在下果能與之對陣，倒也是無上光榮。」

「然而，你是否確知無刀之技？」

「將在下之無知，展現於衆人之前，想必也是幸村大人之智謀。」

「可是，幸村現在何處？」

秀賴不安地放眼四周，以期幸村會由隱蔽處走出。

然而幸村並未現身。

重臣囘房，對自幼隨侍之老臣佐次兵衞道：

「你聽過無刀之術嗎？」

「是否被喚爲名人之能手，均不輕易拔刀？」

佐次兵衞聞言，道出數位名人的軼事如下。

上泉伊勢守於諸國修道途中，路經參州某村，村民圍住一間民家，恣意謾罵。

上泉探問其由，原來一名逃犯，以一小孩爲人質，逃入此家中，迫其不得攻入。

伊勢守聞言，入此村之寺院，求借僧衣，並剃去髮髻，扮爲僧人，手握飯食，佇立於此家門前。

逃犯瞪眼怒視，大聲叫道：

「若再進前一步，此子登時斃命。」

伊勢守微笑道：

「貧僧並無脅迫施主之意，只見施主所携幼子，粒米未進，想必腹內飢火中燒，是故手持飯食而來，望施主高抬貴手，准予幼子以此裹腹。出家人慈悲爲懷，不忍見其化爲餓殍。」

一邊說著，一邊拿出飯食。

「接著——。」

將飯食丟了過去。

逃犯果然中計，顧不得幼子，自己撿起飯食。

伊勢守趁此良機，一躍而入，奪下利刄，活捉惡人。

塚原卜傳亦有一段無刀而勝之佳事。

於渡江洲矢走河川時，同船者約六、七人。其中一人，身材魁梧，旁若無人地自誇其兵法之精，已天下無敵。

卜傳故意以手掩口，狀似哈欠連天，煩不勝煩，終爲武士所斥。

卜傳答其問話道：

「在下少年時，卽已習練兵法，然至今爲止，尙無贏人之念，惟努力不懈，但求勿輸於人而已。」

「勿輸於人？此屬何流派？」

對方傲慢地言道。

「無任何特殊流派，勉強可稱之爲無手勝流。」

「無手而勝？那你腰繫二刀，是爲何意？」

「此爲心傳之二刀，非欲斬敵首，而欲斬卻惡念之根。——」

「勿庸多言，過招吧！」
對方斜視卜傳。
卜傳無奈，只好苦笑道：
「恭敬不如從命。」
對方立卽起身，吆喝道：
「船家，立卽泊岸。」
卜傳暗地裡對船家使個眼色，朗聲說道：
「於渡頭決戰，觀之者必衆，而辛崎附近有一離島，孤懸海中，諒必無人打擾，方可顯我無手勝流之威。列位必有急事在身，權且忍耐，靜觀此戰，以爲話題。」
船近離島，兵法者早忍不住，縱身一躍，已至岸上。回首對卜傳怒吼道：
「看我將你的頭劈成兩段。」
卜傳心平氣和地微笑道：
「無手勝流貴在調理心氣。」
說著，高舉下裾，拔出腰側二刀，交與船家，拿過船篙，立於船首。
「來吧！」
對方立於岸邊，高舉大刀，欲待卜傳上岸之際，趁其不備，取其首級。
突然，卜傳以船篙支岸，借此力使船再度滑入水面中
「你想逃嗎？卑鄙的小人。」
對方臉色漲成紫紅，又急又怒。
卜傳大笑道：
「此卽爲無手勝流派，若有不服，泅水過來，授你一則引渡西方之法吧！哈……。」
當世名人中，知無刀技法之兵法者，僅數人而已。
富田越後守重政亦爲其中之一。
彼時，前田利家對越後守說道：
「據聞閣下家傳之藝，爲無刀而取之秘術，今欲大開眼界，請奪此刀，展露絕技。」
說罷，拔出佩刀放於鼻間。
越後守恭敬言道：
「無刀而取之秘術，最懼他人窺伺，請關門戶。閣下背後，亦有窺伺者，望請斥退。」
利家馬上轉身回首。
越後守得此良機，伸出兩手夾住刀刃，輕易地由利家手中，奪其兵刃。
「此卽爲無刀而取。」
利家大爲佩服。
說盡名人之事，重成內心仍感不安，名人不過擅於臨

機應變，非眞有無刀之技。
而明晨於德川家康與豐臣秀賴老少二人前之比試，非同小可。豈可用欺瞞手法一手遮天？對方爲家康甚爲倚重之兵法者夢想只四郎，不比柳生但馬守宗矩等劣手。
重成欲安撫秀賴，故言此全爲眞田幸村之智謀，然心中惴惴不安，深爲明朝比試所憂。

3

重成臨睡之際，幸村悄然出現其前。其神態仍泰然自如。
「明朝之戰，諸多辛苦。」
重成面有不豫之色，說道：
「在下並無無刀之技。」
「這是當然，我早已知道——。」
「那又爲何誇下海口，且由主君轉知與家康呢？」
幸村露出會心微笑，道：
「欲討夢想只四郎。」
「然而在下並不知無刀之技，何能與他比武？」
幸村未立卽回覆，盤膝而坐，徐徐說道：
「且讓我告訴你殺死夢想只四郎的理由吧！」
幸村得知夢想只四郎之野猿劍，是爲近兩年之事。
夢想只四郎爲家康的食客前，他野猿劍之聲名，於兵法者間，尙無人知曉。
至今爲止，所知者也僅數人。
幸村知道其名，乃是由於遣猿飛佐助至甲州時得知。
遣佐助至甲州之目的，在於尋覓武田信玄所藏匿之偌大軍需金。
所謂霸權，可謂隨礦脈而移，日本戰國時代尤復如此。當時，甲州有黑川山、芳山、黑柱山、栃代山、金山嶺等五座金山。特別是黑川山，敢誇日本金山之首。武田信玄用此山之金，鑄造太鼓判（註：日本古代的一種錢幣），其重由一錢至十錢不等，圓形，表面飾以家徽，周界刻有七星，純度極高。信玄常遣大軍出征四境，而無困難，卽因大判小判便於流通，而無軍費短絀之事。
凡歸順武田之民，皆無反叛，古書記載如此。想必信玄廣施其財於民。
由此可知，信玄之軍需金，其數非同小可，所藏匿之處，想必十分隱密。
信玄於元龜．天正之戰國時代中，惡名滿天下，先驅逐其父信虎，滅絕其子義信，聲討岳丈諏訪賴茂，圍攻家婿北条氏政之國，並強佔甥兒今川氏眞之領土。

此等惡首，於惡貫滿盈之際，諒必不會將偌大的軍需金，悉數交與其子勝賴。

信玄非病死，而是爲忍者所暗殺，因此，恐不及告知信賴軍需金藏匿之所，縱使有此良機，是否會告知信賴，尚無法斷言。

織田信長、秀吉或家康，亦於武田家滅亡後，派遣數百忍者，分頭尋找。

然而，直至今日，尚無法找到。

幸村用盡智慧，私下尋訪，只知目前仍有人監守此軍需金，而不知其下落。

而後，再經苦苦追尋，方知看金之人，爲武田家歷代之侍大將今井彌四郎。

今井彌四郎之所以獨排其他重臣，而得武田信玄之信賴，有其原由。

那是天文年間之事。

武田信虎家中，發生一件慘絕人寰之事。

發生於同爲重臣的石原刑部與今井市之丞之間。

石原刑部爲一奸佞小人，深得信虎寵信，而今井市之丞正與其相對，爲一守正不阿，狷介不羈之武士。

刑部輕蔑市之丞，而市之丞亦不齒刑部爲人。二人每於殿中相遇時，無不冷眼相待。

是夏，襖熱難耐，甲府城內，風息樹止，悶熱異常。

那日，今井市之丞較往常提早半時到達詰所，端坐於所內，不知不覺有些睡意，朦朧睡去。

石原刑部適巧路過，目睹此景，心生一計，竊笑離去。

刑部旋即回返，肩置一小猿，爲深受信虎所寵之「小源太」。

刑部拔出佩刀，交與小源太，敎其攻擊睡中之人。

猴性雖敏，然亦爲牲畜，無法分辨是非，小源太持小刀，欺進市之丞身邊，將刀攢入其腕。

爲劇痛所驚醒的市之丞，睜開雙目，眼見滿口白牙，高舉雙手之小源太，再俯首見到自手腕滴下之血。不禁大怒道：「這個畜生。」

市之丞本爲一性情耿直而又衝動之人。

霎時怒火中燒，顧不得此爲主君的寵物，抓起刀，砍去小源太之首。

聞聲入門的同僚，相顧失色，驚叫道：

「市之丞竟敢斬死小源太！」

頓時，殿中大亂，鎌田織部、安田三左衞門等老臣，急忙入內，盤問詳情。

市之丞仍是滿面怒容道：

「這隻畜牲居然持刀砍武士，故而除了斬其首外，別無他法。」

刑部沒有料到市之丞大怒之下，竟然會斬小源太，是故不敢道出詳情，急忙奔出殿外，走告信虎，謂市之丞怒殺小源太，罪不可赦。

信虎爲一有勇無謀之武將，聞聽此言，勃然大怒，亦不容市之丞辯白，頓時將其監禁，欲斬首示衆。

接獲急報，堪稱武田家家寶的首席家老板垣駿河，飛馬入城，向主君諫言道不可爲此等小猿，而斬如此忠勇無比之士，此不單爲武田家無上損失，亦需顧及外間傳言。此等輕率之舉，豈是身爲大國領主，所應具有的器量？

信虎聞言，再三思量，允免他死罪，然活罪難逃，不久，將其流放，以平心中之氣。

刑部暗忖，如今竟有坂垣駿河出面支持，則市之丞縱遭流放，不久亦會回歸主家，終久會發覺此爲自身之惡作劇。

絕不能讓市之丞活著。

是夜，刑部暗中造訪家老甘利備宅邸之囚房。探望市之丞，並道：

「在下平日雖與閣下不睦，然今日見到閣下身陷囹圄，竟如至親般，深感不忍。……主君怒火，雖經數日，卻有增未減。近日已購入新刀，欲以閣下的頭初試此刀。身爲堂堂武士，豈堪遭受此等侮辱，不如自行了斷，以全武士之名，不知閣下意下如何？」

刑部假意勸誡市之丞。

市之丞睜大雙眼，自囚房格隙間望著刑部。

「閣下忠告，在下感激莫名。在下早有自裁之心，然苦於身無寸鐵，無法自盡。嚼舌而死，或撞牆自斃等死狀至慘，武士不屑爲也。」

刑部聞言，暗自竊笑。

「慢慢等吧！總會有辦法的。」

刑部離開牢房，立即走訪信虎，進言道：

「板垣駿河這個老頭，好像已與市之丞約好，必使他復位。如此一來，則大人威光盡失，顏面掃地，不如亂市之丞之心，令其自決，大人以爲如何？」

信虎沈吟半響，刑部繼續說道：

「給他利刀，逼他自盡。市之丞爲一性情急燥之人，屆時必會叛上，主君正好藉此正大光明地聲討他，並告知駿河老頭，此爲不得已之事，令其啞口無言，豈不兩全其美？」

信虎終於默許刑部狡計。

刑部得意地回到囚房。手持白鞘短劍，自格隙中遞與

市之丞，慨然言道：

「慷慨地表現出武者的風範吧！」

說時遲，那時快，市之丞接過短劍，立即拔刀出鞘，怒吼一聲：

「卑鄙的小人。」

拔刀送入刑部胸前。

市之丞早已看穿刑部奸計。教小猿持刀相砍，激起信虎怒火等毒辣技倆，皆爲刑部所爲。

昨夜，市之丞已修書與家臣今井權藏，道明事情始末，與身後之事。

刑部自以爲狡計得逞，正暗中慶幸萬分，誰知卻爲市之丞看破，反入市之丞的計謀，適時給予利刃。

然而因二人間尚有囚籠阻擋，致刑部只身受重傷，而未立即斃命。

市之丞眼見刑部鮮血淋漓地倉惶而逃，大笑數聲，反手以短刀橫劃腹部，自絕而亡。

4

翌年春，武田父子之爭開始。

武田信虎一向嫉恨長子晴信（信玄），令其寄身於今川義元家中，而偏愛次子信繁，令其承繼家業。此事事前爲晴信所知，與今川義元共謀對策，並懷柔老臣，欺騙信虎，終成武田家的家主。

信虎被軟禁於今川義元家中時，扈從石原刑部旋即變節，巧言以博義元歡心，允他追隨今川家。

斯時，今井市之丞之家臣今井權藏，帶著市之丞十一歲的長男彌四郎與七歲幼女，寄身於參州知邊。

權藏聞知刑部已變節而入今川家，便將二位遺孤送至晴信麾下軍師山本勘助晴幸家中，囑其代爲養育。而單身晉見駿河，欲伺機剪除刑部。

不幸事機敗露，權藏被捕，刑部嚴加拷打，令其供出二子下落，權藏寧死不屈，終爲刑部所斬。

時光如矢，轉眼間已過十餘年。

武田晴信與上杉景虎於川中島做殊死戰，轉戰許久，似未分出勝負。

石原刑部奉主君之命，帶領十名一流高手，自府中（今之靜岡）出發，悄行至尾張。

刑部來此，欲誘騙織田信長，自稱爲滅今川義元之鳴海城山口左馬助的舊臣，並勸其自清洲城出兵，以利武田進攻。

此計若成，則刑部可列於重臣之列。

刑部野心至大，自信可圓滿地達成任務。

一行人行至濱邊左方的苅谷城，欲將義元所託付之戰勝檄文供奉於狹奈岐大明神寺廟中。舉步欲過松林時——

突然，一條人影悄然地出現於前方。

來人蓬髮垢面，衣衫襤褸，赤足步行，狀如叫化。

然而，其背上卻揹有兩柄長刀，自肩後露出朱紅劍柄。

來人雙眸露出精光，凝視舉步向前的刑部，開口道：

「是石原刑部嗎？」

一位侍從挺身而出，喝問他是否認錯了人。來人大怒道：

「不共戴天的仇人，化成灰我也認得。刑部老賊，我是今井市之丞的獨子彌四郎，十多年來我苦行修練，爲的是要替父報仇，今日是你的死期，納命來吧！」

刑部大驚之下，不禁失聲叫了起來，身旁十位武士一齊拔刀湧上。

彌四郎紋風不動，十名高手將他團團圍住。

當敵方迫近時，彌四郎猶佇立微笑。

「小心了。」

彌四郎大喝一聲，雙手慢慢自身後拔出雙刃。

剎那間——。

彌四郎的身軀如旋風般飛舞。

一陣刀光劍影。

站在彌四郎前方的武者，如朽木般一個個倒下，連一招也不及發出。

彌四郎的身影旋即快速趨前。

又有三人，分別被彌四郎的雙足擊中腹、胸、面部，頹然倒下。

站在後面的刑部，發出淒厲喊聲，拔脚便逃。

彌四郎如飛鳥般縱身躍起，飛腿踢中刑部後腦，越過六尺方始落地。

身形甫落，轉頭喝道：

「覺悟吧！」

手中雙刀，如二道白光，刺入刑部頸間。

5

得報大仇的今井彌四郎，受信玄之賜，得享其父相同之食祿。

從此，武田軍所到之處，彌四郎必爲先鋒，他那野猿般快捷身驅，所向無敵，常能斬獲敵首，立下大功。

身經百戰之武者，對此野猿般的快速襲擊，也無計可施，只有束手待斃。

往往剎那間，武者的甲冑即被彌四郎赤足踏中。

彌四郎的首要目標，只在敵方大將首級，而對其餘著名武者，卻不立下殺手，僅飛身略過而已。

今井彌四郎念及其父命喪小猿之手，故立誓必具備如野猿般的敏捷身手，是以不斷勤練。

元龜三年十月，武田軍勢如破竹，直逼遠州。於三方原，擊退德川家康一萬大軍。此役，彌四郎勇武如鬼神，銳不可擋。

信玄對彌四郎猶較其子勝賴更加信任，故將偌大軍需金所藏之地告知，請其代爲看守。

今日，武田家已滅，忽忽而過二十六載。

今井彌四郎已然不在人世，惟埋於地下之偌大軍需金必定還在，必由接掌彌四郎之人看守。

故而，幸村曾遣猿飛佐助於甲州探查。

約過二十日左右，佐助突回九度山行館，告知幸村所信無誤。

「有位名爲夢想只四郎的兵法者，居於釜無川東岸之寺院中。此人卽是今井彌四郎外甥——其妹之子。然而此人武功極爲了得，佐助無法生擒。」

沿釜無川東岸，設有二十五町堤防，是爲信玄堤。馬蹈十八尺乃至三十六尺，佔地五十四尺至一百二十六尺，其上竹林密佈，鬱鬱葱葱，天爲之暗。

佐助與只四郎，決戰於信玄提，了無結果，佐助無功而回。

只四郎一觀便知佐助爲忍者。

故而奚落道：

「忍術不過是乘月暈之夜，取人首級於夢眠中。而你白日與我比試，實屬笑談，還是太陽下山後再來吧！」

根本不將佐助放在眼裡。

佐助並不動怒，說道：

「不使忍術，請亮招吧！」

只四郎灰色的瞳孔中，浮現出淡漠的神色，望著佐助道：

「閣下面容熟悉，好像在何處見過。」

「沒有，此次初見。」

「但是卻如此熟悉，確實在那裡見過。」

若佐助言明自己爲武田勝賴的遺子，則只四郎必會託起自己所見過的是勝賴的風采。

其實，身爲武田家後嗣之佐助，才是繼承偌大軍需金的唯一合法者，然佐助並無如此貪念。

只四郎拿起兵器，慢慢起身道：

「閣下如此視死如歸，事出必有因，只四郎願洗耳恭聽。」

請佐助出外相談。

好像只四郎已看透佐助來意。

佐助察覺只四郎周身瀰漫著陰鬱的妖氣，似要殺盡所有來訪的挑戰者。

寺院後的空地上，樹立著二十幾處土堆，想必皆是與佐助抱有同樣目的之武者。

二人於信玄堤上，相距約十二尺，只四郎嘴角掛著淡漠的微笑道：

「閣下是不應做爲忍者的——。」

「這是什麼話？」

「眸中柔光，猶如馴兔，全無殺氣。」

「廢話少說，請吧！」

佐助憤然之神色，在對方眼中，卻只如小兒女般的嬌態。

「不忍殺死閣下，然天意如此……唉！來吧！」

話聲未了，只四郎的五官突然籠罩上一層陰寒的妖氣，如冤靈般地神色，令人不寒而慄。

佐助不禁心爲之沈。

丟卻隱身遁形之忍術表裏十法，而高舉利刀對敵，可謂佐助平生第一次。不僅心中有所不安，神色亦極爲羞赧。

只四郎只是很銳利地凝視著他的動靜。

僵持良久。

只四郎大喝一聲：

「還等什麼，可愛的小兔子。」

「什麼？」

佐助聞言，大爲生氣，出招砍去。

瞬間，只四郎宛如一隻惡狼，飛也似地撲至佐助身前。

佐助登時躲避不及，只得抬刀一舉，推去迎面而來的白刃。

然而說時遲，那時快，佐助的胸、面，已被只四郎雙足踢中。

一招過畢，佐助仍立於原處，高舉兵刃，而只四郎仍立於十二尺之處，垂手等待。

佐助滿臉皆泥。呸！呸！直吐泥水。

佐助臉上現出困惑之色。

——何等快捷啊！

佐助自覺無法敵過其疾驅之術。

只四郎這邊卻慨嘆道：

「可以抗我野猿劍之人，閣下屬第一。」

再度發招。

只四郎快如閃電，佐助無法抵擋，再度被踢中臉部。

佐助一面吐去泥水，一面暗忖。

——唉！一點辦法也沒有。

無法施展忍術之佐助，不能主動攻擊對方。

如此纏鬥下去，不過是被多踢幾腳，雖不覺此為恥辱，然亦非樂事。

三度吐去泥水之佐助，最後說道：

「欲勝貴公，需待下次再試。」

「算了！不要再度徒勞往返，去吧！」

說畢，只四郎走下堤防，揚長而去。

佐助兵敗而歸，回稟幸村此戰經過。

幸村笑道：

「好吧！如此神勇之人，即使被生擒，諒必不會吐實，以後再說吧！」

是故，此事暫且告一段落。

然而，近聞夢想只四郎上京，受到柳生但馬守宗矩之推舉，對家康大讚其野猿劍，故家康納其為食客。幸村接獲佐助密報，蹙眉道：

「此事非同小可。」

幸村內心十分不安。

若只四郎以偌大之軍需金轉贈家康，而入其麾下，則天下大亂矣。

此軍需金若入豐臣家手中，尚屬可以，萬萬不能由德川家攫得。

夢想只四郎必須被剷除。

是故，幸村利用秀賴上京之時，意欲一舉清除夢想只四郎。

6

翌晨，辰時。

二条城內院，佔地一百二十尺，四周掛起飾有家徽之幔幕，是為比武之地。

地下白沙，似留有龜甲形之痕。

上座中為家康與秀賴。家康之旁為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後方則是本多正純，土井利勝等上京中三河歷代之諸將陪列。

上座前方庭上，坐著此次比試主審柳生但馬守宗矩。

各人坐定，四周一片死寂。

鼓聲響起，打破靜寂，謂辰時已至。

聲響未了，東方幔幕已揭，木村重成碩長身軀，出現眾人眼前。木村未攜武具，手持白扇，搖曳生姿。

白扇於朝陽中，熠熠發光，好一派秀麗清朗之風範。

木村一步一步走向上座之前，躬身一揖後，轉身閉目，踏著白沙，步入場中。

昨夜，重成已得幸村面授機宜。

「白沙庭中，有一黑色小石，切莫看錯，站立其上，靜觀其變。」

重成依言站立其上。此時，西方幔幕亦揭，夢想只四郎亦是一派異樣風采。

身著黑色木棉小袖，腰間無武具，背上兩支長刀，蓬髮長髯，赤足空手。

二人相對十二尺，面對重成之只四郎，嘴角依舊掛著淡漠的微笑，揚聲說道：

「願領閣下無刀之技——。」

「正是，今日可讓閣下大開眼界。」

重成清澈之雙眸，凝視對方，頻頻頷首。

「果眞如此，且讓在下二刀併用吧！」

說畢，雙手自身後慢慢拔出兵刄。

只四郎雙臂平舉，劍柄在前，劍尖在後，擺出招式。

重成靜觀其動，眉宇不皺，垂手等待。

家康與衆人，皆未在重成武姿中，發現任何神技或異常之處。

柳生宗矩亦爲之訝然。

衆人均暗自尋思，也許被允爲劍聖之達人，於比試之際，故藏其鬥志，以隱其劍氣。

木村重成非兵法者，如今面對如此厲害的魔頭，應有必死之心。

然而，未攜武具，只持一柄白扇，靜候佇立，未稍有變，到底是何招式？

是否如稻草人般？

——眞是看不出來。

宗矩心中暗自默想。

重成必有致勝之道，是故如草人般紋風不動。

然此致勝之道，究竟爲何？

宗矩觀不出所以然，內心十分焦急。

只四郎對重成悠然之姿，亦覺十分困惑。然他非冷靜之觀察者，而須與對手以性命相搏，是故縱有疑慮，招式亦不得遲緩，否則徒留對方可乘之機。當今之時，只有猛然一擊，以判生死。

「接招罷！」

話聲未了，只四郎身形如箭，已然縱出。

疾風似地身影，來到重成身前三尺——啊！爲何停住了呢？

宛如受咒文所縛，只四郎身軀靜立於沙場中。

他面上神色，不若憤怒抑或苦悶，那神情之奇，無以名狀。

觀戰之人均不知發生何事。甚而懷疑重成會使妖術。

惟柳生宗矩觀出實情。

只四郎陷入白沙之雙足，滲出鮮紅之血。

——哦……。

無聲的呻吟著。

原來是——。

重成於只四郎飛身撲襲之刹那間，伸出右足，重踏黑色小石。

立時，沿只四郎奔來之白沙中，突現數十把白刄，劍尖向上。

劍尖頓時深入只四郎雙足。

瞬間——。

只四郎發出野獸般地咆哮聲，頓足飛入空中。

手中雙刀亦於躍身之際，向自身雙足砍去。

只四郎知暗藏於沙中之兵刄，刀尖皆浸有劇毒，是故出此下策，以求自保。

然而，爲時已晚，毒性已發，只四郎身發高燒，於二日後死去。

武田信玄之軍需金，終於深埋土中，永不爲人所知。

眞田十勇士

1

慶長十九年秋，勢之所趨，少數識者，亦無法阻止德川家康進攻大阪城。

豐臣秀賴密詔忍者，令其告知諸國八方——凡太閤舊恩之諸侯，關原一役之殘黨，或不滿天下之浪人，皆可前來效力。

列出重要人物。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

長曾我部宮內少輔盛親

仙石豐前守

明石掃部

毛利豐前守勝永

織田左門賴長

京極備前

石川玄蕃

石川肥後

後藤又兵衞

山川帶刀

北川次郎兵衞

三宿越前

塙團右衞門

新宮左馬

秀賴與眞田左衞門佐之密函內載明：「與君五十萬石。」

幸村目睹此信微笑道：

「若是內府公（家康），可能只寫十萬石。」

對戰無勝算之者而言，五十萬石無異空言。然若爲空言，更可提出百萬石，或二百萬石。

而後——。

未過十日，紀伊之國守淺野但馬守長晟暗中造訪幸村。

「將軍家願允閣下茨木一國，不知意下如何？」

茨木城之城主，原爲攻陷大阪城之片桐市正且元，俸祿五萬二千石。

家康與幸村之領地，較幸村所想像的減半，此非空言。

然幸村僅俯首向前，小聲道：

「若允我五十萬石的話……。」

幸村本無意入德川麾下。

家康接獲長晟報告，自語道：

「父子二代均如此頑固，勢必終將喪命。」

家康憶起十餘年間，關原之役時，眞田昌幸、幸村父子亦加入大戰，以二千餘之小軍，誘騙西下之德川秀忠三萬八千餘大軍，進入上田城。十數日間，令其動彈不得。秀忠即因此而未及趕赴關原之戰，遭受家康之怒責。

數日後，幸村攜猿飛佐助一人，以修行者之姿，邁出高野山麓北谷之九度山。

越過紀見峠，行至河內路時，見一手持白木杖之老人，緩緩走來。

「喂！——」

幸村停下脚步。

年過古稀之白髯老者，凝視幸村面貌。言道：

「腰繫之刀相，猶如五宮之相，映現於面。」

刀與人相一樣，亦有其相。刀身自刀尖起，分爲散、壽、福、運、命等五相，由此而觀，是爲五宮。

幸村默然拔刀出鞘，交與老者。

老者迎著夕陽，凝視此刀良久，嘆道：

「五宮皆爲大凶，浮現之月、星及疵痕等，亦均爲戰死之相。」

說畢，以手中白木杖擊刀。

幸村之無名刀，斷爲二截，置棄於草叢中。

「既爲天下名將，豈能不注重配刀之相。」

老人言罷，轉身遠去。

一旁之佐助，忽見老人的白木杖被遺在地，檢起白木杖，一邊叫著一邊追上前去。

幸村突然開口道：

「慢著，佐助，其中必藏有物，別追了。」

「啊！眞的嗎？」

佐助將白木杖交與幸村。

幸村未立即拔出觀看，只柄持其身，大步走出。

翌晨，幸村單身走訪大野修理大夫治長的邸宅。

「在下乃居於大峰之山僧，欲參見貴主公，奉獻祈禱之書卷，請代爲引見。」

門房趾高氣揚地言道大人此刻正登城中，且立一旁等待。

房內有十餘名年輕士兵，其中一人注意到山僧腰間所繫之物。

約莫三尺七八寸之長刀，甚爲珍貴，欲向山僧借而觀之。

「在下之武具，僅爲嚇山狗之用，是以將其造長，有辱大人淸目，尙請海涵。」

幸村解下腰刀，放於其前。

年輕武士拔出刀身，不禁失聲讚歎。

大家的目光也齊集刀上。刀之香氣，刀身之光澤，宛如秋霜烈日之風采，令人眼花撩亂，不像是普通山僧所攜之刀。

「可以讓我們看看刀柄中央嗎？」

「請——。」

武士拔開刀栓，取出刀鞘，朗聲說道果眞是名刀正宗。

是時，歸來之大野修理大夫治長，恰巧經過此處。

「啊！是左衞門佐大人御駕親臨，失迎！失迎！」一邊說著，一邊走到山僧面前，兩手貼膝，恭敬行禮，武士們均面如土色。

幸村至大阪城察看召募浪人情形，歸來時，內心十分沈重，佐助亦察覺。

行至前次與老者初遇之地，幸村停下腳步喚道：

「佐助——。」

「在。」

佐助清澈之雙眸，直視主人，等待吩咐。

「斷爲二截之武具，是否尚置於草叢中，請代爲尋覓。」

「遵命！」

佐助踏入如人般高的蘆草中，立時睜大了眼睛。棄刀之地，一名男子閉目仰臥於其上。其人褐髮、高鼻、膚如白磁、身著虎皮無袖之羽織，四尺多長的直刀，垂於胸前。是爲異邦之青年忍者——霧隱才藏。

「閣下是——。」

佐助輕喚，才藏睜開雙目。道：

「猴子是嗎？」

佐助並未動怒，又道：

「爲何臥於此地？」

「遭逢曠世老者，挑戰一刀，不覺竟至如此，老者似對我施妖術，以致昏然睡去。」

才藏不知昏絕多久。

佐助微笑道：

「想必老者欲將閣下賜予我家主人。」

「主人？」

「是的，吾主是眞田左衞門佐，現正立於那兒。」

「哼——」

才藏哼了一聲，慢慢起身。

幸村微笑著看著站在面前泰然自若的年輕人。

「可以給你工作之地，隨我來吧！」

說完，幸村放開腳步，頭也不回地走開。

才藏愕然，凝視佐助。

佐助微微頷首道：

「天下雖廣，然惟我主會收容汝等異端之人。」

「哼——」

才藏再次重哼一聲，但並無反抗之意，隨佐助而行。凶劍化解年輕人暴戾之氣，追隨幸村身旁。

2

回到九度山行館，幸村的十位得力助手，包括佐助、才藏、穴山小助、由利鎌之助、三好清海、爲三入道、筧十藏、高野小天狗、吳羽自然坊、與其子大助幸綱等人，並坐於其前。

幸村先告知衆人，欲入大阪城之事。

「此番戰役，若我的方略可行，則必可得德川老頭之首，使秀賴公君臨天下，信我勿欺！然若余之方略受阻，則大阪城勢必化爲烏有，亦可能卽爲明日之事……我幸村柄武門職志，效力豐田家，竭心盡力，以求保家衞國。對天守閣被焚之往事，已無悲愴或憂傷之心。生亦可、死亦可——無論選取何路，首重心靜，彼等安心隨我而去吧！」

各授此十人不同之任務。

幸村對付家康之方略，已籌劃妥當。

此方略爲父昌幸生前所告知。

三年前，一翁閑雪（昌幸），自知死期將近，某日，喚幸村於牀前。

「內府已邁入古稀之年了吧？」

「正是——。」

「想必內府必不會再猶豫不決，三年內，定會藉端尋釁，大舉進攻大阪城。是時，汝等所採方略如下……。」

「承教。」

「先率三千輕兵，進入勢州桑名，戒備等待。內府其人深知汝之能耐，必不會正面攻擊。你趁此機，制敵機先，大舉襲敵，於十里左右，驅走德川軍。此聞傳出，各路諸侯思太閤恩寵，必會遣軍至大阪相助。然內府亦會增派援軍，大舉來襲，汝且戰且走，每當退居險要，必停而發箭，表露汝等從容之姿。最後退至瀨田處時，便燒去大橋，斷絕通路，沿岸構築柵欄，備弓箭以防，如此應可支撐數日。此數日內，諸將必已趕至大阪，會合衆人，一齊攻出。下山崎，入大和路，奪伏見城，終必占京都。是時，九州、中國，畿內各大諸侯，眼見情勢如此，必會背叛德川，陣前倒戈……幸村啊！不可死守，守城……。」

昌幸喘了一口氣，再度說到：

「唉！這個策略，難道如畫餅般，永不會實現嗎？」

「大阪城內並無將才，此議無怪乎不被重用。」

「誠如所言，若加藤清正還在，事情就不一樣了…」

五日後，昌幸溘目長逝。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壯士暮年，雄心不滅，抱守殘志，慨然長辭，乃人間一大慘事。

昌幸故後三年，其言果然成真，東西對峙，一場決戰勢在必行。

誠然，幸村乃家康最懼之敵，降下內旨，命淺野長晟封守九度山，斷然不可讓幸村走出。

長晟率五千精兵，包圍高野山麓，對地方人云：

「眞田一黨若有任何動靜，馬上來報。」

消息傳出，人盡皆知，如何突破此封鎖線，此正足以表現幸村之智謀。

慶長十九年十月六日。

幸村於行館前，搭起大型假房，以爲亡父做法事爲由，招集九度山附近——橋本、東家、橋谷等村之村長與壯丁，共數百人。

衆人飲酒祭拜，未久，皆昏迷在地，因酒中早已滲入迷藥。

幸村步出行館，跨上佐助牽來之駿馬。

「快走吧！」

雙足一頓，劃過黑暗，如風馳去。

此時，館內已不見一人。

百餘家臣，奔至各處，自無人看守之百姓家中，牽走其馬，套上藏於近處的火銃、甲冑、長槍等，翻身上馬，急行而去。幸村將武具散藏於各百姓居處，未置於行館內，是衆人夢想不到之事。

九度山附近的人所飼養之馬，亦爲幸村所囑目。

指揮百餘人馬的是穴山小助與由利鎌之助。

夜漸明，眞田六文錢隊，整然有序地安渡紀見峠。

山麓旁，幸村帶著大助與佐助、才藏等人，早已候駕多時。

淺野接獲急報，知幸村突圍，立刻派出死士，追其足跡而去，達紀見峠之急坡，突自兩旁樹林中，噴出數股毒煙，一隊兵馬，皆不支倒地。

伺而伏擊之士爲筧十藏、高野小天狗與吳羽自然坊等三隊。

他們奪去死士所携之小銃二十餘挺，揚塵而去。

眞田六文錢隊自德川家嚴密的監視下，從容逃出。高舉六文錢之旌旗，騎馬列隊，鐵騎銀盔，威風凜凜地步行於大阪市街上，圍觀者均大吃一驚。

此舉對提高民心士氣，有絕佳之妙用。

幸村此後，遣密使至鄉里上田，議定日期，招舊曲之家臣，聚於河內，待機而動。所以大軍人數較入城時多，共計千餘人馬。

秀賴迎此得力助手，並自招募浪人計四千餘人，交與幸村統領。

幸村卽此自成一軍，與長曾我部盛親、毛利豐前守勝永，合稱爲三軍，繼而又加上入城之後藤又兵衞基次、明石掃部助全登，合計五支人馬，共同參與軍樞機密。

是日，幸村視察城內防備，見城南兵力薄弱，知此處必有危機。

是故，幸村稟明大野修理大夫治長，於城南築一新樓，交由自己防守，以防敵兵攻襲。

後藤又兵衞亦提相同之議。

幸村與又兵衞著眼同處，事非偶然。東北西三面，位於河海險要之地，只有南面爲一片曠野，如敵方大軍來襲，則城內危殆。

據聞秀吉亦注意到此危機，故於三樓之外，挖掘空壕以保障防備，然仍非盡善。

後藤又兵衞將築新樓之事，讓與幸村。

幸村構築工事，於三樓南面空壕之外建起新樓，面積約達一萬坪。

月餘，空地上出現巍峨壯觀的外城。

重新修築土壕，內外圍起三重摒柵，柵上每六尺開一箭眼，每一箭眼安放三挺火銃。高樓與高樓間搭起看守台，於城柵的腕木上，亦設有可供武者行走的通路。看守台後方平地，設有可供武者升降之工事。台上安有大砲，可以俯瞰，亦可狙擊。

城中人士，均稱此爲「眞田府」。

東西關係已斷。

某日，秀賴召新舊諸將於千坪房內，開軍事會議。

大阪歷代諸將——大野修理大夫治長、南条中書、內藤左馬、細川讚岐、石川伊豆貞政，已先議定，決意護城到底。

大野治長先開口。

「關原一戰，雖二軍不相上下，然治部少輔大人（石

田三成）敗於駿府老頭狡猾之策略下。會敵我二軍之兵力實無法相比，右府公若登高一呼，各諸侯必定紛紛背叛內府，其勢極為明顯，所以惟今之計應守城以待來日諸侯之加入，是為上策。」

後藤又兵衞以下之諸將，紛將目光轉視幸村。

幸村沈穩地言道：

「守戰對敵，須有援軍，方始有利。今日之戰，與關原之後大不相同，大阪城無一名外援之諸侯，若只坐待各地諸侯起義來歸，為至愚之事。大阪貴為天下名城，豈有不與敵方主力交戰於戰場，而只坐守孤城，束手就擒之理？——」

一邊說，一邊看著治長。

眼光中充滿凜然不可侵犯之威嚴，連治長也不寒而慄。

「要守城，必有無限之糧，與鬼神之氣，方可支持自保。若孤立無援，無糧無彈，內亂必生，城必崩潰。……若無更佳良策，則出擊迎敵是為上策。……秀賴公樹旗於天王寺，而諸衆自山崎切入，出攻邊一帶。在下與毛利豐前守大人聯手，充為先鋒，領兵至勢州桑名，以擾德川軍。並於此際，長曾我部宮內少輔大人，後藤又兵衞大人攻落伏見城，占領京都，宇治、瀨田則留此待退回的豐前守大人與在下。……繼而再迎多將軍，與宋國軍大戰於宇治川前。他們長途行軍，必疲且乏，他們拖著沈重步伐行於寒水中後，再行攻擊，必能得利。或者，亦可埋伏兵於險要之地，故意退却誘敵，以前後包夾之法，將軍趕入河川。亦可待其渡河至水中二、三町遠時，再予痛擊，是時兵士手足俱凍，難以使用弓砲，我軍必可奏捷。以此方略擊潰德川大軍，後數月，再遣使者於畿內、中國、西國等地，誇耀我方優勢與戰果，則身受太閤殿下恩寵的各地諸侯，必也紛紛起義來歸。」

幸村話聲未了，後藤又兵衞已然擊膝叫好，稱此為最佳之謀策。

然而，歷代諸將却無人贊同此一膽大策略。

反對者謂，自古以來，未能有人能制敵於宇治、瀨田二地。

「當此之際，需避免危險之策略。」

此為歷代諸將一致之意。

幸村的方略，終如幸村所料，未能實行。

4

深夜——

幸村敲擊桌鐘。

立刻——。

「大人——。」

應聲入門。

幸村抬頭，不禁皺起眉頭。

來者並非預料中之佐助，而是三好清海入道之身影。

「佐助有事外出，大人有事儘管吩咐我吧！」

佐助從未不告而別。

「清海，一定是你假傳我令，騙佐助到他地吧？」

「大人之意——？」

清海入道臉上全無悔意，他是怪盜石川五右衞門之子，野心頗大，欲名傳天下。

清海入道此次想做出驚駭天下之大事，此事即為：

「取德川家康之首。」

清海空有大志，却苦無機會下手，因而想到幸村，故投效幸村之下，盼給予機會取德川之首。

幸村早知不是佐助，然亦不動聲色。

「你可以下去了！」

「大人，這——。」

清海入道昂然地抬起頭，說道：

「據聞於本日之軍議內，大人的方略已被排斥，則往後之戰略與作戰，大約為退縮或消極的型態。豐家之亡，已指日可待矣。事至如今，大人心中所想之秘策，約莫只有一個，請讓在下代為推行。」

幸村默默地看著清海入道，沈聲說：

「待大軍行動時再說。」

「可以，然而請將最後之計，讓與在下，在下必能圓滿達成。」

清海執拗不已。

幸村無法，只得點頭默許。

家康於十月二十三日到達京都，入二条城，片桐市正且元，立即迎其於茨木，商談有關大阪城攻防之事。

家康率旗本自京都出發，是一個月後之事。

家康一行人通過奈良街道，於中午時分前，到達木津，預定在此住宿一夜。然家康忽於膳食內發現毒藥，知敵軍之忍者已滲入軍營，故急忙出發。

是夜，變更原定計劃，住宿奈良。

另一方面，將軍秀忠於是日出發伏見，過大和街道，當夜宿營於枚方。

將毒藥滲於膳食中，是幸村命霧隱才藏所為。

幸村不使家康住宿木津。

幸村接獲急報，知家康已步出木津，立即飛奔入城，

晉見秀賴，提出以下之事。

「今日，內府已行十三里之長途，今夜又宿於奈良，兵疲馬憊，一行人必定解去鎧甲，御下馬鞍，安息一夜，至少亦有七成人馬休憩。由此去奈良，不過七里，急遣二隊人馬，一隊經暗峠，一隊經中垣內越，寅夜奔馳，未至中宵，便可抵奈良。可馬不停蹄，一股作氣，攻入敵營，挾火炬痛擊，關東軍不熟地勢，必四處流散，趁此良機，攻入本陣，則德川家康之首，必爲囊中之物，勝利必歸於左衞門佐。」

幸村誠心誠意地獻上計謀。

然而——。

秀賴並無採用奇兵，擔當重任之氣量。

——最好還是不要採用。

幸村對歷代諸將的不知用兵，頗感失望，遂下城去。

於居室內等待之清海入道言道：

「大人，獻策已被排斥，還是將最後之計命令與我吧！在下一定拾回老狐狸之首。」

「閣下自認聰明才智勝過那老狐狸嗎？」

「在下等待此時已久，一切均已備妥，欲傳後世以忍兵法，故已募一群兵士。」

清海入道充滿了自信。

「咦！募了兵嗎？」

「非俗兵，大人若知在下之方法，必會大吃一驚，且在下的忍兵，亦會使大人目不轉睛，不知其由。」

清海入道揚揚得意地說著。

「大人，讓我去吧！狸爺之首，已在我掌之中。」

清海入道欲於家康奔赴奈良途中，加以狙擊。

幸村明知除非在自己之指揮下，才可取家康性命，但對清海入道自信的態度，亦不禁十分心動。

——且讓他試試看吧！

幸村頷首默許。

「遵命！」

清海入道得令，立即率領爲三入道、高野小天狗等二十餘人馬，飛也似地越過暗峠，消失於夜色中。

5

家康是於正午自木津出發，故意將總軍留於木津，只帶少數人馬。

前進未至半時，後方如流星趕月似地追來一騎。

瞬間，越過軍伍，來到家康所乘之轎前。

這是伊賀組頭領服部半藏。

「大人，據聞於木津宿營之際，有人暗中下毒，在下

甚爲不解？」

服部半藏露出緊張的神色。

「這話怎講？」

「征旅途中，凡爲大將，必會小心用膳，不可能中毒，此理對方不會不明。何況，統領大阪城之忍者爲眞田佐衞門佐，怎會出此輕率之計。據在下猜想，幸村必是迫使大人匆匆自木津出發，而給予可趁之機。」

「哼，這點鬼蜮技倆，我尚不放在眼內。」

「大人——，您還是回木津，暫住一宿。」

「半藏，難道我也須回避幸村的奇襲嗎？」

「大人，幸村曾提出野戰之方略，而被排斥，故其除出最後之計，取大人之首外，別無他路。而幸村爲優秀之大將，他之奇計，縱使不懼，亦要小心爲是，大人還是請回木津暫住。」

家康側頭考慮，——

「半藏，我七十年之生涯中，約有二十七次遇見如此之危機，然皆於毫髮之間，僥倖得生……，家康若不將天下之一草一木握於手中，不會輕易喪生。無如此之自負，家康今日何能至此地位，閣下請勿懸念。」

「但，但是——。」

「若如閣下所言，我身遭幸村之奇襲，而未能親見大阪城火焚，亦爲我命，家康仍泰然不悔。」

內府說罷，半藏無言以對。

既然如此，則於旗本間，尋一萬夫莫敵之勇士，保護家康吧！

夕陽西沈之際——。

近孌池湖畔。

湖邊爲遍種孟宗竹之林藪，道路如海邊一般，沿著沙地，而呈緩緩的曲線。

服部半藏見此美麗景色，內心突生不安。

前進未及數尺，服部預感果然實現。

「啊！——那是什麼？」

一名武士手指湖面，口中驚叫道。

衆人視線一齊投注湖面，湖面原無絲毫漣漪，而今卻泛起無數紅點。

如血般的紅點，迅速於湖面擴散。

剎那間——。

湖面翻起波浪，水面上出現一顆顆光頭。

家康以下四十餘人馬，恍若在做白日夢，呆若木雞。

湖水中人噴出水花，泅泳至岸邊，跳躍岸上，一字排開。

來者約計三十餘位妙齡女尼，均一絲不掛。

一齊——。

展開笑顏，踏過沙地，向德川軍奔來。

「啊——。」

服部半藏大叫一聲，但已來不及。

不知何時——。

於湖水對側之林藪中，悄然步出一隊人馬，均採忍者裝扮，奔到旗本身旁，盡數殲滅。

家康坐轎霎時間已爲忍者裝扮的人馬所包圍。

是時，自竹藪中步出一人。

來人足踏木鞋，腰繫長刀，正是三好清海入道。

「德川大御所，滋味如何？」

「連狡猾之狐狸也將命喪此地。在下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之得力助手三好清海入道，讓我引你至西方吧！老頭！今日採取三河武邊之作法，送你歸西去。」

三好清海入道按步就般的引魚上鈎，心中自是無限的得意。

距奈良之法隆寺南方二里處，有座名爲眉目寺之尼庵，供奉光明皇后像。此庵原爲徵選皇女之古刹，然不知何時起，傳出風言謂此寺撫育棄兒爲尼，而至京都或大阪等地賣春。是故寺內住持緊閉門扉，不與凡界來往。

三好清海入道不知用何方法，使寺內三十餘位妙齡女尼聽其使喚。而此群女尼最佳之武器，就是豐滿的肉體。

清海入道卽以此兵，攻敵不備。

「德川大御所，可以出來了吧！」

清海入道用刀將門挑開。

然而——。

「混帳！」

清海入道勃然大怒，眦盱欲裂。

端坐轎中之人，並非古稀老翁，而是年青力壯之俊男。

「閣下以在下一行人，視爲德川內府軍，而施突襲，豈配爲眞田左衞門佐大人之屬下。在下欲支援大阪軍力，不可自相殘殺。」

此人卽是迅捷地請出家康，伏坐其位的服部半藏。

服部沈住氣，凝視清海入道。

清海入道被當頭澆了一股冷水，內心十分氣憤，揚言道：

「德川大御所，故弄玄虛，假意於木津紮營，實則暗中趕赴奈良，此計爲我等看穿，應不致發生差錯，不料大御所老奸巨猾，將其兵分爲二股，閣下爲何人？」

「在下乃木村長門守重成之叔父木村常陸介重宗。」

是時，家康以頭巾包起白首，藏於擔大將床几之足輕

（譯註：日本的一種武士名）身後，手持虎皮，裝扮成家康的部下。

「請吧！」

清海入道找不出任何疑點，只好放其通行。

終於可脫離虎口了。

離去數尺。

「等一下。」

清海入道似想起何事，高舉大刀，映著斜陽，自後方奔馳而來。

「大人，請上馬離去。」

服部半藏知事機敗露，急忙拉起家康，二人共乘一馬，策馬飛奔。

兩旁旗本亦同時出刀阻止清海入道追進，然未及半頃，均屍陳遍地，慘不忍睹。

此時，半藏與家康已經到達奈良口，奈良奉行中坊秀政出迎，家康才得喘息之機。

6

三日後，大阪冬之役，開啓戰火。

層層包圍大阪城的德川軍，攻佔中島、穢多崎、五分一、新家等要塞，近逼野田、福島等關口。

大阪城開始動搖。

後藤又兵衞率領八千餘人馬，威風凜凜地步出城外，對敵顯露軍威。

德川軍營大吃一驚。

——是否要展開大戰了呢？

家康於天王寺茶臼山之本陣中，接獲密報：

「難道他們也會反擊？可能只是幸村之智謀，我還是乘船由穢多崎至福島一帶巡視吧！」

說畢，於是日中午率銃兵三百出發，於險要之地，設置重兵。

假扮足輕，而暗入茶臼山之猿飛佐助，暗中觀察三百銃兵之動靜，而後直回眞田府，禀報幸村。

「哦！內府出來巡視了！」

幸村莞薾一笑，自六文錢隊內選出狙擊能手五十人，手持火銃。此外再選死士十八人，分成兩組，一組携銃，一組携長柄鐵鈎，由穴山小助與由利鎌之助分別指揮。

傍晚，幸村喚大助。

「願你手刃家康。」

只簡單地說了一句。

面無表情，沈默不語的大助，恭謹地接受任命。待天色全黑，悄然自天滿川駛出三艘快艇。

順流而下，至博勞淵南面之葦島。撥開齊人高之葦草，蹲坐靜待。

霜月之末。

寒風刺骨，雨雪綿綿。

大助眼見時辰已至，啓開酒桶，開懷暢飲。而後取出一盒油膏，塗於屬下之手掌。

待東方漸紅，天近黎明之際，各人口中銜二片搗立餅。

此皆大助修練忍術之法。

太陽升起，大助發出命令：

「持火銃，上彈藥。」

是日，若家康登入巡視之船，則其老軀，必如蜂巢，遍佈槍眼。

然幸運之神眷顧家康。

天色大亮，家康只携左右百騎，欲步出本陣。

是時，本多佐渡守正信與南光坊天海相偕出迎。

天海面色凝重：

「貧僧曾問卜今日出巡之事，而得不祥之徵兆，請大人三思而行。」

家康深信天海的問卜，故道：

「但是，已下達出巡旨意，豈可任意取消，而令衆將士疑慮，這該如何是好？」

家康轉頭看本多正信。

正信微笑道：

「遣人僞裝大人之影像，而代巡視卽可，請勿憂慮。」

未幾，所乘之船由住吉之浦慢慢駛出，至葦島附近，當船近博勞淵時。

「來了！」

躲在葦草中的六文錢死隊，一齊舉槍瞄準。

此時，大助卻揮手制止。

「旗上家徽不對，此家徽過長，非老賊之徽，而爲本多家之旗幟。本多佐渡或其子上野介代老賊出巡，而我等一片苦心，均付諸於流水。」

說畢，大助仰臥於地，閉起雙眼，長嘆不已。

「欲陷大阪城，先攻眞田府。」

此德川本軍一致之決議。

然而眞田府固若金湯，難以攻陷。

擔任眞田府攻擊的是木野村附近的加賀、前田筑前守利常。

利常認爲欲奪眞田府，應採砲擊，故築起小山，安放

大砲。

前田軍屯墾於木野村，與眞田府之間，隔一野草遍地之高地。

前田軍開始構築工事，而躲於高地內之眞田銃隊，發動猛烈的攻勢，槍林彈雨，無數之工兵因而喪生。

「混帳，如此一來，無論如何，必要占領此一高地。」

前田利常大爲震怒，乘黑夜，發動大軍襲擊。

然而在高地上卻不見一名眞田軍。

「可惡的小人，乾脆一股作氣攻下外城。」

利常以家老本多安房政重、山崎長德入道閑齋、橫山武藏長知等人爲先鋒，攻至眞田府之戰壕前。

是夜，猿飛佐助內心深覺不安，步入幸村居室，幸村正靠於欄邊，如佛像般打坐。

「大人，是否可開始出兵——？」

佐助小心翼翼地問道。

幸村無語，只微微地搖搖頭。

夜暮漸明，晨霧亦散。

前田軍搖旗吶喊，聲勢驚人。

而與之相對應地只有——。

一名武士飄然地出現於防壁上，面容白皙，若異邦之人，奇特異常。開口道：

「來者可是加賀之軍。前夜各位圍攻高地，是否在追獵鳥兔，平日此地衆多鳥兔奔走，然昨夜爲閣下之槍砲聲音所嚇，現已四處流竄，踪影全無。當地獵戶苦不堪言，請早退回，免害民生。若閣下欲趁此時機，攻入本城，則任憑其願，此地爲眞田左衞門佐之地，並無任何準備，請攻來吧！」

冷笑著說畢，便飄然而去。

此人便是生就異相的霧隱才藏。

「可憎的傲慢之詞，好吧！弟兄們！一舉將其踏平。」

本多政重隊之一分隊長奧村攝津榮賴，氣得滿面通紅，發動總攻擊令。

千餘士兵，若螞蟻般，攀上城壁。

寂靜無聲的眞田府，於先鋒兵登上城垣之時，突然傳出吶喊聲。

頃刻間，許多手持巨杓的眞田兵，出現於城頭上。巨杓內傾出滾燙的金黃色液體，澆於前田兵頭上。

此卽羮開之尿水。

立時，八百前田兵，爲尿水所燙死。

日後，前田利常無限悔恨道：

「違抗軍令，輕率出兵，是爲加賀之恥。」
據聞後命奧村攝津切腹自決。

柳生但馬守

1

慶長十九年十二月下旬，德川家康解去大阪之包圍，返回京都二条城，大阪的冬之陣，於是終止。

除夕之晨，家康暗召柳生但馬守宗矩於居室。問道：

「是否可奪去淀君夫人？」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於大阪城市，尋常之計豈可——。」

但馬守側頭沈思。

——大御所是老了吧！

將軍秀忠於十二月五日，欲對大阪城發動總攻擊，一舉將其夷爲平地之際，家康突如其來地說道：

「千萬不可。」

斥責秀忠，並言談和之事。

秀忠臉色一變，問其情由。

家康憮然歎道：

「古今無比之堅城，極難攻陷，若欲攻陷只有二法，一爲破壞城外所有防禦，悉數埋平土壕。一爲收買內應，混亂城內。」

「包圍其城，切斷補給，不是亦可……？」

「此非武者所採之方法。」

家康談和之條件有三：

一、只留大阪城本城，而破壞二城與三城。

二、由織田有樂、大野治長提出人質。

三、提出城內新舊諸將，對前述二項無異議之誓紙。

此三條令本多純正執行。

淀君夫人必做爲人質。

秀賴答其若奪走母親，則不如焚燬大阪城。

是故，家康允秀賴解除大阪城武裝，以達成和談。

然而，家康仍未放棄奪走淀君之心。

「但馬——」

家康微笑凝視俯首不語之但馬守。

「你是否認爲我一定要將淀君做爲人質，否則就會焦急不安。」

但馬守的心意爲內府看破，不禁面紅耳赤。

「哈哈…不是的，事實上，本君欲納淀君爲妾。」

家康語氣中有堅定之意念。

但馬守大吃一驚，啞然無語。

家康納妾，選中後家，是人盡皆知之事，家康不會選

中處女或家臣中之絕色美女。

「但馬，你知我性情否？很早以前，我就想納太閣之妻爲妾，當太閣尙在世時，此念卽已產生。」

但馬守聞言，略知家康心情。

秀吉主政時，家康卽對端坐一旁，美艷絕倫之寵姬，竊慕不已，其欲說還休，柳眉生波之姿，彷彿仍在眼前。

「我的命已不久了，該做之事該放手去做了，眼前之事，卽爲納淀君爲妾，但馬，你會笑我嗎？」

「不——。」

但馬守雙手貼膝，俯首跪拜，不敢平視家康。

「哈哈……隨便閒聊而已，若有急事，速去辦理吧！」

家康起身，走向內室。

是夜，但馬守急遣特使前去故鄉柳生谷。

末弟十左衞門宗章，修武多年，約已歸回柳生谷。

十左衞門爲唯一與宗矩交過手之血肉至親，年尙未過二十。

不負柳生家名之天賦奇材，如今又承繼孤獨武者之修練，立下許多成就，但馬守對其期望至高。

然未聞其修業之事蹟，似乎全無與達人的兵法者對手之事。

僅於三年前，飄然出現於親友松平出羽守直政之府第。

松平邸於其時，亦有一名奧羽隨一之兵法者滯留於此，是故直政要求十左衞門與他比試。

十左衞門滿臉困惑，但對手之兵法者殺氣如霜，不得已之下應允此事。

步入道場，兵法者欲取壁上之刀——頃刻間，十左衞門已携武具，迫至其後。說到：

「還沒有準備好嗎？」

兵法者立卽轉身，欲撲前之際，十左衞門身形一閃，對方人頭已然落地。

更衣就座之十左衞門對出羽守說：

「在下技藝未堪純熟，忝爲柳生一門。兄爲但馬守，任將軍之職範，今若身喪此地，未僅有辱師門，且有損於將軍家之兵法，恐外傳謂兵法流派粗俗，於公於私，皆不甚好，是故將其打敗，請見諒。」

十左衞門如此言罷，告辭離去。

他雖年輕，思緒卻頗有見地。

對其兄但馬守之託付，始終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德川家與豐臣家之和談成立，此事並無法平息人們焦灼不安之心。

大阪市街上仍充滿暴戾之氣，較戰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街角邊，武者爲粗枝末節而鬥口角，人們亦不爲奇，若有屍身，其上衣物亦爲賤民所剝奪。

今日——。

可觀望大阪城威容之太閣廣場，正舉行著傀儡戲，猿樂、占卜、要猴、雜耍、馬戲等娛樂。此外，亦有可怖之兵法比試。

以竹木所圍之四方空地內，一名年輕浪人佇立於其中，衣衫襤褸，狀極孤獨。

一旁鹿角之刀架上，放著各式各樣七、八把大刀。

一名持杖，僂背之老者，抱拳出場說明。

年輕浪人，將一旁備好之刀，悉數拔出，拋入空中，連續不斷，使刀於空中翻滾。而一邊觀衆，若有意者，可進入此竹木籠中，伺機砍殺此浪人，若令此浪人受傷，則可得小判十枚。

然而，若未砍中，則應試者性命難保。進入竹木籠之代金，僅需數文錢，此卽爲年輕浪者所行之比試。

此爲危險萬分之比試，然卽刻有十人躍躍欲試。

年青浪人，面色慘面，是否身染重病，旁觀者內心皆有此疑問。然眉宇間有股神情，若意志堅強之人。只見浪人目露精光，凝視天空。

各路挑戰者均有，有戰場往來之猛者，有流浪野外之浪人，亦有市井流氓，各色人物俱全。多數人均有數條人命在身。拔出白刀，將年輕浪者，團團圍住。

「請上吧！龍出雲湧，虎現生風，此一心劍足以盡壓天下群雄，爲飛龍之絕學。靜時匿於九泉之下，動時躍於九霄之上，戰時首尾俱至，身軀一震，地裂天崩。此劍雖潛於腰間，然男兒一旦拔刀出鞘，則佞臣賊子無不伏首跪拜，而天下大治矣！今示一心劍之奧妙，來者相迎，去者相送，而言和者相平。注意！察覺虛實，識破隱伏，鉅細靡遺，伺機而動，應時而變。此劍之奧妙者卽在於虛實攻入，前後左右，無不顧及，勝於微細處，贏於不察時……。」

「廢話少說，浪人，亮兵刃吧！」

一位市井無賴，大聲叫囂。

年輕浪人面無表情，慢慢靠近刀架。

「列位！待我將刀擲上之時，卽比試開始之時，請趁此機進攻。」

好狂妄的口氣。

——可惡的小子。

每個人的臉上都表露出忿憤不平之神色。

「開始吧——。」

年輕浪人握住刀，似乎連拔刀的動作亦未看清，刀已如脫籠之鳥，直線飛入雲霄。

接著，第二刀、第三刀、第四刀……皆於瞬時間，離開刀鞘，迎著眩目的多日太陽，飛上青空。

當第八刀離手時，第一刀已然自空中落下。

浪人手接此刀，飛身躍起。

何等身手，圍觀人群，面上不禁浮出畏敬的神色。

共計十三人將其團團圍住。

上段、中段、下段、八角——各式各樣的拿刀姿態。

圍觀者的目光，如蛇般的凝視年輕浪人瘦削的身材。

浪人眼光則追隨著呈橢圓形飛舞之刀光。

呀——。

一名身著熊皮羽織，狀若野漢之男子，怒吼一聲，持刀橫斬。

浪人遭此一擊，卻也不立即轉身，只將一手回旋，抓住迎來的白刃，如一道白色閃光，砍向對方身軀。

野漢猶如強弩之末，發出一聲無力的呻吟，仰天倒於地上。

年輕浪人猶如未發生過此事，仍繼續舞動白刃。

挑戰者見浪人如此神速之身手，不禁爲之駭然，自忖無法與其對敵，故極思退出。

然而，其爲數百隻目光所圍繞，豈能輕易脫走。他們寧可一一被殺身死，亦不願爲人譏爲膽小。

此皆不知死活之人。

於已之能力，毫無把握，然見同伴慘狀，激起旺盛之鬥志。

未久，第二名挑戰者奮不顧身，持刀砍去。然刀尚未觸及浪人身軀，他自身已經倒臥於血泊中。四周一片靜寂，除了陰森森的殺氣外，還有十數名挑戰者憤恨之氣。

的確——。

從容飛舞八支白刃的浪人，於舞刀之際猶能殺人，且毫不將此數人看在眼中，豈不令人好生可惡。

當地面上，躺下第七具死屍時，竹林外揚起一陣平穩、堅實的聲音：

「中止比賽吧！」

發聲之人正是大阪城之宿老織田有樂齋。

3

織田有樂齋，爲信長之弟，名爲長益。信長生前，未

曾遺留特殊之武勳。而長益仕於秀吉，於戰場上亦無特殊名氣，然卻順利進至從四位侍從之地位，入道時改名爲有樂齋，且於茶道無一不精，名聞天下。

有樂齋雖爲英傑信長之弟，然未加入覇權之爭，頗知明哲保身之理，鎮日耽於茶道，不失眞稚。

又他雖爲大阪城之宿老，但卻決然不參與攻防之軍事會議。

當竹木籠中安靜下來後，有樂齋步入當中，正視年輕浪人臉龐。說道：

「自詡爲兵法達者，但卻濫殺無辜，使衆爲之驚，此悖人倫而行之事，豐家城下難容。」

年輕浪人鄭重地行了一禮道：

「閣下似大阪城之重臣，請恕失禮。在下自幼生長於木曾山中，醉心於兵法修練。步入社會伊始，尚不知與人交誼之道，亦尋不出仕進之途，盼大人提攜，予在下以用武之地。」

有樂齋望著映於斜暉中的天守閣，自歎道：

「此等壯麗景色，終究將化爲烏有，然對此等不明時世之人，卻有無比之威嚴。」

「請大人代爲引見。」

浪人低下頭。

竹龍外，自群衆間隙中，看到這一幕的猿飛佐助不禁暗想：

——此人面貌竟如此熟悉，似乎在何處見過？

卻怎麼也想不出來。

有樂齋帶著年輕浪人，入大手門，佐助尾隨其後，目不轉睛直視浪人，卻仍想不出此爲何人？

年輕浪者即爲柳生十左衞門宗章，佐助與他未曾謀面。

然而十左衞門宗章的面容酷似柳生新三郎正嚴少年時之面容。柳生新三郎正嚴爲但馬守宗矩之兄，爲其父石舟齋逐出家門，潛心修武，而成曠世之達人，與佐助曾有一段奇妙的因緣。

十餘年前，新三郎與其義妹生下一女，與將軍秀忠之女千姫暗中替換。當假千姫被送至大阪，欲與秀賴完婚時，新三郎受弟但馬守之委託，將眞千姫換回。

然而佐助探得此事，又將假千姫（實際上是眞的）與眞千姫（實際上是假的）對調，將假千姫送返新三郎之處。

新三郎對於此事大爲震怒，立誓欲殺佐助，然未成功。

是故佐助無法忘懷柳生新三郎之面貌。

大阪城內僅佐助與幸村二人知秀賴之妻並非千姫，而爲柳生新三郎與其義妹所生之女。

佐助往往會爲了某事而忘記一切。

雙臂環胸，腦中不斷思索之佐助，渾然忘卻所行之路，而來到笙歌舞樂之溫柔鄉中。

「喂！佐助！」

叫聲自二樓傳出，佐助若自夢境中驚醒，忙抬頭望去，窗邊霧隱才藏之奇貌呈現在眼前。

「上來吧！」

「不，我……。」

佐助退縮不前。

「上來吧！帶你看一件事。」

才藏悠然微笑著說。

「我對那些，委實沒有多大興趣。」

佐助料想才藏必要他觀淫穢的春圖，是故拒絕。

「放心，你一看之下，必會大吃一驚。」

「到底是什麼事？」

「別猶豫了，上來再說吧！」

佐助頷首，慢慢拾級而上，見到一名女子，酩酊大醉，正不省人事地躺著。

「這就是你要給我看的嗎？」

佐助四下張望，期望發覺更特殊之處。

才藏坐回原位，舉起海碗，大口飲酒道：

「來一點吧！」

舉碗欲邀佐助。

佐助厭惡地將臉別過去。

才藏伸出猿臂，抓住此女腰帶，手臂一揚——

咕咚！咕咚！女子身體轉了二轉。

才藏大手緊緊抓住衣襟。

於是，這名女子一絲不掛地呈現於佐助眼前。

佐助瞪大了眼睛。

在她柔細的背肌上，以朱墨塗著幾個大字。

「江戶大納言庶女是也。」

佐助急忙凝視其臉。

「哈哈…如何？佐助。若她果爲將軍家之女，但已爲數百雜兵所擁，抬起其身，丟於二條城內吧！」

佐助推拿此女背脊。

女子慢慢睜開雙眼，眼中一片茫然，身雖全裸卻也無羞赧之色，慢慢起身。

「你——你的父親是柳生新三郎正嚴大人嗎？」

佐助神色凝重，開口問道。

女子流露出倦怠之色，一瞥佐助，伸手拿起適才才藏所飲之海碗。

「爲何不回答，你父親是誰？」

佐助搖動她的雙肩。

女子扭身甩去佐助雙手。

「早死了，十年前——。」

「是嗎？」

佐助自語著。

「佐助，難道你知其父爲誰，爲何如此呢？」

「這，這名女子眞正是將軍家之女。」

佐助此言一出。

才藏既不吃驚，女子亦無反應。

佐助再次大聲說道：

「此女眞是千姫啊！才藏。」

「哈哈……你的話不會有錯嗎？」

「難道你不覺得驚奇嗎？」

「驚奇亦是無用，破窰暗巷之妓女，若言其爲將軍家之女，無人會信，連其本人亦會視爲奇恥大辱哩！……是嗎？女人？」

女子睜著睡眼惺忪的眼睛，望著才藏，說道：

「閣下要送我的異國之物，何時呀？」

「嗯——好吧！」

才藏撮唇發聲。

窗邊立時揚起一陣振翅聲，隨聲而降下一隻巨鷲，棲於屋頂，待主人之喚。

「佐助，在下欲往堺港一行，後會有期。」

說畢，抱起女子，抓住足鷲之足，凌空而去。

佐助雙手抱胸，擬視遠去之巨鷲，忽然靈光一閃，擊膝大叫道：

「哎呀！那年輕浪人之面貌，不正是如柳生新三郎大人一模一樣嗎？」

4

慶長十九年，眨眼卽過。

破壞大阪城裝備，掩埋其土壕的工事，亦於年底完工。在本多上野介正純之指揮下，松平下總忠明、本多美濃守忠政與本多豐後守康紀等三位大人，帶領十萬餘將士，日夜趕工，破壞所有裝備，且掩埋外城，二城之土壕，進一步欲掩埋本城之土壕。

城內接獲急報，不禁爲之愕然，而以淀君之名，向本多上野介提出嚴正之抗議。狡猾的正純，回至京都行館，避與使者相見。

「數日以來，身發高熱，臥病不起。勿庸言大阪，即連身旁之事，亦無法處理，是故服藥靜養，數日內無法起身，敬請見諒。」

使者回報，亦僅指責松平下總守與本多美濃守等人，並謂俟上野介起身，即刻便告知大御所，停止工事等諸如此類搪塞之語。雙方之約猶如一張廢紙，而工事仍依家康之意，旁若無人地進行著。

正月十五，破壞工作底定。

是日，柳生但馬守，代理將軍家，與秀賴賀年，其行列緩緩步入大阪城。

秀賴萬分歡喜，因賀年使者非其所憎惡之三河歷代諸將，而為兵法者柳生但馬守。

儀禮完畢，秀賴說：

「去年，我上京之際，曾於二条城內，觀看木村重成與名為夢想只四郎之兵法者二人間之比試，木村重成僥倖險勝，我亦光彩萬分。而此刻正值閣下來訪，欲令滯留城內之兵法者與閣下相試，不知意下如何？」

但馬守早已料到秀賴必有此一問。

但馬守微笑道：

「去年之試，德川家依大人之願，提一名無名之兵法者應試，而遭敗北。是故今日與我但馬守對敵之人，若亦選無名之兵法者，則在下感激不盡。」

說畢，微笑等待。

秀賴喚眞田幸村，命其尋一兵法者，以應但馬守之請。

幸村絲毫未加考慮，說道：

「就令織田有樂大人所攜回之兵法者應試吧！」

柳生十左衞門此時已改名為望月周七郎。

但馬守因自己之策略，過於順利，故而心中略感不安。

以為最初之對手，不會是已暗中聯絡好的弟弟。

但馬守暗忖，若選了其他人，則毫不容情地將其擊斃，迫使對方選其弟與其對手。

沒想到竟如此順利。

試場定於蘆田曲輪之廣場。秀賴作夢也未曾想到於八個月後，在曲輪穀倉的烈火中，會自絕而亡。

十七年前，太閤舉行醍醐花會，會中萬花盛開，芳香四溢，而於花下圍起幔幕，於上座之側，立起名揚四海的千成瓢馬印，此乃柳生家之物，足見其之威望。

柳生但馬守可說是將軍家之代理，若勝柳生，亦等於勝德川家。

比試場內，戒備森嚴。

淀君夫人亦攜千姫等衆女子，前來觀看。

但馬守身攜武具，步入比試場時，對手已然立於預定之地。

但馬守曾開出條件，比試時需用眞刀。

但馬守看也不看秀賴或淀君，筆直朝向親弟十左衞門宗章走去。

「是望月周七郎閣下嗎？」

「是的，在下本為無名之浪者，今得與將軍家之大將一戰，深感無上之光榮。」

「勝敗乃兵家常事。若你落敗，有何遺言請先說出，好與你辦理。」

「在下生若野猿，實無任何遺言，我若戰敗，請將在下之身丟棄，以餵野狗吧！」

「但是，假如得勝的話——？」

「是時必向主君領賞，還望柳生大人代為美言。」

「你說吧！」

「那在下就不客氣了。」

十左衞門慢慢將視線轉投於以千姫為中心的侍女身上。微笑道：

「若我能勝將軍，則天下皆知，聞風而入我門下者必衆，而可於大阪城下，自立門派，自豎旗幟。然萬事底定，尚欠妻房，故欲懇求淀君夫人賜我一女為妻。」

十左衞門慢慢地說著。

但馬守若對秀賴提出這些要求，秀賴當然不會加以推辭。

這些都是事先和但馬守約定好的對話。

但馬守昂首說道：

「只要你勝了，衆位女子隨便你選吧！」

十左衞門微笑著平靜說道：

「先謝過大人。」

「那麼，出招吧！」

雙方對峙，相隔十二尺。

說時遲，那時快，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拔出兵刃，相對凝視，刀氣自二人身上湧出。

衆人眼神，皆為二刀之間，細若遊絲之刀氣所攝，四周一片寂然。

滿場中，只有二人不曾為刀氣奪其心魄，此二人就是坐於重臣中之幸村，與陪侍於其後之猿飛佐助。

命佐助調查此浪人實為柳生十衞門宗章之幸村，僅對此二人如此苦心安排之目的感興趣。

凜列之冬暘下，二人碩長的身影，映於白沙之上，仍然佇立不動。

呀——。

但馬守右足向旁滑出。

十左衞門忙變換招式，改爲上段。

但馬守與其相反，換招下段。

二人同時慢慢相對前進。

兵法達者定然不會同意但馬守所使用之「波浪」招式，迫近對方一寸之地，出招攻擊，虛其左而實擊右，虛其右而實擊左。

對方已擺出上段招式，因距離過近，已無變招之時。

但馬守發出一聲長嘯，縱身躍起。

「噫——。」

到底但馬守擊左或擊右？無人看清，亦無法看清。

只見到年輕浪者並無揮刀之跡，躍後六尺靜待。

雙方又回復原來招式。

「勝負已分。」

但馬守收刀慨歎，說出此語。

十左衞門背負其刀，躬身作揖。

但馬守緩緩步至秀賴面前道：

「大人盡興嗎？——此人眞是曠世之兵法者。」

說著，自前胸中取出一紙，紙中有一小孔。

秀賴流露出不可思議之情。

「啊！是這樣的嗎？可是你不是把他袖子砍去了嗎？」

「不是的——。」

但馬守微微搖頭，說聲「對不起」，低下頭，解去前胸衣裳。

堅實的胸膛中，滲出一絲紅血。

「若在下再前進一步，就可能命喪九泉了。」

「啊！眞是了不起。」

秀賴佩服不已，高喚年輕浪人道：

「你好好地選一名女子吧！」

十左衞門埋下頭道：

「大人厚恩，在下感激不盡——然而在下無法決定如何選擇，請原諒在下以天代選。」

「沒有關係，用任何方法選擇皆可。」

十左衞門請侍臣給他一支白羽之箭。手持箭身，背向衆位女子。

「請原諒在下失禮了。」

說畢，將箭投入高空中。

箭如飛燕般升入空中，又如一條白線般，筆直朝下降，最後，斜插於坐於淀君夫人身旁之美麗婢女腰帶上。

十左衞門轉首道：

「那麼——請以此女爲在下之終生伴侶吧！」

說畢。

滿座之人，皆相顧失色，鴉雀無聲。

5

幸村回到行館，行入居室，對尾隨而至之佐助言道：

「很漂亮的手法，佐助——。」

「只有柳生一門才能爲之。」

「雖已約定，然但馬守之胸，僅受皮肉之傷，亦委實難得，令人歎爲觀止。」

「主公——，其所投出之白羽前，是否卽針對那名女子？」

「這是當然，此女子恐爲德川家之奸細。」

「哦！其亦爲女奸？」

「不會有錯。」

「然但馬守今日之擧，居心何在？」

「不知道。」

「主公也不知道嗎？」

佐助臉上流露出不服氣的神色。

「所以要遣你去查明。」

「那該怎麼做呢？」

「自屋頂上暗中觀看那女子動靜卽可。」

「好的，然而但馬守這方面就棄置不管了嗎？」

但馬守是夜宿於上房，明晨卽離去。

被十左衞門的白羽箭所選中之女子，亦於明早，乘坐十左衞門所備之花轎，隨但馬守一行，出城離去，一切皆爲預定之計。

「但馬守今夜必然安睡，十左衞門亦不會暗中活動。」

幸村肯定的說。

幸村爲佐助喚醒時，天色方亮。據報此名女子已暗中幹下驚人之擧。

此女深得淀君夫人信賴，於是夜，入淀君房侍候。趁淀君夫人熟睡之際，撬開其唇，灌下睡藥，再將淀君夫人自房內抬出，安置於自己屋內。

佐助見此情形，急忙來報。

「哦！原來是這樣的。」

幸村終於明瞭了但馬守的用意。

「主公，那麼現在該如何？去抓那名女奸嗎？」

「不行。」

「爲——？」

「不必管她，只要繼續由屋頂窺視卽可。」

「……？」

「也許你未來的任務非在城內，而是在二条城吧！」

幸村說畢，好像忽然想到某事，高聲哈哈大笑起來。

翌日晨食後，但馬守離開了大阪城。昨日尙爲使者之但馬守，並未與秀賴告別，而由大野修理大夫相送。行列之後，一台女轎緩緩尾隨，其旁是一年輕浪者。轎中之人非爲浪者白羽箭所選中之婢女，而是昏迷不醒的淀君夫人。

此事大阪城內十四萬人中，惟幸村與佐助知曉。

6

是日黃昏，淀君蘇醒。

淀君在曉得自己於睡夢中，被人移至二条城後，大驚之下，精神陷於狂亂狀態，撲向隨侍之旗本或侍女，亂踢亂咬。

柳生但馬守踏入房內，見此情景，厲聲斥道：

「夫人貴爲故太閤殿下之寵姬，不比下賤之女，豈可如此無狀。」

淀君聞聽此言，才平息下來。

猶氣喘不歇，然知此等舉動皆無用。

但馬守眼見茫然無助的淀君坐下後，才慢慢地說出強拉她入二条城的目的。

「大御所二十年前，卽已寄情於夫人。」

面對說此話之人的淀君，眼中一片茫然。

這些話已不會再使她憤怒。

但馬守誠懇地言道，若淀君夫人答允家康，自獻其身爲家康愛妾，則秀賴與大阪城可永享和平。

淀君夫人對此番言語既不驚訝，亦不憤怒，恍若痴人般，一動也不動地坐著。

「給妳半時的考慮吧！」

說畢，但馬守轉身便去。

未久——。

一封信箋，自屋頂上，無聲無息地悄然落於淀君膝頭。此爲眞田左衞門佐幸村之親筆信函。

其內容與但馬守所言大致相同。

「大阪城之各種裝備已被破壞，土壕亦被掩埋，本城已如嬰兒般無力抵禦。家康於此年內，定會舉兵攻入大阪。若家康尙於壯年期，則必不會舉此暴行，然家康已年近古稀，垂垂老矣，故必大舉來攻，以遂其心願。然今有一法，可挽回家康幼年之心，挽救大阪城，卽在使家康重享閨閣之樂，魚水之歡。家康於二十年前初見夫人時，卽已暗生情愫，對他而言，得夫人歡心，尙比將軍之職更加重

要。是故，微臣大膽請求，請夫人以柔媚之情，化家康暴戾之氣，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若言身藏短刀，暗取老賊性命。雖輕而易舉，然不僅夫人性命堪虞，秀賴公性命亦危在旦夕。

夫人試想，以囚禁之身，得豐田家之安泰，是否亦爲賢婦所行之途？」

文中諄諄告誡，然而淀君讀後，臉上卻無半點表情。

半時後，但馬守引淀君入內殿，數名女侍圍繞於淀君身旁，但馬守悄然而退。

侍女褪卻淀君衣裳，以混有香料之溫水，拭其身體各處。

「不假脂粉，顏色白麗，如朝霞似雪，梨花帶雨，娟秀無瑕，肌理膩潔，肥瘦合度。蛾眉鳳眼，猶領蟬鬢，天庭廣圓，光可鑑人，前胸平滿，背脊豐厚，雙肩圓正，柳腰纖細，無痔無瘍，亦無黑子，與口鼻腋足私病，玲瓏奇玉，溫淑之氣，皆表現於外，是爲絕代無二之佳人。」

此爲漢惠帝冊立張皇后時，命女官檢查皇后之身，所回復之言語。

淀君之軀，比諸張皇后有過之而無不及。

據聞張皇后四十歲時最爲漂亮，其薨時年四十一歲。

淀君年亦近此，然其研麗之容，仍如往昔，千萬人中難得一人。

美麗之軀，身著雙重白羽之寢衣，被送往七十老翁之居室。

7

於二条城內，自屋頂俯視閨中之情之佐助，於翌日午後，回返大阪城，稟報幸村。其神情詭譎無比。

「情形如何？佐助。」

苦候消息之幸村，眉宇深鎖。

「大人，此一任務十分辛苦。」

「是嗎？看淸事情經過了嗎？」

「淀君夫人進入居室內後，灯火立卽熄滅，所以…」

「你在暗處目光亦很犀利，怎會看不見？」

「這…那種情景我看不下去。所以…」

「直說無妨，佐助，大御所是否馬上點灯？」

「大約……。」

「哈哈……佐助，點灯後，你是否就緊閉雙眼呢？」

「正是。」

佐助羞赧地點頭稱是。

「眼雖閉起，亦可聽聲。」

「這是當然。」

「淀君夫人與大御所都說了些什麼？」

「淀君夫人一句話也沒說。」

「那大御所呢？」

「大御所似有說不完的話，悄聲細語，同時……似乎手足還蠢蠢蠕動…。」

佐助低頭，拭去額上汗珠。

「然後呢？」

「約過半個時辰後，淀君夫人仍緊閉雙脣，一句話也沒有，而且氣氛突然十分僵硬。」

「哦！為什麼呢？」

「我也覺得十分奇怪，所以就睜開眼睛，看到大御所伏在淀君夫人身上……。」

「這是做什麼？」

「……大御所好像很焦急地自責，而後無限可憐地說出我已老了，請原諒等的話語，然後就緩緩起身離去。」

「……。」

幸村神色凝重。

凝視上方之佐助，繼續說道：

「淀君夫人如死人般，裸躺於地，一任大御所擺佈。而當大御所起身時，她卻睜開雙眼，嘴角露出一絲冷笑，這些事我都看清了。」

佐助感到十分奇怪。

——天下間，沒有德川家康得不到的事，然而年已老邁，於男女間事亦無辦法。

幸村發出一絲輕微的嘆息。

「辛苦你了，佐助，莫入二条城了。」

「那麼，淀君夫人該如何處置？」

「讓她去吧！」

「……。」

「想必大御所不久之後，會送其返抵大阪城。」

「為什麼？」

「若留淀君於身旁，徒然遭致已身之感傷，大御所諒必無法忍受。他也不會奪取淀君夫人之命，因其身邊之柳生但馬守與阿茶局，必會極力阻止。」

阿茶局為家康後宮之監督，亦是家康最信賴之婦人。解除大阪冬之役，而謀言和之議，亦為阿茶局之功。阿茶局身為使者，會見淀君之妹京極若狹守忠高之母常高院，而訂立和約。

幸村所料不差。

十日後，淀君於柳生但馬守之護送下，暗中回到大阪城。

幸村自但馬守接回淀君後，回到居室，慨然獨語道：

「大阪之亡，必在今年。」

名古屋山三郎

1

京都春至，於神廟、寺院、城中、公卿府、民宅，乃至街衢，各自展開各式各樣熱鬧盛會。

京都內，各宗派會合於二月十五日，舉行涅盤會，並在伽藍內高懸涅盤像，供善男信女觀賞，一時風雲際會，喧嘩之聲，不絕於耳。

據聞高懸於兆殿司內之涅盤像與有名的東福寺等地，均萬人空巷，扶老偕幼，群聚而觀，連伽藍亦為之動搖。

民家內亦熬霰餅與大豆，以供奉佛像。

嵯峨清涼寺內之大松炬，更是燃燒整夜，灯火通明，照耀大地如同白晝。

此為釋迦之遺意。

是故，信此道之人，以聞吸此煙味為無上之盛事，因而是日參拜之人，絡繹不絕。

清涼寺位於小倉山之東，俗稱嵯峨釋迦堂。

本尊之白栴檀釋迦像製造精巧，名聞天下，因而於涅盤會中，與東福寺一併，吸引無數群衆。

當然——。

群衆欲瞧熱鬧，必至樓門前之廣場。

廣場上至為擁擠，有以比試兵法而博彩金之浪人，亦有相角力之巨漢，或耍功夫，奏筑紫琴之劇團，以及肩置小鷹，沿街叫賣之獵戶，更有香味撲鼻之神女穿梭於其間。

除彼等於大道上營生外，還有數位衣著華麗之男女，圍起圓圈，携手搖動，和歌起舞。那種圓圈之舞，於當時京畿內十分流行，連武士亦可加入起舞。

樓門前，約可見五、六組男女，在行圓圈之舞。而其中最為引人注目之一組，為沿石階而舞之團體。

男一人，女七人，均極年輕，且身段姣美。

男以紫巾圍頭，小袖上印著濃艷之天竺牡丹，身穿繪有中國獅子之無袖羽織，又著朱紅緋袴。女子們多穿名古屋桐之衣，而圍朱色腰簑，頭頂五彩繽紛之笠，背插一支櫻花，襟上尚掛有唸珠，口中吹笛，手上敲鐘，頗為熱鬧。

男子赤手狂舞，宛若指引女子之姿，其身段手勢之美，令旁觀者摒氣凝神，佇足欣賞。

男女口中唸唸有詞，所唸正為真宗門徒朝夕所講之白骨御文（蓮如和讚）。

順此節奏，以代歌謠。

此舞正適合在行涅盤會之寺院面前表演。

並無募錢之神色。宛如由舞蹈中即可得無上之樂。

——啊！

猿飛佐助自川流不息之善男信女中，觀見此組之舞，不禁大驚失色。

沒有一點破綻，無隙可入，太完美了——。

男子之姿宛如女子，若躍於戰場上之一流兵法者，觀其勢，必勝無疑，此究竟是何方高人？

佐助早已聽說，只有具有卓絕技藝之人，方始不露一絲破綻。

昔時，劍聖上泉伊勢守信綱，為正親町天皇所召，登入大殿，賜為從四位下之際，將軍家命其於天皇前，演練新陰流法定。

信綱欣然接受。但言道：

「對未曾拔過大刀之人而言，兵技之技，觀之無益。大內中，自聖上起，至公卿們，所能分辨良窳之事，惟猿樂（註：日本古時的一種歌舞劇。）耳！在下為化外之民，未嘗聞歌舞音曲，然觀兵技與觀舞樂亦同，吾願觀舞樂視其破綻，由此而觀吾之技法，如此較好。」

是故，將軍家舉猿樂。

猿樂於足利家是為武家之樂，盛極一時，觀世、今春、寶生、金剛各方等一流好手輩出。

伊勢守坐於高聳之舞台對面，眼神專注於所選出之觀世大夫於寬十八尺之舞台上，依高砂謠曲所舞出的每一動作。

當觀世大夫的身影，消失於幕邊時，將軍家以迫不及待的口吻問道：

「如何？看出破綻了嗎？」

信綱側首答道：

「至為精采，幾無破綻。惟於舞將終了之際——亦即歌至春光柔和之西海上，對處為住之江，此處為高砂，松林密佈，春色……舞至大臣柱之側，而欲廻旋時，稍露破綻，若於此時進擊大夫，想必大夫必不敵而走。」

另一方面，觀世大夫問進入樂間之將軍侍從道：

「端坐於將軍之前，而凝視我舞之人，究為何人？」

侍從答道：

「是為日本隨一之劍的名人上泉伊勢守信綱大人。」

觀世大夫嘆道：

「原來如此。」

頻頻頷首，繼續說道：

「此人不惟觀我舞姿之美，且當我吟道春暖風……而

欲廻旋時，見一蠅立於大臣柱上，稍一分神，那人立即微笑。此笑猶如利刄，叫人寒心，難道此人即爲上泉信綱先生嗎？」

觀世大夫換好衣服，來到將軍家前，秉報上泉信綱並未看錯舞中破綻，果眞是位厲害之兵法者。

將軍家對信綱之言，無限敬佩。

2

——到底是誰？紫巾中之面目，具有宛若公卿之氣質。

佐助面對如此俊美之男子，內心不覺湧起自卑的情懷，以躊躇之眼神，觀看其舞姿。

所謂之兵法者勿須做何裝束，一看便知。然此年輕人，並非兵法者，且於猿樂團中，亦無如此華麗之裝扮。昔日，猿樂約行於京都中之四條河源，糺河原，祇園等旅舍內。初時，公卿因忌已之品位會有所貶，故不顧觀之，然不知何時起，猿樂擠身於舞台上，院宮，槐門亦喜其音，而將猿樂舞台建於清涼殿中。

公卿或女官，往往受其舞技所感，褪去衣裳，投身於舞台上。後世所言之纏頭，即在此時將折下之花賞與猿樂大夫，翌日則以此爲憑，領取賞金。

猿樂號稱宮中之樂，足利將軍定爲武家之樂，又得豐臣秀吉之寵，後又入於德川家。故此等猿樂大夫各思創出各式格調，於日常之舞中演出不同之品味。

此舞不可任意跳於寺廟之前。

然而——。

佐助蹙起眉頭。

於參詣道那方，引起一陣騷動。頃刻間，群衆如流水般四散開來，揚起陣陣馬蹄聲。

一列騎兵，朝此疾馳。

群衆內幾人被馬蹄踢中。

馬兵直駛而來，約於樓門前一町之地方止住，頃刻間，人潮四散，旁觀者與瞧熱鬧之人也急忙逃走，來者並非別人，乃是德川家之旗本，德川旗本好騎白馬，是故一看便知。

如今天下已歸德川，是故德川旗本不願與各諸侯家臣一視同仁，所到之處，必耀武揚威，以示其顯赫之威勢。

——啊！有趣之事即將發生。

獨自端坐於石塔上之佐助，微笑著暗自說道。

沿著石階而舞之一組男女，無懼於轉眼即至之旗本，猶兀自手舞足蹈。

典雅之年輕人，四肢動作更加熾熱，而在其指揮下之

花樣美女，亦醉於蓮如和讚之經聲中，伸手如入無我之境。

可知將會發生何事。

果然——。

騎馬隊之先鋒中，有位蓄有八字鬍之粗野武者吆喝道：

「啊！他們在這兒。」

口中一面吆喝，一面拔出大刀，高擧於頂。

「名古屋山三，今日你的死期已到，覺悟吧！」

被喚爲名古屋山三之男子，恍若預知有人來襲，已命衆女速速退下。

那些旗本紛紛跳下白馬，拔刀出鞘，欺身上前。

突然此時退走之七名女子，飛身擋於旗本之前。

列位女子丟卻手中之笛、鐘，而人人手持一枝櫻花，整然橫列，眉心不皺。

宛如要面對數柄大刀而翩翩起舞。

名古屋山三正色說道：

「將軍家之旗本，竟擾涅盤會之盛事，欲討我名古屋山三郎一人，可謂無理之擧。是故今召七名女子，以其意外之技，讓各位大開眼界，若諸位能將彼等生擒，則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嘹亮的聲音，響徹雲霄。

旗本手持白刄，立於蝟集而來之群衆面前，身對手持櫻花之衆位女子，均感此非武士所行之事。

是故，只在口中叫罵，令名古屋山三出前打鬥，然皆無用。

列位女子手持櫻花大步踏出。

「啊！」

嬌柔之聲，廻盪空中。

群衆頓時大聲喧嘩。

各式辱罵，飛入旗本耳中。

「萬惡不赦的小人。」

一人如此吼道。

「該死。」

另一人吆喝著。

七名武士氣憤不過，猛然大步踏出。欲嚇走此等弱小女子。

然而，過於輕敵，終究必敗。

七名鬍面之武士，爲七枝櫻花擊中面頰，痛得說不出話來，只能發出無力的呻吟。

「可惡的賤人！」

將軍家之扈從霎時勃然大怒。

3

於此地發生的野蠻事件，成爲後年之話題。

七名武士與七名女子之相鬪，猶如猛虎撲羊般地殘暴。

七名武士凶念一起，揮刀亂砍，白刄所到之處，並無血光噴出，只有一截截被割破的衣袖、裙裾，散落四處。

此七名武士非故意砍其衣裳，彼等心中恨不得能將這些女子碎屍萬段，以消心中怒火，自以爲其於戰場上無往不利，練就相當腕力，閉起雙眼，也能將這些女子殺光。

一刀下去，刀尖割斷衣帶，女子前襟敞開，武士只覺爲一時失手。

列位女子前襟爲刀所劃破，然均無羞慚之色。

衆武士手略一停，乘此空隙，女子再度以櫻花枝擊中武士面頰，更令其怒火高漲。

「小賊女！」

武士個個狀如厲鬼，掄刀便砍，感到前次出刀，並非一時失手，對方實有不察之功。

白刄自上而下，自左而右，所到之處，只見一片片衣袖、裙擺，隨風落下。

那些女子狀若欲逃，而讓武士們剷去身上之衣，露出雪白的肌膚。

武士們面對此景，開始目眩神搖，而旁觀者亦目不轉睛，直視列女。

不久，衆人心頭不覺一震，一名女子竟將被刀割成破片的外衣整個脫下，光滑柔細的肌膚赫然呈現於衆人之前，接著一個又一個，也褪去其衣。

霎時，女子們已然脫去身上之衣，露出潔淨之處女身軀，然後突然一齊躍於空中。

圍於腰際之生絹，爲風捲起，其私處遠處之人亦可觀見。

仰視此奇景之衆人，那目瞪口呆，心旌動搖之情，自是不在話下。

然而，當旗本們自愕然中驚醒過來時，七名裸女正坐於自已的白馬上，拉轉韁繩，揚長而去。

旗本們在狂熱之群衆的圍觀下，感到無上之恥辱。

將此憤怒之心轉移至猶兀自佇立於樓門下之名古屋山三。

名古屋山三緩緩趨前，立卽爲咬牙切齒之旗本們所包圍。

「那邊的忍者大人請了。」

名古屋山三喚著蹲於石塔上之佐助，他已然察覺佐助

之存在。

「閣下藏於懷內之忍者槍，是否可暫借？」

忍者槍之柄，短可縮至一尺，長可拉至六尺，柄中可藏利刄。

佐助應允，自懷內取出忍者槍，拉長擲去。

名古屋山三握於左手，喝道：

「在下身爲演者，與閣下之比試亦如演戲一般。」

說畢，擺出招式。

佐助瞪大了眼睛。

此招一出，正足以充分發揮忍者槍之無盡用途。

名古屋山三之身軀微微回轉，口中哼著當時流行的小調。

〝脚踢三山五嶽……〞。

「狂妄的小子！」

一人發出一聲怒吼，持刀劈來，名古屋山三很輕鬆地朝上一擋，將大刀彈入空中。

〝手持無敵兵器……〞。

「小子，覺悟吧！」

隨著野獸般地咆哮聲，躍出一人，名古屋山三持刀橫掃，片刻間，那人躺臥在地。

〝君臣亦奈我何……〞

名古屋山三仍是一邊唱著，一邊打鬥，其優雅豪邁之氣度，不禁令人心折，旁觀者紛紛將金飾等物品投入圈中。

亦有三名女子，順其歌聲，解去衣帶，口中發出長嘯，狀欲投入，引起衆人訕笑。

傍晚。

一艘小船順白川之流而下。

橫躺船中，以手爲枕，闔目歇息之人爲名古屋山三，而坐於一旁划船的則是猿飛佐助。

二人此番相遇，實屬巧合。

名古屋山三欲歸大阪，佐助亦須歸大阪。

風流倜儻之男子，亦爲稀世能手，佐助立於其前，頗有自形慚穢之感。

身不由主，追隨於他。

自然，佐助亦欲一探名古屋山三之來歷。

日前，名古屋山三大顯神威，以秋風掃落葉之姿，痛責德川旗本，有的斷手，有的碎膝，有的傷眼，倒臥於地，哀哀呻吟。名古屋山三則正色道：

「諸位武士聽著，我於二条城內演奏猿樂之際，大御所的一位側室沈迷於我，而隨我逃出二条城，此事大御所

至爲憤怒，故欲尋我洩憤。然此名女子後於小倉山之松林中自縊而死，傳言謂在下始亂終棄，故迫其走上絕路，玆事與在下絕對無關。……諸將視在下爲一市井小乞，故認在下引誘側室，是爲大御所之恥，而欲加報復。然若在下爲太閤秀吉之私子，則又當如何？家康大人以區區一名側室予先主人之子，是否爲其之恥？列位可立刻回轉二条城，稟明大御所，名爲名古屋山三之勞役者，實爲故太閤秀吉之遺兒。」

一番言辭，說得衆人啞口無言。

佐助聽得十分清楚。

若是平常，佐助會暗中尾隨，以觀究竟。然而今日之事，有關故太閤秀吉之事，故不得不出面保護。

月明星稀之際，小舟已過伏見，而至淀堤之下。

「名古屋山三郎大人。」

佐助自船首喚道。

沒有回答，但他已睜眼覺醒。

「閣下對旗本之言，是否欺騙訕笑之語？」

「……。」

「今爲求實，故再次請問。」

「閣下爲關東方？抑或大阪方？」

名古屋山三終於開口了，卻沒有回答佐助之問，只是淡淡地先問了一句。

「在下是大阪一方。」

「若我爲秀賴大人之兄，則又如何？」

「這——這可是一件大事！」

「是嗎？豐臣家不會以禮迎我入大阪城吧！」

「……。」

「就算我受豐臣家之請，也是不會去的。無論我是否爲太閤之子，只因德川家人視我爲市井乞兒，故抬出名號，以退其衆。在下只是一介草民名古屋山三郎而已，對豐臣家未存一絲奢望。」

此番話語無法證明他爲豐臣秀吉之子，然亦無法證明不是。

4

佐助單純之心，無法理解話中之意。

天明之際，名古屋山三告別佐助，登上大阪之八軒，消失於迷霧中。

然而，佐助尾隨其後，眼見其進入設於天滿天神社廣場之阿國歌舞伎之小屋中，方始離去。

狹小房內，擺著幾支木籠。

一張大床，占據了所有的空間，連坐的地方也沒有。

名古屋山三，悄然入內，對著床上花樣的人兒說道：

「好姊姊，讓我休息一下吧！」

說罷，橫躺於其側。

此女約較山三年長七、八歲。

「好冷喔！」

說著，用身上的棉被，蓋在山三冰冷的雙足上。

然後，靠近山三耳邊，小聲說道：

「你又打架了？」

前述之七名女子，即阿國歌舞伎之舞者。

「被逼動手，只給他們一點教訓。」

山三閉起雙眼，如此回答。同時，一支手悄然伸至女子胸前，撫摸其柔軟的胸部。一支腿自然地撥開女子膝部，胸中燃起無限慾火。

室內一片靜寂，只聽到手足的蠢動聲。

忽然，山三雙目圓睜，直視此女：

「好姊姊，我真的是太閤秀吉之子嗎？」

陶醉於此樂境之女，對此唐突之問，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

「請告訴我吧！我與這些女子朝夕於出雲山中，修練技藝，欲創新猿樂之歌舞，但覺此尚不足。姊姊，你一定有什麼計劃吧！……說不定是對豐臣家的復仇之計。」

「山三，出雲阿國之名，如今已名滿天下，人盡皆知。修練藝道之女，皆思其利，尤其……。你身為舉世無雙之美男子，為何至今方有此一問，而陷己身於危難中呢？」

出雲之阿國，非一夜成名之人。

足利末期，京都中，在越前、近江、美濃或西國等地，多以女曲舞，女猿樂為名，邀宴助興。來自出雲山之阿國，亦為其中之一。

長年的征戰，人們逐漸萌生享樂意識。

阿國見其他猿樂藝者，多因襲故舊，因而欲創新其法，以博聲名。

當時人們不若中世初期之先祖，困於恐怖森嚴之地獄思想中。與其希求遙遠之淨土，不如追求眼前之逸樂。

「浮生若夢，及時行樂」。

連年戰火，遂有現世之享樂主義。

出雲阿國具有誘惑性之歌舞，大受人們的歡迎，一時聲名遠播，老少皆知。

某夜，阿國來到其弟山三郎牀邊，欲沈溺於亂倫之慾流中。

山三初時極力拒絕，然終不敵阿國激情的誘惑，而同效魚水之歡。

阿國時年二十七，其於出雲山中修練忍術，幾達十餘年之軀，經此人事，益發成熟嬌艷，觀者莫不驚為天人。

……十年後，阿國歌舞伎之名，傳遍全國。

近半年，山三某次無意中發覺其姊似乎別有用心。

是日，一位面有刀痕之老者，造訪阿國，其交談之事，為三山無意中聽去。

頗具古代武士風範，身材清癯的老者，一直不停地說服阿國，言明起義之時已至。

最後，不耐於阿國之沈默，焦燥地高聲說道：

「小姐！山三大人，才是有資格統一天下之人，是故太閤之私子，為何還要等待？小姐啊！身著異采，而至京都跳歌舞伎，可趁此機攻入大阪，此一手段，將永為後世所謳歌。然不知何時起，小姐竟為虛名所惑，忘卻出雲山中之誓……老身不能眼見如此，而赴黃泉。」

一番苦口婆心，諄諄告誡。

然而，阿國卻仍未說出令老者滿意之答覆。

山三自隱蔽處走出，目送老者之背影遠去，料他必為昔日戰場上有名之武者。

如今，三山雖在其姊懷中，想到此事，不禁立即詢問，欲一明究竟。

「姊姊，你求和平之心，我非常明瞭，然而你一度所曾立下的決心與志氣，到底是什麼？我很想知道。我為故太閤之子這件事，與你所計劃之事，一定有密不可分之關連，請你詳細告訴我吧！」

「……。」

「姊姊，今日話若不說清楚，則從今之後，你我一刀兩斷。」

聽到這話，一陣寒意傳遍阿國全身。

不久，沈默的阿國，終於開口了：

「唉！……我早就知道，這件事是瞞不過你的。」

5

另一邊——。

接獲佐助來報之真田左衞門佐幸村，走訪織田有樂齋之行館。

「老人家，據聞茶道日誌記載久遠，無所不包…。」

幸村若無事狀，輕鬆地問。

「隨便記記而已……如今已有數册。」

「若翻開日誌，則十年或甚至二十年前之往事，也歷歷如繪，可悲可喜吧！」

「難說——。記了許多奇怪之事，無趣再觀。」

「在下今日欲觀其奇特之事，所以探訪老人家。」

「這是為什麼？」

「道上出現一人，自稱秀賴公之兄，為猿樂舞者，名為名古屋山三，年約三十左右，手下調查結果知其為堺之人，由出身於下掛金春座之喜多七大夫所育，十歲左右，突然神秘失踪，而於十年前，出現於出雲阿國所率之女歌舞伎團中。」

「……。」

「此人是否突發妄想，自稱他為太閤之私子呢？老人家閱多歷廣，是否能記起有關之事，故而今日登門造訪，欲聞故太閤荒佚之事。」

「……。」

有樂齋默然地將摺扇置於膝上，雙目投向幸村說道：

「若名為名古屋山三郎者，果為太閤之私子，閣下打算如何處置？」

「若其對豐臣家不存害意，則不予理會，若有所企圖，則要防範於未然。」

幸村知秀賴並非秀吉親子，故亟欲知私子之事（參見「淀君」）。

有樂齋頷首，進入內房。

幸村步入庭中樹木，耳聞枝頭小鳥宛轉嬌啼，憶起古往英豪所行之事。

自武田信玄起，信長，秀吉，皆對敵方，施以慘烈之酷刑。

宛若地獄厲鬼所為。

例如——。

天正六年十月，織田信長接獲屬下驍將，荒木攝津守村重欲謀反之密報，立刻下命令：

「抓住所有叛徒，全部殺光。」

織田軍討入兵庫，不分男女老幼皆亂刀砍死。並破壞堂塔伽藍，佛像經卷，堂內屋宇，霎時化為過眼雲煙。這等殘暴之風，亦擴及須磨、一谷等地，將因恐懼而逃入甲山小屋之數百百姓，悉數殺盡。

荒木村重防守伊丹城，足輕大將倒反。荒木攜五六名侍從，寅夜出走，至尼崎落腳。伊丹城內，喪失其主之將，不得不以妻、子做為人質，留於城內，而至尼崎，求助村重救妻、子之法。

然而，村重卻喝退一千家臣，令其不得入尼崎城。家臣亦無顏面回轉伊丹城，故全都四散逃亡。

信長為使全天下人皆明瞭村重一黨卑劣之行為，故嚴加懲治。命手下將伊丹城內的婦孺皆處以極刑。

首先是村重夫人、侍妾、名將之妻妾、子嗣，共一百二十二人，吊於尼崎附近之七松，分別以長槍戮刺，鐵砲

轟擊，或大刀切割，令其嚎叫而死。

另外，其他侍從之女三百八十八人，及其側室共約一百二十四人——合計五百多人，分別關在四間藁草房中，四周鋪滿乾草，將屋中人活活燒死。

此外——。

更令美貌女子十六人，可愛幼童七人，每二人乘坐一車，遊行京中後，於六條河原邊斬首示衆。

「女子們，身著漂亮的衣裳，與五彩繽紛之小袖，站在那兒，自知難逃浩刼，故而一點也不驚慌，從容自若。其中名喚阿小之著名美女，未曾輕易與人相見，如今亦迫於情勢，為雜兵拉其小肘，立於車中。另一名喚千代之美女，下車後，亦將衣襟繫好，高挽頭髮，坦然授首。……荒木久左衞門之子十四歲，伊丹安太夫之子八歲，皆知大限已至，故安坐於褥上，引頸待斬，觀者莫不稱道此行。」

是故，人們紛紛議論無論城主企圖如何，均不應將一門婦孺悉數斬首，其手段過於慘酷。

此非信長過於殘暴。

戰國武將多少均有此殘忍無道之舉。

出身草莽，而平定二百四十餘年來之征戰，統一海內外之太閤秀吉，亦曾無數次盡殺敵方滿門。

然而，秀吉與信長稍有不同，甚喜進犯降敵之母、妻或其女。

最極端的是——。

天正十五年，討伐九州之際，秀吉路經筑紫，入筑後，召見附近各城主。

肥前國主龍造寺政家亦為其中之一。政家是肥前一國與筑後半國的所有者，與薩摩之島津氏為世仇。其父隆信與島津家久戰敗後自戕，故其現居於島津氏臣下。

秀吉伐島津氏，攻入城中，龍造寺政家趁此機會，背叛薩摩，倒向秀吉。

然而秀吉知政家為九州大名中唯一擅弄權術之人，故欲以殘忍的方法，試他是否有二心。

秀吉詢問政家：

「令堂今年幾歲？」

「六十三歲。」

「令妻呢？」

「三十四歲。」

「令女呢？」

「十六歲。」

「閣下是否願將家中三名女子與我？」

「當然可以——。」

「不，我的意思是令此三名女子，陪我玩玩卽可。」

霎時，政家神色大變，垂首無語。過了一會兒說道：

「若是貴公之意，也——。」

於是，往後數日秀吉便滯留於筑後，依其所願，強佔龍造寺家中三名女子。

政家之母與妻，自撞而亡。

此事對秀吉來說，不過稀鬆平常，不足爲奇。

秀吉身爲天下之統御者，來降或被滅之無數將士，其家必獻女一、二人，以滿足秀吉之獸慾。

龍造寺政家六十三高齡之母，於晝日，匍匐於滿室日光之小屋中，裙擺被掀，露出臀部。

「沒想到年已至此，竟有如此細白之肌。」

秀吉聲聲獰笑不已。

是夜，政家之妻一絲不掛地橫躺於床，任其擺佈。翌日一早，十六歲之女於浴房內爲秀吉所召，破其處子之身。

此等行徑，非常人所爲。

是故，秀吉若有數位私子，是不足爲奇之事。

再次坐於幸村前的織田有樂齋說道：

「今與汝言之事，萬勿告知他人。」

幸村答允。

「在下一生中，所見過之絕色美女，僅有二人，一爲淀君夫人，一爲於關原之役末，爲石田治部少輔斬首之細川夫人。」

有樂齋閉上雙眼，繼續說道：

「……淀君夫人之美，你也知道，然細川夫人之美，較淀君夫人猶勝。……是故，故太閤大人豈會放過？」

「……。」

「細川夫人爲明智光秀次女，日向守襲本能寺，欲討主君時，爲婿之細川忠興自當與夫人離異，然其不捨，故將夫人幽閉，此皆爲夫人過於美貌所致。」

細川忠興不與夫人離異，諒有必死之心。

因娶光秀之女（細川夫人之姐）的織田信澄，雖貴爲信長之子，仍因未與其妻離異，而被處死。

由此可見忠興欣賞夫人之美矣。

「嗯……對了，那是天正十四年末期，故太閤下令討伐島津。細川忠興被充爲先鋒，率兵出城。故太閤進兵大阪之時爲次年天正十五年三月一日。於此三個月中，太閤以茶會爲由，幾度邀請細川夫人入城，據我所知，細川夫人曾赴會達七、八次，且至少有三夜，留宿於城內。……

不久，細川夫人卽歸依天主敎。」

某日，夫人逃脫看守，暗中步出行館，來至天主敎會，進入禮拜堂內。據說連一名侍女亦未携帶。

神父見此不知何時而至，又一直仰望聖堂救主像之貴婦，不禁私下暗忖此必爲諸侯之太夫人。

夫人聽到脚步聲轉過頭去，面龐上還掛有幾顆淚珠。

「來此欲聽證道。」

於是神父便請敎友代爲解釋敎義。

夫人於是日受洗而歸。

夫人因夫君遠征，而已身爲夫之主君所佔，心中至感不安，故欲依附異國之敎，以救自身。

自九州歸來之細川忠興，得知夫人改宗爲天主敎徒，大爲震怒，自此夫妻之間，形同陌路。

而後，忠興終於得知夫人爲秀吉所汚之事，更是怒火高漲，義憤填膺。

一對美滿姻緣，竟遭致如此下場。

某日，夫妻共食，此時於頂間舖瓦之木工，失足跌落庭院。

「不像話！」

忠興面色一沈，一拍桌子，自疊席間取出大刀，來至庭院，手起刀落，木工人頭落於地上。

之後，忠興提起血淋淋的人頭，置於夫人之膳盤內。然而夫人眉心不皺，只平靜地放下筷子，不發一語。

「蛇蝎般的女人！」

忠興大聲叫著，夫人閉起雙眼，慢聲道：

「我父，我夫，我君，皆爲厲鬼，則我必如蛇蝎。」

此一話語中，隱含無限心酸。

有樂齋繼續說道：

「細川夫人於夫君自九州歸來的一個月後，神秘失踪，下落不明。……是日，在下出遊時，偶至堺之千利休之房舍中，無意間與利休說起細川夫人之傳聞，利休大笑說道不知如細川夫人那樣的絕色女子，與秀吉這般猴相之人所生之子，會是何番面容。而後利休說出夫人居於堺之猿樂役者喜多七大夫之屋宇內，並生下一男。」

有樂齋說畢，眼前不禁浮起細川夫人秀麗之姿。

「若所生之男具有稀世之美，則定爲名古屋山三郞無誤——。」

有樂齋不斷點頭稱是。

6

天滿天神社旁之阿國歌舞伎之小屋，連日來，盛況空前，因出雲阿國，又發明新奇之歌舞。

正是。

阿國頭戴黑色高帽，身披練貫柳狩衣，腰佩龍紋平鞘刀，一身男裝。而相反的，名古屋山三則身著女裝，扮做一對戀人，漫步於春日之野，倘佯其間，極盡瘋狂之能事。

滿座男女皆陶醉於其所呈現之世界中。

暗中觀看之眞田幸村，亦渾然忘我。

翌日。

名古屋山三端坐於銅鏡前，欲粧扮登場。

其所使用之白粉爲堺之錢屋宗安，模仿明國白粉，而製成之錢屋白粉，以水銀製作。

除了水銀之外，再攙和食鹽與紅色顏料，以苦鹽加以提鍊，裝在鐵壺中，以炭火加熱至最高點，取其蒸發過後之結晶。

然後，再用取自富士山山麓之溽雪加入壺中，使其溶解，卽可泛出美麗之光澤。

此爲至爲高貴之舞台粧扮。

山三舀起白粉，熟練地分布於雙手，然後再用小刷，將白粉均勻地塗在俊美的臉龐上。

之後，再用小指挑起裝於漆塗板上之紅色顏料，將指甲與雙唇染紅。

是時，在白粉掩蓋下的皮膚突然開始痙攣，如無數根細針扎入皮膚般，疼痛異常。

——奇怪？

山三用雙手捂住雙頰。

瞬間——雙頰開始無端腫脹。

「啊！啊！唷——。」

聽到山三淒厲的慘叫聲，阿國與舞者紛紛湧入房中。

山三用雙手掩住臉龐，俯身跪地。

「怎麼了？」

阿國用顫抖的手，扶起山三。

三山十指間，不斷湧出白粉與血混合之液體。

當三山雙手稍離臉頰的刹那間，四周女子發出一片無以名狀的慘叫聲。

他的額、眉、目、鼻、頰、唇，皆如沼淖般地潰爛溶解，往昔之美，已不復存在。

猿飛佐助自暗處看清這般殘忍之事後，連忙遁走。是佐助在白粉中暗下毒藥的。

佐助一路直奔大阪城，然他並未立卽面見幸村，而來到了一塊無人的空地上，神情木然，恍若白痴，全身如虛脫般，頹然坐下。

不久，佐助才慢慢的站起來，無奈地搖了搖頭，痛苦地自語道：

「山三雖爲豐臣家之人，然亦遭此悲慘之運，這般情事，佐助下不爲例。」

曾呂利新左衛門

1

「佐助，你在做什麼？」

自大阪城眞田府踱出之幸村，於經過幾處戰壕後，無意中觀見斜丘上，有個忙於揮鋤之細小人影。

那兒在四個月之前，曾大破前筑前守利常之軍，名爲篠山。

佐助抬起頭，迎著春日朝陽，瞇著雙眼：

「在種植用以觀賞之樹苗。」

此丘之所以稱爲篠山，卽因於戰事前，坡上密生小篠，然因築土壕，及戰火損毀之故，如今已爲一片不毛之地。

「爲何要植用以觀賞之木？」

幸村帶著訝然的表情問道。

佐助回答道：

「前些日子，路過對面之木野村時，聽到村內百姓們譴責武士等人踏平山野，而不知整修，亦不知植樹耕種爲一件艱辛異常之事。是故……至少，我想可以先植一些用以觀賞之樹苗。」

接著，佐助就說明何爲月桂樹，何爲篠懸，何爲宇豆木，何爲楓樹。於大和國葛城之金剛山內生活了十五年之佐助，自對樹木非常了解。

然而不久後，亦卽於今年內，與關東方決戰之火，必會燃起，而此地亦會再度化爲平地。

明知如此，而仍欲植樹苗之佐助，令幸村十分感動。

若於佐助所植之苗木中，可有一、二株得僥倖免受戰火或武士之足所毁，而生存下來，發芽滋長爲高大喬木，實是一件令人振奮之事。

幸村欣然地點了點頭，轉首欲去。

是時，佐助一鋤砍下，不知撞擊何物，發出金屬相撞之聲。

佐助對回過頭去的幸村叫道：

「大人，地下好像埋有一口大箱子。」

幸村步下斜坡。

佐助揮動雙手，剷起泥土，不多久，地中露出一口長約六尺的大箱。

「把蓋子打開。」

「是。」

佐助揮起鋤頭，擊落其鎖，「砰！」的一聲打開了箱

蓋。

「…………。」

幸村見內部之物，不禁側首沈思。

裡面放置許多白鞘之刀。

佐助默然拿起一把，遞與幸村。幸村接近，拔刀出鞘。

──啊！這是……。

這是一柄難得的寶刀，刀身寬長，尖鋒銳利，刀形豪邁，爲相州傳之特徵。況且，刀氣如虹，殺氣如霜，具有逼人之氣勢。

「還有的呢──。」

幸村拔出其他刀刄。

同樣也是相州傳所造，豪邁華麗。

幸村命佐助檢視每一柄，皆具有相同之特徵，令人目不暇給。

「佐助，觀其銘刻之文。」

佐助依言打開刀柄，驚訝地發現其上刻有「正宗」二字。

箱中只有四十九柄正宗刀。

幸村不知想起何事，只取出一把，其餘之刀仍放入箱中，命佐助埋回原地。

「佐助──。」

「在。」

「曾呂利新左衞門大人，現今不知隱居何處，你去調查一下吧！」

「遵命！」

幸村身影遠去後，佐助埋好箱子，並在其上種植一株梅檀苗，以資辨識，然後快步進入市中。

2

太閤秀吉總管「御伽衆」之曾呂利新左衞門，於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神秘失踪──是日夜晚，秀吉結束其六十三年之壽命。

起於草莽間，而統一天下之秀吉，對和歌、連歌、狂歌、能、茶道等當時流行之藝能，頗爲偏好，不僅平常於城內喜愛聆聽，連在戰時也將學者、歌者、猿樂師、茶匠等人帶在身邊，這些人被稱爲「御伽衆」或「御咄衆」。

曾呂利新左衞門之加入御伽衆，是受秀吉之殿前茶官千利休所推薦。

秀吉率二十四國之大軍，攻入九州時。

千利休隨秀吉入筑後，至高良山之時，風聞有位名喚曾呂利新左衞門之茶人居於山麓，而立卽遣使前訪，告知

對方自己即將造訪的日期。

利休少年時，曾從武野紹鷗學茶道，同門中，有位名喚新左衞門之人，其翩然之風采，曾令利休自嘆弗如。其印象之深，歷數十年而不能忘。

利休與新左衞門之交往，達三年之久，然利休卻一直未能明瞭新左衞門的本性、目標、與才能等各方面。

物換星移，今之利休，已是天下第一之茶師。

斯時，茶道已非貴人之專寵，不論是達官富豪，或是下級武士，皆好此道，爲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事。因此，若言千利休之聲勢，僅次於秀吉，亦不爲過。

而今由名人之口說出造訪之事，轉眼間，已經傳遍鄉里。

曾呂利新左衞門之小屋面對市街，由於過往人馬之塵埃，而使門牆皆爲灰塵所掩，而呈灰色。入門後，庭院內雜草叢生，通往內室之小徑，亦散置著一雙陳舊的草鞋。

利休令隨從候於門前，獨自穿過小徑。舉目四望，感到這間荒蕪的住宅，並非俚俗之鄉間小屋。

以侘（註：茶道中的一種境界）爲主題，空地或茶庭之理想，於數步間即表露無遺。

此等簡樸之情趣，正打破常規，在零亂中，求取雅與美。林木蒼鬱，深不可測，自葉間望去，正是深得茶禪三昧的主人居室。

——此家主人，與自己所認識之新左衞門，應屬同類人物吧！

利休想著，欲步入通往內部空地之小門。

忽然，足下之地，發出聲音，轟然一聲，利休之身陷落於一個巨大的地穴中。

地穴內舖上竹簾，四周還排列著鋸齒形之飛石，並種植著黏滑之苔草。

穴底還有幾個座墊，其間並燃上檀香，芳香撲鼻。利休端坐於座墊上，等待救援。

未久，上面放下長梯，利休沿梯而上，見到一名秀麗女子，恭謹地向其請安，並引導其入浴房，更備妥新衣。

利休浴罷步入茶屋，只見一以手爲枕之老者，緩緩起身言道：

「來了嗎？」

浮起溫和的微笑。

二人皆爲古稀老者，是以面容中，不復見到往日年輕之貌。然而，利休面對老者，仍感到身爲天下名師之自己，遠不及此位地處偏遠，默默無名之老者。

也許，於第三者眼光中會感到利休此人，自外表而觀，確有鎮人之氣度。

利休已預派直屬秀吉之忍者，暗中調查新左衞門之近況，亦知於小門前設有地穴。

明知而故蹈，是不願掃人之興。

新左衞門，落坐於他對面。

「宗易大人，仍和往日一樣，沒有多大變化。」

「是嗎？」

「閣下善於察言觀色，是故而得秀吉之寵，而晉身爲天下無人不知，誰人不曉之茶師。」

「請勿諷言，在下並不願安爲無名之輩。」

「閣下本爲眞君子，故仍蹈入此陷阱……宗易大人，若是在下，則決然不致如此。」

「是嗎？——。」

「坦白的說，閣下此舉，若爲他人，必將深受感動，然我新左衞門，行事異於常人，於閣下之舉，未嘗感動，是故閣下應先洞察對方是爲何人，再行從事。」

「的確，在下事先未嘗察覺。」

利休微笑點頭。

新左衞門接著取出茶碗，置於利休前，頗具深意地言道：

「閣下是否清楚秀吉大人之爲人？」

此言一出，若當頭棒喝，驚醒夢中之人，利休這才驚覺到自己以往只知秀吉大人專寵於我，然卻全然不知秀吉之爲人。

五年後，秀吉因細故命利休切腹自盡。

被逐出京都聚樂第之不審庵，欲蟄居於故鄉堺城之利休，無人送行，一人寂寞地乘船下淀川時，心中默默玩味新左衞門之語。

3

天正十五年十月，遠征九州後，回返京都之秀吉，爲慶賀此役，而於北野天滿宮內，舉行一場古今未有的大茶會。

「十月朔日，於北野松原內，舉行茶會，一般士民，不分貴賤，不計貧富，有志此道者均可赴會。會中並將陳列秀吉數十年來蒐集之若干茶具，望愛茶者前往參觀。」

此等告示牌，遍布於城內外，甚至亦樹立於奈良、大阪等地。且派出脚程快速之人，傳送至遠方偏遠地帶。

北野森林中，自經堂至松原，建立起約一千二、三百間販賣店與茶屋。

只要是熱衷於茶道的人，無論是年輕人、商人或農夫等，皆可參加，每人携一小鍋、杓筒、或茶碗即可。若無茶葉，亦可以草麥代之。此茶場位於北野松原，以疊席舖

於地面，參加者可自由入座。

是日，集集於茶場之人，約有六千八百人左右。

於晨光中到達北野的秀吉，進入房內，望著擺在屋內，由自己所收集的天下名器，感到十分欣慰。而後回首對侍於其後之千利休、津田宗及、今井宗久等人說道：

「今日來者中，若有眞正能者，午食後來報。」

未幾，時辰已至，利休步向前說道：

「依貴公之意，若宗易眼光無誤，則今日確有一能者，望允在下代爲引見。」

秀吉立刻命利休率其入內。

馬場前面的曠野上，建起由竹柱搭起，外圍以籬笆之簡陋食屋。

隨著利休的喚聲，新左衞門自籬笆外走入，身穿粗布衣服，其氣質與其餘茶士大不相同。

「此人名喚曾呂利。」

秀吉微微頷首，俯視其瘦小的身軀。

「得入極道之士，難道竟如此枯槁？」

秀吉略帶譏刺地問道。

「大人眼光畢竟不同凡響。」

新左衞門帶領秀吉，步入食屋的客座中。

他只用隨意掛於牆上之蘆屋鍋，及新燒一地的茶壺，與茶碗。

另外，只用一些粗淡的雲脚（粗的茶葉）。

然而，秀吉喝了他所泡的茶之後，只感覺它比過去所喝過的其他昂貴的茶，味道還要更好，飲此茶爲無上之享受。

秀吉欲再飲一壺：

「味道眞好，允爲今日最上等之茶，你要什麼賞賜，儘管直說，大米如何？」

「在下無待養之妻與子，過茶道者自然之生活，是故並無任何慾望。」

新左衞門辭卻厚賜。

「此爲應允之厚賜，不可推卻，說吧！」

新左衞門卻之不恭，稍微想了想，說道：

「好吧！由東海道入京之馬，每一匹馬入京抖予在下一文錢。」

「此事倒也有趣，可以，就讓你抽取入京關稅好了。」

秀吉一口答應。

後數日，粟田口至蹴上的途中，面對街道的一間小屋的窗口上，貼著一張並不顯眼之告示：

「每過一匹馬，予在下一文錢。」

窗邊並放著一隻茶道專用之柄杓。

然而，經過數日，柄杓內卻無一文錢。

如若秀吉未再度問起此事，則那支柄杓必一直放在那兒，直至腐爛。

過了半年，秀吉無意中向利休問起新左衞門之事。

利休言道新左衞門於入京之處，設一收費關所，然卻無人投錢。

「其未能如願，則我關白秀吉之名豈不有損。」

秀吉即刻命令石田三成，調查半年前騎馬至京都之人，每匹馬徵收一文錢，如若不服，則沒收其馬。

翌日，刋載此旨之告示牌，遍立於京內各地，頓時引起一片混亂。

新左衞門草庵旁之告示與柄杓，儼然比正式關所，更有威嚴。

調查半年前入京之馬與其所有者，至爲困難，多數人皆不願承認。

某日，新左衞門爲石田三成所召。

三成出示其所查得堆成小山似的一文錢，交與新左衞門。

新左衞門微笑道：

「在下於張貼此告示牌之日，即已暗中記下入京之馬匹數，是故可與閣下之調查做一比較吧！——。」

說著，取出所携的小冊子。

三成目光一亮，觀此冊即可知何人說謊，何人吐實，且於其耗費多少精力於軍勢統率上，可一目了然，實爲各諸侯之評價冊。

三成當日即携此冊晉見秀吉。

「曾呂利新左衞門，是位了不起的智者。」

三成如是報告。

此冊使各諸侯面色大變，根據其所記載，查封各諸侯之馬匹，是勿庸多言的。

不久，新左衞門於秀吉之懇請下，出仕爲御伽衆之首。

4

新左衞門出仕秀吉時之軼事，常流傳於民間。

某日，秀吉問新左衞門道：

「人人皆說我面貌似猴，是嗎？新左？」

新左衞搖頭說道：

「不，不是的。不過是猴面似太閣大人而已。」

「哈哈……你——。」

秀吉大笑。

又一次——。

「新左，你能否使往來於千軍萬馬之諸侯見你而戰慄呢？」

「這個十分簡單。」

新左衞門爽快地說道。

「那你就試試看吧！」

「遵命！」

是日起，每當畏懼秀吉之各諸侯來進見時，新左衞門就走出，附於秀吉耳邊低語，然後退去。

好似暗中報告各諸侯之行狀。

從此，新左衞門不斷自各諸侯處，收到各種賄賂。新左衞門便將這些東西列記下來，交與秀吉。秀吉十分驚訝，此等剛愎勇猛之武將，竟對區區一名御伽衆，餽贈珍品，不得不佩服新左手段之妙。

秀吉自千利休處知新左衞門爲狂歌之達人，故欲予其難題。

「紅雨落花，翠烟籠柳。」

出此上句，命他對出下句。

新左衞門立卽脫口而出。

「燕酬鶯語，花雜絮飄。」

聽者無不歎賞。

又某日以狂歌名人之稱的里村紹巴來此，秀吉命道：

「唱首氣派宏偉之歌。」

紹巴未經考慮唱道：

「立於須彌山之腰，氣呑斗牛。」

秀吉看著新左衞門說道：

「新左，你是否能唸出比此氣派更大之歌。」

新左衞門坦然地說道：

「毫無問題。」

「立於須彌山腰之人，風吹而倒。」

這些軼事，多數是旁人揑造出來的。

新左衞門並非善於察言觀色，配合秀吉心情，而加以諂媚的小人。

新左衞門回覆秀吉之問，均帶有令秀吉吃驚的銳利言辭。

秀吉之旁無人能不懼其威，坦然說出內心之語，是故新左衞門立場特殊，而秀吉亦能容忍其言。

晚唐時，秀吉年事已衰，無法如壯年期般地抑制或調節情感。因此，若有人干涉其大權，或侵犯其尊嚴，無論何人，均加以莫須有之罪，而予制裁。連淺野長政與加藤清正等人，亦遭其怒而使責罰。親弟秀長，因與島津氏言和之際，事先未曾取得秀吉認可，而受戒飭。有時，甚至

連德川家康亦不敢直犯秀吉。

故而無人敢於秀吉面前說出眞心話。

然而，除了新左衞門之外。

5

曾呂利新左衞門在秀吉之御伽衆任內，所做之事中，最廣爲天下流傳的是使「天郎入道正宗」，成爲天下唯一之名刀。

某日，秀吉與新左衞門獨處時，無意中言道：

「日本國土中，已無寸地可做爲賞賜之物，故欲奪取朝鮮、明國，送與有功者。」

新左衞門聞言，側覗秀吉：

「亦可賜刀。」

「刀或大方名劍，諸將皆已有。」

秀吉身旁所藏名刀，計有北条時賴之佩刀鬼丸國綱，山中鹿之介之佩刀三日月宗近，東山義政之佩刀海老名宗近，共有多柄，尙可送與諸將，然尙不足與國土城池之價值相比。

誠如秀吉所言，如備前刀之上位鍛冶，或京之上作物之大刀等，皆持於諸將之手。

新左衞門低下頭，如自語般悄聲說道：

「可造名刀，不知貴意如何？」

「你說什麼？」

「風聞將軍鹿苑院大人（足利義滿）命宇都宮三河入道，在古今之名刀中，選取可做貢物之名刀，加以注記。於北条之時，選出近六十柄不相上下的名刀。」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

「那麼，我們也可以尋找名刀。」

「世上大概已沒有名刀了吧！」

「有的。」

「有嗎？好吧！那你就去找找看。」

新左衞門要求二十日之期限。

二十日後，新左衞門依約出現於秀吉之前，手携兩柄刀。

「何處找來這兩柄刀？」

「武藏國內。」

新左衞門拿出其中一把，遞與秀吉。

秀吉好刀，眼光頗高。

首先反覆觀看刀紋、地金、柄紋、飾彩等，良久後：

「嗯——。」

此等華美絢麗之技，與殿中名工所作，迴然不同。

「此刀來自何方？」

「相州之五郎入道正宗。」
「正宗？似未聽過。」
「可比諸大人所持之名刀鬼丸國綱。」
「稍差。」
秀吉所持之名刀中，鬼丸國綱爲古今無比之傑作。
粟田口國綱於八十六歲時，命北条時賴窮其畢生心血所製。
有鬼丸之稱，是因爲：
某年冬，時賴身染熱病，夜夜於夢中見小鬼襲擊，身心俱疲，日漸衰弱。某晚，若有所思地將珍藏之國綱刀，置於枕邊。入夜，此刀自然直立跑出，砍去火炬邊張牙舞爪之厲鬼，據聞時賴之病至次日，立時痊癒，故改此名。
鬼丸刀後落入新田義貞之手，義貞戰死後，則歸足利高徑所有，繼而又成足利義昭之寵物。
而後義昭贈與秀吉。
自然，義昭非甘心送與秀吉，而是爲情勢所逼，不得不如此。
秀吉得天下，以其地位與權勢，於他欲得之物，無不手到擒來，然只有名刀鬼丸國綱不得入手。
諸侯們畏於秀吉權勢，知他愛刀成癖，故慨然奉贈各處搜括而來之名器、名刀，惟獨將軍義昭不爲所動。
然而不久，傳言卽謂義昭不顧將秀吉所愛之名刀鬼丸國綱相贈，是因其心中仍思欲奪回足利家天下。是故義昭不得不將此刀贈與秀吉。
「新左，此正宗製成於建武時代嗎？」
「是的。」
「但是，北条貢物中，並無此名稱。」
「北条貢物中無其名之因，在於幕府定都鎌倉，無必要注記此等滕元之相州物。此外貢物由殿內選出，故無相州之物是屬必然。……正宗於歷史上，未超過三十把，然因其銳利，是故建武時代的戰場上，大多用此。」
楠木正成防守千早城，城陷，滿門戰死，天下之名器名寶亦全被燒燬，刀劍更是一把不留，全部銷燬，此事明記於太平記內。
如此可知，三十柄正宗刀，於北条氏滅亡時，一併消失。
只殘留下一柄，奉獻給武州八王子之天滿宮，而今持於新左衞門手中。
「大人，日本佔地雖廣，然正宗刀只剩乜一柄。」
「只剩下一把，則又如何？」
秀吉蹙起眉宇，不解地問道。
新左衞門微笑著，拿起手中另一柄刀，遞與秀吉。

秀吉拔出刀，失聲道：
「這…這也是正宗刀嗎？」
此刀與前所述之刀，絲毫無差。
「這是一柄新刀。」
「新刀？」
「此爲居於武州八王子的刀匠野田繁慶所製，可說是正宗刀的贋品。」
新左衞門慢慢地解釋。
野田繁慶，又稱喜四郎清堯，原爲製造鐵砲的工人。
據聞此人少年時頗多誇大奇行，而後因某夜夢見天神，得其靈感，遂成刀匠。
數年前，新左衞門行至武藏國，入八王子，聞繁慶傳言，走訪其居。入室內觀其作品，不禁矍然稱奇。
繁慶練刀之技，堪稱唯我獨尊，其工之精，令人舌嚆不下。
然而，新左衞門知其偸學相州名工之技。
新左衞門自鄰家口中，得知繁慶爲天滿宮之崇拜者，每日必詣天滿宮。
新左衞門又由天滿宮廟祝口中得知繁慶每次參拜，必費半時，細細觀看奉納於其中，建武時代刀工所造之名刀五郎入道正宗。
正宗之刀，由青、黃、赤、白、黑等五行鐵所製。繁慶所做之刀亦有五行鐵。可知繁慶必費一番心血，方始偸得此五行鐵，他亦可說是位天才。
新左衞門正因憶起是位奇人，故與秀吉約製新刀。而行至八王子，尋訪此人。
「大人，繁慶已製四十柄可稱爲正宗之新刀，且一柄也未脫手。若正宗刀之名，遍傳天下，則諸將必爭相追求，若令其無法入手，則正宗之名，必更加高昂。」
「新左眞有過人之智。傳正宗之名於天下吧！」
秀吉如是命令。
新左衞門宣揚正宗的手法，十分高明。
新左衞門先至鎌倉，向荏柄天神，奉獻了自八王子之天滿宮所持之正宗刀，且書寫此爲北条之物，以告世人。且將位於天神境內一隅之古塚，命爲正宗之墓。
然後，漸次地將正宗名工之名，巧妙地說與諸將知曉。

6

然而當正宗之名開始遍傳天下之際，武州八王子刀工野田繁慶，忽於某夜，爲人一刀斬死。
佐助接獲幸村密令，五日後返回來報。

「宇治平等院山門前，數年前起，卽有一名老者佇立乞食，風雨無阻，每日坐立門口，似爲落拓之曾呂利新左衞門。」

「啊！老乞食會是曾呂利嗎？」

幸村欲與他謀面，遂携佐助，扮爲忍者出城。

正午，春和日麗，然爲忌日，是故道上不見人影。

佐助指與幸村觀看，是顆松樹下，端坐一名神情呆滯的老乞食。

衣衫襤褸，若爲世所遺忘之老者，面容枯槁，如小兒般地矮小，其面上皺紋，好似身後松樹的老皮。

站於其前之幸村，開口說道：

「是曾呂利新左衞門嗎？」

老乞食將視線投注於投入二、三文錢的破碗中，分紋不動。

「在下乃眞田左衞門佐幸村。」

幸村表明身份後，老者才慢慢抬起頭。

「在下來此造訪隱士，是想請閣下鑑定在下之武具。」

幸村拔出繫與腰間之刀，遞與老者。

老者目光由刀尖自刀柄，反覆觀看。而後，用低沈的聲音道：

「是否自篠山掘出？」

正如其言，此刀爲佐助所掘出之刀，幸村不遠千里，將它帶來與老者觀看。

「此刀上，飾有正宗銘文，是否出自閣下手筆？閣下爲何選定此正宗刀，而將其名傳之於天下，使衆人皆欲得此刀？在下願聞詳情。」

「唉！聽也無益——。」

老乞食搖搖頭。

幸村注視著他滿佈皺紋的臉龐。

「閣下對正宗刀，是否懷有忿恨之心？」

「…………。」

「據在下推想，閣下不僅是位茶人，且以前必是位忍者。曾呂利一名可能只是忍者的化名吧！」

「…………。」

「閣下年歲雖已九十，裝扮雖仍簡樸，然眉目中仍殘留忍者神態。」

「…………。」

老乞食沈默著，慢慢起身。

幸村與佐助跟隨在飄然而去的老者身後。

老乞食步入距宇治橋二町遠之草庵中。

室內空無一物。

雙方對坐，幸村直感到老者銳利的雙眸，與旁人大不相同。

「眞田大人認爲正宗是什麼？」

老乞食終於開口說話。

「我只知道名喚五郎入道正宗的刀工，與其高徒義弘皆已死去。」

老乞食聽見幸村的話，微微頷首。

幸村又微笑說道：

「當今傳說日本三傑爲粟田口吉光、正宗、義弘三人，其所做之刀彌足珍貴。今有粟田吉光確曾存在之證據。然正宗、義弘二人是否爲閣下杜撰出之刀工，尚屬疑問。」

「……。」

「風聞閣下於建武時代，曾言及有正宗此人，而將其所做之刀，呈現與太閤御覽，並且還呈上野田繁慶所模擬之刀。然事實上，前柄刀亦是繁慶所製，是故二刀極爲相似，而閣下卽以此欺瞞故太閤。」

「……。」

「當今之世並無名喚正宗的刀工，不過是閣下所杜撰罷了。閣下收集無銘文的相州刀，取其銳利且華美之精品，再加研製，而成正宗刀——此爲在下之推想。」

「……。」

「閣下於太閤死後，立卽將手中四十九柄正宗刀藏於箱中，埋於篠山下，而自身不知消失何處，是嗎？」

新左衞門對幸村一連串的問題均不作答，卻道：

「豐太閤尚被任命爲關白之時，曾命左近之御用學者大村由已，寫下關白任官記。依據此書，秀吉祖父荻中納言公卿，由於受到同僚讒言所害，被迫離京，寂寞而孤獨地住在尾張國飛保村落內。中納言有女一人，幼時入京，仕於宮中，二十歲時回至村中，產下一男，卽爲秀吉公，秀吉公可謂天皇私子。當秀吉仕至關白時，須查家譜，他以尾張國愛智郡中村平民彌右衞門之子出仕的話，於顏面有損，故厚顏稱已爲天皇私子。……可有此事？」

老者說著，還發出陰沈的笑聲。

幸村默然，凝神細聽。

老乞食眼望天際，繼續說道：

「眞田大人不愧爲天下名將，言中老者前生，在下新左衞門正是忍者。」

「……。」

「新左衞門的秘密，今日便告知與你吧！大約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天正十年，武田勝頼於天目山山麓，爲織田信長之五千大軍所包圍，切腹自盡。而於武田家被滅亡之際，東山梨郡松里村的惠林寺亦被焚燒。

夢窗國師爲惠林寺的開山祖師，武田信玄供其月俸三百貫文，並聘快川國師住持。召集三百餘名高僧，是爲一棟名聞天下的古刹。

織田信忠接獲快報，知勝頼夫人與武田家重臣逃至惠林寺，故遣使面見快川和尚，命其將一千人犯引渡至織田家，遭他拒絕，一怒之下，就命人火燒惠林寺。

快川和尚遭此兵變，下定決心，帶領門徒二百餘人至山門口，法相莊嚴，依次坐定。

當猛火逼近，法衣著火時，有一名身著黑衣的男子，如風而入。

「木曾谷忍者曾呂利新十郎，謹候使命。」

十年前，尚未滿二十歲的曾呂利新十郎，對忍者人生發生懷疑，是故曾求敎於快川和尚。

快川和尚敎他到五重塔上百日坐禪，如此敎以人生法理。

因而新十郎不僅過忍者生涯，且明佛家之理。

快川和尚軀體已然著火：

「爲當爲之事，人世渺茫，轉眼成空。」

新十郎微微頷首，卽行離去。

新十郎決心要取織田信長的項上人頭。

暗中慢慢跟踪自甲川凱歌而歸的信長。

但苦無機會。

出甲川，渡笛吹川，經本巣，上野原而至井手野，參觀富士山後，又越過大宮，富士川、蒲原的信長，身邊總有德川家康做嚴密的戒備。

家康負責接待參觀富士山之信長，其嚴密佈署較戰事有過之而無不及。

信長越過大井川時，家康於川岸，築起人牆，防護得水洩不通。

新十郎只得眼睜睜目送信長離去。

焦急的新十郎，失去一流忍者的耐心與萬全顧慮，不等信長走出安土城，便欲下手。

新十郎明知此爲死地，仍暗中潛入安土城。

然後——。

爲直屬信長之十七名忍者所圍，於擊斃九名忍者後，血流如注，力盡被擒。

新十郎被拖至庭院下，信長自忍者口中得知來者爲曠世忍者。

「如何？是否願追隨我信長。」

信長說著。

新十郎只是冷冷地微笑。

說到這兒，年事已高的老者，沈默不語，頃刻間，又開口說道：

「眞田大人知道何謂宮刑嗎？」

「宮刑？」

「中國古代的一種刑罰，日本並無。」

「哦——。」

黥、劓（削鼻）、剕（斬脚）、宮等四刑，爲中國古代殘忍的肉刑。

宮刑亦稱腐刑，割去男性生殖器。腐刑之名則是因其會生惡臭而得。宮廷內的宦官，大多爲身受此刑之人。

「織田信長未斬我首，而代之以宮刑。」

「……。」

幸村屛息不語。

「恰巧那時，安土城獻上由武州八王子的刀工野田繁慶所練之刀，堪稱今古唯一之名刀。然信長譏刺繁慶，謂此刀無法斬人首，而只能斬去男性之根，是故以我身試此刀。」

「……。」

「眞田大人是否明白在下復仇之心？」

「明白。」

由於信長於月餘後，逝於本能寺，是以曾呂利新左衞門無法直接向信長復仇。

所以，新左衞門以砍去自身物之野田繁慶所練之刀，爲復仇之工具。

今割去男根之刀，轉而變成天下名刀，而使太閤秀吉、德川家康與各將佩戴，且感到無上之榮。

這正是曾呂利新左衞門的復仇。

新左衞門話已說了：

「去吧！眞田大人！」

說畢，無限疲乏地靠在床邊，瞌上雙目。

幸村頓感老者已然離去人間。

竹中半兵衛

1

夜半——近四更時，大阪城眞田府中，悄然閃入一名武將。

尚未就寢，正在翻閱兵書的左衞門佐幸村，聽見廊下筧十藏的呼聲：

「塙團右衞門直之大人，有人暗闖。」

幸村一聽此言，心中泛現不祥之感。

果然，塙團右衞門直之七尺之軀已至幸村門外，入門對坐，魁偉的面容上，浮現著沈痛的表情。

「不知何方人物，連夜帶走國松君。」

如是報告。

國松爲秀賴之子，是年六歲。其母非正室千姫，而是加藤清正之女奈奈，生下國松後，立卽死去。

秀賴因塙團右衞門忠勇過人，一旦與德川不合，大阪城陷，則塙團右衞門必會死命護主，故讓他爲國松護衞，並撫育其成長。

冬之陣言和，國松仍留於塙團右衞門身邊。

晚飯後半時左右，國松還與侍從嬉耍，而後就寢。不久，侍女欲熄滅灯火而入內，發覺被褥已空。

接獲急報之塙團右衞門，囑咐侍女們不可聲張，暗地找遍各處，卻並未發覺，不知用何種方法拐走國松君。

若以尋常手法，決對無法帶走國松，因他隔間有三名忍者保護，而走廊庭院中，也有兵士駐守。

可能是由床下或天井等處出入，然卻未留下絲毫痕跡。

幸村喚筧十藏：

「速捕今夜侍候國松君之侍女。」

然而，筧十藏所帶來的並非侍女，而是一封遺書。

侍女已於居室內自盡。

遺書只有一行，爲道歉之意。

幸村對團右衞門言道：

「當你進入寢所內搜查時，國松君必定還在那裡。」

「這話怎說？」

「據在下判斷，可能是侍女將國松緊揹於背上，使你們無法查覺。且歹人預先卽知你會令侍從守口如瓶，不使駐兵知悉。因而，當你們調查寢所時，侍女便跑出，回到自己居室，而將幼君交與等待之人，他們便可抱起幼君，悠然遁去。」

「然侍女是因國松之事而自咎，故自決而亡的呀！」

「不，她有必死之心，所以自決而亡。此事的證據，卽在這一封遺書中。封口的漿糊，非今夜所黏，早已乾燥，此分明爲前夜所封，若言她自咎而亡，又怎可於國松被拐之前，寫此信呢？」

幸村微笑著說道。

「大御所這個老賊，難道他會拐走幼君嗎？」

塙團右衞門憤怒地叫著，淒厲的眼神凝視天際，口中發出一聲長嘯。

「請耐心等待再說，大御所是何等人物，不會出此草率之擧。」

幸村可斷言，誘走秀賴親子，激勵大阪方的士氣，而引起戰爭——這種手法，家康斷然不會爲之。

基於言和的條件，大阪城內所有的戰壕已被掩埋，且城壁也遭破壞，而焚燒大阪城的計劃也早已定妥。

所剩的僅是消滅豐臣家的口實而已，須令天下人不生異議。若誘走秀賴之子，而挑撥大阪方的話，天下人必會見責於德川家。

欲消滅敵方，有時採用陰險、惡毒、冷酷的方法，反會使第三者認爲事出必有因，而不予責備。

幸村不以爲家康會採用誘拐幼君，或刺殺秀賴或淀君夫人等手段。

「此計也許非大御所指令，而是出自本田上野介等人之策略。」

「不，盜走幼君之人非德川方。」

「那麼，會是何人？」

「嗯——。」

幸村不得不搖頭。

然下手之人會命人僞裝侍女，混入我方，且事畢自盡的策略，與尋常之事，大不相同。

無論如何，大阪城內，藏有某種秘密，須迅速尋回國松。

塙團右衞門走後，幸村喚猿飛佐助，爲了愼重起見，命其查看伏見城內。

次日深夜返回的佐助，說道伏見城中家康身邊，未見發生任何變化。

幸村沈吟半響。

「佐助，爲了達成目的，而不惜犧牲生命的忍者，通常會如何做？」

「各地有各地風俗，然而無論何處，皆不會誦偈頌或陀羅尼經吧！風聞於伊賀一地，忍者若決心一死，則必於死前悄然返鄉，於祖先墓上，供奉一朵黑色蓮花，而後方

始離去。」

「佐助，且往伊賀一行。」

「遵命！」

2

二日後，佐助身影出現於伊賀郡双心山麓杉林內的墓地中。双心山之名即將忍字二分而成，此山為伊賀忍者修業之山。

此地雖為墓地，然其中大小石塊散置，一處一個。其上並刻有「上」、「中」、「下」等字，原來這些石塊便是墓碑，上刻之字即代表上忍，中忍，下忍。上忍者之墓大，下忍者之墓小。

佐助在一個上忍之墓上見到一朵漆黑的蓮華花。

此墓碑位於此塊墓地中央。

「必為首領波賀家之墓。」

而自盡的侍女，必為波賀家的人。

因而授命於此侍女之人，必為波賀家家主。

佐助疾驅下山，而來到聚落忍谷。

然而，當地謠傳首領波賀家，早於三十年前繼絕，連房屋也荒蕪了。

統治伊賀忍者的波賀彥十郎，於豐臣秀吉尚為羽柴筑前守之時，即效力秀吉軍師竹中半兵衞門下，立下鬼神之功。但他於竹中半兵衞逝去之時，消失踪影，至今下落不明，亦未曾囘轉伊賀家中。

佐助抱著疑團，囘到大阪城。

「這──該怎麼辦呢？」

恰巧，同日──。

南宮山山道上，有一名年輕山賊大步登山。身軀矮小，面貌平庸，然其步履快速，觀者須注意觀看，方可看出他為忍者。他在亂石之坡地行走，如常人之行平地，迅捷如風，悄然無聲。

背上揹著貼有藺草的竹籠，身若無物。達山頂，年輕人停下腳步，目光投注於春光和煦的關原山野，平庸的面容上，露出深沈的表情。

十餘年前，毛利秀元於南宮山自盡，而東南岡鼻為長東正家，安國寺惠瓊所佔領，山下則有長曾我部盛親把守，他們都是石田三成的西軍勇將。然而，關原之役，東、西軍相衝突後，石田三成主力軍崩潰，毛利與長曾我部均不戰而走。

關原決戰，可說是由於小早川秀秋的背叛，而決定了勝負。然而，駐守南宮山之毛利軍，聽到西北傳來的槍礮聲、矢箭聲及吶喊聲，而竟未前去援助，亦為一重要原因

。

喬裝為山賊的年輕人，憶起往事，面容上露出憎惡的表情。

是時，背後的竹籠中，發出微弱的呻吟聲。

「再忍耐一下吧！小公子。」

年輕人向著籠中喪失意志的幼兒說著，並加快腳步，飛也似地向前奔馳。

沿著南宮山山脊約行一里左右，即達稱為岡鼻之栗原山。

夕陽落在青野原一帶，發出絢爛的色彩。

年輕人佇立於山腹平地中，一間為赤松所圍繞的草堂門前。

柴扉傾斜，晚風吹拂，輕輕晃動。

年輕人步入柴門，也不管草堂距此尚有半町之遠，且雜草叢生，就曲膝跪地行禮。

「大人，彥太郎已歸。」

不知草堂內是否有人，仍行禮如儀，並以家臣之姿，步近草堂。

然而，年輕人並未步入玄關，沿著荒壁，繞至後門，卸下所背負的竹籠。

「幼君大人，辛苦你了，請恕在下無禮。」

說畢，打開蓋子，抱起五、六歲的幼兒。

並用乾淨的水洗淨幼兒的手足，亦清洗自身。

「大人，請與他相見吧！」

霎時，彥太郎全身戰慄，暮色中抱起幼兒，自後門進人。

他對草堂中人，瞭若指掌。

主人必定端坐於蒲草團上，雙目半閉，默然不語。

然而就在他請主人與幼兒對面的瞬間，年輕人察覺房內老者有所動靜。

此動靜至為尖銳。

年輕人蹲在地下，抬頭望去。

背對塵土與松柱床間，端坐著一名白髮、白鬚，身著白衣的老者，松形鶴骨，神采奕奕。

懸於房內的橫幅上只有一字「義」，與老者白影相映，更覺莊嚴。

老者身旁只有渾天儀，書簏，與小几。

「大人，半年前不告而別，今日鄭重請罪。」

年輕人再度低下頭去，紋風不動。

老翁膝前，置一鮫鞘短劍。適才年輕人察覺其拿起放於小几上的短劍置於膝前，是故十分緊張，立即入內。

恐懼老者會因自己不告而別而加以苛責。

「彥太郎——」

老者用平穩的聲音喚道。

「在。」

「這名幼童，即是秀賴親子嗎？」

一言即中，年輕人答道：

「是的，是國松君。」

「好可愛的小孩。」

「是——。」

年輕人因幼兒被誇，興奮得臉色泛紅。急忙言道：

「以我彥太郎一身絕學，必可將其撫育成統領天下的武將。」

出此斷然之語。

此皆因年輕人曾聽過老者獨語道：

「再過一、二年，豐臣家必爲德川家康所滅。是時，秀賴公除自盡外，別無他法。而豐臣家的血統，難道就僅止於兩代嗎？」

故而年輕人暗忖：

——好，那麼於大阪城被焚前，必定帶出國松君，由我撫育。大人亦有義心，該會授我以教化幼君之方。

年輕人早已下定決心，今日得以實現。

「彥太郎——」

「在！」

年輕人一直凝視老者。

老翁拿起短劍。

「以此劍刺幼兒胸前。」

堅定而沈重的語氣，吐出殘忍的話語。

年輕人大驚失色，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此老者乃是四十年前被認爲已經去世的竹中半兵衞重治。

3

翻開中國司馬遷所著史記，可看到張良、韓信、黥布、蕭何、樊噲等人，雄才大略。而元龜天正之際，亦有英主，與其不相上下。

例如，豐臣秀吉可比沛公，而加藤、福島等七將則可比諸樊噲、曹參、韓信等人。退時可守，進時可攻。石田、長采，亦可比諸蕭何、陳平。淀君夫人則可比之呂后。

陵墓黃土未乾，宮中已亂，欲剷除異己，反成群雄割據之局。

於織田、豐臣二姓之世時，未遇衰亂之局，亦未遭霸主之忌，悠然於赤松林內學道，且仿子房風骨者，惟濃川菩提城主，竹中半兵衞重治而已。

重治夙有俊英之美譽。風聞其身穿馬皮甲冑，木棉羽織，於馬背上凜然發號司令，使敵軍不戰而慄，而我軍士氣爲之大振，是故百戰百勝。

重治投效秀吉，運籌帷幄。於秀吉榮升征西將軍時，爲其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重治可比之諸葛孔明，卓具聰明叡智，知有榮華必有貧賤之自然理數，故不願一身榮華富貴，只願雲遊四海，曉風殘月，識暝想妙味，做個方外之士。

接受秀吉之請，入其帷幄之時，已知秀吉作爲，非已所能容忍，且終生奉事，亦爲不可能之事。重治自認其服事秀吉，抑或秀吉服事其下，二途只能有一。然則不久，二人必會反目。秀吉此人，雖可並肩共經患難，然無法共享安樂。重治之智雖優，秀吉才略亦佳，一山難容二虎，相爭之下，必有損傷。

故而，秀吉威勢日熾時，重治突然僞稱有病隱居，且臨終時，不使任何人探望。因他知使命已畢，故杳然遠走。重治堪稱具有張子房光風霽月的胸懷，武林中人，甚少可比。

竹中半兵衞正是軍師中之軍師。

其父重元，爲遠江守，是美濃齋藤山城守入道道三的家臣。

其父早逝，半兵衞年僅十四，即成美濃菩提國的城主。俊英之名流傳於近鄰間，氣質高雅，風度翩翩，惜體弱多病。

無論四季寒暑，重治皆居於城內，翻閱書物。偶而出現馬場之時，村里女子，無不失色奔走，其身著無袖羽織，手執朱鞭之姿，如畫中人物，栩栩如生。

重治身爲城主是年，即加入齋藤家之戰。觀者以其體弱多病，無不心存觀望。及見其身影立於陣前，凜然威嚴之姿，勝過其他勇猛武將，始對他刮目相看，譽聲四起。允文允武，堪稱人中之龍。

「幼君立於陣前，則軍容威武，軍心亦定。」

一位家臣如此記載。

此外。

「觀其軍如有神助，於戰時果決無疑，防衞森嚴。且幼君氣量如江海，目中常現和色，遇無比困難情事，亦未聞其發出狂燥之語。」

另一家臣如此敬筆讚賞。

他不以病弱身軀，殺入亂軍中，而得武功。是以那明智的頭腦，敗走數倍，或數十倍的敵軍。風聞半兵衞十七歲時，即已身經與其年歲相若之戰爭，且皆奏捷報。

某次——。

重治仕於主將齋藤龍興之下，與稀世軍師相比，主將顯得過於愚昧。龍興無其祖父山城守道三之智，亦無其父義龍之膽，只繼承其父，祖殘忍暴虐的性格，與高大的身軀而已。

龍興麾下，尚有三名家老日根野、氏江、不破等人，依靠龍興威勢而魚肉鄉民，作威作福，人人畏之如蛇蝎。

是年正月初一。

晨起卽沈緬於酒色的龍興，倚著美童膝頭，自瞭望台上觀賞雪景。

家老氏江，向城門望去。

「啊！小才子來了。」

不豫之情，露於言辭間。

日根野、不破二人亦望見。

「這個小子，尚乳臭未乾，卻以悟道之姿，以爲天下間，惟我軍師一人而已，妄自尊大……。」

「此子必爲後日之患。……大人，想法逞治吧！」

三位家老，齊聲共罵。

半兵衛裝束清雅，欲進城入宮。

「諸位羨慕重治小子的智慧嗎？……哈哈哈……，有誰願自窗口尿澆重治，辱其輕慢之姿？」

龍興如是命令。

一名急燥的年輕侍從，立卽站立窗邊，解開褲鈕。

「失禮了！」

一面叫著，一行汚水便噴向半兵衛。

立於瞭望台下，仰視其台的半兵衛，猶泰然自若地不改神色，轉首無言，靜靜離去。

「重治必定心存念恨，而欲謀反，請卽刻趁他不備，包圍菩提山。」

三位家老喚侍大將齋藤飛驒守，領兵三千，卽刻出發。

然而半兵衛面對此軍，卻未防守。

「歸城後，突發高熱，是故——。」

遣年僅十五的幼弟久作重矩，代其做爲人質，送往稻葉山，以表其恭順之心。

久作重矩其人之氣質，不下其兄。性好男色的龍興，大爲喜悅，欲納其爲變童之首。

但是，久作卻道：

「在下爲人質，請大人允在下於御城內建人質房，以迎大人。」

當時有此規定。

於敵城內建人質房時，應由人質方派遣苦力，依人質喜好建屋，亦是一種習慣。

是故，菩提城派出苦力二百餘人，送往稻葉山。

4

一月中，美濃國埋於雪中，一片銀色的世界裡，年輕的軍師緊閉城門，毫無音訊。

三月初旬某晨，白雪開始溶解。

半兵衛召來旗本十六名。

「自今日起，攻占稻葉城。」

平靜的語氣，使空氣爲之凝結。

二日前，稻葉城遣使前來，謂其弟久作病危。

半兵衛身著馬皮甲冑，青黃木棉羽織，威風凜凜地快馬加鞭，直駛入稻葉城。

到達時，已是夜半。

隨身只携十六名旗本的半兵衛，無人疑心其爲奇襲者。輕易進入人質屋的半兵衛，受到假病的久作，與二百名裝扮爲苦力的部下迎接。寒喧過後，立卽分派任務。

翌晨，正當日根野、氏江、不破三位家老會聚一堂時，半兵衛悄然而至。

「天誅！」大聲一喝，日根野便臥於血泊中。

大驚失色的氏江、不破，轉首欲逃，拉開紙門，門外十六名旗本一起湧上，將其團團圍住。

是時，所有城門，均爲半兵衛麾下扮做苦力的二百餘名部下所占領。城主龍興離牀欲起，忽聽見警鐘大作。

四周騷動之聲，正是敵軍攻城之聲。

滿身是血的侍從倉惶跑入，口中叫道：

「竹中重治謀反了！」

霎時，城外又響起一片吶喊聲。

龍興奔入天守閣頂層，往下一看，不禁大驚失色。

稻葉山已爲重重兵士所包圍，旌旗迎著微風，不斷飄揚，共有二千多面，皆屬竹中半兵衛所有。

龍興當時狼狽，慰爲後世笑談。

龍興身著白綾寢衣，腰繫重代刀，與侍從三人，自後門遁走。半兵衛故意減少後門守衛之士，以利龍興脫逃。

龍興逃離祖先所建之城，來至稻葉郡黑野村之鵜飼城。

然而，半兵衛原本就無叛變之心，是以緊密城門後，就入城內，於一夜間佈署駐軍，立下嚴格軍律，並在岐阜一地，樹立公告，告知四方，此役決非內亂。

稻葉城雖失城主，然城內仍是一片和平。

四鄰武將聞知此事，無不嘆服半兵衛的神謀鬼略。織田信長更卽刻派出使者言明若弒龍興，則將美濃全州賞與半兵衛。

半兵衞聞聽此言，微笑道：

「傳話給信長公，若他喜歡美濃國，那麼就在戰場上見吧！」

二月後，半兵衞將稻葉城讓與舅父安藤伊賀守，離開了數代爲其主的齋藤家。

同時，半兵衞又將自己的居城菩提山，託付給叔父竹中重利，一個人飄然遠走，在栗原山建造草庵，而後隱居於此。

衆位家臣均不可造訪草庵，故而歲月飛逝，無人知曉半兵衞的獨居生涯，到底如何。不久，竹中半兵衞之名，也漸漸爲諸將們所淡忘。

木下藤吉郎爲洲俣城城主時，某日無意中憶起竹中半兵衞的名氣。

織田信長率領大軍攻打美濃城，卻連一城也無法攻陷，歸來時，木下藤吉郎想到：

——竹中半兵衞是否已將其軍韜大略，教與齋藤家呢？

——好吧！必讓半兵衞加入我方軍容。

下定決心，及早實行。

昔時，劉備曾三顧茅蘆，請出堪稱千古第一人的諸葛孔明，爲自己的軍師。

藤吉郎亦與劉備相同，三度造訪半兵衞的草庵。第一次推說不在，第二次被請回，第三次在草庵面前站立二時以上，方始得見。

對自己容貌極端自卑的藤吉郎，不禁爲對方翩翩的風采所吸引。而於學識方面，二人亦有天壤之別。

藤吉郎下定決心，圖以至誠打動對方，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此舉果然奏效。

半兵衞因藤吉郎不似尋常說客，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論述天下國家，亦不誇大自負，是故頗得其心。

藤吉郎言道，自己出身草莽，不惜勞苦，始爲一城之主，然往後必無法僅靠勞苦，而爭上游，是以求助智者，助其完成天下大業。

半兵衞沈靜地微笑著。

「在下非孔明，亦無三分天下之計，若問天下事，只能略說一二。尾張、美濃位於國境之中，欲攻其首，或奪其尾，端視將帥方寸之間。目前，舊主齋藤龍興愚昧，而淺井、朝倉、六角等諸侯空有其名，實爲傀儡。又武田、上杉等人氣量不足以號令天下，且三好、松永等人不過是兒戲而已。因而，若擊滅爲尾之今川的織田上總介大人，而後進軍至畿內，夾攻至町家的話，則中原可望，霸業亦可成。」

語氣堅定，神情果斷。

之後，一直凝視著藤吉郎宛如猴般的臉龐，繼續道：

「然霸權之由來，不論何世，皆如奕棋，不知其由。」

半兵衞好像有意說出這些話，因爲他早已看出日後底定天下者，非此猿面冠者莫屬。

半兵衞終被請出草蘆，時年二十三歲。

5

秀吉由木下藤吉郎搖身一變而成爲羽柴筑前守時，百戰百勝的軍功，可說皆是爲其運籌帷幄的竹中半兵衞的功勞。

且舉出半兵衞流傳後世之二、三軼事。

某日，軍議席上，一名秀吉心腹，忽然起身離席，而後又回座坐定。半兵衞責他中途離席，此人略帶羞赧道：

「如廁去了。」

本爲常事。

然而，卻立即聽到半兵衞大聲苛責：

「你會在見到敵軍迫近眼前時，而慢慢起身如廁嗎？如有尿意，可流於甲冑內。軍議席尚比取敵首級更加重要，可決定我方輸贏生死，豈可等閒視之？」

半兵衞觀察入微，一席話，義正辭嚴，頗得人心。

士兵們爲了要在戰場上馳騁廝殺，皆需俊馬代步。秀吉亦常遣家臣，代覓良馬。

只有半兵衞不要求良馬代步。

某次出陣前夕，半兵衞於旗本並列之際，觀其所騎之馬：

「閣下之馬價值過高，是以一旦入戰場，追趕敵人而跳下馬時，因馬廝未隨大軍而來，故而馬會因懼怕弓矢而奔逃。又因恐失去昂貴馬匹，而追趕其後，以致失去立功良機，殊爲可惜。因此，若武士欲以十兩買馬之時，不妨先以五兩購入較差之馬，可任加丟棄亦不吝惜，而後再以另外五兩再購馬匹，以無後顧之憂。凡事亦須如此覺悟方可。」

旗本們聞聽此言，均有同感。

半兵衞不僅對待屬下如此，對秀吉抑或重臣，亦用如此嚴厲的態度。

黑田官兵衞孝高曾與秀吉立下誓約，若秀吉霸業得成，則需給他一半江山。然秀吉霸業漸成，而卻未履行誓言，是以孝高內心十分不悅。

某日，半兵衞造訪孝高，孝高言起誓約之事，露出不

平之心。半兵衞則請孝高拿出誓約觀看。
孝高取出，交與半兵衞。半兵衞看過，不發一語，將誓約撕成兩半，投入火中。
孝高憤然責其侮慢，半兵衞泰然地微笑道：
「有此誓約，才有不平之心，而有不當之行，對閣下不但無利，反而有害，不如將其撕去。」
孝高聞言，若有所悟，未加追責。
竹中半兵衞突然自秀吉身邊離去，是於明智光秀口中，得知信長憤死之急報時。
——天下終將歸於猿面之人吧！
半兵衞若有所思，在未和霸主反目，抑或衝突之前離去，是爲上策。
秀吉對半兵衞離去之事，甚感不悅，是故不說他離去，而言其已死。
半兵衞只帶伊賀忍者之首，波賀彥十郎一人而已。
波賀彥十郎心服半兵衞，而願拋卻伊賀忍者首領的地位，甘心爲一名侍從，終生追隨半兵衞。
半兵衞再次回轉栗原山草庵內。
波賀彥十郎娶村姑爲妻，夫妻一併服侍半兵衞。生下彥太郎與八重二兄妹。十郎以忍術教其二人，並培育其對半兵衞之忠誠心。

6

而今——。
年已八十的半兵衞，將短劍交與波賀彥太郎：
「刺幼兒胸前。」
頃刻間，彥太郎疑心主君之心已亂。
國松是由妹八重之命所換。
「彥太郎，你難道不了解我的心意嗎？」
「不…不明白？」
彥太郎凝視主君。
「你欲撫育此子，而奪回天下的野心，於此子是爲不幸。德川家康現已統一天下，且已立定和平百年，不，二百年或三百年的基礎，故豐臣家的滅亡也是不得已的事。因而此子一人活於世上亦無用處，若以平民而加撫育，亦爲痛苦之事，不如令其尚屬無心之時死去，較爲慈悲。」
「不，不，我…我無論如何，也要將幼君……。」
彥太郎狀若發狂，凝視著半兵衞。
半兵衞見此情形，肅穆地開口道：
「要不，再命你一事。」
彥太郎的狂態稍稍平息。
「持我書信，暗入大阪城，交與秀賴公本人。勸秀賴

公一人，不帶任何侍從，來至草庵，接回此子。若秀賴公有此勇氣，則我必再入大阪城，重爲軍師，以破德川家康。若秀賴公無此勇氣，則……此事亦就至此終止。」
五日後——。
彥太郎茫然地回轉栗原山。
彥太郎見秀賴無隻身迎子的勇氣，心中無限失望。
進入草庵，不見主君，亦不見國松，室內一片靜寂。
隨即，望見院中草叢內樹起兩個墓碑。
各刻一字。
「老」。
「幼」。

佐佐木小次郎

1

天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伊勢國司（幕府派往伊勢執政之地方官）。多藝御所北畠具教，爲織田信長之謀計所陷，重臣羣起變節，慘遭亡國之恨。其位於內山里之舘邸，受織田手下五千精銳之重重包圍，國司本人力戰而亡。至此，自淮后親房以來九代，食祿一百六十萬石的名門太守，終於覆滅。

半年以前，多藝御所深感體力日漸衰弱，且鎭日癆咳，故由大河內城遷至氣候溫暖的內山里舘邸。

爲癆咳所苦的多藝御所，並不知其致病之因乃是每餐飯菜中所滲的毒藥而來。此下毒的奸策，乃是與織田信長內通的「伊勢四管領」木造具康、津川玄蕃允、田丸中務少輔等人密議所定。

七年前，多藝御所接受足利義昭的調停，收織田信長之次男茶筌丸爲養子，而將自己之三子三七丸送與北伊勢的名門神戶藏人大夫具盛爲子嗣。自此，茶筌丸改名爲北畠信雄，成爲南伊勢府城（霧山城）之主，三七丸則更名爲神戶信孝，亦成爲神戶家的繼承人。

既有此親誼，多藝御所對織田信長之野心謀滅，自不啻有晴天霹靂之驚。

拂曉——

多藝御所在夢中被一陣彷彿破霜而來的沙沙聲驚醒了，憑著多年的修練，多藝御所一聽卽知此種跫音乃全付武裝的具足武士步行的聲音。

——來者何人？

按理，臥病大半年的多藝御所無法如此警覺，但，昏暗之中，他那一襲白色寢衣卻已無聲無息地移往牆邊，取下了愛刀「藤四郎」。

身體四肢雖已因不知不覺中所服下的大量毒藥而虛弱無力，但其深得塚原卜傳「一太刀」及上泉信綱「新陰流」之眞傳，一身絕技，仍不可忽視。

多藝御所屛息立於寢室中央，凝神傾聽那漸由四面八方逼近而來的騰騰殺氣。

就在此時傳來一聲高喊，——

「來人特向大人報告，我等乃織田信長之部屬，現奉命來取大人之首級！」

一聽此言，多藝御所勃然大怒，混身火燙。

但，他立刻將此怒意壓抑而下，換成一股自嘲。

——眞是荒唐！

七年前，爲織田信長之威勢所屈，含辱迎其次男及三男入伊勢，此舉眞是愚不可及！織田信長爲人殘忍苛酷，自己早該有所警惕，而如今……

——這個世界從今之後就沒有北畠這一家了！

想到這裏，多藝御所不禁心膽俱裂。

此時，長子具房、次子藤敎、三子式部大輔所居之大河內城，怕早就爲大軍所陷了！

——難道我就這樣完了嗎？

多藝御所沈重的脚步，一步步落在榻榻米的邊緣上，忽地，後面的紙門開了，傳來一聲清脆的呼喊——。

「大人！」

側妾須摩單手提刀，亭亭地立在那裏，其身旁站著年方三歲的小次丸，瞪著一雙可愛的大眼睛。

須摩爲小柳生谷城城主柳生但馬守宗嚴之女，時年廿一歲。四年前由宗嚴作主配與多藝御所爲妾，生了小次丸。

雖身爲女子，但具有天稟的武藝才賦，且氣性剛烈，經常與北畠具敎習武，樂此不疲。

多藝御所一見小次丸，暗忖：大河內城的兒子恐已遭不測，北畠家血脈若欲不斷，就得讓小次丸逃生。

「須摩，讓小次丸好好活下去，培育他，讓他成爲一流的劍士！這是我的遺言！」

說完，也不待須摩回話，便頭也不回地躍向紙門，一剎時，血光一灑，迎面而來的刺客已身首各異。多藝御所返身一縱，衝向外室。

在此値夜的士兵不到二十人，其餘皆爲侍女丫鬟之流，但此時沓然不見一名，多藝御所心中暗叫不妙，如不出所料，自己屬下恐已全遭殺戮。

刺客團團圍住多藝御所，耀目的刀光槍影直直逼近，多藝御所鋼牙一挫，使出一太刀絕命刀法，立時血光四濺，仆下三、四人。

一襲白衣已由血水染成紅色，襯著寒光閃閃的利刄，多藝御所彷彿地獄惡魔阿修羅，人刀合爲一股妖氣，在那血肉横飛的重重敵陣之中流竄。

霎時，屋內傳來一陣騷動，打破了多藝御所的酣戰之心——糟！須摩遭擊了！

只見須摩腋下夾著小次丸，揮著長刀衝了出來，多藝御所大喝一聲，猛然縱身越過重圍跳上前去。

須摩亦如瘋狂一般，疾刀狂砍，挨向多藝御所。

敵兵彷彿圍捕野獸的獵人，獰猙地撲向這已無退路的獵物……。

一瞬間，鮮血四噴，二人業已殺開一條血路，奔向路邊小道。

多藝御所由須摩手中接過小次丸，突然往空中一拋，須摩一抬頭，只見小次丸已牢牢攀在那古老巨松之上，面孔了無懼色。

「小次丸！你好好看著為父的生死關頭！」

話才說完，立即縱身躍向正奮力揮刀却敵的須摩。多藝御所混身是血的身子如旋風一般翻轉，發出一聲狂吼，身形所過之處哀叫之聲不絕於耳，隨著血光噴出一截截的手臂及頸項。

四周刺客愈來愈多，閃動著刀刃矛尖，湧向阿修羅般的多藝御所……。

掩蓋於東方天空上的雲朵裂開一道縫隙，幾道金光直直地射向地上的二十多具屍體。

多藝御所靠在松樹幹下，手中仍握著業已斷了的「藤四郎」大刀，半睜著眼。腹部之上，揷著兩支長矛。

士兵們收起武器，採包圍的陣形，凝視著這位被譽為劍聖，擁有罕見武技的國司之遺容。

隊長新兎武藏守慢慢的走上前去，喊道：

「御所——」

沒有反應。

「您英勇驚人的行為，將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說完，鄭重地低著頭致敬。

之後，新兎武藏守正待整隊回營，忽然有人叫道：

「隊長！那個娃兒——」

武藏守抬頭一看，只見那三歲的小童，正咬牙瞪眼地往下怒視。

武藏守不覺一笑，抬頭揚聲道：

「小鬼！我是新兎武藏守一貞，記住，等你成年之後來報父仇吧！」

隨即，後面傳來淒烈之聲：

「那有不殺你的道理，你記著！」

已甦醒過來的須摩，像厲鬼一般地撐坐在地上，尖聲叫著。

2

三十多年，星移物換，歲月如梭。

距櫻花盛開尚有十天，這是個早春的黎明。

一位蓬髮粗眼的浪人，快步走在東山三十六峰中腹的山道之上，由此望去，加茂川的滾滾白流盡在眼下。

身軀有六尺之鉅，顴骨異常突出，一對大眼集中在鼻樑兩側，一望即知非等閒之輩。

此人即為作州浪人，宮本武藏義恒。他正加快腳步，急急走向藪之鄉的垂松地方。

該處，正有號稱扶桑第一的吉岡道場門人二百二十多人，由吉岡家之繼承人，今年十一歲的壬生源次郎率領，正等待著宮本武藏的來臨。

前一年之年末，吉岡道場之主人清十郎於蓮台寺野外的決鬥上，被宮本武藏之木刀擊碎左肩。其後，本年正月七日，清十郎之弟傳七郎，亦於粉雪飛舞的三十三間堂地方，被宮本武藏一斬為二。

吉岡道場受此大辱，若不設法除去宮本武藏以討回顏面，則日後何能立足於劍術界？

為此，吉岡道場於京都各地設立了向宮本武藏挑戰的告示牌。

而道場的全體人員，均聚集於一乘寺山麓的垂松，於樹叢之後佈下了鐵砲、弓矢等戰器，靜待武藏赴約。宮本武藏心裏有數，依照約定，前往赴會。

當然——

武藏迴避了設有敵陣埋伏的三條道路，選中一處人所未料的僻徑入內。

那是一乘寺山的另一面，人跡罕至、斷崖重重、竹叢密佈，武藏心知須由此降奇襲敵人，才能以寡擊衆，以少勝多。

武藏由密密的竹叢之中竄出，放眼一望，見那巨杉之下赫然立著一座古老的八幡神社。

——求神保佑我勝利吧！

武藏趨步入內，立於神案之前，手撫著鐘繩，正待拉下，忽地傳來一聲巨吼——

「卑陋的傢伙，宮本武藏！」

巨吼驟然由黑暗闃靜的拜殿內傳出，不免令人心頭一震。武藏立即摔下鐘繩，縱身跳離原地。

格子紙門應聲而開，出現了一位浪人。

浪人之姿恰與武藏相反。黑髮繫成一束垂在後肩，眉目如畫，光額秀鼻，彷彿女子一般優雅，白皙的肌膚，亦透著一股端麗之氣。身罩猩紅色無袖羽織、精染寬袴，足踏麻皮細繩為紐的草鞋。身後斜揷一把四尺長之大刀。

「………」

「………」

雙方互視片刻，浪人啟口言道：

「敝人乃中条流富田勢源之門人，嚴流，佐佐木小次郎。」

「原來吉岡道場派你埋伏在此。」

武藏一邊說，一邊戒備著。

「錯了，我乃先禮後兵，特來致意！」

「……什麼？」

「你現在叫宮本武藏，本姓是新免吧！」

「不錯！」

「你和新免武藏守一眞是何關係？」

「新免一眞乃吾生身父親！」

新免伊賀守爲播州赤松氏之族人，爲揖東郡林田城城主。武藏之父武藏守一眞，即爲新免伊賀守之後，曾仕於赤松丹心之曾孫別所長治，乃一著名的劍法高手。其個性狷介固陋，爲細故與其主公長治衝突，負氣退離別所家，流浪各國。某年岐阜城舉行武藝大賽，武藏守恰好路過，於大賽中表演一手優越之劍法，深獲城主賞識，故以食客身份充任「侍大將」職位，率領一個部隊。

受命襲擊南伊勢，前取北畠具敎之首級，即爲其時。

其後，天正八年正月，新免武藏守一眞之舊主別所長治爲織田信長所滅，武藏守於是離辭岐阜城，正式成爲一名浪人。興之所至，來到揖保川支流沿岸的宮本村，定居下來。宮本武藏即爲其時所生。

據「雌雄劍傳」所載：

「其父一眞喜獲麟兒之際，見其骨格崢嶸，日後定爲一非凡武勇之士，故仿源義經內之忠良武藏坊弁慶之名，取名爲弁之助。待其長成，又更名爲武藏，此武藏並非承其父武藏守之名，乃出於武藏坊之名。」

「義恒」二字，亦爲「源義經」之轉意而來。

自報爲佐佐木小次郎之武人一聽其父乃新免武藏守一眞，不覺展顏一笑，說道：

「宮本武藏，此番前來奪你性命者，並非吉岡道場，乃是我佐佐木小次郎！」

「……」

「三十年前，我親眼目睹家父北畠具敎爲你父新免武藏守暗襲而亡，當時，武藏守還揚言，要我長大成人之後前往復仇。不幸待我練劍有成之時，武藏守已離世而去。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我聽說武藏之嫡子乃一劍術高手，正在各地修練，故到處打聽。路過此地之際，始知吉岡道場掛牌挑戰尋人之主乃宮本武藏，暗忖此人或即殺父仇人之子……此乃寃家路窄，你我命中註定必一決勝負！」

宮本武藏凝神望著佐佐木小次郎說完一席話，一言不發，隨即面無表情地輕輕點了個頭，轉身待去。

「武藏！務必記住此事！」

宮本武藏頭也不回地往外走去，將佐佐木小次郎的一

聲高喊留在身後。

3

日後，宮本武藏於其所著之「五輪之書」中，有如下之記載：

『何謂踏劍？

踏劍之心專用於兵法。先說大兵法，以弓矢、鐵砲作戰之際，敵方之攻勢凛烈，我方必待其射擊之後才能反攻。但於槍林箭雨之中，進攻甚難。所謂踏劍之心，即是不顧其弓矢鐵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殺，使對方不及放砲、難以使箭。（中略）以「踏」敵方攻殺而來的刀之「心」奮力進攻，不予其再次出手之機。所謂「踏」，並非限於用脚，以身、以心皆可踏。當然，出刀亦必以踏，其目的皆在於不使敵方再次出手。』

宮本武藏於一乘寺山麓垂松地方所用之奇襲術，即如前所述，採踏箭之心而攻。

他避開敵方二百二十多人之視線，由斷崖竹叢之處以猛虎突發之勢躍出，出其不意衝向敵陣，乘吉岡道場愕然一驚之際，一刀揮向大驚失色之壬生源次郎（吉岡道場之少主，十一歲）。一刹那間，人頭飛向高空，血花四落！

源次郎之人頭尚未著地，一旁之吉岡又七郎（少主之監護人，七十八歲）白髮蒼蒼的頭顱亦滾至密叢內。

少主及監護人身首既各異，吉岡一門業脈則已斷。武藏殺敵先擒首，此乃兵家必勝之技。

原埋伏於岩石下、樹根後、草叢中、地洞內之門人見狀不由全飛奔而出，企欲圍殺單身赴會之武藏，完全忘了事先埋設之鐵砲弓矢，危急之中，忽有人大叫：

「火銃！」

「對，用火銃！快！鐵砲組的人呢？」

衆人匆忙就位，此時，號稱「吉岡十傑」之一的小橋藏人發出一聲狂嘯，追往武藏投入之竹叢內。

銳竹密生的竹叢內，大刀不便耍開，必得使用火銃以砲轟不可。

但，吉岡門人之鐵砲組原分配三組，依勢埋伏，武藏持刀從天而降，衆人糾集不及，待鐵砲組抬著火銃衝入竹叢內，只見小橋藏人等六七名武士業已屍骸橫躺，了無氣息。

兩百多人血眼怒睜，幾將叢林掀起。但，武藏似已飛天遁地，沓然不見踪跡。

其時

武藏好生躺在附近農家屋簷下之草堆上屛目偃息！

羣衆追擊之跫音似已漸去漸遠，武藏這才縱身躍下，一溜煙也似地竄向竹叢。

但，才至半途，武藏雙足一收，喝道：

「來得好！」

瞠目狂吼，冒出混身殺氣！

只見五十多名敵人立在跟前，蓄勢以待！

數十人列陣架勢而不發一絲足音，足見非道場之絕頂高手莫辦！

五十人一見武藏現身，立時發出轟天信號，通知捜往其他三方的門人。

武藏此時心中亦有難逃一死之感！

就在此時——。

「宮本武藏！你命不該絕！」

朗朗之聲由上方傳了下來。

猩紅色的身影，彷彿大鷲一般，由一旁的喬木之上冉冉飄落。不錯，來人正是佐佐木小次郎。

其落足之點，恰與武藏相對，爲吉岡門人之後。

「爲了不使你送命，我特來助陣！」

佐佐木一邊說著，一邊抽出身後之四尺餘長大刀，刀光一閃，橫在胸前。

武藏也在同時抽出長短二刀，一長一短橫伸在前。

這是武藏頭一次使出長短雙刀之術！

日後，武藏亦有記述此技：

「每位武士都須配戴長短二刀，我將自創之刀法取名爲『二刀一流』，其意即在於常能充分活用所配之二刀。奮不顧身捨命而戰之際，必盡力而亡，不可留有餘力飲恨而去。其眞義即爲：並非經常以雙手操刀，乃是以單刀揮刀。無論是在馬背上、河流邊、羊腸小道、人煙稠密處或沼澤區，凡是急馳之時，均需以隻手持大刀。單手之修練完成，即使陷入生死關頭，亦有餘力發揮雙腕之絕技！」

此乃武藏由實戰中體會而來之兵法。

武藏的二刀及佐佐木小次郎名爲「晒衣竿」的長劍一旦使出看家絕活，傾刻之間，竹叢邊已躺下三十七具屍體。

朝陽高高升起的那一刻，古老的八幡神社前又出現了武藏的身影。

右手握著大刀，左手握著脇差（短刀），雙手彎曲地緊緊箍住刀柄，無法鬆手。

十指握著刀柄，如化石一般地佇立著。

方才經過一場血戰，由頭至脚染滿了赤血，彷彿自血

海中冒出一般，雙眼泛著狂亂兇光，陰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慄。

突然之間武藏清醒了過來，發現眼前的八幡神社。

——對的，我得拜拜神明。

如若佐佐木小次郎不現身，此事勢必另有所展！事到臨頭心若不變，非常人所能爲也！

——我應該在神前表示出我對生還的喜悅！

既有此意，武藏向拜殿走近。

同時用牙齒咬直了業已僵硬如爪的雙手，使二刀落地，捧起廟前之水洗淨臉面，且引水漱口，然後走向前去，以手拉住鐘繩，正待拉下，突然——

「武藏！」

由黑暗內部傳來一聲巨吼！

此時的武藏心力交瘁，幾乎將此聲誤爲神像所發，及至心神一攝，才知又是佐佐木小次郎。

「剛剛很失禮，來不及打招呼就追殺那些人去了！」

乍聽此言，武藏不覺一驚，將眼睛靠往紙門的格子，瞋眼過去。

在昏暗中，只見小次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半響，才又接著說：「該算算我們的賬了！」

「這個不用你說，條件如何？」

「在半年以內公告天下，做一場正式的決鬥，並且請一位諸侯做見證人！」

「可以！」

武藏說完，不再拉鈴，翻身離去。

4

慶長十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上刻（上午八時）。

關門海峽上之船島。

宮本武藏及佐佐木小次郎於此展開一場決鬥。

決鬥之經過，吉川英治所著之「宮本武藏」一書有詳細之記述。

而決鬥之後的情景，卻爲「立川文庫」所遺漏，不過，我們可由細川家之家老岡佐渡之日記中得知此事。

……比賽已結束。

武藏將其六尺長之身軀縮爲三尺，飛向空中之後落入海中，海水一直淹到其膝蓋之上。

當其躍過空中之際，予小次郎以閃光一擊的船櫓木劍，現在也不斷地受著海浪拍擊。

小次郎倒在十步之外的沙灘上。

右手還握著那名爲晒衣竿的備前長光所鍛之大刀，面

孔埋在上臂之中，雙眼緊閉的面孔上，沒有任何表情，彷彿正在酣眠之中。併攏著的雙腳，已被海浪打濕。

沙沙作響的腳步聲，驚醒了武藏，猛然回首，只見遠處走來一位白絹覆頭的比丘尼。

武藏皺起了眉頭，喃喃說道：

「要祭他還太早吧？」隨卽踏著水走過去，在小次郎身畔跪下，伸出手掌放在小次郎鼻孔上，還有微微的鼻息！！

於是武藏站起身來，對走近的比丘尼說道：

「如果醫治得當也許還有救，他現最需要的是醫生，不是尼姑！」

比丘尼凝視著宮本武藏，緩緩說道：

「我是小次郎的母親！」

「……」

武藏望著這位自稱爲其母，面容不見悲哀、神色肅穆著、態度冷靜的白衣人片刻，突然將視線轉向那坐在染有龍膽家徽布幔前的細川家見證人，便徐徐走上前去。

比丘尼彎下身來，毫不費力地以雙腕抱起小次郎，沿著沙灘上的浪跡，走向停在稍遠處的小船。

小船載著比丘尼和小次郎逐漸遠去。

比丘尼將小次郎的頭放在膝上，目送著海岸上的見證處，凝視著那正向見證人報告獲勝的宮本武藏。

「……」

比丘尼嘴唇微微動了一下。

她是否正無言地感嘆著：一心一意培養自己的孩子修練成一位劍術高手，如今卻都已成爲泡沫一般……。

5

兩年之後，關東和大阪斷交反目，引發「多之陣」大戰，其後，大阪方面終於接受屈辱之條件講和，獲得暫時的和平。

戰後不久。

眞田左衛門佐幸村帶著猿飛佐助到京都做了一次微服視察。

在伏見城到下京、上京一帶繞了一圈，下午拜訪了在實相院北十字路口擁有一座大宅第的刀師本阿彌光悅，閒說了半個時辰。

沿著那清澄綺麗的有栖川一帶，幸而沒有受到戰火的洗刼，古老優雅的公卿屋邸和比丘尼寺櫛比鱗次，乃是京都內最安靜的住宅區。

不知何處傳來踢球的聲音。

天空非常明朗，但人影卻漸長，各陽原就不夠溫暖，

加上這一帶的寧靜情景，更使人有寂寥之感。光禿禿的枝椏探出土牆，尖銳地刺向那蔚藍的晴空。

突然——

一聲尖叫聲劃破晴空，緊接著傳來一陣騷亂的聲響。

眞田主從二人站定脚步，靜靜地隔著河川望過去。

只見對岸寺院的山門，搖搖晃晃地冒出一人，脇邊拖著一位業已昏死過去，無力垂下身子的比丘尼，右手提著一把長得離譜的大刀。

那人蓬髮敝衣，身罩破爛不堪的猩紅色無袖羽織，看來狼狽異常。

使得眞田主從奇怪的是，其人面貌似已痴呆，口邊甚至淌著口水，但那瘦長的身軀却毫無可乘之隙。在旁人眼中看來，這步態不穩之怪人十分恐怖；而能看穿此人隱藏著可怕劍技的人，該不會太多。

果然，就有一位由對面路口走過來的魁偉武士，一見此怪人，立卽大聲叱道：

「呆子！快放開這個尼姑！不然殺掉你！」

隨卽大步跨前，拔出大刀，架好大上段刀勢，眼看著卽將揮刀而下——

怪人依然半閉著眼，挾著尼姑，搖擺著往前而去。

武士口中大喝著，一刀砍去——

只見血光一閃，一顆頭顱拖著血尾，舞向多日的晴空，無頭的武士身軀「咕咚！」一聲，倒入有栖河中，濺起 高高的飛沫。

怪人仍面無表情地往前走著。

「佐助——」

「在！」

「去救那個尼姑！」

「那個怪人呢？」

「你敵不過他，太厲害了！」

猿飛佐助眨了一下眼睛，一聲不響地離開了主人。

怪人毫不理會佐助的跟踪，徑自走進了附近一座搖搖欲墜的阿彌陀堂內。

似乎此堂卽爲其住處。

怪人將此比丘尼輕置於幽暗的地板上，凝視著那女尼之睡顏。女尼已達初老之年，已呈中性化，既無色也無艷。

突然——

那怪異之浪子一張臉扭曲著，流著口涎的嘴裏，竟然輕聲地叫著：

「母親大人！」

呼聲並不悲切，然卻充滿了思慕母親的戀情。

「母親大人，你還活著，爲何瞞著我躲在那裏不讓我

知道？……我知道了，因爲我被宮本武藏打敗了，所以你不喜歡我了，對不對？……母親！母親！」

說到此處，突然住口，伸出那滿是汚垢的手，探向女尼衣襟，一把扯下。

女尼雖已屆中年，但因戒色之故，法衣之內的肌膚意外地白晰、豐嫩。

流浪人將面孔貼了上去，鼻息漸重，一轉頭咬住了乳頭。

這一番觸撫，驚醒了女尼。

女尼乍見此景，不禁雙眼圓睜，露出恐怖之色，驚叫了幾聲。

「母親，你這樣討厭我嗎？」流浪人混濁的雙眼，突然露出光芒。

「不，不是這樣，我不是你的母親！」女尼奮力掙扎，企圖將仰臥之姿翻轉過來，匍匐於地。

「母親大人，你一定是嫌棄我、討厭我……你是因爲我敗給了宮本武藏，才會這樣嫌惡我！」

「不，我不認識你，我不認識你……請原諒。」

女尼叫著，站了起來。

流浪人一把抓住女尼的一條腿，拖往地下。女尼應聲倒下，白衣已裂，整個下半身裸露在外，沒命地掙脫。

「……你根本就是討厭我……討厭我……」

怪人彷彿陷入昏迷狀態一般，發出喃喃囈語，將女尼強按於地，扯開其衣帶，猛撲於其上，雙手上下撫摸。女尼驚厥過度，不覺暈死過去。

怪人迷惑者，望著那白色胴體，不禁又用手順著那白皙的大腿滑下去……。

就在此時——

一條繩子穿過紙門格子飛竄而入，纏住了小次郎之手腕，用力拖向前。

怪人在一瞬間，以另一隻手提起配刀，刹！地一聲割斷了繩子，手法之快，令人嘆爲觀止。

怪人提著刀立起身來，此時，門外傳來了一聲呼叫：

「佐佐木小次郎，出來！宮本武藏要和你見個高下！」

6

猿飛佐助此舉可謂冒險之至！認定此痴愚之浪子卽爲佐佐木小次郎，而冒宮本武藏之名向其挑戰。

兩年前，宮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於長門海峽上的船島做生死決鬥，結果武藏以其船櫓修成的木刀，一擊使小次郎倒下。此事已傳遍全國，家喻戶曉。

而武藏纏在額上柿色「鉢卷」（武市纏額的頭巾），却也被小次郎的「晒衣竿」挑斷了！

小次郎因眉間中了武藏一擊，立刻暈死倒地。

事實上，小次郎並未死去。

眉間的那一擊，使其成爲痴愚之人——

跟踪在後的猿飛佐助，聽其囈語中不時出現「被宮本武藏打敗」之句，驚愕之餘，更加細觀察，果然，此怪異流浪者額前傷痕猶在！更有甚者，此人雖神智不清，却仍具有一身絕技！凡此種種，皆可證實其爲佐佐木小次郎無誤！

——我不妨一試！

佐助靈機一動，興起高昂之鬥志，返身往有栖川畔，借來小船上之木槳。

——讓船島上的決鬥重演一次罷！

猿飛佐助量好了距離位置，站在二尺外的石像陰影下，蓄勢以待。

果然——

小次郎衝出屋外，正站在佐助預測的地方，雙眼之內燃著虹光般的騰騰殺氣！

佐助屏息等了十分鐘之久，周圍的空氣似乎都凝結了一般，突以爆破之勢躍向空中。

一刹那間——

「武藏！」

小次郎發出石破天驚之聲，拔出晒衣竿長刀，順手將刀鞘往後一拋。

佐助看在眼裏，大聲叫道：

「小次郎！把刀鞘檢起來，你上次就是因爲丟了刀鞘才會敗給武藏！」

一聽此言，小次郎滿臉困惑。

「我等你，你把刀鞘收起來！」

小次郎立刻退後三步，才一彎腰，刀鞘已插回腰際。

兩人再度站在原位，甫一站定，假武藏即如飛鷹一般縱身上躍，雙腕舉起那六尺之櫓……

小次郎雙眼瞇起，盯著那假武藏之速影。

「嘿——呀——」

佐助使出全身氣力大喝——

黑影已在頭上——

小次郎劍氣突爆，以大上段之勢，刺向頭上之人影。

此一刹那，佐助早已有備，雙腕往前一横，長刀已從其下掠過！

說時遲那時快——

六尺巨櫓已擊在小次郎兩年前遭擊的眉間之上！

……舊痕未消，新跡又添！

四個時辰之後，小次郎甦醒了！

搖搖晃晃站立而起的小次郎，表情清朗，已無痴愚之狀。

「我怎麼會在這裏？」

舉目四望，小次郎不禁撫刀自問。

幾天之後——

東海道上出現了一道人影，以水光雲影之姿飄然前行。草笠下的面孔朗目劍眉，表情沈穩，充滿了智慧。

浮雲似水，不知流往何處？

拔刀義太郎

1

時爲慶長末年，天下已爲德川家所得，豐臣秀賴則淪爲一地之大名（諸侯）。

戰國時代的慘劇終告落幕，昌平泰安之世業已降臨。戰火一起，原本就是大御所對大阪城的嚴重一擊！事實上，大家也都深信戰火不會蔓延到全國！

不錯！戰事僅止於火燒大阪城！

有卓越見識之士一致認爲：於此之際，武家必須收起兵刃，保持緘默。這種行徑確有必要，因爲，首先顯示太平盛世即將到來的徵兆，就是普通的「町人」（老百姓、小商人等）竟敢反抗武士的專橫了！

町人，可說是一批只知追求眼前功利，既談不上氣慨，也談不上風格，仁義道德皆可摒除在算盤之外的人，身爲社會的最下階層，其受盡欺凌，乃可想而知之事。

在戰爭亂世之中，要町人湧起反抗屈辱之氣慨，根本不可能，因爲亂世中，武將氣焰最盛，庶民尚要依賴他們的保護，更無餘力反抗。

但是，天下太平既現，人人相信和平已可長在，那些沒有武器的人，不免認爲時來運轉，該是我輩揚眉吐氣的時候了！

這也是人性之常！

對武士的專橫反抗最烈的，是俗稱爲「町奴」的一些男人。

大阪城在敗於「冬之陣」大戰後，四周城壕慘遭填埋之際，京都內外却興起了「荆組」、「皮袴組」這類町奴黨徒。這些人在各處高視濶步，無惡不作，可謂出於町家之暴徒。

「室町殿物語」中，對此有詳細之記述：

『見其裝束，皆繫以晒染之下帶，上帶則結成小球來回纏繞數匝。腰插三尺八寸朱鞘長刀，刀柄足有一尺八寸長；另配一把二尺一寸短刀，以顯刀藝；其或持耙、或舉斧、棍，不一而足。怒髮亂散，粗繩繫額以爲鉢卷。動輒一二十人橫行街市，世人見其招搖以過，莫不爭先恐後奪門而逃，畏而遠之。』

如今亦是——

五条橋。

十幾名橫眉怒目的無賴，拖著三個女子，呼嘯著湧上狹窄的五条橋。

那三名女子反仰於地，雙腿皆被惡漢們拖在身後，衣衫凌亂，下襬全開，光天化日之下，下體裸露於外，狀極狼狽之至。

惡漢們猶洋洋得意，高聲呼喝：

「哎！唷！」

「哎！唷！」

彷彿運貨一般地吆呼著。

而三名女子卻如暈死過去一般，全無悲嗚之聲。

見此光景，人人不敢渡橋，紛紛走避兩側。

於此之際——

一名年約十歲左右之童子，悠悠然步向橋頭，似乎未曾望見那羣惡人。

「小鬼，別上去，太危險了！回來回來！」

旁人不禁發出警告之聲，但見童子充耳不聞，若無其事地往前走去——。

——這個小娃兒眞是稟賦異於常人！

站在群衆之中，頭戴編笠之浪人不禁暗暗喝釆！

他，就是微服察訪四處之眞田幸村！

童子亦如尋常武士之子，腰間斜插一把刀，然，此刀却非習武兒童所用之短刀，乃一把數尺長刀，與其矮小的身軀不相稱，刀尾倚地，狀甚滑稽。

「這倒有趣！」

編笠下的幸村不覺展顏一笑。

只見那童子步履輕穩，直往前去。

十多名無賴壓根兒未將這個童子放在眼中，繼續笑鬧打罵。

——這個小鬼膽敢過來，一脚把他給踢下河去！

童子仰起面孔，往衆無賴漢之前一站。

「你做什麼！小鬼！」其中一人吆喝著，聲如破鑼。

「我過路！」童子朗聲回答。

「過你的頭！」那惡漢說著，提腿就踢！

一刹那間——抬起的那隻腿竟然離身而去，拖著一片血潮，猛彈至高高的空中！

誰也看不出童子何時拔刀，只見那柄長刀業已提在手中，閃閃生輝。

一羣惡漢見此絕技，霎時驚愕萬分，目瞪口呆立在橋上，忘了置身何處。

一位不滿十歲之小童有此拔刀神技，眞乃一大奇事！

驀地——

人群中傳來一聲：「啊！簡直是天狗的化身！」

一語驚醒中蠱般的衆惡漢，前排之四五人立時抽出三尺八寸長刀，一湧而上！

惡漢之長刀尚未完全出鞘，童子長刀左右一橫，一聲哀號傳來，已有二人倒地不起。

衆人未及看淸，續又倒下二人！

其餘無賴見狀，早已嚇得直打哆嗦，顧不得顏面，拋下那三名女子，落荒而逃。

童子伸出長刀，就屍體之衣抹去刀上血跡，揷回鞘內，拍拍衣裳，若無其事地悠悠然渡橋而去。

稍後，童子來至兩旁皆爲町家住宅的巷口，方一踏入，左右突然躍出兩位惡漢，手持大刀，不由分說就往童子身上砍去！

少童身形未動，只見刀影一掠，兩顆人頭已滾落在地！

跟在後面的眞田幸村，不禁暗喝一聲：

「好！」

既然擧手之間就已解決了右方進攻而來的敵人，那麼，就讓這位天狗的化身繼續應付左方而來的刺客吧！

2

須臾之後，眞田幸村已於東山雙林寺南的西行庵，與一白髮白鬚之老翁對面而坐。

此茅葺小庵乃紀念西行法師而建。西行法師放棄武士之職，雲遊四方，來至蔡華園院，定居下來，留下「願在花下死，如月望月時。」之名詩，平靜逝世。

後來不知何人爲懷念西行而造了此庵。

此時——。

幸村尾隨少年，見其進入此一奉有西行與頓阿二法師木像的西行庵，隨卽請求入內。甫一坐定，卽發現此端坐老翁異常面善，絕非初次相見！

一年前——

眞田幸村決意只帶猿飛佐助進入大阪城，當他離開高野山麓北谷之九度山，來至河內陸時，遇到一位手持白木手杖之老翁。

老人叫住了幸村，注視其繫於腰上之刀，說道：

「老朽對劍相略知一二，大人若不嫌棄，吾欲就此劍相論大人之面相！」

幸村雙手奉上大刀，老人凝視著夕陽下的刀輝，緩緩說道：「五宮都是大凶，浮現之月、星及疵痕等，皆爲戰死之相！」

言畢，以白木手杖將長刀一擊爲二，拋入草叢之內，並對幸村說道：

「既爲天下名將，豈能不注重配刀之相！」

說罷，留下白木手杖卽行離去。

白木手杖之中，竟藏有天下名刀「正宗」。

「上回承蒙老丈指點，不勝感激之至！」

幸村回想至此，乃鄭重致意，以表謝忱。

「由於小娃兒的淘氣，你我又能再度見面，可說是一種機緣……實不相瞞，我就是林崎重信！」

乍聽此言，幸村不禁大喜，乃深深一揖以示恭敬。

果爲深藏不露之高手！

拔刀術始祖始林崎甚助之威名在傳說中已達出神入化之境，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甚助重信生於奧州山形十餘里、楯岡砦外之「林崎村」。天文年間，甚助重信花了三年的時間，在村內名爲「林崎明神」之熊野神社內，苦練刀術，待其修練完成，對拔刀術之妙旨，已達心神領會之境。

比劍之際，間隙只容一髮之差，勝負則定於此一髮之差——敵未動，我不動，敵若動，我先動、 大刀一旦出鞘，敵命必然已亡！

因此之故，拔刀術乃劍術修業中首要之學！

此乃甚助重信滲悟所得之獨學，其奧妙精義之極致，爲前所未有！

甚助重信挾其雷霆萬鈞之拔刀術遊歷諸國，名聲傳遍足跡所到之處。不知何人將其霎眼已過之快速拔刀法命名爲「林崎夢想流」，天下劍客紛紛爭學爲快。

「居合」（瞬間拔刀法）——天下皆知其名之時，甚助更進一步的走進鹿島神宮的武林，委身鑽研於天神眞道流劍術。

時代進入元龜之際，甚助重信應越後上杉謙信之請，仕於幕將松田尾張守之麾下，展開其天馬行空之技，奔馳於戰場，立下無數戰功。

待上杉謙信歿後，林崎甚助重信便告引退，自此銷聲匿跡。

時隔三十數年，未料此人尙安然在世。

三十年來，僅有甚助重信之隨侍田宮平兵衞創「拔刀田宮一流」之別派，亦以此聞名天下。

「刀柄留八寸之德，命運有三重之利。」

講出此句居合名言之田宮平兵衞，後由德川家賜釆邑千石，任對馬守，將其劍派末流擴至於諸州。

幸村不得不以虔敬之心，注視著這一位在西行庵做一名老僧的稀世高手，似乎完全無視於自己的高徒，是如何地享受盛名，完全與其無關似的。

幸村神色一正，說道：

「名師之下出高徒，您一手調敎出來的少年具有神乎其技，乃無可置疑之事。我見這少年氣宇不凡，但不知是何姓名，有何來歷？」

老翁一言不發，沈吟半刻，然後肅然說道：

「你對此子十分關切？」

「盼能告之……」幸村亦炯炯有神地回視老翁。

雙方均不作聲，默然對視。

終於

老翁拍了拍手，呼喚少童。掌聲才止，少童身形已如影子一般飄然而至。

「現在，我要將你的來歷和姓名告訴眞田左衞門佐大人，這也正是你多年來想知道的，要仔細聽著……左衞門佐大人既然要打聽你的身世，想來一定是要重用你的拔刀術。左衞門佐大人會好好照顧你，你得聽他的話，隨他而去！」

3

慶長十六年，秋。

陸前玉造郡荒雄川之北乃名爲鍛治谷沢之荒原。這天，荒原上出現了七個人影。

這批人乃是出羽山形城城主最上修理大夫義康，其妻阿葉、長子義太郎、及其從僕一行七人。

五年前，修理大夫義康因與其父義光不和，離開山形城，蟄居於高野地方之山野中。

此次，乃因其父義光差人送書和解，故有此歸鄉之行。

「阿葉——」義康用手指著遠方的草原，呼喚著他的妻子：「你看，那邊不是有一股炊煙嗎？那就是林崎重信隱居的草庵，我們可以在那兒休息兩三天再走！」

義康乃是執門徒之禮、學習拔刀法於甚助重信的唯一諸侯。

當時………

已離凡世隱居於山野之甚助重信，對前來求藝的義康說道：

「你就先從打柴、挑水開始吧！」

義康不以爲忤的答應了下來，在那半年之間，過著草莽村夫之生活，日日打柴、汲水、時而挑糞、種菜、毫無怨言，終於打動甚助重信之心，授之以藝。

天正六年春天上杉謙信卒後，甚助重信卽定居於此鍛治谷沢荒原的草庵中。

荒原上有佔地方圓三里名爲「上原」之處，盛產野馬。甚助重信將之捕獲馴服，飼養之後賞予當地人，藉以爲生。

………

對最上義康而言，十年前那一段草庵中之生活，乃是一生中最值得懷念之日。

落日餘暉映入山谷之際，義康一行人已來到草庵。

甚助重信見狀甚爲意外，加以詳細詢問之下，方知始末。

「這事實在値得高興，父親有意與我和解，眞盼望能早日回到故鄉！」義康喜悅地說道。

但是甚助重信一聽，却皺起雙眉，問道：

「你對令尊之言，絲毫不覺有疑惑之處嗎？」

「師父難道覺得其中有詐？」

「不客氣的說，最少權少將義光大人，乃是性情殘忍、無情無義之人！」

「這……我倒沒想到……」義光面色暗然地回道。

其父義光具韜略權謀之才，爲使最上一家雄據一方，破義忘仁之事亦在所不惜。

天正十八年，征伐小田原之時，經由德川家康之斡旋，義光加入豐臣秀吉之陣營任職。義光爲取信於德川，特將秀吉之次子太郎四郎送與德川家爲人質。

翌年，奧州有九戶土豪之亂，秀吉之養子三好中納言秀次投奔而來，義光見此良機，乃將已女配與秀次爲妾，名爲拉攏，實則暗中另有居心。

其後，秀次在「殺生關白」的汚名下自絕時，義光此舉反而爲自己帶來不利，因其將女兒給秀次爲側室，因此難脫同謀之嫌，幾至被沒收領土。幸虧家康爲其護罪，才只受「自省」的處分。

可是，義光又找出一位奧羽地方首屈一指的美女，企圖獻給秀吉取媚，但是此計却被石田三成識破，帶著冷笑辭謝了！

慶長四年，上杉景勝派遣密使至義光處，密議征討家康之事。義光立卽答應下來，且收下了景勝所致之軍資黃金兩萬兩。然則隨後却派密使急馳至德川家康處，密告景勝謀叛之事！

上杉景勝獲知此事，驚愕之餘怒火熾燃，叱義光乃是天下最卑陋之人，特製義光之泥像，以脚踐踏之以洩恨。

義光惡其長子修理大夫義康，而偏愛其次子駿河守家親。然則，無論就才能、器量來比，家親均在義康之下，義光此擧，乃事出有因。

家親乃爲德川家之旗本（封侯），名字之中，亦有「

家」字與家康同，爲討好家康之計，義光捨棄才情卓越之長子，欲立平庸無能之次子爲嗣，以繼承最上家之業。

義康的左右中，有名爲里見民部之忠臣，因見義光爲求榮棄子，甚爲不滿；一日，特爲此向義光直言進諫，義光聞言，未發一語，然事後却召民部之父權兵衞尉至，告之：

「令郎民部膽敢挑撥我父子，意同謀叛，你應令其切腹以謝罪！」

權兵衞答道：「主公之命固不可違，然此乃關係吾家命脈，屬下必得與老父商議之後再行決定。」

言罷退下。

民部的祖父即爲里見越後守，乃聞名天下之軍師，時年七十七，但仍精神矍鑠，頗有壯者之風。

越後守聽罷權兵衞之報告後，哂然笑道：

「最上家之氣數已盡，權兵衞、民部、你們立卽告退辭仕！」

次日，義光見里見一家辭仕而去，臉色一變，獰猙下令道：

「派千騎組去追殺！務必把那三個人的人頭給我提回來！否則不要回來見我！」

追隨而去的共有一百三十位騎士，結果一位都沒退回，因其人人仰慕越後守之名，願投靠他。

自此而後，義光打從心底憎惡義康。

義康無法忍受父親之冷落，遂有出山形城至高野內地隱居之意。其時，義康勸留了所有願尾隨自己而去之家臣，僅帶了四名隨從。

事實上——

義康茫然不知其父義光業已命刺客二十名隨後追殺。當刺客尙差半里卽可追上之時，手持大刀如飛燕般從天而降，將其斬盡殺絕者，卽爲林崎甚助重信！

繼續前行之義康，對此事件毫不知情！

故，五年之後，——

義康對甚助重信之忠告頗覺多餘，其心中暗忖：

父親已屆六十五之高齡，殘忍之性想必已漸軟化。

心念至此，義康微笑著對甚助重信說道：

「就算父親叫我回去是另有目的，我也不能拒絕。」

「對你來說，各地的大名均盼你前去，足有容身之處！」

「做人食客終非久留之計，且若身爲食客，愈發會招父親之不滿，還是避免爲是！」

聽至此，甚助重信嘆道：

「你眞是個仁者！」同時注視著坐在阿葉身邊之義太

郎，時義太郎年方四歲。

一瞥之下，甚助卽看出此子筋骨非凡，日後定爲傑出英武之士！

「孩子也帶去嗎？」

「嗯——」

「要把孩子送到爺爺身邊去？」

「對——父親既然有意和解，我就應該把義太郎帶去，讓父親享受天倫之樂，若少了一人，豈非一大失缺？再說，父親見到嫡親長孫，心情必會軟化……」

旣聞此言，甚助重信也就收起企望留下義太郎之心。

翌日，義康父子別了老劍客，朝向鍛治谷沢之荒原繼續前去。

4

義康突然有所警覺，——

——不對！

不遠千里回到山形城，却見城門緊閉，義康不由得湧起一股不祥之感。

此時，城內傳來高喊之聲：

「主公大人前往接受日野將監大人投降的沼田舘，該處正在建築新城。請各位移駕尊足，到那邊去吧！」

——不對，父親一定在城內！

義康心裡有此直覺。

依理而言，主公不在，亦應有迎接之人才對，但在此刻，却無一人出言示敬。

於是，義康父子一行，重新經天童之地，跨尾花沢，越猿跳峠，往前行去。

來到舟形地方，義康將其妻阿葉及義太郎托與一家臣，囑其登上小舟沿最上川而下，前去投靠位於新庄西南二里半，清水城中之清水大藏大夫氏滿，此人氣骨風格甚高，且武功驚人，足可信賴。

義康自己則騎著山形城餽贈之月毛馬，沿岸而行。

來至舟形外一里之處，義康心中之不祥感果然應驗。該處杉木林夾道而生，陰暗異常，義康正待策馬急馳，忽然，火銃之聲由左右之樹影中轟然冒出——

「啊！」

一剎那間，雙眸已被射中！

彈丸突發而至，頓時，義康宛如化石一般，無法動彈。

火銃仍然連連而來！

子彈射穿義康之臍下，立刻血流如注！

義康心知亡命在卽，必須保持武士之精神，乃奮力拔

出配刀，以僅餘之力橫向切腹！

後世皆認義康中彈而亡，殊不知其乃是戰史上罕見之馬背切腹而亡！

霎時之間，一切又歸於沈靜。

數十名刺客自樹蔭中躍出，奔至義康身邊，尋找義太郎之蹤跡。

「怎麼只有他一個人？」

「……」

「對！一定是坐船逃走了，追！」

一行人又急急策馬沿岸猛趕。

不久，刺客們即發現阿葉、義太郎及其家臣所乘之船已流至赤松川與最上川會流之處，立即發出火銃彈藥，企圖擊翻小舟。

家臣立刻中彈翻滾，小舟隨波打轉，險象環生。

突然——

一個黑影如風而至，長刀一揮，刺客群中立刻傳來數聲哀號！

此位趕來援救者，即是林崎甚助重信！

刺客衆人驚魂甫定，尚未看清來者何人，已爲其疾如旋風之拔刀術奪魂而去！

甚助重信一刀刺進最後一名刺客胸前之際，川中之小舟已顛覆半沒，阿葉正在水中載浮載沈，却奮力以雙手將義太郎捧出水面。

甚助重信奔至河邊，快速解下腰中所繫之套馬粗繩，結成一環，拋向阿葉。

此時激流奔騰，水勢甚急，阿葉以一手托著義太郎，伸出滿是鮮血之左手拉住粗繩，套住義太郎之小小身軀，方一套入，已氣盡力絕，沒入水中。

甚助重信使出混身氣力，將義太郎自旋渦猛流之中拉至岸上！

「你父親受你祖父之害而亡，但令祖父業已不在人世！……令祖之所以不惜刺殺親生骨肉，乃是受大御所家康之命，或是因家康妒妬你父之才能吧！」

西行庵內，與眞田幸村對座之老翁，沈重道出此段往事，并對十歲之童子如此言道。

少童雙目圓睜，瞬也不瞬地盯著老翁，雙唇緊閉。

老翁將視線移向幸村。

「天下已爲德川所得，世事如此變化，大人身爲一代名將，難無力挽狂瀾之心？」

「嗨！——這也是武士的命運吧！」

「依老朽之預卦，大御所未滅豐臣家之前不會消亡？

此乃生生而滅之理！」

「這我並非不知！」幸村平靜地說道。

「左衞門佐大人精通陰陽之學，於豐臣家爲大御所家康所滅之際，特地卜了一卦，以星辰、筮竹觀測，得知大阪城災刼難逃，爲天機所定！」

老翁如此對少童說明。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我的運數已定！」

「左衞門佐大人——」老翁語調一轉，正色說道：「你若肯重新考慮，替德川家做事，對今後百年之和平維繫，有莫大的功勞，甚或英名不朽，爲後人歌頌功德——換句話說，將有幾千萬草民，因你而得到幸福！」

「……」

「此乃老朽之平生宿願，盼你銘記在心。……義太郎！你就跟隨這位左衞門佐大人去吧！」

「是——」少童立刻以手伏地，行了一禮。

幸村亦垂頭回禮。

「我會盡力培植他！」

「如果不中用，隨時把他送回來！」

言畢，老翁以無緣再見之心，將手中之唸珠遞與眞田幸村。

5

「春天到了，我們在花下開個茶會吧！」

德川家康無心地講出此話之時，已是將大阪城破壞殆盡，交換得和平契約之後。

戰事全然已過，春光又再度降臨京都。

侍於家康之前，乃是本多上野介正純。

「是否和過去太閤（豐臣秀吉）的做法一樣？」

上野介正純誠惶誠恐地問了一句。

在家康來說，向來從未召開過任何賞花會或是茶會，其所愛好的，只是比武大會！

而秀吉的個性，却正好相反。

秀吉得天下之際，乃認爲令全國人心開朗，人人歡樂宴遊之事最爲重要，他在北野地方舉行的大規模茶會，吉野、醍醐所舉辦的賞花會等，即爲一例。

文祿二年六月，又於九州名護屋陣舉行化粧園遊大會，此次園遊會乃是秀吉最喜好之假面大會。會中，秀吉扮成一瓜果商人，上纏黑頭巾，蒙以菅編之笠，肩挑柿、梨、桃等果物，於園中四處放行。其時，丹波中納言秀秋扮成一醬物小販，織田信雄扮成一披衫僧，加賀大納言利家則扮做高野聖人，衆人皆十分熱衷此事，惟有德川家康隨

意扮成一老翁虛應事故。

家康心中對享樂宴遊之事甚爲不屑，不喜奢華耽飮，見人羣聚取樂，每每心中大起反感。故每回宴會之中，家康皆一本正經，了無興趣。

眞正能使家康心聚神往者，惟有眞刀之比武大會。

因此之故——

上野介正純對老主君之議，甚爲不解。

當時之世，無論身份高低如何，一般人仍沈醉於豐臣秀吉所遺留之「桃山驕奢」之風，甚好宴遊取樂，吃喝嫖賭，人所不禁。

當時，大阪新町、江戶吉原、京島原、伏見撞木町等處，皆爲風聞全國之遊樂區，設有規模極大、雕樑畫棟之妓舘，夜夜笙歌，極盡淫奢之能事。當此之際，流風甚異，人皆不以妓業爲賤，公卿大名之宴席上，經常有名妓作陪，以壯聲色。席中載歌載舞，喧嘩悅衆。

曾經——

秀吉曾經從京島原的美女之中，選了五名據爲己有。並各選二名送與家康及前田利家。其中有一名妓女竟拒絕在衆諸侯前表演歌舞。經過盤問之後，方知此女出身不凡，親戚們都有值得誇耀的門第，如果讓他們知道了自己從事賣身之業，是一恥辱。故，爲了避免外人譏評，此女拒絕在公開席上表演，任怎麼叱責都不答應。

秀吉見狀，對左右道：

「旣身爲妓女，竟有護恥之心，未免太可笑了，這種人還活著做什麼？」

即命人行以磔刑。

公卿大名皆沈迷醉心於「能」樂之中，一般民衆亦好觀歌舞劇，連幼稚小童皆知手舞足蹈，及時行樂。

將軍家的大御所，在此全國享樂時潮之下，似乎也不能免俗……。

「哈！哈！哈！上野介，我說要賞花，你覺得奇怪，是不是？」

「小的不敢——」正純立時雙手伏地請罪。

「眞田左衞門佐在大阪城——嗯，他一定看穿了我有趁契約書上血跡未乾之際攻滅豐臣家的打算！」

「主公之意是——」

家康已有再度圍攻大阪城之作戰計劃，已與將軍秀忠、本多佐渡守、上野介父子、及土井大炊頭等五人密秘會商過，且計議已定。

能夠識破此一陰謀詭計者，惟幸田幸村一人而已！

「上野介，我欲在包圍大阪城之前，除掉幸村！」

「喔——？」

「我開賞花茶會，幸村必定暗中混過去，趁機狙擊，以取我性命，對不對？」

「這位左衞門佐，乃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名將，我們必得先有準備才是！」

「不必。幸村乃一重視禮法之武將，他要取我性命，必然親自動手，若以麾下之力突擊，日後傳世有損英名，此乃有武德者之不爲也！」

「但，以左衞門佐之精刀厲法，未免太危險，萬一……主公還是多保重爲是！」

「放心！我非親眼見到火焚大阪城不可，否則死不瞑目！上野介——」

「………」

「你別記掛此事，我身邊有柳生但馬守和柳生兵庫就夠了，沒有關係！」家康微笑的說著。

家康乃是一位說一不二、甚有自信的人！

十天之後，諸侯們皆收到家康署名召開的醍醐賞花大會通知書。

賞花之日定爲三月十五日。

不知有意抑或巧合，此日與二十年前秀吉之賞花大會爲同一天。

二十年前的醍醐賞花大會，至今猶爲人們所津津樂道。秀吉酷愛櫻花，上之所好，下有趨焉，爲擧行一次賞花大會，大事舖張已極！

醍醐寺重新修復整飭，建造寢殿，重築金堂，擴大櫻之馬埸，打通水渠，整建瀑布水流，且將二天門移往別處去。當天，由上醍醐至下醍醐周圍五十町（一町爲六十尺）見方之地，設有二十三所警衞站，三萬多名持弓槍鐵砲之衞士，佇立於沿周之帳幕內外。

行列由伏見城出發，綿延十町之遠。

當時，只見一片春意盎然，萬朵春櫻姹紫嫣紅、爭奇鬥艷，花香四溢，人影繽紛，眞乃太閤秀吉一代榮華富貴之縮影。

但是——

此次大御所家康之作風，却大異其趣。由其佈告之簡略質素卽可見一斑。

『諸侯之隨從限三名以內，腰上之長短兩刀必須取下。需身著棉質道服，餽贈一切謝絕。入宴者僅限所邀者，惟葵徽幔幕之外，庶民之蝟集不在所限。

又，無需爲觀花設置茶屋。』

大半的諸侯見此佈告，對家康的吝嗇不禁報之以苦笑。不過，對不可攜帶武器入內這一點，甚爲欽佩！

醍醐寺，又有深雪山之號，乃貞觀十六年，理源大師所建。

文明十二年之兵亂，山下伽藍（寺院建築物之通稱）盡遭焚毀，山上殿堂亦遭破壞，其八十代寺主義演，上書請求秀吉重建。秀吉許之，并開伏見城至醍醐寺之大道，以利觀櫻花用。

賞花之處，亦即秀吉盛宴高張之處。

醍醐寺之東北有四町大的一塊地方——俗稱「千疊敷」，自秀吉觀櫻以來，已成賞花勝地，故又名「花見山」。

當時秀吉由醍醐寺至千疊敷，夾道左右共設屏風百對，蔚爲奇觀。

如今那百對屏風乃留置於伏見城，下人特爲此請示於家康，家康回道：

「不用！」

此乃家康精明週慮之處，不設屏風，可使諸侯無衞士監視於後之憂，亦可防刺客藏身於其後！

6

元和元年三月十五日。

當天櫻花盛放，氣候微寒。

家康乘坐一頂黑轎，僅帶三十名隨從，於午前來至醍醐寺之塔頭三寶院。

家康入內書院，解下雙刀，換上道服。

迴廊前的石砂上，有數名小姓（諸侯之侍童）佇立待命，旗本（俸祿五百石以上之武士）則憩於指定場所。

「好，我們去吧！」

家康在僧侶之前吸了一會煙，然後神色泰然的緩緩步出。

由唐門往遠眺，可遙望林泉之景。

家康沿路緩緩而行，忽然，距其二十步外之處，躍來一隻野兔，家康一望，只見一個不足十歲的光頭小沙彌，正提著一隻白木手杖追跑出來！

野兔正往家康這兒蹦躍而來。

「等一等！」

小沙彌邊追邊喊道。家康不禁駐足觀看。

野兔飛快地躍向家康前的木橋上。

「等一等！」

小沙彌仍急急追趕而至，突然，雙腿一彎，被一塊飛石拌倒！

「怎麼啦？小沙彌！」

家康立刻走上前去——就在這一剎那，一直跟在身後的隨從中，突地發出一聲哐聲。

「喝——」

銀光一閃，一支飛鏢直直射向地上的小沙彌。

同時——

小沙彌就地一滾，白木手杖一揚，拔出裝在其中的白刄，只見銀光方閃，飛鏢已應聲落地！

一眨眼功夫，小沙彌又彈身躍向家康——

家康似乎早已有所準備，故意將自己的身體向前去趨受刺。

一刀刺進家康脇邊之際，不見血光，却發出異樣之金屬聲。原來家康在道服之下，穿有鋼鐵護盔！

雖然被飛鏢封住了拔刀術，却仍能刺向對方腰際——只能說最上義太郎具備著天賦異稟！

傾刻之間擋在身形搖晃的家康之前的，正是柳生兵庫！

柳生兵庫乃是得自其祖石舟齋揉和「新陰流相傳之書」、「新陰流繪目錄」及「柳生流印可」等技之眞傳，爲柳生派之惟一能手。

——殺掉他嗎？太可惜了！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劍術奇才啊！

柳生兵庫握著刀，瞪著眼前這位童子。

少童亦迎著柳生兵庫的視線，在這位一流劍術高手柳生兵庫的前面，他是毫不遜色的！

家康見大小二位高手對峙，暗忖：

——沒想到幸村找到這樣的小童做刺客！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傳來一聲：

「柳生兵庫大人，如果你殺了那個孩子，大御所就沒命了！」

兵庫凝神於光頭小童之際，實無暇顧及此聲發自何處，因爲少童之刀就在眼前，絕不可分神，予對方以可乘之隙！

此時，柳生但馬守由唐門處急急飛奔而至，一邊喊道：「請大御所立卽到書院內休息吧！」

家康見但馬守面色沈重，心知有異，便點頭說道：

「嗯！」隨卽返身走向書院。

「兵庫，退下！」

但馬守回首向柳生兵庫，說了此話之後，又轉身往立於石橋畔的高麗塔，大聲說道：

「左衞門佐大人，今日無勝負之分！」

原來但馬守已發現幸村帶著炸藥藏身於該塔之內。

就在此時——

傳來轟然之聲，高麗塔一裂爲二，緩緩倒向左右！

眞田幸村彷佛名僧「傳心月叟」一般，逸然立於塔

之中。

但馬守一驚，凝神望去。

眞田手持著黑色的唸珠，微笑地看著但馬守。

「大御所眞是命大！」

但馬守不語，微微的低下頭來，說道：

「請退離此地吧！——」

幸村將白刃收於手杖之中，若無其事地對少童說道：

「我們一邊賞花，一邊啟程吧！」

柳生兵庫目送著大小二影漸漸遠去，但馬守道：

「叔父，要不要追上去殺了？」

「不成，對有武德的人，應以義對之……再說，你也殺不了他！」

「何故？難道我兵庫殺不了他？」

「他右手所持的唸珠要是一丟出來，十個人都會血肉模糊！」

言畢，但馬守緩緩步向書院，心中暗道：今天眞是一敗塗地——。

出羽庄內五十二萬石、山形城城主「最上駿河守家親」，突然於翌年——元和二年三月——死去。

其向幕府報備的書上，是說城主於獵鷹歸途，路過家臣楯岡甲斐守之家，於酒宴之中，突然腹痛猝死！

但是事實的眞相，却是——在獵鷹歸途上，突然跳出一位十二三歲的少年，如風一般斬向馬背上的家親，頃刻之間又消身而去！

幕府派出島田彈正、米沢勘兵衞二人至出羽國，命老臣九人等合力擁護家親之幼子源五郎義俊，但此九人皆非傑出之士，最上家終於四分五裂，致幕府下令沒收其領土。

源五郎義俊分得三河一萬石之地，但因體弱多病，終於寬永八年，以二十六歲之年逝世。

清酒日本之助

1

元和元年正月六日，大阪城眞田府來了一位商人。其容貌氣宇軒昂，身軀甚爲魁偉；擧手投足却帶有一股悠然之氣，十分優雅。

商人來至侍衞之前，合手爲禮，恭敬地說道：

「敝人乃是攝津國鴻池村之鴻池屋新右衞門，以釀酒爲生，傾聞城內有賀宴，特以敝人多年精心釀造之美酒爲貢，請准予進見！」

侍衞隊長穴山小助，見新右衞門身後立有十位青年壯士，個個身負以草籠蒙覆之酒甕，不免疑由心生，說道：

「我得先看看草籠之內到底是不是酒。第四位！你出來！」

說畢，取下遞過來之酒甕，解開草籠，掀起甕蓋——立時，一股濃郁酒香直衝入穴山小助鼻孔內，

「哇！」

一飲非斗酒不爲足的酒豪穴山小助，從未週過此等芳醇撲鼻之美酒！

不用說，新右衞門立卽被延至眞田幸村之前。

幸村一見此人，不禁暗暗稱讚。

——這種非凡氣質，絕非普通商人！

新右衞門雙手伏地爲禮，說道：

「據聞秀頼大人及太夫人均好杯中之物，故以敝人二十年苦心釀造之美酒呈奉，現特送往大人處受檢，如蒙轉呈，乃敝人無上之光榮！」

「此意甚爲可嘉，吾當設法致意！」

幸村聽罷，頷首回答。

新右衞門立卽由所攜之桐箱內取出二隻酒鐘，一爲金鑄，一爲銀鑄。

然後，又由堆在身後的十尊酒甕中捧出一尊，拔起甕栓，將酒注入金鐘銀鐘之內，再以雙手捧起金鐘，奉至幸村面前。

幸村接過酒鐘，心中大起疑惑，眉宇不覺微微綯起。

他從未料到發出如此芳醇香味的酒，竟然如清水一般純淨澄澈！

當時的日本，根本無法看到所謂的「清酒」，人們所喝的，不是「白酒」就是「黑酒」——都是混濁濃厚，彷彿茶湯一樣的濁酒。

日本釀酒的淵源極爲久遠，神話中之八頭大蛇，乃是

因吸多了酒大醉而遭素盞鳴尊之斬

奈良時代，各地已有酒坊出現。

「日本靈異記」中有記——。

有一名爲「田中眞人女」的貪婪男子，將水混入酒中出售，借與別人時，以小升計量，還酒時，則以大升計量。進入鎌倉時代後，時常頒佈「沽酒禁制」，甚或「酒壺破却」令。

直至室町時代，文史上已可見「酒屋．土倉」之名，酒屋，卽是賣酒之店，爲當時獲利最大之行業，且多兼營當舖，以高利貸營生。幕府本身亦加以庇護，個中原因，自不足外人道也。

但是，所釀造出來的酒却混濁不堪，酒味亦大同小異，無分上下。

現在，幸村眼前的這杯酒——

眞是令其訝異萬狀，他從未想到，這個世界上居然有如清水一般的酒。

「且讓在下試飲！」新右衞門手捧銀鐘，傾飲一大口。幸村隨卽跟著喝了一口，

——嗯！眞是人間仙品！

不由得在心內發出深深的讚嘆！

「新右衞門，要釀造如此的美酒，想必花你多年的苦心！」

「是，在說明釀造經過之前，在下有兩件事，乞望大人成全！」

「請說！」

只見新右衞門雙眸之中，發出銳利而嚴肅的冷光，

「在下淺見寡聞，才智粗疏，但見天下大勢如此，心知大阪城時運不濟、淪亡在卽……」

「……——」幸村默然不語，瞋目直視對方。

「依在下之見，快則半年、遲則一年，大阪城必定會在德川大御所之手中被焚爲灰燼！」

「有此可能——」

「那一天來到之時——當豐臣大人一門瀕滅之際，盼豐臣大人能以在下所獻之酒，爲惜別宴上之飲，此事全賴左衞門佐大人鑒察愚衷，玉成一切！」

「既然你有此意，我自當盡力而爲……但其中必有緣故，不知能否告知？」

「是！」新右衞門目露清光，正色說道：

「吾乃尼子氏家臣山中鹿之介幸盛之子——」

2

戰國武將之中，尼子氏之家臣山中鹿之介幸盛的一生

，最爲傳奇悲壯、膾炙人口！

鹿之介幸盛爲近江源氏之後，幼名甚次郎。幼時喪父，由其母獨立扶養。甚次郎生就孔武有力、臂力驚人，年方十三卽能與成人比賽角力，賽無不勝，向無敵手。十五歲時，受亡父之主君尼子義久之請，仕於陣中，職先鋒之位。

十六歲時之春，參加伯耆進擊一戰，圍攻山名氏之居城尾高城，因與山名氏之重臣，剛力無雙之菊地音八決鬥，以其驚人武藝一舉取下敵方首級，故一躍成爲當時名將，風聞天下。

當時——

鹿之介被菊地音八扼壓在地，動彈不得，不禁仰面向天，屏息望月，但見那掛在夜空中的弦月宛如鎌刀一般滑向菊地音八之頸項！

鹿之介驀然頓悟，弦月亦懸刄爲其助戰，自己豈可認輸？霎時剛猛湧發全身，返身力推，將刀一揮，立時斬下菊地音八之首！

此事之後，鹿之介不時行拜月之禮；夜深人靜之時，時作禱告：

「望弦月神賜我以七苦八難，使我多受考驗！」

當時，其主家尼子氏之武運衰微，曾經領有出雲、隱岐、伯耆等地，進而覬覦安藝、備後、美作的威勢，現在已經蕩然無存。

取代大內氏地位而稱霸中原的毛利元就，對日薄西山的尼子氏家勢，也是一大威脅。

自永祿六年以來，毛利元就連連取下了尼子氏之許多屬城，其企圖强佔之心已是天下皆知。

攻佔白鹿城時，毛利元就召集百名礦工，自石見銀山挖一地道，採奇襲之戰。攻佔月山城時，因該城位據天險，進攻不易，乃使用謀計，取得尼子刑部少輔、同式部少輔之內應，於城主尼子義久前進讒言，害死忠良老臣，致使月山城內人心義憤，有開城迎毛利氏之心。

不久，城內糧食漸缺，義久欲由海陸求糧，但關口已爲毛利氏之軍船所扼，無計可施之餘，月山城糧盡援絕，終於潰敗。自此，山陰道之霸業尼子氏一門告終。

城陷之日，山中鹿之介悲憤萬狀，奔至千仞斷崖處，以朱筆大書「願七度轉世再生，報一世滅主寃仇。」後躍崖而下，不知所向。

若干年後，鹿之介出現於京都。

某暮春日，鹿之介潛入東福寺，盜走一稚齡幼兒。

幼兒乃是尼子氏一族猛將尼子國久之孫——孫四郎勝久，他未滿一歲之時，尼子氏一門卽遭攻滅，由侍者護送

潛逃，後寄養於京都東福寺。

鹿之介盜取該幼童，其目的乃是欲培育孫四郎勝久自立，使尼子氏之門再興。

自此以後，鹿之介多方奔走，求取各國之助，幾經挫折而仍再接再勵。

孫四郎勝久，亦不愧為名門之後，是鹿之介值得盡忠效力的青年武者。

經過千百次的中興行動，勝久與鹿之介，混身留下了無數的刀痕槍傷。

自從二人曾於某山城受圍，情急之下使詐降之計，而後稱病，趁衞士疏忽時由廁所地道遁走。

亦有一次，其所藏身之城受毛利氏之圍攻，勝久與鹿之介相偕逃亡，經由但馬、因幡，輾轉來至京都。

天正三年，勝久與鹿之介終在京都投靠織田信長。其目的，無非是意藉信長之力，使尼子氏一門中興。

織田信長於是在討伐毛利元就之大軍中，將勝久及鹿之介派在羽柴秀吉手下。

羽柴秀吉率大軍直下，不久，攻下了宇喜多直家之屬城上月城，并命孫四郎勝久留下守城。

不料，宇喜多直家受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之援助，立即發動反攻，奇襲而來。

當時羽柴秀吉正圍攻三木城不下，不克派軍援上月城之危，上月城四面受敵，大軍壓境，終至糧盡氣絕，開門受降。

孫四郎勝久於切腹自盡之前，命鹿之介必得全命以待，不可以死殉職；因勝久見鹿之介乃為一罕世勇者，若繼續仕於織田信長麾下，日後必能獲一國城主之位！

但鹿之介之所以恪遵主命，乃是鑑於尼子家世世代代之神主牌位無人祭祀，必得自己奉祀料理，故依勝久之遺言，甘做俘擄，忍辱偷生。

奈何吉川元春深妬鹿之介之勇名，特命河村新左衞門於備中河部川之阿井渡口，將鹿之介謀害死亡。

時為天正六年——鹿之介享年四十二歲。

3

如今端坐於幸村之前的鴻池新右衞門，當其父鹿之介憤死之際，年方七歲。

其幼名為新六幸元，當時正寄養於海盜船「日本丸」之上。

「日本丸」之首領奈佐日本之助，亦為尼子氏之遺臣，與鹿之介私交甚篤。

當足利幕府運勢衰微之際，許多壯志難酬、萬丈雄心

鬱壓不得而發之士，皆轉向海上求發展，刼船殺生，縱橫汪洋。中國明朝一代，肆虐於沿海地帶之「倭寇」，即為此輩海賊。

奈佐日本之助於尼子氏滅門之後，投身海賊行列，將其鬱勃之壯心，投之於澎湃巨浪之中！

其大本營，為隱岐地方。

鹿之介未曾娶妻，其子新六幸元乃是與一遊女所生。三歲，鹿之介即帶著幼子奔馳沙場，時時以——

「武士之子不可因刀光劍影而閉眼，亦不可因弓矢之聲而掩耳。」教誨之。

當其主君孫四郎勝久舉兵於鳥取城時，奈佐日本之助立即率五艘海盜船遠道參加助陣。

鹿之介即於當時將幼子托與日本之助。

日本之助乃是一膂力驚人，武藝超羣之蓋世壯漢。

天正九年夏天——

奈佐日本之助帶著新六幸元來到鳥取城。

鳥取城原屬山名豐國。

山名豐國原亦為尼子氏之屬臣，當尼子氏為毛利氏亡滅後，山名豐國即見風轉舵投向毛利元就。當山中鹿之介擁護孫四郎勝久起於出雲、伯耆、日益壯大之時，山名豐國又轉而向其諂媚。但是不久之後勝久與鹿之介逢遭敗北，山名豐國又立即再次投靠毛利氏。

山名豐國乃一毫無志節操守的人物。

而當羽柴筑前守秀吉率大軍勢如破竹地進擊之際，山名豐國立刻變節，派使者前往織田信長處，以家臣之禮投靠。

因此之故，其家臣森下道與、中村春次等人不滿主君所為，唾棄背向之，而將城主逐出，幫著毛利氏對抗羽柴秀吉。此乃情勢所逼，世人難以預料。

當時，正在鳥取海上的奈佐日本之助，為鳥取城老臣所托，以軍師的身份來到城內。

日本之助應允老臣所求之附帶條件，即是要使山中新六幸元日後成為鳥取城之城主。

當時鳥取城之守將，為安藝毛利家所派遣之山縣春往，但身如傀儡，並無實權。

實際上操指揮大權的，乃是日本之助。

天正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羽柴秀吉由播州姬路出發，由伯耆街道北進，七月初旬，迫近鳥取城時，全軍散開，埋伏在森林處，故意將兵力隱匿不顯。

將其本營設在帝釈山，周圍築設堡壘，決心長期作戰

。

至此，秀吉攻城之計已定。

戰事一起，卽爲猛烈之進擊，但是當他知道攻城不易時，立卽下令停止戰火，另做準備。

敵人毫無動靜，給城內之人帶來不安與焦躁，原來敵方已在城外二里處，埋下木柵，設立瞭望台，燃起火把，戒備森嚴，不讓城內任何一人出入。

羽柴秀吉所定，乃是「斷糧計」。

埋伏在山谷內的兵士，擺陣於南大手原野，各河口亦嚴密守備，總之，其意欲斷絕鳥取城之對外連絡。

鳥取城位於如今鳥取市之東北，海拔八百尺。

城據久松山要害之處，山峯山麓均建有堡壘，流過城下的袋川爲千代川之支流爲山峯所切，形成斷崖，地勢十分艱險。瞭望台亦已撤去，移往大手。由本城至其西北，均有小山脈環繞，宛如護壁。

南大手近平原，山脈由東環繞至北，城卽建在中央山頂，山谷極深，山城亦極險峻。

由此看來，鳥取城乃是一易守難攻的理想山城。

但是，此種構造所能敵對的，至多是爲數數倍的敵軍而已，若如羽柴秀吉所率如烏雲壓日之千軍萬馬，此山城高據山巔，後無退路，無異自扼咽喉。

如今，鳥取城已完全被包圍，羽柴秀吉設下「斷糧計」，似無生路可施。

對受圍的鳥取城來說，唯一可出援軍的只有出雲城，其餘因幡國境內之數城，已爲羽柴秀吉所陷。

援軍救助之路，惟有自海路而來！

千代川河口賀露港，爲海陸連絡之要衝，秀吉深知此港之重要性，故早就派遣最善戰之精兵一批嚴加防守，並由淺野長政率兵船百隻，扼守港灣入口。

出雲運載軍糧救援，行至半途，不得而歸。

進入八月之後，吉川元春之長子元長率領出雲援軍，企圖由後擊襲，但是行至伯耆的八橋，却遭秀吉伏兵所敗，無法繼續前進。援軍之傳驛急奔安藝求助，但是毛利氏與豐後大友氏之戰火正酣，無暇分身，亦無餘軍可派。

如今，鳥取城已完全孤立無援！

其時，日本之助選出十名敢死隊，企圖由袋川潛出，將圍城之急況報與安藝城。此十名武者，皆爲日本之助的手下，勇猛精悍，乃是素有「河童」之稱的汪洋海盜。

敢死隊由頭部蒙下護罩，於深更月落之際，一個一個保持距離潛入袋川河中，但是，却沒有一人能安然抵達河口！

「與其坐在這兒等死，不如抱一死之心突圍而出！」

一百多名兵士實在難以忍受被圍困之苦，某夜暗啟城門，往扼守於袋川的黑田孝高、木村隼人等所率領之軍陣突擊，但是黎明之後，全部陳屍於地，一個也無倖免。

八月末，出雲城派出軍糧船五艘，三百士兵分乘十艘軍船護送，來至賀露河口，不用說，立卽被淺野長政的百隻兵船圍押，五艘兵船也付之一炬。

秋末已至，圍城已達百天，城內糧食已盡，不分男女老幼，人人盡往山中尋覓糧食，先是抓狗、猫、狐狸等野味充饑，等沒有野獸抓了，便設法搜尋鳥、鼠、昆蟲之類果腹，最後連草根、樹皮等都落入肚皮之中。旱田內殘存的稻根，已成最佳美味，圍城慘況，由此可見一斑。

——時候到了！

4

一旁悠哉觀看的羽柴秀吉，便命藤堂高虎的家臣阿字戒源太守衞以勸降使者之身份入城遊說。

阿字戒源太兵衞是一位威儀堂正，架勢十足的武士，正適合充任使者之工作。

他來到城內，聲稱乃是替大將羽柴筑前守而來，并申述如下：

一、圍城已久，城內兵糧似已不足，若有所需，我方意欲贈糧若干以解危急。

二、請守將山縣春往大人、老臣森下道與大人及中村春次大人出城，與在外之城主山名豐國大人共議大事。

三、我方大將羽柴筑前守，大舉中原之地，已連下十數城，但是對敗城之民向以仁義待之，德義處之，衆人皆慕其德而無不服，貴處若開城迎之，則亦一律寬大爲懷，既往不咎。

。

日本之助聽完這些口述，問道：

「這是要勸我們投降？還是向我們求和？」

「不管是那一種，請接受！」

源太兵衞以閣下心裏有數的表情用語，回答了此句道：

「你們有沒有和流放在外的舊主和談之意？」

老臣們默默地搖了搖頭。

「可，可是　」此時忽有人插嘴，原來是守將山縣春往——。

「本城已若困獸，遲早會落入敵方之手……與其損

失無辜人命，不如開城講和………」

「你閉嘴！」

日本之助勃然大怒，叱住了山縣春往，并以嚴厲的眼光凝視著源太兵衞。

「大人以使者身份入城來，既非講和，亦非投降，此行莫非意圖離散城內人心，使本城自行決裂？這是你的策謀之計吧！」

源太兵衞一聽此話，不禁反唇相譏：

「我看你是餓荒了，神智不清，故有此語！」

日本之助那堪如此譏諷，大聲叱道：

「我奈佐日本之助是海盜出身，經年飄蕩海洋之中，餐風飲露，暴風雨一來，幾個月不吃不喝，只剩皮包骨的事已不止一次兩次了！因為飢餓而神智不清的說來未免過於荒唐可笑。你分明是受猿面冠者之小計，進城來擾亂人心的間諜，必須依照軍令處分，你給我站好！」

不用說，源太兵衞就此亡命。

日本之助命人將阿字戒源太兵衞的頭割下來，同時下令當夜城內無戰鬥能力之婦女孺子，帶著源太兵衞的頭離城。

老臣及士兵們，都可感覺出日本之助已下定壯烈決戰之心。

當夜，是個沒有月光的闇暗黑夜，大地一片漆黑。

婦女及幼童們，紛紛與丈夫或父親灑淚而別，出城離去。

半個時辰之後，日本之助帶著二十名海盜，持著火銃，暗中摸出城去。

須臾之後，城內的軍民聽到遠處傳來一陣鎗聲，在靜夜黑空中聽來，特別恐怖。

大家心中暗驚，以為是敵方軍隊夜襲攻城而來，也有人想到那些出城而去的婦孺是否遭受襲擊了，一念及此，大家不禁心慌意亂。

沒有一個其他的人知道日本之助帶著手下暗中潛出去。

鎗聲過後，又恢復了深夜的寧靜！

日本之助和那二十名手下，在天明之前，毫無聲息地回到城內，每個人背上都背了個極大的袋子。

又過了幾天。

一天下午，幾位士兵們因爭奪一隻老鼠而大打出手，其中一人被斬死在地，霎時之間，圍觀的士兵們看著那具屍體，眼裏發出異樣的光芒來。

那天傍晚──

圍城內一千七百名士兵，每個人都分到一些乾肉。

沒有人問那是什麼肉，每個人都迫不及待地、貪婪地將肉片放進口內啃著。

在一間室內，日本之助注視著十歲的山中新六津津有味地啃著乾肉，突然叫了一聲，

「新六──」

「啊？」新六停止了咀嚼的動作，望著日本之助。

「新六，如果這些肉是從直到昨天為止，還一直侍候著你的侍女身上割下來的，你會有何種感覺？」

「………」新六瞪著眼，屏息聽著。

「這件事情必須讓你知道………那天晚上，我讓我的部下對著那群出城的老弱婦孺們盲目地掃射，等人散去之後，地上留下了五十四具屍體。當時一片漆黑，誰也不知道留在地上的是誰，我只能說，中彈的都是些命運不好、可憐的犧牲者。就是因為不想知道誰會死，我才選在那樣的一個黑夜中下手………我讓部下們用手摸索著，把屍體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來，說不定他手中割著的，就是他的妹妹也說不一定………新六，誰也不敢否認你手上的這片肉就是一直侍候著你的侍女………」

聽到這裡，新六哇！地一聲，把肚裏、口裏的東西全嘔吐了出來。

「新六，你要知道，戰爭不是光拿著槍、刀一類的武器吶喊斬殺一陣就算了的，隨著戰爭而來的責任和遭遇，往往比戰爭本身更可怕、更殘酷。像今天我們因飢餓而吃人肉，也就是戰爭帶來的………如果你連這點都不能忍受，還想當什麼武士？」

說著說著，日本之助發出自嘲的笑聲。

秀吉的圍城又繼續了半個月。

以山名豐國為餌，顯示其寬大為懷處置的招術，但是卻沒有一個人相應。

或者天可憐圍城內那些極度饑餓的士兵們，由山中走迷了三十多隻狼，讓他們又得以多活了一陣子。

狼肉吃盡時，日本之助知道無法再拖，於是安排了一位降伏使者到淺野長政處去，其投降的條件則為：

「以我一個人的生命換取城內所有人的性命！」

但是，接到報告的羽柴秀吉，卻以「放逐主君」的不忠罪名令老臣森下道與中村春次切腹自盡。

經過好幾次使者的往來，談判終於在天正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成立。降城之日，由堀尾茂助吉晴擔任特使。

堀尾茂助入城之時，老臣二人於宮中屠腹自盡。

日本之助不取一槍一刄，全部整然排列，等著檢使接

收；只帶了新六幸元一人，來到城下的眞敎寺。

當時日本之助在脇邊夾了個小甕。

堀尾茂助問道：

「那是什麼？」

日本之助笑道：

「這是用來裝我的骨灰的容器。」

進入眞敎寺之後，日本之助對新六說道：

「有件事要拜託你……我的屍體可不要葬在寺內，你在墓內找個角落，堆點稻草，用火燒了。燒過的骨頭放在這個甕內，我這個甕內裝著有酒，把骨頭泡進去。我這一生可以說什麼都沒有，既沒有妻子，也沒有兒女，所有的，只是戰爭，不斷的戰爭。惟一能安慰我的，就是酒，喝酒時，可以使我忘記一切，忘記身在何地，處在何時。所以，卽使我死後，我也要泡在酒裏，新六，你把我的骨頭放進甕裏後，密封起來，丟在海裏，好嗎？」

接著，又對新六交待一些重要的事。

「你的大叔父山中信直殿目前正閒居在攝津國伊丹在鴻池村，曾仕於伊丹在岡城主荒木攝津守村重大人門下，是一位武勇知方的名將，極受其主君的器重。但是因爲其主君曾有非行，你大叔父直諫未獲採信，所以憤而辭職，來到鴻池村，結一草庵而居。現在你惟一能依靠的，就是這個人，你懂嗎？」

新六聽罷，俯首受命，然又急急抬起頭來，正視著日本之助，說道：

「我不喜歡當一名武士！」

「你打算丟掉兩刀嗎？」

「是的，我想當個商人！」

「喔──？」

「是的，我想做個專門賣食品的商人。」

可憐的新六，小小年紀就已歷盡千辛萬苦，尤其是圍城百餘日所受之艱難，吃人肉的殘酷，使其純稚的心靈深受刺激，故不願做一名武士，再與戰爭接觸。而且，日本之助適才的一番述懷，更使其有所感悟，難以釋懷。

「當商人也未嘗不可，但是，新六，你別忘了你是名將山中鹿之介幸盛的兒子，你的行爲舉止都不可辱沒了家門，這點務必切記在心！雖身爲商人，內心却必須具有武士的精神，懂嗎？」

日本之助將遺言交待之後，便要新六到隔壁房間去等著，自己則拔出刀來，從容就義。

新六在須臾之後過去，日本之助已切腹自盡死去，於是立卽通知寺廟住持，將日本之助的遺言告知，請求撥出墓園一角，讓其焚化遺體。

於是住持喚來徒僧，備好木柴薪火及稻草，待一切準備就緒，已是日暮天黑了。

新六蹲於火焰之前，滿心寂寞，甚覺空虛。

…………。

醒來時，天都快亮了。眼前燃燒過後的遺體已剩下一些骨骼，餘燼飄浮著一縷縷的輕煙………

新六心中浮起一絲酸楚，深深體會到人世的虛幻，人生的慘痛。

半響，新六用手擦乾眼淚，將放在一旁的小甕移過，手持白木長箸，將骨頭放進那混濁的白酒中。

骨頭發出「嗵！嗵！」的些微聲響，緩緩地沈入甕底。這些情景，再度使新六感到心痛如絞、人生無常！日後，每當午夜夢迴之際，耳畔總會出現那微小的聲響！

大塊的骨頭都檢完之後，新六以雙手撮起那已化在草燼之中的骨灰，慢慢地放入酒甕之中。

隨後，寺院住持爲日本之助遺靈主持了一場誦經會，爲其超生。一切處理完畢之後，新六將瓦甕負在背上，辭別了住持，離開了眞敎寺，依照日本之助的遺言，來到了海邊，打算將瓦甕沈入海底。

但是，站在賀露海邊的新六，却無法下手將瓦甕投到大海裏去。

「義父：請原諒我吧，我要永遠和你在一起！」

口中默默地禱告之後，便轉身離去。

新六由鳥取前往姬路，越過一重又一重的山，日夜不停地前行。

再越過兩座山頭，就能到播州龍野口了！

新六一邊想著，一邊走在夕陽斜照下的山路上。

昨夜爲了躲雨，就住在山崖上的阿彌陀堂內，今天無論如何要趕到龍野口，找家旅店住下，補充一下乾糧。

幾天以來，雖然都是一個人隻身走在闃無一人的山路中，但是絲毫沒有寂寥之感，因爲背後的瓦甕之中，不斷傳來「嗵！嗵！」的酒聲，彷彿有人與他說話一樣。

新六也像回答問話一樣，隨意說了一些話。

突然──

「喂！」

眼前出現了一位巨漢！

滿臉鬍鬚，身上罩著褪色無袖的羽織，腰繫朱鞘大小二刀，虎背熊腰，好不嚇人。

「你要到那裏去？」

「攝津。」

「打從那兒來的？」

「鳥取——」

「是在戰爭中變成孤兒的吧？」

新六搖了搖頭，加快脚步往前走，但是那浪人立刻追上去。

「你那個甕裏裝了什麼東西？」

「那是骨壺。」

「骨壺？那怎麼會有水的聲音？」

「……」

「給我看看！」

「不行！」

「作州道上處處都有水，你沒有必要背個水壺亂跑！快說，裏面裝了什麼東西？」

「……」

「媽的，裝什麼傻！」浪人說著，一手拖住了新六的肩膀，新六奮力掙脫了開來，往前跑去，沒有跑幾步，就給一棵樹根絆倒在地。

「唰！」

浪人一把壓住倒在地上的新六，把背上的瓦甕搶了下來……

「不行！那裏面裝的是我父親的骨頭！你不能動！」新六大聲地叫了出來。

浪人笑著，自顧將密封著的甕蓋掀了起來、剎那間一股芬芳香醇的味道冲入鼻內！

「哇！是酒嘛！」浪人神色愉快的喊著，這又是一個有了酒便忘了一切的酒鬼！

浪人聞了聞，又湊上眼睛去看；

「不對呀？怎麼不像是酒？」

但是，那衝鼻的酒味實在令人忍受不住，浪人於是斜捧著酒甕，正待將一張嘴靠上去！

就在這一瞬間——

新六拔出懷中的小刀，對準了浪人腹部，倏地刺了過去

「嗚……嗚……」

浪人由喉嚨中擠出了幾聲痛苦的呻吟，猛然仰天倒跌在樹幹上。

這眞是不幸中的大幸——酒甕還緊緊地抱在那浪人手中！

新六立刻把酒甕搶了回來，抱在胸前，沒命地往前跑著，一直跑了半里路之遠，才喘息著停了下來。

摸摸甕栓，掀起來看了看，這一看，眞是令人吃驚，新六不由得「啊！」的叫了起來。

那一缸混濁不清的白酒，如今却如清水一般，澄清見底！

6

左衞門佐幸村靜靜地聽完了這一大段長篇故事。

鴻池新右衞門又再次地在金鐘銀鐘內注滿了清酒。

等幸村喝盡了盃中的酒，新右衞門也將銀盃內的酒一飲而盡，然後微笑的說道：

「大人覺得這酒如何？」

「這還用問嗎？這實在是全日本最好的酒……你的故事還沒有講完，繼續說吧！」

「我去到鴻池村時，大叔父山中信直已經過世，只剩下大叔母一人孤單地獨居著，復興山中氏一家的責任，可說必須由我一人獨立負起。我在成年之後，改名爲新右衞門，也正式成爲一名商人。但是我連一文錢都沒有，如何做生意呢？那時只曉得要做買賣，却一點經驗都沒有，根本不知如何下手。

其中的苦困艱難，迍邅流離眞是言語難以形容，但這些不是今天談話的重點，我也就不提了！總之，在我三十歲以前，只有貧無立錐之地幾個字可以表達！

三十歲那年，我又遭到了一次重大的失敗，深覺得運不濟、命途多舛，又感到一身飄泊，百不如人，遂有了以死求解脫之心。

一天晚上，我走到村子附近，傳聞中行基菩薩所開鑿的昆陽池，在池畔坐了下來。

那池水幽靜非凡，澄清如鏡，我看著看著，突然有了一絲靈感。

不知大人是否知道，那鴻池村南方爲一台地，西邊有武庫川流過，東邊有豬名川流經，水質甘醇，甚爲可口。要釀出美酒，其首要條件，就是要有良好的水質。

鴻池村既然有這麼好的天時地利，我爲何不好好的利用一下呢？

心念既起，心情豁然開朗，早就把那尋死之心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從那個時候開始，十幾年來全心全意地研究釀酒，可以說，整個人都泡在酒裏。

漸漸的，我買得起家俱了，於是特地備了佛壇神案，祭祀那扶育我，有恩於我的養父。一直到那個時候，我才憶起了瓦甕中濁酒變清那件不可思議的事來。

那混濁的白酒，怎麼會變成清清如水的清酒呢？

我日夜苦思了好幾天，却不得其果。

有一天，因爲用腦過度，有點昏昏沈沈，走到屋後時

，不小心踢翻了放在一邊的灰桶，頓時塵土飛揚四散，看到那個光景，我的腦中有如石破天驚一般閃過一道光芒！

對了！

當我將義父的骨灰裝入酒甕之中時，似乎連那燒成粉末的稻草末也一併撮起，灑了進去！

會不會就是因爲那稻草灰的作用，而使得白酒由濁變清呢？

於是我立卽取了稻灰投入酒桶中，經過一夜再去察看，果然——一桶濁酒已變得清清如水！

試著喝一口，異香撲鼻，別有風味……我那時滿懷感恩的喜悅，立刻跪地謝天。

這就是清酒的由來！」

新右衞門講完，低著頭，一言不發。

幸村似有所悟，緩緩說道：

「你的故事眞是奇遇！……我現在立刻命人將這十罈酒搬到本丸去（丸爲日本建築物之通稱，本丸卽主殿之意），獻給秀賴公！」

「多謝大人成全！」

「他們母子二人享用惜別宴飮時，我一定獻上你的清酒，做爲惜別酒！」

「萬事拜託！」

奈佐日本之助特異的葬身之去，竟然引發新右衞門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清酒！而當豐臣家覆滅之際，淀君夫人與其子秀賴公所飮用之惜別酒，卽是山中鹿之介幸盛之子鴻池新右衞門所獻。

風魔鬼太郎

1

文祿四年二月七日，豐臣秀吉部屬之中惟一智將蒲生氏鄉於征討朝鮮的途中，猝死於肥前名護屋的陣屋。

當日，石田三成作了一篇祭文弔祀。

『會津宰相以其久年所患之下血病，因軍旅頓勞，轉爲不治之疾。

今已辭世而去。

重帷倏掩，庚耀韜芒，碩德之將，棄世離塵，其慘痛何堪？

凋殘棣蕚，終難釋然於懷也。』

其遺骸由近習（侍衞之別稱）七士移往京德紫野大德寺，諡名爲「日日林院高岸忠公大禪定門」，行年四十。

太閤秀吉爲弔其英年早逝，二十一日間不食獸肉魚介，以示悼念。

但知情者莫不暗自嘲笑，咸認荒謬已極。

因爲——

蒲生氏鄉乃是石田三成所殺，且此擧是在秀吉的默許之下進行的。

豐臣秀吉進入晚年之後，逐漸有神智漸失，昏愚痴迷之狀，懷疑氏鄉有犯上謀叛之心，故默許石田三成之計。

事實上，此全爲成田三成的奸謀策略！

蒲生氏鄉氣宇拔群，才智過人，以其龍韜豹略，立下無數戰功。石田三成見狀，妬恨交加，故立下此等奸計。

蒲生氏鄉爲征平將門而獲高名的田原藤太秀鄉之後，因其一族世代居於近江國蒲生鄉，故以蒲生爲姓。室町時代末期，蒲生家出了一位貞秀之士，文武兼備，故使蒲生一門再興。其孫定秀於天文初年，築城於同郡日野地方，以爲根據地。及其子賢秀之時，仕於織田信長門下，曾因攻打越前朝倉攻而立下戰功，深得信良之信任。

織田信長對蒲生賢秀之器重，由下列可見一斑——天正十年，信長應豐臣秀吉之請，踏入征伐中原之路時，特將安土城的「二之殿」交與賢秀留守。

在此之前，信長亦曾將其庶出之女許配給賢秀的長子氏鄉。

於本能寺滅掉織田信長的明智光秀，急遽轉至安土城，以厚禮招蒲生賢秀出，賢秀則緊閉城門，相應不理。

不久，秀吉與柴田勝家爲主的宿將們無法相容，情勢爲之一變，氏鄉頗有遠見，遂勸其父賢秀與勝家斷交，投靠秀吉這一方。

以這個角度來看，蒲生氏鄉並不算是豐臣秀吉之麾下，而可算是秀吉的盟約同友。

蒲生氏鄉幼名鶴千代，十三歲時以質子之身份去到織田信長處時，信長一瞥之下，大驚失色：

「這個小孩的眼睛非比尋常，令我不悅！」

其言下之意，彷彿欲將鶴千代除去。

氏鄉稍長之後，對文武事皆有濃厚的興趣，曾師事於歧阜瑞龍寺之南化法師，並曾上京都，就三條西實隆學習國學，拜宗牧之高足宗養及里村紹巴爲師，學習和歌俳句、茶道等。並遵從齊藤內藏的教誨，三年之間，不分晝夜地勤練武藝，成爲文武兼備之勇將。

其首次參戰，是十四歲時——永祿十二年八月的大河內之戰，除了逃脫一人之外，其餘侍大將均亡於其手下。

當他初戰之際，氏鄉身穿銀色鯰尾冑，領先殺進敵陣，勇猛非凡。後來，曾在新兵之前作此說明。

「在敵家之規矩，凡是身穿銀色鯰尾冑者，不論在那次戰爭中，都必須打先鋒，你們若想立下戰功，就不可落在銀色鯰尾冑者之後！」

關於蒲生氏鄉的逸聞頗爲不少。

蒲生氏家臣有一武士，名爲西村左馬之允，爲人坦率獷犺，素有豪者之名。他曾在嚴石之役中立下輝煌戰功，但後由於犯了軍命，受到由主家驅逐之處分。

之後，由於細川忠興出面說情，又回到了蒲生家。

在左馬之允得回本祿之次日，氏鄉對其說道：

「左馬，和我來一場角力吧！」

左馬之允乍聞此言，十分困惑。

——看樣子主君是想試探我！如果自己勝了，一定會有損主君的顏面，可是若輸了，豈非滅自己威風，招人恥笑？

與其招人恥笑，不如犯冒上之罪，盡力而爲！

下定決心之後，左馬之允使出混身力量，結果將蒲生氏鄉推壓在地。

「我們再比一次！」

沒想到氏鄉滿臉通紅、目射精光，又大喊了一聲。

侍臣們從未見過蒲生氏鄉此等模樣，紛紛向左馬之允使眼神，意思是要他佯輸一場，以免主君不快。

但是左馬之允渾然忘我，又全神貫注於比賽之中，根本不去看一旁觀戰侍臣的眼色，而暗忖：第一次已經贏了主君，第二次若輸了，人家會以爲我故意放水諂媚主君，

所以我這一次非贏不可！

於是左馬之允又使出猛然怪力，將氏鄉摔倒在地。

氏鄉一頭摔在地上，衆侍臣都變了臉色，不料，氏鄉摔摔顱，抬起臉來，竟然滿面笑容。

「左馬！你到死也不要改變這種不諂媚的個性！」

左馬之允聽到這句話，不禁感而泣下。

另外一件事是：

伊達政宗十分恐恨蒲生氏鄉的威勢，起了密謀殺害之心，於是派了一位十六歲的少年清十郎，至蒲生之姻親家田丸中務少輔做侍童，伺機狙擊蒲生氏鄉。

有一次，清十郎將其決意寫在信上，交寄其父，事跡因此敗露，中務少輔立刻將清十郎押入獄舍之中，並派人通知蒲生氏鄉。

聽到這個消息的氏鄉，親自來到田丸家，召出清十郎，對他說道：

「你爲了達成任務，不惜冒險捨生，這種精神實在值得嘉許！」

且將清十郎送返伊達家，就此消除了與政宗家之爭。

另有一事：

筒井順慶有一武士槍倉權助，在某一年戰事中，出陣前入厠時，遭毒蛇咬傷脚部，因而昏倒在地，無法參戰，但是也因此留下了胆怯裝病的汚名。

權助未說一句辯解，即離開了順慶家，之後，來到蒲生氏鄉處，求見道：

「大人爲天下聞名的智將，恐怕不會採用我這種胆怯裝病不敢參戰的人吧？但是我心存奢望，盼大人能收留我！」

衆臣們都羣起反對，但是氏鄉經過愼重考慮之後，決定以食客之身份收留他。

之後，松倉權助一到戰場，立刻當先衝入敵陣之中，勇猛作戰，並取下敵人首級以爲資證；於是蒲生氏鄉撥二十石爲其俸祿，並予「物頭」之職位。從此以後，權助每次作戰，莫不全力以赴，奮戰爭功，而每次蒲生氏鄉均加重俸祿以爲賞識。但是，終有一次，權助因太過深入敵陣而不再返回。

氏鄉獲知松倉權助的死訊之後，黯然神傷，沈痛地說道：

「都是我的錯誤！一位士兵的士氣與作戰方式，完全受其主將的影響，權助本來就是一位剛武勇猛，以行動代替語言的實行者，志氣十分高昂。而我當其戰勝之後就提高其俸祿，無異是鼓勵他爲爭功名而捨命！如果我的賞賜稍微吝嗇一點，權助也就不會有今天的無謂之死了！」

2

天正十八年，秀吉滅了小田原北条氏，伊達政宗亦敗北投降，以奥羽二州之地為其從屬。至此，天下已全納入豐臣秀吉之手，因會津為東北重鎮，地扼奥羽之咽喉，故特提拔蒲生氏鄉，賜以該地。

至此，蒲生氏鄉由伊勢松之崎十二萬石的大名，一躍而為會津九十二萬石的大名。

但是，消息傳至的當日，氏鄉却毫無欣喜之色，其侍臣山崎見狀不解，便問其故，氏鄉微笑以告之：

「我的志向是在中原，只要靠近京都，領土再小也無妨，只要有機會，照樣可以舉兵取天下。現在就要被困在邊境地帶，還有什麼作為呢？只能白白空待老朽罷了！」

後來，不知利害關係的山崎竟將氏鄉的這一番話得意地向家的武士吹噓，結果在連連轉述之後，一番話傳入石田三成耳中時，就有了不服秀吉，意圖爭天下的意思了。也結果因此為蒲生氏鄉帶來無妄之災。

石田三成素來暗忌蒲生氏鄉的才俊高能，又見其軍容嚴正、兵士善戰，內心更加忌諱，深懼氏鄉日漸壯大，對自己不利。

氏鄉任會津領主之時，正是三十五歲的壯年之時，且在秀吉之前，並不一定施以家臣之禮，完全與德川家康或前田利長等人同身份！

這種人對石田三成來說，眞是一大威脅。

石田三成又見豐臣秀吉的精神及身體都日見衰弱，便暗暗立下了借刀殺人之計。

那就是——

當太閤萬歲死後，誰來接掌天下呢？若想自己獨佔，那就必得先除去如今勢力最大的德川！

而想打敗家康，必先得天下各有勢大名之心才可！

石田三成左思右想，便請教越後上杉景勝的謀臣直江山城守兼續，問道：

「太閤萬歲之後，我想起義兵，試試自己的大運如何。但是，不知要用何種手段才能除去德川家康？」

智謀天下的直江山城沈思了片刻之後，以平穩的聲音答道：

「想要消滅地据關東八國的德川內府，就必得先消滅處在關東之後會津的蒲生氏鄉。依我看，先由我們上杉家佔領會津，然後再與大人的舉兵呼應，夾擊關東，則閣下的希望可以實現。」

聽了直江山城的一番話之後，石田三成刺殺蒲生氏鄉的決心更加堅定了。

於是，三成只要一有機會，就在豐臣秀吉耳畔竊竊私語，謂蒲生氏鄉有奪取天下的謀叛之心，必須多加小心提防……等等。

秀吉如果年輕十歲，一定不會聽信石田三成的讒言，但是，已完成統一天下大志的秀吉，已逐漸有神智退化的現象。

其遠征朝鮮之擧，即為一證。

後世史家皆認秀吉此擧，乃是某種征服慾發作所致，也有部份史家認為秀吉是因痛失愛兒所定的洩鬱之擧，總之，對一位雄才大略的人來說，不可能毫無準備的就發佈遠征外國之計，這種擧止只有神智迷失的人才做得出來。

不錯，秀吉當時正處於那種情況之中。

而德川家康却冷眼旁觀策士石田三成的一切計畫。

就這樣，蒲生氏鄉遭到了毒手。

這一切，都是石田三成暗中安排的。

3

此時，蒲生氏鄉的長子鶴千代正在會津城，年方十一歲。

氏鄉夫人阿莫代著次子松千代（六歲），正以人質的身份留在大阪。

氏鄉遽亡後兩天的深夜——。

阿莫在睡夢中被人叫醒了——是誰在叫我呢？她披衣起來察看，發覺早已熄滅的燭却點燃了，跳動著微弱的光芒。一位忍者裝扮的人，蹲在黑影之中。

「啊——是風魔嗎？」

夫人全身立刻湧起了一陣不吉之感，風魔此刻怎會來到大阪呢？氏鄉自十年前以來，就提拔了這位來自筑波山中的忍者風魔來太郎，這位忍者自此以後就如影隨形的護衞著蒲生氏鄉。

離開了氏鄉而跑回大阪，一定發生了嚴重的事情。

「大人已在前天晚上過世了！」

風魔來太郎以他那毫無抑揚頓挫的聲音報告著。

夫人一聽，頓時心痛如絞，但仍強忍著悸痛，顫聲問道：「是……是誰下的毒手——？」

「石田治部少輔！」

「太閤呢？」

「看樣子是得到他的默許！」

「有沒有留下遺言？」

「有的，大人說：『鶴千代當家，松千代練刀』——只說了這兩句。」

「鶴千代當家，松千代練刀？」

「是的，一點也不錯！」

片刻沈默之後，夫人再度開口說道：

「既然要松千代練刀，那就表示要把松千代交給你，你要負起教他刀法的任務！」

「遵命！」

風魔來太郎双手伏地，頷首領命。

那年夏天——秀吉於吉都伏見城本殿的小書院內，和伊達政宗下棋。

双方的棋力不相上下，但是秀吉却老是拿白子。

不久，勝一子的政宗要求白子。

秀吉却搖搖頭說：「我們再下一局，如果你贏了，白子就給你！」

「再下一局也一定是我贏！」

「話別說得太早！」

「如果我贏了，還得有附帶條件！」

「要下賭注是嗎？嗯！這倒有趣……要賭什麼？」豐臣秀吉敲著腰際的配刀，笑著問道：

「看你有什麼寶貝賜物，都可以……」

「嗯——好吧！」秀吉以手指著坐在一旁的愛妾阿香，說道：「我賭這個！」

阿香是最得秀吉寵愛的侍妾，爲伏見城地侍之女，她具有沈魚落雁之容，幾可與大阪城太后淀君夫人比美。

「喔？要是把這個女人給了我，那你今天晚上豈不是太寂寞了嗎？」

「哈哈哈……別耽心，我自有辦法——」秀吉哈哈大笑了起來，然後又問道：「那你呢？你拿什麼來賭？」

「我的腦袋！」政宗穩穩的回答。

「喔？這很有趣——好，開始吧！」

於是，兩人認眞開始下棋。

一刻之後，秀吉以二目之差輸給了政宗。就這樣，伊達政宗春風滿面地帶著阿香走了。

同床共枕長達二年的絕色美女給人帶走，但是秀吉却毫無依戀之情，原來——今夜大阪將送來另一位美女。

這位美女，就是蒲生氏鄕的未亡人阿莫。

秀吉默許石田三成毒殺氏鄕，其暗戀阿莫的貌美已久，早已頗思指染，也是原因之一。

4

黃昏時候，氏鄕夫人的行列，到達了伏見城。

阿莫推說必須整裝入浴，沒有立即到秀吉面前問安。

秀吉也不以爲忤，命下人好生侍候。

阿莫歇息的房間，正是阿香以前的閨房，一切的陳設原封未動，華麗精美異常。

室內最醒目的，是那鑲著一面銀鏡，四圍刻金鏤銀，繪有細緻花卉，背面刻有「天下一富田」的鏡台，其他如耳盥、香函、櫛函、立屏風、坐墊、靠墊，均無一不精雅優美，井然有序的排列著。鏡台前擱著眉墨、白粉、油盃、水盃、香粉、臙脂皿、玫瑰露……五彩繽紛，應有盡有。

阿莫冷淡地看著這些已經沒有主人的用具，心情宛若沈於冰霜之中，毫無動衷。

六歲的松千代默默地坐在一邊。

良久，阿莫轉過頭來，望著松千代說：

「松千代！我跟你說過的那些話，你都記得吧？」

「是的——兒子記得！」

松千代以那清脆的童音回答著，以一動六歲的兒童來說，松千代略顯得單薄了一點，骨骼細緻，膚色白晰，一双眼睛宛若秋水，彷彿少女的眸子。

「我再仔細告訴你一次——爲了要讓你的哥哥鶴千代能繼續保有會津九十二萬的采邑，使蒲生家能再嗣襲百代，母親必得忍辱接受太閤秀吉的條件。我所要忍受的屈辱，是當一位母親、一位妻子、及一位女人最難堪的！你今天要看清楚母親受辱的樣子，相信你看了之後，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要知道，你用眼睛看，就如同和母親一起受汚辱，等你長大之後，一定要復仇……母親相信你做得到！」

阿莫一双清亮的眼睛，流下了顆顆晶瑩的淚水，顯示著她內心的痛苦。

半個時辰之後，侍女報告秀吉已經準備好了。

當時秀吉正坐在軟塌之上，由小侍童爲他做治療腎虛的工作，將由富士山頂取來的根雪，以綿花包著，用來冷化睪丸——這是秀吉深信不疑的偏方。

聽到報告，秀吉不禁眉開眼笑，連說：

「好極了！好極了！」

起身理好衣裾，便穿過走廊，走到寢室。

一進寢室，立刻望見美麗的阿莫端坐在青紗帳內。

「一路辛苦了！」

秀吉這樣說著，動也不動地盯著眼前的這位麗人。

阿莫一張粉臉在燭光下閃著冷冷的光輝，白羽二重的睡衣輕輕罩在身上，襯著似雪的肌膚，宛如出塵的仙子一般高貴秀麗。

秀吉在阿莫前面盤腿坐著，大聲說道：

「我喜歡妳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你知道嗎？」

說著，伸手去拉阿莫的手，忽然眼角餘光一閃，似乎有個小小的身影，定睛看去，果然是個小孩。

「那個小孩那來的？」秀吉凝視著問道。

「是氏鄉的次男……松千代，見過太閤！」

阿莫立刻如此催促著。

松千代隨即以双手伏在地板上，朗朗說道：

「小名蒲生松千代，今年六歲，請不吝指教！」

「嗯！很像母親，眞可愛……不過，你把他帶到這裡來……？」

「我們母子在大阪城接到命令，說必須一起到伏見報到，我當然必須把他一起帶來！」

「那麼……你可以把他放在別的房間內！」

「這個小孩一時見不到母親，會……」

秀吉聽到這些話不但沒有生氣，反而笑著，回想淀君生下秀頼之後，秀頼只要片刻見不到母親，就會哇哇大哭……這眞是一模一樣！

「也難怪，在大阪的時候只有你們母子在一起，他當然離不開你了！好好，就讓他在這裡，你給他舖個被吧！」

「不必了！他現在還沒有受封，怎麼可以和太閤同睡一塌？」

「那……讓他在一旁看著，不太好吧？」

「太閤殿下，這一點也不像是天下第一人所講的話，一個小孩子，有什麼好在乎的呢？」

「既然如此，我也不以爲意！」

話一說完，秀吉就性急的將阿莫按倒在被褥之上，伸出猿臂，捲起那純白色的寢衣。

繫在阿莫腰際的下衣，赫然是紫紅色的！

數年前，一位女官因觸犯禁色之戒，受罰之後憤而上吊，因事出於內宮，知情者並不多。阿莫現在所穿的紫紅腰布，卽爲當時死者身上的腰布。

那位不幸的女官，正是阿莫之姊！

今日，阿莫將亡姊的腰布穿在自己身上，莫非另有用意？

毫不知情的秀吉根本沒注意到這塊腰布的含意，迫不及待地解開……紫紅色的腰布滑了下去，露出豐滿白晰的大腿，跳躍的燭光映著那細白的肌膚，更顯得神秘而誘惑。

六歲的幼童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奇妙的遊戲，又疑惑又害怕，但是母親的命令要他注意看著，因此握著拳頭，目不轉睛地盯著被褥上的兩個人！

當他見到那位老頭子伏在母親身上時，幼小的心靈直

覺地感到：

——啊！母親會被殺死！

松千代緊握著拳頭，咬著牙根，恨不得衝上前去。

但是——

發出呻吟之聲，身體不斷顫動著的，却是那瘦小身軀的老頭。

不久之後，只聽到那老頭子叫道：

「媽的……像鼻子一樣！」

接著，又發出了一陣微弱的呻吟，漸漸變低……。

當阿莫坐起身子，双手握著一件白色物件有所動作時松千代已沈沈地睡着了。

5

日月如梭，光陰似箭。

二十年的歲月匆匆已過。

元和元年四月某日。

大阪城眞田府前來了一位疏眉朗目的浪人！

當時，猿飛佐助正在清理著「多之陣」戰後，被破壞殆盡的花園，重新堀土，移植新的樹木花草，工作得十分帶勁而忘神。

就在那一瞬間——

猿飛佐助突然覺得背部一陣發麻，立刻蹤身起跳，這一躍，就是九尺之高！

落回地面之後，佐助緩緩地回過頭來，只見一位年輕詭異的浪人立在身後。

「請問有何貴幹？」佐助問道。

「比賽——」浪人毫無表情地說道，聲音却出奇地爽脆動聽。

「比賽？」

「正是——」

「和我比嗎？」

「非也——」浪人搖了搖頭，打量著猿飛佐助，又接著問道：「眞田左衞門左大人手下有幾名像你這樣的忍者？」

「你問這些有何居心？」

「人愈多，愈合我意！」

「閣下口氣未免太誇大了！」佐助一面說著，一面暗自警戒，他深知眼前這位浪人不是個等閒人物。

浪人面無表情地說道：「你已經輸了！」

「那有這回事？」佐助挺了挺胸，說道。

「你的背！」

「什麼？」佐助一驚，只怪自己方才全神貫注於眼前

這位浪人，沒有注意其他的地方。

「………」

佐助又再一次地感到背上發麻！

果然，自己的背上似乎有無數的野蜂在蠢動著，不錯！不是普通的蜂，而是那種毒針一刺，立即斃命的毒蜂！

「你要躲開這些毒蜂，勢必再跳一次，這一跳，正好予我可乘之機！」

即使口裏說出這種話，浪人仍然冷默淡然，彷彿所談論之事完全與其無關。

「嗯！」佐助微笑著，說道：「試試看吧！」

「………」

浪人不發一語，但霎時混身充滿殺氣，双眼射出精光。

佐助慢慢地將双手探在胸前，叫道：「來吧！」

浪人消瘦的身軀冒著一股肅殺之氣，慢慢地移動著步子，站在佐助之前，成對峙的位置。

「嘿！」

運足丹田之氣暴然大喝的，是佐助，而浪人就在此時將身體一沈，猛地往空中一竄，舉刀劈向佐助的灰色外掛，只見電光火石一閃，灰色的身影已一裂爲二，無數的毒蜂飛躍而起！

「不見輸贏！」

原以爲已經被斬爲二的佐助，却從杉木林中響起了這一聲。

浪人回過頭去，只見裸著半身的佐助坐在樹上。

這種跳上空中脫下衣服，讓對手產生錯覺的秘術，的確鮮見，但，浪人却冷冷地笑道：

「還是你輸——」一邊說著，一邊將刀收在腰際。

「你是不服氣才這樣說的罷？」佐助正待起身，方才發現一群毒蜂已飛湧而至——自己正裸露著上身，若遭毒針螫刺，立即就得喪命！

心念一動，佐助立即返身後躍，一退九尺。

毒蜂如旋風般狂捲而至——

佐助三次退跳之後，仍無法擺脫群蜂，情急生智，縱身投入積滿雨水的塹壕之中。

浪人頭也不回的緩緩步向眞田府。

這名意圖與幸村見面的年輕浪人，名爲——風魔鬼太郎！

爲了求見眞田幸村，風魔鬼太郎靜靜地等在客室之中，等候的時間雖已夠久，却仍端坐不動。

在此期間之內，佐助已向幸村報告此人乃是具有意外

忍術的劍術高手。

風魔一族，原爲活躍於關東一帶，剽悍無比的亂黨。天正十年三月，武田勝賴於天目山麓屠腹自盡，從此武田一家覆滅而亡。當其瀕臨亡滅之際，肆虐於信州烏峠的強盜水波，立即趁火打刼，襲擊武田一家，正當暴徒搶刼之際，突然出現了一面骷髏旗：

骷髏旗所至之處血光四濺，片刻之後，信州群盜已片甲不留，一敗塗地。

骷髏旗所示，即風魔一族之表記。

幸村之伯父眞田兵部昌輝曾任於武田勝賴，於天正三年五月亡於長篠役之戰，其家臣中有一名爲割田下總守，虎儀威猛，膂力可擋五十人，一身忍術亦出類拔萃，有古今無双之稱；眞田兵部昌輝身亡之後，割田下總守亦從此自武藏野消身匿跡。

傳說中，謂風魔一族乃出於割田下總守門下。

風魔一族受僱於諸侯國中者很少，似乎只有風魔來太郎仕於蒲生氏鄉門下。此事幸村早已有所耳聞。

此時——

幸村在求見者的面前坐了下來，不禁爲此人的目光流轉、神采動人而暗自讚嘆，見其器宇，實非凡之輩。

「聽說你姓風魔，但是我見你的人品，並不像個亂黨暴徒之輩！」幸村直視著風魔鬼太郎，問道。

浪人仍舊面無表情的說：「我乃是蒲生氏鄉的次子，蒲生松千代，請多指教！」

「果然是名人之後——」

一定是由風魔來太郎培育出來的高手！

「聽說你是來挑戰的？難道是奉關東方面的命令，來取我左衞門的性命嗎？」

「不——」

風魔鬼太郎微笑著回說：

「我父蒲生氏鄉，在太閣殿下的默許之下，亡於石田治部少輔之手。亡父的遺囑中，命長子鶴千代當家，次子松千代練刀……母親爲了遵照遺言，確保家門，不敢違命於太閣，因此受辱……當她將復仇之念植於我心中之後，就自殺了！」

「………」

「家母受辱之際，曾故意安排我在場目睹一切經過，這種屈辱，我必須還給豐田家！」

「用何種手段？」

「在秀賴公之前侵犯其母！」風魔鬼太郎一字一句的說著。

在秀賴之前侵犯淀君——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事先通知我，有什麼特別的用意嗎？」
「此乃在下光明正大的向大人挑戰！聽說大人手下高手如雲，訓練極精，佈置極密，我很想見識見識，而且，也唯有這樣，我才有報復的價值！」
這一席話，若沒有充分的信心，是講不出口的。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一位復仇者的大言不慚。
對幸村而言，這眞是極嚴重的一項挑戰！事先已獲警告，却又無法明目張胆地大肆佈署，更不能向秀賴公或淀君夫人透露此事！
但是，風魔鬼太郎下手的對象，却是淀君夫人和秀賴公！
要如何暗中保護這兩人，而又不爲其所察？這眞是一項棘手的問題！但，幸村却若無其事地對挑戰者說：
「好！就讓我看看你的本事吧！」

6

自那天起，府內的忍者在幸村的密令之下，無時無刻地監視著淀君夫人和秀賴，但由於事機十分嚴密，侍衞和侍女們都無所察覺。
「冬之陣」戰後，大阪已成一座「裸城」，護城河已被填平，瞭望台已被震毀，三之丸、二之丸等大殿都已遭焚毀，其中的名建築物，如二之丸的千貫櫓（高塔），有樂屋敷、西之丸御殿、大野治長屋等，皆蕩然無存，由城外看去，一望無餘，盡是平地。只有本丸（主殿）孤零零地立在城內中央，毫無防備。
這樣的一座主殿，只要趁著月黑風高的夜裏，混進去是毫無問題的！
幸村手下的「六文錢組」全部出動，嚴密戒備著！
偏偏屋漏又逢夜雨——
德川家康的最後通牒就在此時到達！
『閣下手下之浪人悉數遣散放逐他去！抑或閣下本人隱居太和或伊勢地方，
二者任選其一』
接到這樣屈辱的條件，大阪方面眞是瞋目欲裂，這兩項規定，無論是那一件，皆無異於束手就縛，並且，無論是前者或後者，皆有違冬之陣戰後和約的內容！
一座毫無設防的城市，一旦有事時，其所仰賴的，完全是手下的武士浪人，一旦遣散，何能自衞？
城內衆家臣們接獲通知之後，不斷地召開緊急會議，謀求解決之道。
秀賴母子因此而忙碌不堪，從早到晚的行事，皆有一

定的作息，何時進食，何時批閱公事，何時主持會議……等等皆有所定。因此，幸村手下忍者的護衞任務，也就相對地輕鬆多了。
而，風魔鬼太郎的復仇行動，要在何時進行，却無人可預料！
這天半夜，眞田大助接替霧隱才藏當班，來到了眞田府，稟報幸村道：
「父親大人！據我看，風魔鬼太郎實在無隙可乘，就算他化爲妖魔鬼怪，也不可能有當著秀賴公的面侵犯淀君夫人的可能！這傢伙未免太狂妄了吧？」
「凡事不可大意，許多失敗都是大意所造成的，你愈覺得萬無一失，就愈會全軍覆滅！這樣高明的對手，往往會出現在你無法預料的地方……」
幸村說到此處，腦中忽然電光一閃，想到了一件事。
「你叫佐助來！」
大助不敢多言，立卽遵命，找來猿飛佐助。
侍佐助來後，幸村指著主丸平面圖上的一點，說道：
「從明天早晨起，你負責看守此處，但只要看，不可移動！」
「不可移動？」
「是的，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看著就行了！」
「……是！」
又過了十天。
淀君夫人用過了午餐之後，照例來到了洗手間。
主殿的厠房分成三室，這是仿造京都皇宮的形式建造的。
頭一室，備有浴桶、水盆等物。次房，則立著許多衣櫃橱架，放置著下衣、腰帶、布襪等內衣。侍女們均在此侍侯。
後房則是毛厠，約有六疊大，中央部份挖有厠坑，孔呈橢圓形，孔下五寸之處，交叉著柔軟的孔雀羽毛，此孔雀毛每日替換三次，故十分整潔，毫無異味。
淀君夫人撩起了衣服下袖，跨著蹲在洞孔之上……
就在這個時候——
一柄白刄倏地由孔中伸出！
淀君夫人還來不及驚叫，那冰涼的白刄已貼著自己的腹、胸、來到了喉頭！
「不准動！就這樣坐在洞口之上！快！」
厠坑底下傳來了一聲清楚的命令，淀君夫人恐懼地，慢慢地依言落坐洞口之下。
「好！就這樣坐著……用平靜的聲音叫你的侍女去請

秀賴公來！」

「啊？」淀君夫人沒想到下一個命令竟是如此！

「快！別問理由！」隨著命令，刀柄又向喉頭逼近了一寸……

一陣刺痛傳遍了全身！

淀君夫人不得不依命行事，叫侍女去找秀賴公。

須臾之後，秀賴帶著不潔的表情走了進來：

「母親——怎麼了？不舒服嗎？」

一眼看見母親的臀部深陷在洞口，秀賴不由得大吃一驚，舉步就想上前去扶——

但是，淀君夫人却悲哀的叫了起來。

「不要過來！」

「怎麼？……」

「你……你不要……不要過來，就，就站在門口看著，就可以了……」

這位今年四十九歲，生性驕慢的大阪城女主人，斷斷續續地吐出了這幾個字，一邊閉著眼睛，仰起了那張塗滿了脂粉的臉。

她的表情不像是痛苦，而是一種刷過陶醉之色的表情，半閉的双唇發出陣陣的呻吟聲，那是一種官能受刺激的自然呻吟之聲……

看到了這種表情，秀賴不由得感到一陣奇妙的刺激！

半刻後——

躲在厠房天花板上，看清楚整個事件的猿飛佐助，前往幸村處報告始末，幸村聽罷，笑著說：

「這眞是上了他的當！」

佐助看著主公的面孔，百思而不得其解——爲何下令要自己在一旁觀看，而不讓自己將淀君夫人由暴徒手中救出來？

當然，這期間的前因後果，只有幸村一人能了解！

山田長政

1

一種叫「伊勢踊」的奇妙舞蹈在京都和大阪如火如荼地流行起來時，正是慶長十九年的仲夏時節。

舞蹈的發源地，爲伊勢的山田。

「天照大神以奇瑞示萬民，凌空飛躍爲萬民祈福，故凡俗世人隨之跳躍，則家榮門耀，國泰民安；若不隨衆起舞，則災厄連年，飢荒大作。此乃大神慈悲所在，願萬民同起共舞，以求紫氣祥瑞。」

如此謠言不知從何而起，頓時如火災一般，往四處蔓延，一發不可收拾。

「跳吧！跳吧！要是不跳就有災難，大家來跳吧！」

沒有多久，大街小巷出現了一支一支的舞蹈行列，行列中有所謂的山車，山車前有一身穿白色淨衣、頭戴烏帽者，手執驅魔之樹枝，邊走邊跳，狀極神秘恐怖。

而跟隨在山車之後的信徒，皆戴著花笠，髮纒紅頭巾，身穿五彩花衣，手舞足蹈的跳躍著。

一支行列少則五六十人，多則一二百人，男女老幼皆有，人人迎風起舞，已達忘神之境地。

「鬧吧！跳吧！爲我們的神盡量地跳吧！」

一行人從早跳到晚，彷彿狂人一般。

「伊勢踊」的跳法並沒有一定，信徒們只要隨意晃動跳躍卽可。因此一支行列的舞者愈來愈多，令人目眩神迷。跳舞的行列也由鄉鎮的神社蔓延至各領主的官邸之內，傳聞中曾謂京都內，由大宮御所至仙洞御所，女院御所至內侍所，一天之內往往聚合五六十隊大跳特跳。

沒有多久，這種伊勢踊已傳遍了全國。

這種異常之事，勿寧說是天下將要大變的預兆。

就是那年冬天，大阪城爲德川家所攻，兵敗而締下和約，城外牆、地塹、溝壕等皆被夷爲平地，成了一座只剩下本丸的裸城。

因戰事而稍事歇息的庶民們，自元和元年春天開始，又重新拾起了伊勢踊，大肆跳躍舞動。

就這樣，由關東以至東北，又見一支一支的跳舞行列出現。

製造事端、妖言惑衆的山師禰宜，又設法弄來唐人煙火，趁著黑夜燃放至高空中——

「你們看啊！大神官在天上飛呀！」

將那煙火當做煽騙民衆的工具。

而從未見過唐人煙火的地方庶民，看那夜空中竟會爆出五彩繽紛的火花，不免驚訝萬狀，連那箇疾纏身，無法起床的病人也由家人背著出外觀看，參加舞蹈的行列。

「鬧吧！哎唷！跳神的舞吧！
東之神壓倒西之神的舞唷！
再跳一次吧！
鬧吧！哎唷！跳神的舞吧！
趕走西邊的神，快樂的跳吧！」

羣衆一邊叫著，一邊舞著，就像着了魔一樣。中邪似的舞蹈行列在全日本各地出現，眞是一件奇妙的事！

就在這種情況下的某一天，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在大阪城的會議室內，愼重的發言道：

「這廣傳天下的伊勢踊之流行，實在是德川內府狡猾無比的策略，看其情勢，實非我們所能抵擋得了的！目前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有請秀賴公盡速退離本城，尋一永住之地，才是上策——」

一聽此言，羣臣不禁大驚失色，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閣下退居太和或伊勢地方，抑或
將手下之浪人悉數遣散，
二者任選其一』

家康提出如此的通牒，已屆月餘！

無論是那一項，大阪都無法接受，日以繼夜的開會謀策，雖然衆臣心理有數，但是敢明白指出秀賴將成爲一個失敗者，幸村是頭一個。

淀君夫人縐起了一双柳眉，啓口說道：

「左衞門佐，莫非你得到了家康內府的什麼好處，居然說出這種話來！」

幸村聽到此種刻薄言語，並不做辯駁，只冷然地說道：「我之所以說出這樣的話，目的是爲主公家覓一退路，大阪城果眞不幸淪爲灰燼，則千年之後，秀賴公仍有英名！無論如何，秀賴公仍有春秋鼎政的身份，不可與大阪城同生死，我於今胆敢進言，乃是要爲秀賴公開闢一足以發展的新天地！」

「你所謂的新天地是那裏？薩摩？還是蝦夷？」

淀君聞言，十分不悅地反問道。

幸村仍然面帶微笑的說道：「是一個極爲遙遠的地方！」

「什麼遙遠的地方？」

「暹羅，如何？」

一聽到這個答案，滿室啞然——難道幸村口出狂語？——大家心中皆有此疑惑。

座上只有後藤又兵衞一人面露微笑地望著幸村。

但是淀君夫人却變色怒道：

「左衞門佐！開玩笑也得有個限度！」

「我幸村口出此言，毫無戲謔之心！日本是一個小島，生於斯長於斯，無異於井底之蛙……相信在座諸君都知道，天下東方爲亞美利加大陸，西側有歐羅巴大陸，北方是俄羅斯，南邊則有無數比日本大幾倍的島國。日本處在這四壁大片土地之中，既窮困又狹窄，毫無發展的餘地，我們何不高瞻遠矚，跨海另求發展？」

說到此處，幸村頓了一頓。此時突然傳來一聲問話：

「說得好！說得有理！你的理想很有趣，不過，當我們浩浩蕩蕩乘著百艘軍船出發時，有那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們立足呢？」

發言的人，是大野修理大夫治長。

幸村早就預料到衆人會有此一問，平靜地回答道：

「修理大夫大人；你是否聽說過有一批叫做『倭寇』的海盜，在海的那邊乘長風破萬里浪四處稱王呢？如果能夠利用這批人，那我們想到那裏，就能夠到那裏，想要獲得像日本這末大的領土，更非難事！」

2

所謂『倭寇』，是指何呢？

佩刀之長五尺餘，双手直持舞開，足足有一丈八尺；要刀之時，上下四方只見一片白光，不見人影，群盜揮刀之際，若有人斗胆敢加阻撓，則不由分說揮刀劈下，立時血濺五步，死於非命。

倭寇到底起於何時？

弘安四年，中國元朝忽必烈率十萬巨兵襲擊九州，其近因之一，即是中國沿岸各地曾受倭寇之侵襲，故有此報復攻擊之行動。

日本方面由於老天幫忙以及北条時宗之果斷，蒙古軍兵敗而退，自此而後，倭寇氣焰更甚，無法無天。

同樣是元朝時代……

十數名日本人在元朝北京的街道上悠悠徘徊。

就在此時，撞見了由日本前來北京習法之佛教僧徒。

「那些人是來探刺元朝機密的奸細！」僧徒當中有人如此喊道。

官吏聞言，立刻追上前去，企圖活捉一二。

元帝帖木兒獲知此事，立即加以禁止，其勅語氣慨堂皇，不愧爲一代名帝。

「刺探（間諜）者，乃敵對互爭之常例，朕君臨四海，爲萬民之王，天下一家，何有刺探之必要？倭人既

有意刺探，正可讓其觀中國之盛，回去報告其主，使其心生傾慕，而來歸化！」

帖木兒乃是繼忽必烈之後為帝，於西元一二九四年即位，日本正是南北朝對立之時。

就是在當時，倭寇糾集了四萬黨羽，計畫大舉侵襲中國大陸。

正平三年，倭寇四千名，分乘一百三十艘軍船，襲擊朝鮮，由南岸登陸，如疾風勁草一般掃向北地，燒毀民房兩千多戶，擊斃士兵七千餘名，其本身則喪亡三百多人。其後，又轉而侵向遼東半島。

文中元年，倭寇集結於東西江，侵入陽川，拔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民，騷亂於數百里之間，震動京城。

南朝天授元年，日本藤元經光武將，率領千騎，向朝鮮要求領土，朝鮮政府允以順天之土地，但暗中却命全羅道元帥金先致誘殺之。但因不慎洩露機密，事為藤原經光獲悉，憤怒異常，率千騎驅往南岸，消失於海上。

同時，各地却留下了告示牌。

『吾輩日本人盜亦有道，入侵外地時，只掠奪金銀財寶，絕不犯婦女嬰兒；從今而後，乳兒亦格殺勿論！』

從此以後，金羅揚廣海邊的庶民，被海盜屠殺者無以計數，諸大海濱彷若無人之境！

翌天授二年，朝鮮遷都移往鐵原。

天授五年，日本倭寇發動戰艦五百艘，大舉侵入鎭浦口。

倭寇總數為一萬二千名。

領將身穿甲冑，背負一旗，上書「八幡大菩薩」幾個大字，手持一丈餘之長矛；小兵們亦身穿具足，身配長矛薙刀等器。此外，另有百匹駿馬養在船中，以為開路先鋒之用，每組十騎組成隊伍；由此組織來看，此批倭寇已非莽夫草賊之輩！

一萬二千人，共分為一百二十隊，分別攻往各州刼掠，其所搶奪之米穀運往船艦之際，沿途散落於地，幾達一尺之厚！

其所強奪之女子，共有二千餘名，其中得以脫逃著，只有三百三十多人。

朝鮮最後不敵，特遣金逸將軍前往日本，求見將軍足利義滿，請其制止倭寇之胡做非為。

當時足利義滿以國內情勢紛亂，無暇鎭壓倭寇為詞，不予置理。

朝鮮恭愍王十分憤怒，打算斷絕倭寇之根據地，故命慶尚道元帥率兵船百艘，攻擊對馬地方。

時為應永二十年春天。

宗賴義那把朝鮮兵看在眼裏？百艘兵船被殺得片甲不留，全部沈於海底。

朝鮮王不得不屈服，而與倭寇立下協約，許以貿易之利。

倭寇既和朝鮮締有和約，則轉而攻向中國本土。

應永二十一年。

倭寇三千餘人，分乘船隻一百四十餘艘，來至渤海灣外長山列島之王家島邊，藏好船隻，意圖登陸搶奪。

當時明朝之中軍督都府左都督劉公江已預先察知此事，佈下伏兵之計，等待一網打盡。

倭寇登陸之後，明兵繞於其後，先燒毀其船隻，再以左右挾擊之。

當時戰況之慘烈，就如人間地獄一般，倭寇戰死者七百四十餘人，遭生擒者八百五十餘人，四方逃竄者千餘人；其中得已生還者僅十餘艘船，每船不過三四十人而已。

天文二十三年三月。

倭寇以前所未有的大軍，進行侵略明朝。

其總數約有三萬七千餘人，企圖由揚子江襲擊江蘇、浙江一帶。先攻下昌國衞、拔太倉、上海、掠江陰、攻乍浦，八月占領金山衞，繼續進犯崇明至常熟一帶。翌年正月，由太倉下至松江，四月陷嘉善城，攻入嘉興。而其做為根據地之柘林，亦重整兵備，侵襲蕪湖、南京、秣陵關等地。

衆倭寇身穿大紅陣羽織，頭纏赤革之賴政頭巾，中國人皆以「赤鬼」呼之，畏而遠之。

天文二十三年，正值上杉謙信、武田信玄、毛利元就、北条民康等爭奪寸尺之地，陳屍野外的士兵，達數萬之衆。

而逃落流散之無名士兵，大半聚集相邀，乘船渡過呑天沃日之怒濤，往中國沿岸四處掠刼為生。

3

天黑之後，幸村回到眞田府，於室內沈思了半個時辰之後，命人叫來霧隱才藏。

「主公叫我嗎？」

霧隱才藏說著，也不跪下就推開了紙門。

這種傲慢的態度與尋常無異。

但是，這位來自異國的武者，不知由何時起，已全心臣服於幸村，心內已有幸村之命，水火不辭之覺悟。

幸村待才藏在自己面前坐定，方開口說道：

「才藏！你替我跑一趟暹羅！」

「暹羅？」聽到如此唐突的命令，才藏不覺一楞。

「敢問緣故爲何？」

「我記得你剛到日本時，曾帶來山田仁左衞門的消息！」

「是的，當時山田長政趁著暹羅王特沙羅王在其衆臣奧克亞謀叛，情勢危急之際，帶著大隊八幡船長驅直入，如今暹羅一國，已爲山田長政所覇佔！」

「長政所率的八幡船，共載有多少武士？」

「我記得有八百位之多！」

「只有八百名？仁左衞門就算有神算鬼謀，也不可能靠著八百人就取下一國吧……不過，說不定此人有天運神助，如今已當了個大諸侯也說不定！」

「不，我認爲山田長政已經當了該國的主政者了！」

「喔？」

「主公有所不知，關東之役後，許多走頭無路的浪人，數以千計的越海而去……」

「這個我知道。」

「因此，長政一定設法將這些人都糾集到暹羅去了！我想這個時候該國一定已是我們日本人的天下了！」

幸村聽至此，不禁面露微笑的說道：

「所以我請你前往暹羅一趟。」

「有何任務？」

「不久之後，大阪城將在德川的攻擊之下化爲烏有！」

「……？」

「到那個時候，我們得爲秀賴公準備一處新天地。我看來看去，只有山田仁左衞門所在的暹羅，是最適當的地方！」

「主公所言甚爲有理——但是秀賴公願意嗎？」

「德川家再度包圍大阪城，可能還要半年左右，在此半年之中，我將盡力說服他！」

「小的遵命，即刻啓身前往暹羅。」

「你從六文錢組中選十名，另從秀賴公之侍童中選二三人一同前往。」

「爲何要帶秀賴公的侍童一同前去？」

「讓他們看一下暹羅的情形及生活狀況，然後要他們先行返國，報告給秀賴公及淀君夫人，也可使這二人早下決心！」

「是——」才藏領命。

「秀賴公的侍童之中，有些很値得懷疑，也許藏有德川家的間諜……再說，我此企圖若傳入淀君夫人或大野修理之耳中，亦有不便。因此，今天晚上你暗中潛入秀賴公的寢所，將此事細稟，並請他允許。據我所知，秀賴公本

人定不會反對此遠走暹羅之計畫！」

「遵命——」

才藏不禁深深爲幸村週到的用心而發出感嘆！

事實上——

幸村的計畫的確十分理想。

但，計畫再完備，幸村的用心再週到，也難免會發生一些任何人皆無法預料的事態，而促使整個計畫爲之崩潰，無法實現！

霧隱才藏奉了幸村之命，潛入大阪城大內，確定秀賴公已進入千姫寢室之時，已是深夜四更之後。

可是，在此半個時辰之前，千姫的寢室已發生一件令人無法想像之事！

秀賴今夜進入千姫的寢室，是三個月以來的首次。

千姫雖身爲秀賴之妻，但淀君却不以婆媳之禮視之，一直將其當做德川家的人質看待。故，淀君極不喜秀賴與千姫一起，只要這兩人見面，她一定在中作陪。

但是，逐漸長大的秀賴和千姫，竟然躲過了淀君嚴格的監視，而有了夫妻之實，這亦爲男女之本能所致。

淀君獲知此事，眞不啻如晴天霹靂之驚！且憤怒異常決意懲罰。

當時秀賴年方十五歲，千姫十三歲。

此後，淀君的監視，有如夜叉般嚴厲異常，但在此情形之下，秀賴還是偸偸摸摸進入千姫的寢室，此事每月總有一兩次爲淀君察覺。

多之陣戰後，不特大阪成爲裸城，家康還提出了「秀賴退居於大和伊勢。」之難題，淀君心中更是積恨難消，特別與秀賴面對長談，要其起誓從此而後斷絕和千姫的夫妻之情。

雖然如此——

秀賴不時於暗中潛入千姫寢室之內。

而今夜，燈火已經熄滅，室內如潑過墨水一般黝暗。

「阿千——」秀賴低聲呼喚著，一邊又說道：

「我來了！」

逕自在黑暗中脫下了衣服，放在小几上，然後溜進了被褥之中，以充滿狂暴的熱情擁抱住了千姫。

但，才一伸手，秀賴心中不覺一楞。

十八歲的千姫，應該是尚未十分成熟、嬝嫋而又纖細的身材，那輕體細腰一旦進入男人的懷抱，彷彿就要粉碎了似的柔軟，使人覺得無限嬌媚！

可是，現在秀賴抱在懷中的，却是有重量感，如桃杏一般豐滿的軀體，浮散著一股濃艷之氣。

——他媽的，這個女狐狸！

秀賴心中暗忖；這個女人一定是母親偷天換日的侍女，心中不禁又恨又怒。

就在秀賴企圖將那女子的双手板向後方時，再度感到分外愕然！

那從柔軟的睡衣中散發出來的香味，竟是鬱金香味！此種鬱金香料，乃是收集名貴香料煉製而成，在大阪城內，只有淀君夫人有權使用。

淀君爲了親自抓住曾在自己面前發過誓，如今又跑到千姬身邊的兒子，故遣走了千姬，坐在帳中等候。

一想到母親的這種居心，秀賴心中冒起了異常的決心——如果現在離開帳幕，點上燭火，淀君一定會擺出大阪城女主人的威嚴，毫不留情地叱責自己！

可是，要是自己以此黑暗爲幸，假裝自己以爲所抱住的是個頂替的侍女，胆敢踏錯人倫之道，自己生身的母親，一定也會囘復成一個女性，在煩惱的地獄之中逞其肉慾！

秀賴頓時有了淫虐狂亂，無視於人倫的粗暴心情，四肢漲滿了淫獸的暴力，伸出一手，用力地扯下了淀君睡衣及下衣！

當秀賴的手伸向那已被汗水潤溼、柔軟的腹谷之間時，淀君不覺「啊！」的驚叫了一聲，牢牢地併起双腿。

一向只接觸過未滿二十歲、纖細柔雅女體的秀賴，一碰到如此熟透了的濃艷軀體，慾火高熾，渾身冒出了蹂躪人倫的異常亢奮，忍不住就此進犯。

……沈沈的夜霧包住了這兩個散發著妖氣、蠢動不息的肉體！

斷斷續續的喘息之聲及肌膚摩擦之聲都停止了，被褥一動也不動時，霧隱才藏才悄悄地潛入。

「大人——」

放低了聲音叫著，秀賴一聽，立刻越身而起。

「誰？是誰？」

顫抖的聲音中充滿了驚愕之情。

「請大人放心，小的乃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手下，名爲霧隱才藏，現有事特爲懇求而來！」

「冒犯內房，無禮之極——下去！」

「請大人息怒，因此事必須避人耳目，故敝主公特命我此刻前來，稟報今日於會議席上所提開闢新天地之事。」

「此事不值再議，我豐臣家絕對不滅，你囘去告訴幸村，叫他不必心存此念。」

才藏委實無法明白爲何秀賴顯得如此慌亂無度，但仍

依所奉之命，詳述始末：

「敝主公有命，差小人急遽前往暹羅，察看一位名叫山田仁左衞門長政的稀世武家，此人正稱霸於該國。敝主公亦有命，須預先設置一可使大人渡海安居的城府，因此，請大人安排一位您身邊的侍童，隨小的一同前往該地，待其熟悉一切之後卽行歸國報告所見，相信大人御聞其詳之後，必定心生無限新希望……請大人允示所求！」

「我知道了，下去！」

「還有，此事萬萬不可告知淀君夫人及大野修理大夫大人！」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被褥之內的卽爲淀君！留下了這句話之後，就悄然消失於黑暗之中。

4

正是——

左衞門佐幸村的慧眼無誤，暹羅的確是那些無主浪人們大顯身手的好地方！

天正、文祿年間——在蘇哇王及特沙羅王統治下的暹羅，卽任用了許多日本人，配以防禦外寇之任務，這些日人亦不負使命，立下殊多汗馬功勞。

慶長年間，由於海上貿易盛行，日人往暹羅者日衆，其中有數位得到奧也克拉的授爵。

不久，暹羅起了嚴重的內亂。

特沙羅王任史克斯親王爲大總督，任日本將兵之指揮官。但是，朝中權臣奧克亞乃是一奸佞邪念之人，因另有居心，遂設計離間國王及親王。

「史克斯親王想篡大王之位，有謀叛之心，你讓他統率日本軍，十分不智，應特別小心！」

特沙羅王聞此讒言，不假深思，卽將史克思親王關入城內地牢之中。

聽到這個消息的日本將士，憤怒異常，立卽攻入城內，先殺死了奧克亞。

這些日本兵都是在日本戰場上縱橫屠殺的浪人，更有曾攻過朝鮮，掠奪過中國沿海地區的倭寇！

此等殺人不眨眼的武者，一襲入王宮，卽以怒濤衝天之勢胡亂斬殺，最後用繩將國王吊起，掛於城內祭神的尖塔之上。

特沙羅王因驚懼過度而發狂。日本軍士又進而抓了數名高官，予以斬首。

接著，救出了關在地牢之內的史克斯親王，迫其繼任王位，但是親王目睹日本軍之暴行，甚爲絕望，拒絕就任王位。

當時日本軍的指揮大久保治左衛門，見親王之推辭不受，誤爲懦弱之擧，大呼：

「這種人留著做啥？」

而一刀斬斷其頭。

此時，群臣皆避往一名爲比莫克的年輕僧侶之處。比莫克才智無双，自幼即出家爲僧，他曾於布拉瑪山頂修練之時，發現刻有釋迦如來眞跡的岩石，暹羅國民皆視其人爲釋迦再生，渴仰至極。

群臣皆向比莫克請願，意擁護其爲國王。

「你們若要我當國王，必得依我條件，將暹羅王朝之組織做一根本變革！」

群臣聽此言，立刻問道要做何種變革。

「王朝所獨佔的財產必須全部捐出！」

群臣一聽此言，都變了臉色。

當時——。

暹羅王宮與他國不同，既爲一大商賈，亦爲一大地主，因其社會組織、政治狀況皆極爲幼稚，故產生其特有之制度。同時，暹羅國民資力十分貧弱，租稅所得異常微薄，不敷王室開支。故王宮本身從商，以政權經營商務。

一切獸皮、銅、錫等皆爲王室專賣，外國商人運輸商品，需另繳本錢二成半之定金。

比莫克所言，即是取消此一制度。

「這樣一來，王室的軍隊要拿什麼來養？」

「讓一般人民自由交易，王室即可征稅，用國民的金錢來維持國家的護衛工作，才是正當的做法！」

雖然比莫克所言很有道理，但是眞能如此實行嗎？

就在此戰亂之際，山田長政帶著八百名同伴，分乘數艘八幡船，來到了暹羅國。

失去國王的暹羅，其東北方有一布拉巴王，以擊退日本軍爲口實，率軍往京都進軍。

仁左衛門長政見狀，立刻率百騎直驅王宮，求見日本軍之指揮大久保治左衛門。

治左衛門以爲來人乃是前來加入自己陣容的倭寇，心中大悅，立即將長政迎入原國王之居室內。

長政一入內，在治左衛門之前站定脚步，大喝一聲：

「糊塗鬼！」

霎時拔刀而出，刀影一晃，治左衛門之首級已然彈向天花板！

當時占領王室的日本軍不足三百，而暹羅兵數達四千，却不敢輕擧妄動，殺入宮內。

山田長政登上高塔，以聲震數里之响聲宣佈道：

「各位日本兵聽著：我乃是奉日本天皇之勅命而達此

地，身爲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鄉之後裔、足利太郎俊綱之孫、山田仁左衛門長政是也！勇士們，你們想一想！我們日本素來重視佛法，佛家有謂人生不過電光火石，生命宛若雲露雨霓，若想立不朽之名，以立德爲要，若因爭名奪利而喪失生命，則有違生命之本意！……我們遠在異國，愈須發揮重視名節之氣概。現在我們雖佔據了王宮，却不可心存奪位之邪念，更無統治暹羅之意圖，這是暹羅國得永久和平之關鍵，日本勇士們！讓我們爲他們的和平貢獻一己之力……大家聽懂了嗎？」

山田長政彷彿關羽之長髯隨風飄揚，六尺之軀立於高塔之上，其威武形象立即搏得衆將士之歡心。

於是，三百日本兵高聲歡呼！山田長政見狀莞薾一笑，知道自己已經大權在握。

山田長政立即前往布拉姆山，說服比克莫，擁往王宮，登上王位，然後集結散在全暹羅各地的日人八千多名，分別担任阿紐特王朝之大小諸侯。

十年之後，仁左衛門長政升至陸軍大臣之位，且娶前王之女爲妻，領有六昆州之領土。

此時正是——

豐臣一族毫無留戀地離開大阪城，前往暹羅一展胸懷的大好時機！

一艘南蠻船，於夜深人靜之際，悄悄駛離堺之港口。

船首揷有八幡大菩薩的旗子，帆柱則飄著日本國旗，見其狀，與其他的朱印船並無兩樣。但是選在這樣一個沈靜的夜半出航，倒是件怪事。

船隻行至兵庫地方外海上時，天已快亮了！

睡於艫舵之間的霧隱才藏，被一陣淒厲的喊聲驚醒，立刻越身而起，大呼三名由六文錢組內選出的伙伴：

「草加！多門！堂守！」

但是無人回答。

一陣不祥之感越過全身，才藏立刻背著長刀，奔上船艙！只見草加太兵衛、多門宗十郎、堂守勘六三人口吐鮮血，倒在地上。

「天地南無三！」

才藏唸了一句咒語，越過三句屍體，奔向桿場。

果然，才藏的忠僕，來自柬埔寨的船伕阿逢倒在桿上，一道刀痕自臉部裂至肋骨。

見到如此悲慘的劇變，才藏心痛如割，如旋風一般奔向甲板。

甲板上出現的，是更意外的光景！

倚在已經切斷而傾斜的帆柱之上的，正是秀賴所寵愛的侍童楠呂木兵馬，其身後，站著二十餘名忍者裝束的武士，整整齊齊地排成一列。

「到底怎麼回事？」

霧隱才藏的異相，在黎明潮風的吹襲之下，宛若一具黑魆的面具，令人見而生畏。

這些忍者是在何時暗中潛入船上的？爲何自己毫無所覺？這些人是如何上船的？……一念及此，才藏不覺怒火中燒，憤恨萬丈！

楠呂木兵馬嘴邊浮起了一絲冷笑。

「我們是奉淀君夫人的命令，將這艘船引進兵庫的港口！」

「豈有此理？我是奉秀賴公之命進行此事！」

「秀賴公和淀君根本無意走出大阪城一步！嘿嘿嘿！他們打算和太閤城同歸於盡！」

「胡言亂語！看情形，你是德方家派來的間諜吧！」

「哈哈哈，正是——我就是本多中務少輔忠勝的三男彥三郎忠康，這些跟著我的是服部半藏手下的伊賀忍者騎隊高手……船上的水手都死光了，現在就剩你一人，趕快納命來吧！」

「少發狂言，我霧隱才藏對付你們這些半吊子的忍者，二三十個還綽綽有餘！就讓你們這些伊賀的山猴見識見識越海而來的神乎絕技吧！」

話聲未竟，已拔起四尺餘長的大刀，起身投向那忍騎行列！只見其虎皮無袖的外掛在空中飛動，六尺巨軀的才藏化做一個陀螺般，刷！刷！地舞向空中，陀螺所經之處，只有一圈白刄刀光閃出的圓盤！

立在甲板上的伊賀高手，毫無進攻的可乘之隙，陀螺四處旋轉，忍者們必須來往躲過，愈發無反攻之機。

不及跳避而被斬去頭手之人，由二人、四人、六人、不斷增加著。

本多彥三郎拔出大小二刀，縱身前躍，無奈又得跳開，發出巨响之陀螺閃電而來，一個旋回，其右手自肩被削斷，濺出一片血光！

忍者們一邊遁跳，一邊投出長矛、飛鏢、鐵菱等武器，但是全被震落在地！

旋回刀影之中，傳來一陣異國語言之呪文，才藏的身影逐漸現身——

「呀！」

「嘿！」

所有的武器均投向那個身影！

剎那間——

霧隱才藏的身體，宛如長了双翼一邊騰向空中，如猴猴一般靈巧的身軀，輕輕落在帆柱頂上。

就在其身影無比快速地攀達柱頂之時，淡乳色的天空中，一隻巨鷲，筆直地飛了下來。

一眨眼間——

一具黑球落在甲板上仰頭驚望的衆人——

忍者一驚，本能地四向閃避。

但，已然不及！

黑球直直落向本多彥三郎身後，立刻傳來一聲轟然巨響，冒出數丈火煙！

噴往空中的火柱如彩虹一般，夾離著彥三郎的鮮血，遠遠射向高空，再四落撒向海面！

翌日，霧隱才藏奔馳而回到眞田府，將事情始末一一報告幸村。幸村聽罷，嘆息了一聲，說道：

「豐田的氣數已盡矣！」

「主公！我們眞田黨自行逃向暹羅吧！」

霧隱才藏如此問道。

「才藏，勇士所珍惜的，乃是千秋英名啊！」

才藏聞言，苦笑著說：「難道我們要跟隨愚蠢的豐臣家，一同絕滅亡命嗎？」

「事已至此，我眞田左衞門佐只能嘲笑自己作繭自縛了！一切均有定數，吾不得已也！」

聽到此言，這位來自異邦的勇士，不禁正襟危坐，注視著緊閉双眼，肅然不動的主人！

德川家康

1

元和元年春。

與眞田左衞門佐幸村一家夙有世交的信州名族小笠原壹歧守忠知，特遣一使者前來致候問安；幸村立卽設宴爲特使洗塵，同是提筆修書，囘信問候。

『承閣下遠路遣使問安，此高誼隆情，感無旣極矣！頃聞貴地平安無恙，鄙懷至爲欣慰！

敝處主君（右府秀賴之事）謹以愼守自居，碌碌無奇，惟幸諸事俱無大變，尚可告慰。

亂世浮盪，苟能偏安一時，當視爲山頭宿霧、水面浮漚，其得失榮枯，付之無心可也。

臨潁神馳，書不盡意，恐勞懸盼，先此奉覆。』

書寫至此，幸村擱下了筆，閉目沈思。

大阪城的眞田府，無論是晝或夜，都寂靜無聲。

——任何辦法都試過了，但仍無力挽囘旣倒之狂瀾。

……恐怕就在今年，大阪就得毀於一旦！

一想到此，幸村不覺擲筆長嘆！

派往關東方面刺探消息的猿飛佐助等人，不斷將德川家康的消息送囘來，故幸村對家康計畫攻滅大阪城之種種行動，皆瞭如指掌。

在江戶及德川家康所居之駿府間，德川的重臣們往來極爲頻繁。其間，土井大炊頭利勝奉將軍秀忠之命，直趨駿府與大御所家康密議，會後又急急馳返江戶之行動，前後已達三次。

家康本人亦命人著手調製火葯、鑄造火砲、火器等，又配置精兵於上方一帶之重要城塞，同時，幷命畿內諸大名，悉數捕捉由大阪城逃出的人。

更進一步的——。

家康又再度向大阪城提出了苛刻的條件。

那就是——

秀賴必須退隱西方之國，當其退出大阪城之際，所有浪人皆悉數遣放他去。

對於這些苛刻的要求，大野修理三番五次派遣使者前去說情，但是沒有一位使者獲得面見家康的機會，眞可說是白費心機！

看來，大阪城只能坐以待斃了！

面臨著如此國破冢亡之際，眞田幸村的心懷，却仍平靜似水。

就在此時——

閉目養神的幸村察覺到闃靜的庭院之中，無聲地飄下一個身影，睜眼一看，來人乃是一白髯垂胸的武士！

莫非是小笠原家使者之隨從？此時潛入院內，一定另有隱情！

「久違了！」來人開口說了此言，才深深一揖。

「敝人對閣下面貌並無記憶，不知是何許人也？」幸村冷冷的囘答。

「當然。……敝人名叫仙振五左衞門！」

幸村對這個姓名亦毫無印象。

「………？」

遂凝視著這位自稱名爲仙振五左衞門的老人，老人見狀，立卽往近靠過來，一邊開口說道：

「失禮了！」

同時解下腰際配刀，輕放在板廊上，移步跨過武器，走入室內。

跨過自己的劍，是傳自中國古代的規矩，表示沒有敵意。若是一般士卒凡將，可能未必了解此舉之含意，但老人知幸村爲天下名將，定能察知此擧之意。

幸村爲飽學之士，自然深知來人此舉所示爲何，除對老人通曉古禮暗中稱道之外，並對老人以其古稀之齡，尙有如此敏捷流利之身手，甚感驚異；故當老人面對幸村盤膝而坐之時，未做任何不悅之情。

「大人不記得我這個人是當然的……從現在算起，那是卅年前的事了！」

「………？」

三十年前，幸村年方十六。

「大人是否記得，三十年前你發揮了非凡的武藝，立下了一件驚人的功勞？」

仙振五左衞門微笑地說出此言。

對幸村而言，卅年前自己所參加的第一次戰役，宛如發生在昨天一樣清楚。

幸村在三十年前的那一戰中，活捉了敵將德川家康！

2

眞田的家系，自左京大夫幸義以來，經彈正忠幸隆入道一德齋，以至安房守昌幸，三代皆仕屬於甲州的武田家。其文武皆精的盛名，早已響徹鄰近各國。

尤其是第三代安房守昌幸，更是一位智略超群之弓箭手！

昌幸乃爲一氣概沖天、高風亮節之武將。武田信玄歿

後，勝賴當家，後敗於長篠決戰，武田家之武運自此式微，其旗下十一將中，唯有昌幸一人堅不變節，毅然將勝賴迎至上田城，圖謀中興之大業。

不久，勝賴滅亡，武田家之領土爲織田信長所得。

昌幸身爲亡國敗將，但仍拒絕向織田信長行家臣之禮。

此後，發生「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之霸業不繼，在刹那之間化爲烏有。

而織田信長所領有之版圖，遂成爲群雄爭奪之地。

上杉景勝攻入信州，德川家康與北条氏直則互爭甲州之地。

直田昌幸亦攻入上州，征服了利根、吾妻兩郡，與沼田城合併，重建一采邑兩萬七千石之地。

之後——

德川家康爲援助織田信雄而與羽柴秀吉相爭，爲斷後顧之憂，與小田原北条氏講和，約定將上州之地許與氏直。

自此，家康向眞田昌幸下令，命其將沼田城交與北城氏，而另劃他地以爲補償，眞田昌幸聽到此一命令，搖首說道：「我用武力爭來的土地，怎可受他人之指使相讓？」結果一戰之下，將氏直派來受城的大軍擊潰驅散。

氏直受此敗辱，憤而要求家康擊迫昌幸，使其就範。

已經使秀吉與信雄講和的德川家康，便趁此機會攻滅眞田餘派，同時爲了討冋北条氏的情面，命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等六將率軍大擧進攻上田城。

眞田昌幸勇不可當地喝道：

「來吧！」

以其拔群之智謀，將德川軍引至城下，使用人所意料不及之奇形異陣，予以一網打盡。

當時，上杉景勝爲了援助眞田氏，由越後派大軍趕來，德川得此情報，不得不退軍暫避。

當時的左衞門佐幸村，時年十六。

幸村向父親要了七百精銳之兵，趁著夜半，由城壘之後門潛出，密藏於樹林間。德川軍於黎明之時開始撤退，幸村一行人則以烏雲蓋日之勢突如奇來地猛襲其殿後之軍！

習過奇陣兵法的七百眞田兵，以鳥躍之靈活、雲變之快速，大肆擺出變幻自如之陣，不過一刻功夫，德川殿後的大軍已被縱橫驅散至七零八落。至此，眞田兵立卽再度藏於密林之間，待德川軍本隊經過之時，又以五行奇陣突襲之，所行之兵法，乃是慘不忍睹之「手詰懸」。

所謂「手詰懸」，卽是近身戰——。

不用弓箭、火銃等武器，而以徒手決生死。勇士立於敵陣之前，持盾排成屏幛，其後再隱以勇壯無比之士，分藏左右，手持大身長槍，大薙刀、大太刀或大鳶口等，分爲十數組。待時辰已至，則擊鼓爲信，盾後勇士齊聲吶喊，衝入敵陣之中。

壯士們目不斜視，直沒入陣中。藏身於左右之軍，亦以破竹之勢由兩側夾擊。敵方窮於應付持盾之士，左右軍則趁勢取其敵將之首——此種廝殺謂之「手詰懸」。

十六歲的幸村在設計此戰之時，命左右軍於殺入敵陣之時，擲出數以百計之「焰硝玉」。

霎時只見煙霧迷茫，伸手不見五指，勇士們則在陣中如旋風般遊走，奔殺躍斬，連連取下各主將之首級。

幸村亦夾於衆勇士之中，見敵就砍，半刻之間斬下無數敵首，又奪一馬，跨身而上，同時以極快的手法將原騎於馬上之敵將牢牢困壓於馬背之上！

這位敵將，就是總大將德川家康！

但是——

當德川家康被帶往上田城內，安房守昌幸之面前時，却以冷漠的態度說道：

「爲了攻打這麼一座小城，德川家康豈有親自率兵入戰的可能？未免太小題大作了！」

昌幸乍聞此言，不免有些疑惑，遂細加端詳家康之面貌。

站在前面的俘虜，確爲家康無誤！

昌幸不得不開口問道：

「難道說，你是個替身？」

「正是，咱家主公共有七名替身，我乃是頭一個！」

聽到這些話，昌幸微笑了一下：

「德川大人，既然身爲俘虜，還如此貪生怕死嗎？」

囚犯聽到此言，也微笑的說道：

「我的相貌和咱家主公幾無二致，這點，連近身侍者有時都會弄錯，故眞田大人不予置信，乃是意料中之事。不過，大人無妨探聽一下，看如今留在駿府城內的，是否爲德川家康大人？雙方戰事必有和約之議，到時眞田大人前往締約，便可知曉！」

昌幸立卽派了忍者，前往駿府刺探。

若依常理判斷，一國主君遭受活捉，駿府城必然瀰漫著不平常之緊張氣氛，但，這座德川軍的大本營，却毫無異樣，十分平靜。

昌幸雖半信半疑，仍將俘虜關入牢房。

不久，傳來大軍集結在駿府一帶的消息，家康似乎有一擧大破上田城的決心。

但稍後，却有使者以關白秀吉之名義，送來調停書，昌幸卽命幸村爲代理人前往駿府城參加會議，同時藉以證實德川家康是否在駿府城內。

五日之後，幸村回到上田府，向其父稟報道：

「我們抓到的，的確是個替身！」

據其敍述，德川家康曾當面對幸村說：

「你能活捉我的替身，實在武藝非凡，不止是大久保忠世和鳥居元忠十分佩服，就是我本人，也十分驚嘆……但是此事原是我的替身，爲了讓令尊疏忽大意而故意被抓的，這樣看來，這也是一位忠義之臣，不知你是否放他一條生路？如蒙允許，我家康當感恩不盡！」

幸村聞言，允諾而歸。

於是下令釋放該替身回營，臨去之時，替身殷勤致禮，感激不盡的說道：

「咱家主公是個頗重心機，凡是皆有退路的武家，因此日後再遇交戰之時，若襲擊德川本陣，則得先有心理準備，很可能又會遇見替身——咱家主公共有七個替身，這點必須切記切記！」

3

幸村以銳利的目光，注視著這位自稱爲仙振五左衞門的老人，終於點了點頭。

——此人若將長髯剃掉，正是德川內府的面貌！

「你就是當時那位替身嗎？」幸村感慨地問道。

老人微笑地搖著頭說：

「不是那樣，大人，你當時活捉的，正是德川家康本人沒有錯！」

「什麼？」幸村聞言，愕然一驚。

「哈哈哈……在駿府城內簽定和約的家康，才是我仙振五左衞門！我的扮相騙過了所有人，包括秀吉公的使者，如此，也才能圓滿地達成和議！」

「……」

「如果大人當時能斷定所活捉的是家康本人，而以斬殺的話，今天的天下形勢則大不相同！大阪城亦不會有今日的累卵之危！說不定今日秀賴公已成天下第一人，而全國太平富庶，沒有如今這些災禍。當然，也有可能在太閤逝去之後，天下又再度混戰不止，若是這樣，眞田大人的覇業，恐怕早已如日中天，守有百萬石之地了！」

「事過境遷，現在再多說又有何益？」幸村苦笑了一下，說道：「你暗中潛入眞田丸，有何賜教之處？」

「大人曾以秀賴公之名，送密書給九州、中原、四國等地那些曾受太閤恩顧的諸大名，但是我聽說這些大名們

皆認爲此時此勢不宜妄動，而做觀望之姿……是否有此事？」

「……」

「這些受過太閤恩顧的諸大名，却背著大阪城向德川家稱臣，極盡諂媚之能事，爲時已長達十年之久，尤其是鳥津、毛利、上杉等家，更是毫無節志骨氣可言，這些情形，連一般在野小民都看得出來！」

此人所言甚是！

在豐臣秀吉掌天下之末期，食邑一萬石以上的大名，在日本全國有二百十四位。直至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後，投靠石田三成者有八十七名，其中八十一名戰歿或遭處死，倖免於一死的也被奪去封祿，放逐偏遠之地。

只有島津、鍋島兩處得以維持現狀，上杉、毛利兩地則遭削封減地，縮小蕃地以度日。

能逃脫一死或流放命運的，都心存死裏逃生之念，對德川氏，更是畢恭畢敬，不生二心。

目前——

受封萬石以上者，有一百九十餘家，其中半數以上皆爲德川家族世襲而來，而其餘半數的三分之二，亦與封建世襲略同。

天下大勢既已若此，大阪一方臨渴掘井，已回天乏術。

「不過，曾與德川家互爭天下，同等列坐的那些大名，雖然表面稱臣，心中倒有不服之意，可以說，他們只肯對德川內府一人低頭，如果內府大人一旦猝然去逝，伺機已久，立刻伸出虎爪圖謀天下的人，我看一定不在少數！」仙振五左衞門之口氣，似有煽動幸村之意。

「……」

幸村默然地注視著對方。

「天候晴雨難測，人心善惡難防——亂世之中，人人但求自保。一旦德川內府死去，天下事會有何種進展，誰人皆不敢斷言！大人，如果你能定下暗殺內府之計，則………」

五左衞門講到此處，幸村突然微笑地接口言道：

「然後在大御所座上的，就會是你這位替身吧？」

「大人眞是料事如神！」

「身爲主君的替身，定比旗本家臣更能效忠其主才是，此種君臣之道，你該比任何人都清楚，爲何生出如此背叛之心？」

「我與內府之間，有深切之仇恨！」

五左衞門一字一句地說道。

「仇恨？」

「正是！」五左衞門說至此，双眸閃出異樣的光芒，清清楚楚地說道：

「現任將軍德川秀忠，是我的嫡親兒子！」

其口居然吐出如此怪異之論！

幸村乍聞此言，眉頭皺也不皺，默默地凝視著對方。

——這位替身是否年老智昏，而有此言？

五左衞門似乎看穿了幸村的心理，微笑著說道：

「看樣子大人不太相信，這也不能怪你，且聽我道來：德川內府在年少時，曾在今川家做爲人質，當時他曾遭羅切之刑（去勢之刑），這件事你可知道？」

在戰亂之世，將敵將之嫡子做爲人質之事極爲普遍，而爲了斷其子嗣煙火，而將人質施以去勢之刑，也是常見之事！

德川家康從八歲至十九歲一直留在今川家爲人質，無可倖免的，也慘遭去勢之命運！

「內府的性格如此陰險冷酷無情，除了是因爲長期做爲人質的緣故之外，很有可能也是因爲身受羅切之刑的影響！」

「內府生有女子三人，男子九人，難道如此衆多的子女都出之於他人？」

「大人！咱家主公的替身共有七位，任何事都可替他服務！」說畢，五左衞門再度發出一聲冷笑。

4

德川家康成婚之際，年方十五。當時他奉今川義元之命，娶關口親永之女築山殿爲妻。

永祿二年三月，家康十八歲，築山殿三十二歲之時，生下了長子信康，翌年，得長女龜姫。

但此二子均非家康所生。今川義元在家康行成年元服之禮時，就下令爲家康施以羅切之刑。

今川義元爲加辱於家康，除奪走其男性資格外，又命其娶年長十四歲的築山殿爲妻！

此等事實在正史上皆無記載，但家康與築山殿之不和，則爲衆所週知之事，而其冷淡其長子，不以嫡長子視之，更爲有目共睹之事實。

其次男秀康，爲築山殿之侍女阿萬所出；家康則將此次男送與秀吉爲養子，因爲此父子間毫無血緣關係，故家康毫無戀惜之情。

秀康本能地察知家康非其生身之父，故在關原之役戰後，經常庇護秀賴，與德川家敵對，故意使德川家康心生不快。

這位越前七十五萬石俸祿的太守德川秀康，在慶長十

二年四月，於北之莊，以三十四歲的壯齡突然死亡。其死因，乃是爲家康所派出的伊賀忍者所毒殺！

三男秀忠，則爲西鄉局所生。

在天正六年春天某夜，家康召替身仙振五左衞門至，對其說道：

「西鄉局不但身家血統高貴，而且氣質嫻雅、生性聰慧，我想讓她生一繼承我德川家的孩子……你替我完成此事吧！」

翌年春天，秀忠出世了！

兩年後，又生下忠吉。

仙振五左衞門在西鄉局茫然不知其爲閨房替身的情況之下，在三年之間，爲家康生出二子。

天正十一年九月，由下山殿之腹生下了信吉（武田萬千代）。文祿元年正月，阿茶在江戶城生下了忠輝。

繼之，後爲尾州家之祖的義直，於慶長五年十月，生於伏見城，其母爲於龜，時年家康五十九歲。

慶長七年三月，後紀州家之祖賴宣出生；翌年八月，水戶家之祖賴房出生，其母爲於萬。

這些子嗣，都爲替身代勞所出。

世評皆謂家康之好色，較秀吉等人更甚，殊不知其出有因。傳聞之中，曾謂無論何時何地，家康身畔皆有華服麗影之女子隨侍在側。有書爲證：

『獵鷹場上，均有妻妾在側；或乘轎，或策馬隨侍左右。若於馬背之上，則舖有茜染之軟墊，侍女嫋然坐於其上，頭覆市女笠，且以羅紗蒙面。』

喪失了男性資格的家康，爲了掩飾其不能人道之缺陷，故有此矯枉過正之擧，其身側無時無刻都有美女作陪。但是，其所選中之女子，皆爲身份較低者，究其原因，亦是顧忌其缺陷恐爲外人得知之故。

於閨房之中——

與女子同床共枕，充其量也只能玩弄女體，正式要有所行動，則必須由替身去做。

身爲男性，此乃是最大的悲哀！

家康認爲，既然是供自己的替身享樂，則不必選名門閨秀，一般民女則可。

故，生下忠輝的阿茶，是遠州金谷農夫八兵衞的寡婦。

金谷之代官某某，因見農夫八兵衞之妻阿茶生得貌美動人，內心頗思指染。某日，以莫須有之罪名加於八兵衞，八兵衞遭嚴刑烤打而死，代官遂如願將阿茶據爲己有。阿茶懾於其淫威，不敢聲張，飽受其欺凌。待代官防備之

心鬆懈之時，阿茶伺機抱著三歲的女兒連夜逃走，奔往浜松城告狀伸訴。

家康受理此案，因見阿茶姿豐肌白，十分心動，遂將金谷代官處以死刑，收阿茶爲側室。

此外——

生下義直的於龜，乃是竹腰地方貧困浪人之妻，在其生下嫡子傳之次郎之後不幸成爲寡婦，家康於狩獵途中撞見此女，見其頗有姿色，亦收爲已有。

家康獲悉於龜之父爲一形同乞丐之道士之後，便令其蓄髮還俗，改名爲清水八右衞門，加入旗本行列。

無論該女子出身如何，家康若看中，一樣會生出邪念——喔！這樣美麗的女子，抱一下該多好！

而被選中的，皆爲身材豐滿濃艷女子！

然則——

衆側妾之中，亦有二人死於非命，一爲牟須，一爲奈津，其死因，皆爲慘遭毒殺。

此二人均是因爲不適應家康所好，無法做出各種姿態討好家康，而又立時發現家康之缺陷所致。

而另有一妾於梅在發現家康之「不能」後，聰明的閉口不言，而免遭殺身之禍。後來因故許配予本多上野介正純爲妻。也許是爲人妻之後，於梅警戒之心全失，而將此事告知其夫。其後，正純以莫須有之名獲罪，被流放貶官至他地，其原因，乃是因爲正純在無意中說出將軍秀忠非家康之子的事情，而遭此下場。於梅在正純遭貶謫之後，退離駿河爲尼，後移往京都，死於勢州山野地方。

5

幸村在聽完五左衞門的驚人之語後，神色泰然地說道：「你是否是在七個替身連遭暗殺之後，想盡辦法逃出來的？」

「大人眞是高明！我們這些替身，對內府來說，實是一大隱患，而我們這些奉公盡忠，犧牲一切的武士，那肯甘心情願不明不白地寃死？我好不容易逃脫出來，一直找機會，但都不得下手！……其實只要我剃光了鬍子，任何人都不會懷疑這是內府，我若把這張臉帶到地下去，豈非暴殄天物？在下左思右想，於今之計，唯有借助於當世一代名將，大人你的麾下，才有復仇的希望！故今晚特地前來拜訪你！」

「……」

「如果大人設計去掉內府，我仙振五左衞門頂替德川本人，那麼，不要說是大阪城的安泰，就是消滅德川家，也沒有什麼不可能。……我甘心做大人的傀儡，凡事聽命

於你。自此以後，德川大御所下達將軍家的命令，皆是由大人所定，我一定言聽計從……」

「……」幸村聽至此，閉了一下眼睛，再緩緩睜開，看著五左衞門，然後問道：

「暗殺內府的計畫如何？」

「據我所知，德川家康也有意重用大人的高才德望來統治關東地方！」此人所言的確不假！

多之陣結束後，家康曾命幸村叔父眞田隱歧守信伊，秘密前往眞田府進行遊說：

「你的武略謀術，眞可謂曠世奇才，大御所本人異常欣賞，如果你肯改變志向，跟隨大御所，他願賜你十萬石之地。大御所有此意，可說十分難得，我看你還是敢快答應下來吧！」

但是當時幸村一口拒絕，峻然說道：

「多謝你的好意，但是左衞門佐流浪已久，不問世事多年，此次若非豐臣右府公力邀，且讓我統馭數千以上的兵士，我也不會再度出山。你也親眼目睹，整個初丸都由我一人負責，此種榮耀已是殊榮。更何況，手持弓箭，爲右付公護駕，對付關東御兩所，乃是亡父安房守的遺志。故此等情事毫無考慮的餘地！」

信伊見狀，不得不回去復命，但是家康心念已定，不輕易放手。

如今大阪已成裸城，但若眞要取下，因有眞田幸村守城，攻略進行仍然不易！家康深思之餘，慨然說道：

「左衞門佐大概嫌十萬石太少，我就把信州一國給他吧！如果他還懷疑我的誠心，我可以向本多上野介發誓，你還是再次試試看吧——」

信伊受命，不得不再次探訪眞田府。

幸村聞言之後，憤然說道：

「我左衞門佐難道是食邑俸祿所能左右得了的嗎？不要說是信州一地，就是把日本劃一半給我，我於情於義於理，都不容變節。你要是再度爲關東做說客，我們叔姪間的關係就此中斷，你也無法走出初丸一步！」

五左衞門重提這些舊事之後，又接著說道：

「內府曾有命，若我能使大人離開大阪城，則可賞我十萬石二十萬石！因此，大人可於近日內帶隨從四、五人，暗中潛往駿府，內府一定會很高興的接見你！我就可化粧成爲隨從，混入駿府之中伺機殺死內府，這樣一來，我們即可天衣無縫地進行此千秋大計！」

「是嗎？——」幸村微笑地點了點頭。

「大人是否可依計行事？」五左衞門立即揚聲問道。

幸村沒有回答老人的問話，却轉頭往門外叫道：

「來人呀！」

立刻有人應聲推開紙門，此人爲小兵海野六郎。

幸村嚴厲地下令道：

「抓住這個老頭！」

就在這一瞬間——

五左衞門以單手撐在榻榻米上，以端坐的姿勢彈向空中，往後躍退數尺之遠。

「爲何下令逮捕我？」

五左衞門瞪視著幸村，厲聲問道。

幸村肅然回視著，銳聲說道：

「德川大御所看來已經窮途末路了，居然會利用替身來引誘我到駿府去！……看來似乎是上策，實則是下下策！……仙振五左衞門，覺悟吧！」

五左衞門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身形取下了掛在室內橫板上的長矛，挺身而立。

海野六郎則以赤手空拳往前逼去。

這位双手架好形式，面對著那尖銳的矛尖的海野六郎，乃是琉球人，爲一「拳法」名手。

所謂的拳法，就是中國的空手道，當時在日本，還無人見識過。

左手以四指伸直，拇指彎曲，是爲「貫手」，右手以五指相疊，置於身後。双足無聲無息地在地板上滑走，近身欺向五左衞門。

——這到底是什麼招式？

任何人見此架式，不免會疑慮交加。

所伸出的「死手」，乃是防禦所用，而藏於身後的「活手」，則暗隱奇正、陰陽之法，其凌厲猛絕，非見識過者無以想像。

五左衞門待海野六郎靠近矛尖三尺距離時，突然口中大喝一聲：

「嘿——」地往前猛刺。

剎那間——六郎的身體，以無法想像的異樣速度，伸出「死手」抓住了矛尖！

只聽到脆裂一聲，矛尖已斷，刺向天花板，五左衞門只覺得兩手發麻，不易動彈！

「嗯！」

五左衞門發出了異樣的聲音，立即抽出配刀——但，尙未及擺出架式，海野六郎的短軀，如一子砲彈般飛了過來——

五左衞門之下頤、右肩連連被踢中，傾身而倒。

頃刻之間，全身五花大綁的五左衞門被拖到幸田面前，目露怒光，恨聲說道：

「爲何不乾脆把我給殺了？」

幸村微笑的說道：

「或許你就是眞的大御所也不一定！」

「胡說！我只是一名替身而已！」

「喔？眞是如此嗎？先把你的鬍子剃了，讓我好好看清楚再說！」

「然後呢？你打算如何？」

「我打算如何？……」幸村瞇起了眼睛，稍稍偏了一下頭，睨望著眼前這位老人。

面對著這種諷刺的表情，五左衞門不覺全身起了一陣戰慄，恐懼之心油然生起！

6

「鬧吧！哎唷！跳神的舞吧！
東之神壓倒西之神的舞唷！
再跳一次吧！
鬧吧！爲神跳舞吧！
趕走西邊的神，快樂的跳吧！」

喧鬧著全日本，跳踏著如狂人亂舞一般的「伊勢踊」，還在各地熾烈地流行著。京都的室內，集聚了數百山軍和無數頭戴花笠的舞蹈集團。

這些「伊勢踊」的群衆們，在城內遊行之後，均蝟集於三条河原。只見當地萬頭鑽動，擠滿了烏壓壓的人群，喧吵之聲震天響，人人如痴如醉一般地舞動著。

就在最熱鬧的這個時刻——

一架大得驚人的山車，如旋風一般的快速，捲入了大群群衆之間！頓時有數十人被壓在那龐大的山車之下，哀呼絕叫，四週群衆走避尖喊，如臨末日一般大亂。

只見那抬山車的行列，皆頭戴花笠，但身上裝束却爲忍者模樣，個個行動敏捷，身手不凡，一剎那之間，山車已由一邊抬起河原中央，衆人紛紛退讓，亂成一團。

待那山車穩穩立在廣場中央之時，抬車的忍者早已消逝得無影無踪！

好奇的群衆立卽湧向山車，一見眞相。

不料，山車之內却無天照大神，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位身穿小櫻絨大鎧，打扮得如同天照大神的眞人！只見那人双手被反綁，端坐在山車之內，身披金襴陣羽織，其上鮮明地綉有德川家的家徽——三葉葵，而那人白髮之下的面貌，正是德川家康！

京都的人們，大多見過德川家康本人，一見其人赫然坐在山車之內，莫不尖聲駭叫，驚異萬狀。

更使人胆顫心驚的，是其背上所豎小旗上之文字：

『天下一古狸，特捕之以示衆，以餉全民！』

看了這些文字的民衆，更是紛紛傳唸，吵鬧不休。

這些事立即傳到駿府。

聽到報告的德川家康，不禁洸聲怒道：

「混帳左衞門佐！」

攻擊大阪城的命令，即在三天之後發出！

伊藤一刀齋

1

慶長十六年秋——

下總國葛飾郡小金原上，簇生著一片連綿的櫟樹林。陽光穿過密密的櫟葉，射在正穿越樹林而過的三位旅人身上。

此三個身影雖看似同夥，其外形却廻然不同。

走在最前面的，爲一老者，狀似一卜算天機之陰陽師，蓬髮，一身白衣，配刀不在腰際，而是以草織之鞘覆裝，負於背上。手持木杖，膚色焦褐，五官之中右眼較左眼爲大，鼻樑高直，鼻翼膨大，乍見之下，宛若土佐長隆筆下土蜘蛛雙紙中出現的妖怪一般。其身上所著之白色小袖及白袴，均沾滿了污灰，污穢不堪。

跟在老者身後的，乃是一裝束平凡的武士，身著蘇芳染的華麗皮革羽織，肩膀異常寬壯，爲一健悍巨漢。

殿後者，爲一中等身材，相貌平平，彷彿普通庶民一般的漢子，但其腰際却配有大小二刀。

以櫟木爲主的雜木林蔓延在眼前，不知展向何處——

三人默默地往前行進著。

領頭的老者，是爲伊藤一刀齋景久，其次爲小野善鬼及神子上典膳二位門徒。

一刀齋浪跡江湖三十年之後，終於決意將一刀流之傳書、甕割刀等傳交下一代繼任者，自身退隱江湖。

十年前，一刀齋曾於伏見城會見了德川家康。

家康由於軍師小幡勘兵衛景憲之推舉，有意任用伊藤一刀齋爲將軍家之敎頭，但伊藤一刀齋推而不受，以「待我從門人之內薦一合適人選予大人！」爲答覆，飄然不知所往。

時至今日，已隔十年之久矣！

一刀齋尚未向德川家康推薦一位門人。

近日出現於江戶的一刀齋，不意被小幡景憲撞見，遂殷勤力邀登城見將軍秀忠，舊事重提，再請一刀齋必實現其多年前之約定，薦一門人爲將軍家敎頭之職。

一刀齋於離開江戶的途中，腦中浮現了二位門徒之身影，一爲上總夷隅郡萬喜城內，仕於城主萬喜彈正少弼賴春的小野善鬼；另一人則爲居於下總佐倉城下，以雕刻能劇面具爲業的神子上典膳。

萬喜家代代皆爲關東之名武士，原臣屬於上總之里見義豐，每有戰爭，皆任先鋒頭陣，其以紅巾覆面躍馬馳騁

的英姿已成勇猛戰士之象徵，其所經之處，敵人往往爲之喪膽！

其祖輩後因故與里見氏生嫌隙，因而求見，仕於小田原北条氏。北条氏亡後，其武門依然設於該地，未曾他移。小野家即爲萬喜氏此武勇名家的重臣，英名遠播，東方各國遠近知名。小野善鬼自幼即天資聰穎，神勇過人，衆族皆譽爲小野一族百年以來之麒麟兒！

當其十六歲時，於狩獵途中，撞見聲名狼籍之野伏正在玩弄幾名村姑，頓時義憤填膺，設計除去此人面禽獸！善鬼取出腰際所配之焔硝袋，散佈於野伏等衆徒之周圍，時衆惡徒正迷戀於女色，不察其四周已爲善鬼佈下火藥。待火藥突如其來猛然爆發時，野伏等人方才驚覺，立即推開村姑，企圖逃離四起之火焰，善鬼就在此時縱身入內，一刀一個，不留一名活口全部予以斬斃！

數年前，伊藤一刀齋遊至萬善城下，因受城主之託，與小野善鬼比劍試藝，當時立刻看出善鬼具有驚人的異稟。

善鬼初次遇到自己能力所不及的劍術高手，隨即懇求一刀齋收其爲徒，而行拜師之禮。

另一門徒——神子上典膳，則是於一偶然的機會中爲一刀齋所發掘。

當時，伊藤一刀齋來到佐倉城下，見四五名小童戴著白木的鬼面具叫鬧嬉戲，十分可愛，再看之下，見小童所戴之面具雖鑿痕粗陋，却極有神韻，鬼臉的恐怖之相，皆表露無遺！

一刀齋於是伸手借一個細加觀賞，一見之下，不禁發出「咦？」的稱讚之聲！

只見面具之鑿痕異常銳利，切削之跡流利非凡！

於是，一刀齋託嬉戲之小童帶路，走訪該面具之雕刻匠的住處。

提起神子上一家，乃是一手包辦東國各神社面具的雕刻世家。當時當家的，却是未滿二十的年輕人，因其父逝世之時，典膳年方十歲，自此而後，皆靠獨力學習雕刻面具，故未滿二十，即能以此爲生，重振其父之盛名。

一刀齋於此逗留月餘，爲神子上典膳講述劍道之後離去，當時，典膳尚未立意做一名劍術高手，亦未曾發揮其天賦異稟之片甲隻鱗！

一刀齋離去之後周遊各國，雲遊四海之際，不時風聞下總佐倉城下有一面具雕匠，擁有極優異之劍技。

——一定是他！

一刀齋每聽到此類消息，就更加確定該人爲神子上典膳無疑！

因此，當德川家力請一刀齋推舉門人之一爲將軍家之教頭時，非小野善鬼或典膳不可！

2

伊藤一刀齋首先來到萬喜城下，探望小野善鬼。

「爲師的退隱之日已經到來，現在必須愼重覓一傳人，不知你是否有意角逐？」

善鬼一聽此言，魁偉的面貌之上，露出歡喜的神色。

一刀齋又繼續說道：

「素來劍道的規矩，只立一位傳人，這個慣例你一定明白。爲師所立下的一刀流，只能選一位傳人，將其流儀奧秘傳之後世，如果所選非人，則爲師辛苦所創的一刀流之名不免會墮地染泥……因此，在選立傳人之時，必得先行比劍試藝，不知你意下如何？」

「弟子曉得，規矩如何請師父明示！」

善鬼一邊行禮，一邊答應了下來。

一刀齋見狀，微笑地說道：

「你就試試看活捉師父本人吧！」

小野善鬼一聽此言，凝視了一番一刀齋之異相，突地以端坐之姿猛拍所坐之疊蓆，立刻躍離，只見該疊蓆立刻直直地立了起來，成了一道屏風。

頃刻之間，善鬼又猛拍另一疊蓆，同時縱橫跳躍，該疊蓆立即宛如活了一般直立而起。

就這樣，善鬼在片刻之間連跳六次，六面疊蓆亦應勢站立。

也就是說——

一刀齋如今被包圍在六面直立疊蓆之中。

「嗯！」一刀齋點了點頭，緩聲問道：

「你認爲我無法突破此重圍嗎？」

「正是！」

躲在疊蓆之後的善鬼，所發出的聲音嗡然不止，此種聲音，即是所謂的忍術「暗聲」，一旦發聲，宛如由天而降，使對方無法察出其藏身之處。

此時的善鬼，可能已經拔刀在握，蓄勢以發！

一刀齋就在此時突然閉起雙目，寂然之狀如入三昧之境。

片刻之後，一刀齋徐徐立起，說道：「我知道了！」

隨即，小野善鬼由一刀齋背後之疊蓆暗處騰身而出，伏地拜謝道：「多謝師父試藝！」

伊藤一刀齋未曾再向小野善鬼說出片言隻字，宿夜之後，即在黎明前離去。

翌日，一刀齋出現在佐倉地方，直趨神子上家探訪典

膳；只見典膳仍和以前一樣，毫無改變地在充滿木屑柴灰的場中工作，一刀齋見狀，不禁浮出一絲微笑。

典膳以似乎已預知一刀齋會來訪的態度，眞摯地迎接多年未見的師父。

一刀齋以同樣的說詞告知神子上典膳。

典膳聽罷，一臉詫異地問道：

「師父正値春秋壯年，遽然生此意念，定有緣故，弟子不敢探測求知；但以弟子如此不成熟之武藝，何能出面角逐傳人之位？此事弟子萬萬不敢！」

「爲師浪跡江湖三十年，所收的門徒也不在少數，其中學劍十年，却仍平凡無奇者也有，而像你只學得一月握刀之術，却能領會其中奧妙精義，可說甚爲不易！」

一刀齋說至此，頓了一頓，再度說道：

「你試試看刺我一刀吧！」

「啊！弟子何能……？」

「你試試看！」

一刀齋說罷，即將置於一旁的六曲屛風移至室內中央，圍成半圓狀，然後投身坐於其中，再對典膳說道：

「你準備動手吧！」

典膳於是隔著屛風正坐於後，屛息以待，動也不動。

一刀齋閉目靜待，但久久不見動靜。

漸漸的……夜已深……。

最後，曙光漸至………。

「典膳！爲何還不動手？」一刀齋至此才如此發問。

但是典膳仍緘默不語，未曾作答。

不久，朝陽已昇……

就在這一刹那——

典膳一吐無言之氣息，拔刀刺向屛風。

但，刀刃却未刺著一刀齋，而停在距一刀齋前方五尺左右之空中。

一刀齋睜眼看了一下刀尖，問道：

「攻擊完畢了嗎？」

「是！」典膳伏首稱是。

一刀齋正待起身而立，一眼望向疊蓆，霎時之間，一陣微慄傳過全身！

那映在疊蓆之上的劍影，恰恰刺向自己身影的心臟部位！

穿過屛風的白刃，宛如一道黑虹，直直地刺過自己！

至此，一刀齋方知典膳之意！其枯坐一夜等待陽光，乃是不願襲擊師父之實體，而以刺影代之！

「嗯—眞難爲你！」

一刀齋如此說道，一邊輕敲著自己的膝蓋。

三天之後——一刀齋帶著這二位稀世俊傑，來到了小金原。

3

後來成爲佐倉炭本場的小金原，在當時尚未開墾，雜木材及草原均呈現著一片原始狀態。

伊藤一刀齋帶著兩位門徒，穿過了櫟木林立的樹林，來到了一片荒寥的草原之上。

前面不遠之處，立著一株樹頂衝天之巨櫟，樹葉均已落盡之裸枝，光禿禿地刺向蔚藍的晴空！

「那個地方可以！」

一刀齋指著該處，撥開一丈左右的茅草，往前行去。

該處—

正是一處爲決鬥者所準備的場所！

彷彿孤島一般，以一棵巨木爲中心，四周長滿了黃色枯草，如湖面似的展延了一町四方之廣，叢生之灌木及芒草，如河岸一樣地圍在四周。

秋風颯颯地吹過草原。

太陽和煦地掛在澄淸的空中，萬里無雲。

伊藤一刀齋立於巨樹之下，慢慢地由懷中取出油紙包著的奉書，直直地撐開，讓小野善鬼及神子上典膳看著上面所記載之文字。

其方儀，今度兵法指南役仰付，食祿六百石被下者也

月日　承之　　土井大炊頭利勝　花押

任命者的姓名一欄是空白的。

到底是善鬼呢？還是典膳——有待決鬥結束之後，由一刀齋之手記入。

待二人過目之後，一刀齋將奉書捲在手裏，對二人說道：「你們二人的武藝我已分別試過，誰優誰劣，我個人難下論斷。因此請你二位來此人煙絕跡的荒野做一比劃，誰勝誰負，當可見分曉！」

一刀齋說著說著，右眼愈睜愈大，左眼却愈閉愈小，如游絲一般細長。

善鬼及典膳屛息注視著師父的面孔。

一刀齋將視線投向善鬼，說道：

「善鬼！在技能方面，你可能勝過典膳很多，當我要你活捉我時，你立刻將我身邊四週的疊蓆豎起，而藏身於其後，且用暗聲秘術，使我無法測自你的方位，這實在是高明的手法！不過，你有沒有想到你那種防守的架式可持續多久？如果彼此僵持一夜，情況是否有所改觀？我是東

手等待被活捉的人，可以保持平常的氣息，而你却必須屏息藏在疊蓆之後，想盡方法不讓我察知躲在何處。這種情勢一旦拖延下去，你終會予我可乘之隙！你對於自己的藝能過於自信，反而變成你的缺點！」

接著，一刀齋轉向典膳，說道：

「典膳，在平常的比賽中，你可能不是善鬼的對手。當我要你伺機襲擊我時，你竟然不惜枯坐一夜，等待朝陽射入室內時，再刺向我的身影！你心念義理固然可嘉，但是如果當天是個沒有太陽的陰天，你又當如何？何況，花一晝夜的時間等待著朝陽出現，表示你過於害怕在師父面前失手，而且過於依賴天運！你要知道，從事兵法之事，除了細心，尙需大膽！」

一刀齋講完了這一席話，忽然閉起了雙眼，大聲喝道：「比賽開始！」

隨著這一聲，善鬼和典膳像炸開一樣，彈開九尺之遠！兩人甫一站定，手中俱已握著長刀，擺好了架式——

兩人相距約有十步。

善鬼的架式爲上段刀法，典膳則爲青眼刀法！

後世之一刀流，即將「青眼刀法」定爲一刀流主宗。

所謂的「青眼」架式——

是讓刀尖如鶺鴒尾一般，顫動不止地抖著。在劍道上，若欲襲擊敵人，首先必得先下防身工夫，若將刀尖對準敵人不動，待欲揮刀時，往往會有遲滯不滑之感，在此間不容髮之際，其影響至鉅！青眼刀式，即針對此點而出！讓刀尖長時晃動，不止可保持殺敵之氣，亦可擾亂敵方之心。

典膳謹遵一刀齋之教誨，以踵離地，如波浪拍浮的小舟般，前後上下左右與白刃共同晃動，且不時使刀尖發出咻咻！之聲。

面對此狀之善鬼，仍擺出大上段的構式，其意除了向典膳誇示其優異技能之外無他，乃是一種傲慢、威壓的對峙之態。

見此情況，佔上風的無疑是善鬼一方。

六尺數寸的巨軀，擧著三尺餘的大刀，其大上段的威壓氣勢，足以使人心膽俱裂。

典膳瘦小的身軀，平凡的裝束，所持之刀不過二尺之長，站在如磐石聳立的善鬼面前，晃動著身子，抖動著刀鋒，宛如痙攣一般，狀至可憐。

善鬼一雙巨眼之中，閃著火焰，殺氣直直射向典膳的眉間，而典膳却將視線定定的投在善鬼的腰帶上。

一步一步往前逼近，逐漸縮短距離的，正是小野善鬼！

的腰帶之上。

「呀—」

「……嘿！」

善鬼咆哮一聲，典膳即刻應聲，往返已有四次。

每次善鬼往前逼近，典膳即往後退却。

善鬼的炬眼愈燃愈熾，而典膳的視線却一直定在對方的腰帶之上。

此種目法，後世之劍道稱之爲「帶之矩」。

當己身之技能不如敵方之時，絕不可迎視敵方之目光，帶有自卑感的人，在高手面前，一旦視線交遇，即有計策全失之險。因此之故，爲避免使敵人看破自己的用心，只能盯著對方的腰帶左右，無論何種情況都不可迎視對方的目光！

一刀流有一劍訣之歌——

攻軍策敵　守身思防　若有偏漏　家月全失

典膳因爲在功力之上不及善鬼，故背出劍訣，緊記著守身思防之法則，等待著對方偏漏之時一擧上攻。

最後……。

善鬼與典膳已圍著巨櫟，大大地繞了一圈。

已經過了一個時辰！

感到焦急不耐者，亦爲小野善鬼。

剛一對峙之時，善鬼見典膳削瘦的身軀和其平凡無奇的架勢，覺得師父未免言過其實，此人不過爾爾，因此生出輕敵之心。但是相持至此，才發現對方潛力無窮，無下手之處，且防守之勢愈來愈盛，找不出一絲漏洞。

當自己發出淒厲之威嚇喊聲時，對方回應之聲雖低，却有直震臟腑之勢！

爲了使典膳之守勢崩裂，善鬼不得不採用近身法，但是典膳却不迎戰，一味後退，結果二人又繞巨木一圈，仍未交手。

善鬼次次前攻，典膳步步爲營。

善鬼心忖不可再此拖延，故刀身一降，演爲青眼下式，同時大喝一聲：

「呀—」

如同揮去圍在四周的芒草一般，大刀橫劈而下。

聽到震耳威嚇之聲的典膳，立即將身體縮爲二寸左右。

就在此一瞬間——

「典膳！別退了！」

一旁閉目養神的一刀齋，發出了此言。

典膳聞言，立刻將刀身一橫，架在眼前一尺左右之處，左手伸開，以拇指和食指輕捏刀鋒——

眞是奇異的招式！

此乃——以自己的刀身阻礙對方的視界，一刀橫在面前，其所生之反光，足以彈回善鬼炬眼之光！

「喔——」

體內所有的力量就在此時一舉炸裂！

典膳面對著從大上段直劈下來的白刃，不慌不忙地以那橫著的二尺長刀迎了上去。

剎那間——。

典膳瘦小的身軀，宛如陀螺一般地迴轉——

只一霎時，迴旋的陀螺已經停止！

典膳靜靜地背對著善鬼，面孔紙樣蒼白，一臉痴愚之色。

立於典膳之後的善鬼，卻不趁勢斬向對方，反而徐徐放下已將典膳之刀砍爲兩段的長刀！

其稍仰向天的面貌之上，現出一股斷世惡魔之相。

當善鬼的巨軀咕咚一聲傾倒於地之時，一刀齋才緩緩地睜開了雙眼，看著一臉茫然，呈現虛脫之姿的典膳。

「典膳！比賽已經結束！」

聞此聲音，典膳方才如夢初醒，看向左右；待其發現倒在一旁的善鬼屍體時，才發現自己右手不知何時已握著一把短刀！

典膳全然沒有記憶！

當其橫在胸前的大刀被截爲兩段之時，典膳反射的，以驚人的快速拔出短刀，以己身回旋自轉，刺向善鬼之身體。

「典膳！我想你自己也沒想到居然已練成了這種無想刀式！」一刀齋微笑的這樣說著。

「啊——」

典膳叫了一聲，雙膝一軟，跪了下來。

不知是何緣故，典膳全身開始發抖，方才一直壓抑在意識之下的恐懼感，此刻全部湧散了出來！

將軍家教頭的役命奉書，一刀流的門人傳書，以及名爲「備前福岡大一文字助宗」的甕割之刀，不知何時已全攤在其眼前的草地上。

典膳不得不伏地拜領。

待其抬起頭來前往之時，原來站在該處的一刀齋，已消失無踪！

「師父——」

典膳愕然起身，睜著血眼在草原上奔馳，高聲吶喊！

但是，一刀齋宛若直上九霄，又似遁隱於地，全然已

無踪跡！

5

神子上典膳來自江戶，先行拜訪小幡勘兵衞景憲。

雖然將軍家的奉書有一刀齋筆跡所寫的自己姓名，但典膳却無立即上任之意，對景憲說道：

「我想再考慮一陣子，目前先開一家道場爲生——」

景憲因不知典膳工夫如何，有意一試，故突如其來的拔出刀來，擺出欲襲之勢。

但是——

刀却抽不出來！

原來從典膳右手迅速地伸出一柄扇子，按在景憲刀柄之上，景憲使盡全力，仍無法抽出刀身！

「眞了不起！」

景憲苦笑著讚揚了一聲，自行下台。

幾天之後，景憲又將典膳帶往柳生道場。

但馬守宗矩欲命長子十兵衞與典膳比劍，但典膳獲悉之後，却予推辭。至此，景憲不得不悄悄將典膳呼至一邊，問其緣故。

典膳很誠懇的說道：

「我是將軍家指南役的後備人選，而但馬守大人亦同爲將軍家的教頭，我們兩個人比劍，無論誰勝誰敗，傳出去了都不好……」

景憲知道此人智足謀多，且言之有理，於是往上座望去，只見但馬守宗矩身後坐著一位未曾見過的武士。

原來那就是微服而來的將軍秀忠。

秀忠輕輕地向景憲點了點頭。

於是，景憲大聲地喝道：

「神子上典膳！你膽敢出言不遜！」

隨著這一聲巨喝，十兵衞三嚴慢慢走了過來，抽出一把四尺長的木刀，來到端坐著的典膳之前。

「閣下太過狂妄，我奉命來敲破你的腦袋！」

說著，擺出了青眼架式，一雙巨眼一瞪，閃閃發光。

典膳仍正襟危坐，穩重地問道：

「是否有意賜教？」

「賜什麼教？要取你性命罷了！看你如何赤手空拳的逃生？」十兵衞連連吼道。

「喔？……那麼，請稍等一下！」

說著，典膳取出懷中將軍家指南役之奉書，慢慢地撕下一長條的邊緣，捲成一根紙捻，然後用右手握著，做出金雞獨立之姿。

「請！」
「……」
十兵衛無言地輕移脚尖，逐漸逼近前去。
道場內一千多人，個個呑著口水，屏息注視著此一決鬥。
十兵衛的木刀碰到紙捻的尖端時，立刻停止脚步。
就這樣—兩個人如畫中人物一般，動也不動。
典膳手持紙捻，對著十兵衛的眼睛。
事後，典膳曾說過，一旦熟練了一刀流之秘奧，而又無機會使用武器施展時，就必須使用「刺」的精妙之術，以求脫險。
利用只有四寸的紙捻，應付那全長四尺的木刀！如果十兵衛是個普通身手的人物，一定覺得可笑而不假思索地舉刀就劈。
但，十兵衛亦是此中能手，深藏四寸許的紙捻發出長矛一般的銳氣，故不敢輕舉妄動。
半個時辰過去了。
十兵衛的面孔忽然湧起一片紅潮。
典膳的相貌，則略現蒼白之色。
倏地——
「喔—」
三百餘坪的道場，充滿了暴漲的殺氣！
場內一千多人，誰也沒看清兩人的動作！也許是那暴漲的騰騰殺氣令人目眩神迷的緣故吧！
就在那一瞬間之後，十兵衛和典膳又回復了原來的構式，各立於原地！
但，情況已大不相同——
十兵衛的左眼上挿著兩寸左右的紙捻，另外兩寸紙捻仍握在典膳的右手之中！
二人的比武，實爲難以想像的快速厲絕。
當典膳持著紙捻刺向十兵衛的左眼時，十兵衛舉刀揮去，紙捻隨即裂分爲二，尖端已然深深刺入其左目之內！

6

典膳改名爲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於駿河台設一道場，江戶遂有了「一刀流」的招牌。
此乃是一個月之後的事。
因小幡景憲之故，名氣不大的小野次郎，却擁有爲數不少的門人徒弟。
某日——
勘兵衛突然造訪。

「有重要的事，請立卽隨我前去！」
勘兵衞爲幕府的目付（監察官之職）。
「有什麼事嗎？」
「是請閣下幫個忙………府下膝折村中，掛有『中条流』招牌的屋宇內，寄居著一位浪人。我們已經斷定那個人就是上次暗中潛入江戶，縱火焚燒天守閣的人！」
當時天守閣只有上層遭焚，並未全毀。
「召捕盜賊，應該是奉行所的任務……」
「是，但此人不是尋常的嫌犯，我們認爲是豐臣家派來的間諜，大肆搜捕不太妥當………最好是能活捉此人，但若不得已，斬殺之亦無妨！」
捕手之身份，自古以來卽被視爲不淨之事，故重名節的武士皆不願爲之。通常若爲比劍，往往勝負分曉之際就一刀砍下，此乃劍道之法，勘兵衞因有此顧慮，故不敢硬性規定次郎右衞門定要活捉。
次郎右衞門答應了下來，配上一文字甕割刀，騎著馬匹，來到膝折村。
該住屋面對街道，依其外觀及格式看來，似爲豪門巨富所建之屋。
次郎右衞門站在「中条流」的招牌之下，由玄關堂堂進入，要求與該浪人進行比劍。
身爲劍術高手，當有人前來挑戰之時，絕無懦弱逃避之事！
當該浪人由玄關緩緩步出時，次郎右衞門只覺眼前一亮，視該人氣度宏宇皆在凡人之上，絕非宵小之輩！
屋旁植有桑樹的空地，被選爲決鬥場。
次郎右衞門待對方拔出大刀之後，方手執鐵扇以爲武器，其目的，乃欲活捉此人。
—我有把握活捉他！
對方雖爲一劍術高手，但可明顯看出並非一忍著，若是眞田幸村派出的活動人物，應爲忍者才是。次郎右衞門心念至此，內心暗有所悟。
—此人並非大阪方面的人，莫非因私人之故而向德川家報仇？
「碰到我是你的不幸，我看你還是束手就擒，以投降之禮進見敝主公，他一定會寬大爲懷，放你一條生路，你以爲如何？」
次郎右衞門如此向對方說著。
浪人聞言，只微微一笑，不予作答。
—看來我只好下手了！
次郎右衞門不得已地拿起鐵扇，一步一步向前逼近。
敵方擺出下段青眼的構式，刀尖搖晃，毫無可乘之隙

，見其狀雖未經長期刻苦之修練，但在斬殺方面，似已頗有經驗。

次郎右衞門一步步逼進，對方一步步退却。

終於……

對方背部已退抵著桑木，無退後之路矣！

對方已被迫入死路，仍無法點破次郎右衞門的鐵扇架勢。

「呀—」

隨著咆哮之聲，終於發出閃電的一擊！

次郎右衞門以間不容髮之速丢了鐵扇，瞬間拔出一文字甕割刀。

「嗳—」

發出異樣的叫聲，只見對方身軀大大一震。

其左手腕已被切斷，直直落在地上！

但是對方失去一手仍無屈服之意，立刻以單手架出上段構式，青目含威，形相十分怕人。

「來吧！」

隨著這聲絕叫，又揮刀而下。

次郎右衞門猶豫了一下，皺起雙眉，又揮起染血的大刀——既無意殺他，又不得不自衞，這乃是極爲棘手之事！

對方已將生死置於度外，淒絕勇猛，銳不可當！

「嗳！」

就在這一刹那，對方發出渾身氣力，狂叫一聲劈了過來——次郎右衞門不予躲開，反以近身法欺向前去，一刀砍向對方右腕！

隨即右手持刀，在空中猛一旋轉，跳開二尺之遠，坐在桑樹之上。

「就擒吧！」

豈料對方仍不屈服，用力睜開雙眼，全身血流如注地瞪著次郎右衞門。

——已失去兩手，叫他如何活下去？

次郎右衞門心念一動，只得再度舉刀——立刻，一顆人頭拖著血尾，遠遠飛向天空。

就在此時，突地傳來一聲：

「粗心大意！」

次郎右衞門吃驚地往四週張望。

在街道的那頭，站著五六個人，正向這邊望著。其中，有一戴著斗笠的走方和尚甚爲眼熟。

次郎右衞門看著看著，終於「啊！」地叫了一聲，坐了下來，兩手伏地。

不知在什麼時候，敵方已發出一把暗器，刺進了自己

的鬢角之上，雖爲輕擦三傷，但已有亡命之危。

走方和尚露出譏諷表情，似乎早已看穿次郎右衞門無法活捉該浪人。

「……師父！」

次郎右衞門呼喚著，但仍不敢起身——

待其抬起頭來之時，走方和尚已不知去向。

元和元年春——。

前往行刺德川家康的霧隱才藏由駿府回到大阪城時，十分不幸地，少了一隻左腕。

而——

才藏帶回來的，並非家康的首級，而是一張家康面貌的木彫面具。

該面具已一裂爲二。

當才藏暗中潛入寢室、一刀砍向家康之際，只覺對方面孔已一裂爲二——說時遲那時快，自己的左腕已被砍斷！

幸村聽完此報告，愼重地說道：

「小野次郎右衞門當了大御所的替身，我們只得放棄行刺那老傢伙的計畫了！」

大阪夏之陣

1

元和元年四月。

德川家康向大阪城提出最後通牒。

『去歲兵亂後，所約遣散百姓一事，似照做無誤。但另約和睦之後，須立即停薪遣散所有浪人，而閣下反召編更多浪人，此擧何用焉？且秀賴之部屬，調兵具製砲火，無一不爲爭戰而備，此事廣傳天下，無人不知。諸是之故，今天下如履薄冰，今未冰釋此疑之前，請暫移駕和州郡山城。遣毀之城壕，吾等負責修飭』

大阪城內立刻召開緊急會議。

會議之中，武將共分爲五派。

認爲不妨依家康之命者，有：織田有樂齋長益、同息武藏守。

主張斷然決戰者，有：木村長門守重成、渡邊內藏助糺、長曾我部宮內少輔盛親、毛利豐前守勝永。

認爲秀賴應再度會見家康，圖謀協議者，有：明石掃部助全登、大野主馬頭治房。

離開片桐且元，身任大阪城主座的大野修理大夫治長，認爲此一通牒爲家康之一貫手法，大阪當可驅散一萬左右之浪人，以取悅家康，同時大阪亦可保持小康局面。

衆人議論紛紛，唯有眞田左衞門佐幸村與後藤又兵衞不發一言。

當幸村被徵問意見時，方才回答說道：

「聽天由命吧！」

後藤又兵衞基次亦答道：

「屈服亦可、決戰亦可！」

衆武將們皆無法猜度此二人之所想。

實則幸村與基次均已察覺：大阪方再做任何準備，無異困獸猶鬥，均無法挽回大阪覆亡之運。

幸村有此預感，是早在冬之陣剛結束之時。

正是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當時大阪誤陷家康的權略之計，與其言和，交換和約誓書，在誓書內，另附加一條撤除城外廓及護城壕之條件。

此約實爲家康異常陰狠之毒計，如此一來，大阪方防護盡失，成爲只剩光禿禿本殿的裸城，一旦再度攻擊，可長驅直入，使大阪方死無葬身之地。

幸村在當時，已識破德川方之詭計。

當使者木村長門守重成從茶臼山帶著德川家康的盟約之書歸回大阪之夜，幸村與大野治長暗中來到秀賴處。

「今日和約雖已協調而成，但敵方究竟比本城堅固，即使力攻也難以下城，故我方若要求勝，必須以智取。如今，我方已除去護城設施，敵方只消輕輕一擊，不費吹灰之力，即可令本城潰不成軍。事已至此，我方已可不顧道義。如今和約已定，今夜敵方定解甲脫具，高枕無憂的熟睡，我方何不趁機夜襲，拚九死一生之戰，大御所之首級必定取得在握。為了救大阪城，此乃上上之策，但望主君賜准，讓屬下指揮進行此一奇襲！」

但是——

好不容易才以一紙和約換來些許和平，得以喘一口氣的秀賴和淀君，却不敢同意。

幸村堅持己見，故無意告退。

秀賴和治長再一深思，知道此人為城內惟一可依賴之驍將，其主張亦不可忽視

——讓他去進行吧！

兩人各有此意而彼此注視著。

而，一直在紙門之後偷聽的淀君，却在此時倒豎一雙柳眉，推開紙門走了出來，厲聲說道：

「我們已經在神前立了誓，不可再發動戰爭，現在由我們撕破和約，會遭到天譴的！」

至此，幸村乾坤一擲之奇策，就此告消。

——唉！大阪城的命運就此決定了！

幸村不禁無限感慨地長嘆！

但是，幸村仍命猿佐助等十勇士，暗中進行各種破壞德川家的計畫與工作。

曾命佐助、霧隱才藏及三好清海入道等人，至茶臼山家康本營、岡山秀忠本營等處縱火。

不料，家康對於消防措施也有意外週全的準備，故火勢剛起，就已受到控制，不再蔓延。如果兩營遭到焚燒，大阪城隔岸即可看見。當時，眞田六文錢組一千騎正待命出發，一旦黑煙冒起，千騎立刻進攻，趁火打刼，割下家康及秀忠的腦袋。果眞若此，歷史必得改寫！

自此而後，幸村千方百計欲奪取家康之性命，均不得要領！

無可奈何之中，即將面臨此「夏之陣」。

幸村至此，已無話可說。

2

大野治長遭刺，乃是三日後之事。

當天，大野治長照常來到本丸，視察內外機務，直至傍晚，方得退身。當他步出櫻門外時，高塀之上突然躍下一人，立於其面前數丈之處。

只見該刺客身穿大紅法衣，頭覆紅巾，且戴著天狗面具，右手持大薙刀，脚穿僅有一齒之高木屐。背後不揷旗而代之以一大提灯。

「請大人留步！」

刺客手持大薙刀直立，高聲叫著。

「大野修理大夫大人！你位高名重，一定知道故太閤所留下的巨額軍資金藏於何處呢？聽說此鉅金由你保管，偷偷地埋了起來，把藏金的地點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吧！」

「一派胡言！」大野治長瞪視著此人，一面努力搜索記憶，欲知此人究竟為何方人士。

所謂「太閣遺金」，確有此事——

豐臣秀吉所藏匿的軍資金，乃是一筆多得無法想像的巨額之金：

德川家康自從在關原戰役打敗石田三成以來，亦無時無刻不想著這筆巨金，露出虎視眈眈的態度。

事實上，家康如此不遺餘力地攻擊大阪城，除企圖奪取秀賴與淀君之性命以外，那巨額之金亦為重要因素！

直至目前，家康確已統一了天下，但終年以戰場為家的德川家，却無天下第一人的財富，故德川毫無金銀之蓄。而德川幕府當今所需，即為足夠的金錢。

若能取得太閤秀吉所遺之軍資金，則正是錦上添花之舉，正可大展鴻圖！

此筆巨金，即使養上十萬廿萬的兵士，亦不過九牛一毛而已！因此，其數之鉅可想而知。此乃秀吉為秀賴所準備的金錢，也許全日本諸大名所有的軍資金全部合起來，可能還不及！

大阪城內盛傳秘知藏金之地者，惟有秀賴、淀君及大野治長三人而已。

「修理大夫大人！生命可貴呀！別再猶豫了！」

天狗刺客這樣說著，一邊提起了大薙刀。

大野治長怒吼一聲：「奸細！」，也拔出了腰際大刀，跟隨在側的三名侍衛，亦拔刀備戰。

恰在此時——

木村長門守重成等衆臣，為部下五六十騎之野戰計畫加班至此時方才出城，一行人步出城門，恰恰目擊此等場面！

重成皺起了眉頭，怒聲問道：

「那是怎麼回事？」

接著命手下速去援救治長。

「嘿！」

天狗忙著殺退趕至援救的侍衞，乘隙一刀劈向大野治長，一邊叫道：

「今天算你命大，饒你一死，不過，我得讓你留下一件東西，看你以後還能不能侍候淀君！」

治長只覺得兩腿間一陣劇痛，立卽把身體彎了下來。

天狗刺客冷笑著，用力一踩單齒木屐，才一縱身，彷彿眞的天狗一般，就已消失了縱影。

翌晨。

木村重成以書面將此事報告眞田幸村。幸村看罷，立卽召來三好淸海入道，十分不悅地問道：

「爲何要行如此之擧動？」

淸海入道坦然地回道：

「大人！當德川家攻入本城時，你難道要活活戰死嗎？」

「莫非你要我走避逃生？」

「正是！和本城一起滅亡，乃是不智之擧………你願意奉右府公而逃亦可，其實亦可置之不理。不論如何，大人還是走爲上策。至於不管立足於何處，總得購地置屋。我知道大人只要有機會，定會東山再起，到那時，沒有一筆軍資金，則寸步難行………因此，把太閤秀吉所留下來的巨金移做此用，正是冠冕堂皇之擧！這筆錢白白的留給德川，不是太划不來了嗎？」

「所以你去威脅修理大夫？」

幸村苦笑地問道，接著又說：

「我所需的軍資金不用你躭心，該躭心的是德川大御所進攻的事………大野修理是不會知道藏金地點的！」

「那麼，有誰知道？」

「淀君與秀賴公——只有他們兩人而已。」

「………」

淸海入道以不快的表情沈默著。

「淸海！你是石川五右衞門之子，所以有想在大阪化爲烏有之前將軍資金取走的想法，但我必須告訴你，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無論是淀君還是秀賴公，都不會說出藏金的地點。也許你以爲他們會在城落之時交出軍資金，以換取他們的生命，但是人人都知道卽使把錢拿出來，德川還是會殺掉他們的，所以你不用躭心這筆錢會落入德川的手中………軍資金的藏地，可能會和這兩個人一樣，永遠埋在土中！」

「這樣不是太愚蠢了嗎？」

「淸海！你既然承襲了大盜的血統，就用你自己的力量去找那筆錢吧！」

「大人！我是想爲你找出那筆錢！」

「我左衞門佐在豐臣家滅亡之後若還活著，也只能像影子一樣隱藏起來，要過日子，根本也不須多少錢，那筆能夠支配天下的巨財，對我來說，毫無可用！」

「大人，難道你毫無雄心大志了嗎？」

淸海入道很奇怪的問道。

「嗯—」幸村微笑的點著頭。

「大人！我今天晚上就遠走高飛，拚命尋找太閤的遺金，等我找到了，再親手送到大人面前！」

「……」

「我想大人看到那筆巨款，不會無動於衷的，一定會想出適當的用途來！你可以在蝦夷之地築巨城，僱用爲數十萬的浪人，也可以建造海船，渡洋去到彼邦，建立一個王國—一定有所作爲的！」

「……」

「那麼！等我找到錢之後—再見吧！」

淸海入道說罷，立刻就離開。

接著進來的，是猿飛佐助，但是幸村似乎全然不覺地直視前方。佐助不解地望著幸村，半嚮—

「佐助！」

「在！」

「大御所要進京，你去探探消息！」

3

大阪城會議終於決定再戰。

這天，秀賴騎馬在茶臼山，擧行閱兵。

茜草旗旒三十支，金萬旗旒十支，千本鎗、瓢簞馬…無一不是當年太閤率軍的再現！

就在此時，家康離開駿府來到名古屋，向諸國之大名放下出陣之指令。

筧十藏、穴山小助、由利鎌之助三人，出現在幸村面前：「請大人讓我們去取大御所的狸首吧！」

當時，家康已離開名古屋，前往京都而去。

幸村閉著眼睛，回答道：

「要取大御所性命的時機已經過了！」

不錯，由日本各地向大阪方行進的軍隊已經發動了，將軍秀忠也已離開了江戶。

想要得到家康的首級，似乎已不可能，天下大勢若此，壓抑諸大名的時代已經過去，德川幕府的地位已定如盤

石，不可動搖。
「可是，如果說本城被焚之際大御所已亡，則投降的條件必不相同！」穴山小助如此說著。
其言下之意，似乎秀忠會對自己的女兒千姬，及女婿秀賴之命加以憐惜。
「大御所身邊，有柳生但馬守和小野次郎右衞門如影隨形地跟著，而服部半藏不論何時何地，均預備有忍者三百騎，你們即使能夠一騎當千，也是無法下手的！」
一個月之前，霧隱才藏爲了取家康之首級而去到駿府，結果被小野次郎右衞門削去了左腕而回。
「爲守城而力戰，攻擊大御所以至身死，才是男子漢的本色！」
幸村抱著如此的想法，而命獨子大助幸綱爲指揮。
「不可輕易陣亡！要死得有價值！」
但是這種話，幸村並沒有向其他的諸將說道。
眞田府如同往日一樣，孤零零地立著。
和多之陣戰役時一樣，大阪方發了令書傳給各地與豐臣有舊緣的諸侯，向其求援。幸村對此事，漠不關心。
結果回書願意支援的，一個也沒有！
例如——
淺野但馬守長晟，爲故彈正少弼之子，幸長之弟，與大阪之間向有眉睫之間的關係。
故淺野長晟是否加入大阪，對於諸侯之去向，有莫大的影響。故秀賴特地親筆記書，命大野治長爲使者，前去求助。
當日，治長來到了和歌山，見到了紀藩的三老臣淺野右近，同苗左衞門佐、龜田大隅。
「貴家自故彈正少弼大人以來，和大阪一直有不凡的關係，此次大阪有難，右付公特地請求，請貴藩高抬義手，與大阪共同應付關東所提之難題！」
其所提之報酬，爲金千枚，銅錘三十，入城之際並予馬四百騎。
老臣們不忍拒此舊誼於千里之外，故另闢一室，三人共同協議。事後，三人出來對大野治長說道：
「閣人千里而來做此請求，但吾等心有餘而力不足，因但馬守曾受德川大御所之洪恩，如果爲貪利而與德川家反目，則天下人必恥笑之，請閣下見諒——」
如此婉轉的辭退。
治長回去覆命之後，秀賴仍不死心，又以大封爲條件，命治長再赴和歌山。
「大阪實在孤軍無援，如若貴方肯伸援手，事成之後，我方將大和一國均許以但馬守大人，各位衆臣也均有所

重賞——」
話剛說到這裏，長晟自己出來了，對大野說出斷然拒絕的話：
「我們先祖雖蒙受太閣的高恩，但我個人却身受德川大御所之賜，才得以成爲此紀伊之藩主，所以，對抗關東之事恕難照辦！」
而其他各大名之態度也與淺野長晟同。
事已至此，大阪似乎只能束手就擒了！
大野主馬頭治房率領兩千軍隊，出大阪城，越過暗峠，襲擊郡山。
鎧甲一觸，郡山之守備筒井主殿頭定慶卽棄兵逃走。
「以大野治房爲總將之大阪軍兩萬，大舉進攻和歌山，以勢如破竹之勢直來！」
此急報發自四月二十七日夜。
淺野長晟駐軍於泉州信達，而將淺野右近、龜田大隅、上田宗古、前田越前等所部各隊做爲先鋒，佈陣於佐野的市集附近。
當急報傳至血氣方剛的淺野左衞門佐忠知耳中時，當卽說道：「就算他們殺進來幾人，我們一步也不要退，和他們血戰一場再說！」
老謀深算的龜田大隅却勸阻道：
「打起仗來，贏最後一戰才是最重要的……現在敵軍有兩萬人，我處只有五千，如此以寡敵衆，必須善加謀策方可。佐野之地東方遠離山麓，西邊靠海，四週爲一望無際的平野，毫無隱蔽……我方最好退後一里至樫井一帶，其前有一通往明神的松林，正好埋伏。如此一來，敵方就無法發覺我方軍隊人數之多寡。而且此地只有一條退路，左右皆爲樹林，當敵方走避至此時，我們可於左右設槍隊突擊之。這種羊腸小道，每次只能容二人並排前進，我方躲於樹林之中狙擊，一定可獲全勝！」
但是左衞門佐忠知仍堅持已見，不肯讓步，且譏諷龜田大隅太過膽却。
不過，長晟獲悉之後，却斷然主張依龜田之策進行。
大阪軍往和歌山如怒濤一般進擊而來，其先鋒隊爲塙團右衞門直之所率之六百騎兵，以及岡部大學則綱所率之四百騎。
以天下豪傑自命的塙團右衞門，於大雨滂沱的黎明中，長驅直入攻進佐野市場。
但是，却不見淺野之軍隊。
——奇怪？
團右衞門察覺敵方故佈疑陣之計。
但是，搶著立功的岡部大學却已穿過佐野市場，向前

猛進。

團右衞門對大學的輕率不禁搖頭三嘆！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無論如何，不能眼見岡部大學的軍隊陷入泥沼之中。

稍後，雨勢已停，濃霧蜂湧而至，情況甚爲不利。

「跟著我來！」團右衞門如此說著，驅馳著愛馬。

整個安松街市已被縱火焚毀，冒著濛濛的黑煙。

團右衞門只帶了三十騎，慢慢地穿街道。

來到明神地方時，終於發現了由前方進擊而來的淺野軍隊。

「散開—」團右衞門大吼一聲，猛踢馬肚。

立卽兩軍如怒濤相拍，纏鬥於一處。

不多久—

淺野軍崩散四潰，往後退却。此乃是龜田大隅之計，但是團右衞門却毫不察覺，繼續乘勝往前進擊。

約追了數十丈，突然，松林之內傳來了恐怖的火銃聲！

「他媽的！中計了！」

團右衞門至此方才覺悟，但已無退路可走。

團右衞門拔起背在身後的大長刀，大聲喝道：

「讓你們看看塙團右衞門直之的厲害！」

說著，如阿修羅一般疾驅於敵陣之間，縱橫揮刀，劈砍著由左右跳躍而來的敵影！

隨著刀光劍影，無數的人頭、手臂及刀、矛四處亂飛。

子彈如驟雨一般陣陣掃射而至。

團右衞門的肩及手臂均已中彈，左腕及背亦已中箭，但仍像猛戰一般，狂亂地揮著大刀，斬殺了數十人。

最後，一支長矛直直戳進其腹，團右衞門再也無法忍受，由馬背上掉落下來。

「吾乃八木新左衞門，看刀！」

敵將呼叫著，揮著大刀衝了過來。團右衞門坐在地上，以左手持著白刄，怒吼著：

「急什麼，頭給你！」

說著，右手將短刀擱在脖子上，微笑著叫道：

「你大概還沒見過用自己的手割自己的頭的人吧！」

一手猛拉短刀—

隨著「嗯！」的一聲，一顆人頭滾落在胴體膝前！

4

五月一日，德川家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帶領全日本之軍，下了總攻擊之命令。

在此之前，家康於四月十五日出名古屋，十六日往龜山，十八日已達京都。

家康進入二条城的當夜，猿飛佐助於深夜來到大阪眞田府，報告幸村道：

「大助大人、筧十藏、穴山小助、由利鎌之助等人，都已壯烈成仁！」

此襲擊戰發生於龜山。一切均如幸村所預料，家康身邊佈有百陣，密不洩水。

龜山城內外戰況之淒慘，令人目不忍睹！

眞田大助砍斷了柳生但馬守的左膝，而其右眼却被刺穿，然後，又被服部半藏的忍術槍貫穿背部而昏倒。

筧十藏則肉搏到家康前兩步之距時，爲小野次郎右衞門所阻擋，而死於其五想劍式之下。

穴山小助及由利鎌之助，受卅名伊賀忍者團攻，奮力擊斃十七名之後，全身血流如注，伏地而死。

幸村聽完報告後，一語不發，注視著佐助。

半嚮，方才開口問道：

「佐助——你是否救過大助？」

佐助眨了幾下眼睛，伏著臉不回答。

「大助是否拒絕你的救助？」

「是！正如主公所料！」

當時—

佐助背著全身是血的大助，逃入了山中。

恢復了意識的眞田大助，知道是佐助救他，立刻一巴掌揮向佐助的猿面！

「你多管閒事！」

然後又命佐助尋一匹馬來。

黎明的薄霧之中，龜山城追手門前忽然來了一騎，上面之人乃是一身著短褲之裸身武士。

「我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之獨子大助，特來求見德川大御所！」

守城兵士見到這位身無寸鐵，全身是血的武士，不禁肅然無聲，立刻開啓了城門。

大助徐徐策馬前進，來到天守閣前的廣場上。

家康站在閣前二樓上，往下注視著大助。

「你是大御所大人吧！」

大助所發出的聲音，不像是垂死之人所出。

家康點了點頭。

「我們眞田六文錢組，爲了取你的首級，現幾已全部殉職，而我若就此逃走，是莫大的恥辱。我來找你，就是要讓你知道我死得有多不甘心！你看個痛快吧！」

家康聞言，動容說道：

「你的確是個了不起的武士！好，就讓我看看你如何壯烈成仁吧！」

說畢，拔出自己的短刀丟了下去。

大助以左手接住，拔去刀鞘，倒握著刀柄，唸了一聲「南無歸命頂禮！」

立即將刀尖刺進胸口，往下劃至肚臍，只見刀光一閃，血飛沫噴！

大助將短刀抽出，將滿是血迹的刀尖放入口中，以齒咬碎。

「啊！」

「喔！」

圍觀的數千人，見狀不禁齊聲驚叫。

那一尺三寸長的白刄，就在大助咬嚙之下吞進腹中。

剩下的刀柄，被丟在地上。

大助閉著眼睛，直直地立著。

數分鐘之後，小野次郎右衞門慢慢近身過去，直到眼前，方才知道此彫像般的裸身武士業已閉息多時。

5

五月六日——家康、秀忠所率之大軍，已達城南一帶的平野，如疾風掃勁草一般攻向大阪城。

大阪城迎戰之略業已排定。

第一軍（兵數約六千四百）有：後藤又兵衞基次、薄田隼人正兼相、井上小左衞門定利、明石掃部助全登、山川帶刀賢信等。

第二軍（兵數約一萬二千）有：眞田佐衞門佐幸村、毛利豐前守勝永、福島伊予守正守、渡邊內藏助糺、大谷大學吉胤、長岡式部少輔興秋等。

第一軍和第二軍出城，迎戰從大和攻進之大軍。

首先，先由後藤又兵衞基次率軍三千，勇不可當地出城，駐營於奈良街道外之平原。

接獲報告後，家康令執政本多佐渡守正信之家族，出家於京都相國寺的一沙門楊西堂，暗中直趨平野之陣營。

楊西堂會見又兵衞之後，說道：

「大御所和秀忠將軍均很賞識大人的才略，因此特命拙僧來勸說大人，請大人轉向加入德川方。如果大人首肯，德川家將賜你御生國播磨一帶之地——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又兵衞一聽，立即愀然變色，怒道：

「基次並非棄弱就強之輩！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所謂香餌之下必有死魚，我敬謝不敏！」

事實上，楊西堂乃是一看面知人之高僧，一見又兵衞

本人，便放棄了使者之任務，與又兵衞做私人之談。

相談之間，又兵衞不經意地說道：

「我眞是一位素有神助的武士！當舊主君被放逐後，也跟著四處流浪，無所容身。後來被太閤殿下之後召回，任爲一軍之指揮，彷若天下支配者一般。我不是自誇，要是有我在的話，原來只可維持一天的大阪城，起碼再支持十天，要是我死了，原來可支持一百天的籠城，一天之內就會陷落！眼前大阪方面已不可爲，如果我戰死的消息傳到大御所耳中的話，就表示大阪城命運已盡！你回去，就把這番話說給他們聽吧！」

說完，對楊西堂莞爾一笑。

而視其辭氣、態度——均有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之堂堂氣度！

後藤又兵衞基次最了不起的最後一戰，發生於道明寺村。

距大阪城東南約五里之處，素以精舍古跡而著名。其東，爲國分村。

河內之東端，爲豐臣家的管轄地。

北方，大和川之支流長江蜿蜒流過。

道明寺與國分村之中途，由南方流來一河，與大和川會合。

大和與河內之國境，有生駒山、葛城山、金剛山等由南至北重疊連緜，形成天然的屏障。

其對外交通，皆取自山道，山道大大小小共有十七條。其中最寬的一條，是北起暗峠，南至龜瀨及關屋。另有兩條，皆爲奈良大阪間的街道。

又兵衞所定的扼隘路之計畫，就是想在德川主力軍一旦駢進之時，即給予迎頭痛擊。

敵方東軍先攻部隊，爲水野日向守勝成、本多美濃守忠政、松平下總守忠明、伊達陸奧守政宗、松平上總介忠輝等人所率之大軍，總數約三萬四千八百人。

忍者斥堠兵馳疾歸營，向又兵衞報告敵情。

——不能讓敵方知道我方人數如此之少！

又兵衞如此計畫，於五日夜半之時下令進擊，且令全軍舉著軍旗。

六日寅時（午前四時）到達藤井寺，又兵衞將軍隊分成四組，而予分散，各自向道明寺前進。

很幸運地，當時濃霧四起，伸手不見五指。

「太好了！天助我也！」

又兵衞立刻下令「聞張」。

所謂的「聞張」，是當時的術語，是推敲敵方勢力的銃隊之稱謂。

立刻——。

前隊的山田外記、片山助兵衞、古沢四郎兵衞等，各帶五十人之銃隊，佔領了小松山，依據於可以俯瞰敵方的地點。

東軍的第一司令水野日向守勝成，從前夜開始，就已發現藤井寺前的火光。

——原來是故佈疑陣之計！

看穿之後，立即設下週全的應付之計。

當關東聯軍的前衞諸將，以頂天立地之勢策馬進軍，突然由小松山發出猛烈的射擊之聲，士兵不及走避，立刻有數百騎仆倒在地。

前衞諸氣受到這種挫折，均等待著司令永野勝成的命令，蓄勢待發。

但，第一陣的松倉豐後守重政與奧田三郎右衞門忠次，却憤怒而沈不住氣的說：

「關東軍先發動攻勢，我們才跟著行動，那我們大和勢的臉要往那兒擺呢?」

於是自顧帶著一軍，舉著長刺刀，一直攻入山的正面。

「看吧！」一百五十騎的「聞張」隊扛著火銃，舉著長矛，由山崖躍下，往前移動。

駐於石川磧的後藤又兵衞，看到這些動靜，立刻命令全軍準備突擊的態勢。

小松山的山腰隨即起了一陣激戰，東京立刻潰亂敗散，紛紛後退。

永野勝成見狀，不禁心慌意亂，下令道：

「救先鋒隊！」而帶著本隊攻擊而來。

等待著的又兵衞高喊一聲：

「天佑吾等！」

自己領頭帶著軍隊攻入敵陣。

吶喊聲足可撼天地，戰況之淒慘亦足以泣鬼神，只見樹林中、竹叢內、道路上、田埂邊、深谷下……皆陳屍累累。人叫馬鳴，一片廝殺之聲。

響亮的火銃聲，刺耳的弓矢聲，發出咻咻之聲，槍林劍羽之中，飛散者一片血煙。

兩個時辰的激戰之後，大阪方損失了三分之一的軍馬。

敵方為數三萬四千，而只剩三千軍隊的後藤兵，即使只能苦鬥了！

發出阿修羅一般的激鬥，遲早仍要被殺滅！

後藤又兵衞奔走所過之處，敵方如羽毛般地被飛彈出來，只能看見那一條條腥紅的血尾！

須臾之後，又兵衞殺至小松山的山頂，下馬讓馬兒稍作憩息，往下俯瞰戰況。

自己的部下已經四散於各處，均被爲數幾十倍的敵軍包圍著，宛如被千萬蟻軍團團圍住的羽蟲一般，發出狂亂的掙扎。

「已經到最後關頭了！」

又兵衞重新理好了甲冑的繫繩，拍拍愛馬的脖子，說道：「全靠你了！黑丸！」

立刻，如疾風狂掃黑雲般衝下斜坡。

——我要大御所的頭！

又兵衞心中只抱著一個念頭，騎著馬，直直衝入位於枚岡的德川大本營之中！

即使本營不在枚岡，而是在伏見，京都或是江戶，又兵衞也會抱著壯烈的決心，不眠不休的策馬奔去。

——我要大御所的頭！

又兵衞在心底吶喊著，衝入了人間地獄一般戰場中，豪劍閃著血光，左右橫劈，上下狂砍。

怒吼的面孔、恐怖曲扭的面孔、狂嘶跳躍的馬，沾滿血跡的長矛，東倒西歪的旗幟，一陣陣灑向天空的鮮血——一一納入又兵衞的眼簾。

又兵衞的腿、手臂、背部均受了重傷，但一心一意要取德川家康的頭，全然未曾感覺傷痛。

以猛勇聞名的後藤又兵衞基次，昂然的抬首挺胸，一刀一個，連連殺入如潮水一般蜂湧而來的敵陣之中……

6

「後藤又兵衞尚未回陣。木村重成於若江堤陣亡。」

接到這個報告時，佐衞門佐幸村正在飄揚著赤旗千流的應神帝之陵前堤岸上。

幸村只花了一個時辰的工夫，就已將東軍第三軍松平下總守忠明所率的八千騎，打得四分五裂。

而且，幸村軍一兵亦未損失。

「佐助—」

幸村叫著。

短打裝扮的佐助，立即由馬頭之下站起。

「明天太閣城就會被火焚燒了……秀賴公的頭不能由敵人的手砍下，你去拿吧！」

「遵命！」佐助很快的點頭，心中充滿了莫名的興奮，這位素來不嗜殺人的忍者，頭一次在一個時辰之內，連斬三十二人。

大阪城陷落之情形，已有無數文章予以記述，但家康

見到秀賴首級之事，却無任何記載。

當大阪城天守閣崩落之時，只見一位短打裝束的輕巧人影越過軍隊，來到了茶臼山的德川本營。

「我乃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門下的猿飛佐助，現特持豐臣右府公之首級求見德川大御所，請受檢！」

家康聞言，立即允見之。

佐助很快的走到家康之前，將抱在脇邊，塗有紅漆的木桶置於家康面前，打開蓋子，取出一錦布包袱。包袱一解開，不錯——

正是秀賴的頭。

秀賴雙唇緊閉，含著一封信。

家康伸手取了下來，攤開一看。

只有一行字。

上書：

「太閤遺金已隨我永離此塵世！」

·日本劍俠叢書·

❶	荒城浪人（美男城）	柴田錬三郎 著 王家成 譯	售價	55元
❷	孤劍奇異門（上、下册）	柴田錬三郎 著 蘇遠謀 譯	售價	100元
❸	遊太郎傳奇	柴田錬三郎 著 譚英凱 譯	售價	75元
❹	猿飛佐助	柴田錬三郎 著 蘇燕謀 譯	售價	100元
❺	孤星劍客（眠狂四郎孤劍五十三次）	柴田錬三郎 著 蘇燕謀 譯	售價	100元
❻	新選組風雲（八月出書）	司馬遼太郎 著 張芳明 譯	售價	100元
❼	龍虎八天狗（九月出書）	吉川英治 著 安紀芳 譯	售價	100元
❽	非情劍	早乙女貢 著 王家成 譯	售價	元
❾	最後勝利者	柴田錬三郎 著 王家成 譯	售價	元

⑦金色的人生

皮爾博士著　簡文祥譯　售價40元

「人生的光明面」、「生龍活虎過一生」二書譯成中文本後，成爲讀者爭購的對象。的確皮爾博士的書眞不愧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說教書之一。「金色的人生」正是該二書的姊妹作。

你只要是活在這個世界上，你就需要他來爲你開竅。像什麼不安、煩悶和自卑全屬不必要，只要你能改變心情，就可以改變你的一生。只要你善讀本書，你將成爲一個嶄新的人物，金色的人生大道，正開著大門迎接你………

⑧現代人的詭計

石川弘義著　林振輝譯　售價50元

（戰勝他人，戰勝團體的智慧）

人類，即使是無意識的動作，其中亦隱藏着無數的訊息。欲看穿對方的心事，即使是瞬息間的動作變化，也難逃你的耳目。如何從對方的身體語言上去洞悉他所隱藏在內心的意向和情感，進而去瞭解他的弱點，探查更深一層的人類心理。本書是前所未有的，揭穿現代人多角性的心理狀態之觀心術，使你能在商場上和愛情上得心應手，所向無敵。

「健康叢刊」

①睡眠健康法

蠣崎要著　王家成譯　售價40元

睡眠與健康有直接的關係。

人們常說八小時的睡眠最正常，然而却有人睡十小時，仍顯得萎靡不振，也有人只睡五小時而精力充沛。其實最重要的並不在於時間，而在於睡得熟不熟。

此書從各種角度廣泛討論關於睡眠的方法或條件，期望本書對苦於失眠的人，渴望更健康的人，有所助益。

②奇蹟活現 經脈美容術

月乃桂子著　林振輝・陳炳崑譯　售價45元

本書榮獲國際美容獎，是日本理學美容研究會副會長月乃桂子的精心傑作。

經脈美容術，不但排除了現代生活的緊張，更進一步地促進精神的安定和身體的調和，成功地創造了最優秀的健康美。本書一出，舉世震驚，是首次公開卓越的美容術臨床實證效果。

「生意經」

①股票致富68秘訣

足立真一著　簡文祥譯　售價60元

足立眞一是位傑出的股票專家之一。他的優點是：①能一眼洞穿股票價值的所在。②就事論事，從不隱瞞那種便宜又可賺錢的股票是該買的。

本書正是股市低沈時，買股票賺錢者的最佳指南。

——會作生意的傢伙——

②遍地是黃金

龜岡大郎著　王家成譯　售價50元

——稍一模仿便成功的方法——

開始創業或事業呈現呆滯時，最重要的是讓腦筋柔軟地動一動。本書是那些稍微動一動腦筋便賺大錢的人們的列傳。只要讀完這本書，您便獲得了賺錢的頭腦。

並非「只有有錢人才能錢滾錢，賺錢」，本書以衆多的實例，公開「會做生意的傢伙」的秘密，傳授通向成功的寶鑰。

暢銷「探索叢刊」推介

郵購：九折
郵撥：102436

①揭開夢之謎

大原健士郎 著　王家成 譯　售價45元

各位對遠在天邊的所謂「太空神秘穴」感到興趣，倒也無妨，但也請多多關心近在身邊的自己的內在世界。入口雖窄小，裏面却是一番既深且廣的天地。

「夢」這個字動輒掛在各位的嘴邊，出現在各位日常生活的談話中，但各位要是不懂什麼叫夢，豈不很蹩扭？學一學什麼叫夢吧！同時也照亮照亮自己的內在世界吧！

②揭開遺傳之謎

小山壽 著　黃慶篤 譯　售價40元

「有其父必有其子」，你信嗎？容貌、膚色、頭髮與健康等，既使智能、性格等也都與遺傳有關。

在身邊沒有被我們注意到的奇妙世界中，本書都以最新的資料做基礎而加以剖析，以矯正素爲一般人誤以爲正確的健康法。您重視您自己嗎？本書誠爲解開您本身秘密之書。

③世界怪動物之謎

實吉達郎 著　王家成 譯　售價45元

本書集全世界奇獸、怪獸、猛獸、狂獸的大成，非洲鹿（Okapi）科學上成爲可能是最近的事，而本書所載動物之中，若干或許將來也會成爲可能。

以正統的動物學知識、資料及研究探索異常、例外、少數未公認的動物，本書可說是「推理動物學」或「怪動物學」。

④極地探險之謎

村山雅美 著　林振輝 譯　售價50元

探險家忍受嚴寒、隨時準備應付意外的事件，綿細而周到的行動和大膽決斷而成功的到達極地。現在南極正被視爲資源的寶庫而廣受各國注視。本書留傳給下一代一篇極地探險中無窮盡的趣味和冒險犯難的偉大詩篇。

⑤世界之謎與怪談

黑沼健著　陳炳崑譯　售價35元

現在科學不能解開的謎與怪談，在二十世紀後半的今天，在世界各地依然有許多仍存在著。

本書內容包羅萬象，有預見未來的蕈草、預知未來的動物、空中飛碟之化石、靈魂的結婚典禮、死而復生的屍體、宇宙人的陰謀……等。

作者引據豐富的資料，去探解各地之謎與怪談之事，定能使讀者大開眼界，獲益匪淺。

⑥鬪智奇謀—諸葛孔明兵法—

守屋洋著　陳炳崑譯　售價35元

人生就是一頁戰鬪史，我們每天所接觸的每件事，無不在明爭暗鬪，只要您稍一遲疑，便會被人所算，而功虧一簣。

諸葛孔明兵法，內容不僅有戰爭技術、戰略、戰術論，且有現代人事管理學之要訣，使人養成敏銳的洞察與分析事理。於人際關係與經營戰略上均可融會貫通，兵不厭詐，只要我們運用得法，即可出奇制勝，受用無窮。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明德書局
不准翻印

猿飛佐助

售價100元

原著者：柴田鍊三郎
翻譯者：蘇燕謀
出版者：南國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人：林維實
台北市晉江街十八巷二號
電話：三四一〇二四八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六六一號
總經銷：明德書局
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十六號
電話：八三四六〇三一・五九二〇一〇八
郵政劃撥：一〇二四三六
承印者：永逸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東園街六六巷一二七號
電話：三〇二七九〇八